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三遷志二(卷八至卷一二 清·孟衍泰等撰)	郭齊校點	刁忠民審稿	一
重纂三遷志	郭齊校點	刁忠民審稿	九九
孟子遊歷考	王智勇校點	刁忠民審稿	二六五
孟子弟子考	尹波校點	刁忠民審稿	二七九
孟子弟子考補正	吳洪澤校點	刁忠民審稿	二八三
孟子事實錄	舒大剛校點	李文澤審稿	三〇一
孟志編略	楊世文校點	刁忠民審稿	三三五
閑道集	舒大剛校點	劉琳審稿	三八七
學宮輯略	郭齊校點	劉琳審稿	四三三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吳洪澤校點	劉琳審稿	五二五
聖節會約	王智勇校點	劉琳審稿	五三五
文廟從祀位次考	刁忠民校點	劉琳審稿	五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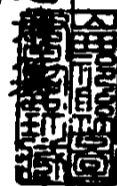


儒藏

文廟賢儒功德錄	刁忠民校點	劉琳審稿……………	五七七
文廟丁祭譜（卷一）	刁忠民校點	劉琳審稿……………	六四三

三遷志卷八

古滕王特選



關里孔傳商較訂

古下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鈔

興銳

衍岳

編次

興鐸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鐸參考

廟記

於穆清廟、棲神之處。爰走縉紳、載設鍾虞。靡之維勤、有其斯舉。是考其詳、以嗣以續。述廟記第十六。

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于四基山、得之、始就山建廟立碑。泰山孫復記曰：孔子既歿、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歿、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

彼皆無之、是戕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冬、拜龍岡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血食于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魯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誌之。復



儒藏

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
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誌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
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
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
筆以書。

宋神宗元豐七年，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事李樞
奏增修孟廟疏畧曰：伏觀本州孟子廟，近因前京
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子奏乞褒封，載于祀典。
禮部以爲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奏勅特封鄒國
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
公之號。使千載之上，彰軻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
軻之書益重，誠由陛下旌褒尊顯之至也。臣竊守
是邦，聞其廟在鄒鎮。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縣爲鎮，至本年始復置縣。東
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
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臣契勘本州
昨修文宣王廟，有剩錢一千七百餘貫。今欲乞于
其餘剩錢內支錢三百貫文，委本州官增修孟子
廟。乞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
下崇奉先聖之心。從之。○按此猶墓前廟也。舊志
云：建廟後，又徙縣東郭，以便禮謁。又別碑有云：元

豐間移，然無年月可考。據建置志：鄒自熙寧五年
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夫爲鎮之時，
禮謁必少，爲縣之時，禮謁必煩。然則徙廟東郭，或
此其時與。且鄒即以修廟之時復縣，或以廟故議
復，亦未可知矣。又宋史載：徽宗時，提舉京東西路
公孫道，章宗正克等配食，從之。然止見于振之
本傳，無年月可考。祖庭始末自有宋建孟于廟三
碑，今止存其二，豈所毀者即紀是事碑耶。惜哉。

宋徽宗宣和四年，縣尹朱奎始徙廟于南門外道
左。孫傳記畧曰：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
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
列一品戟于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
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于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
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
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鄒鄒
武朱奎嘆其土地木樵，不稱虔恭尊仰之意，出已
俸完之。縣士徐敦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
經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之地，則諸生願任其事，
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敦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
于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
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羣弟子像于

缺页

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紫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永陽伯、舊別祀成都伯、楊雄、昌黎伯、韓愈、今遷附焉。既燹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資。或厚或薄兮，錯揉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臯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嘆慙道。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何疑。千六百祀兮，此厥施。山鬼繹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于其心兮，載歌載詩。

司居敬又記其陰曰：孟子廟始末銘文詳矣。曩以兵燹屬時多故，官司不暇。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太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貨以具材。

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薰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孟子樂正子而妥之，餘皆力不及。元貞元年居敬既建縣學，爲營兩廡，新階祀公孫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視爵秩，從祀焉。庭中不容布席，欲徙門近南以廣之。列公爵之戟以肅儀衛。又南設門以祀樞星。父老之居，齊宿之廬，有宜改作者，會秩滿當去不果。夫聖賢祠宇揭斯道示人，以一天下趨向，是爲國家命祀，凝旒端冕，南面而居，子孫安得以專饋奠。非長斯邑者之責而誰任。後之人固不敢以里巷設土木偶，徼福乞靈者例視。毋曰孟氏之私而嗣成之，豈惟居敬之志，亦鄒人之望也。用紀棟宇之目于碑陰。

元文宗至順四年，始于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記曰：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于是孔子爲先聖，七十子爲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



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太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較率土之濱、莫不皆然。況于鄒人乎。況于孟子之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于四基之山、既官其胄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于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豐其餼廩、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歲時蒸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庖尸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思誠而尊神嘏也。公論遷之。鄉先生李儼鹽山馬亨教諭乃告于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為燕堂三間、廟西南向、以尊神嘏。為齋室五間、堂西、東向、以嚴思誠。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為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羣昭羣穆也。明德之祠、百世而彌彰、盛矣哉。天之生斯民、昭昭昏昏、幾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由是而天

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祠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鄒之大夫士致嚴于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元順帝至元三年、縣尹張鉉重修、鄉賢記。有石刻始末目錄在元時有聖朝重修祖廟記、重修鄒國公廟、重修孟子廟春秋饋食記、今皆不可考矣。明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資修。時元末燬于兵、縣令桂孟同宗子孟思諒勉為締構、力不足而功輟。至洪武七年落成。濟寧知府台州方克勤序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下實賢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聖作賢述、於是為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為夫子賢于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為功不在禹下。信乎。聖賢之功為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歸然、儼如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燬于兵。其五十四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巍然炳然、俾鄒魯輝映、聖賢光華、思諒蓋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

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爲哉。是不然。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蓋後人之事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于是而有得焉、亦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古之鄒魯、絃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況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復有推陷廓清者乎。予忝守是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是、若乃興復大槩、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茲不復錄。思諒其亦謂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鄒本寺自有記、石刻存。

洪武七年、御史臺牒下按察分司、令出榜禁諭軍民人等、毋得非禮入廟宿歇、斫伐樹株。如有違犯之人、令宗子陳告到官、依律究治。廟庭前末有元碑存、卽此榜文、石刻、已折爲碑下石矣。

洪武十年、縣丞胡景昇重修致嚴堂、邑人鄒幼學記。

洪武二十三年、縣令馬總重修廟垣、教諭黃琮記。

洪武二十七年、縣令趙允昇重修、教諭賴景衡記。
永樂三年、縣令朱珪重修、教諭樂暉記。其碑既立而毀、宜再誌。

四年、令房昂重立之、訓導余愷記于碑陰。朱房二公皆名宦也。

洪熙元年、縣令房昂重修兩廡、致嚴堂、三氏教授張敏記。

正統八年、縣令房昂重修亞聖廟、教諭蘇潤記。房在鄒二十餘年、故再修廟。

正統十一年、縣丞官政捐資修致嚴堂、教諭蘇潤記。其碑房公爲之立。

天順二年、縣令劉魏重修、訓導李達記。

成化四年、巡按御史吳達彬修兩廡、儀門、教諭周載記。以上、石刻具載、存文繁不錄。

弘治十年丁巳、命守臣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記。

曰、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

又徙之南門外、蓋卽今廟。我國家龍興、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卽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

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

襲五經博士元以爲言、我聖天子方弘文治于天

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州熊公猗巡撫山東、奉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弘



同知余君濬實承委任、遂相與協謀卽事。始于弘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于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爲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爲殿寢、祀邾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戶、重門、凡爲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既率其各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惟孟子廟而祝之、不但其故鄉、蓋通于天下、嘗考其所由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六經、明其道于天下、後世蓋孔丁之道卽先王之道。孔子既沒、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于時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尚鮮。在漢僅有楊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氏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于其事功而未盡其蘊奧、故聞之者或未卽喻、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所未發、有功于聖門、以爲見道

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于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爲四、垂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爲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讀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通于天下、而祀廡亦定之。以是言之、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後、仰遵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忍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記廟之成、而歷叙其所由如此、以爲孟氏子孫及四方縫掖之士進謁者告焉。兗州府同知余濬上梁文曰：伏以皇明撫運衍萬載之鴻圖、孟氏弘文、享百王之祀典、奎躔聚緯、海岳鍾靈、啓濂洛諸儒之鎖鑰、邇唐虞三代之淵源。師模有在、廟祀當嚴、古柏蒼涼、長挹當朝之雨露。斷碑剝落、猶存先代之文章。歷星霜之變革、冒風霆之震凌。濬來佐是邦、適瞻頽圯、開俊造之賢關、壽斯文之命脉。鳩良才、龜舊勝、駿奔妙手之工師。募民力、給公帑、贍集大方之有衆。與日月增光、禮

樂遠傳于後世。爲江山出色。嚴廊重建于明時。祝願更超于張老。頌聲高并于魯僖。當盛世之雍熙。庶弘規之壯麗。請陳六偉。助舉雙虹。梁之東。浮光激滌海雲空。回首蓬萊天咫尺。青山削出翠芙蓉。梁之南。爽氣氤氲漲碧嵐。形勝遠鍾鳧繹秀人于天地。並爲三梁之西。萬家樓閣與雲齊。尚有絃歌聲不斷。彩霞相伴紫鸞飛。梁之北。歲歲年年江海澤。只今廟貌壯名邦。一夜山川都改色。梁之上。海市蜃樓空蕩漾。國家元氣賴斯文。奎壁光騰高萬丈。梁之下。滄海驪珠難定價。士林冠帶荷清朝。日出扶桑光焰射。伏願上梁之後。乾旋坤轉。帝驟王馳。妙立機于默運。普大造于羣生。神人交慶。夷夏同歡。清浙江慈谿人。以進士爲御史。左遷是職。於修廟爲尤功。此文石刻在甯秀門內。正德辛丑間。流賊大起。其犯鄒邑者。爲趙燧。故儒生也。燧至則謁孟廟。遇孟氏子孫及儒生。皆釋不殺。以故廟得無毀焉。

嘉靖之季。鄒疲殊甚。民多流竄。邑令長以通賦得罪者衆。無復議及修廟事者。至四十一年。邑令青陽章公時鸞至。始再修葺。於是孟廟之不修者六十餘年矣。僉都御史滋陽任瀛記畧曰。嘉靖壬戌。青陽章侯奉朝命來尹鄒邑。拜謁孟廟。見其駸廡

之欹。門閭之傾。惻然弗寧。卽有釐修之舉。時方告困。財用寔難。侯不欲申告。恐傷民力也。乃崇儉素。以節冗費。黜奸貪。以杜侵漁。明法令。以清積弊。減詞訟。以息刁風。又置牛開荒。躬親稼穡。勸織植。聚教民勤業。居無何。四境宴然。日就富庶。遂以所獲墾田林穀。並倉廩餘羨。于堂陞簷牙。垣墉戶牖。曲爲整飭。不越歲。煥然改觀。視昔有加焉。若侯可謂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茲者底績新河。晉秩衢州。二府五十七代孫襲封五經博士。公繫率于彥璞族屬彥鵬等來乞余言。以志于石。予爲之記如此。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甫修教諭徐明綱記。有石刻。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姚思仁。邑令王一植重修。大學士東阿于慎行記曰。孟廟建在鄒里。越有年紀。弘治間。奉詔重修。制益博學。克稱明禋。嗣是岳牧令長時有營葺。歷載滋遠。或圯且墮。邑之吏士咸用弗寧。萬曆己未。侍御樞李姚公思仁按部至鄒。展禮廟庭。三獻告成。俯仰顧瞻。倏然嗟嘆。下郡邑長吏度厥經費。用圖鼎新。邑令青陽王一植受而營之。庀工誨吉。鳩材致徒。晝夜焦勞。殫精區畫。凡

木之工、采楠、檣、棠之朽者易之。凡績之工、藻、綠、丹、漆之黠者飾之。凡陶之工、甃、甍、甍、甍之缺者補之。凡金石之工、璧、璫、螺、首、碣、礎、瑱、級之利且對者更之。殷寢堦除、門廡坊櫨、命自姚公十之五。禰廟齋室、周垣庖庫、拓自王侯者十之五。肇于是年十月、逆明年丙申四月落成。役不愆素、費不及私、而豐麗欽祀、霞駿雲蔚、巍然自闕里之宮焉。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暨南北使、輶暨四方遊旅、駭奔對越、咸肅且訢、嚴廟貌之如新、慶鴻構之不偶也。王侯走使、穀城微行、爲記、竊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道輔氏而顯。斯皆著在牒記、表諸前哲、無庸述矣。惟是祀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彼韓愈氏、邇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周公孔子、而直以孟子承之、豈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乎。大、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上古帝王至于周孔、世相授守、若錄圖焉。而楊朱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弊至于

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絕、而天地無與參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燦然復明、如日中天焉。遷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卽進而與平成埒烈、豈不諒哉。楊墨之說、方熄于前、而佛老之教復熾于後、其號愈侈、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者愈易且廣。自漢及唐、湛漫蔓延、淪肌浹髓、與吾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周孔之後。宋人賴其擁翊、有所承藉、得以表章六藝、垂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于宋之景祐、而周公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國家恢崇儒術、盡黜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閭閻服習、非鄒魯之教、六藝之旨、口不得談、牘不得書、則可謂極純至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既久、見謂布帛菽粟、不充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冥心象罔、闕畧實踐、糟粕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可收藥。高明特達之流、至探其玄機秘藏、以默錘於吾儒之闢、而不尸其名。操觚講業之倫、亦據其斧藻英華、以綠飾經藝、而不寤其非。蓋漢唐之季、流家可分。而今之頹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辭而闢之、以撥而反



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與。故即孟子之祀大興于今。而有以卜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于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于晦。而仁義之効可幾觀于世也。是廟之新。所關於世之隆替。不渺小哉。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肇封于魯。九世及桓。而孟孫氏別焉。有獻伯之賢。以執國政。有懿子敬叔之賢。以遊聖門。而邾國承其世澤。錫有賢配。以誕哲于鄒。故孟子者。私淑孔子以實周公之胤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于魯。世舉目爲聖人之後。而兩楹夢莫亦自曰丘股人也。漢用匡衡。梅福上書。封孔子後爲殷紹嘉公。以奉湯祀。至于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卽成湯之祀。則謂孟子之祀爲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間。天下山水之所朝宗聚會。而鄒魯國于其中。故能降神炳靈。鍾于上古神明之胃。孕爲賢聖。衍之萬世。以存道統。則其祀之興隆。固且與天地之化相爲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較。一軌之明晦。而亦何憂于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猷。丕宣文化。王侯以循夏茂異。克贊厥成。皆能行孟子之學。而治于周孔之域者。故行也。觀是舉而嘉之。旣述其道之所

由。以尊聖緒。因而本原其世。以著祀之所由興。使後有所觀覽焉。

萬曆三十七年。巡撫黃克纘。縣令胡繼先重修。給事中戴章甫記曰。自古聖賢未嘗治當時之天下。而能以其道治萬世之天下。將欲正一時之人心。而能以其說正百代之人心。孔子而歿。則推尊孟子矣。昌黎氏謂其功不在平成下。蓋洪水之橫流。可導而人心之陷溺難挽也。堯舜神矣。而非禹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而非孟子。斯道何由明。故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明斯道以大孔子之傳者。孟子。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意蓋有所托而處之世。未可以出處論功業也。孔孟之教。宇宙共尊。無處不俎豆。而鄒有孟廟。又與曲阜孔廟並極尊崇。蓋以酬德報功於鄉尤重也。前代雖以虛禮爵以國公。我朝改稱先師孟子。不用封而廟制恢弘。視昔益備焉。正德間。曾奉敕重修。萬曆乙未。直指姚公思仁下。記郡邑葺治。今且廿年。而其敝視昔加甚。無亦丹堊榛瓦。粉飾補苴。曾未有經久計乎。余鄉人廣漢胡君繼先。以進士上銓。曹夢兒坐孟中。喟語之曰。兒子也。孟皿也。子在

上下此乃當與孟氏遭越。次日果選得郭令與哉。非精神意氣有默相感召者乎。胡君既至，拜聖聖祠下，徘徊瞻視，慨然有感。退曰：有學士大夫於此而環堵不蔽風雨，有司者猶以為耻，矧亞聖棲神之廟乎。居數月，會宗子博士以廟狀請撫治，少司馬黃公移其議於司府，相與咨度而屬之宰邑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於是計財之在官而不藉于官，將備數歲而可緩于豐歲者，得金六百有奇，遂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瓦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遠。量工軌物，鳩役察材，予來如雲。不數月而功竟。胡君使章甫紀厥歲月，遂謝至再，而請益力。以章甫友邑侯而師司馬，師友之命，不敢不勉也。夫所為畢力經營以有事於此廟者，非遐思亞聖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為功，安知所以治之為德。洪水夷狄，異端邪說，有一於此，亂可懼焉。懼不在洪水夷狄，不在異端邪說，而在無禹周孟子也。有之，則地平天成，廣舒悠秋，息邪放淫，躋而之蕩平之域，不難矣。今東南巨浸稽天，西北騷戩縱橫，二氏之教浸淫於學官弟子，而引入於孔

孟之室，一之已甚，而况兼之。此胼胝手足，被髮纓冠之時也。悠悠燕雀，顧啾啾乎鳴，曼曼乎鬬，竟何益于成敗得失之數哉。因亂思治，始知孟氏之功之大。少司馬馬聿新孟廟，寧直修我牆屋，殆斤斤衛道，慨然有憂時救世之思乎。公泉人，名克績，往督學西蜀，章甫實執經門下。是役也，端軌維風，以興起斯文為任，則巡按御史燕人蕭淳，巡鹽御史歙人畢懋康，區畫工費，共成厥功，則左布政使吳人李同芳，按察使宣人徐夢麟，提學副使梁人靳於中，分守東兗道副使莆人俞維宇，分巡兗東道副使晉人盧夢麟，郡太守吳人葛錫璠，例得書於碑陰。按初議估修時，署縣篆者為一學博，連估至一陰。十五百餘金。當事者駁令復估，僅減二百餘金。當事者難之，未果。行會胡令至，許為會計，遂減去七百餘金。止用金六百有奇。仍查出庫貯牛價及罪人監地銀充之。其估計之外，有項屑費，又捐修六十餘金。以裝其事。於是動民一錢，一役而廟下煥然一新。蓋不特修廢之功，顯見于廟，而傳節之惠，且及于民云。

天啓三年，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管兗州府事孫朝肅重修。本年孟秋立碑一道，山東巡撫趙彥振立。孟冬立碑一道，太子賓客禮部侍郎趙秉忠書。協理府事太子賓客禮部侍郎趙秉忠書。府事禮部右侍郎來宗道篆額。四年甲子孟夏立碑一道，翰林院修撰文震孟撰文，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朱廷祚書。丹中樞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葉向高篆額。



山東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趙彥記曰：昔自虞庭肇開聖學，歷禹、湯、文、武而生孔子，始集厥成焉。迨戰國邪說橫流，聖學幾晦。孟子學孔子而力闢之，其功不在抑洪水、驅猛獸者下。孟子歿葬於鄒之四基山。漢唐來，有土者靡不多其開繼之功而配享孔子。宋景祐三年，兗守孔道輔於墓側建爲家廟，距鄒三十里，謁者弗便。政和四年，部使者別營一宇，在城之東郭。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又明年，取廟貌而新之。奈地湫隘，數圯於水。宣和三年，鄒令朱奎更卜爽塏，以二百萬錢改創於南門外，計四十二楹。後漸頽。金大定三年，令王瑀葺之，僅堂一。元貞元年，達魯花赤木爲難、鄒令司居敬復廓大之，視昔更宏厥焉。我朝弘治九年，巡撫熊公檄下兗守龔弘，捐金以拓其址。祀孟子於正殿，取樂正子配之。公孫丑以下諸弟子，則列之廊廡間。左爲殿寢，祀鄒國公，而右爲孟子家廟。庖廩暨諸門戶，凡六十四楹，而輪奐美如萬曆二十六年，鄒令胡繼先復爲修葺。甫十餘年，所爲今上之二年五月間，白蓮、聞香等教突然沸起，盤據鄒滕者半載。孟子廟及子思子張斷機諸祠悉

摧兵燹，一切殿廡垣墉無不殘毀。孟博士宅夷爲平地矣。所存者僅一正殿耳。余於聞警之日，即怒髮上指，曰：何物么麼，僭號稱王，妄希大物。且鄒魯聖賢之鄉，而可令妖氛充斥耶？不剪滅，不朝食也。乃提師往征之。暨諸將吏躬冒矢石，不顧凡五月而妖賊盡殲。且計擒渠魁，以獻闕下。腥風一夕盪盡矣。欲班師歸，乃先謁孟廟而祭告焉。見其頽廢狀，惻然者久之，乃請於上。奈軍興後，物力告訕，因謀諸藩臬大夫，捐俸先之。而兗守孫君朝肅者，貞誠精敏，毅然以修復爲已任。率諸州邑吏，莫不慕義樂捐。士民之好義者，亦爭輸恐後。一鼓而得三千金。遂揆日定中，庀工伐材，屬新訓鄒令毛芳董其事。而監工者，則任城經歷劉存義其人。始於天啓三年二月之七日，迄五月七日，閱三月而告竣焉。大殿七楹，寢殿五楹，鄒國公前後殿各五楹，東西廡各七楹，齋房四楹，家廟三楹，祭器庫、省牲房各三楹，亞聖坊、繼往開來坊各一，承聖門、鍾靈毓秀門各一，垣墉頽壞者亦罔不勤計。費僅九百三十三金，而妖產材木及鄒縣措處之數不與焉。兗守以工竣告，余嘆曰：嗚呼！滄海桑田，數有代變。時



值其阨。卽聖哲不能逃也。惟是孟子開繼之功。遠在萬世。我朝尊賢崇祀。視前代有加。故捐輸不煩乎再三。經營卽成。以不日棟宇聳舉。丹雘炫晶。孟子妥靈於其中。復觀嶺巖泰山之象矣。余且悲且喜。因紀其事而系之詩曰。懿茲子輿。正氣浩浩。至大至剛。干城吾道。闢邪距詖。繼往開來。經正民興。厥功茂哉。分庭抗禮。藐彼大人。道德仁義。羽翼斯支。配享聖門。血食千載。廟貌巍然。英魂如在。胡值妖氛。兵燹並起。殿宇垣墉。夷然平地。幸藉天威。塵盡掃。憫念先賢。毅然下詔。廼基廼構。載經載營。子來唐至。不日而成。厥棟惟隆。厥材孔良。穆穆奕奕。壯觀一方。春秋明祀。俎豆生輝。防降庭際。神其有歸。時有變更。廟無遷毀。旣奠厥居。永康東國。左都御史吉水鄒元標記曰。異端之害。甚於猛獸洪水。夫二者爲禍已烈。異端害尤甚。以觀白蓮教興。不其然哉。當時戰國。非孟夫子起而闢之。安能俾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功如此。邇年所遭。乾坤幾于息矣。乾坤果息乎哉。愚民雖爲異教所蠱。不五月廓清。則以大中丞。今大司馬趙公之力。孟廟蕩圯。不數月告成事。

則以大司馬潘泉及今郡守孫君朝肅。邑令毛君芬之力。廟成巍然煥然。式其宮者曰。美哉。使君功乎。彰往聖。開來學如是。回思昔日兵戈搶攘中。真如隔世。相嘆以爲盛事。太守孫公。邑令毛君走使屬記。鄒子自弱冠有志聖學。從外望宮牆。老自慙。憶昔瞻拜廟宇。觀庭柏鬱鬱蒼蒼。不知經幾春秋。徘徊不忍去。俛仰五十餘年。白首林臯。與友切磋孔孟之旨。曰孟氏於夷尹惠皆曰古聖人未能有行。願學則惟孔子。曰予私淑諸人也。夫所謂願學私淑者何。謂斥管晏七篇仁義之訓。炳若丹青乎。謂闢楊墨。距邪放淫之訓。燦若晨星乎。謂周旋齊魯。曹滕之墟。挽富强之習乎。不知此特續餘耳。孟夫子之學。在盡心知性知天。昔子貢善言夫子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夫子曰知性知天。曰知正不可得而聞也。惟盡心故知性。惟知性故知天。心性天道。一以貫之。孟夫子望顏而趨。故紹洙泗真傳。今心悅誠服。千年如一。豈偶然哉。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通相傳授。至孟夫子而傳韓愈氏。謂軻死不得其傳。使果不得其傳。則人類幾於滅盡。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虛語耳。三家之

市十室之邑。有一人不愛其親乎。有一人不敬其兄乎。愛親敬兄者。卽真性也。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無一日不傳。愈之言過也。但其所謂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卽行不著。習不察之謂。非無擇也。不知卽心卽性。卽天則不精。非無語也。學而厭。諺而倦。則不詳。漢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語可上溯孔孟。如宋之周程張朱。陸楊。我朝薛胡陳王諸子。皆孔孟之嫡派也。滄桑有改。此傳千古猶新。故有時暫晦者。日月之薄蝕也。倏爾中天者。日月之常明也。諸君子勤勤懇懇。首先茲役。可謂手扶日月。再造乾坤者矣。今之憂時者曰。世之不平而亂也。不知太平之畧。非有殊常奇異可喜之事。在庸言庸行始。夫子曰。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論王政。亦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爲言。列聖復起。不易斯語。奈道本平也。而人以險乘之道。本澹也。而人以欲求之。道在實也。而人以虛間之。人人可爲堯舜也。而以難阻之。遂以聖賢爲絕德。滔滔江河。不知底止。故予因使君命而綴斯語。世有不逆予言者乎。嗟乎。以孟夫子在。止得一樂正子。樂正子信人也。信者信其有諸已也。讀予

文者。可能信人人有諸已乎。孟夫子羹牆如見矣。諸使君德意殊不負萬一。其經始竣功。人役另刻碑陰。敬系之銘。銘曰。源源混混。逝如斯斯。道如水行地中。東魯真傳。有孟子。巖峩嶧山。紹正宗。七篇仁義。滌江河。管晏儀秦。失其雄。異端烽起。世蒸蕪。辭而闕之。不少容。知言養氣。密存養。心性直覺。與天通。所如不合。寧濡滯。浩然正氣。摩蒼穹。顏曾思聞。皆其儔。十年聖神。聿追崇。松柏參天。列兩廡。古廟巍巍。竟之東。何來末造。遺陽九。忽然大地起悲風。鍾簴柱礎。付烈燄。世路茫茫。安所從。幸而天挺諸畫臣。手將一劍。劈崆峒。迅掃穢。捨廓太清。磨崖勒碑。紀勲庸。捐貲首倡。亟恢復。木喪斯文。誰之功。吁嗟斯道。原不毀。堪憐人世。尚夢夢。好將斯學。翊聖主。億萬明朝。運不窮。縱令夢夢。性不昧。雨散雲消。自大空。

翰林院修撰長洲文震孟記曰。今皇天啓之龍飛。文德事修。政教翔洽。溥海內外。罔不賓服。惟秦甬東夷。隔未靖。征發轉輸。或兆郡訛。越二年夏五。妖賊構變。遂起自東甌。破滕及鄒。蹂躪亞聖之廟。亞聖苗裔博士承光率其徒力戰。不屈罵賊死。賊



焚其居、戕其母子、妖氛方熾、莫可嚮邇。幸天子之威靈先賢之蚡蚺、歷半載、妖黨破散、折獄執俘、斬獲萬計、擒厥渠魁、獻於廟社、一方以寧。維時克守城公乃巡行民間、拯其傷痍、撫循與休。過鄒瞻禮祠廟、瓦礫荆榛、荒楚滿目。詢厥故里、則敎建一區、竟已爲冷風飄塵、蕩然不能別識矣。廼慨然而嘆、卽圖鼎新。顧大勞甫艾、公帑罄竭、民方脫鋒刃、死傷未起、莫復能供征調。煌煌廟貌、鞠爲茂草、又未可旦夕待也。郡屬州邑二十有七、乃各置勸募一冊、使相告勉捐助。自邑長吏、臺使者、監司守相、迨鄉大夫士與凡民之好義者、競相樂輸。不踰三旬、鳩錢三百萬、以其半重修祠廟、半建厥宅。庀工伐材、晝夜力作、凡三閱月、始告成事。殿寢齋廡、門庭坊表、翼翼巖巖、煥然舊觀。於是孫公貽書其友文氏震孟、俾記其事。昭示來茲。震孟竊謂孔子之道如日中天、而廓清振作、孟氏之功獨鉅。顧當時深懼力排、則惟邪說淫辭之兢兢、惟極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千古讀者雖服膺其說、未必不謂激揚太過。蓋淫邪潛匿、生心發政、陰爲世賊、而莫能明揭其蠹、列爲炯鑒。名世大儒、誦法請求、扶傾拯溺、

謂其迂、或指正爲邪、變白爲黑、焚然、狂悖、蔑可挫揣。以今所號白蓮、聞香等教、固曩者楊墨之所羞稱。然而煽惑倡和、毒被生靈、血流數郡、三浩斯之慘矣。此非尤大彰明較著者耶。則夫淫氣所中、邪議所誣、能使聖步賢趨之士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以稍展其用、甚者如漢之鉅象、唐之清流、宋之僞學、爰刈搏擊、惟恐不盡。正學旣斬、國步隨之、此其妖奚啻絳帕黃巾、而其毒又豈直焚掠劫奪之慘而已。蓋有形之淫邪所惑者愚夫愚婦、所干者王法、所乘者一時之殺運、害顯而撲滅猶易。無形之淫邪所惑者明君察相、所斷者聖脈、所握者經寸之發機、禍隱而剖析爲難。然則當時所等於洪水、甚於猛獸、或不在彼而在此。而今泰山氣鬱、儼然復新生色、凜如儀型在望、入廟而瞻企者、亦可油然而思矣。且正學亦何負於世哉。倉卒亂起、而博士遂以死殉國、母死其子、子死其父、奴死其主、一門建節、光流天壤、取義成仁、不肯先訓。使其宜力封疆、驅彰皇路、其必不爲反面逸虜、負身之通囚、亦可知也。夫正學果何負於世哉。今天子雅意文治、浩然剛大之氣、必有應運而起、以經胸

室肝食憂者、夫寧惟先賢之妥備憑依已也。孫公名朝肅、字功甫、丙辰進士、實董厥成、而鄒令毛公芬、經歷劉存義、具有勞焉。詳具大司馬關中趙公碑記、不復備書。

大清康熙甲寅、重修亞聖廟碑、山東巡撫右副都御史劉芳躅記曰、古聖賢廟祀歷萬世而不絕者、在曲阜爲孔、在鄒邑爲孟。曲阜從無經殘毀、且爲諸大人按蒞之地、補葺相踵、登闕里之堂、見殿庭禮器巍然煥然、咸稱爲至聖之完宇矣。惟鄒亞聖舊祠雖前代各有營葺、自明天啓之癸亥、以迄我昭代、閱五十餘載、數遭兵燹、風雨摧折、學士大夫往往過故宮而嗟黍離也。於康熙戊申之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嗚呼、以聖賢宮牆、其不至嘆爲丘墟者、僅如綫耳。余奉

命撫東、按部至鄒、瞻謁之下、目擊大賢師弟在風雨中、惻然久之、益悽愴不忍去、而宗子卽以重修狀請。余以孟子道在萬世、廟宇亦宜在萬世。而時有衰敝者、此亦吾道之一場九也。因思吾輩文章事業、却從何處得來、須知他年富貴功名、却向此中做起。况梵宮蕭院、邀福者尚揮布地之金、舞

歌樓、浪遊者猶贈纏頭之錦。豈聖賢瞻依之所、爲網常名教攸關、而顧不一乃心力、共謀締構耶。余卽毅然領其事、捐俸百金。學使楊公諱繼、亦捐百金。第功費鉅繁、非一二手足可成、因置募簿、分傳六郡。據各屬所報、止獲見銀二百四十金。隨給付縣、估計重修。會同宗子孟貞仁、擇六十四代族生孟尚錦督其事、設榻廟中、竭日夜而盡區畫之。爲之開圉場、爲之起爐鑪、爲之採材木、爲之選工匠、爲之僦徒役、爲之辦丹堊、木之朽者易之、甃之缺者補之、其黹者飭之、金石之刊且剝者葺之。更之肇于癸丑正月之十八日、迄四月終落成。正殿兩廡歸焉、與闕里之堂遙相輝映。工竣、走使徵余爲記。竊謂興廢舉墜、固有土者之責。以孟氏之宮、其創建重新、刊諸志載、勒之貞珉、無庸再贅。惟是廟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我

國家崇尚儒術、優禮聖賢、較往代加盛。故是廟之修、煇煇燦燦、匪第安亞聖之靈、而荐紳衿士、宗子里人、與夫南北阜華、四方游旅、登堂對越、觀嚴嚴泰山之象、肅然致敬、凜然生畏、其仰稱仁壽義之

輒咸動去邪存正之思、真足以維人心而勵風教。其關乎世之隆替也、豈淺鮮哉。是爲記。

康熙五十五年、重修亞聖廟、鄒縣知縣婁一均記。曰、孟廟之屹然峙於城南也、廣可二十畝、過緣以垣、樹林蒼鬱、檜栢參差、維奇挺秀。自戟門而通進、穹碑夾道、世遠者皆模糊剝蝕、給以蒼藤、莫能識也。歷階樞、謁孟子、凝旒端拱、和藹矜莊、儼然備四時之氣。惟利國侯樂正子克侍坐于堂之東偏、餘及門弟子以及有功聖教者、位序兩廡而從祀焉。殿後爲寢廟、廟之左爲邾國公、宣獻夫人、棲神之所。廟之右致敬有門、致嚴有堂、凡家廟、齋厨、倉庫、以次備列。夫廟之徙建於茲也、昉於宋宣和四年。迄今六百餘載、其間升沉興廢、歷歷可稽。自我上於甲子、歲發帑遣官修葺、始規制闕麗、峻宇苞基、丹楹碧瓦、闕里而外、罕有媲美者。三十年來、墻頽屋圯、誠司土者之責。余於乙未秋捐資庀材、相繼繕治、聊以告對越之虔。竊念孟子生平願學者、孔子、戰國去春秋未百年、世風日下而人心愈危、楊墨塞路、大道榛莽。孟子辭而闢之、以知言養氣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昌言仁

義、表彰六經、斥霸功、崇王道、浩然之氣、充周兩間。齊梁之君失其貴、滑稽之雄失其辯、惜無尊德樂道者、畀以有爲之任、徒使堯舜君民之志、井田學校之規、托諸空言已耳。然當異學爭鳴之日、非孟子孰能迴狂瀾於既倒。韓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者、以禹能濟洪荒之世運、孟子能正陷溺之人心、功力適相當耳。其明知世不可爲、而栖栖道途、傳食諸侯、非卽孔子轅環天下、悲天憫人之意也哉。然余聞之、賢者不得志於時、必垂範於後。孟子生未獲顯其才、大其用、後世遵循遺教、誦法無窮。於漢則有荀卿、楊雄、隋唐則有王通、韓愈、宋則有程朱理學諸大儒、爲之講明而傳述焉。理道益彰、則文明之治益盛。孟子之祀典、宜與天地同悠久也。惟是他郡邑則配祀文廟、獨於鄒有專祠者、孟子誕生故里也。宋景祐間、學士孔道輔知兗州、訪孟子墓於四基山之陽、因建廟於墓、專祀之。嗣是給祭田、予執役、錄裔孫世守其官、皆兆於此。余分符鄒令、讀其書、履其地、愧未能法孟子型仁講義之教、以導化斯民。然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每春秋祀事、瞻樹色之蒼茫、撫殘碑之歷落、魏巍廟

貌歷久常新。余低徊留之不能去。遂取以書廟。自伐後勞。爰爲之記。

康熙五十八年重修孟廟碑。鄒縣知縣賈一均記。曰。余生於蘭亭。焉文之鄉。仕於東山泗水之地。未嘗不嘆此生出處之幸也。鄒爲亞聖故里。迄今桑麻遍野。耕鑿得時。尚禮義。重廉耻。學校興而孝弟敦。風俗淳而民情朴。彬彬乎有三代之遺風焉。固知亞聖教養之功。千載如一日也。亞聖有廟。立城南一里。歷朝奉詔重修。前令接踵修葺。我

皇上龍飛之二十有五年。發帑金遣官購材。增修創造。宏偉壯麗。規模大備。垂三十餘年。風雨飄搖。棟榱不無摧折。簷角亦將毀壞。墻垣頽敗。窓櫺零落。使萬世不祧之廟。漸次傾圮。當亦守土者之責也。余於朔望瞻拜之期。每目擊心傷。輒思繕理。顧工費浩大。積俸未深。僅於乙未歲將邾國公殿宣獻夫人殿暨蒸嘗臺先後修葺。戊戌冬。特以修孟廟之舉。請於太守金公。欣然允諾。捐俸百金。立命興工。再告諸僚友。共相樂助。遂卜於己亥季之二十五日。選材備料。集衆鳩工。二尹楊君世襲翰陶之冢嗣。共董率其役。晝夜督催。淮沂者易

之毀壞者更之。頽敗者整之。大殿煥然矣。次寢殿。兩廡門戶。窓櫺墻壁。莫不重整聿新。凡三閱月而告竣。廟貌巍然。輝煌丹碧。不誠巨觀乎哉。邑之紳士俱歡欣踴躍。以重整之功歸余。然亞聖在天之靈。廟堂卽偶爾傾頽。亦必有起而修葺之者。余敢不仰體

聖天子崇聖重賢之心。郡公委任之至意。且余亦幸出處之隆。藉此以垂不朽。榮寵大矣。其又何敢恃爲己力耶。至于亞聖功在天壤。千載而下。莫不稱之頌之。兒童婦女莫不仰之敬之。又何待余言多贅也。是爲記。

孟父母廟

宋徽宗宣和四年、鄒縣貢士徐綬等自備材木工力、諄同縣令朱年、徙孟子廟于南郭、始於廟東爲堂、祀孟父母。復又疏于朝、乞諸人不許居占。奏狀云、鄒國公孟子傳孔子之道、隆仁義、尊堯舜、距楊墨、功不在禹下。國家用其書、副六經以取天下士。元豐末、朝廷賜廟額、以公爵封之。政和初、又併與其門人樂正子、萬章之徒而侯伯之、可謂崇且重矣。何獨於其父母而闕焉。况傳記所載三遷之教、實係賢母。綬等已自備材木工力、遷建廟宇於寬平顯明之地、比舊增修三倍、計屋四十二間、並已功畢。東爲堂三間六架、見行勅。鄒國公父母乞依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例、公私不得諸般居占。事下府縣曉示在廟。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祀考妣。

元世祖至元間、五十代孫孟德昌構孟子新殿成、始遷孟父母像於孟子故殿。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加孟父母封諡、更塑像爲一品冠服、與律記石刻存。

元致和元年、監邑帖哥、縣令楊欽重新孟父母殿、禮部尚書汝上曹元用記曰、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爲鄒國公、母爲宣獻夫人。千古曠典、始行于我朝。旨哉闢乎。是可見仁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于臺側。宣和初、縣令朱年徙建于南郭、後毀于金季之兵。我朝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鄒國公夫人于故室而時祀之。然倡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摧圯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瞻廟之貲于民、不期年而收子鈔七千餘貫。謀諸風紀之司、撤鄒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主簿鄭惟良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洎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于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簷四出、楹五間、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戶牖、庭陛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後而弗踰、於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馬亨、李儼、齊成章、閻辭請元用爲記。考諸方冊、鄒國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語、後喪、母喪也。孟子早失所怙、惟夫人是依、三遷其居、以示訓、使之隣學宮而後



卷一、禮記音義二十卷、三國志六十五卷、少微通鑑五十六卷、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六卷、思溪文籍四十五卷、洪平齋文集三十七卷、通志輯畧三卷、淮海文籍四十卷、子苑五十卷、孝感傳一卷、老子纂微一卷、莊子註十卷、荀子句解二十卷、楊子註十卷、文中子註十卷、朱子性理大成集二十卷、七卷、學吟珍珠囊二十七卷、玉篇三十卷、後四兵火皆散不存、惜夫。○是年縣尹劉遵理始創精澹一萬五百二十二卷、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為書院學田。

延祐二年得旨、改中庸書院額為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自宋公來、雖易櫺舍、為書院、延之、今尚傳有、大德間、步南馬、豫開堂訓解、至是始、教山長一員、秩以學正、皆由集賢院及奎文館等官舉充之、行省授以劄付、亦間用下第舉人、然非名制也、其肄業生徒咸得舉為教官及吏屬焉、又設有直學一人、以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其最者亦得陞為學錄、教諭、今山長姓名存者、大厯前、曾德輝、卜習吉、秦定、周孔思、本至正間、孔漢李輔、趙守寬、趙景、劉伯莊、其直學、天曆間、則馬惟良、此外又有學與提領等稱、然不可考矣。

延祐四年、縣令曹彬悉徵前出賃學錢、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廩師生。邑人劉之美、記。有石刻。○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皆天曆二年、山長孔思本條列學田、通租於有司、悉追徵之。思本復買田一頃八十九畝、仍改募佃者。又請增子思春秋祭祀費。省部並從之。編修王思誠為記。石刻俱存。○元史以此事為衍聖公孔思聰所請、今記全不及、殆不可考。

元文宗至順二年庚午、敕封子思為沂國述聖公。

碑今在中庸精舍門內。

順帝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始改書院于今祠司業潘迪為記、畧曰、沂國公祠元貞初、鄉尹司居敬書院、請領設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修、因舊刊講、歲夏秋、屢厄于水、沮如弗能、恒東昌、鄧彥禮來尹、是邑乃屬耆儒、而改築之、遂東、舊堂十步、較官廳、事南、其地夾境、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土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其為廟三間、門四者、四、外、附、櫺、星、以、壯、神、宮、又、建、神、門、為、楹、建、邑、之、南、門、通、衢、自、是、水、患、遂、息、西、起、前、道、二、百、步、以、故、講、堂、泊、兩、齋、館、較、官、大、集、弟、子、釋、奠、肄、業、于、中、堂、始、于、至、元、三、年、八、月、成、于、是、年、十、有、一、月、前、大、役、訖。

至正八年、縣尹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為記。有石

明永樂中、縣令朱珪徙書院于崇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

正統二年、縣令房岳修書院門牆、自為記。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寧陽許彬記曰、魯之鄉邑孟子故書院、即當時傳道之所、登于思之、鄉舊有子思代、滋久、遺址僅存、元貞初、邑大夫司岳、敬使、于、暴、書、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中、邑、令、朱、珪、又、徙、五、基、書、臺、東、距、今、三、十、餘、年、廢、用、圯、壞、今、為、邑、者、得、銅、臺、心、乃、率、僚、屬、出、傳、金、購、材、僱、工、經、營、弗、懈、大、額、而、已、不、如、曩、曩、焉、雨、已、不、如、節、天、冠、像、設、儼、然、授、受

幸而達之在位也則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垂焉
君民之志必見諸行事之實不幸而窮之在下則
敦篤倫理執範後學而孔孟傳授之旨必體驗于
身心之間如是則天地付予之理不虧聖賢之教
之亦不悖趙公作興之意不孤而終日一念修崇之
志亦於是乎其有終矣若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與夫操筆硯工文詞以為希世取寵之身肥家之
計則不惟于思孟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
豈覺之所謂哉思孟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
又於門四所望于思孟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
二兩司所望于思孟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
又有教誨連尚清撰修
子思書院記文存不錄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時書院圯壞已

修改建置大門與孟母于思祠並列易堂名曰景

賢壯麗特甚又重門廡舍慎獨修造等堂俱堅麗

張瑞圖唐大章俱為之作記

溫陵張瑞圖記曰西蜀胡侯之治蜀也薄賦平徭

之制也然猶未嫌于志以謂是俗吏之能事非能

良之極也然猶未嫌于志以謂是俗吏之能事非能

造小子加意邑岸以燕髦士已為已任來建社學以

增其墓田明示父兄人以崇儒重道之意使知向風

於是治矣已之內父兄之教子弟之學不意使知向風

焉其西為書院蓋當時思孟授邑之南有肅而成祠

公時然無一新之存矣僕喟然曰既受孟氏之書而

焉為祠于里亭祀之何亦非過者必拜而後受業之

權可容祠俾可春秋薦豆孟氏之書而後受業之

及民皆侯捐俸修之既已於成事而後謝病未幾也

侯曰夫興廢舉廢化民成俗有土者之責也
此其後往紹來史氏之守也子思之學以性為德
事為用不得已受簡焉竊惟子思之學以性為德
而放諸天地萬物靡如也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不言之道也道之不明也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不及也也道之不明也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淺而慮賢者皆出也顧其微者則其微者則其微者
謂賢者則其微者則其微者則其微者則其微者
豈不賢者則其微者則其微者則其微者則其微者
格之不能行有標而無實無實而無標無標而無實
之見議而力有標而無實無實而無標無標而無實
皆有不測者豈真有及于古之賢者乎此論高
于秋晏而行之早于堯舜是固古賢之徒也且夫
古一天也萬古一性也皆至愚一率也故川谷異
制民生異俗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
而至于無怒病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
也合而無怒病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
之總而無怒病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樂則
位育良非虛語吾遇之微之微之微之微之微之微
心不有良非虛語吾遇之微之微之微之微之微之微
怒之我之所怒其面或喜之乎則有先我之不可
五設焉乎大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為留焉乎大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究至若此其烈也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害固若此其烈也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等土世有舉此烈也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之土世有舉此烈也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而巳其根而扶其固以所為傷天下乎達於安身立
深而巳其根而扶其固以所為傷天下乎達於安身立
也子思之學一思生而為孟此世易曰不肖之徒
韓如告子偏如楊墨沒如孟氏何角而萬古之徒
而孟氏獨伸夫以孟氏何角而萬古之徒
真息焉獨伸夫以孟氏何角而萬古之徒
之所能磨滅也初念原于天而思者無如孟氏也



天下聖真統一道教休明之代士何故浮慕賢知
而甘自蹈于至愚不肖之歸伏屋漏之內故浮慕賢知
韋之稱思孟子門中人皆從之哀樂至大至達合無
鳴之通不悖天地萬物之運一不亦治而後之建
外家博厚高明之德以成其德而後之建
胡君之厚功於世道甚鉅不獨以治而後之建
焉不取終以病為辭而後之建
豐城唐大章記曰昔韓退之序堯舜以治而後之建
豐城唐大章記曰昔韓退之序堯舜以治而後之建
私史所傳思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疑其世不相及乃云
史所傳思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疑其世不相及乃云
相若此則雖謂聖祖必而禮之卒傳其學少初見子思
又若此則雖謂聖祖必而禮之卒傳其學少初見子思
人累百則雖謂聖祖必而禮之卒傳其學少初見子思
已闕里世祭水者必先而傳子思之門人疑其世不相
子思之門人疑其世不相及乃云
敬為築精舍祠于思南隅為孟氏故宅元鄒尹弟司居
有修葺益以講舍而思南隅為孟氏故宅元鄒尹弟司居
折于風雨余同門士胡公繼先來領茲邑榜年多矣而推
歷丁未余同門士胡公繼先來領茲邑榜年多矣而推
咸悲黍離大懼往蹟弗復振教化陵夷自畢力之無所
道于資於公慨然捐俸以佐費更自畢力之無所
節而當工樸而公慨然捐俸以佐費更自畢力之無所
余為石言余惟中為萬世道學自伊祁氏虞廷中言者
一十餘言余惟中為萬世道學自伊祁氏虞廷中言者
鍾其始不識中為萬世道學自伊祁氏虞廷中言者
性情之倫蓋助于孔子而思子思子思子思子思子思
中大以孟子之理為中子思子思子思子思子思子思
氣微以孟子之理為中子思子思子思子思子思子思
無加之約之親長為實理而始知中庸為道備樂以夜
易之說可為反身之仁義推之為中庸為道備樂以夜
知堯舜可為反身之仁義推之為中庸為道備樂以夜
篇中堯舜可為反身之仁義推之為中庸為道備樂以夜
庸鮮能卑聞者無足說即名為高明者不溺于功中

利則就于立空當日傳受之肯湛乎渺矣宜胡公
大有慨于中而進斯舉乎夫賢母卜不廢民不與者
豈其有賢侯迪而導於上而存者不廢民不與者
使夫命于斯言庸行而功夫退而存者不廢民不與者
性道之邪惡不作又誰謂夫中而存者不廢民不與者
修闕遺邪惡不作又誰謂夫中而存者不廢民不與者
名曰景賢門配也舊名三德後為中而存者不廢民不與者
咸堂亦各三德後為中而存者不廢民不與者
一以時服官以勤觀也蓋公之英畧卓而思世風守身
吏以約清霜也所謂中而存者不廢民不與者
公治其修精舍之功德如公
邑人潘榛景賢堂記曰書院之設肇自有元維時
養有公田焉居有公舍焉士紳之向義者或捐之
一玉制崇崇學宮諸人莫不書院繁修之盛已皇明總
地過者低徊瞻瞻日議廢亦時議修顧修之者不
補茸隙漏而廢之日議廢亦時議修顧修之者不
尤重茂草矣肖山胡侯政坐任地之修然西之
是所稱孟子故居也即無祠若墓乃復修之勤文
宏開堂構焉于是居也即無祠若墓乃復修之勤文
落之出廟門東顧則見其道也既後于乃除荆榛
彼斯干及門則將東顧則見其道也既後于乃除荆榛
列而為三登堂則將東顧則見其道也既後于乃除荆榛
無何而三登堂則將東顧則見其道也既後于乃除荆榛
送青輿而登堂則將東顧則見其道也既後于乃除荆榛
抱如松栢風水咸宜又登堂則將東顧則見其道也既後于乃除荆榛
市井如松栢風水咸宜又登堂則將東顧則見其道也既後于乃除荆榛
燧如松栢風水咸宜又登堂則將東顧則見其道也既後于乃除荆榛
即茲堂成不絕于耳而色之飲入冥然歌之聲而
名而孟成不絕于耳而色之飲入冥然歌之聲而

處取以近聖名之何如且人情于賢聖讀其書即
動向慕而履其地益切景瞻以景賢名之曰景行何
如侯曰兩者俱當吾取景賢焉詩有之曰景行行
止景之吾固欲行之也余曰善哉侯之為思也然
亦何止願侯行之茲堂之成來遊者衆子思不忍人
大政者而景行也凡為士者而景行也而思不忍人
學孟子知義之功宜行止也而景行也而思不忍人
于思無所不知而功宜行止也而景行也而思不忍人
女子無所不知而功宜行止也而景行也而思不忍人
以斯其成亦知義之功宜行止也而景行也而思不忍人
是乎言之大且遠也乃舊志以淵源名之侯曰若
也今道統如日中天學言者惟患志不篤行不力自
外于聖賢之流耳固不煩更為淵源之講究也
存精舍之名以無忘司侯作者之心可矣於是遂
書以名堂若堂之門廡及各齋舍等楹藻見別記
不詳
列焉

孟母祠

元貞初縣尹司居敬于暴書臺下構室曰斷機
原與書院相通無神像

順帝至元三年僉憲楊國賢命有司重修奎章閣
學士李洞記畧曰道當周孔垂絕之統而孟子生
焉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仁無窮而母
實成之然則孟子道在其傳而孟母天屬其任矣
夫以去聖一閭未斯宏行母非陶融屬果安在豈
道傳者子道任者母無非天耶星去躔夷幾二千
戰堂之所系人誰究斯魯鄒縣舊有斷機堂列女
傳謂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存
僅瓦礫使者楊君國賢按部及此謁思孟廟餘登
暴書臺北顧楹墟興感移時時邑無尹即廉舉滕
倅郝君攝其事倅崇廟貌不日告成禮幣走博士
劉伯莊請記于余余慨嘆曰道貫天地而元氣之
人惟參贊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廢興之有與然日
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啓迪在中或父
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勗以義積學以勉其所未能
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即先
師母子之教油然而泆里閭以及天下嗚呼楊君國



賢其真部使者哉。是為記。按元史李淵字潛之為以李白自許。僑居濟南。今碑亦為祠。予舊志誤作洞。邪志因之。殊未深考。

至正五年里人馬亨李元彬李儼及孟庭族長惟讓始塑像冠服視一品禮別開門宇自為一祠。鄭質記。碑俱存。

明正統四年縣令房由重修教授斐侃記。碑俱存。

天順五年縣丞宋融重修大學士許彬記曰孟母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暴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步自前至今其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永樂宣德中知縣朱珪房由相繼重修建。今又壞縣丞宋融景仰賢範志欲修復乃捐俸金購材庇事而同寅侯服李真馬鏞亦皆以貲來助乃撤其舊而新之祠為間者三為楹者七架丹堊於巧錢飾金碧於棟宇彩章炳煥像設儼然鄉人老穉過之者莫不瞻拜敦禮贊宋公之用心而茲祠之再遇也工既告成亞聖公之五十六代孫孟希琬來徵言為記予惟天下古今稱母道之賢能成其子之志者不曰陶母柳母則曰孟母然陶母剪髮延賓柳母九疋教子固善矣而其子之成不過躋顯位而已豈若孟母斷機飭勵其子卒傳道統在功

于天下後世也。觀其距楊墨闢異端開先聖之道功不禹下先正論之曰禹之功不過救民之生孟子乃能正民之心苟心有不正雖生何益哉此孟子之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明矣考之孟子自少失怙賴母仇氏全婦道于四德本母教于三遷隨事規戒習于性成長師子思有所造就嘗與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為孟子七篇以為後學階梯初遊學齊梁之間未成而歸母怒引刀趨機斷之曰是織也累絲成寸積寸成尺如斯不已遂成丈疋子之廢學得無似之乎孟子懼而復出就學遂成大儒卒以亞聖之功配享廟庭而與天地相為悠久也觀其子之功則其母之賢之在人心者詎可一日忘之哉此斷機之祠所以建而予文之所以作也宋丞之用心亦勤矣哉宜希琬誌文以彰之也書其事以告于鄒魯之人豈特為其子孫勸將以為天下後世為人子母者勸焉。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又添配房東西

各三楹置人看守大門。易斷機堂曰孟母祠。東與子思祠書院相望。人以爲得體云。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重修暴書臺碑。鄒縣知縣莫一均記曰。鄒治之東南隅。子思子祠西。斷機堂之左有臺焉。相傳爲孟子暴書處。元縣令司居敬鐫字其上。雖遷有修復。而歷年既久。頗有傾圮。予蒞斯土。以祠祠過焉。慮其圯者且墮而傾者就遷也。慨焉就欲葺治之。顧視事之初。弗遑也。比三易歲。而民日益敦。訟獄漸簡。士知向化。能親紱誦。乃以時繕城浚濬。增高深。畢新文廟橋門。以肅觀瞻。渠丘之惡免矣。茂草之鞠剪焉。於是即日鳩工而復暴書臺之舊。乃進邑之人土而告之曰。若亦知暴之爲暴也乎。苟義取日暄。以燥其濕。則當日未有漿潢紙帙。如晴俗所云七月七日曬書之例。雖楊子雲生漢代。林殊方絕域之語。猶提銘懷槩。况鄒魯時乎。據蘭臺石室之文。布在方策。方小策大。如習於左方或右方。方一而已。策則聯簡爲之。春秋時有諸侯赴告之策書。孔子讀易。二絕韋編。亦編其聯簡之策耳。孟氏宅。舉宮受書於孔。應繫繫矣。非表丈之臺所勝布也。若南華經稱惠施多方。

其書五車。豈無燥濕之不時。以憂朽蠹夫安所得臺而暴之。且祖龍燔書而後。孔壁與魯共王宅皆有藏經。而汲冢紀羊。復尋自晉太康中始出。彼闕諸壁者。孳歛涇鬱若是且久。不以不暴而速朽也。書假暴云乎哉。蓋暴之爲言。宣也。露也。表而著之之謂也。若孟子書暴之於民之暴是也。自孔子歿而微言絕。而大道榛蕪。楊墨塞路。孟子斷而厲之。廓如也。闕先聖之道者。當暴先聖之心。子思中庸。本之仲尼。中庸言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孟子暴之。而言仁義禮智。盡人皆有。中庸言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孟子暴之。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可擴而充。其曰堯舜性之。所以暴自誠明謂之性之說也。其曰湯武反之。所以暴自明誠謂之教之說也。其曰五霸假之。所以暴反中庸而無忌憚之說也。其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非暴天命之謂乎。赤子之良。不慮不學。非暴率性之謂乎。存心養性。所以事天。非暴修道之謂乎。孔道不著。楊墨不熄。既亟暴之不遺餘力矣。而告子簧鼓在門之人。若孟季子。公都子。既習孔焉。微性善之說。暴於其徒。又孰從而正之。暴之之功大矣哉。且當時吳起。孫臏。



善攻戰、儀秦、犀首、向合從、連衡、商鞅、土墾、土富、國
 孟子暴其罪而明著其所以當服之刑、其于春秋
 無義戰之旨、利口覆邦家之禍、聚斂非吾徒之訓、
 暴之昭昭矣。如弔詭曠蕩若莊列、堅白異同若公
 孫龍、猶去齊梁地遠、弗能燭亂面、稷下之舒齊人
 所從風而靡者、若雕龍行、談天、奭、滑稽、髡、皆斷斷
 然益起雲漏、多穀抵掌、以與孟子角者也。故外人
 皆稱孟子好辯、豈得已之辯勝哉。暴聖人之書、以
 正道勝之云爾。千古而後、百家喑息而孟氏獨伸、
 正如魍魎魑魅羣逞於昏陰翳之下、捧齋旭而
 麗之中天、則已矣。其盡心篇之末章不云乎、經正
 則庶民興而無邪慝。此經自堯舜而來至於孔子、
 而孟氏則世近地邇、見而知之、斯暴而著之。韓昌
 黎謂其功不在禹下者、以其有推陷廓清之功、繼
 往聖於將絕、而程伊川推明道先生得孟子之學
 於遺經、有以紹其傳於千四百年之後、而俟後聖
 于無窮也。非暴之光遠而燄長也哉。方今世運昌
 明、

聖天子尊崇孔孟、既新闕里之宮、

御製鄒魯廟碑、官聖門之徒、多爲博士矣、乃復取

微國文公朱子躋堂升配。蓋以朱子著書立說、能
 暴孟子之所暴故也。而甘茹詩亦云、仲尼去後秋
 陽在、鄒魯斯文此大觀。信乎。暴之之義、不止區區
 指日暄汗簡已也。登斯臺者、其君子尚思尊經稽
 古而居仁由義、其庶人尚思親親長長而服教畏
 神、庶幾哉。暴書精微、二千載間、殆盼蠻若接斂。夫
 泛濫者、望杓知方、南轅者、見指得向。予齋暨乎暴
 書之說、而以碑於臺也、其不可以已也夫。

奏疏

孟子六十一代孫、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孟弘
譽奏爲賢裔死節可憫、原題會勘甚確、懇乞聖明
查照原題、亟賜賚卹、以慰忠魂、以廣風勵事。臣竊
惟自古征賊殉難之臣、在守土之官、爛焉史冊者、
曷可勝數。蓋未有先賢之裔如臣父承光等、一門
協力敵愾、親冒兇鋒、子母三人、同口罵賊、竟致死
節者也。自天啓二年五月十八日、蓮妖煽亂、鼓惑
人心、黨與寔繁、陷城焚劫、意欲憑據鄒竟、稱兵叛
變。當其時、百姓披靡、携家逃脫。臣家居城南祖廟
之傍、臣父承光堅持守死之義、賊不能屈。至七月
十七日、都司楊國棟率兵攻南門、臣父亦率應襲
兄弘畧同家丁席天壽等二十餘人協力勦賊、期
滅此而後朝食。乃席天壽被墜石死於城下。張湖
小春童席學經俱被矢石所傷、賊遂飲恨於心。十
八日、突出城來報讐、先將臣兄弘畧殺死。繼將臣
祖母孔氏、父承光執縛而去、家產焚劫一空。臣父
承光罵不絕口、與臣祖母孔氏俱受戮於岡山營
內、屍骸無踪。臣母張氏亦被賊砍傷右手二指幾
落。尤幸天不殄絕、臣母子難於亂軍中、同被傷殘、

母美氏暨三弟弘含、四弟弘謨、六弟弘志、臣妹二
人、臣兄妻鄭氏暨幼姪聞玉等各自逃生、苟延性
命。傷哉孤寡伶仃、備極苦楚。言念及此、血淚交流。
已經縣府司道覆查到院、該山東巡撫趙彥會同
河道總督陳道亨查勘具題。於天啓三年二月初
四日、爲照博士孟承光仁義成家、剛大爲訓、徘徊
宗祏、未忍抱器之行。侯附兵戎、遂助攻城之舉。嚴
嚴氣象、如在浩浩脉絡猶新。母子偕亡、驚魂已飛
天外。祖孫駢戮、深恩永斷目中。聞者號泣於玄
壤、見之惟興嗟於白草。奇禍最慘、憫卹宜優。查邦
政條例一欵、東強知縣段豸與賊對敵、被賊殺死、
特贈太僕寺少卿、與祭一壇、立祠祭祠。廕子錦衣
衛世襲百戶。又查得崇明知縣唐一岑領兵迎戰、
倭賊殺死、贈光祿寺寺丞、立祠廕子。今孟承光非
守土之官、而挺身攻城、死於賊刃、取義成仁、尤烈
於守土之官。臣相應照例優加贈賚、立祠致祭、並
祭其母孔氏、應襲弘畧、一併贈卹者也。嫡孫孟聞
玉宜襲世職、而年甫七齡、難主蒸嘗。道府議以承
光次男孟弘譽借職奉祀、聞王長成之日、仍還世
襲。亦以主祀爲重、而立嫡孫與未敢廢也。至於博



士室人與子女十三名口、遭難流離、另爲賑濟。家丁席天壽等攻城畢、命分別優卹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部議覆、請賜祭葬、建祠贈。臣祖母孔氏、恭人、贈。臣父承先太僕寺少卿、贈。臣兄弘畧太常寺寺丞。臣弘譽、伏蒙聖恩、准借職暫襲五經博士奉祀。臣於天啓四年八月初九日、奏討母張氏封典、本月十三日奉聖旨、該部卽與題覆欽此。隨蒙該部議覆、奉旨封。臣母張氏爲恭人。臣舉家焚香、望闕叩頭、感激天恩、捐糜莫報。臣揣分逾涯、何敢觀生望外。維念朝廷之所以鼓舞節義者、有優卹之重頒。臣子之所以矢竭忠貞者、無髮膚之敢愛。當先臣之協力攻賊也、幾能率眾效死、誓不與賊俱生。及先臣之駢首就戮也、三人罵不絕口、耿耿丹心猶烈。所遺者、不遺不後之家傳。無愧者、至大至剛之浩氣。真爲聖代之光、不貽名宗之玷也者。向使臣父兄等不協力攻賊、賊未必挾讐劫殺、其如人臣盡瘁之誥何。今臣父死、臣之祖母亦死。臣兄弘畧又死矣。查例有一家陣亡二三人者、加陞二級、仍優卹其家。况臣家係先賢之裔、與僞衆不同。况臣父非守土之官、而挺身攻賊、卒死賊

手、尤與守土者不同也。且唐一岑、段牙二臣同死於賊、乃兩事而各殞其命、皆蒙朝廷賡卹之典。臣一門父子二人同死於賊、是一事而共盡其忠、獨不可照例賡予乎。臣家雖有先世箕裘、原非表孤忠於既往。維是破格優異、始足揚勁節於方來。若督撫會勘之疏、與兵部覆叙之疏、俱奉聖旨、下部欽遵在卷者、則賡卹之典、聖朝豈有靳焉。伏乞皇上推廣弘恩、敕下兵部查照原題議覆上請、准照例賜賡、不但慰先賢在天之靈、且以舒先臣九原之憤、使天下知我皇上旌忠而教孝、遲典再錫於賢裔、又使天下知臣子取義而成仁、延賞更加於奕世。其誰不觸目激衷、盡心竭力、爲皇上捍長城而奪敵懷、風勵願不宏且遠哉。爲此具本親齋。臣弘譽不勝激切懇祈、悚息瞻仰、額天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工部爲先賢後裔盡忠死節、懇乞聖明亟賜褒恤、以慰貞魂、以重文教事。書填尺字貳千貳拾陸號、勘合、照會山東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開

一件、前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禮科抄出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彥題、博士孟承光死節卹錄緣因、奉聖旨、先賢後裔、忠節可嘉、著該部從優議卹。欽此。欽遵、隨該禮科參看得、博士孟承光之死、難也烈哉。蓋孟夫子舍生取義之言、千古師之。承光爲裔、紹聞衣德言、竟死于妖逆之手。嗚呼。浩然之氣、常存巖巖之像、不朽矣。且初意協力攻賊、志原不小、後不得已、矢盡弓窮、我兵見圍、遂一決焉。罵賊不已、至于見殺。是亦有血性男子、非苟苟死鋒敵已者。矧老慈、同矢九泉、無愧三遷孟母。應襲遇敵先亡、可見孟氏有子。主妻孥流離、家僕仗義、又不忍言。總吾道一時克刼、先賢百世忠魂、四海傷心、千古公憤。除贈卹後、應錫以佳諡、立祠于孟廟之次。仍請名以顏其堂、遣官以慰我孟夫子之靈。蓋貞卿有光于顏氏、而魯公以後、此其一人矣。抄出述之、通抄到部。又准兵部咨、同前事、內題、博士孟承光死難、應照例贈太僕寺少卿、給與祭葬等項。奉聖旨、孟

承光一門義烈、不愧賢裔。這褒贈優卹等事、俱依議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已經行咨各該衙門、知會外、查得疏內題請祭葬及祠額諡號緣因、業奉明旨、厚卹賢裔、甚盛典也。應行禮工二部題差科甲官一員、以重其事等因。備咨到部、通送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博士孟承光卹典一節、爲照山東變起、博士孟承光以先賢嫡裔、力守宗祠、及寇逼門庭、而博士不去、禦寇力屈、而博士抗節以死、其死烈矣。母子捐生、僕隸併命、節義一門、慘酷萬狀、安得不大聞揚之典、以慰忠烈之魂。孟承光照贈官品級、給與祭葬、予諡、立祠賜額、母孔氏加貞淑之號、以光彤管。男弘畧從祠附祭。義僕席天壽亦附祠旁、以旌節義。三口仳離者、行撫按速行優卹、以示特恩。若亞聖廟宇焚毀、俎豆飄搖、禮樂薦馨之地、忽爲戎馬蹂躪之場、此我國冢二百餘年未有之變。亟特遣太常寺少卿魏應嘉前往致祭、以妥亞聖在天之靈、以慰博士既瞑之目。庶宇內知皇上重道之隆、褒忠之切、望風者崇正闢邪、臨難者成仁取義、砥礪世風、非淺鮮矣等因。奉聖旨、是

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死難博士
今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抗節有光于先賢。死
難無分于母子。闔門併命。忠烈可嘉。照贈官品
級。給與祭葬。原不爲濫。及查本部司屬官員各
有差占。不敷委用。行准尚寶司開送本司司丞
徐元來前來。堪以差委。既經禮兵二部題奉。欽
依。備咨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照例給
批。定限咨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山東布政司
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將合用造墳工價銀
兩。照依後開擬定數目。行屬派辦。徵給本家。該
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差官前去造墳
處所。依式督理造墓。畢日。備將給過銀兩數目
造冊奉繳。仍具數報部查考等。于天啓三年五
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鍾羽正等具題。本月二
十四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令就行。爲此合
照會該布政司。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
遵施行。
死難博士今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該造墳工
料銀捌拾兩。夫匠叁拾名。每名出銀壹兩。通共
該銀壹百壹拾兩。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孫元化照例題覆。五經
博士孟弘譽奏爲賢裔死節可憫。原題會勘甚
確。懇乞聖明查照原題。亟賜廕卹。以昭國典。以
勵激勸事。奉聖旨。准照例議覆。兵部知道。爲照
臣節莫隆於死義。國典莫大於褒忠。故殉難捐
軀。例延世賞。蓋爲子若孫之猶其身。而令代之
享也。若夫功在軍旅。得廕錦衣。則欲使文不忌
武。後益光前。意更深切焉。往者博士孟承光以
妖賊之變。一門死難。承光之母。實惟孔氏。母曰
成仁。子曰取義。不愧兩夫子矣。先該撫按會題。
臣部覆請。蒙皇上賜以贈號祭葬。祠額。亦既表
章烈蹟。慰答忠魂。而未遑及於廕者。夫亦以賢
裔本膺世職。不藉此爲榮。而錦衣關係軍功。何
妨稍須以待。論定。今再奉俞旨。命臣部照例議
覆。夫使承光僅以一身死。僅以一死見。尚當微
榮奕世。而况上殃壽母。下殘冢嗣。合三烈以議
功。不更偉歟。推厥原始。逆賊亦知聖人戒徒勿
犯。顧以攻城殞僕。開募逆亡。其生爲討逆之義
兵。其死卽沙場之戰骨。查得先年稟強知縣段
牙與賊對敵。被賊殺死。於贈祠祭葬之外。廕一



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又查近年興文知縣張振德守城被陷、闔室自焚、亦於贈祠祭葬之外、陞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今承光無二臣縣官之職守、而被殺則比於東強、闔室則同於興文、且弘譽因皇上幸學大典、恩召入京、感遇陳情、事兼忠孝、即使破格優叙、亦不爲過。相應比照張振德例、應承光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則人出先賢義關大節、豈惟金吾班列從此有光、而讀聖賢書、以苟偷視息者、今而後無地愧死矣。六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是。

孟子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三級。臣孟貞仁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惟臣祖孟軻生於鄒邑、道繼尼山、久荷聖朝優加

恩禮。茲復蒙

皇上親製碑文、手揮

宸翰、命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皂保貢捧到臣

祖廟。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又蒙

皇恩頒發公帑、鑿取山石、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鐫勒成工、豎碑於臣祖廟內承聖門之左。臣伏惟我

皇上

緝熙單心、

始終典學。

研精經史、已探明義理之指歸。

表章聖賢、尤遠溯見聞之統緒。因念臣祖孟子功

在七篇、道承八聖、乃於

六飛幸魯之後、特厯

宸衷、故從

萬幾聽政之餘、載頒

天藻、煌煌

磨製鴻文、發天地之華、炳炳

龍章、妙楷綉日星之采。况鈎畫極於盡善、斯碑礪

久而不磨。從此義路禮門、聿新廟貌、而陳堯

陳舜真聲、名言誠爲宇宙之大觀、亘古今而

不再者也。臣惟世世子孫永戴

隆恩、不朽矣。謹具疏恭謝、爲此跪捧親齎、謹具奏



聞。

三遷志卷八終

校記

①奏勅：當作「奉勅」。

②「餘」下當脫「里」字。

③續：當作「緒」。

④年：當作「月」。

⑤羊：當作「年」。

⑥面：當作「而」。

⑦祠：當作「祀」。

⑧衣：疑衍。

⑨貞卿：當作「真卿」。

三遷志卷九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雍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興錚 補輯

衍輝 編次 尚疑參考

林墓

玉魚昨葬金盃早出。地老天荒孤墳誰恤。孟塚
魏魏千年一日。實維德崇。不儘地吉。述林墓第
十七。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歲久不
祀。宋兗州守孔道輔始訪而表之。爲立廟于墓之
西南。後廟移于縣。墓廟改爲墓祠。四基山亦稱孟
子山云。

金宣宗貞祐元年。柯亭孫弼謁祠記曰。魯之廟食
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
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二十
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繆公時。
改邾爲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塗

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吳方而來。灌城濠而西之。古
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
興鄉鄒儒里卽其地。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
喪其父母。仇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
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
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
兵爭強。以合縱連橫爲賢。以權謀譎詐爲事。先王
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說蠭興。若楊朱。墨翟
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嘆曰。楊墨之言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
久而益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
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齊宣王而
不言事。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爲利國
之術。終莫能聽。耻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
後人。遂著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
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爲齊卿時。將喪母。
而歸葬于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者是也。
公之卒也。葬于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
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
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璞



本文云：韓山純不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磨口山，磨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軻塚。所引月為誤，以今城為古鄒國而安更，易其辭耳。杜預左傳注及劉向陽山記皆曰：鄒城在嶧山南，則無疑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曾孝寬言，遂特加鄒國公。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掃。詢其祖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撫其實而記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邾城，賢岡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為知言。學長詩書，禮樂仁義。高行厲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枘，卒老于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闕遠微妙。拔邪崇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闡揚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瓦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誦誦。四基之陽，佳城遂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

元成宗元貞二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墓立碑，張頌記曰：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

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為記，以闡揚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二百五十有九年乙未，是為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爽塏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頌為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才，叙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既而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為危坐像，冠章甫，衣縫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頌曰：子三刻石于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撰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盍考焉以表諸墓。頌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關焉。頌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強，從衡之士，馳騁不暇。孟子曾無顧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為耳。魏瑩齊辟，強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言。

視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絕壑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疆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驕倖。槩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鑒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疆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載齊辟疆立。通鑑布二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載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藏周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奏紀。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疆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疆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爲之辭。既有以解辟疆甚慚之心。孟子於是致爲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遊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間不過之魯之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我未見之。不得在名世之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數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爲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撤席。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同槩。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爲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爲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牆。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此之謂也。由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詖行淫辭。孟子於此。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爲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佞僞馳騁。果安在乎。尚友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旁。而記其大畧如此。至正三年。墓祠毀。族長孟惟讓于墓前建思本堂。德州鄭質記曰。四基山右麓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年代孫族長惟讓出廟帑楮幣千餘緡。重建基。堅柱短桷。匠毫輟。塙皆用甃。不事華飾。務閱悠久。其制四楹。不辟中室。置巨石鼎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值風雨。亦不妨祭。



儒藏

祀事爲甚便也。邑之判簿股溪王君履信實董斯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少牢告祭。既竣事。謂質曰。天下之物寧有不被名者。若茲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視爲儆。兼紀厥興建歲月。以詒于後。顧不偉與。質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適目曰思本。爲之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本有不思。故其心德鑒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貴其躬者。祖之遺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祿顯享諸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行。根深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祖先發之。其何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爲祖。上極羣聖。力拯時弊。開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其有國家者。崇其祠而祀之。爲其子孫而有之。在幾筵復徃役累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親是名。味是語。寧無休于中。報祀之禮。虔懇之心。容有少懈耶。又吾學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視此亦當知所勉矣。

明宣德九年。魯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錄弋陽李奎記曰。鄒國亞聖公之墓在北廓二十五里四基山下。祠堂之建久矣。迄今傾毀。遺址存焉。皇明宣

德九年甲寅夏。魯府以營建陵寢餘材。命工重加創造。時行在工部主事上饒施公淵以使事蒞焉。晨夕謀殫慮。以提調爲已任。不旬日告成。復砌之以石。適予考績便道過訪。淵徵言以記之。予惟亞聖之緒傳于子思。上接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少問答。著書七篇。過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寂。闢楊墨。驅夷狄。尊王黜伯仁。義以淑而明邪說以之而息。正論以之而興。實千萬世之。永賴。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者。信矣。墓之有祠。祠廢而不復。非缺典乎。此賢王汲汲以興廢起仆爲心。主事淵公復能贊而成之。俾昔之鞠爲茂草荒榛者。然一新。人人之共慶也。予不敏。謹書此。用昭。崇教尊賢之意。扶樹斯道之功。永耀于不朽矣。是爲記。

嘉靖四十一年。邑令章時鸞復建祠廟。始置祭田五十畝。且植柏數千餘株。魯宗觀熒記曰。亞聖林在鄒良隅三十里許。四基山側。宋孔道輔守克。創構饗堂三楹于埜前。迄今數百餘年。蕩然一空。僅存遺址。凡帛塚禮商者。無不感歎。亦欲興作。竟以財力弗贍而止。嘉靖四十一年。青陽章公來

邑下車之始。他政未遑。遂設法區處。首葺廟庭。暨于思善院。斷機堂。儒學等處。靡不曲盡其心。倍加宏麗。又念聖賢宅兆。尤不可不致意也。遂協王少尹光裕。陳尉舉孟庠生公枚。單分力協贊。創建正殿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二門三楹。真置有案。出入有階。啓閉有戶。週衛有垣。備極堅緻。視前制益爲廣闊。復捐俸置田五十畝。歲入其租。少爲祭祀修理之具。先是。督諭族人。每春領俸銀二兩。樹栢槽三千餘株。望之蔚然深秀。殆非昔比。茲者落成。世襲博士宗子彥璞等。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曰。亞聖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堯舜之道也。精神命脉流行于宇宙間。猶元氣之在人身。無容少間。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實吾儒報本追遠之地也。苟不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天之靈。致後人如在之誠哉。惟公有以營建之時。舉蒸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得其所。有關於世教良多矣。爲世系者。果能時加補葺。永爲守禦。不惟道輔之功。因章公而著。章公之功。愈久而彌光矣。不然。今之新猶夫昔之舊也。豈公尊崇往哲。嘉惠後學意耶。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重修享堂。燁縣貢三述記曰。鄒邑東北四墓山側。亞聖墓在焉。自朱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詢諸故墟。日覩荒涼。遂構四楹。以爲廟祀焉。歷年多。不無傾覆之患。蕩然一空。誠缺典也。嘉靖壬戌。青陽章公宰是邑。而登是墓。既而嘆曰。聖賢藏魄之處。忍若是乎。適竭力捐俸。建正殿廂房。大門墻垣。靡不宏麗。又植栢槽千餘株。祭田五十畝。以爲春秋祭祀之需。自公擢去。二十餘年。漸至傾頽。涇陽許公以名進士奉命宰鄒邑。與章公一視同仁。製文躬祭于墓。日擊其敝。惻然不寧。遂捐俸科材。愈加補葺。擇族人孟彥魁等董其事。不惟廟貌煥然一新。抑且增砌墻垣。視章公尤加倍焉。茲而工竣。博士孟彥璞質予爲記。予曰。亞聖之道。在于宇宙間。雖凡民之遇。莫不尊崇。況生于斯。長于斯。祖落于斯。根本所在。尤人願見而快覩也。又兼亞聖之道。淑諸人心。敬之如天地。思之如考妣。願於歸藏者。獨愜然也耶。士君子讀其書。宦其邦。居位操權。坐視而不致意乎。今許公下車。首及于是。所以超出土夫之表。而光前啓後之至意也。由是上以妥聖靈。下以培道脉。勒石垂

名不亦宜乎。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墓置田自爲記曰丁未之秋余受命蒞鄒鄒南爲孟母斷機祠又南爲孟夫子廟居常讀其書想慕其爲人而後乃今入廟而喜可知也於是焉修溪沼之儀將明信之惻則見翠栢參天瑞烟籠蓋巖巖氣象宛其如昨私心竦然慄已乃仰視樓櫓環望墻堵推殘傾壞實歷年所私心又惻然悼焉幸接院司移文竭力修整母祠復振賢廟重新非孟氏之靈弗克微此無幾何又進孟族長者訊以陵墓所在咸曰四基山云山時鄒東北南面鳧嶧北屏岱岳層巒疊嶂環拱交錯遠接洙泗之水近聯岡峯之寧真靈氣所間鍾也最勝哉暇日余復從長者肩輿往謁之問其歲祀無有也詰其前令之若章若許所置祭田歲久且湮沒也余爲之太息曰吾夫子闢楊墨閑聖道提幾希以覺人著七篇而醒世歲祀時享卽與四基山並垂悠久可也何缺不補爲爰捐俸二十餘金托其族之賢者孟聞鉅等謀置祭田三十五畝又搜得其先章令所置凡五十畝歸其本族酌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

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典制有經賢靈有據始與母祠公廟並行不悖余私心亦爽然自失矣事既成族之長者率其士若農老若幼九頓而謝曰吾先祖往矣宗子之配有舊典矣我族所增益者春秋二祀宮牆生色四基三祀陵寢吐氣敢爲先祖謝不朽仍乞傳之石以詔來者余悲夫事之易舉而難竟後之無徵而易湮也故輒錄其顛末如此若夫享祀豐潔有加無已則後之視今未必不如今之視昔遂爲記

設林戶二名以備守護佃地二十一畝爲公食之資

皇清康熙三十五年通政使司吳涵捐資重修享殿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記曰始祖亞聖堂斧之封在四基山陽介于鄒魯騰紳先生過五父之衢者必問三遷之里而虔謁焉當在宋時兗州太守道輔孔公訪墓爲立神道碑有明鄒邑許公初建享殿亦云盛矣迨後年久傾圯余與同族謀所以葺之每苦於力之不逮大通政吳公奉命祭闕里事竣命駕謁我祖墓顧謂余曰太伯封吳周公封魯維吳與孟叙世系則同出姬姓是亞聖亦我之先夫子也見享殿傾圯慨然以重修爲已任遂脫囊捐金付兗州太守陳公于豫代爲督



理而享殿五楹煥然更新焉。余深感大通政尊祖篤宗之義。故勒諸石以昭來茲云。

康熙六十年重修享殿。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衍泰記曰。昔我聖祖當楊墨塞路之際。闡仁義之論。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道燦然而復明。厥功真大矣哉。然自漢唐以來。其道猶未大行於天下。故崇奉之典亦寂寂無聞焉。至宋景祐五年。孔公道輔爲兗太守。始訪夫子墓。披荆榛。立享殿。建橋門。爲祭祀之所。其後或官修。或私修。風雨漂搖。屢經成毀。迨康熙三十五年。通政司吳公涵奉命祭告。目擊荒涼。脫囊捐百金爲修葺之費。一時金碧輝映。燦然可觀。今忽忽二十餘年。雖享殿僅存。已不蔽風雨。而兩廡門墻久不可復識。惟有敗瓦頽垣。寒烟斷草而已。泰叨承大宗主。宅廟庭。每當歲時展拜。愧慘交集。不禁夙夜焦勞。傾囊糾工。令家長弘智。舉事聞彪族生貞劍。尚枳董其事。今享殿幸復落成矣。謹述其故。以告族黨。至於兩廡門墻。則有志未逮。凡我宗人。尚共勗之。是爲記。

孟母墓

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張頌記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蔑之或聞。豈歷世既久。遂湮沒耶。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德。或畧。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廡。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爲請。頌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用不敢罔讓。以祛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二十五年丙申。久二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慎觀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報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四年乙未爲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孟子安得



二吾猶不足之語。禁哀公於口舌間耶。孟子曰。由孔子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充虞以木。若以美爲問。孟子答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之來見。亦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爲齊卿時。所以倖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師不煩。固有不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埋。市而賈術。其居使之舍學宮之旁。則設俎豆。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斷織以勸學。猶曰童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父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乳哺之爲恩。而不知訓誨之爲恩。知蓄養之爲慈。而不知禮法之爲慈。與之咻之賢。則視無能則憐。媿情于襁褓之中。養成于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爲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于大聖大賢之域。緊母訓是

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爲銘曰。惟昔任姒。來嬪于姬。秩秩德音。爲周之基。與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繫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毋廢於食。毋墮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材。譬彼桐梓。拱把孰培。齊居卿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鬣斯封。監然其岡。千六百年。山尚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明嘉靖四十一年。舉事孟承義等於孟子故宅重修孟父母祠堂。曲阜李王記曰。鄆之北二十里。嶽峯碑碣。屢屢蜿蜒者。九龍山也。山之西北有村名鄆興鄉者。初不詳其名之所自始。攷之舊志。是爲吾亞聖夫子孕粹鍾英之故址也。其雞犬相聞。茅茨連樑。屈指不滿百室。詢之姓氏。則一孟之外。無他族焉。蓋自三遷之後。世所本源。不忍僂離其桑梓。亦胡馬北風。越鳥南枝之真性云耳。以首丘則寂居之崇。阡可跂足而東望矣。以追遠則時思之清廟。復歸然以獨存矣。凡夫春夏秋冬。禴祀蒸嘗。不必遠從事于鄆南之闕宮。彼自有襲塵之嫡宗。

者主之。此則推始祖妣、曾祖妣及祖妣考妣以來、歷代昭穆、咸秩享焉。但閭閻彌深、所謝實資枝枝者、不無風雨鳥鼠之摧。每遇明禋之將、主咤相事者莫不搢腕、以弗稱瞻依爲歉。嘉靖戊申、六十世舉事諱承義者毅然以恢復爲己任、乃聚族衆、經之營之。于是搆材鳩工、哀堅易朽、畢築而雷聲有聲、覆瓦而鱗次密比。回胝嚙普之弗稱瞻依者、煥乎歛目矣。且繪塑誕聖之祖妣二像于其中、則夫思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不于是彷彿聞見其聲容也哉。夫神以慈而維繫者、茲則罔怨而罔悃。胤以孝而仰承者、乃以善繼而善述。祖功宗德、萬世如見於維盛矣。太學生承禮及弟承嘉喜其纓我思成之不患于無依也、爰致書邀予記之。曰：作廟翼翼、太王致慎于倥偬之餘。新廟奕奕、僖公大愜夫國人之望。承義之豐勛茂績、旣不侈然以自多、而其弟亟亟稱之、欲以鏤之堅珉、以爲將來者勸。君子謂承禮、承嘉於是乎知禮。

萬曆二十五年、縣令青陽王一煥、以二十畝以守墓、自爲記曰：孟父母之墓、其來舊矣。厝墓于縣北二十里馬鞍山之下。先是、元仁宗延祐三年、追

封亞聖公、因推原所自、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廟祀配享、神休永賁、猗歟榮哉。九原爲不泯矣。自立墓以來、垣墉堅固、樹木森蔚、斧斤勿侵、牛羊勿踐、氣象嶷嶷。凡往謁茲墓者、咸謂神獲所棲、可與宇宙同不朽。卽予亦切景仰久矣。及聯茲土、拜謁其墓、見墻則傾圯矣、木則殘毀矣。詢其故、則曰：先曾設有看林門子一名、編給工食。後萬曆十六年、前令王公諱自謹者徑裁革之、看守無人、以致此也。予嘆曰：忍令神失所依若此哉。於是博士孟君卽懇予復茲役。予則曰：旣革而復、尚費申請、又安知後之不復爲王君者哉。不如置數畝膏腴之地、令人看守、更爲永久。孟君曰：然。予於是捐俸置地二十畝、給帖佃種、一切租稅差役悉爲蠲之、止令看守林墓。此地設而膳養有資、看守不致乏人。樹木從此日培植、垣墉從此日修築、一切牛羊斧斤莫復敢傷、庶幾神靈賴以永妥。茲舉也、寧獨予守土者之心安哉。卽亞聖公之心亦安矣。予非敢侈茲役、但仰慕先賢、則爲尊崇所自出、亦予事也。予責也。敢記之以備後考云。設林戶五、種地六十畝、爲公食之資。又於付林祠宇設掃殿戶一名、以供酒掃。種地二十四畝、爲公食之資。

萬章公孫丑墓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八里地曰萬村。公孫丑墓在縣城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蓋其地卽以二賢得名也。成化十九年鄒令肅寧張泰始立碑表其墓。每歲以春秋致祭。羊豕出本村免其差徭。至萬曆間縣令涇陽許守恩復加封樹且自爲文紀其事焉。其稱萬章曰孟子諸弟子皆嘗少之國高叟否彭更齊人公孫丑至章則應答如響。故七篇之中與章論難殆參半焉。然則章其孟子之獨重者與其稱公孫丑曰天地無言也聖賢有言矣。然言以見天地之心乃有功于天地。聖賢無疑也門弟子有疑矣。然疑以發聖賢之蘊乃有功于聖賢。余于公孫丑見之矣。夫知言養氣孟子之蘊道統之秘也。然不有以啓之孰從而論之。孔子以門弟子疑問爲助我然則丑也助孟子者歟。二碑今俱存。○按孟子明言丑爲齊人而墓乃在鄒豈孟子之去齊丑實從焉遂留而不返與。然則丑之晚年殆未可量者。孟譜謂孟子之子從學于丑豈無自乎。

三遷志卷九終

校記

①辟疆：當作「辟疆」，見《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下同。

②秦紀：當作「秦紀」，見《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序。

③奧若：當作「粵若」。



三遷志卷十

古騰玉特選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喬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編次

興銑

補輯

衍嶧

尚疑參考

祭謁

冠帶之倫誰非弟子。有來雍雍肅肅至止于藻于蘋以享以祀。固宜其誠亦神之使述祭謁第十八。

元司農司卿達實帖睦爾過鄒命喬孫孟思言代祭孟子李之彥記曰至正十一年秋八月癸巳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大司農司卿達公奉使浙東驛過鄒次于公廨俾侍者請亞聖五十四代孫孟思言謂曰余思爾祖亞聖公鄒人也。有祠在此禮宜奠謁。然有帝命在躬不敢他及。子其爲我代祭可乎。遂給資五十緡使買少牢以祀焉。之彥嘆曰斯祭也可見公之所識者大矣。公當遣次勿遽之時不暇親祭聖人猶必使人代之非平日仰

慕聖賢之深。頃刻而不忘于懷焉。能如是哉。卽此觀之。使公居鼎輔之位。必能以吾孟子所以敬齊王者敬其上矣。彼以儒起身。貴顯于世。居從容無事之際。道經是邑。反茫然不知有亞聖祠在此。有雖知之。而又不一往拜于祠下。寧不有愧于公平。公名達實帖睦爾。字九成。康里人也。

元太師右丞相脫脫過鄒縣祀孟子。楊惠記曰。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默。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氓。盜兵扇亂。陷據城邑。殺掠民庶。久未戡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揮虎旅。勦滅醜類。猶太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禮。偕邑令具牲幣。祭盛代致祀焉。肅展肅敬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爲一箱。以忠信爲甲冑。說服義而敦詩書者。復興于斯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于聖朝。既獎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攘清寇亂。綏集羣黎。奏凱而還。可優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並



興邪說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於頽波洪潰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弗墜人文宣明以迄于今先儒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烈服勞王家勲庸烜赫煥耀今昔粵茲南征軍旅之間不忘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于千古矣至于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則豐功偉烈與聖賢之道同垂于無窮也哉頌曰繫鄒孟氏亞聖雄資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前聖奧澤及百世丞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人歡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緝轡如枯見摧丞相之勲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之礫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版版傳十四年代張士誠時事與碑不合疑史誤爾至正十四年甲午中書省委官達魯花赤忽篤碌謁廟有記石刻

明魚臺尹葉文宗謁廟題名有記石刻洪武十三年庚申鄒縣知縣高用才等祭廟有記齊王過鄒遣祀鄒國亞聖公薛彌克題名記曰洪武十五年壬戌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紀善薛彌克前行凡道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牲幣告祭乃十月三十日戊寅次于鄒邑齋戒迺宿越已卯有事于鄒國亞聖公廟邑之長佐及供祭之人咸祇肅駿奔毋敢褻易籩豆有實牢醴潔清神其歆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四代孫思諒進而言曰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首詔闕里以四仲祀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顏曾思孟既列配位已而復命有司於顏孟二廟亦以春秋祀享其崇師重道之禮至矣今親王撫藩東土鑾御攸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先聖蓋猶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敢以爲請彌充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國人欲橫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斥異端扶植正義

則孔子之道不幾于或熄矣乎。故昌黎韓愈推明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論確矣。彌充早受讀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久矣。今乃獲以王官奉令而來。躬履其鄉。瞻仰廟貌。俯僂將敬。豈非幸歟。雖然。此非彌充一時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辭讓而樂爲書。且以齊府官屬名氏悉著于碑陰云。

御祭文

維天啓三年五月初十日。皇帝遣太常寺少卿魏應嘉諭祭。亞聖孟夫子暨博士。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母贈貞淑恭人孔氏。子應襲。贈太常寺寺丞孟弘畧之靈曰。朕惟我朝追崇賢聖。恤及後昆。所以維世道。覺人心也。惟爾孟夫子。七篇衛道。心長萬古。報功典重。豈意魯林遺樹。鳥不敢巢。鄒谷叢蘭。獸何忍剪。爾胤孫博士孟承光。一門殉難。吾道奇窮。朕每覽守臣奏狀。殊切愴懷。是用遣官敬陳筵豆。式念羹牆。暨孟承光母子。起爾哀魂。欲茲渥典。巖巖未謝。上妥亞聖在天之靈。烈烈如生。下慰博士九原之痛。於戲。天之未喪斯文。妖氛立殄。澤之不斬。君子奕葉彌昌。豈徒恩賁一時。庶冀尤照百代。尚享。

祭文

元皇慶元年壬子春三月

紫陽楊 奐

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與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為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與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尚享。

元延祐六年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

酉

劉 文 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

惟公生稟淑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遵行仁義距放邪淫垂萬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禮祀尚享。

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九月乙酉朔越九日丁

巳

察罕帖木兒 鎮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

惟公養氣知言推明性善擴開聖端以承三聖茲奉王命薄伐羣孽載臨邾邾景先哲敬遺輔行式言情切尚享。

明洪武四年辛亥三月 日

鄧原忠 縣丞

惟公知言養氣允有實學性善一語大啓人心斥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况茲邾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某忝膺朝命于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為政者願取法焉非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洪武六年癸丑閏十一月 日

張瑄 山東按察使

不有孔子則堯舜之道無以傳微孟子則孔子之道何以著是以韓子推尊以為功不在禹下者詎不信然神其鑒之尚享。

洪武六年癸丑 月 日

汪繼道 縣丞

惟公生當戰國之時克明性善之學道非堯舜則不陳功於神禹而可並上承三聖道統綿綿某忝膺朝命來牧是邾惟公之道德是所景慕焉辨香致敬公其鑒之尚享。

洪武七年甲寅 月 日

徐源 濟寧府通判

惟公被三遷教為百世師尊王賤霸非堯舜之道



不陳養氣知言。惟周孔之傳是式。功高神禹萬代所宗。某學公之學尚公之志。忝膺朝命佐治濟邦。今以王事道經於此。敬致菲儀。謁廟拜奠。公其鑒之尚享。

洪武七年甲寅十月三日

崔潔 山東按察司分司官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公以命世大才出而任斯道之責。俾幾軒以來道統之傳得以不絕。則其功之紹於前者為甚大也。况七篇之書道學政事靡所不載。則其澤之被于後者為無窮也。臨鄒邦景仰休風展禮廟庭。少伸厥敬。伏惟尚享。

洪武八年乙卯六月 日

賈巖 濟寧府同知

惟公道三遷教者七篇書。當戰國分爭之時。闡聖賢性善之秘。黜霸功而明王道。息邪說而正人心。統紹宣尼功配神禹。非命世亞聖大才其克若是乎。巖忝以公行道經鄒邑。敬謁廟庭。仰承盛德。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程思道 山東兗寧府

某生於千載之下。仰慕於千載之上。賢者何也。嘗聞前聖之道既絕而復續。異端之說既熾而復熄。人心既邪而復正。而孰使之然也。嗟乎。孟夫子之功也。今因巡歷過其里。瞻其廟。禮其像。而其孫儼然如親炙之敬者。豈無自而然哉。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鳳朝陽 濟寧府判官

天生命世大才。當戰國從衡之時。獨能崇王黜霸。道性善。闢異端。其道繼孔聖。其功配神禹。宜後賢之推尊。為萬世之永賴也。謹告。

洪武十四年辛酉十月 日

豫章余 植

韓文有曰。堯以是傳之於舜。舜以是傳之於禹。禹以是傳之於湯。湯以是傳之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亞聖。亞聖歿不得其傳焉。朱文公又曰。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于思。子思傳之孟子而止焉。然則孟子續千載道統。不傳之緒。以垂教於萬世。所謂後孔子而聖者也。亞聖大才。豈虛語哉。植道經鄒里。恭謁廟庭。不敢以當祭者。謹捐俸金。以貽孟氏之賢子孫。主祭者。植

之一助云。謹告。

洪武十六年癸亥 月 日

朱敬

惟公開楊墨之功不在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當異端皆正道之時。人欲壞堯舜之際。不有先覺。孰任斯文。敬生當千百年之後。叨讀七篇仁義之書。每思瞻仰。道與時遠。不如所願。恭奉明命。來長鄒邦。天遂其心。謹以剛寬之儀。用表誠敬。謹告。

宣德九年甲寅六月 日

施淵

惟先師孟子之學得於子思。著書七篇。垂訓後世。論性則曰本善。論孔子則曰賢於堯舜。論仁義禮智則原夫四端。皆所以擴前聖之所未發。使堯舜周孔之道不陷於異端。不溺於邪說。不逐於智謀術數之小。黜伯尊王功莫大焉。謹告。

成化十一年乙未三月朔日

畢瑜

嗚呼。三代以下。正學不明。邪說行天下久矣。吾夫子歿而微言絕。不有彙錄如公者。山人孰知兼愛

非仁。爲我非義。人性本善而無惡。孰知王道當尊。顯功當黜。則夫子之後。不可無公也明矣。公嘗之齊之梁之滕。拳拳以興學教民爲務。惜當時皆莫之用。今聖天子在上。王道大行。教養兼至。茲欲率諸生皆明正學。且孝弟忠信自鄒魯始。公其鄉人也。幸默相之。追我素餐之羞。謹告。

成化十五年己亥十二月壬子朔越二日癸丑

錢溥

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善。夜氣之存。是以發前聖之蘊。又嘗考世族之譜。而知孟仲子之爲子。主守之坊墓猶存。足以祛後世之惑。今也自京歸老。詣魯及鄒。見源泉之混混。歎道體之彌深。仰泰山之巖巖。識氣象之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遺教。謹告。

成化十七年辛丑七月甲戌朔三日丙子

張

惟公學本宜昆。道宗堯舜。仁義七篇。萬世垂訓。讀公之書。行公之學。補報於公。祭器是作。今茲完備。獻於廟庭。卜日釋菜。惟誠是將。賴公明德。輔我凝承。庶事具舉。聖門是慶。



正德二年

八月辛酉朔越二十六日丙戌

章 忱 太僕寺丞

學本三遷、統承羣聖。異端以開、人心以正。想見儀形、泰山氣象。斯道增崇、萬世景仰。忱茲奉王命、載臨鄒里、恭謁廟庭、以享以祀。謹告。

嘉靖元年壬午春二月癸卯朔越七日巳酉

陳鳳梧 山東巡撫

禹抑洪水、周驅猛獸。孔作春秋、其揆維一。惟我夫子、庶幾闢邪。統承三聖、厥功則遐。七篇之書、仁義性善。堯舜可爲、干戚如見。鳳梧生晚、聞道未真。巖巖氣象、載災載親。修謁之初、莫此蘋藻。吾道一脉、庶幾覆幬。謹告。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四月乙巳朔越二十七日

何 鰲 山東巡撫

於昔宣聖、萬世宗師。聖孫嗣作、道在中庸。惟我夫子、得之於口、傳心授之切、而又以闡明於邪說橫流之衝。其仁義擴充之訓、知言養氣之學、真有以發前聖之蘊、而開來學於無窮。然則萬世之不惑於異術、孰非吾夫子之功。鰲等以讀夫子之書、而私竊其道、以發吾蒙。今幸巡撫京、二待瞻廟容、儀

儀像如親炙、仰古訓之遺風。謹以菲儀、用表寸衷。尚享。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秋八月辛亥朔越祭日丁

巳 時始修三遷志成

史鶚 山東沂州道僉事

惟師泰嶽降神、生而峻厲。巖巖氣象、表率百世。家有徽母、三遷學宮。機杼一斷、作聖之功。道統攸傳、願學孔子。扶植之力、顏魯莫比。力闢邪說、仁義七篇。萬世永賴、如日麗天。遺塚云亡、值孔道輔、求而得之。鎮我東魯。朱令徐士、改設廟楹。望之可畏、英氣如生。封爵錫田、沿于累代。繩繩相承、道運同泰。襲封世職、創自我朝。宗重儒道、治教懋昭。予蒞邾城、弔塚禮裔。專纂志書、備載世系。孟門正脉、源流甚真。彼作僞者、何其亂倫。志名三遷、厥義何在。崇養以正、由於母教。爰采蘋藻、用告厥成。師其昭感、俯鑒斯情。謹告。

萬曆六年戊寅 月 日

趙 賢 山東巡撫

天挺真儒、學識其大。仁義七篇、唐虞三代。貴王賤霸、辨邪翼正。孔道益尊、禹功堪並。距越在後、鳧繹在前。鬱鬱櫓栢、有廟巍然。爰潔蘋藻、載災載親。巖

居氣象萬世所尚享。

萬曆十一年癸未 月 日

陸樹德 山東

惟夫子開陳王道炳然日星其事備于居仁由義其要先于薄斂省刑彼移民移粟惠不足稱况為鵠為鵠政何以平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不忍人之政行也是曩是訓定保明徵孰能外茲規矩準繩况入其疆撫其人敢不奉以核吏康民泰山巖巖陟降在庭所貴心通黍稷非馨尚享。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 山東

既生天地不可無仲尼既生仲尼不可無夫子天地之道得仲尼常行仲尼之道得夫子常明化民觀風茲土肅拜聖容敢不正人心明王道以承夫子之功尚享。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月 修廟動工祭文

胡繼先 鄒縣

惟靈本仁祖義黜霸崇王承聖統以淑人闢邪說而輔世夜氣醒幾希之脉鷄鳴嚴善利之間是誠後學之依歸固宜明王之廟祀乃者宮墻傾圯殿

庶素蕪雖歲久則締構易隙亦民窮而物力難繼等來牧茲土雅伏神禧嘗致慨于黍離益動思于源本雖承院允難竭縣貲謹捐處其寸金聊補耳乎大厦惟日仍舊豈云壯觀第恐土木奢興致賢靈之驚震以故牲醴預告祈神力之護持行看不日之成佇聽子來之悅尚享。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月 日

沈應奎

惟師嶧秀岱靈渾合粹精慈儀私淑聞發誠明異教不波正學不晦洙泗之脉夫子是承敷陳王道顯斥霸術文武既陞夫子欲行秦火暴灰聖統危絲茫茫長夜洶洶橫議屹屹堅壘鏘鏘大聲夫子顯靈直亘宇宙夫子陶冶直埒生成何所不流在地江河何所不臨在天日星 應奎小子去聖遐遠學步學趨如瞶如盲未窺一綫何以千里虛叨竊祿慙負明經旦氣幾希良心夢醒宮墻伊邇模楷若親隔路迷途敢不式型尚享。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六月 日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都事

天作尼山借靈鄒嶧嗣脉傳心亞聖乃出大聲呼



空喚醒聾塞。口生堯舜。坐死楊墨。氣含隆古。今日惟人領受。與通呼籲。來自公。瞻仰有赫。愧不動心。浪遡四十。孟母泉香。孟母萊碧。仗母致子。庶幾來格。尚享。

泰昌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王在晉

山東巡撫

天生亞聖。上繼絕學。肇此先知。以覺後覺。自哉性善。民生秉彝。惟堯與舜。人皆可為。幼學壯行。居仁由義。以詔時君。何必曰利。聖門之徒。賤霸尊王。王不待大。奚有齊梁。浩氣充塞。厥由善養。當路于齊。齊王反掌。衆言淆亂。邪僻浸淫。趨楊趨墨。亟正人心。惟五百年。誕生名世。感時拊膺。實開隆替。近聖之居。地接尼山。夷清惠和。匪其所班。明善誠身。高談性命。功不讓禹。以承三聖。撫茲土。遠邇遺芳。三遷故里。徙倚宮牆。泰山巖巖。萬代殊絕。魯國所瞻。景行先哲。羞談管晏。麗美伊周。肅將俎豆。人已千秋。仲尼既沒。文在于此。流風尚存。私淑可矣。天啓三年癸亥五月庚寅朔越祭日己亥

魏應嘉

太常少卿

嗚呼。惟我亞聖夫子以仁義七篇直接尼山正統。

師表百世。巖巖在望。正心息邪。百世師式。導其靈。不謂白蓮煽禍。中於愚氓。化為殘賊。致鍾靈毓秀。禮樂文明之邦。戎馬焚掠。塹為丘墟。原野厭肉。川谷流血。豺狼塞南北之路。烽火照縱橫之戾。薪木毀傷。俎豆無色。過者無不咨嗟痛恨。而德門賢胤。並罹其禍。傷哉。然能與母子同時罵賊以死。三代相望。烈烈生氣。浩然長存。孔北海。顏常山。平原兄。弟不得專美於前。有問卿父子而五矣。真亞聖之繩武。取義之英軌也。妖殄功成。皇上俞守土者請再允。諫官章特命鼎新廟貌。遣臣某。奉諭書致祭。用慰我夫子之靈。兼及問卿父子。贈官祠謚。厚卹忠義。知洋洋精靈。翩然來格。仍冀我亞聖。默照民衷。發其知覺。使大經正而庶民興。人心正而邪慝化。一遵同風。人人曉仁義而急君親。為忠臣。子善士良民。不愧聖域所生。惟亞聖是啓是翼。將朝廷特典。百世光昭。而子孫仍仍永食仁義之報。是則今日表章之意。而凡讀其書者。咸師淑靡。窮榮施無涯矣。明水瀾毛。惟以告虔。尚其事之。

崇禎元年戊辰九月

時重修三遷志成

呂兆祥

於惟亞聖、道統攸寄。竇始三遷、訓垂百世。上副七篇、厥有一志。前溯靈源、後續芳裔。忽罹妖燹、書亡業墜。所幸先人、昔有著記。合史與胡、爰輯哀榮。補出手藏、與兒勤肄。兀兀寒暑、採同考異。割產召工、力完銀鍤。一念希賢、破家不悔。冒霧侵星、遠到沂泗。送刻神宮、虔致聖嗣。心願此書、永永千祀。敬告夫子、鑒觀斯意。尚享。

國朝順治十一年甲午九月甲戌朔越二十八

日甲寅

高景

太常寺少卿
性右通政

惟公值戰國從衡之世、七篇之旨獨能尊王抑霸、辨義析利、俾堯舜之道以傳。孔子之道以著、久已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人謂功不在禹下者、宜其然乎。景復命北歸、經臨鄒邑、仰先哲之已往、觀廟貌之猶存、敬以剛鬣之儀、用展微忱。公其鑒之、謹告。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癸酉朔越十八日乙卯

亞聖六十五代孫孟亮

翰林院
編修

維祖作述七篇、統宗入聖、遊齊梁而陳堯舜、仁義燦若日星。闢楊墨而有父有君、綱常炳於天壤。道則尚矣美矣、氣則至大至剛。歷五百餘歲以後、

見聞莫繼其傳。越二千餘年以來、中外共崇其教。自漢而唐而宋、累朝恩禮兼隆。由元而明而清、昭代表章尤著。徵淵源之有自、幸奕葉之舊繁。後籍寄東吳、派分山左。仰叨祖庇、備職西清。每歷水源、本本之恩、仰止而痛懷者素矣。遙望嶧嶺、泗河之勝、儀型而向往者久之。茲值復歸、得瞻廟貌、敬陳牲帛、用告先靈。嗚呼、誦其詩而讀其書、如親養氣知言之範。入是門而由是路、益深進禮退義之思。先靈為昭、名言莫殫、以樂正子配。尚享。



儒藏

孟子墓祭文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月 日

胡繼先 鄒縣知縣

於惟夫子卜兆四基。額外祭地。縣續置之。云何淪
喪。祭典缺遺。敬搜舊業。復捐新貲。地增半倍。祭益
一期。茲當 某 月之 某 日。定爲萬祀之常儀。典制有
經。賢靈是依。尚享。

孟母祭文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 山東 兗州府 鄒縣人

子之聖。即母之聖。妻之聖。即夫之聖。不有三遷之
教。我開浩然之聖。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
志在孔子。古今以來。一人而已。爲丈夫者。瞻對慈
顏。安可不奮然獨往。必求至于孔子。尚享。

墓誌銘

亞聖五十二代孫處士彥通孟公墓誌銘

廣信桂孟 鄒縣知縣

處士宗子諱惟恭字彥通姓孟氏是鄒國之賢者
公五十二代孫也其先有諱德義者若孟氏之賢者
祖考則君之考也其先有諱德義者若孟氏之賢者
父考則君之考也其先有諱德義者若孟氏之賢者
厚而明敏結髮而讀書再與余來往將載斯墓之生
寡而笑不敏結髮而讀書再與余來往將載斯墓之生
事能幹置於不官達而選事有謀而善果斷五年主領祀
蒙中書翰林院祭酒以事尤恪恭焉泰定五年五月
以其有奇收第與貫粒具筵豆羹洗恭備春秋釋奠
約百餘文重築門構講堂西齋神厨庫房綜以周垣
齊父刻加封築門構講堂西齋神厨庫房綜以周垣
凡三十餘座君娶李氏生二子長之肅幼入孔顏
孟三氏學願守祖訓不仕要王氏次之肅幼入孔顏
父孫儒學教諭陞莒州儒學正娶宣聖五十二
代孫儒學教諭陞莒州儒學正娶宣聖五十二
生九歲而孔氏殁繼母仇氏實勤教育至正間嘗
任本縣主簿兼典祀事國朝初從襲封衍聖公入
觀闕廷得請歸守奉祀事國朝初從襲封衍聖公入
亞聖之祠娶唐氏次元孫幼而女二人長適卓氏
以通毛氏嫡孫一人伯顏幼而女二人長適卓氏
年十二元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卒以正統
八月二十有六日卒以正統
濟之守志不仕設於馬鞍山之祖林西臨付村宅
爲之守志不仕設於馬鞍山之祖林西臨付村宅
承顏而卒克如志其考終命宜朝夕奉祭思有以繼志
承顏而卒克如志其考終命宜朝夕奉祭思有以繼志
之固耶銘曰源以揚前休亦宜道斯弘後昌祖林之
明瞭豈彼蒼精厥功進以彰兮彼寧者丘祖林之
取我銘貞堅兮灼其潛幽永有觀於茲丘兮



亞聖五十三代孫莒州儒學學正曾南孟公墓誌

銘 洪武

張思大撰 濟寧府兗州

公諱之訓字魯甫定都國
 孫乃處士君之仲子也前元
 教諭考滿陞莒州儒學學正
 梓里守志有兵亂避地莒州
 甲子五十五有公風有學議
 導其教薰其德雅有可觀至
 著內外文五十二人頌儒咸
 要宜聖五十二人頌儒咸
 內治有法先卒合葬於城東
 二男一女長思忠次元孫早
 所統一子思忠次元孫早
 人伯顏幼學孫女四人男婦
 思諒生而秀長而幹亦嘗為
 於國家之務罔不悉心及兵
 其光義弗獲辭適為銘曰思
 孟氏之門定類餘慶五十三
 之昭示無竭

亞聖五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士煥孟

公墓誌銘

孔公恂撰 詹事少

客秋抵鄒往弔孟公士煥
 逮其德也公冢嗣念交遊今
 于懷也公冢嗣念交遊今
 為銘也公冢嗣念交遊今
 而見之易公友以不善辭十
 亞聖五十六代孫世襲翰林
 寧初授鄒縣主簿稱自孟門
 洪武年間復授鄒縣主簿稱
 祠墓多所幹濟舉一主簿有
 公賦質英敏年授書未幾克
 冊賦目記憶聲譽勝士林義
 顧士聲味之合遂許生其鑑
 觀火者宿不能過也居恒寡
 綺靡惟重古名人筆蹟磨之

披玩几案間以清課自娛其教子篤于庭訓為延
 師取友必擇而事之今長若英發能文義方之教
 于是見矣恭遇景泰二年長若英發能文義方之教
 中人命惟公學行俱優又係嫡長應詔赴都拜襲
 之命非人待世夫以孟公之學行俱優又係嫡長
 志不整修祀典開聖祀田于廟庭禮樂無不備
 謂不職其官遇恩加級宗廟盛典遂萬壽聖節
 陪祀宴賜頒衣遇恩加級宗廟盛典遂萬壽聖節
 傳祀人皆朝服安享過單恩封父克仁如其官
 太孺人皆朝服安享過單恩封父克仁如其官
 生今十一長元應聖明道後嗣宜昌族生偉商繼
 之歸日一亞聖明道後嗣宜昌族生偉商繼
 彰清華列瑛聲重玉堂

亞聖五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長伯孟

公墓誌銘

郭本撰 御史

孟翰林公諱于宗威也予遣子莫難祭焉其冢嗣
 公榮解蹕哭失聲已而向予鄭地請襲事堂斧之
 銘敢煩執事余取其手狀披閱之長伯公諱元為
 亞聖五十七代孫初授翰林院五經博士煥孟
 嗣也父子相繼為名賢一時縉紳之士與之交遊
 者皆推重之至弘治三年長伯公以宗子襲繼克紹
 拜賀朝廷賜宴禮部以龍嘉之逮至正統元年嘉
 靖七年兩朝賜宴禮部以龍嘉之逮至正統元年嘉
 于禮部賜宴禮部以龍嘉之逮至正統元年嘉
 君若長伯者亦可謂盛矣其平居嘉言懿行又有
 不可盡述者始舉其大者言之其平居嘉言懿行
 之修德年可為宗子法至者言之其平居嘉言懿
 謹冲心術平易敦睦于遠近之族先業為念然性
 前母顏氏早逝生母張氏遠近之族先業為念然
 蓋厥孝方將望其多歷年所而今告奪矣傷哉公
 生千一公化十三年卒于嘉靖十二年十月入月
 孔公女今卜于嘉靖十二年十月入月

葬祖塋之次，因為銘曰：恪以守成，孝以事母。教雖
墜，人承厥宗。祖世際太平，繩繩接武。廟隆孝思，厥
塋安厝。分土，爵爵佳城，於昭千古。

亞聖五十八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蒙文孟

公墓誌銘

王景撰

嘉靖春三月，朝博公茂環來朝，特自述其先君行
述之狀，具牒儀來，署中拜請為誌。銘以國不朽，行
每歲于武宗聖節，必臨祭文于京師，余無可辭。按
狀，公諱公武，字聖，高祖思諒，洪武元年中，授本縣主簿。
博士，其前職也。高祖思諒，洪武元年中，授本縣主簿。
會初，克其前職也。高祖思諒，洪武元年中，授本縣主簿。
年，初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公以長子，承襲應繼，不
承襲父職。公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子弘治二年
早卒。公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子弘治二年
代緊權襲。公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子弘治二年
職致仕。公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子弘治二年
行入張愷行取陪祀。公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子弘治二年
建達盛，加陞一級。公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子弘治二年
書過目，輒成誦。言動不苟，幼生聰慧，質性英敏。于經
歷我宗，與榮成誦。言動不苟，幼生聰慧，質性英敏。于經
以教訓，明達于榮成誦。言動不苟，幼生聰慧，質性英敏。于經
畧無挂志。宗族鄉黨，有訟論，臺榭不備，俱合執履，交遊
于公，卿有田祿，其收人急難，類如此。代職後，自比
祭品，躬親製造，祭田所入，承重祀事，必誠必敬。必
力修補，時以承繼。或給路費，龍眷非一，思至聖節
也。生于十月十八日，終年六十三歲。元配孀人孔
氏，生于十一月十八日，終年六十三歲。元配孀人孔
岸生，孔開昭。茲三月，初三日，清一，適由阜至。聖人
先塋之次，因為銘曰：卓哉孟氏，敬躬親統，領家務，有
典有箴，言談舉止，動合軌倫。宗族鄉黨，恩誼維均。
姻姻死，葬圃園，適孫仁義，忠信，貽祖傳孫，刻銘勒
石，君子攸聞。

亞聖五十九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朝聖孟

公墓誌銘

孔貞幹撰

居鄉主奉祀事，翰林博士孟公捐館之三年，為皇
明萬曆之二十八年，其孤承先持自撰行實，再拜
稽顙，來乞余為誌。銘以國不朽，行述之狀，具牒儀來，署中拜請為誌。銘以國不朽，行
越千幸，顯親揚名，必資乎文。公以是心，至可謂能子
已。按公諱公武，字聖，高祖思諒，洪武元年中，授本縣主簿。
世奉祀事，公以長子，承襲應繼，不承襲父職。公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子弘治二年
義發，合弟範，範統領家務，井井有條。宗族鄉黨，恩誼維均。
黨以弟範，範統領家務，井井有條。宗族鄉黨，恩誼維均。
資以弟範，範統領家務，井井有條。宗族鄉黨，恩誼維均。
間，先中風，致酒邊棋局，益兼有之。嘗自謂云：我祖
承繼先聖，功垂名教，吾雖不能效法于萬一，敢不
以清白自守，用是敬長。小無敢效法于萬一，敢不
畧不勤心，人咸服其謙。度焉，每逢聖節，進都俱承
優渥，移宗祠，宗兩朝臨雍，皆遣使致祭，取陪祀禮成。
咸荷綬綬，襲衣及燕享，禮部之賜，定與數也。惜乎
年不配德，僅五十五歲卒。元配孀人顏氏，生于承
光一，承襲世職。女適復聖，高祖思諒，洪武元年中，授本縣主簿。
十一日，生于十月十八日，終年六十三歲。元配孀人孔
亞聖，教誨，開其祥內，翰龍錫，垂裕無疆。遠公嗣
秋幸，敬愈將，鼎新廟貌，惠服蒸嘗。天恩屢次，體被
望，雖茲閭閻，神格洋洋。我言以銘，式沛來芳。

亞聖六十代孫贈太僕寺卿承觀孟公墓誌銘

申時行撰

余由姑蘇起都過鄒，拜
人焉，祖德猶未替也。內心契于翰博，公承觀，茲其
次君以銘，由之詞，請辭。不妻其，敢辭。按公承觀，茲其
繼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公以長子，承襲應繼，不承襲父職。公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子弘治二年
修祀事，真無忝厥職者。生而孝友，側俛有氣節，不
屑屑家事，事無不心。經濟，公慨然曰：丈夫得志，則為
形于色。時值流寇猖獗，公慨然曰：丈夫得志，則為

公嘉念不量等遺骸于故土移葬祖塋俾幽魂得
對于泉下此皆公之天性純孝大節卓卓可紀者
誠至公之履負顯而不驕之廣榮寵而不矜待族人
以誠接姻戚以敬又皆公之懿行足為世表者也
以一大德若此故諸子濟濟孫繩繩皆錫立鸞停
為一特報公者獨厚焉因書其概納諸幽宮公生
前所以崇報公者獨厚焉因書其概納諸幽宮公生
十四年九月二十五年正月月初七日巳時卒于
教授承德郎元配董太君贈安人繼配孔太君封
安人曲阜侯選縣令孔公尚誥女于八人長尚桂
襲授世職女六人孫男十六人孫女十人曾孫十
一人曾孫女十一人孫男十六人孫女十人曾孫十
卜千十月十七日合葬馬鞍山重安人之先既誌
而復為之銘曰危釋協靈誠誠名胃髮年服職天
聖人昌後蘭芬桂香以秘帙坤德溫柔穆姜是區
附乃佳城鬼莫其美

附 亞聖六十代孫肇昌府通判增峯孟公墓誌銘

增峯先生者亞聖六十代孫也先生生而穎絕
少長治經術攻苦刻苦刻厲聲即鵲起里中人請處士
祭先生才女許授室是為鵲人及任內佐先
生孝養先生乃得一意修業益精試輒高等補
博士弟子員得陳食居恒聚徒詣業益精試輒高等補
少年遇文上謂青雲可仕致乃無何博通一秋于中
起家授文學掌故於河間先生下博無何博通一秋于中
又無何增一秩于河間先生下博無何博通一秋于中
自嚴至而命耳提于河間先生下博無何博通一秋于中
生最理先生由經術起一且持三尺法家言舉疑
中司理先生由經術起一且持三尺法家言舉疑
非所習乃輒循理無害愛書梓至能不移時訊次
於是所部悉就之聽直諸旁郡邑悉就之質成又
為一時名司理就之聽直諸旁郡邑悉就之質成又
為又富不次而竟以別駕遷入秦武始金城之資
為西秦險隘房素餘蹟不苦兵力而苦轉餉以故

當事者轉倚重先生知先生才足辨此耳卒之飛
何可勝道乃知此其功不殆有在味乎藏史之向用其助業
而隨處幾自適聽諸子孫讀父書以爲樂且謝政
年而先生亦老矣計先生之在儒林下十餘年與鄉人處
無不長貴腹成得計先生之在儒林下十餘年與鄉人處
思德更民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紛更之吏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選謝之吏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先生之長吏亦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先生之長吏亦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兼之矣先生之長吏亦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人主之矣先生之長吏亦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國而僅位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慨不知自位不稱不便者二里中下人下油之風或邑有
既賢則先生又學之德于士多淪落先生名承終不以
卿增峯其別號云生于正德七年八月初六日卒
于萬曆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七歲
人生于正德四年十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七歲
八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七歲
婚嫁俱里中名不具述其孫聞紅為諸生有
名與余宗有泰晉不具述其孫聞紅為諸生有
之質行長者乃今與余宗有泰晉不具述其孫聞紅為諸生有
筆而為之銘曰今與余宗有泰晉不具述其孫聞紅為諸生有
以爲斯銘之銘曰今與余宗有泰晉不具述其孫聞紅為諸生有
古厥有孟光之銘曰今與余宗有泰晉不具述其孫聞紅為諸生有
之陽濟水之銘曰今與余宗有泰晉不具述其孫聞紅為諸生有
亞聖六十三代孫山西平陽府絳州清軍同知王
珂孟公墓誌銘 曲阜孔尚先撰 翰林院檢討
余親學三晉驛車絳州郊關之外見豐碑轟然臨
於岐路手披蒼蒼觀其姓氏則吾鄉鄒邑孟公玉
珂之遺愛也公官止州佐惠政在民其去官迄今
十有五年矣絳州人歌思不盡余固已欲其流風
會其遺孤尚絳州人歌思不盡余固已欲其流風
告余與孟氏世講也久世姻也是當為之銘因忍



叙梗概而併說之曰公姓孟氏諱貞孫字曰玉珂
 鄉邑弟亞聖人孟夫子六十三代裔孫也祖弘秀父
 名受知于第學人愚居仲世居補考授士弟子員履試
 場屋第不第期初不入太學期滿考授二牧以飲少
 為人豪爽次無期地初不作什官想潛修閉戶以不
 為然曰天中東地初不作什官想潛修閉戶以不
 吾將能死諸家遂此身得非有弟皆用耶既未仕于
 子內生得死諸家遂此身得非有弟皆用耶既未仕于
 上命重修周公孟子廟遣祭立碑公偕邑佐林
 君督功倡率鳩工庀材期年而竣蓋廟毀於紅巾
 之亂公垂六十餘年也始煥然一新南北過者有所
 瞻拜公之幸魯推恩凡四氏陪祭人員得越次授職
 公授終州司馬年已逾艾捧檄色喜曰官無崇卑
 是亦足展吾抱負况受
 皇恩格外可不思所以報効哉抵任米粟自矢却
 絕苞苴直事簡署間澄心思治清軍兼營行稅舊有
 胥包催侵耗之弊小民患之公則禁革包催令赴
 官自納正額之外毫末不取美商民立碑誦德至今
 收稅者永以為法時終民以其勢張甚州守汪君計無
 所出公單騎直詣賊巢諭其勢張甚州守汪君計無
 積力耕可辦爾少忍苦身家固可活也若為盜則
 吾片紙上聞大兵立至爾曹家固可活也若為盜則
 爾其思之賊眾皆感泣拜散為良民盜禍在今日
 亂不興注君迎勞於郊自以應變之才為不如也
 其明年上親征粵南機行山西轉輸糧草有司皆懼莫
 之敢任督撫廉知公能委公辦運公年周花甲鬚
 髮斑白慨然有澄清之志力任其役凌犯風雪跋
 涉邊塞如是數月大軍報捷公始息肩然自是盡
 瘁積勞疾始作矣遂請上官乞休士民嗟嗟若失
 估恃仰事時攀轅兩泣文士爭為詩歌以贈行至
 一載公疾革召諸子曰我初不望仕今歷官三載
 君恩特賜愧無報稱惟永鏡自矢冀無餘貲人孰

無不吾死屬下猶之死于王事也復何恨哉
 宜體此意言不及私悲感事年六十四歲元配安
 人劉氏早卒有子孔氏又卒皆先公卒今繼安人高氏
 三子尚岐尚文尚德尚德亦先公卒今繼安人高氏
 新行年三月初七日與女五人孫六人今繼安人高氏
 施會能早片言而散遇則育官財成今未竟力疾轉
 輪而赴千里之遙耶是惟亞聖百世之益斯

缺页

校記

①授：當作「援」。

[illegible]

三遷志卷十一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登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銳

衍岳

編次

興鐸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凝泰考

題詠

頌德惟贊言志則詩撫編寄感觀貌與思作非

無益情見乎辭爰蒐爰輯尚俟來茲述題詠第

十九

御製贊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講討楊

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大清康熙二十八年御製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與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

聞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

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贊

明廣信桂孟

鄒有亞聖緒承文宣蒙教三徙著書七篇列國兵

爭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私淑養氣

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源黜彼霸功正此王轍道

著三皇義凜冰雪若蝕載明猶水之晶砥柱特疑

鉅鏞孤鳴胚臙東嶧凌厲西華惟賢斯卓在聖斯

亞形逝神存昭茲九闡爰瞻爰仰千古同歸

安陽集

昔周公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惟利之喜諸子

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杞其誰闢之獨

我孟氏堯舜吾吭仁我吾齒爰楊剪墨路平如砥

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醇醪醉

者孟子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

之比嗚呼道就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廬陵陳鳳梧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

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平定白鎰

巍巍乎其廟貌之峻巖巖乎其氣象之尊壘壘乎



儒藏

仁義七篇之論卓卓乎統承三聖之門噫斯人也先儒謂功不在禹下愚以為萬世永賴老天地而常存也歟

鄒縣郊幼學

孟廟落成

尼嚳之陰坤靈孕秀爰毓亞聖光前絕後亞聖為誰粵惟孟氏道統傳心上接洙泗楊墨塞途大道榛蕪儀衍縱橫聖教不行不有哲人生民聾盲鄒實有廟祀享惟豐祀享之豐崇德報功巍巍棨戟燬于兵火曰薦曰祀禮弗敢惰繫彼孝孫孝孫思諒廟貌維新遐邇瞻仰牲幣載陳豆簋簠聖道昭明天地終始

李恪

發祥於嚳克生於鄒氣象巖巖砥柱波流慈訓教豫私淑學優辭開楊墨說蓮王侯絕麟而後亞聖其尤功高萬古惟禹可伴

孝感程光珠

按察使司

道德仁義學宗東魯閉聖闢邪功伴神禹

銘

鄒縣郊幼學

有序

鄒國公廟承聖門者知縣崑山王璧所作也廟從在宋元平燬于兵火國朝崇尚明教前令桂孟既修廟洪武十一年十月立是門而規制始稱之其辭曰承聖之門將將翼翼由義之路居仁之宅於惟鄒公功配神禹繼周紹孔為世作矩知言養氣仁義性善尊王黜霸予豈好辯盛德孔彰廟食斯堂學徒誦誦絃歌洋洋出入是門希賢希聖是則是倣夙夕虔敬繼今葺之勿崩勿塞凡百君子有考斯編

詩

四言

東海徐有貞

有貞祇奉帝制。治水於東。有茲二載。修補之功。亦既告成。乃備山導。泉周行泰。岱。魯。述。由。曲阜。至。鄒。博。祇。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廟。時。孟。氏。主。祀。翰。博。希。文。而。山。東。潘。恭。陳。雲。鵬。定。同。謁。焉。瞻。拜。之。際。最。嚴。氣。象。儼。如。生。視。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

巍巍泰岱。厥有孔聖。巖巖嶧山。實生鄒孟。維孟繼孔。爲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申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于洪流。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一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霸。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生後千禩。學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大君之命。豈敢怠遑。先師之訓。期敢或忘。河決既治。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觀來遊。爰暨潘恭。亦有雲孫。敬將蘋菜。蘋藻芬芳。浩然之氣。凜然如在。尚畀予明。儻心千載。

吳郡尤存

三聖不作。世遠言湮。衆泄泄兮。上距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兮。楊墨塞路。惑衆誣民。亂罔治兮。儀衛

運合邪說紛紜。人欲肆兮。馳接騁僞。孰猶執蕪。國殄瘁兮。有開必先。山川出雲。時之至今。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兮。泰山巖巖。配禹超荀。功業繼今。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堯繼舜。道傳其身。賴不墜兮。黃王賤霸。拔本塞源。拯極弊兮。性善徵旨。養氣知言。理昭晰兮。萬世作則。淑我後昆。開盲瞶兮。聖賢既歿。名教實存。宇宙利兮。鳧繹奕奕。洙泗沄沄。秀所萃兮。墓木叢翳。千古夕曛。儼清闕兮。春秋歲事。有孝諸孫。信不置兮。牲牲既潔。或炙或燔。神既嗜兮。清醑既載。饗豆孔陳。禮乃備兮。鐘磬琴瑟。無相奪倫。樂斯肄兮。於穆厥靈。來格明禋。保我嗣兮。



五言古

崑山顧孟圭

羣邪驚辟利。夫子振微言。論功卑霸圖。述性究真源。過欲心乃存。服義氣斯全。孤身時喬嶽。一喙防顏川。我行古邾國。宅里表三遷。牛羊下秋坂。因懷山水篇。

晉人王雲鳳

朝行渡泗水。路出大賢鄉。大賢不可見。幽廟古栢蒼。回首見泰山。彷彿神昭彰。桂花落千載。餘草亦有芳。卓哉閩洛子。導塞流乃長。哀哉此誰氏。失路而傍徨。

陳 鎬

我行鄒滕路。三見嶧山春。引首望喬木。巖巖如有神。安能起千載。暫款聆斯人。幸哉接餘裔。允矣騰清塵。淹留過別館。風吹紫荊新。師門有遺訓。使我涕沾巾。

朱 鍾

惟昔仲尼歿。世道日已偷。楊墨乃塞路。四海方橫流。儀秦肆奸欺。張辯干諸侯。朝從復暮橫。流毒遍九州。姦變妾婦態。媚誕弗自羞。不有聖賢作。斯世

誰爲謀。惟公繼道統。獨任蒼生憂。異端既云闢。放心知所求。巖巖泰山衆。凜凜冰霜秋。歷聘過齊梁。正議不見收。王政與經界。定知公大猷。知言復養氣。足見公所修。狂瀾回砥柱。絕學師孔周。生令戰國間。治與義軒侔。我來司考牧。東土及魯鄒。於焉拜公像。蘋藻思旅酬。式瞻儼如在。正氣充宸旒。

永嘉葉 聰

行行出城南。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枕城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萱草綠。悠悠思孟子。母德溫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爲阿母慈。戚戚恩意篤。偏愛不知勞。乳食生鴆毒。所以古敬姜。荒淫戒文獻。歎乎亦何爲。終成敬姜哭。何如斷機娘。慙慙發良勗。遺子命世才。高攀孔顏躅。異教歸掃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舉頭遙相矚。登堂三嘆餘。狂歌寫心曲。

汝南胡 楨

古鄒嶧降神。先孟鍾靈盛。早領訓三遷。卒能成亞聖。七篇著述醇。百代知崇正。繼往復開來。素王功與並。

青霞沈 鍊



孟軻本吾師、輔世游齊梁。談辭罪玉屑、曠蕩仁義場。一言已有餘、千言猶未火。借問此何為、楊墨充四方。邪說塞皇猷、誠行成梯航。禽獸食人肉、世道所以喪。君子心不忍、齒舌疏否臧。為道立赤幟、昭灼日月光。是非以析然、邪偽安所藏。多言鬼所嫉、無言安能詳。錄在嘉靖中、忠直冠一時、此乃其詠懷之一也。以辭皆推尊孟子、故承焉。

漢陽戴金

孔鐸傷沉響、斯文晦復章。粹淑先鍾母、英資始發祥。四端啓心鑰、吾徒正氣揚。麟經續絕筆、七篇立巨防。片言百世師、吃緊處更詳。每於清夜時、恭神夫子旁。果然百感寂、主翁時歛藏。善念自茲充、如穀之有房。繼之以集義、勿助與勿忘。循循日復日、卽此是梯航。當時豈無遇、功業劣齊梁。漢宋迄今時、諸儒宗派長。沂流接洙水、提挈先有綱。尊崇與善學、華萼翼孔堂。功不在禹下、列宿同耿光。

柳陽李 張

亞聖堪與秀、規模邁等倫。高軒環郡國、傾蓋著絲綸。仁義驅千古、知行妙兩輪。儀秦時結驪、唇吻博重茵。正學憑與衛、虛車失老荀。百王憐迹熄、一理認途真。洙泗遺轍、山溪驟莽榛。指南非獨步、承

禹竟誰人。說過禽羞獲、遷居道已聞。七篇垂德範、末路仰香塵。折輻生前厄、騰光殂落神。載輪身世遠、輪奐寢堂新。想像銜頻倚、鳴鸞式有轡。執轡嗟罔及、滯軌濟無垠。

海寧徐 炳

炎炎夏日長、驅車古鄒邑。祇謁亞聖祠、肅心兢惕惕。殿閣聳巍巍、草樹生顏色。卓哉大丈夫、萬仞何壁立。浩然天地間、俯仰氣充塞。勸業小桓文、邪說距楊墨。壻間富貴兒、妾婦縱橫客。臺臺稱三王、諄諄談四德。夢想追唐虞、淵源紹精一。聞道躋孔門、論功侔禹蹟。七篇千萬言、昭揭如星日。緬維岳降神、攀龍附鳳翼。五色乘雲車、行行止於嶧。誕生豈偶然、上天實所錫。勿孤舍市廛、聞見移俗習。嬉戲從賈術、母心長惻惻。三遷依學宮、一刀斷機杼。紫養端聖功、拒趨訓彌救。遂沂洙泗流、私淑探遺澤。勿助仍勿怠、深造期自得。玉振憂金聲、升堂優入室。四十不動心、齊梁環轅迹。信知命世才、昌期逢五百。世無明王興、誰爲伊與稷。吾道既終窮、歸與動著述。繼往開來學、後聖良不惑。吁嗟阿母賢、柔嘉世維則。養子爲亞聖、令名曠與匹。姪姪相後先、

美嫌同一脉。褒封崇廟貌。萬古同血食。

河北李化龍

口遊孔氏林。今登孟氏堂。朱扉臨廣路。檜栢參天長。再拜瞻遺容。嚴嚴氣軒昂。念昔戰國初。多岐嘆亡羊。儀秦恣捭闔。楊墨數網常。聖途一以蕪。誰障百川狂。夫子起衰周。披雲覩天光。一馳仁義談。舉世噤蜩螳。生令歸功者。比之堙懷襄。緊茲有本源。言利謹其防。直養乃無害。有欲自無剛。念爾青衿子。日夕望宮牆。堯舜豈云遠。城南大道旁。勉之在及時。申言著斯章。時督學山東。謁廟示諸生。

潁川連一標

嶧陽孕地靈。遠望孤桐翠。初魯曾觀風。暑月乘驄至。廟貌何崔巍。碑文星緯萃。樹有漢唐植。案遺晉魏器。升堂虔薦藻。申此景行志。緬惟戰國時。舉世崇功利。藉張尚捭闔。揚揚稱得意。天生我夫子。獨立斯文幟。抗禮諸侯庭。開蒙說仁義。堯舜期其君。孔顏寤夢寐。養氣與知言。能扶千古秘。慙余寡昧賁。泰山時仰企。七篇佩耆年。皓首無敢易。丈夫在所為。巍巍何足視。通塞範馳驅。詭遇恥為累。願學遵遺矩。源流宗洙泗。

青陽王一橫

獲麟止東周。有字符西國。大道黯長夜。豈辨儒與墨。依稀顏母山。孟母居其側。子與幼亦孔。組豆戲何飭。源泉發洙泗。千秋飲其德。擁楹昔有嘆。五鼎方廟食。在禮母從子。徵詩闕有恤。欽風庶夙夜。矧余蒞茲職。自知非製錦。遠愧機中織。處世或圓鑿。幸勉縱橫逼。謁謁宮牆深。翼翼松栢直。見知豈無有。丹青古維則。

新安畢想康

岱宗紆修謁。洙泗揚層瀾。清和雖云絕。夷惠非所安。剛大塞天地。善養吾浩然。結駟魯宋郊。抗軌梁齊間。功名卑管晏。終乖末俗遷。傳宗宣尼後。尚友貴虞前。幾希平旦氣。提醒夢覺關。誠淫息二氏。妙願照羣篇。茲文尊殊代。嘉藻薦歲年。灌林鬱庭階。覆殿煥朱丹。庭風傳清響。鳴日映中天。拜瞻動仰止。援翰咏藉蘭。

山陰劉 塢

母聖成賢子。子賢成聖母。道器卽天授。亦藉人工補。勇志勤三遷。芳名則萬古。傷哉遺石像。長路懸靡估。拜罷西風慘。淚濕山之塢。爰思吾母心。良工

亦獨苦。殷勤道姓名。門牆幸勿吐。敢負此生身。修途當自努。

郊人許國康

昔我望宮牆。一片松杉黑。入門一長跽。圓視心惻惻。丹青被垢塗。棟宇銷其刻。綠垣通周道。瓦墜不敢即。悲來獨屏營。浩歎夫子側。模題已如此。奚取方丈食。嗟彼讀書者。縮綸賢者域。豈無泥沙用。而於聖賢膏。卓哉孔道輔。此日焉再得。重遊逾幾時。頓覺不相識。廟貌鬱光彩。晃蕩生顏色。豁然快我心。俯仰情難極。鴻功不日成。孰謂易爲力。有嘉君子人。經營定孔亟。若無賢聖思。誰督而誰偈。我欲識其人。都歸令尹德。令尹復爲誰。胡氏世文墨。邑里自何方。遙指西南國。明嘉令胡公繼先重新廟貌賦此以志

橋手屠中孚

嶧岫何嶙峋。拔地雲根起。蓬勃無所歸。結爲孟夫子。善養便浩然。瀾漫古天地。往時三皇前後孕。莫底止。意自戰國時。包含直到此。卽看眼中人。特以爲生死。亦惟慎所養。要在堅踵趾。

上虞陳洙

鄒國生喬木。與人制絕倫。方員臻法象。繩墨起經綸。

一貫承環轍。三遷悟斲輪。謀王如暢轂。載道似文茵。負乘羞楊墨。爭馳劣慎荀。善端知馭遠。義利見由真。適魏轅從北。之齊駕入秦。輕軒既有礙。推挽已無人。願學追先軌。息邪式後聞。王公焉並駕。妾婦自奔塵。重較安於命。輕車轉若神。窮梁天地匠。步驟古今新。參攸忻羅武。顏魯幸有鄰。臨軒一瞻拜。凭几思無垠。

汝南梁州彥

巖巖振宗風。芳猷寓簡冊。夙存仰止心。道里苦修隔。一行驅吏鞅。遂作鄒魯客。肅帶叩堂皇。靈爽若相迫。英氣振楸梧。浩然不可逆。因思儀衍流。何處可容跡。雖有楊墨徒。見覲不須關。畢陲俯仰間。犁然我心割。摩娑漢唐碑。彷彿絃誦壁。朽質慚小僂。鞭弭待驅策。罔極恩可懷。寧不泐金石。平日與幾希。奉此爲真脉。

朱承命

夫子生衰世。大道幾淪喪。縱橫章臺下。曠士日擾攘。魏齊未得志。鄒滕空倉皇。巖巖泰山象。關里分餘光。危微七篇著。日月行天章。古殿鬱崔嵬。萬世永蒸嘗。豈曰崇廟貌。幾希不可忘。七雄今安在。松



檜茲蒼蒼。

宛陵施閏章

磊磊嶧山巔。終古棲靈異。巖巖一人起。方寸塞天地。獨立交羣言。諸儒折狂喙。俎豆同孔顏。宮牆接洙泗。靈旗儼翱翔。古木入雲際。母氏斷機堂。有像若長跪。徬徨復下拜。愴然墮我淚。洒掃何寂寥。門庭已荒穢。誰爲企前修。吾黨有餘媿。

山陰金一鳳 兗州寄二首

戰國尚攻伐。道學幾淪亡。嶧山挺豪傑。黜霸而尊王。春秋絕筆繼。願學得大綱。轍環功利國。仁義瘞膏肓。無如病聾瞽。吁嗟空倉皇。中諦伊祁劍。夢覺虞世彰。表言爲立極。橫議自閑防。兼愛無所達。正道曠康莊。七篇帝王師。俎豆孔子堂。卜鄰三遷地。廟貌復煌煌。松栢千年秀。蒼茫古檜芳。一勝尼山接。萬載永蒸嘗。恭謁孟廟

神禹平水土。天下得安居。夫子闢楊墨。大道昭太虛。唐賢昌黎伯。特表爲並驅。禹陵隧會稽。巍然空石墟。孟林四基封。穹碑大特書。道統迢遙接。憲言啟後儒。骨朽名不朽。瞻拜仰何如。恭謁孟林

卞里仲編錦

我來四基山。中天懸白日。仰瞻亞聖墳。光輝發華律。深林不見人。野鳥聲啾唧。似聞仁義語。排楊與距墨。正氣凌今古。浩然天地塞。北拱泰岱雲。南望鬼山碧。晴窗列畫屏。陰森樹巖密。地勢倍蜿蜒。景象如絡繹。洙泗接真傳。功高大禹績。鍾靈裕後昆。萬載樂盤石。斯人久不作。吾道將淪息。拂碑起長吟。千古歎窈窕。恭謁孟林

七言古

東浙孫應奎

仲尼不作生夫子。統承先聖憂盲否。發明仁義擴
齊梁。開陳王道見經紀。于時未嘗漫塞途。杞柳獨
狂復湍水。力排峻決窮其歸。揭言性善明宗旨。孩
提愛敬本知能。知能天有仁義已。充此浩氣塞天
地。達此明良追喜起。發端用力在蓬蘽。不爲不欲
心焉耳。吾道自此行江河。訖淫邪遁斯風靡。大功
信不在禹下。乾坤位列有雙峙。如何易簡復榛蕪。
後生誦說徒孔氏。詞章技術齊墻間。昏夜哀憐同
夢死。我生千載幸有依。良知聖學如掌指。却驚請
事三十年。猶疑江漢無涯涘。心生忽情助與忘。未
由動靜歸於指。隙駒恨莫不魯戈。志尹空懷匹
耻。問俗驅車關里來。肅瞻遺像容芳軌。徘徊松
百年心。天籟悠悠如命已。草丑猶能記七篇。斯文
後此當誰似。

山陰張元冲

弱齡捧遺編。孩提感懿迪。中歲稟師承。良知啓昭
晰。俾哉仁義配禹功。排決同流猶已溺。嗚云好辯
託空言。試跡隆汙探往曆。尋自春秋道術岐。雄爭

戰國咸畸危。人知坑掃窮秦烈。沂流橫議久淫談。
嗟哉人心是是非非有恒異。天綱地軸賴以維。有
不忍有不爲。萬善何充彌。彼紛支離騁胸臆。
功利糠粃沐四極。更遑區區流眩紫朱。卽有拔毛摩
頂相纏墨。執中折滑說彌近。杞柳湍流轉沉匿。千
聖萬徑總由邪。生心害政皇途塞。民生塗炭典籍
灰。天地狂瀾至秦極。嘗觀禹貢導水肇兗州。龍門
砥柱俱順流。衆潰朝宗歸瀚壑。地平天成萬世休。
不然隄防壅注殫功力。恰與汎逆增墊游。嗟乎五
行三才惟此性。率性兢兢自往聖。天德王道統幾
微。古今否泰緣斯柄。必有事焉戒助忘。行所無事
廻定命。三聖相承統緒存。畏天恐人宜諄諄。我生
趨向幸有門。擴充集義愧未敦。征途肅拜儼有慕。
嶧山迢迢水源源。

臨川帥機

晨發滕陽遵見釋。緣余馬公謁孟祠。孟祠奕奕臨
周道。井幹瓊宮何陸離。春光淡蕩照靈宇。香烟縹
緲駐遊絲。層軒三階紫紆入。槽柏交柯鳴鸛鵒。古
來萬乘名磨滅。夫子聲稱千古垂。光施令母同昭
揭。賜爵上公配先師。昔何陋整今崇信。理義同然



其我歎。紛紛遊子共瞻式。巖巖山立觀英姿。夫子精神今安在。遨遊泰嶽乘雲霓。吁嗟東魯區區國。何爲聖賢萃于茲。我欲結廬種龜陰。松楸繫念世緣羈。東望闕里不遑謁。頓步躊躇有所思。

晉陵沈應奎

七雄世局幾更變。周孔精神垂一線。談家門戶正高張。倒峽懸河舌爲戰。嶧山鍾靈孟夫子。獨封宮牆親如面。原本仁義萬仞壁。浮陰蕩盡朝暉昇。齊梁邪識是聖儒。伊周事業歸虛電。區區滕文畫井地。鼎鑊聊成田家饌。惟公之後名世邈。先師當年車轍倦。鄒魯文明麗日星。嶧峯泰岱千秋奠。微乎微乎七篇指。長夜喚醒人性善。

卞永式

防山之陽嶧山陰。亞聖廟貌蔚蕭森。秉圭南面冠且簪。泰岱巍巍勢千尋。私淑至聖傳道心。浩然之氣橫古今。直距楊墨攻訖淫。亢哉齊梁盡湮沉。我本肅謁懷古深。摩挲遺碣苦薜侵。豐碑旣植崩榛臨。堂構軒豁何胸襟。千載一時神其歆。何以誌之長歌吟。

五言律

豫章費 宋

數仞宮牆地。三遷俎豆風。弘才真亞聖。上爵稱元公。門對千山雪。壇深百尺松。瓣香斜日外。企敬白兒童。

莆陽鄭 芸

傳心宗孔聖。得統列顏曾。衛道功齊禹。經田法在滕。古松摩漢斗。世澤衍雲仍。太岳儼遺像。廟堂幸陟登。

永豐郭汝霖

我思鄒孟子。學問何淵淵。風受三遷教。直承一貫傳。距淫常憂憂。憂世每拳拳。炎日瞻祠下。風霜仍凜然。

魯藩樂陵裕穆王

夾路槐陰老。崑崙氣象深。遊梁思正朔。入廟想遺音。喬木高千仞。宮牆出十尋。斯人傾蓋遇。披豁散幽襟。王謁孟廟遇情
士野亭感賦。

瑞陽熊 相

古邑溪湖下。嶧峰如筆奇。神靈生亞聖。道統繼宣尼。慈母三遷教。斯文百世師。家聲振聖裔。餘澤尚

無涯。

永嘉張純

正氣關乾坤、挽回吾道存。藐視六卿貴、獨當萬乘尊。禽蟲喧白晝、風雨自黃昏。瞻拜巖巖下、齊心奉格言。

稽山毛一言

總學承先聖、遺言啓後生。桓文元異道、鄒魯却齊名。萬世開新廟、層巒壯古城。巖巖瞻氣象、敬仰有餘情。

北地李楨

儼象千年後、依然只此心。嶧山堪極目、泗水可長吟。神禹功非古、仲尼道自今。雄哉韓氏子、數語重儒林。

涇陽許守恩

維挽人心正、獨閑聖道多。宣尼真可亞、神禹未能過。功名卑管晏、仁義沛江河。戰國若無子、今日更如何。

廣陵戴思恭

列國兵爭日、羣言惑亂時。不生鄒亞聖、誰繼魯宣尼。後世得聞道、當年賴見知。維桑瞻廟貌、轉切嚴

嚴思

錦川章綬

母教三遷後、道歸亞聖公。正心闢異說、遺性醒羣蒙。功可禹王匹、學非諸子同。泰山氣象在、萬古仰遺風。

華亭董其昌

愛此血祠樹、森然見典刑。沃枝沐水潤、含氣嶧山靈。閱上唐秦猶、參天結魯青。方知樗散壽、只入列仙經。

李遜

古柏林祠宇、拳躋却步難。泰山惟視魯、滄海自觀瀾。斷絃經還續、坑書灰未寒。蒸嘗千萬禩、仁義總居安。

石沙王瑛

落日柳城路、倉忙一拜濡。風塵嗟俗吏、仁義仰真儒。野色連秋樹、山光照晚更。巖巖千載家、猶自肅松樞。

西蜀胡世安

千古全忠孝、微斯誰與歸。天心延魯鐸、聖母啓邠機。一像存廬墓、七篇耿德徽。羣生性不死、自是快



瞻依。

羅岐

間氣鍾東嶽、雄才此地生。真堪宣聖亞、不愧大賢名。昔積碑還古、人亡道自行。春秋隆廟祀、萬古懷人情。

仁和張琨

亞聖今何在、難忘私淑情。青蘋登俎豆、翠栢覆簷櫺。落日采恩靜、空階鳥雀鳴。城南瞻廟貌、世代衍馨香。

靈山畢公祠

泰岳巖巖度、魏魏古殿中。迴瀾配禹德、封爵埒元公。道自尼山接、源從泗水通。至今二千載、浩氣塞蒼穹。

山陰金顯仁

抑霸尊王道、巍巍浩氣長。生當名世者、居近聖人鄉。理學昭天壤、春秋合禘嘗。源深流自遠、奕葉繼冠裳。

七言律

廣陵茅大方

那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

河東薛瑄有序

往年瑄奉勅提調山東學校、因得連詞、鄒國亞聖公祠。近日復奉命南京、大理道經鄒縣、謹書律詩一首于祠壁。

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栢帶蒼烟。遠同闕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世傳。獨引唐虞談性善、力排楊墨絕狂言。功成不讓堙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廣信桂孟

七篇述作啟羣蒙、亞聖名高萬代雄。楊墨已歸王道正、齊梁未悟霸圖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枕荒郊古木風。藻薦一杯澆斷礎、擬將微力效前功。廟額毀、桂公有修復之志。

姑蘇吳能有序

予嘗讀亞聖書、今茲往得至里而孟氏林廟皆在其境。朔望釋菜、展祀于祠下、顧瞻聖賢之容、豈非幸哉。然鄒之民往往被其德化、淳厚少訟、又復見亞聖五十四代嫡孫思諒、儼然有昔賢之風。蓋代不乏人、能世其家者也。予始至自京師、未舍館先謁廟、具一獻之禮、恐日久民忘、謹

為詩以記
歲月云爾。

數祠倚近白雲邊。林木蒼蒼尚巋然。金石勲封知
道貴。冕旒遺像見神全。暮烟處處迷書屋。秋穀離
離滿墓田。今日丹青重繪畫。邑人猶說子孫賢。

樂安楊貢

喬木參天繞古祠。曉從階下拜先師。泰山北斗瞻
依處。烈日秋霜辨論時。仁義七篇蒙啓迪。綱常萬
世賴扶持。乘驄有幸來鄒邑。遠想儀形不忍離。

三衢徐毅

素王既歿已多年。繼統當時屬大賢。仁義功勲垂
七國。詩書世澤賴三遷。斯文不墜泉歸歟。聖道重
明日麗天。廟食而今千古祀。綿綿瓜瓞見曾玄。
廟中食事過
孟廟偶成

建安黃仲芳

邾城南面嶧山岑。亞聖遺祠振古今。王道時陳功
濟世。機絲初斷母勞心。雲飛畫棟開金碧。樹繞門
牆帶夕陰。冠冕堂堂嚴祀典。清風百世播徽音。

鈞陽馬文升

天生亞聖末周時。祇為人。心久陷之。道統千年茲
繼續。綱常萬古賴扶持。內仁外義言何切。關墨排

楊論更奇。兩度經過拜祠下。仰瞻儀像慰遐思。

鉅鹿耿裕二首

風采當時儼泰山。至今凜凜邈難攀。高名騰溢堪
輿外。浩氣冲凌斗漢間。千古論功同禹稷。萬方配
享次曾顏。遺經諄切明仁義。聖道昭昭總賴閑。
地隣闕里水宗沂。秀毓真儒萬古輝。集義早承三
聖統。闢邪深距二家非。侵雲祠宇人爭仰。避日松
楸鳥退飛。功烈尤宜神禹並。昌黎篤論莫能違。

新安程敏政

景泰丙子春正七日。隨家君之官西蜀。時甫十
一歲。平日嘗聆父師推講亞聖開來繼往之功。
今經謁祠下。拜瞻遺像。不勝起
敬。遂漫成一律。用展緬懷之私。

緬想儀容慕倍深。巖巖氣象重南金。養成慈母三
遷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擴充開閉塞。波瀾頓
挽起湮沉。謾追往日雄辭辯。盛大流行法古今。

吳郡顧潛

七篇高論述先王。千古推尊道愈光。祠宇一新逢
聖代。輶車三宿重公鄉。雲仍不斷衣冠澤。鳬繹猶
含草木香。幸自髫年激芳潤。載瞻儀像莫枚漿。

泰和羅璟

天子精神對越前。平生景仰在真傳。功承三聖言



皆正義勸諸君事有權。大道已無榛棘塞。遺書終並日星懸。升階再拜懷千古。三復知言養氣篇。

闕里孔公瑣

挺生亞聖出人寰。氣象巖巖擬泰山。仁義高談吾道重。從衡不主霸圖閒。千年靈秀鍾鳬繹。百代衣冠亞孔顏。幸際新恩榮世爵。綸音飛下五雲間。

新安汪鉉

源源洙泗幾湮塞。一脈流長賴濬通。救世七篇仁義語。闢邪千載禹周功。文章燦爛星河遠。氣象森嚴泰嶽崇。瞻拜不勝懷古意。孫枝猶復有遺風。

東塘毛伯溫

過鄒祇謁孟夫子。浩氣堂堂儼若生。堯舜以來惟此道。孔顏之後獨成名。嶧山秀色凌層漢。泗水清流繞故城。湘上高風慚後學。雲松烟榻不勝情。

江陰張袞

萬古英賢孟夫子。浩然天地卽吾廬。聖言學者操存要。不上侯王戰伐書。廟貌風雲猶舊色。陰櫺相挺扶疎。七篇配禹功非小。三聖承傳道不虛。

滁上胡松

我行于役歲侵尋。覽勝遙看豐樹林。大石巖巖貪

下拜寒泉混。混儼如臨。游談偶類儀秦辯。拯轍直同禹稷心。俛仰遲迴重延佇。自傷食粟一長吟。

婺源汪舜民

異端擾擾杏壇空。天命先師啓衆蒙。仁義七篇承訓誨。廟庭一旦議儀容。知言不是髡秦辯。養氣原非黜舍雄。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誰功。

張蕙

絕學遺經賴有傳。功高神禹祀綿綿。百年封詔雲埋礎。千古文章日麗天。曲徑林幽啼野鳥。荒田蛙滿灌春泉。暴書臺下三遷地。共說師嚴母更賢。

吳江趙寬

輪奐巍巍逼太清。入門瞻禮愜平生。重崗雲霧凝寒碧。古木風霜帶晚晴。道統真傳開後學。斯文振仰皇明。徘徊欲釋新成奠。無奈星軺促遠行。

南陵陳効

斯文一綫賴誰存。夫子能開作聖門。手著七篇皆正論。自承三聖豈空言。堂堂廟貌光慈母。奕奕書香被遠孫。此日齋心祠下拜。也傳糟粕沐餘恩。

鄞人謝汝儀

橫行邪說梗長途。大厦全憑一木扶。吾道七篇昭

日月異端曲徑自榛蕪。千年教淑應無盡。三聖功同信不迂。莊誦遺編空仰止。舊聞今始快瞻趨。

吳廷翰

從遊不及三千列。名世還期五百年。齊國愛牛傷赤子。魯君回駕任蒼天。兩間浩氣風雲塞。萬古人心日月懸。瞻仰泰山增寤歎。遡洄沂水識真傳。

閩人鄭威

斯飛廟貌氣如存。此日相過得入門。萬仞抗時真壁立。七篇示我總昌論。風回馬首塵初淨。嶂出雲頭秀獨尊。不盡瞻依千載意。直從魯泗問根源。

三河劉相

哲人夢奠幾何年。會見仙源世澤延。一卷中庸承祖訓。七篇仁義賴師傳。鐸音嗣續家聲重。洙水浸淫道派綿。企仰高風祠下拜。遺容寂寞草凄然。

東阿于慎行

邾城舊里記三遷。廟貌弘開大道邊。行地江河疏聖派。談天夷衍閉言筌。洙流影借金鋪日。嶂嶂雲連畫棟烟。北望孔林元咫尺。千年海嶽有真傳。

錫山龔勉

先賢廟貌鄒城外。此日重經過聖門。北向岱宗瞻

氣象。南來洙泗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寰宇。百代衣冠重故園。老我無聞徒誦法。低徊庭下復何言。

閩漳戴燦

兩楹夢後道如綫。仁義高談著作年。命世七篇優聖域。鴻儒千載有真傳。淵狂不自能東下。路塞于今已廓然。浩氣獨存遺廟肅。泰山萬仞水涓涓。

黎陽王在晉

霸圖爭事說縱橫。絕學登壇獨主盟。七聖尚延洙泗脉。百年重振泰山傾。功名管晏資談笑。仁義齊梁勝甲兵。浩氣獨餘蒼柏在。日星燦燦六經明。

閩人董應舉

日射朱門帶雪光。蒼蒼庭樹儼成行。微言幸已窺千載。浩氣依然見一堂。山色遠從東岱至。洙流直瀉九河長。孰知萬古趨瞻地。辛苦三遷不可忘。

道窮麟泣岱無光。間氣猶鍾古嶧陽。二氏橫流悲獨切。諸侯傳食意何長。直將其性齊堯舜。不數功勲到霸王。我亦有心生異代。十年五度謁宮牆。

蜀人胡繼先

垂髫夢裏識先賢。此日分符非偶然。氣象森嚴渾是舊。宮牆歷落未如前。蔓蕪殘壁疑朝露。繞樹荒



階駐晚蟬。悲愴幾回恢復志。強圖營繕壯三遷。

魯藩頤坏

紛紛戰國憶當時。楊墨縱橫誰辨疑。不是七篇延聖緒。那能百世作王師。雲團老檜前朝幹。苔繡殘碑異代辭。拜罷巖巖山在戶。至今猶自想容儀。

曹縣王士龍

義訓常從泗岱留。疊青沿綠瑞光浮。地靈百載稱承後。人傑千年魯並鄒。我向七篇探道義。誰憐三宿夢伊周。穩知聖主修封祀。一體烹牛薦玉甌。

德化賴 垓

儼然遺像古城南。景慕先賢急駐驂。化雨長存蒼栢老。妖風偏苦白蓮憐。山深極目澄秋色。篆古拂摩對晚嵐。萬古薪傳廟貌在。堂楹興廢幾能堪。

平湖呂本南

巖巖遺像儼當時。門下千年有退之。道管人心終不滅。力排異說敢爭持。山靈遠護宮牆舊。夜氣清涵草樹奇。文緒茫茫誰復繼。後生仰止不勝思。

邑人潘 榛

古廟陰森栢檜繁。衣冠歲歲薦蘋蘩。人間留得真心學。天下何須嘆手援。三聖以來承正道。七篇之

後絕微言。漢唐亦自多英主。何事尊崇待宋元。

李石諫

毓聖鍾靈古嶧陽。三遷教啓見虞唐。千年絕學機絲續。歷代崇儒俎豆光。壁立東山瞻氣象。環流泗水繞宮牆。七篇治世非迂拙。今日尤先義利章。

東官盧瑛田

大道夙承三聖懼。世人原爲一身憂。昭昭山徑曾何塞。混混泉源本自流。不昧寸靈唯赤子。獨超羣聖有尼丘。誰人解向幾希覺。何事翻從十尺求。

洛陽荀廣龍

幾翻夢寐讀遺篇。得近宮牆信有緣。善決江河誰可禦。功卑管晏世無前。異端滅熄毛當燭。正道昭明口麗天。四載勞勞慚尸素。溪蘋難罄此衷虔。

泉南黃克纘

嶧山前峙勢凌雲。松檜陰森滿院芬。奔走自多千載士。遭逢莫問七雄君。身遊上國瞻依近。書到窮荒習誦聞。今古人心從此正。世間邪說枉紛紛。

栢鄉路一麟

五色雲車止嶧峯。天生夫子覺羣蒙。七篇宗旨承尼脉。二氏障瀾並禹功。象著泰山惟浩氣。論崇王

迺自高風。更從青史欽芳躅。聖母三遷譽未窮。

晉江黃汝良

廟貌巍巍古木蒼。巖巖泰岱見羹牆。唐虞一統開先聖。仁義七篇昭素王。可但分廷輕晉楚。難將歷聘悟齊梁。時逢有道崇儒日。伏謁欣聞俎豆芳。

三衢徐文溥

冠珮巖巖聳太行。百年廟祀嶧山陽。論功不在元主下。談性應爲闕里光。雲護宮牆春杳杳。露涵松檜曉蒼蒼。于今戰國風仍在。感慨祠前一瓣香。

慈谿顏鯨

自戴儒冠四十年。幾番仁義檢遺篇。若非念慮能精一。只與權謀爭後先。萬物反身皆我備。百王私淑見心傳。森森古檜瞻依地。得借分陰步亦前。

越東黃肅

停驂祠下謁先賢。遺像巖巖尚儼然。洙泗溯源承正脉。秦華登頂小羣巔。功同神禹七篇力。道繼宣尼十哲前。廟食直隨天地老。雲仍簪紱更綿綿。

建昌袁鎬

高義仁義鄙蘓張。力救人心距墨楊。拔本塞源昭烈日。尊王賤霸凜秋霜。九州禹蹟功何下。萬世宣

尼迺有光。泰阜巖巖瞻望表。白雲千仞樹蒼蒼。

遂寧張鵬翮

冢在中庸精舍邊。養成浩氣獨光前。崇王黜霸違時好。講義型仁紹聖傳。力闢異端歸正路。指陳性善契先天。七篇作就堪垂訓。羽翼尼山並萬年。

會稽婁一均

私淑爲徒聖道閑。齊梁廷說傲蒼顏。開邪志與淵參伍。名世才如伊呂間。口溯銀河回地軸。手披紫霧覺人寰。拜瞻遺像晴嵐映。祀典從來詔屢頒。

德清周翼

七雄淪替一人扶。廷折齊梁道不孤。百樹松風環廟宇。兩楹俎豆訪球圖。穹碑御製霞相映。震井天開水未枯。血食千秋隆祀典。袞衣端不愧與儒。

斷機堂

會稽章忱

紛紛功利說當年。立教何如孟母賢。卓犖有懷超萬古。辛勤無計却三遷。機絲在織緣誰斷。道學將湮自此傳。下馬登堂欽仰止。蕭蕭風木恨無邊。

孟子墓

會稽婁一均

四基山麓仰松楸。泉下聲靈萬木稠。學問勸功傾世主。言稱王道挽諸侯。烏飛雲亂人千古。地老天



歷土一丘。賴有七篇。紹聖統不因秦火斷風流。

七言絕句

臨川王安石

沈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澗。故有斯人慰寂寥。

海寧徐炳

檜栢烟雲拂漢蒼。崑崙瑞靄抱宮牆。巖巖遺像如親炙。浩氣爭同日月光。

德清許平遠

尊王賤霸匪驚聳。誠偽機關不可消。敢得人心千古在。勲名直與泰山高。

浩氣原從集義生。勿忘勿助見真精。假非道脉符先聖。安得空言覺後英。

但知性善爲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吳郡韓世能

母教三遷成大賢。機絲斷處聖功全。浩然充塞卑卿相。宇宙光華在七篇。

列國兵爭那有君。獨陳堯舜與湯文。當年反手成王業。未必明禪萬古芬。

海寧徐炳

鍾靈岱嶽接尼丘。一氣南來兩地浮。那魯相望剛
百里。問年都說自西周。詩孟林

當湖呂 濬

氣象巍巍萬古賢。掃除楊墨話當年。欲知剛大塞
天地。賤霸尊王著七篇。

渥水高翼化

廟貌不隨天地老。斯文萬古一宗門。水流山峙今
如昔。道德高深未易論。

孟母祠

贊

延平鄧原忠

古有胎教實護胎。初生焉而長學可緩欺。學也者
師古訓是式。日就月將。尤有令德。懿惟孟母。克教
厥子。始而三遷。慎厥攸止。賢哉子與孔孫。是師
訓惟謹。母言敢違。母也惟賢。斷機以喻。中途輟學。
曰猶此故。斷機難精。輟學易成。緝之鼎之底。于先
明人。誰無母。克教者稀。間或有焉。孰喻以機。父而
教子。且有未全。矧爲母者。教何能專。有母若孟。厥
子乃賢。有子若孟。母德者焉。知言養氣。亦克允蹈。
教明性學。治闡王道。人心斯正。楊墨斯闢。三聖是
承。允矣宏績。著書七篇。垂訓遠而。不有賢母。曷克
若茲。峩峩嶧山。鍾靈發祥。曰古邠國。苗裔其昌。斷
機有碑。曝書有臺。肯構肯堂。期爾後來。我矢厥詞。
銘于堅石。世爲母者是倣是則。

詩

廣信桂 孟

斷機堂畔。暴書臺古道。經今半草萊。試問碧梧霜
後月。麗霄鳴鳳幾時來。



儒藏

張意

千載傳聞孟母賢三遷遺蹟古城邊。觀風何幸一瞻拜。俎豆溪毛共磬泉。

西蜀甘茹

恤緯燈殘風雨多。斷機堂冷奈兒何。七篇織就天孫錦。羞殺蕤家六國梭。

海寧徐炳

教子辛勤斷織絲。古來慈母却嚴師。孔門不絕如綫緒。延續綿綿在此時。

河北李化龍

三遷辛苦傍書堂。始信慈親有義方。一斷機絲延聖緒。丈夫空自說剛腸。

婺源汪舜民

古今相去二千年。猶有佳城古道邊。若不三遷成子聖。封高馬鬣也徒然。題孟母墓

蜀人胡繼先

幾希道脉續唐虞。千古猶傳母氏劬。斷盡機絲成亞聖。子賢應少母全無。

斷機堂

鄭人許國康二首

孟氏文章萬古傳。七篇高比七襄懸。君家欲覓天

孫巧。試向辛勤機杼邊。

大釋當門孟母家。虛堂機杼自橫斜。嶽山疑是支機石。此日峯頭尚五華。

會稽莫一均

雞鳴肅肅詔庭前。勸育劬勞聖母全。戲阻重心機一斷。完成胎教里三遷。教詩說禮同嚴父。講仁型義兼大賢。闢闢從來因子貴。馨香千古幾人傳。

德清周翼

機絲一斷錦文開。亞聖經綸名世才。室卜三遷嬌俎豆。堂成千禩俯成隈。河流邦國星源遠。織仰天孫雲漢回。萬疊巒光聲教遠。恭書率訓尚遺臺。

仁和張珉

數椽古屋亞聖鄉。殘碑額曰斷機堂。機鳴軋軋杳何常。教兒千載垂絲緒。易哉陸緒尋茫茫。歲序如梭惟勿荒。橫陳杼軸剪秋霜。相期意矢毋相忘。無排異學立隄防。七篇炳炳傳琳瑯。組織千聖成文章。爛如天孫雲錦裳。繫惟母氏秉義方。孔顏之道熾而昌。庭垂古樹凝烟蒼。霽霄明月有餘光。門臨流水清且長。三遷世澤綿無疆。

聖賢書院

河北李化龍

四極精舍對南山、天下中庸在此間。一自微言傳聖道、至今誰復叩賢關。

鄒縣周邦仕

往嘉靖間、余讀書精舍中、凡十年。是時、堂構維新、與諸同學講習甚樂也。萬曆甲午、闢臺畔、傾瀝于堂西、新築池亭、清爽可玩、慨然有懷。

數椽精舍、對南城、傳是思與授受庭。清夜月明羣動寂、疑聞堂上講論聲。

十年臺北藏修日、諸子堂中切磋時。一自索居機漸斷、到今誰復理殘絲。

聖學從來無兩宗、七篇仁義一中庸。莫將見解矜虛悟、好向倫常盡實功。

臺東蕭艾芊芊茂、臺右芙蓉灼灼榮。却憶往年章令尹、只修精舍不修亭。

檇李徐應徵

鄭今朝公創修于思齊院落成、書賦五言二十六韻以紀之。

昔賢茲授受、後學仰宮牆。云何會式微、傾圯鞠草荒。惜哉唐漢間、湮沒為民壤。卓矣元司尹、恢復愈云良。吁嗟復黍離、兵燹釀滄桑。長風號古木、榛莽

超蜩螳。詎無司土者、而不任肯堂。物理終代謝、否

塞斯春陽。聖靈符夢孟、感召西南方。美人瞻視象、釋菜興徬徨。亞聖廟聿新、精舍仍茫茫。斯夕勞兢惕、諮度爰周詳。捐資凡衆材、子來不日襄。俄然成廣居、吾道千載光。景賢堂仰止、慎獨軒允臧。重門時洞開、宏麗敞軒昂。灑灑亭池靜、戛戛檜栢蒼。鴈魚契道機、鳬釋供清觴。多士便樂育、私淑懽修藏。誦讀與絃歌、雜沓聲洋洋。屬精銳往詰、唐虞可梯航。爰思賢侯心、卻顧慮且長。念茲舉廢典、道脉之存羊。天意佑斯文、德星來發祥。共瞻落成者、慎勿藐尋常。願言勸貞珉、億禩詠甘棠。

海鹽呂兆祥

聖孫思肖聖人翁、道大其如塞太空。忽下生平真手段、陶開天地說中庸。



暴書臺

西蜀甘 茹

鄭魯斯文此大觀暴書臺迴日三竿仲尼去後秋陽在無奈人心易十寒。

海寧徐 炳

兩楹莫莫泰山頽繼統還須命世才。嗚嗚秋陽千古在至今長照暴書臺。

郊人訥區康

臺畔爭傳孟氏居臺端曾暴七篇書也知五世秋陽烈不復如今見蠹魚。

構李徐應徵二首

暴書臺近斷機堂子聖母賢教義方暴得七篇仁義在中天麗日並爭光。

崢嶸山斷碣辨巖秦野燒經殘蹟已陳惟有此臺山下在洲陽千古共嶙峋。

永清李 崑

邪國城邊百尺臺碑傳孟氏暴書來莫言世遠無靈異時有文光燭上台。

德清周 翼

臣致齊梁後歸來只暴書道傳尼父統心接帝堦

初雲氣輝文藻天光映敞廡七篇從此出日色麗庭除。

會稽婁一均

臺空何處覓殘篇髣髴秋陽麗遠天道載瑤編經日貫卷開文藻闢霞鮮。祇排異學知功業力挽儒風卽事權。嗚嗚不殊精氣在書光遙映薜蘿烟。

仁和張 現

臺畔瞳瞳日映紅年年芳草漾微風傳來書卷歸何處只在經天離照中。

鄒縣陳方賀

崢嶸臺榭倚晴空烈烈秋陽暴不同留得七篇仁義在至今猶與日爭雄。

靈山畢公嗣

孟子祠陰孟母堂宛然慈訓在其旁暴書臺畔中天日纖錦庭前午夜霜。嬉戲迂來皆禮樂機絲斷處盡文章。母因子貴承恩寵子以母成著義方。

三遷志卷十二

古滕王堽遺蹟纂

關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喬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興銓 補輯

衍嶧 補次 尚疑參考

古蹟

人雖云歿物不俱往。舊蹟可尋。罔不瞻仰。古木殘碑。荒城遺壤。是載其詳。以資慨賞。述古蹟。二十。

孟子故宅在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卽今暴書臺下。

暴書臺不詳所自。元元貞間。司居敬始表之。高二丈方三丈。今在斷機堂東。

暴書臺三字係楊桓篆。桓字武子。號辛泉。兗州人。元秘書少監。精于篆法。至元間。邑令張銓墓刻石上。今存。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三十餘里。左傳。邾文公始遷于此。至穆公改邾爲鄒。

故嶧山亦名鄒山。蓋因國得名。秦漢縣治亦在焉。自杜預。酈道元。劉蒼。杜祐。皆同此說。孟子居鄒。蓋

此鄒也。後人訛呼爲紀王城。又以今治爲古地。誤矣。

元制三碑。其二在孟廟。其一在子思書院內。乃封孟父母。孟子。子思子。教也。皆以國師八思巴所製蒙古字刻其上。而下以楷書副之。

古楹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蛇狀。蓋宣和中朱令建。是殿所植。甚有古意。其餘楸栢楸槐之類。爲元及明初所植者。雖亦高大蒼然。而不及此。董其昌有詩。載前卷。

石篆陳了翁格言曰。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爲吏以廉。立身以學。下有跋字。亦清勁。在家廟中。洪武間少尹鄒原忠所刻也。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卽孟子所生地也。今名付村。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不詳何時所建。元碑有之。今廢。

亞聖祠在四基山南。元紫陽楊奐嘗遊之。今廢。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卽孟孫叔孫平孫三家塚也。又傍古塚。累居人不記所自。或三家之爲





為之善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初者乎念慮之
 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存焉其辨者乎有慮之
 與酬酢之頃乎亦以此察其幾而致其所以望於
 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
 者乎蓋古之人其初無不學及長而後入學
 而後秀者入於學以學而後入於仕以仕而後
 食人而後不為人之勞學者食人而後不為
 食人而後不為人之勞學者食人而後不為
 小人也何則貴於人之國也非其學而欲安
 道焉亦何待哉信也孟子之說布於天下
 守之者人皆稱之侯也侯也侯也侯也侯也
 於今之守者人皆稱之侯也侯也侯也侯也
 暴之慢者人皆稱之侯也侯也侯也侯也
 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劉達源存心堂記曰勝與鄒降壤文公問學於
 邑為善國後世景仰高風以配於至德焉
 獻言請建書院設山長創設學舍立廟祀
 奉祀事歷世既久講堂學舍推壞荒廢至
 山長丁振欲為重修適丁學舍推壞荒廢
 或進士出身一時嘉會同丁學舍推壞荒
 材命工煥然一新功補厥宇祭器各備分
 加資於煥然一新功補厥宇祭器各備分
 告諸文公教誨之道多矣記之曰存心
 其書院之非性善之道多矣記之曰存心
 而旁通之類亦多矣記之曰存心
 聖賢之類亦多矣記之曰存心
 思而精研焉篇語之中無非存心
 名而精研焉篇語之中無非存心
 所寓之心性一理也存心者性之
 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之論性者性
 仁與禮性也心之論性者性
 則欲復而性也心之論性者性
 事於學終亦何所得哉於戲書鄒山
 川錦繡其心從然適心

孔孟繼興魯魯實聖賢教化之興其所以教
 化不遠欲人存其心以復其性也其性善
 知所以從人存其心以復其性也其性善
 學而至矣春秋明望官師講明於斯與學
 揚風化撫有黎庶不負名斯院斯堂之義
 千載而下安知不追焉祀亭如文公者乎
 遊梁祠在河南蕭縣
 遊梁書院在河南開封府創于宋修于明至
 本朝順治乙未始附於學宮迨康熙己巳重修
 御製匾額曰昌明仁義
 明御史方大美記曰觀風之命攬轡中原顧瞻
 此孟軻氏遠應惠王幣聘之遺首蒞大梁
 風猶有存焉者乎然未暇詳觀也乃先之
 為賦洪洪思曰洋洋乎此武公髦而勤學
 胡未之聞也及于前儒得邵伯雍焉學之
 守未之聞也及于前儒得邵伯雍焉學之
 公之所卜而定都也永泰之嗟久矣洋
 程伯淳兄弟者無已之化二先生祠加
 與今之安歸也無已之化二先生祠加
 興乎之安歸也無已之化二先生祠加
 我之於謝良佐見其去之於謝良佐見
 陳之於謝良佐見其去之於謝良佐見
 者何存焉則曰義皇盡其去之於謝良
 而存焉則曰義皇盡其去之於謝良
 大梁焉以語及車轍斯文之轍斯文之
 丁侯散焉以語及車轍斯文之轍斯文
 之風益遠矣奈何境也夷門豪俠道猶
 視民設教惟先生職端而昭揭之諸大
 受成事已耳惟先生職端而昭揭之諸
 焉故人之興起在教之錫頌者化焉樹
 焉故人之興起在教之錫頌者化焉樹

真如敬業。而孟氏仁義之學。士人之標的也。倘惠
聖賢之靈。羣弟子而講習之。鑑治之中。其有頑
陋。可憐而新也。其學舍未備。可創而構也。祠修
則崇。賢有儀。館備則敬。業有所崇。賢以示之。標
業以鼓之。鑄不亦可乎。予曰。善。乃捐資三百餘金。
以萬章公孫丑諸弟子配。前為門。題曰仁義之門。
又前為門。曰遊梁祠。仍其舊也。殿之北。建講堂六
間。曰性善。其東西各列號舍十八間。以處諸生。
亦既備矣。然供儀之費。無從出也。於是諸大夫各
捐贖美買地若干頃。坐落祥符之某鄉。歲收租銀
若干。貯之理問所。支給聽之守道。循環報之部院。
著為令甲。至若督率必簡。師儒教育。務得英士。學
術一尊。孔孟諸大夫均有師帥之寄。不得設焉。吁
嗟乎。首善之地。在省會。教化之任。在官司。學同之
宗。在聖賢。性善仁義之說。固孟氏所以願學孔子
而繼伏羲周文之統者也。士患舍此弗學耳。誠學
焉。如衛武切磨之功。毫而靡劬。如兩程子之先識
仁。以誠敬存之。殫上蔡切問近思之力。究康節內
聖外王之學。濟濟彬彬。入以表率乎鄉里。出以楨
幹乎邦家。俾後之學者曰。中原古聖神名區。近猶
青也。猗歟休哉。予于諸大夫。今日作人之舉。不有
榮施哉。是所望于諸來學者。爰書之。為此祠記。是
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贊其成者。方伯易君。登
壽袁君。奎憲長蔡君。達時大參徐君。印登半君。思
明憲副何君。大儀梅君。守和憲僉廷君。需消開封
府太守馮君。盛明董之者。郡倅朱勤。而知事薛國
俊。效奔走也。
例得並書云。

大清督學道蔣伊記曰孟子遊梁在惠王三十五年
是時周衰不能行王道孟子遊齊遊梁皆以王道
說之而道竟不行天也非人也然其心未嘗一日
忘天下退而著書別人禽之辨決舜跖之分排楊
墨輕管宴俾天下後世皆知舍利而取義人自非
角以至皓首莫不受其書而讀之而沒其身於利
而不知返者衆也七國時見利而不見害其縱橫
捭闔之士動以利進說幸而其說行則立談取卿
相金玉錦繡爲親戚交遊光寵而不知慢而伺之

者已在其後也。故覆身滅宗前後踵相接而爲天下笑。無他。知利之利而不知害也。世安有初見人主而力折其非。如孟子者哉。讀孟子七篇。而不能於取舍之際介然有以自立。悲夫。予考大梁城外舊有孟子遊梁祠。以河決廢。乙丑秋。奉簡命視學。兩河求其故址。不復得。乃購公廨之東南。開隙地數武。重建祠焉。中爲三楹。奉孟子於中。題其額曰開利堂。左右各三楹。以奉中司之鄉賢名宦。富孟子時。地有不入於觀者。今皆廢。所以大梁爲八郡之都會。作遠近有所觀感也。自昔以來。其無愧於孟子者。幾人哉。或以忠孝。或以廉潔。或有功德於民。或昌明絕學。以衛吾道。則祀之。亦以見孟子遊梁而後。千百世下。猶有闢風興起。見利不顧者。道雖不用於當時。而浩然之氣常伸。天地間以之輔主則堯舜。以之制行則儲仰無作。孟子闢利之効。流及奕奕。如是則已矣。彼瑯琊七尺。胡椒八百斛。何爲者哉。予觀中州人物志。歷漢唐宋明諸賢林立。迄今經幽光垂簡冊。令人稱道勿衰。其悉智僭力。惟禮貨是競。後欲求復出上蔡東門。何可得也。祠成。敬書數語於碑。以告後之願學孟子者。

廵撫聞興邦記曰。遊梁書院者。所以祀孟子也。孟子也。始遊之地。何以祀之。蓋以孟子心契周孔之傳。志切成康之盛。欲以鎬豐伊洛之治。復見之於梁也。當戰國之時。燕齊秦楚之君競以功利相高。此其抵掌華屋者。下之取金玉錦繡。上之徒紛紜雜進。其君爲齊桓晉文而止。從未有望其君爲堯舜之君。望其民爲堯舜之民者。一自孟子遊梁而獨告梁王。以仁義。使於雪耻則教之以仁。政於歲凶則教之以重農。於沼上則教之以與民同樂。耕桑樹藝。是井田之本也。庠序孝悌。是學校之源也。使梁王用其言。得行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休風不再見於七雄爭勝之日哉。然孟子之言。終不見用於梁。於是之齊。之宋。之薛。之滕。而孟子欲以仁義易梁之心。則未嘗須臾忘也。故孟子雖不見用於梁。而梁之君臣父子。無不聞仁義之言。是以歷漢晉唐宋元明。以至於今。而梁之人。所以維持漸摩於其間。遺其親者。皆孟子也。一言有以維持漸摩於其間也。粵稽歷代帝王。其尊崇孟子者。或修其祀典。或

扁額

昌明仁義 康熙三十三年

御題

私淑孔子

已巳河南巡撫閻興邦題

聖緒賢宗

閻興邦題

孔道以明

壬辰河南巡撫鹿祐題

對聯

遊梁祠對

閻興邦

車轍遙臨已令兩河沾惠澤。

羹牆如見從教萬古仰儀型。

又

發性善之真源總欲致君堯舜。

得心傳之正脉允堪配位顏曾。

又

當羣儒遊說之時制解分田一意復成周之盛。

處異學爭鳴之候閑邪衛道千載同大禹之功。

又

本外王內聖之經綸仁義兩言百向梁庭端治術。

由養氣知言之學問見聞百世先從列國正人心。

又

鹿祐

私淑聖人閑正學而力排楊墨。

敬陳王道黜伯功而卑視桓文。

快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自朱子以學庸語孟為四書。近遂無專注孟子者。然宋季元世猶間有之。蓋是時集註尚未大行耳。今史傳所載朱宗人趙善相。趙汝談皆有孟子註。袁和叔之子甫亦有孟子勝勝國時須城李尚書昶又取孟子新舊解相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已見為孟子權衡遺說五卷。然皆不復行。至本朝則箋訓愈繁。然多為舉業。又皆合四書并述。不可獲數矣。

金章宗為郡王時。喜讀春秋左氏傳。聞禮部員外郎移剌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

歷代褒恤孟氏。至元而厚。考史。元世祖為太弟時。嘗召康文正公。時公方讀孟子。聞召。即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旨為太弟誦之。太弟大稱善。目公曰。康孟子。然則元代崇儒之風有自來矣。

孟廟無甚古碑。宋史稱太宗時進士華州韓丕嘗作孟母碑。世傳誦之。今石與文俱成烏有。惜夫。

孟廟壁間石刻其書法惟金赫旣題名大字。元趙

文昌書壁間語及明董其昌詠檜詩三刻為知書

者所賞。趙語見祭詞董詩見古蹟赫旣字曰安陽二十有八日題碑

八夏昭德恩同來。

故明碑刻類假手書。已酉間鄒令胡繼先修廟。吳

尚端集王右軍書為碑。稱佳刻焉。

由鍾靈門而出。夾塏平敞。倚闕臨流。山色蒼然。與

檜栢映發。先博士築別業于此。壘土為山。名花奇

石錯列如繡。每遇良辰。士多遊賞。園外為果園。茂

密森蔚。數十年並為田矣。惟餘三栢二松。蕭疎獨

秀。

孟廟之西為博士第。宗子世居之。按博士宅天啓二年被焚。賊傾

毀殆盡。是時提學副使賀萬祚。兗州知府孫朝肅。倡義各捐俸助建。而四方樂助者雲集。得恢復如

故焉。

凡博士族眾稱宗子曰宗主。廟戶人等與庶民同。

其以文學起家者亦稱曰父師。帖用治字。

孟氏譜。明初太祖即其譜賜之。實仍給付教照內。

言有此者。襲蓋國初襲族長主簿之舊耳。

優寵聖裔莫如前明。孔氏則一公二博士一知縣三學錄顏魯孟仲各一博士外又有族長舉事而一切散宗俱飾衿佩以禮丁有司租庸不及俸矣哉。然諸氏于前代通譜而顯者踵接人明寥寥也。得無富貴福澤厚其生者多遂使貧賤憂戚玉其成者少乎。又聞之父老言四氏學向通鄰于聖廟之東後遷至南門內而科日始塞近科雖有登擢俱屬孔氏而三氏無一焉可不勉哉。至本朝康熙庚午科孟尚琰丁酉科孟衍沚皆領鄉薦孟尚序辛卯副車若共相勗勉德樹業精後此科第應必相望云。

孟氏命名前代及明初俱各自取義不相宗沿近乃宗衍聖之行輩但命名多有犯本氏祖宗之諱者今後須告之宗主暨家長細考之志諸無蹈前非可也。

四氏學後正室五楹爲衍聖應襲誦讀之所傍有配室卽所以待顏魯曾思孟諸家應襲者也今空名獨存誠難頓復然孟氏去四氏學五十餘里往返亦艱倘于承襲之時卽于本縣學中令之誦讀詩書以習禮儀應對賓客未必無小補云。

孟廟禮生博士于縣民內自行選擇給劄知會本縣。

明陳公健曰桂林屬邑有孟母太伯等廟。

周尚書洪謨嘗著周正辨申周不改月之說甚核其論與余所定孟子生日正同。

古人于孟子中一二語得力便是終身事業。張思叔因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又羅仲素初見龜山先生先生以孟子飢者甘食章令仲素思索且曰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進龜山稱善而曰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惡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三遷志卷十二終



校記

①論：當作「榆」，見明刻本《三遷志》卷五下。

②僕：當作「僕」。

③在：當作「知」。

④忘：當作「亡」。

⑤趙善相：當作「趙善湘」，見《宋史》本傳。

孟志跋語 萬曆辛亥四月

裔孫孟承先撰 翰林院

我

先夫子自戰國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道始明。書始行。我族姓亦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姓始顯。族始大。固先夫子流澤之遠。歷代尚賢之厚。而諸君子尊信表章之功不可誣矣。然自宋以前夫子之道未明。則崇其道。註其書者功爲大。自宋以後。夫子之道已明。則修其廟。紀其事者功亦大。日者廟庭蕪敝。家志訛亂。西蜀肖山胡侯來蒞茲土。慨然新廟貌。飭林基。捐貲經理。篤志尊崇。屬筆潘周二君子。旁搜載籍。大補前志之缺。俾瞻謁者肅然以敬。誦讀者慨然有思。盛矣哉。余守祀食租。無從握管以贊一詞。敢不因志之成。益勵于先夫子之訓。且世守此志。以無忘刊修者之功乎。於是書之末簡。

三遷志後跋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姓氏有譜。皆所以昭來茲。示世守也。況聖賢之遺蹟。日星揭而江海流。其車服禮器。世世淵源。爲天下所觀瞻。萬世所師法者乎。吾家三遷志。自觀察史公創其規模。肖山胡侯補其缺畧。海鹽呂子捐資剞劂。三君子慘澹經營。以共成不朽之大業。經世之鉅典。吾家真幸矣哉。但歷世既久。殘缺飄零。禾亥貽譏。魚魯莫辨。且我朝之尊崇加隆。恩賚優渥。卿士之入廟式。廬詩文題贈。以及子孫之世系。林廟之增修。概未增入。尤爲缺典。衍泰叨承大宗。用是滋懼。因與王仲諸君廣搜旁輯。以正前志之訛謬。以廣新志之見聞。凡兩閱歲。三易稿而書成。國門之懸。雖未敢必。庶幾世世子孫永守而勿失也乎。謹跋。

康熙壬寅仲秋之吉。六十五代主塋孫衍泰敬跋。



儒藏

三遷志跋

重纂三遷志

清光緒十三年刻本

清·孟廣均撰 陳錦 孫葆田 重纂

《重纂三遷志》十卷，清孟廣均原撰，陳錦、孫葆田重纂，清光緒十三年刻本。

廣均，山東鄒縣（今屬山東）人，孟子七十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著錄有《三遷志》五卷，原為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鶚撰，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為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曆中，鄒縣令漢川胡繼先以原志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此後天啓中山東布政使呂元善又因史鶚、胡繼先二家舊本為之訂補，未脫稿而元善卒。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所載孟廟事蹟凡五卷，每卷之中又各分三子卷，凡二十一類。每類前為四言贊一首，正文記載頗詳。至此又復《三遷志》之名。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至清康熙年間，孟子六十五代孫衍泰與滕縣王特選、濟寧仲蘊錦以呂志濫漫，而清初尊崇之典及子孫世系、林廟增修亦未登於卷，於是以次補輯，成書十二卷，二十一門。道光末，孟廣均又重纂，而稿未定。光緒中，山東鹽運使候補道陳錦乃據廣均之本加以損益，發凡起例，定為十卷，為目十二，屬孫葆田校訂。葆田乃搜輯舊聞，修嚴體例，各述編纂之旨於卷末以發明之。是此書由明迄清，歷二百餘年，實遞有修訂。

此刻卷首有御製文、聖像及諸圖。卷一為孟氏世系、孟子年表。卷二為事實，輯錄孟子生平事蹟。卷三為經義，包括諸儒解經、歷代尊經、諸儒傳述，歷代有關《孟子》的著作。末附佚文。卷四為歷代祀典，包括爵享、林廟、祭儀、樂章、禮器。卷五為從祀。卷六至卷九為藝文，收錄歷代有關孟子的文字。卷十為雜志，記錄異聞奇事。

是書搜集資料較全，編纂體例亦尚嚴整，對於了解孟子生平、歷代尊孟及祀典、有關《孟子》的著述等情況頗有助益。

重纂三遷志

督纂

頭品頂戴尚書銜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山東巡撫張曜
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山東學政梁耀樞

原纂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廣均

重纂

二品頂戴署山東鹽運使候補道陳錦

刑部主事孫葆田

分纂

翰林院庶吉士柯劭忞

生員彭克端

候補知縣錢柏

督校

頭品頂戴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崇保

二品頂戴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福潤

頭品頂戴前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潘駿文

二品頂戴山東鹽運使司鹽運使潘駿猷

山東督糧道鐸洛崙

山東運河兵備道陸仁愷

二品頂戴山東濟東泰武臨道王作孚

二品頂戴湖南按察使前山東濟東泰武臨道豫山

布政使銜前山東濟東泰武臨道李宗岱

山東兗沂曹濟道秦鍾簡

二品頂戴前署山東兗沂曹濟道姚濟勳

襄校

濟南府知府梅啓熙

兗州府知府穆特亨額

署歷城縣知縣李毓珍

鄒縣知縣麟盛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昭銓

校刊

工部主事瞿嘉福

前國子監學正候補通判陸葆霖

前刑部主事同知銜試用知縣高其鎮

同知銜山東武定府樂陵縣知縣范許珍

卽用知縣祁壽慶

五品銜候補州判張逢源

候補從九品劉光詒



重纂三遷志序

累代尊儒重道之典莫隆於孔孟。粵稽往籍闕里誌文獻考諸書紀載獨詳而孟氏志乘惟呂元善孟衍泰前後所著三遷志十二卷四庫猶僅列存目意蓋少之予巡撫是邦之明年陳畫卿觀察出其重纂三遷志一編見示始知孟氏當宋景泰間膺家難失其譜牒後人追敘前徵求之殘編斷簡輒不免傳會穿鑿之文。國朝康熙壬寅以來文物典章失於編纂賴有孟兩山翰博初修於前又得陳觀察孫比部重纂於後上下相距四十年間共成一書編質通人博諮羣雅藏以待梓於今又十年矣夫紀載之書不難於務博而難於質疑不難於多文而難於紀實是志辭尚體要義取謹嚴志世系生卒則存闕文以示慎志年表事實則參眾說而宗經而諸儒授述之淵源歷代表章之盛典以次備登具有依据并從祀位次開亦多所考正以有待於來茲要皆本經義尊國聞闕疑考信有合於古史裁之正軌而卓然其可存因急付剞劂以終厥事俾孟氏世守之而垂諸無窮至若亞聖功德之隆道統之正遺澤之長則固已昭如日星無待一詞之贊焉是爲序。

光緒十三年歲在丁亥十月撫東使者錢塘張曜。

重纂三遷志序

三遷志明呂元善所修史鰌胡繼先舊本也爲卷凡五爲目凡二十有一。

國朝四庫全書提要謂其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僅列存目嗣是孟裔增修無慮數四終不出其範圍今之梓行於世者蓋康熙壬寅博士孟衍泰與王特選仲蘊錦重修十二卷體例標目猶呂志也更百餘年而有賢裔廣均重纂三遷志之舉甫屬草稿就正時賢刪訂不遑旋經寇亂稿藏其家子孫世守之同治壬申癸酉間錦奉檄承修孔孟廟林屢過曲鄒兩邑主今博士昭銓家語及廟志因出其先人手訂一編求爲校正受而讀之卷帙已廣於前體目仍沿其舊凡康熙以來增修祀典及

巡輅所經

恩榮盛遇無不備登並蒐輯遺文務詳且盡經日照許印林會稽宗瀚樓兩先生駁正數十百事尚未更定不啻若留以有待者錦竊不自量冀得一博雅有史識之士相與定其去留衷於一是當不難與前哲抗衡顧自東省肅清軍務大府方亟於治河未及增修志乘又八年己卯撫使黃陂周公學使大興鈕公華學求治修明文教百廢具興錦因得乘閒以校刊是志爲請並引榮成孫比部葆田爲同志而舉柯孝廉勛恣彭茂才克端共襄厥



儒藏

重纂三遷志 序

事竭經年力，合舊志原纂條梳而縷櫛之，編錄數過。明年夏，得定本爲十卷，先世系、次年表、次事實、次經義、次佚文、次祀典、次從祀賢儒、次藝文。列正志者凡八冠。

御製聖像諸圖於卷首，而以雜志終之。標目不繁，已足盡舊志之所有。世系則闕其世譜之可疑，年表則略其生卒之失考，示慎也。經義則以原諸儒之授述，祀典則以詳歷代之表章，紀實也。既乃考正從祀賢儒坐次，而別增附祀、復祀、擬祀六人，以遵

朝章而補缺典。其義則後語備述矣。自是以次類志藝文者九，要皆因舊志而損益之。若原志後賢聞達、列女遺徽，宜入孟氏家乘而無關廟志者，悉汰焉。凡此皆重纂所考定，雖未嘗駁斥前文，而序次類目固已自成一書，務求本經術、通史裁，尊

國聞，還古制。凡涉疑文臆說，概不濫登。庶幾折衷簡當，有合於史家之正軌，而藉以告無愧於前賢。又越八年，錢塘張公巡撫是邦，始出是編，付省垣書局鈐行於世，並仍原纂之舊，曰重纂三遷志，以別於呂志云。

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三月，山陰陳錦謹序。

重纂三遷志序

孟子當戰國時，異說熾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意，而作七篇。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微，而孟子以儒書獨存。在漢文帝時，嘗立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歷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然當時真能好之者鮮。至唐而昌黎韓子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緒，其言曰：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欲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至其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嗚呼！知言哉！厥後皮氏日休雖請以孟子爲學科，訖唐之世，議終不行。宋興而眞宗復起，始詔孫奭等校刊孟子，由是學者宗之，其後遂升爲經。及程朱諸儒出，而表章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元明以來，其書遂大顯，而利祿之途一開，大義攸存，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嗚呼！由周季至今，二千餘歲，王者代興，名世間生，得聞知之統者幾人？降及末流，邪說熾盛，巧利相競，詐僞相蒙，害有甚於楊墨，而舉世曾莫之能禁。功利之習，中於人心，不有賢聖，孰能起而正之？我

國家昌明仁義，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非六經孔孟之書勿習。鄉爲孟子故里，春秋秩祀，載在典禮。乾隆時，

聖駕親臨致祭，尊崇之隆，曠古罕觀。惜當時紀載無徵，不能自成一書，以光盛典。道光末，故承襲博士孟廣均實始有重纂三遷志之

議草創甫就、旋遭寇亂、稿藏其家。先是、陳晝卿觀察錫以大夫檄修孟廟、獲觀博士志稿、以體例仍襲舊志、考證閒存疑文、尙非定本、因就原書發凡起例、重加刪定、並屬葆田以校訂之役。葆田迺搜輯舊聞、修嚴體例、各述編纂之指於卷末以發明之。書成、輒敘其大略如此。

光緒五年冬十月、榮成孫葆田謹序。

原纂三遷志序

我孟氏志乘、肇自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公始創志稿、錫名三遷。洎萬厯時、鄉令濮川胡公偕邑人潘氏、周氏纂修、更名孟志。天啟時、先博士贈太僕公與水部正郎冠洋呂公重輯、復名三遷志。我孟氏乘、在前明已經三易彙矣。不稱孟志而必稱三遷者、亦猶孔氏稱闕里、顏氏稱陋巷云爾。且敘述祖德、推原祖德所由、揆之魯頌闕宮、首稱姜嫄、於義亦無不合焉。逮我

朝康熙壬寅歲、先博士懋東公偕族中耆宿及古滕王君、古卞仲君取舊志參校而增纂之、藏之塾舍、世守勿失。迄今百餘年矣。當乾隆丙子、壬午兩次

聖駕過鄉

躬詣亞聖廟拈香、行一跪三叩禮。我

高宗純皇帝崇儒重道、曠古未有、允宜恭紀、以光志乘。時我孟氏適丁家難、垂二十年、主豈乏人、事跡故多失載。至於文人游士、題詠日夥、修築迭興、助義尤多、亦恐放遺。即吾族聚散處郊邑、聞達者不少、其畸士異行、幽人苦節、此百年間、就溷者知復何限。均曩侍先博士照亭府君、有纂修族譜之役、譜既竣、即欲從事於志乘、而先博士齋志以終。嗚呼、其何敢稍弛也。爰諏日開館、自供編摩、不累族支、獨力捐修。願學植荒落、恐有弗勝、幸

賴良友時共參訂、凡釐譌辨誤、闕疑舉要、魚臺馬孝廉之力爲多。蒐討故事、摭拾散遺、以及校讎塗乙、則吾族紳耆借書院諸生與有勞焉。凡七閱月而書成、均兢兢以不免舛漏是懼、復何敢贅一詞乎。惟是先博士生平未酬之志而今得一酬焉、良足增慨、亦差堪告慰也。謹沐手自列於簡端。

道光乙未孟秋、七十代孫廣均謹序。

校記

①宋：當作「明」。



藏書

重纂三遷志 序

重纂三遷志總目

卷首

御製文

聖像

請圖

卷一

世系

年表

卷二

事實

卷三

經義 諸簡解經 歷代尊經 諸儒傳述

佚文

卷四

祀典 爵享 林廟 祭儀 樂章 禮器

卷五

從祀

卷六

藝文一 詔令 祭文 奏議 傳序跋 論

卷七

藝文二 碑記

卷八

藝文三 碑記

卷九

藝文四 頌 贊 銘 詩

卷十

雜志

謹按三遷志五卷創修於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氏鶚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厯中鄒縣令漢川胡氏繼先以原志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嗣是有呂氏元善之書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人天啟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國朝四庫提要謂其因史鶚胡繼先舊本爲之訂補未脫稿而殉流寇難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所載孟廟事蹟每卷之中各分三子卷凡二十一類每類爲四言贊一首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與所著聖門志六卷均僅列史部存目自此孟志仍復三遷之名至康熙壬寅孟子六十五代孫博士衍泰與滕縣王特選濟甯仲蘊錦以呂志摠漫而國朝尊崇之典及子孫世系林廟增修亦未登於卷乃以次輯補爲十二卷二十

一門、四庫亦僅存其目。今茲重加編纂、則因孟子七十
代孫博士廣均重纂未定之稿而損益之、爲卷者十、爲目
者十有二。不敢謂辭歸雅馴、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徵信
闕疑、力反沿訛之習、亦庶幾有合乎史家正軌。至以三遷
名志、則有一時未能遽易者。列卷目如右。陳錦謹誌。



儒藏

重纂三遷志 目錄

重纂三遷志卷首

聖祖仁皇帝御製孟子廟碑

自王迹熄於春秋。聖人之道或幾於泯滅。卒之晦而復明。歷千百世而不敝者。恃有孔子也。孔子沒百有餘年。浸假及於戰國。楊墨塞路。禍尤烈於曩時。子與氏起而闢之。於是天下之人始知誦法孔子。率由仁義。斯道之有傳。至於今賴之。是以後世學者如韓愈。蘇軾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闡洛之儒。咸尊爲正學之宗傳。烏庠盛已。夫洪水之禍。止於人身已爾。楊墨之禍。隱然直中於人心。不有孟子。使楊墨濫觴於前。釋老推波於後。後之人雖欲從千載之下。探尼山之遺緒。其孰從而求之。因推述厥義。刻文於石。俾揭於鄉之廟。其文曰。

尼聖既往。靈矣音微。後百餘歲。聖緒浸微。尙異實繁。楊墨競煽。陷溺之禍。酷於昏墊。惟子與氏。距陂放淫。以承先聖以正人心。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孰傳。宇宙晦翳。萬物狂悖。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涸。聞風可企。嶽嶽亞聖。巖巖泰山。功邁禹稷。德參孔顏。刻石茲文。於祠之下。誦烈揚休。用告來者。

聖祖仁皇帝御製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與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聞。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再功作配。

謹按石贊立石在闕里孔子廟中。顏曾思孟四子贊共一石。

康熙二十八年立。復奉部文。頒行天下。文廟一體立石。

高宗純皇帝御製亞聖贊

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橫議。爲我兼愛。黃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子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乾隆十三年內閣奉

上諭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廷。雖從與享。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祭獻。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欽此。

高宗純皇帝御製子思子贊

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謹按石贊立石於子思子祠內神道左。碑上建亭。道光八年孔孟二氏捐貲重修。

孟子石像



右孟子石像。今安奉端範宣獻夫人廟內。相傳爲前代修
孟母墓所獲。當時築墓者誤有損傷。後人因摹刻一像。置
於邾國公廟。故博士孟廣均按元張頴重修孟子墓記云。
東陽司居敬葺孟子墓齋廡。琢石爲危坐像。冠章甫。衣達
掖。俾觀者有考乎古。此石像蓋卽居敬所琢。不知何時埋
諸墓中。舊志采俗說。謂孟子自刻其像以殉母。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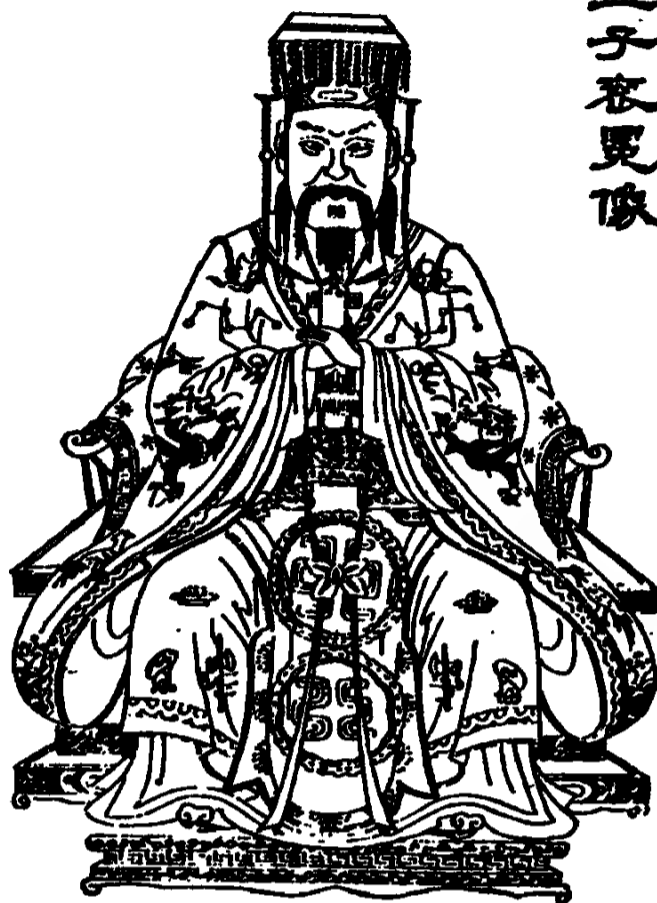
孟子碑刻像



右碑刻孟子像。乃亞聖五十五代孫克明所藏畫像。明洪
武中。鄒縣令桂孟取而勒諸石。後碑折爲二。因移於寢廟
西壁。景泰間。博士孟希文復摹刻一石。置正廟前。今二刻
並存。



孟子衣冕像



右衮冕像。本舊刻三遷志。按宋神宗元豐六年。詔封孟子鄒國公。哲宗元祐元年。詔定鄒國公冠服九旒九章。圖蓋仿此。

孟子行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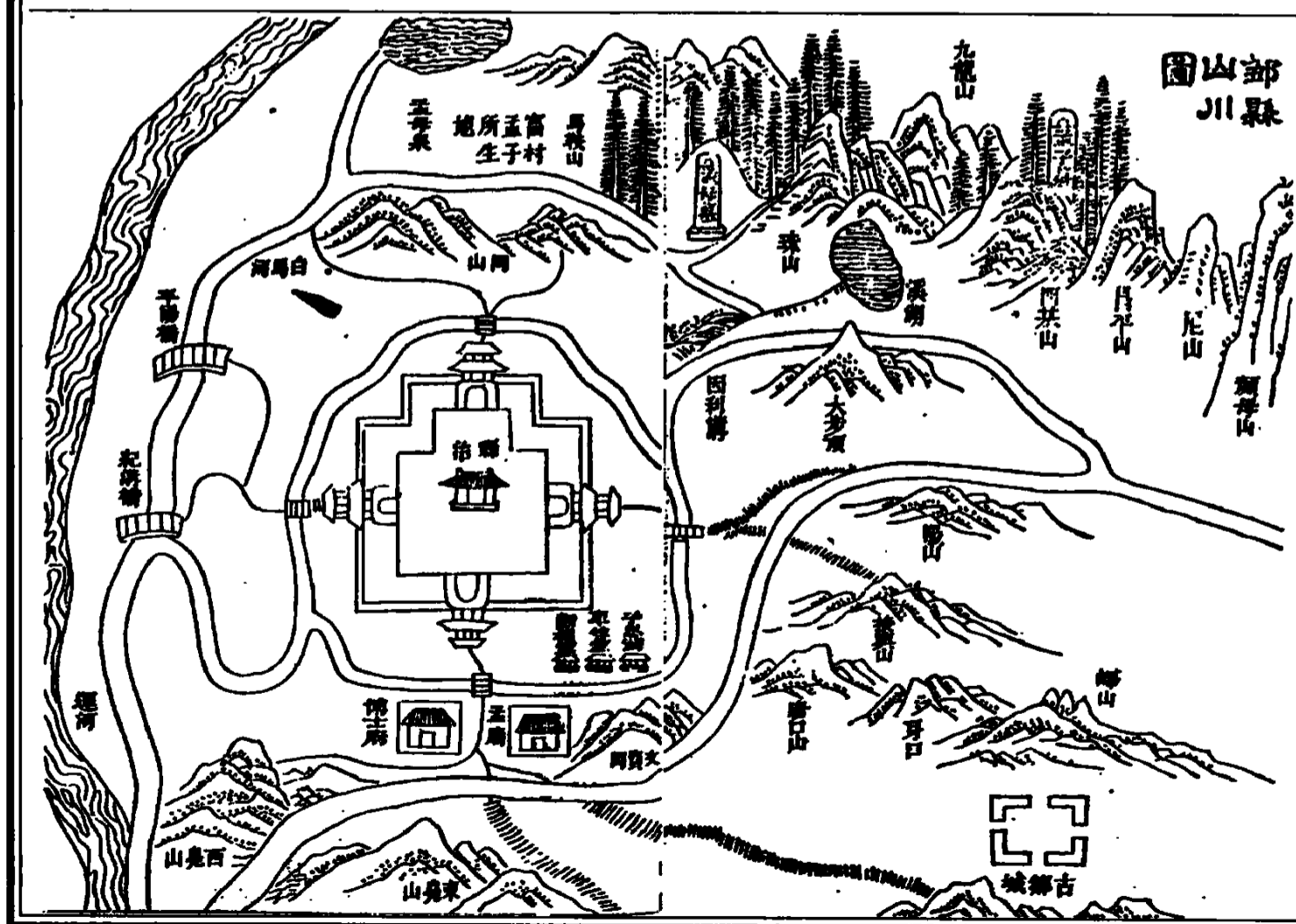
右行像。本顧沅文廟祀典圖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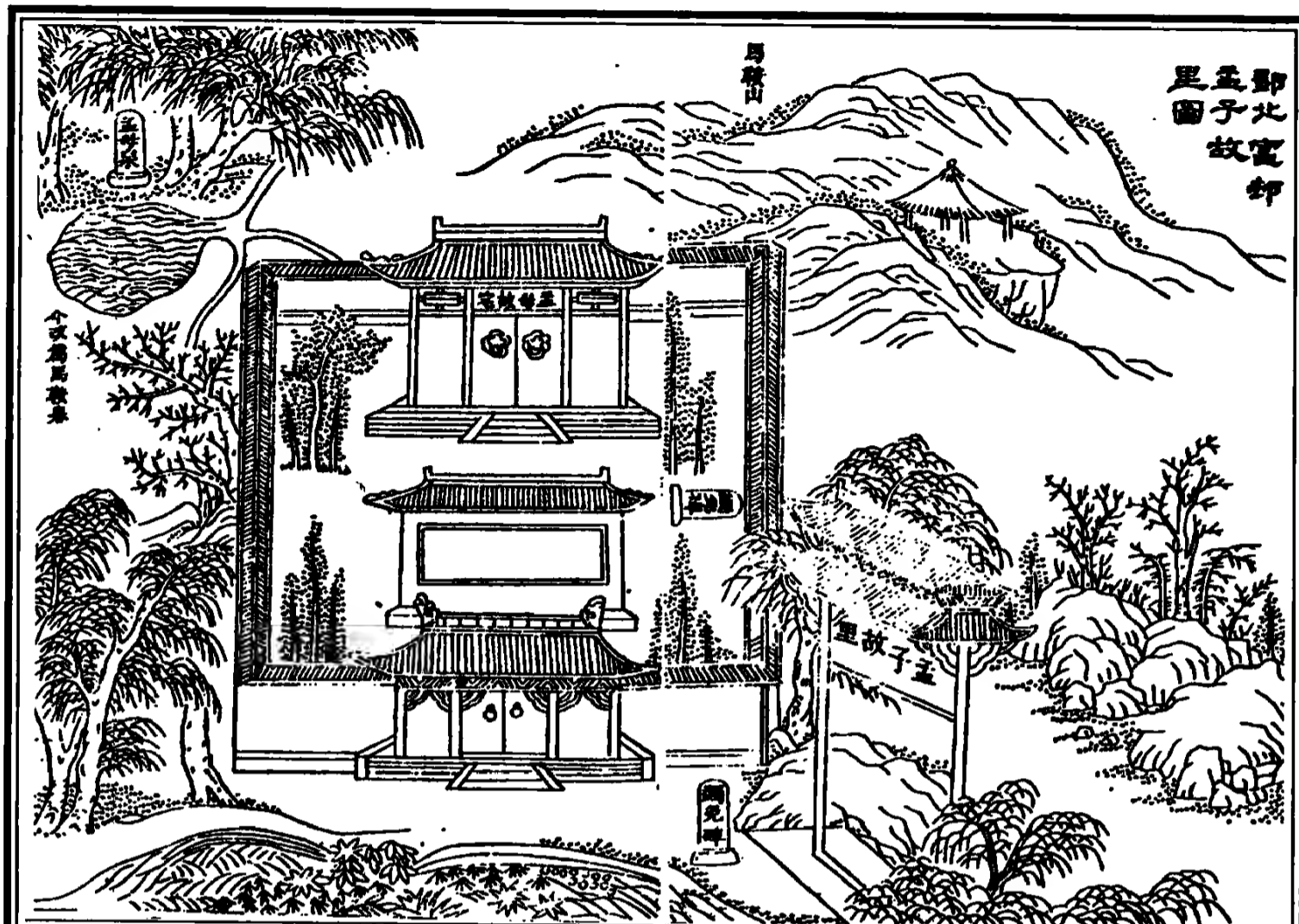


藏書

諸國

劉昭續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注云有騶山高五里。劉會騶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北有繹山。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又北有孟子塚焉。按郭氏此注甚明唐以後諸家志地理者往往失載。宋景祐四年孔道輔知兗州始訪得孟子墓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而孟母墓在今鄒縣城北二十五里金孫弼謁祠記謂在馬鞍山之麓者是也。墓旁故皆有廟近馬鞍山有村曰富村相傳爲孟子故里。今從舊志圖山川墓廟陳設祭品餘蓋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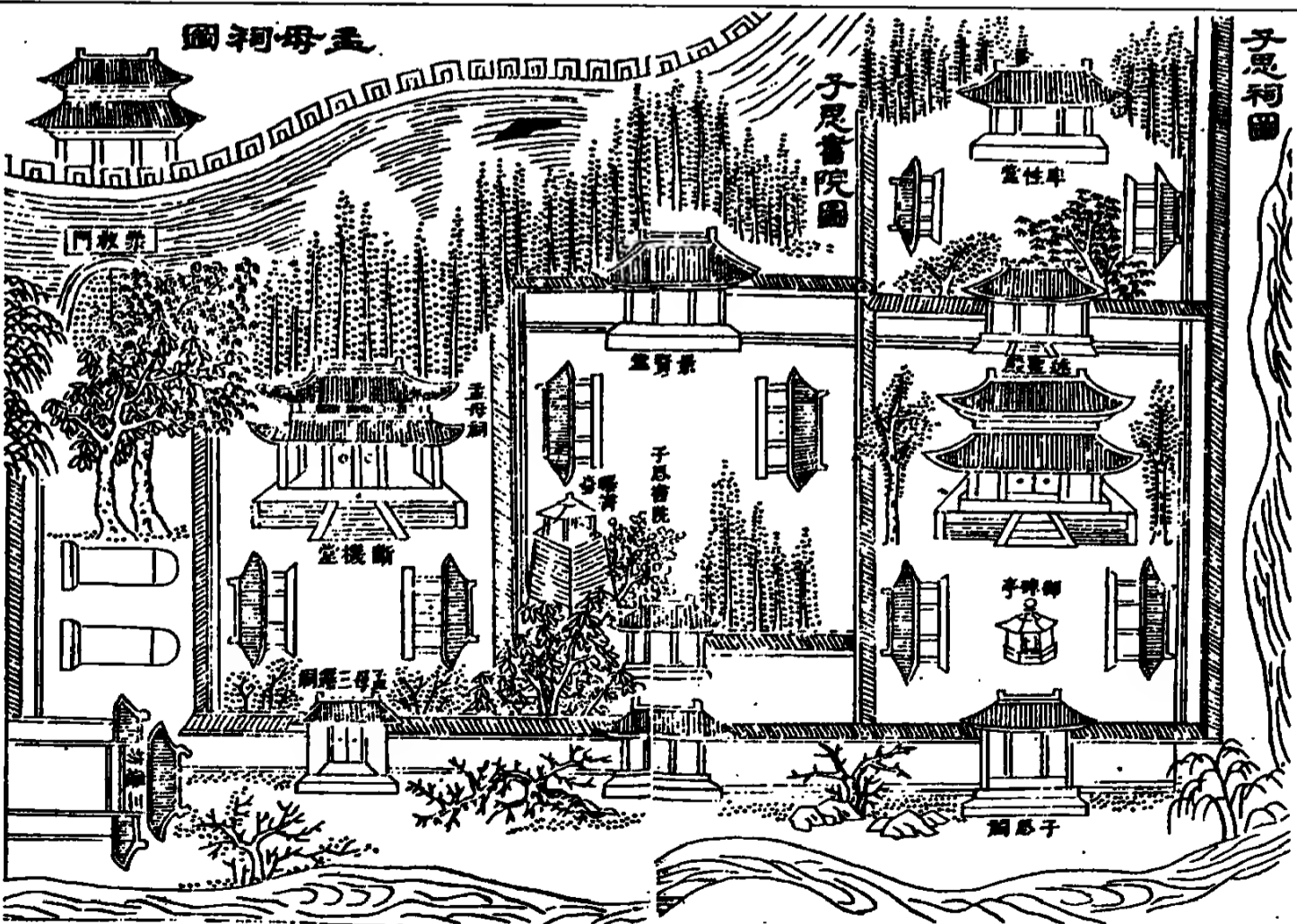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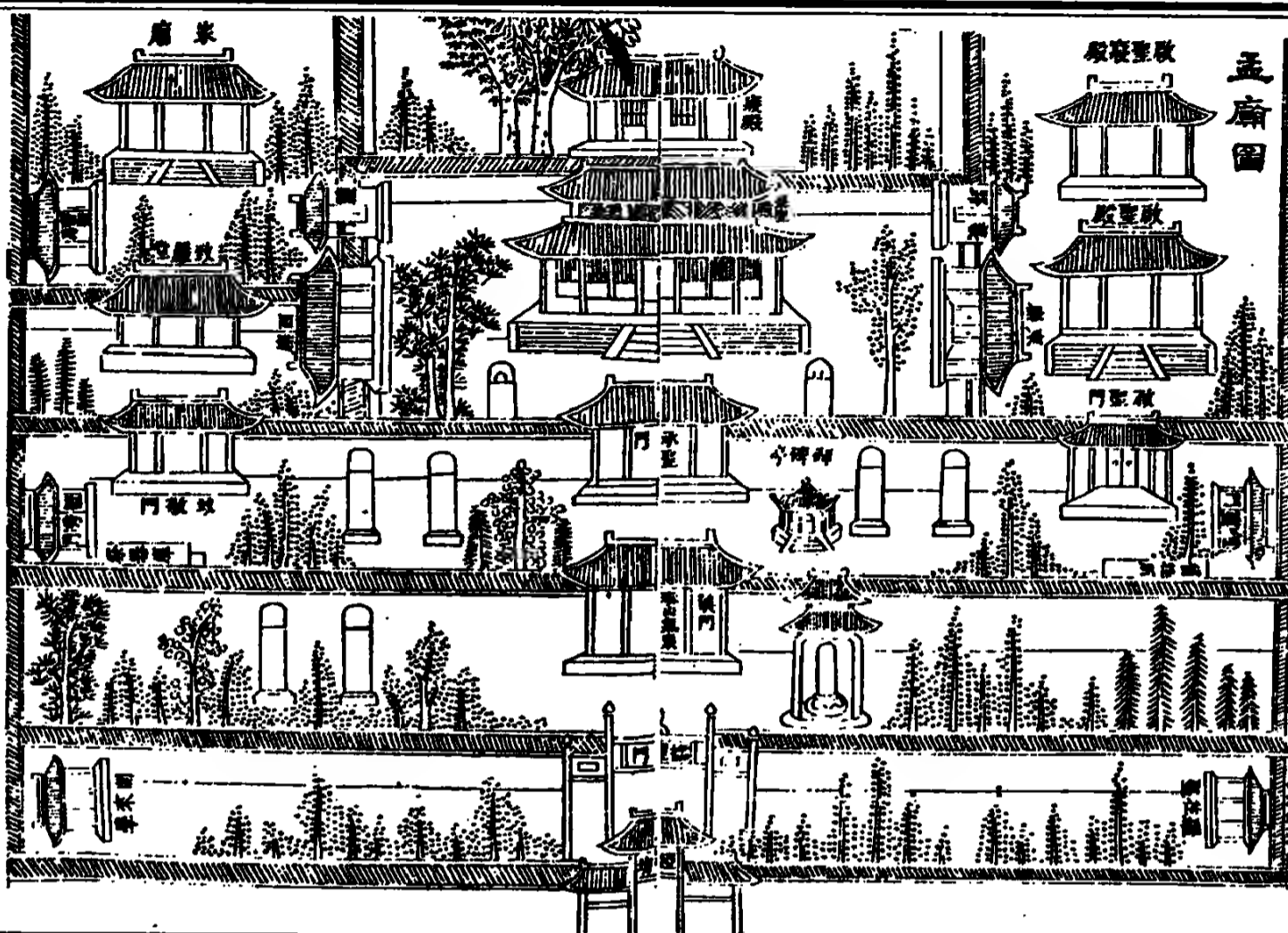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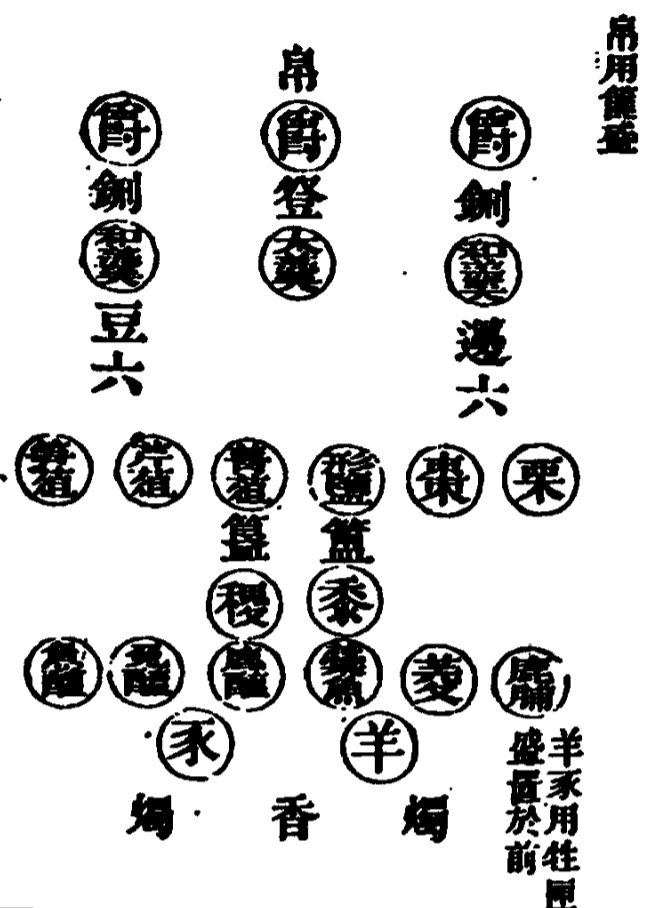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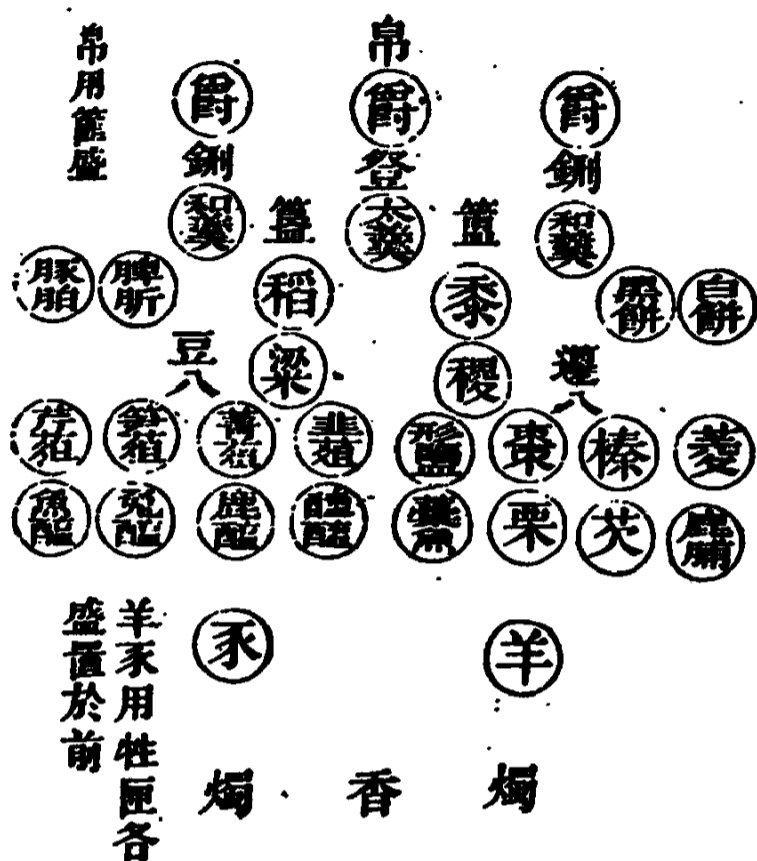


需藏

重纂三遷志

卷首





右陳設圖。圖其位置。不圖祭器者。詳見他書甚悉也。圖其祭品。卽以知其祭器者。互文也。

校記

①兢：當作「競」，見《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

三。



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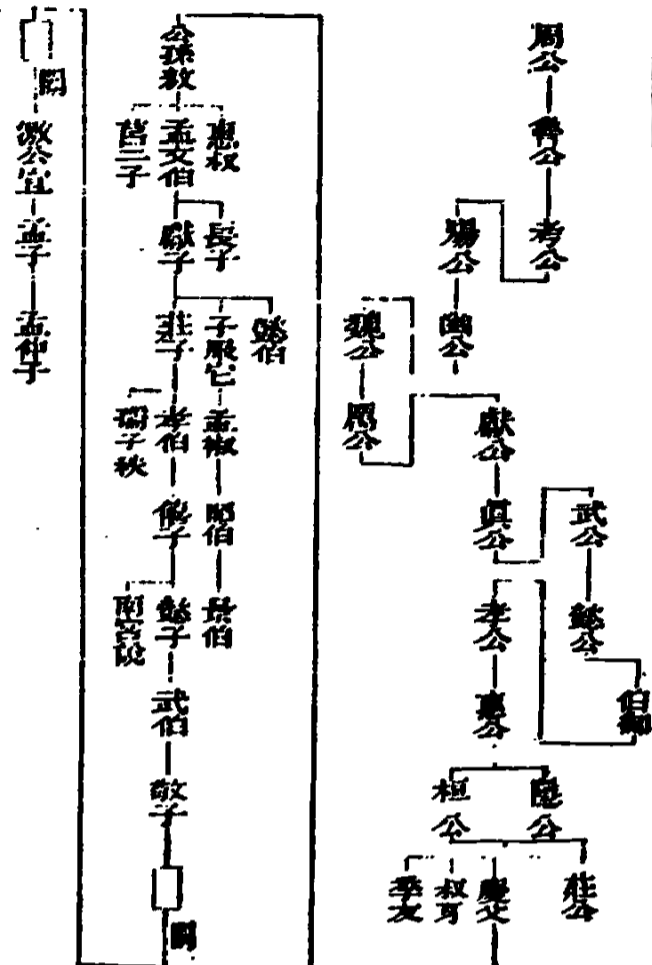
重纂三遷志 卷首

重纂三遷志卷之一

世系

孟子鄒人也。鄒，史記作騶。其先出自周公。周公子伯禽封魯，數傳至桓公。桓公生子莊公，同及慶父、叔牙、季友。慶父之後為仲孫氏，與叔孫、季孫並稱三家，亦曰三桓。仲孫為三桓之孟，故號孟孫。其後稱孟氏焉。孟子即孟孫之後也。先世名字不可考。或曰孟敬子生滕伯，伯生廖，廖生軻。或曰孟子父激，公宜一作母仇氏。孟子名軻，字未聞。或曰字子輿，或曰字子車，又曰子居。以上據趙氏孟子題辭、王符潛夫論、王肅聖證論、偽孔叢子、傅子、急就章注、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集解。今志世系上自周魯始。

系圖



右馬氏釋史所載世系圖。按馬氏此圖自孟敬子以下缺二世，不載其名，猶存闕疑之義。至稱孟子父為激，公宜又以仲子為孟子之子，亦本舊說。今並存之。或曰孟仲子有二，一為孟子從昆弟，一為孟子之子，名畢，仲子蓋其字。及觀舊志述前明宗派碑，二世仲子，三世畢，分為二代。果爾則孟子世系甫一傳已不可考，即此圖所載孟仲子亦存疑云。

述曰：孟孫在春秋時多賢大夫，其尤顯者曰孟獻子、嘉言懿行，往往為孔門所稱述。至其子莊子，乃能不改其政，故曾子述孔子之言以稱之。厥後懿子、敬叔俱師事孔子，而敬叔遂為聖門高弟。及曾子有疾，敬子復躬問之，疑亦在師事之列。與曾子門人相接者，孟子去敬子幾世，雖未可徵信，要其淵源所漸，蓋由來者遠矣。孟子之字，自司馬遷、班固皆未言。及曹魏人作徐幹中論序，猶謂以姓名自書，厥字不傳。子車之稱始見偽孔叢子書，或謂為王肅所偽撰。然肅作聖證論，又稱子居，何也？見太平御覽。孟母仇氏，見應劭風俗通、鄭樵通志，亦不言出自何書。今按韓詩外傳僅稱鄒孟某母，未著姓氏。至風俗通而始云仇氏，集韻仇字註亦云孟母姓。元張頌撰孟母墓碑云：舊碑題孟母氏李，舊碑即孫卿鄒國公墳廟碑。王志改稱謁祠記者，碑云公夙喪其父母，李氏以賢德稱。



言之鑿鑿此碑具在墓側似非臆造第後人磨李改仇耳。關里志載此碑文李氏甚明。說見碑記類。今學者多從仇氏。氏族略曰仇氏魯大夫黨氏之族後爲掌氏。姓氏尋源張介侯曰仇卽掌字。說文反爪爲爪。爪仇或傳寫之訛。要其說亦出臆度。孟子父名漢唐諸書皆未著錄。明山東提學憲副陳鎬修關里志始云孟子父名激字公宜亦未詳言出何典記。然讀孟子第六篇激而行之乃不爲父諱何哉。豈二名不偏諱耶。抑教學諱文不諱之義耶。今國家定制文廟崇聖祠配位穆先賢孟孫氏而不名爲尊崇之中寓慎重之意。學者不察以傳會而轉失其真。

<p>四十四代</p> <p>四十五代</p> <p>四十六代</p> <p>四十七代</p> <p>四十八代</p>	<p>公濟<small>舊志云少卿</small> <small>高行不樂仕</small> <small>進避龍東山遂</small> <small>終身焉</small> <small>廣均</small> <small>按金大安時世</small> <small>系碑以此代爲</small> <small>始諱公濟濟字</small> <small>水旁劉落微有</small> <small>可辨自明以來</small> <small>志及碑皆誤作</small> <small>齊敬爲更正</small></p>	<p>宣<small>舊志云宋仁宗</small> <small>好祐四年以孔</small> <small>道輔薦特授</small> <small>縣主簿奉祀</small> <small>子族謂之中興</small> <small>胤生二子</small></p>	<p>允祖<small>舊志云登進</small> <small>士第授魚書</small></p>	<p>惟恭<small>廣均按金泰</small> <small>定時撥付祭</small> <small>田併賜緡錢三</small> <small>千貫以惟恭主</small></p>	<p>津<small>縣尹辭不仕</small> <small>廣均按金碑云</small></p>	<p>欽<small>廣均按金碑欽</small> <small>金寬之次子也</small></p>
---	---	--	---	---	---	--

<p>卒四子孟子安 孟定孟續孟珍 無傳義名德義 蓋以字行云。</p>	<p>五十四代</p>	<p>恩諒 舊志云明洪武元年詔授 鄭縣主簿有吏 才和正祀典修 祠理墓多所幹 濟。</p>	<p>五十九代</p>	<p>產璵 舊志云隆慶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六十九代</p>
<p>五十五代</p>	<p>克仁 舊志云以子希文 舊志云洪泰二年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天</p>	<p>其官 二十九日贈如其官。</p>	<p>六十代</p>	<p>承光 舊志云萬曆二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六十四代</p>
<p>五十六代</p>	<p>希文 舊志云洪泰二年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其官 二十九日贈如其官。</p>	<p>六十一代</p>	<p>宏略 舊志云天啟二年同父死 贈王 舊志云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六十五代</p>
<p>五十七代</p>	<p>元 舊志云弘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其官 二十九日贈如其官。</p>	<p>六十二代</p>	<p>廣均 舊志云天啟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六十六代</p>
<p>五十八代</p>	<p>公榮 舊志云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其官 二十九日贈如其官。</p>	<p>六十三代</p>	<p>貞仁 舊志云順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六十七代</p>
<p>六十八代</p>	<p>廣均 舊志云順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其官 二十九日贈如其官。</p>	<p>六十九代</p>	<p>廣均 舊志云順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p>	<p>七十一代</p>

續煊 廣均按嘉慶廣均道光乙酉科昭銓同治十三年
二十年承襲廣均拔貢生戊子昭銓承襲翰林院
翰林院五經 科舉人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博士。

右世系碑按孟氏世系據四十五代孫甯譜序已云公濟
避亂東山藏族譜於屋壁而去遂失其處元豐六年毀壁
得爛簡於鼠齧蟲蠹之遺歷祖名字有存有遺故自仲子
至公濟四十餘傳經後儒蒐輯舊聞無所考證而舊志治
前明宗派碑之誤率舉漢唐歷代名人以實之則夫人而
知其誣矣馬氏釋史以仲子止不言名舉亦不以生舉繼
之闕其所疑不敢附宗派碑二世仲子三世舉之文也世
系碑立自金大安三年刻趙伯成修廟碑陰始自公濟元
中統中再刻於孫弼謁廟記碑陰始自甯甯中興必不自
素其世數其爲孟子四十五代孫當可共信今以世系碑
遙續馬氏史而存之以至於今茲自是以前則不敢置一
詞云。

述曰舊志謂孟氏之有主祀自宋景祐開主簿君甯始甯爲
孟子四十五代孫孟氏所謂中興祖也其前有公濟者當宋
景德初避難失其譜牒公濟距孟子實四十四代或曰甯卽
其子或曰非也至甯十一世孫希文當明景帝景泰三年始
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是年帝幸太學分獻孟子遣官行取希
文等至都陪祀禮終賜宴恩賚有加終明之世每遇幸學釋

奠孟氏子孫以博士陪祀遂爲定制我朝優禮賢裔遠邁
前代二百年來博士迭蒙恩賜其邀寵抑至矣今述世系
從公濟始者據孟氏世譜公濟以下乃有世次可稽也其四
十四代以前舊志所載諸名類皆附會失實他如孟氏累世
兄弟子姓自具於家乘茲不復悉登云考尙友錄載孟子十
三國魏明帝時爲散騎侍郎歷官至廣陵郡侯嘗注漢書孟
子三十一代孫孟銑唐汝州梁人登進士第累官鳳閣舍人
轉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詔河南春秋給羊酒
以終其身萬歷紹興府志載孟初致仕詔河南春秋給羊酒
宗時冠駕南渡授銜上將軍卒贈太尉家諸賢大夫樂里五
世孫性善當孟氏五十三世元末博治有大志熟諸孫吳氏
法所著有雅齋集以上三人分見他書不同穿鑿似轉
可信因以見志之所佚必有可補惜未及博稽典籍也
年表 起周安王元年至報王三
十三年凡一百二十年。

孟子生卒年月史傳無徵舊志據孟氏世譜定爲周烈王四
年四月二日生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林春甫引古碑
至日蓋周正月卒其說始於明人或云世譜得自孟子四十
夏十一月也五代孫甯甯宋元豐時人今亦未知其言何據謹按四庫
全書提要論郝敬孟子說解云是書所論孟子生卒以爲當
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安王初年
卒於報王元年則似未可爲定孟子生卒大約當以閻若璩
所訂爲正又論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是編博引諸書
考孟子出處始末而於生卒年月卒無的據按山堂肆考具
載孔孟生卒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



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若璩獨不引之、蓋先儒詁經多不取雜書、義取謹嚴、非疏漏也。今按周貞定王無三十七年、或疑爲安王二十七年之訛。按安王亦止二十六年、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自烈王元年至赧王二十六年、當得八十有七歲、與八十四歲之說亦不合。或又謂孟子八十九歲而卒、紛紛議論、俱出自臆測、非有確徵。故今爲孟子年表、不敢注生卒於年月之下、闕疑以示慎也。其他列國時事、較可考證、而有關於孟子者、藉以分按其所歷、而孟子生平事實約略可尋、則詳載於表、兼爲疏論其世次、僅從各說之所長、願與當世治古文者共徵之。

列國時事

周 朱秦楚附



齊

齊

電池

孟子出處時地

庚辰
安王元年

穆公九年

釐公三年

康公七年

文侯二十四年

<p>史記周本紀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廢 命韓魏趙爲 諸侯二十四 甲辰</p>	<p>史記魯世家 穆公三十三年卒 魯南陽 曰元王申 立是歲三晉 列爲諸侯</p>	<p>史記燕世家 酒公卒 賢公 立是歲三晉 列爲諸侯</p>	<p>史記魏世家 文侯二十二年 魏襄 趙烈 卒歲至安王元年 八十二年</p>
--	--	--	--

驕立。皇南極
日安王元庚
辰崩乙巳。

巳辛

朱二

+

125

八

二十五

午甲	巳癸	辰壬	卯辛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未癸	午壬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二十一 田侯初立。史記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 創立。按二十二當	二十 田齊太公卒	十九 田和始立。史記田齊世家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二年卒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三十八 史記魏世家三十八年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illegible]








戊丙	酉乙	甲甲	未癸	午壬	巳辛	辰庚	卯己	寅戊	丑丁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十二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宣王元年 是年蘇秦成 史記蘇世家 易王立齊宣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田齊世 家成王三十 六年卒子惠 王辟驪立	史記六國表 韓世家齊王 是年孟子至 梁與孟子時 事不合疑有 誤說見下文	史記六國表 韓世家齊王 是年孟子至 梁與孟子時 事不合疑有 誤說見下文	史記是年從 治大梁	史記蘇世家 威王三十年 齊威王太子 申	史記蘇世家 威王三十年 齊威王太子 申	史記蘇世家 威王三十年 齊威王太子 申	史記蘇世家 威王三十年 齊威王太子 申	史記蘇世家 威王三十年 齊威王太子 申

未乙	午甲	巳癸	辰壬	卯辛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二十九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史記蘇世家 是年蘇秦成 易王立齊宣



<p>按六國表燕 喻應其臣子 之在是年與 燕世求不同 世家繫諸國 事於三年伐 秦後疑當在 五年前也</p>	<p>史記田齊世 家宣王十九 年卒 今按伐燕之 役孟子與戰 國策明屬宣 王疑宣王實 在位二十餘 年史有錯誤 總詳下文</p>	<p>今按孟子至齊當即 在去梁之歲本書所 謂千里而見王是也 又按列女傳有孟子 撥後而歎孟母見之 語則此時孟母尚在 而孟子髮所謂在三 卿之中即璧璫所 云受上大夫之縣不 任職而論國事也 孟子自齊燕於魯當在 此時</p>	<p>按本書齊人伐燕有 與宣王問答語而宣 王不用孟子言則取 燕此後更無見宣王 真疑齊人取燕後宣 子亦因母喪去齊不 然被燕後二年燕人 始立公子平則孟子 居齊如此之久乃歎 無一語也</p>	<p>附考 司馬公賈 伯通鑑載齊 威王在位四 十六年或疑 其無嫌今按 史記威王初 即位九年而 國不治威王 一書而諸侯 爲懼故適于 紀年合而推 之則宣王當 立於周赧王 四十四年 與史記宣王 八年魏惠王 卒尤爲巧合 而伐燕皆之 非齊王亦不 辨而自明矣</p>	<p>五 平公元年 皇甫謐云元 乙巳將甲午</p>	<p>六 史記趙世家 齊破燕在是 年六國表在 燕喻七年 今按戰國策 子之三年燕 國大亂合上 文燕喻三年 與楚三晉攻 秦不勝而還 子之相燕燕 王信鹿耳壽 言因舉國屬 子之觀此兩 稱三年則伐 燕在是歲也</p>	<p>二十 齊人伐燕 按戰國策齊 王喻爲魏蘇 秦死而齊宣 王復用蘇代 又謂子謂宣 王云云與孟 子書伐燕表 合高誘注齊 策亦引孟子 言以舉燕爲 宣王獨史記 移屬潘王又 改歸子爲諸 將而於齊宣 復用蘇代之 文尚仍其類 殊未免低悞 故今一依孟 子爲表而遷 王一代則姑 缺其年以示 存疑</p>
---	--	---	--	---	---------------------------------------	---	---

[illegible]



不敢臆斷也。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二六	二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續史記、魏王 六十年乃崩、 後七年而周 滅。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續史記、是年 滑王卒。	與秦楚三國 伐齊。		後五十九年 滅於秦。
			襄王元年	二	三
					後六十年滅 於秦。

述曰：司馬子長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卒年月，出處甚具。至孟子列傳，乃獨缺而不書，豈其疏略特甚，抑亦古史闕文之義耳。後儒區區修補，乃欲於二千年後懸斷二千年前不可億知之事，宜其多所牴牾已。今考孟子年譜，閱近代諸儒著述不下數十家，其間或合或否，靡所適從。因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之後，凡二百年，證諸列國世次，然後孟子出處時地可得其大略。蓋伐燕之爲齊宣王，合以戰國策與他書所引紀年而可信者也。子長六國表乃誤屬潛王，又以梁惠王後元年爲襄王元年，致與孟子游梁仕齊之歲先後歧異。今爲年表，起安王元年者，或謂孟子生於安王時也。自齊宣王以下，得王年世則缺以示

疑其他列國時事、仍各著其終始。而孟子之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亦若有先見云。至如表所不能詳者、則附見於事實、而諸儒論辨之說、亦以次采列焉。

又曰作史以事實爲經年表爲緯。今志孟志而必列年表一門非若後世行狀編年紀事必盡少壯所歷也。凡以詁七篇經義耳。經義首重孟子出處則游梁仕齊適宋之滕之魯最爲要義。今壹以六國表立編年之程而錯舉七篇中列國時事之見於正史者得其歲月合諸孟子蹤跡所至先後久暫隱然可徵如游梁之宜在周慎靚王元年辛丑當齊宣之十六年梁惠之後元十五年於梁惠稱王之年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之語並下章初見襄王之文而知之。至去梁之齊卽在此一二年中則又於燕噲讓國齊宣伐燕之歲而知之。而於生卒仍無與焉。卽論生卒以經爲斷於梁有長老之稱於齊有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卷末復有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之語亦已可得其大致。今志孟子年表不敢謂生於安王時而紀歲則自安王始不敢謂卒於赧王時而紀歲則自赧王止容愈於據歧說而行吾穿鑿者後有作者庶乎諒之。

重纂三遷志卷之二

事實

孟子，騶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劉昭續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今爲鄒縣。

閻氏若璩曰：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一說：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鄒，孔子之鄉。」史記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其證也。」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又曰：大興王源崑繩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邾人，非魯人，曷爲母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邾人。猶歸葬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

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趙氏孟子題辭。

列女傳母儀篇云：孟母，鄒孟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按此即漢人所傳三遷之說，其事有無不可知，然亦足見自古

聖賢之成，其來有自。崔氏漢書謂聖賢之生，必不與流俗同。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世儒欲明孟子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又按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與韓詩外傳所記亦微有不同。韓詩外傳又有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豚事，疑皆附會失實，今不錄。

周氏廣業曰：趙氏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後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闕里志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十六年，魯人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沮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儉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非早卒，其三遷斷無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

列女傳母儀篇云：孟子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注云：「名某，邾人，子思弟子。」淮南子汜論訓篇高誘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

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某受業於子思。按以上並漢人說，與史記不同。

毛氏奇齡曰：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卒年六十二。按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時伯魚已先卒三年。即使子思生於伯魚卒年，年六十二而卒，其時亦止在威烈王三四年間，距



孟子所生烈王四年尙有五十餘年之久。又謂魯穆公會尊禮子思。然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如史記所云。則子思已早卒。疑所謂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訛。要之距孟子生年尙遠。斷不能親受業也。子祇以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卽位之年。距魯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餘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

崔氏述曰。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見孟子題辭。王劭謂史記人字

爲衍。見史記集解。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

六十餘年矣。伯魚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卽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生尙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以見其傳之有自。何但云人而已乎。且孟子七篇並無尊稱子思之語。亦不諱其名。是孟子必非受業於子思。史記之言是也。

焦氏循曰。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公卒。子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

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卽周威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

道旣通。據史記補道字。游於諸侯。風俗通義。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史記列傳。

史記魏世家。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鄭衍。諸子髡。孟某皆至梁。按史記列傳敘孟子游齊。在適梁前。風俗通又謂孟子晚而之梁。大率皆隨事設辭。初非游歷先後之次。國朝通儒如顧亭林江慎修輩皆謂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今輯孟子事卽依本書所敘爲先後。顧氏炎武曰。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

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又曰、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又曰、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江氏永曰、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慎親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蓋魏營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後元、是汲冢紀年。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乃以後元爲襄王、而襄王後有哀王、哀卽襄之誤耳。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慎親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某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

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尙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

崔氏述曰、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云、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余按孟子之見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疑。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卽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又曰、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適梁、蓋并客卿亦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風俗通義

鹽鐵論論儒篇：齊宣王褒儒尊學，孟某鴻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

閻氏若璩曰：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况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

江氏永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眞

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歷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歷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其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義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

崔氏述曰：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湣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湣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湣王，陳氏新語從之，而謂孟子



書爲其徒所記、以故致誤。惟葉氏大慶攷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合、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潛王問答之事。記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覩此事者、必無以潛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誤、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誤、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恆得政以來、凡十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弑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恆、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疆、潛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遺之。又誤以桓公爲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潛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潛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爲據、則孟

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記爲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

林氏春溥曰、史孟不合、莫甚於伐燕一事。按伐燕之役、七篇明繫之宣王、國策正同。惟史記謂在潛王十年、遂爲千古疑案。通鑑則下減潛王十年、上增威王十年、以合孟子。考異不載其說、朱子已疑其無據。又燕人畔、集註引立太子平爲證、依通鑑則在潛王二年、仍與孟子不合。今考史記索隱引紀年、以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一世。又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是田和之後有田剡一世、而史皆遺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云、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是史記威王之二十三年乃紀年威王之元年也。又云、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是史記潛王之四年、乃紀年宣王之元年也。而由是而推之、潛王十年伐燕、實宣王之七年。潛王十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實宣王之九年。一一與孟子合。此其確然可據者也。史記於威王以前脫悼子、田剡兩世、於是威王之立移前二十餘年、而伐燕之事不得不屬之潛王矣。通鑑但據孟子以正其誤、而殊無他

據其意只疑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三當作四。潛王在位四十年、四當作三、而以孟子燕人畔一段統附於伐燕之年、下卽繫以宣王薨、痕跡顯然。朱子綱目更書孟子去齊於是年、則後燕人之畔、孟子何以有與陳賈問答之語。與集註自相刺謬。安得起二賢於九原、而以紀年之說質之。按以上二說皆引竹書紀年、辨明齊有悼子、田剡兩世、因移宣王之年於後、以證孟子公孫丑篇伐燕爲齊宣王、與前書齊人伐燕爲一事、其說頗爲有據。然亦有未盡合者。戰國策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請侯皆弔、齊後往。是威王之立、實當周烈王時。魯仲連齊人所舉齊事、不應有誤。又威王立三十六年而卒、殆于堯所謂威行三十六年是也。若依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是齊威王立於顯王十三年、其不及見周烈王明甚。所謂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者、其說又將何屬。此固不能一一悉合者也。又按列女傳、載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云云、此則孟子爲卿時、孟母尚在、未幾而有母喪、乃自齊葬於魯、終喪而後返齊。本書所謂於崇見王疑卽此時、繼而有師命、蓋指伐燕之事。趙氏謂師命爲師旅之命是也。又未幾而孟子致爲臣而歸矣、或謂齊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一爲潛王。孟子蓋嘗兩至齊、又事齊潛王、其說始於宋人、近世諸儒亦有信從之者。今錄於此、以備參稽。

附錄

王氏懋竑曰、按史記、齊潛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潛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考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爲齊潛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又

曰、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潛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今以宣王爲潛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又曰、齊潛王初年強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又曰、孟子在齊、約畧計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潛王十三年、下距潛王之沒更二十五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諡。卽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按此謂梁惠王篇所稱宣王皆爲孟子書、既爲所自著、或門人所記不見潛王之沒、故不稱諡、則孟子書中但稱齊王可已。後人何增何改、而且以爲爲孟子諱乎。此固說之不能兩通者矣。



儒藏

臧氏庸曰宋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
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
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
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
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
爲是今證之於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
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又燕策文公篇權之難燕再戰不
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
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
遂出兵救燕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
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
秦爲燕說齊王齊王大說乃歸燕城史記燕世家云文公
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蘇秦列傳易王初立齊
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
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
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
取之按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蓋燕文虐民齊宣征之與
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書齊人伐燕勝之與燕策權之難再
戰不勝正合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固與齊

湣伐燕噲顯然爲二事時燕有喪且數被兵易王尙未立故
孟子有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說諸侯將謀救燕者齊
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趙遂出兵救燕
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楚先圍
齊當必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言諸侯
多謀伐寡人也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韓兵
役相尋昭卒宣惠立故不與謀也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
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
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
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年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
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諡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
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余因黃氏說爲證明
如此讀孟子者正之按此據戰國策史記證明齊伐燕有二事
然按戰國策燕策王噲篇及史記燕世家皆云噲立齊宣王
復用蘇秦代必謂伐噲爲湣王事是仍未免偏信史記六國年
表也况燕文不聞有虐民之事且取燕十城亦不得謂之舉
萬乘之國而顧云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皆明係伐燕噲事時
噲死公子平未立故曰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若文公卒易
王立齊宣因喪伐之斯時燕無君而孟子對宣王云云亦
可謂迂遠而不達於事情矣又按戰國策齊策宣王篇與
國策儀以秦魏伐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高誘
注引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
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高氏嘗注孟子此以伐噲爲齊
宣王其說尤爲有本或疑趙注公孫丑篇伐
燕未明指宣王得此亦可知漢儒無異說矣
又絕糧於鄒郛困殆甚通義

江氏永曰：孟子過齊，齊君餽五十鎰，當卽孟嘗君田文也。

林氏春溥曰：滕文公使然友問喪禮，而孟子在鄉。今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僻，由僻返鄉，故風俗通云：「蓋與孔子陳蔡之厄相類。」此其所以聞戒而設備也與。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閻氏若璩曰：七篇爲孟子自作，真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述曰：嘗讀孟子書，所載生平出處事亦具矣。其初以不見諸侯爲義，蓋年逾五十乃遊梁，故梁惠王一見而稱之曰：「叟。」及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知其終不可語仁義，乃去梁適齊。思假手於宣王以平治天下，故嘗爲之客卿。中閒又因母喪居魯，其去齊也在伐燕之後。又因居宋而得見滕文公。及文公居喪時，孟子已由宋返鄉，故有穆公與然友之問。其後孟子乃之滕，見文公爲言井田學校事也。迨魯平公將見而臧倉沮之，蓋至此而孟子亦自知其終不遇矣。故首篇託始梁惠，絕筆魯平，此敘述之大旨也。趙邠卿乃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其說本諸史記，而與齊宣王伐燕事絕不相符。後儒因爲兩至齊之說，以孟子次篇所書伐燕屬滑王。至沈莊仲錄朱子語，則直疑孟子書中宣王爲門人所改。近代

一二通儒或遵用其說，而私家著述如年譜、編年之類，又往往離析孟子事以傳會所見，愈辨而愈失其真焉。今豈以孟子書爲徵，畧采漢人之說爲綱，而國朝諸儒所考論則以次附載，閒爲疏通，其是非得失，而不敢爲直決之語，庶幾有符於孟子論世之義，後之君子亦可以覽而觀焉。

重纂三遷志卷之三

經義 諸儒解經 歷代尊經 諸儒傳述

諸儒解經

孟子章句

漢程曾撰。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見漢書儒林傳。原書久佚。

孟子注十四卷

毛展影宋蜀大字本，尚有章指二卷，章別其旨也。篇敘一卷，七篇之序次也。今合爲十四卷。

漢趙岐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改今名字。仕至太常，年九十餘卒。事蹟具後漢書本傳。是注卽岐避難時在安邱孫嵩家複壁中所著。

孟子章句

漢高誘撰。誘後漢書無傳。據誘注淮南子自序，知爲涿郡人。從同縣盧侍中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誘作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其書久佚，故歷代史志皆不著錄。

孟子注七卷

隋書經籍志云鄭元注。按後漢書鄭康成傳，凡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諦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各

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不云注孟子，而隋、唐志並有之，疑或爲鄭學者所依託。原書久佚。

孟子注七卷

漢劉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著釋名二十篇。所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原書久佚。

孟子注九卷

晉綦母邃撰。邃世次爵里無考。據隋志載邃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又有齊都賦二卷，及所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知爲晉人。志云梁有孟子注七卷，綦母邃撰。亡。唐書藝文志載綦母邃注孟子七卷，蓋其書亡於隋世，至唐乃復得之。故北堂書鈔及李善注文選、杜佑著通典，猶間引其說。原書久佚。

孟子注七卷

唐陸善經撰。善經注孟子，舊唐書經籍志不載。新書藝文志作七卷。崇文總目云，善經以孟子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原書久佚。

孟子音義三卷

唐張鎰撰。鎰字季樞，一字公度，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仕至中書侍郎、鳳翔、隴右節度使，贈太子太傅。新舊唐書皆有傳。舊書述鎰所著有孟子音義，而經籍志失載。新書藝文志有之。宋史藝文志亦作三卷。原書久佚。孫氏夷猶引用之。



孟子手音一卷

唐丁公著撰。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仕至太常卿，贈尚書右僕射，事蹟具唐書本傳。所著孟子手音，新舊唐志均不載，宋史藝文志有之。原書久佚。孫氏與多引用之。

續孟子三卷

唐林慎思撰。

翼孟三卷

唐劉軻撰。軻彭城人，因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居易記其事。原書久佚。

孟子音義二卷

宋孫奭撰。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仕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卒贈左僕射，諡曰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實大中祥符間奉勅校刊孟子時所著。

孟子正義十四卷

舊本題宋孫奭撰，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所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以上二書 文淵閣著錄。

四注孟子十四卷

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注。見宋史藝文志後凡諸書存佚不復悉注。

孟子解十四卷

宋王安石撰。

孟子注十四卷

宋王雱撰。雱字元澤，臨川人，王安石子也，事蹟附見宋史安石傳。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楊屋舉子宗之。

孟子解六卷

宋蔣之奇撰。之奇字穎叔，宜興人，官觀文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點注十四卷

宋張簡撰。晁公武曰：熙寧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孟子解義十四卷

宋章甫撰。甫字端叔，蒲城人。熙寧中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

孟子節解十四卷

宋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同撰。見范祖禹進書劄子。

范祖禹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今按：文獻通考載五臣解孟子十四卷，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據此，則五臣無康

缺页

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

孟子解十四卷

宋尹焞撰。焞字彥明，河南人。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閣待制尹焞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然據韓無咎跋語，則十四卷中有第三篇及某章皆未備，實未成之書也。

孟子解十四卷又拾遺一卷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廣陵。紹興二年進士，歷官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卒贈太師，諡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是書文淵閣著錄作孟子傳，乃南宋初槧，提要云其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通考作十四卷，蓋傳寫誤也。

孟子問答十二卷

宋倪思撰。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歷官寶文殿學士，諡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按元白璣湛淵靜語載倪思論司馬疑孟一條，謂王安石援孟子大有爲之說，欲神宗師尊之，故先著疑孟，明其未可盡信，蓋出此書。

孟子傳十四卷

宋陳禾撰。禾字秀實，鄞縣人。官右正言，諡文介。事蹟具宋史本傳。所注孟子，本傳作十卷，蓋脫誤也。

翼孟音解

宋陸筠撰。筠字善材，一字元禮，金谿人。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益公必大爲之序。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之，建安人。是書自明中葉以後無完本。國朝乾隆時，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首尾完具，復還舊觀。詳四庫全書提要。

孟子集註十四卷。孟子集義十四卷。初號孟子精義，後改集義。或問十四卷。

孟子問辨十一卷。孟子要畧。朱子年譜云：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畧成。是書又名指要，一名要指。

宋朱子撰。自朱子定四書之名，後來注孟子者率與論語大學中庸同釋，目爲四書。宋史藝文志雖列孟子於儒家，而朱子所爲集註集義，或問皆錄入孟子類，蓋不敢沒其實也。今用其例，仍分別著錄。惟要畧一書無卷數，僅見真西山序文。近代漢陽劉氏傳瑩始從金仁山孟子集註考證內搜出，凡八十五章。湘鄉曾國藩爲加序跋，稱五卷。序跋載藝文志。

孟子注

宋馮椅撰。椅字儀之，都昌人。

孟子詳說十七卷。癸巳孟子說七卷。

宋張栻撰。栻字敬夫，廣漢人，事蹟具宋史道學傳。孟子說成於乾道癸巳，故名癸巳孟子說書凡七卷，文淵閣著錄。

孟子解

宋劉愚撰。愚字必明，龍游人，官安鄉令。

孟子傳三十六卷

宋史藝文志題曰張氏傳，疑卽張子韶書也。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朱戴溪撰。溪字少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尙書、文華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紹聖初賜諡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傳。陳振孫曰：岷隱初仕衡嶽祠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

救性七篇

朱章望之撰。望之浦城人，官光祿寺丞。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故著此書。

孟子傳贊十四卷

朱錢文子撰。文子字文季，樂清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歷官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

孟子辨疑十四卷

宋王汝猷撰。

孟子要義十四卷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臨邛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紀蒙十四卷

宋陳壽老撰。壽老字耆卿，臨海人。登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是書前有水心葉適序。陳振孫曰：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當嘉定初年成此書。

孟子解十四卷

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杭之兄也。嘗學於朱子，是書文淵閣著錄。

孟子通旨七卷

宋王柏撰。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以度宗咸淳十年卒，事蹟具宋史道學傳。

孟子集註考證七卷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甫，號仁山，蘭谿人。從學於王柏。德祐



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

刪集孟子解十卷

金趙秉文撰。秉文字周臣。滎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拜禮部尙書。事蹟具金史本傳。

孟子辨駁一卷

金王若虛撰。若虛字從之。棗城人。歷官翰林直學士。金亡後。微服歸里。後卒於泰山。事蹟具金史文藝傳。

孟子集注旁通四卷

元杜瑛撰。

孟子旁注七卷

元李恕撰。

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元李昶撰。

孟子通解十四卷

孟子衍義十四卷

孟子思問錄一卷

孟子旁解七卷

右四部不知撰人。見千頃堂書目。黃虞稷曰。皆元人所著也。

孟子私抄七卷

明楊守陳撰。

孟子雜記四卷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陳州知州。是書 文淵閣著錄。謹按。四庫全書提要謂陳氏是經學。故特附於四書類。今考其書體例繁蕪。實非善本。特以明一代考證之書所存無幾。故今亦備錄焉。

孟子訂釋七卷

明管志道撰。志道字登之。婁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是書 四庫存目作孟義訂測。提要云。書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出自臆說。恍惚支離。不可勝舉。

孟子說解十四卷

明郝敬撰。敬字仲興。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禮科給事中。尋左降。明史文苑傳附見李維楨傳末。是書 四庫存目。

孟子師說二卷

國朝黃宗義撰。宗義字太冲。號黎洲。餘姚人。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薦修明史。以老疾未赴。是書 文淵閣著錄。提要謂宗義以其師劉宗周嘗釋大學中庸論語。惟孟子無所論著。乃述其平日所聞。以作此書。故名師說。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國朝戴震撰。震字東原。休甯人。入 國史儒林傳。是書與所

作原善三篇皆標舉古義、國史稱震晚年論述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具見於是書。

孟子正義三十卷

國朝焦循撰。循字理堂、江都人。是書闡發趙注、申明古訓、於趙說有所疑、輒爲規正。引據古書外、所采本朝諸人說凡六十有餘家。

國朝崇尚經學、實事求是。乾嘉以來、經師繼起、深明古訓。自焦氏此書而外、如邵氏晉涵之孟子述義、樊氏廷紹之孟子注疏、解經大率皆未成編。邵氏述義無傳本、僅見南江札記。說孟子幾四百事、或謂卽述義初稿。樊氏書已刻十二卷、於舊疏六卷又各分爲上下卷、自離婁以下四篇竟未版行、不知世尙有完本否。又錢氏東垣有孟子解詁十四卷、亦未見其書。此外諸家撰述應復不少、茲謹就聞見所及、詳爲采錄、其所不知、姑從闕如。

附錄

石經孟子十四卷

宋宣和中知成都席旦所刊、以補孟蜀廣政石經。晁氏讀書志、馬氏文獻通考均列之。孟子類今因之。按此外又有北宋嘉祐篆、俱二體石經、南宋高宗御書石經、皆有孟子。又國

朝賈三復補刊孟子、以續唐石經。今國學所立石經亦有孟子、謹附其目於此。

孟子發題一卷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是書四庫存目。

孟子年譜一卷 孟子家記一卷

元吳廷撰。

孟子弟子列傳三卷

元吳萊撰。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以春秋貢於鄉、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蘊書院山長。

孟子年譜一卷

舊本題元程復心撰。四庫存目提要云、朱彝尊經義考載譚貞默孟子編年畧自述一篇、與此書自述不異一字、疑直以貞默之書詭題元人耳。

孟子事蹟圖譜二卷

明季本撰。本字明德、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長沙府知府。

孟子編年畧一卷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庵、嘉興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是書四庫存目，入史部傳記類。

孟子事實錄二卷

國朝崔述撰。述字東壁，大名人。著考信錄數十卷，辨論古事，一以經文與義理爲斷，是書亦其一也。

歷代尊經

漢文帝置孟子博士，已而罷之。舊志：按舊志凡引史傳皆約舉其文，不標書名，今悉稱舊志。

趙氏岐曰：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

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以上見孟子通義

全文已載入第六卷。舊志約其詞曰：漢文帝置孟子博士，已而罷之。許氏論謂漢置博士在文帝時，博士當在武帝時，此云已而罷之，似文帝自置自罷殊不分明，當仍錄原文，不以重見爲嫌也。

王氏應麟曰：熹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

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

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詁，誦佔

畢而已。五經通義說。

閻氏若璩曰：案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

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

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帝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

眾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岐說之

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因學紀聞箋。

錢氏大昕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

當在是時矣。潛研堂答問。

唐開元二十九年，知洋州趙贊著議，欲令選人通書、禮、孝經、論

語之外，更通孟、荀諸子者，謂之茂才舉，議不果行。舊志。

寶應元年，楊綰爲禮部侍郎，疏請罷明經，進士而復孝廉，以論

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令士習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

爲進士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得立

學官。舊志。

唐末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書上不果行。舊志：書詳藝文志。

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臣各

一部。玉海。

宋以孟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爲三小經。玉海。

按程伊川文集論禮部看詳狀曰：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

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禮部之意，卻是不

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也。

程氏灝曰：孟子升經之事，當在宋初，故有自來四堂各講論

孟之說。史志未詳，采此以備其制。

景祐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刊定前漢書、孟子、下國子

監頒行。故事。

熙寧四年二月罷詩賦以經義策論取士令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易詩書周禮也。次兼經禮記論語。俱十道。後改語孟義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一道。舊志。

許氏翰曰熙寧四年科舉之制以王安石議也。有宋尊孟子為經蓋已久矣。觀真宗朝孫宣公奉勅校勘孟子遂作音義進呈可見。大中祥符七年印本即孫校也。

元祐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閒議罷復而孟子試義不改。舊志。又注初司馬溫公執政欲盡變熙寧舊法范忠宣公曰孟子不可輕廢六經之春秋矣乃止。

元祐中司馬康適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為孟子節解以進。舊志。

按此文已詳錄於孟子節解註見范祖禹志墓原文云康力疾解二卷又按玉海載元祐四年以司馬康言詔進講孟子講官為節解十四卷范祖禹講今樂猶古樂及公劉太王章許氏翰曰康傳載康言而無年數據此知是元祐四年也。

呂原明元祐閒侍講大雪不罷因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為二絕句。見迴。

政和四年點檢措置祕書省官投名人並本省職掌楷書以上保引保二人引一人三館祕閣官試驗書讀孟子書三百字不誤十字讀三百字不差十字為合格。故事。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旨令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東宮備覽。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續溪胡舜陟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會亂不果行。舊志。

建炎二年九月己亥上謂宰相近將孟子論治道處手寫入於絹屏又曰語孟誦習之熟真有可喜癸卯內出親書坐右素屏旅獎一篇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凡十扇遣中使宣示宰執。玉海。

紹興八年五月命說書尹焞解孟子八月命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十六年三月辛卯終篇。同上。

按尹和靖有孟子解十四卷詳見解經王時敏師說曰先生曰德壽問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武王誓師之詞也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仇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為



備藏

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鄞人汪大猷爲諭德，兩日一講孟子。舊志。

乾道時，朱某嘗欲罷詩賦而分經、史、子、時務之年，其私議以易、詩、書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及三傳爲一科，義各二道，諸經

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朱中選舉志。

淳熙八年，始分三等，能全誦諸經、孟子及能文者爲上，誦書外能通一經爲中，止能誦六經、語、孟者爲下。舊志。

紹熙五年八月，詔續潛邸所講孟子。嘉泰元年十一月，講徹。王

金天會間，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諸經、孟子，太宗命教養之。後遂立爲經童科，以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諸經、論、孟者爲中選。舊志。

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印板，頒諸學校習之。又設女真學，令譯經，所以女真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女真子弟習之。同上。

又本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及論語、孟子內能誦一書者，始月給俸八貫石。同上。

章宗時，有司奏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於二書內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從之。同上。

元至元五年十月，敕從臣禿忽思等錄毛詩、孟子、論語。十九年，令各路司吏有關，委本路長官參佐同儒教授考試習行移書算及詩、書、語、孟內通一經者補充。同上。

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博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同上。

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同上。

明洪武元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同上。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三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仍頒諸學宮焉。同上。

洪武時，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辭氣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宮，上可其奏，命曰節文。」萬歷重編內閣書目。



儒藏

周寶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奉^⑤上徵天下耆儒同校孟子，中間語氣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其餘一百七十七條條頌之中外，俾皆誦讀，向有板在南雍，今殘缺矣。

李嗣戒菴漫筆曰：國初嘗刪國人寇讎反覆易位等章，其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今按明史錢唐傳：帝嘗覽孟子至草莽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某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所謂孟子節文，卽內閣書目所載二卷者是也。據菴漫筆，知當時此書實頒行未久，故曰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而他書稱太祖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朱錫鬯謂野史近誣不足信。又引太祖論趙晉曰：孔孟之道，鄉幼學壯履，謂太祖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啟諸生訕上之端耳。此皆於孟子事大有關係，今並附錄於此。

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題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而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爲例。廖道南殿閣詞林記。

國朝順治二年，定鄉會試初場命題規制，第一題用論語，第二題

用中庸，第三題用孟子。如第一題用大學，第二題用論語，第三題仍用孟子。舊志。

諸儒傳述

淮南子汜論訓曰：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高誘注曰：全性葆真，謂不拔鬻毛。據傲真訓注，當作雖拔鬻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

揚雄法言：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苟卿非數家之書悅也，至於子思、孟某，詭哉！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

班固漢書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惟孟某、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徐幹中論曰：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某，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

傅氏元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善注引。

子傳

又曰、孟某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物理論引

見意林

劉勰文心雕龍曰、孟某膺儒以罄折。又曰、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劉勰新論曰、晏嬰子思、孟某荀卿之類、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

隋經籍志曰、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某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旨、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

唐藝文志曰、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紬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某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

韓子原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韓子粹言、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孟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歿、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歐陽修本論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至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閒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

程氏遺書、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多矣。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又曰、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道不行於身、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取暴寡、以爲久安之勢、此而已矣。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也。彼方恃強挾取、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能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淺哉。方世衰道微、使楊墨之辨明而姦言誠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五峯胡氏曰、孔子學不厭誨、誨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久於仁矣。

朱子全書、曾子大抵偏於剛毅、追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

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於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讀余隱之尊孟辨、錄一鄭公藝圖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莠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隱之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闕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寶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尙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窮其說者、形存而身亡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矣。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

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蕘稗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不去蕘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蕘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辨。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息邪詖訾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蕘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蕘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某。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按此著錄家孟子入經之始。許氏瀚曰。陳氏馬氏既發此論。而宋史藝文志仍列子部。則托克托之過也。

薛瑄讀書錄曰。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時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尙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子及羣賢之說。會萃折中。以釋其意。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闢。無越於此矣。述曰。自班史志藝文以孟子入儒家。歷代史志因之。宋熙寧中。用宰臣王安石之說。乃罷詩賦。以孟子與羣經試士。是後孟子始尊爲經。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先是大中祥符時。眞宗嘗命孫奭等校刊孟子。今所傳音義一書。卽此時作也。及安石欲援孟子大有爲之說。因有是議。當時元祐諸人務與爲難。由是疑孟。詆孟諸書紛紛作焉。晁公武承其家學。故郡齋讀書志仍列孟子於儒家。至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下所可同日語也。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按陳氏此說當矣。恭讀四庫全書提要。有曰。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安石。亦不始於程子。此尤足以破諸儒門戶之見。竊嘗以爲孟子之尊於王安石。

亦猶左氏傳周官之尊自劉歆耳。初不必爲是經諱。觀宋史首列王雱註。則其訓釋孟子。亦不爲無功。特惜其湮滅無傳。不復可考。其他諸家所述。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尤不可勝數。可不惜哉。今錄歷代注解傳述。一以正史爲徵。其有書雖佚。而史傳猶記其名者。則詳其卷數與夫撰著名氏。以備參考。大抵宋以前著述鮮存。又孟子書不列於經。世儒好之者少。故今所采錄諸家撰著及歷代尊經之典頗詳。宋以後則習孟子者率目爲四書。其尊經之意有加。而所講求或專爲制義設。蓋不勝採摭。故略焉。

〔佚文〕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口。何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三略篇。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性惡篇。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喪失其性故也。荀子性惡篇。按次句當係荀子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忌。若伊尹於太

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

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滄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悅。

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滄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滄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清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一作說當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同上。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犂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程會章句。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史記燕世家。

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史記燕世家。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直死孝也。劉熙孟子注。

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淮南子傲真篇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引作人性無不善。按高氏引孟子多約舉其詞。此皆未知果出外篇否。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說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



於學問以修其性。說苑建本篇。

孟子曰：人知養其田，莫知養其心。養田莫過利，苗得粟，養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養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同上。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同上。

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其所不知，信矣。揚雄法言。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修身篇。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

於天地皆稟善性，良長大與物交構，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

論衡本性篇：按充云：性善之篇與趙氏題辭所舉外書篇目合。審其文義，似物亂之也。以上為約舉孟子語，以下乃充申釋之詞。王氏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全錄此文目為孟子外書。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風俗通正失篇。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鹽鐵論執務篇。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甯

窮餓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鹽鐵論論儒篇：按此即告子篇由今之道四語而稍易其詞，大抵漢儒所引孟子多類此。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

之日天去之也。漢書伍被傳。

天子圓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何休春秋公羊

傳成十二年注。

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為梁惠王極陳其事。袁宏漢紀。

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為，賊也。後漢紀建武十九年鄧

暉引。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

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嚭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

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燕毋遽孟子注。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孟子曰：非古也。古

莫善於助，助者殷法，雖周亦助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

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燕毋遽孟子注。

孟子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昭明清頌。

孟子曰：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導，正

當仁義為本。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進步。梁蕭綺拾遺篇。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

生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

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之岐。今王笑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劉

論新。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敘。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虞世南北堂書鈔。

孟子曰、正枉必過其直。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阿意苟容、歛肩所尊、俗之情也。同上。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同上。

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子謂之寄君。司馬貞史記索隱。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性也。趙蕤長短經是非篇。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馬意林錄孟子書。

意林錄孟子書。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大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

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涉其巔。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釋山下、樂正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

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廣文選。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民、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

天下欲之。桀紂昏昏以亡、湯武謬謬以昌。太平御覽。

孟子曰、某少貧、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知市井之利。又

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同上。

述曰、趙那卿有言、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

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

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由

此觀之、意其時學者必多誦習孟子、故漢世諸儒著書、率皆

引舊文而申明之。然司馬子長言孟子著書七篇、而班史志

藝文乃作十一篇。十一篇者、蓋多外書四篇也。邠卿謂四篇

之書、其文不能闕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今外書

久佚、隋唐志已不著錄、其目僅見趙氏題辭、爲性善辯、文說、

孝經、爲正。至宋代、晁子止、洪容齋、王伯厚及明陳心叔、焦弱

侯、國朝顧亭林、馬宛斯、朱錫鬯諸人皆有所采輯、曰爲佚

文。然諸家所據各書、往往有本七篇之意而增易其詞者、有

他家之言而訛爲孟子者、有引趙氏、劉氏注、第曰孟子、遂疑

爲孟子佚書者。今詳爲覈辨、凡得數十事、自荀卿外、皆漢人

所引爲多、其文與七篇爲近、宜若有出於外書之內者、用以

資觀者考證、亦不無少益。若前代所傳、照時子注外書、乃出

明人依託、蓋不足辨云。

校記

①漢書：當作「後漢書」。

②殿：當作「閣」，見《宋史》卷三九八《倪思傳》。

③文華閣：當作「華文閣」，見《宋史》卷四三四《戴溪傳》。

④紹聖：當作「紹定」，見右引書。

⑤奉：當作「奏」。

⑥「良」字衍，「構」當作「接」，見《論衡·本性》。

重纂三遷志卷之四

祀典 爵享 林廟 祭儀 樂章 禮器

爵享

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歲時致祭。孝婦七人，鄒孟子母居第五。

唐憲宗朝，處州刺史鄒侯李繁作孔子廟，圖孟子同左氏、公羊氏等於壁祀之，韓愈爲之記。凡記皆在藝文志。

宋仁宗朝，孔道輔知兗州時，以孟子併揚、荀、王、韓設像，祀於孔廟西偏，名五賢祠，仍爲之記。

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先是，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子，揚雄於廟廷，仍賜爵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非是而止。至是，從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曾孝寬疏請，詔封鄒國公。

元豐七年五月壬戌，始以孟子配享孔子。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顏子並配。議者以爲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子並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生、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於聖門，皆在顏子之列，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自國子監

及天下廟學，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兗國公。詔如禮官議。

哲宗元祐元年，詔定鄒國公孟子服九旒衣九章。

徽宗政和三年正月元日釋菜，二月八月上丁日釋奠，以兗國公顏子、鄒國公孟子配享殿上。

度宗咸淳三年，封曾子爲鄒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食孔子廟大成殿，位於顏、孟之間，是始爲四配。

廣均按：宋臣洪邁嘗建議，高孝開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是始行其說。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詔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時國子監諸臣言：兗國公親承聖教者也，鄒國公功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改塑冠冕，裝飾法服，一遵舊制，從之。

元仁宗延祐三年六月，詔春秋釋奠於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此與宋制同。並追封亞聖鄒國公父爲邾國公，母仇氏爲邾國宣獻夫人，更塑像爲一品冠服。

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

明太祖洪武元年，制春秋釋奠禮，配祀諸儒，悉如舊制。五年，罷孟子配享。六年，詔以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從



儒藏

祀如故。詳見附祀錢唐傳。

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罷公爵。是年，又奉孟子父孟孫氏配享啟聖公祠，神主稱先賢孟孫氏，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廣均按：王鴻緒明史稿嘉靖九年，諸臣議奏，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不復稱公。併撤塑像，以木爲神主。國子監春秋祭祀，十邊十豆，天下各學八邊八豆，樂用六佾。凡學別立一祠，中祀叔梁紇，題啟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明年，又定制，文廟殿中先師南向，四配東西相向。國朝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議，文廟諡號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部議定文廟尊稱曰至聖先師孔子，配享稱亞聖孟子，如舊式。

國朝乾隆三年，追崇孟母邾國宣獻夫人爲端範宣獻夫人。時侍郎趙殿最奏請加孟母封號，以示尊崇。禮部題奏，臣等會議得全德昭融，已著休聲於萬古；母儀炳煥，宜膺美號於千秋。謹按亞聖孟子母仉氏守節撫孤，以慈母而兼嚴父，遷居教子，遂習慣而若性成，斷機示勤，勵知言養氣之學，撫楫誠義，啟守先待

後之功。母訓昭垂，儀型百世。昔在元代，已尊封邾國宣獻夫人，崇祀廟廷。我

皇上崇儒重道，典禮優隆，孟母邾國夫人誠宜加增封號，以作民教而樹風聲也。應如該侍郎所奏請，其封號字樣由內閣撰擬。

欽定端範。是年，部咨山東撫臣敬備祭品，委官致祭。其告祭之文由翰林院移送。

乾隆十三年，

聖駕南巡，幸闕里，

遣光祿寺卿吳應枚分祭鄒縣孟廟。

乾隆二十一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錢維城分祭鄒縣孟廟。

乾隆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夏四月己巳，

回鑾過鄒縣，

親幸孟廟，拈香行一跪三叩禮。

乾隆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夏四月庚辰，

回鑾過鄒縣，復

謁孟廟，拈香如前禮。

乾隆三十六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光祿寺卿申甫分祭鄒縣孟廟。

乾隆四十九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刑部侍郎杜毓林分祭鄒縣孟廟。

乾隆五十五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翁方綱分祭鄒縣孟廟。

謹按、本朝崇祀之禮莫盛於乾隆丙子壬午

聖駕兩次幸鄒。此曠古所希觀。當時典禮自有司存。而舊籍無徵。志

記闕如。故博士廣均言自乾隆二十六年宗子毓瀚卒無嗣。

越二十年廣均祖父傳樾乃入繼大宗。中更攝祀事者數人。

文物散失。良可歎惜。今斯志迫於歲月。未能博稽典籍。其藏

諸內府者亦一時無由窺見。謹志其目於此。以俟踵事者

之增修云爾。

林廟祭田 林戶 灑埽戶附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歲久不祀。漸即湮沒。
宋景祐四年孔道輔知兗州。始訪而表之。立廟於墓之西南。泰
山孫復爲之記。

元豐七年。因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事李挺奏請。詔賜庫錢三
十萬。增修墓廟。給祭田以嚴灑埽。

元至元十四年。山東提刑霍天祥立碑墓前。題曰先師鄒國公
墓。

元貞二年。縣令司居敬修墓立碑。三氏學教授導江張頌爲之
記。

至正三年。墓祠毀。孟氏族長惟讓於墓前建思本堂。德州鄭質
爲之記。

明宣德九年。魯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錄李奎爲之記。
嘉靖四十五年。重修孟子墓祠。

廣均按。記載無徵。惟邑令章時鸞爲真定梁公捐金立碑。現
存饗殿側。

隆慶元年。縣令章時鸞創建亞聖林饗堂。置祭田五十畝。魯藩
宗室觀挺爲之記。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重修饗堂。嶧縣賈三近爲之記。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修墓。置祭田三十五畝。繼先自爲
記。

天啟三年。鄒令毛芬增設亞聖墓祭田。滋陽崔本善爲之記。

國朝康熙三十五年。通政司吳涵捐貲重修饗堂。博士孟貞仁爲
之記。



康熙六十年、博士孟衍泰重修饗堂、衍泰自爲記。

嘉慶四年、博士孟傳樾重修饗堂、傳樾自爲記。

道光十四年、博士孟廣均重修饗堂、廣均自爲記。

右四基山墓廟

孟子父母墓在鄒縣城北二十五里馬鞍山、舊稱孟母墓。宋太宗時、華州進士韓丕嘗作孟母碑、爲世傳誦。今其文不傳。事見宋史。馬鞍山一名天馬山、在四基山西北、相距十餘里。

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導江張頌爲之記。

明正德二年、博士孟元立碑於馬鞍山之東北、題曰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墓道。

萬厯九年、博士孟彥璞立碑墓前、題曰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碑。

萬厯二十五年、縣令王一楨置祭田二十畝、設林戶五名以守墓、一楨自爲記。

國朝康熙三十四年、邑令韓峯起重整孟母墓祠祭祀事、四氏學生孔尙勳爲之記。

乾隆九年、博士孟衍泰於馬鞍山創建饗堂、衍泰自爲記。

右馬鞍山墓廟

孟子廟堂始建於鄒之東郭、舊志俱未詳歲月。據宣和三年孫傳記新修孟子廟云、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

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又云、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所謂先時者、亦不詳其年月。按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爲縣。或疑立廟東郭、卽在此時。考元豐七年李挺疏請增修孟廟、稱廟在鄒鎮東北隅、棟宇已壞、則當時所增修者乃四基山墓廟。然東郭之廟卽立於斯時、亦未可知。觀傳文又云、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已五更修、則謂別營之廟在元豐時、其說當可信。而明趙彥重修孟廟記謂政和四年部使者別營一宇、在城之東郭、蓋因孫傳記而訛、非別有所據也。

宋政和四年、詔賜錢三百萬、重修孟子廟、列一品戟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

按孫傳記此當是重修墓廟、非專治東郭一廟也。然孟廟崇祀實始於此。故明年遂封孟子弟子爲侯伯以從祀云。又按宋史程振傳、徽宗時、振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於鄒、祀孟子、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享、從之。然則孟廟之新、蓋因振請、而孫傳記內所謂部使者卽振其人也。

宣和三年、縣令朱缶從邑人徐紱請、改建孟子廟於鄒之南門外、監察御史孫傳爲之記。

宣和四年、詔給孟子廟戶二十五戶、專供灑掃、免其雜役。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趙伯成爲之記。

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重建孟廟、三氏教授張頌爲之記、居敬亦自記其碑陰。

按張頌記云、甲戌廟毀於兵、惟門垣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考甲戌乃金主眞祐二年、德昌爲孟子五十代孫、又按司居敬碑陰記云、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貲以具材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孟子、樂正子而安之、是重修孟廟、實德昌爲之倡、而舊志失載、故詳記於此。

泰定五年、從大司農司都事郭毅請、撥賜孟廟祭田三十頃、國子祭酒蔡文淵爲之記。

至順三年、鄒縣李儼、馬亨等始於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爲之記。

至元三年、縣令張銓重修孟廟、德州鄭質爲之記。

至正二十六年、以宗子孟思諒請、給廟戶五戶。

明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重修、本自爲記。

按本記云、按部至鄒、謁拜亞聖廟、見其燬於兵、瓦絳、構未完、又方克勤廟記云、近燬於兵、是孟廟在元末又嘗毀於兵燹、故本記謂翼之以廊廡、塗之以丹雘、則有待於羣公焉。

洪武七年、縣令桂孟同孟氏宗子思諒修廟、落成、濟甯知府方

克勤爲之記。

洪武十年、縣丞胡景昇等重建致嚴堂、邑人郝幼學爲之記。

洪武二十三年、縣令馬聰重修廟垣、教諭黃琮爲之記。

洪武二十七年、縣令趙允昇修廟、教諭賴景衡爲之記。

永樂三年、縣令朱珪重修孟廟、創建兩廡、教諭樂暉爲之記、訓導余愷記其碑陰。

廣均按、舊志不載記文、今石刻無存。

洪熙元年、縣令房岳重修兩廡及致嚴堂、三氏學教授張敏爲之記。

正統八年、縣令房岳重修亞聖廟、教諭蘇潤爲之記。

舊志云、房公在鄉二十餘年、故再修廟。

正統十一年、縣丞官政重修致嚴堂、教諭蘇潤爲之記。

景泰二年、撥賜孟子廟祭田六頃。

景泰六年、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疏請、復以元時賜田

三十頃賜孟氏、又增賜祭田二十頃、佃戶十戶。

時顏氏同蒙賜田、其上疏則因博士孟希文之請、至天順元年、有貞爲撰錫復顏孟二廟祭田記、勒石廟中。

是年、詔設孟廟禮生五十六名、依時陳設掌禮門子四名、以備看守。

天順二年、縣令劉巍重修亞聖廟、並立坊通衢、訓導李達爲之



記。

成化四年巡按御史吳達與兗州知府宋璽檄鄒縣縣丞傅弼重修兩廡及儀門教諭周載爲之記。

成化六年撥給孟廟灑埽戶七戶以備看守。

成化十八年復賜廟戶二十五戶以充灑埽。

宏治十年詔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爲之記。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僉都御史任瀛爲之記。是年章時鸞置祭田五十畝。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教諭徐明綱爲之記。

廣均按舊志不載記文今廟中無此碑。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修廟竹陽王湘爲之記。

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姚思仁檄縣令王一楨重修大學士于慎行爲之記。次年王一楨置祭田二十畝設林戶看守林墓。

萬曆三十六年巡撫黃克纘檄縣令胡繼先重修給事中戴章甫爲之記。是年胡繼先置祭田三十五畝守林地六畝。

萬曆四十六年縣令李鳳翔置祭田三十畝。

天啟二年廟毀於白蓮教匪之亂。三年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管兗州府事孫朝肅重修山東巡撫趙彥左都御史鄒元標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並有記。

崇禎元年縣令黃應祥置祭田一頃十五畝。又崇禎初年魯

藩置祭田七頃二十畝。

崇禎六年巡撫御史王道純兗東道趙建極捐貲修廟博士孟聞玉爲之記。

國朝順治四年增設禮生八名贊相禮儀以光祀事。

康熙十三年重修亞聖廟成山東巡撫劉芳躅爲之記。

按記云自明天啟癸亥後五十餘年數遭兵燹又於康熙戊申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肇修於癸丑正月迄四月終落成則重修在十二年也。

康熙二十二年山東巡撫移文衍聖公查明亞聖裔祭田五十頃一十五畝墓田地七頃三十一畝四分廟宅基一頃三十畝七分五釐佃戶三十二戶廟戶二十五戶門子五戶載入大清會典戶部科免田地。

康熙二十三年

詔發帑金遣官修葺孟廟。明年山東巡撫張始庀材鳩工。又明年

工畢翰林院檢討朱彝尊爲之記。

按記云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不云奉詔修葺。此據五十五年婁一均記知發帑在前一年甲子。孟氏志稿均失載。又朱記見曝書亭集今孟廟無此碑亦不記張公修葺事。知此外遺漏尙多。修輯之功實有望於來哲。

康熙二十六年夏四月、

御製孟子廟碑、

遣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阜保等勒石廟中。

御書墨本、恭藏博士署 賜書樓。

謹按、此碑今立廟廷、碑文恭錄卷首、碑額篆文曰 御製

孟子廟碑、碑陰文曰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 臣米

漢雯奉 勅篆額、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 臣阜保、工部都

水司員外郎 臣卞永式奉 勅監造、鴻臚寺序班 臣朱圭

奉 勅勒石。

康熙五十五年、縣令龔一均修葺孟廟、一均自爲記。

康熙五十八年、重修工竣、龔一均及博士孟尙桂俱有記。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御書孟廟匾額曰、守先待後、博士孟衍泰摹懸廟中、並

賜博士孟衍泰匾曰、七篇貽矩、

御書墨本、均恭藏博士署 賜書樓。

乾隆元年、

勅修孟廟、四年工成、博士孟衍泰撰勒感

恩碑記。

乾隆十三年、

御書亞聖孟子贊、是年奉

勅勒石廟中、贊文恭錄卷首、

御書墨本恭藏 賜書樓。

乾隆二十二年、

御書孟廟聯額、額曰、道關尼山、聯曰、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同切禹

顏、博士孟毓瀚摹懸廟中。

御書墨本恭藏 賜書樓。

乾隆二十六年、重修孟廟、並增建

御製碑亭、博士孟毓瀚撰勒感

恩碑記。

乾隆四十九年、兗州府知府王祿朋重修、祿朋自爲記。

嘉慶元年、署兗州府知府陳 重修、合河康基田爲之記。

嘉慶十年、博士孟傳樾重修、閱五年工竣、傳樾卒、無記。

重修工資、自山東巡撫鐵保倡捐銀四千三百兩、繼以募捐

三千兩、傳樾又自出銀二千八百兩、計費萬金乃成。

道光二十二年、東河總督果毓英等捐廉重修、博士廣均自爲

記。

同治十二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委道員陳錦監修孟廟、次年工

成、錦自爲記。

按咸豐間、敘捻股匪擾亂東境、防剿不遑、曲鄒林廟年久失

修、孟廟門柵牌坊成赤地、殿甃滲塌、蔽以席棚、同治七年肅



儒藏

清後曾相鄉李合肥兩相國倡捐精金餘款丁撫使因之集十餘萬金檄陳錦並修孔孟兩廟凡五年并述聖廟孟母祠具新之撫使手書亞聖殿繼往聖開來學諸額以復舊制鄒令耿天九東平州訓導董炳實與有力焉工成釐定兩廡賢儒坐次而先儒錢唐附祀西廡蓋自此昉云。

右孟廟按河南游梁祠亦祀亞聖並有遊梁書院另立博士以世其祀事見五禮通考

孟廟自宋宣和四年徙建於鄒縣南門外鄒縣貢士徐紱等始於廟東爲堂祀孟子父母並疏聞於朝。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祀孟子父母元致和元年監縣帖哥及縣令楊欽等重修孟子父母祠堂禮部尙書曹元用爲之記。

按記云孟子廟後毀於金季之兵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若夫人於故室而時祀之蓋孟子廟堂既毀後人因合祀孟子父母與孟子於一室至德昌構新堂成始復別祀孟子而以故室祀孟子父母德昌孟子五代孫已見前文。

明洪武二十八年山東僉事王亨及監察御史苗秀等捐貲重修亨自爲記。

正統九年縣令房品重修孟子父母祠堂。

廣均按有馬譽記今石刻無存。

弘治十年詔修孟廟始於廟東建堂各四楹前爲邾國公殿後爲宣獻夫人殿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

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孟廟併修孟子父母夫人殿是後凡重修孟廟皆併修邾國公廟宣獻夫人廟故無碑記而邾國公廟一稱啟聖殿與崇聖祠叔梁公尊稱無異始於何時舊志皆未詳著。

右啟聖祠

鄒縣北有村曰富村舊名鄒興鄉俗傳爲孟子故里金孫弼謁祠記所謂鄒儒里是也里皆孟氏居。

明嘉靖四十一年孟廟舉事孟承義等重修故里孟父母祠堂曲阜李玉爲之記。朱崇寧二年孔顏孟各設族長一名判司簿尉事明景泰二年增設舉事一員使之督理

國朝道光三年阜陽孟毓松增置故里祠祭田博士繼煊爲之記。道光五年林廟舉事孟毓官重修孝廉方正孟傳忠爲之記。同治十二年縣令耿天九偕博士孟昭銓重修昭銓自爲記。

右孟子故里祠

孟母祠舊名斷機堂在鄒縣城東南隅俗傳爲孟子故宅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因人心所鄉復故宅遺跡構子思精舍又於其東構堂曰斷機無神像。

至元三年按察僉事楊國賢檄有司重修孟母斷機堂奎章閣

學士李洄爲之記。

舊志載其文、今石刻無存。

至正五年、邑人馬亨、李元彬、李儼等及孟子五十二代孫惟讓始塑宣獻夫人像、別闢門宇、自爲一祠、鄭質爲之記。

今石刻無存。

明正統四年、縣令房昂重修、教授裴侃爲之記。

今石刻無存。

天順五年、縣丞宋融重修、大學士許彬爲之記。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增建東西廡各三楹、易斷機

堂爲孟母祠、東與子思祠書院相望。

國朝雍正十年、博士孟衍泰重修、衍泰自爲記。

道光十三年、博士孟廣均重修、廣均自爲記。

道光十五年、縣令孫士清增修孟母祠祭品、有碑記其事。

道光十六年、河道總督栗毓美捐金重修孟母三遷祠、斷機堂、

並建坊道左、工成後、甘泉汪喜孫爲之記。

同治十二年、巡撫丁寶楨委道員陳錦重修斷機堂。

右孟母祠

鄒縣治東隙地舊名子思講堂、俗傳思孟授受於此、元元貞元

年、縣令司居敬構子思子祠於城東南隅、名曰中庸精舍、以祀子思、兼像孟子於傍、顏其堂曰淵源、教授張頌爲之記、居敬亦自記其碑陰、又於其右構斷機堂、與書院相通。

大德六年、縣令宋彰建講堂於淵源之後、額曰率性堂、又爲學官居室於其左、齋舍廚庫、翼爲東西、請於朝、更名爲中庸書院、東平景亮爲之記、九年、東平馬豫有淵源堂記。

馬豫記石刻已無存。

延祐元年、里人尙書省照磨姜元捐貲置九經正義、溫公通鑑於書院、鄆人劉太爲之記、是年、縣令劉遵理置田一百八十五畝、爲書院學田。

書已散失、今石刻無存。

延祐二年、詔改中庸書院爲子思書院、設山長司祭祀及教事。

延祐四年、縣令曹彬置田二百九十七畝、邑人劉之美爲之記。

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皆相繼置田八頃十畝有奇。

今石刻無存。

天曆二年、山長孔思本置田一百八十九畝、又請增子思春秋

祭祀費、編修王思誠爲之記。舊志云、元史以此事爲衍聖公孔思晦所請。

今石刻無存。

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擇爽塏地改建書院於今祠、爲廟三楹、司業潘迪爲之記。



至正八年縣令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爲之記。
今石刻無存。

明永樂中縣令朱珣又東徙書院與斷機堂相直。

正統二年縣令房岳修書院門牆岳自爲記。

正統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許彬爲之記。

正德元年詔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廟祀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致祭自是子思子祠與孟母祠各爲專祠。

嘉靖元年巡撫陳鳳梧重修始擴而大之。

舊志云按今子思書院卽元至正所移新祠前永樂間朱令已徙之曝書臺東矣不知何年復遷於此豈卽是時耶抑房公時耶又章公記以擴大爲言則功費亦巨矣乃曾無片石以傳使非章公不終泯泯乎古人所以致慨於文獻也。

嘉靖三十三年書院爲饑民侵毀四十一年權縣令胡潭重修僅修正殿未及竣工縣令章時鸞續修適都御史趙炳然經此捐貲助款又增建修道堂慎獨齋中和堂時鸞及教諭連尙清俱爲之記。

萬曆十一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二十六年縣令王一楨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翰林張瑞圖唐大章爲之記。

舊志云嗣後書院圯壞已罄胡令至大爲修改建置大門與孟母子思祠並改易堂名曰景賢壯麗特甚又重門廡舍慎獨修道等堂俱堅麗倍常蓋雖修而實創矣翰林張瑞圖唐大章俱爲之記又有邑人潘榛景賢堂記今石刻皆無存。
天啟二年書院毀於兵火兗州知府孫朝肅更建祠宇。
國朝康熙十二年衍聖公孔毓圻增修兩廡及重門外垣衍聖公自爲記。

廣均按自康熙以來書院中無重修之碑闕里文獻考云乾隆二十七年衍聖公孔昭煥重修而無前公毓圻重修事或一事而誤載也。不然昭煥重修亦當有碑書院門外有道光八年邑人草書一石略言至聖六十八代孫孔傳朔捐修未就其子繼瀄成其志於嘉慶十四年重修工竣未及建碑茲因廟柏被摧鬻價若干勒石以記其撰書姓名俱不可見。
雍正三年

御書性天述祖匾額懸正殿中。

道光二十九年博士孟廣均請於衍聖公捐貲重修山東巡撫陳慶偕爲之記。

同治十二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委道員陳錦監修孟廟並修斷機堂與子思子廟錦爲之記。

右子思子祠按張頤中庸精舍記云騶人相傳孟子故宅



儒藏

重纂三遷志 卷四

在縣東南隅好事者築曝書臺其間又縣治東隙地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耶孟子受學於此豈子思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視人心所鄉何如耳數語可謂得體又廣均重修斷機堂記云康熙七年詔發帑金遣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督理重修此亦舊志所不載而僅見於記未知何故失考

公孫子墓在鄒縣西北十里齊乘云滕州北公村有公孫丑墓卽其地今名南宮村

明成化十九年縣令張泰始立碑以表墓萬曆九年縣令許守恩重爲封樹爲文紀之

萬子墓在鄒縣西南八里地名萬村齊乘云滕州南萬村有萬章墓卽其地也

國朝道光九年博士孟繼煊於萬子墓前創建饗堂魚臺馬星翼爲之記

孟仲子墓在馬鞍山孟母墓旁有碑曰新泰伯孟仲子墓

孟氏中興祖墓在孟母墓旁有碑曰亞聖四十五世孫孟甯之墓元至順四年春孟惟恭所立也碑陰有世系圖

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墓在馬鞍山天啟二年教匪亂鄒邑承光舉家殉難三年勅建專祠額曰旌

忠子諡賜祭祠東有義僕席天壽墓

國朝乾隆九年博士孟衍泰重修旌忠祠

嘉慶十九年博士孟繼煊又修之繼煊自爲記

右附記孟子弟子及孟裔墓祠

祭儀

亞聖廟歲祭春秋二仲上丁博士主醴爲承祭官前二日齊戒前一日率執事者習儀陳設承聖門下視祭品省牲設香案一就位上香揖省牲酌酒牲首復位揖禮畢退而行一跪三叩於廷堦蓋告具也屆期寅初然庭燎翕殿戶設拜位丹墀下東偏北面西上承祭官朝服惟三年喪則代喪代二十一日陪祭官公服族人當之由承聖東偏門入序立於日餘從吉鼓初嚴鼓再嚴鼓三嚴啟戶執事者各司其事承祭官就位陪祭官各就位瘞毛血禮生奉毛血至瘞埋所唱迎神跪叩首三興跪叩首三興奠帛行初獻禮引承祭唱奠帛行初獻禮詣盥洗所盥洗授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亞聖孟子之位前跪上香奠帛獻爵叩首興詣先賢樂正子之位前跪上香奠帛獻爵叩首興復位引陪祭唱奠帛行初獻禮詣東廡先賢儒之位前跪奠帛獻爵叩首興詣西廡先賢儒之位前跪奠帛獻爵叩首興復位通贊又唱讀祝引承祭唱讀祝詣讀祝位

跪、通贊唱。眾官皆跪、引贊唱。啟讀、讀畢、通引並唱。叩首、興、引贊唱。復位。通贊又唱。行再獻禮、引承祭唱。同初獻、而無盥洗、語。復位。引陪祭唱。同初獻、復位。通贊又唱。行終獻禮、兩引贊唱。同再獻、復位。通贊又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承祭唱。飲福受胙、詣受胙所、跪、通贊唱。眾官皆跪、引贊唱。飲福酒、受胙、通引並唱。叩首、三興、引贊唱。復位。通贊唱。撤饌。捧饌者以豆、通引並唱。下丹墀、唱。辭神、跪、叩首、三興、跪、叩首、三興、唱。司帛者捧帛、司祝者捧祝、恭詣燎所、承祭前行、望燎、復位。禮畢。尸復翕。先祭二刻、各官由啟賢門入啟聖殿、祭啟聖、邦國公、學政全書有啟聖、邦國公、殿祀生二名、今仍其稱。行二跪六叩禮者再贊、自執事者各司其事。起奠帛、三獻、與正祭同。惟備去受胙儀、而併一帛三爵爲一跪叩、並置讀祝於畢獻後、改望燎曰焚帛而已。三獻後、以一跪一叩終之。既畢而後退、立致嚴堂、入承聖門、行正祭。其陪祭、分獻時、別引眾官分詣寢殿。祝主祠儀亦少簡。此雖時祭、猶不逾乎家禮、而郡邑之丁祭、則同日而異儀也。

按此爲博士署自祭儀節、舊志禮詳而文略、後嗣不加講求、漸失初旨。同治間、修廟落成、重加釐定。光緒丙子、署濟東道陳錦檄行鄒縣及博士署世守而遵行之。其禮數悉本闕里志、參用郡邑現行常儀、所當垂爲典要、廣均原纂祭儀、不復備登。

二丁歲祭禮成、咸退、博士率族人於致嚴堂驗族譜畢、獻胙於大宗五世家廟、頒胙於與祭者、族人以次受胙。按闕里孔氏家祭用四仲上丁、亦猶行古之道。今孟氏仍二仲、蓋不加殊禮云。

每月朔望日、禮生通贊行二跪六叩禮、閏月亦如之。

遣官致祭之儀。祭日、地方官陳設畢、贊引官引承祭官盥洗所盥洗畢、引至行禮處立。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引贊就位、承祭官就位立。典儀唱迎神、司香官捧香盒跪香爐左、引承祭官就爐前立。贊上香、承祭官炷香。凡三上香畢、引復位、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行二跪六叩禮。興。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官跪獻畢、三叩退。執爵官立獻爵於案上正中、退。讀祝官至祝案前、一跪三叩、捧祝文起立。引贊讀祝、讀祝官立讀畢、捧祝文安案上帛匣內。典儀唱行再獻禮、執爵官獻爵、如初獻儀。獻於案左、退。典儀唱行終獻禮、獻爵於案右、如再獻儀。典儀唱撤饌送神、引贊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行二跪六叩禮。興。典儀唱捧祝帛、恭詣燎位。捧祝帛官至案前行一跪三叩禮、起捧祝帛。司香官跪捧、不叩、依次送至燎爐。承祭官轉立西旁、候帛過、仍復拜位。引詣燎位焚祝帛、引贊禮畢各退。凡陪祀、皆地方正印官、執事皆以禮生當之。

謹案、本朝遣官致祭之禮、乾隆時凡數次舉行。此禮爲博

士官署所司存故記載宜詳。他若太學釋奠觀禮與闕里廟庭釋奠觀禮皆各氏博士所同又載在會典諸書茲不敢濫爲編入。

祭期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冬至日廟祭。中丁日斷機堂祭。清明前一日十月朔前一夕臘日四基山墓祭。清明日十月朔日馬鞍山墓祭。正月朔日二月二日十一月望日俗傳爲孟臘日子忌辰故里祠祭。上巳日重陽日旌忠祠祭。立春日伏日臘日春秋上丁日祧主祠祭。

樂章

宋徽宗大觀三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蹴蹴周道、狂瀾倒瀾、躬承辭闕、高俾禹功。

世興隆文、盛典惟宗、清濁嘉栗、式陳儀容。

宋大晟樂府撰擬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先聖、惟公之生、人知趨正。

與享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永休、遐哉天命。

右樂章並見宋史。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泰甯之曲。

有周既衰、王綱既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

言而爲經、純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世。

金章宗明昌六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德甯之曲。

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堯舜、力排楊墨。

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爲上公、宜茲配食。

右樂章並見金史。

元成宗大德十年撰擬釋奠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

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右樂章見元史。

明洪武六年定祀先師樂章。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

國朝祠祭之樂春秋丁祭樂名中和韶樂曲名昭平宣平秩平敘

平懿平德平凡六奏春秋丁祭皆用之其亞聖配位前酌獻及

鄒縣亞聖廟堂並無專奏之樂而博士所司舊有樂戶五名今

春秋祭祀率用民間鼓樂此知禮之士思復古而未能也。

禮器

亞聖廟陳設禮器正位視文廟四配之數配位視十二哲之數

兩廡從祀與文廟先儒位同。

亞聖孟子位前獻爵三酒簋二黍稷簋二稻粱鉶二和羹籩八

棨菱芡鹿脯形鹽醢魚棗栗豆八韭菹芹菹醢醢兔醢菁菹筍

菹鹿醢魚醢俎二羊一豕一香鑪一燭臺二帛篚一。

先賢樂正子位前獻爵一酒簋一黍簋一稷鉶一和羹籩四栗

鹿脯形鹽棗豆四芹菹菁菹鹿醢兔醢俎一中區爲二賓羊豕



香爐一、燭臺二、帛篚一。

兩廡從祀賢儒位前獻爵一、酒篚一、黍簋一、稷籩四、栗、鹿脯、形鹽、棗、豆四、菁、菹、鹿醢、芹、菹、兔醢、俎二、羊肉、豕首、香爐一、燭臺二、帛篚一。

孟廟啟聖祠陳設視文廟崇聖祠配位之數。

先賢孟孫氏此從文廟崇聖祠配位之稱故不稱邦國公位前獻爵三、酒篚一、黍簋

一、稷籩四、栗、鹿脯、形鹽、棗、豆四、芹、菹、兔醢、菁、菹、鹿醢、俎一、羊、豕、香爐一、燭臺二、帛篚一。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國家崇禮

先聖先賢秩祀惟謹、闕里

文廟祭器、自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製造頒發、宮牆美富、穆然見隆古典型、乃者各

壇

廟升馨薦享、亦既悉用古制矣、惟茲

元聖周公廟及四氏先賢祠、朕於東巡之次、特命修葺、今輪奐翼如、而器具未備、非所以重明禋、將誠恪也、該撫準奏、其飭有司遵定式敬謹成造、俾奠獻几楹、執事有望、肅鉅典焉、欽此。十五年

五月奉到

欽頒亞聖廟祭器、正位獻爵三、釂一、簋二、籩二、饔八、豆八、篚一、配位獻

爵一、簋一、籩一、饔四、豆四、篚一、東廡三龕、每龕獻爵一、簋一、籩一、饔四、豆四、篚一、西廡同。

乾隆三十五年、兗州府微鄒縣備置祭器文、所有亞聖廟祭器查明注册外、其應用香、鼎、香盒、盥盤、祝版等俱依例增設。

述曰、古者釋奠之禮、必各祀其國之先聖先師、鄭康成謂國無先聖先師、當與鄰國合、後儒頗疑其說為不然、此蓋謬於後世學校之制耳、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則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為之、然則孟子之於鄒、豈非所謂先聖先師哉、春秋釋奠、其秩祀也固宜、孟廟之祀、始於宋而隆於元、自明以來、尊崇之禮日增、今志祀典區為五目、曰爵享、乃舊志所分、謂歷代褒封與享祭大典也、曰林廟、志修建年月與監修者姓氏、而歷代之崇祀備焉、曰祭儀、則博士所習、與國朝會典、通禮諸書相表裏者也、惟樂章、禮器尚多缺略、僅據宋、金二史、增樂曲五章、考乾隆時部頒孔廟樂章、當時禮臣無以孟廟請者、遂至今為缺典、又亞聖廟雖頗有祭器、然不及先賢孟孫氏與端範宣獻夫人、豈非有待於議禮者之推舉哉、我朝尊師重道、依古以來所未有、方乾隆丙子壬午、聖駕親臨奠祀、一時觀禮之士雲合風從、於戲盛哉。

重纂三遷志卷之五

從祀

宋史禮志徽宗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配享鄒縣孟子廟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凡孟子弟子十八人俱加封爵元明二代悉依舊制明嘉靖時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而孟廟享祀禮缺無徵國朝乾隆二十一年禮臣始奏請孟廟配饗從祀各主尚皆仍侯伯封號未協禮制宜改稱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為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益成括及從祀之唐臣韓愈宋臣孔道輔皆稱先儒某氏制詔報可由是配享從祀之位始定而私家著述又往往互有辨證今輒依孟廟祀位考其名氏兼附近代諸儒所擬議於次以俟議禮者采焉宋史有告子而無浩生國朝有浩生而無告子說見後

正殿配享一人

先賢樂正子

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魯人為魯臣克樂正子名也趙今按樂正蓋以官為氏者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魯人也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為八有樂正氏之儒陶潛聖賢羣輔錄入儒篇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學說者以為即樂正克或曰蓋樂正子春

兩廡從祀十九人

先賢公孫子

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趙注公孫子蓋公孫之後魯有公孫叔公孫敖公孫歸父公孫嬰齊齊亦有公孫氏未詳所出丑齊人也聖賢羣輔錄入儒篇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學說者以為即公孫丑或曰公孫段也

先賢萬子

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趙注萬子即萬章孔子在陳章一鄉萬氏不知所自出章亦齊人史記孟子列傳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按七篇中與萬章辨論之語為多故孔子在陳章篇終特以萬子結之今本或誤作章

先賢公都子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趙注以上四人從祀孔廡稱先賢公都子不知何國人楚有公子田食采於都邑後人因氏公都廣韻注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

先儒陳氏

陳臻孟子弟子也趙注陳子即陳臻也朱子集注

先儒陳氏

陳代孟子弟子趙注

元和姓纂陳媽姓周武王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其後以國為氏王應麟急就章補注陳公子完奔齊為陳氏



先儒屋廬氏

孟子弟子屋廬連。連屋廬子名也。趙注。

廣韻注。孟子有屋廬子著書。今按。著書云者。猶言孟子書中有是篇目也。或疑屋廬子必自爲書。其說似鑿。

先儒高氏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趙注。

按詩序。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又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此則高子蓋從孟子學詩者。公孫丑引高子論小弁之言。疑別是一人。故孟子以叟稱之。然弟子亦何嘗不可稱叟。

先儒孟氏

孟仲子。孟子之從弟。學於孟子者也。趙注。

詩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魯頌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孔穎達正義引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者。著書論詩。毛氏引以爲說。今按。孟仲子與高子蓋皆從孟子受詩者。愚嘗據史記。孟子列傳。詩書二語。以爲詩書序實作於孟子。或疑其說爲孤證。觀毛詩序傳所引孟子弟子。遺說亦可知。此言之非無稽矣。

先儒充氏

充虞。孟子弟子。趙注。

姓氏辨證。充氏出自周官。充人之後。以官命氏。戰國有充虞。孟子弟子。

先儒徐氏

徐辟。孟子弟子。趙注。

廣韻注。徐氏。顓頊之後。伯益之子。受封於徐。至徐偃王爲楚所滅。以國爲氏。

先儒彭氏

彭更。孟子弟子。趙注。

廣韻注。彭氏。大彭之後。

先儒咸邱氏

咸邱蒙。孟子弟子。齊人也。趙注。

姓氏辨證。咸邱氏出自魯大夫食邑咸邱。因以爲氏。

先儒桃氏

桃應。孟子弟子。趙注。

姓氏急就篇注。桃氏。左傳。周有桃子。孟子弟子有桃應。

先儒季孫氏

先儒子叔氏

二子孟子弟子。趙注。

周氏廣業曰。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今按。朱錫鬯重修孟子廟碑。謂朱政和中。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祀。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今孟廟祀位。仍列季孫子叔二氏。不知復祀在於何時也。

先儒浩生氏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趙注。告子篇注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

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

按浩生不害與告子名不害者。各自一人。是以趙氏互注之。朱政和中。祀告子不害爲東阿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定孟廟祀位。改稱浩生不害。說見後。

先儒盆成氏。兩廡弟子十七人。并樂正子爲十八人。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聞道未達而去。注：趙

廣韻注：引風俗通，姓氏篇云：盆成括仕齊，孟子知其必死，其子逃難，改氏成焉。今按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成複姓也。又晏子外篇載：盆成括葬母，事是齊前後有兩盆成括。其前盆成括當爲孔子弟子，今孔庭從祀獨缺其人。

先儒韓氏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愈生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乃去。依武甯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愈操行堅正，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復爲博士。愈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愈上表極諫，帝大

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誠訐，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帝意猶未解。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鐸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穆宗立，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疾驅入，論以逆順之理。眾皆謹。曰：侍郎語是。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其後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罷爲兵部侍郎，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與人書曰：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尊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愈他文傳述孟子者甚眾，皆奧衍閎深，與孟子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文弊質窮。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

文爲諸儒倡其道蓋自比孟子以荀况揚雄爲未醇甯不信然至進諫陳謀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齟齬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人爭四海之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

廣均按唐韓氏之從祀孟廟也始自宋宣和四年邑令朱佑修孟廟以揚雄韓愈有推尊之功立祠於正殿之西元元貞中邑令司居敬始附二子於東西廡揚雄之罷祀蓋自明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雄孔廟從祀而孟廟從祀亦因此而罷雄也。

舊志載孟廟從祀芻議四條其第四條議增配食之位曰夫孟子之世後於閔冉而位上於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於趙孫而不敢議祀於孟廟者德盛故也韓退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也且又與孟子同祀孔廟矣而復列於廡下屈在盆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旣已祀之理不忍廢苟援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席幽明兩懽而無少憾乎然祀典之行久矣聊詳著之俟議禮者采焉。

唐皮氏曰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曰嗚呼聖人之道不過

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冊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至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至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吾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漓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以日休度之設使公生於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然國家以二十一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大矣美矣苟以大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

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者。則典禮未爲備也。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光緒五年。巡撫周恆祺。學使鈕玉庚。合辭奏請。謂孟子以後。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當以韓愈爲最。其振興墜緒。先於孔廟西哲之朱子。授受心傳。匹於孟廟東配之樂正。東省爲聖賢桑梓重地。亟宜追崇正學。加意闡揚。如韓愈之無排異端。攘斥佛老。浩然之氣。塞乎兩間。是上接洙泗鄒峯之宗傳。下開濂洛關閩之正軌。獨守先待後於其間。其功德之隆。若僅予從祀孔孟兩廡。臣愚猶謂不足以示尊異。擬請援朱子升列孔廟哲位之例。將孟廡舊設先儒韓氏祀位。升列東配。樂正子之次。改稱先賢韓子。爲亞聖西配。並將孔廟西廡舊設韓愈祀位。先儒改稱先賢。按代序次。升列兩廡。宋先賢之右。以示一律尊崇之處。事下部議未行。備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采擇焉。

先儒孔氏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爲甯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有能名。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右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竊弄威福。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輒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校。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遷尙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伏閣力爭。帝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語塞。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會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卽謬謂道輔上頤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爲士



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塞上道。行至章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初。道輔知兗州。求得孟子墓於鄒邑之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爲廟以祀。泰山孫復爲之記。孟廟享祀遂至今不替。

按道輔爲甯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州將以爲神。率官屬拜奠。道輔徑前。以笏碎蛇首。同官驚服。今笏存。曲阜衍聖公府木質粉漆。厚寸許。笏首尚有血跡。宋史本傳未載此事。附識於此。

廣均按。宋孔氏之從祀孟廟也。金元諸碑並不詳所自始。蓋自明洪武時旣罷揚雄之祀。而邑人因司空有功於孟氏。乃奉其主於兩廡也。明永樂三年。邑令朱珪修廟碑。亦未明言實爲疏漏。迨至國朝乾隆二十一年。部文頒示。稱先儒位在唐韓氏之下。載在會典。迥不同郡邑私祀矣。

附祀一人

先儒錢氏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諫。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

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爲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侶。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卽命撤國。未幾謫壽州卒。右錄明史本傳。

舊志載孟廟從祀芻議四條。其第三條議進當祀之賢。略言錢唐不難捐軀。以諫罷祀。此其爲志。非禍福死生所能亂。理宜崇祀。以報其功。

廣均按。錢尚書宜從祀。舊志始有其說。後人蓋因舊志而設位焉。是則邑人私祀。未奉部文者也。或曰孟氏舊有報德祠。設錢公位。厥後祠圯。乃移其位於西廡。

按錢氏附祀始自同治壬申。癸酉開巡撫丁寶楨從道員陳錦之請。時錦方監修亞聖全廟工程。考兩廡從祀坐次。十九人外。已增錢氏祀位。觀其主式題明光祿大夫刑部尚書錢公唐。知必非廡祀原主。徧訪碑記。惟家廟院東牆殘碑字跡埋滅。似故屋址。而今圯者。疑必孟裔舊建錢祠於此。祠圯主存。因而升廡。初議修建舊址祀之。已而比之孔氏道輔。初祀亦出邑人。徑請大府。改題原主爲先儒錢氏。升祀東廡。韓氏

之南、當西廡孔氏之次、立石記之。及廣均原纂志稿出、而報德祠奉祀故事蓋已有之。詳見藝文志修廟碑及錦祭錢公文。

復祀一人

告子

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趙注。

閻氏若璩曰、浩生不害與見公孫丑篇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本各自一人。趙氏岐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今按宋政和五年祀告子、封東阿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祀浩生不害、祇以同名不害、疑爲一人、互有去留、實則二人同名、所在多有。趙氏必各有所據、而兩注之。且七篇所載告子語、於性、心、義理具有發明、是以趙氏稱其嘗學於孟子、或非偶然誤注。擬復祀、稱先儒告子、位浩生氏前。

擬祀四人

滕更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趙注。

朱氏彝尊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孫宣公夷猶因其說。宋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

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原并樂正子在內、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也。今去樂正配饗、則廡祀弟子止十七人。益以滕更、則并樂正爲十九人、適合其數。趙注弟子及學於孟子者無浩生有告子亦合滕更爲十九人。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顯與曹交之願留於門不得者不同。其爲受業門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

陳良

陳良、儒者也、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未有能先之者。所謂有豪傑過人之才者也。趙注。

按孟子謂許行之言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當時孟子而外、歸楊歸墨、各立門戶、功利之士又陰持其動人之術而附和之、其能宗周孔而不惑者、已屬寥寥。言游吳產而北學孔門、陳良楚產而北學周孔、其自拔流俗、設教有年、門下極盛、無慚儒者。故孟子引孔門心喪之事以例之。嗚呼、推重蔑加矣。迹其並生於時、聞道尤早、實不在弟子之列。擬以林放、蘧瑗、子產、公明儀之附祀孔門、有過之無不及、非復姓氏見稱、即叨俎豆



者可比。何以古今議禮家概未之及。姑識於此。以後後之君子云。

趙氏岐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其後疾瘳。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輕之。岐又數爲貶議。玆深毒恨。延熹元年。玆爲京兆尹。岐懼禍。乃與從子戡逃避之。玆果收岐家屬。陷以重法。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其載。岐失色。嵩乃下帷。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閭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嵩與俱歸。先入白母。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公卿舉岐。擢并州刺史。坐黨

事免。靈帝初。復遭黨錮。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張溫西征。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爲賊所執。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遷。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罷兵。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徵岐。時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南說劉表。使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岐至。表果遣兵助修宮室。時孫嵩亦寓於表。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皆薦之。於是就拜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右錄後漢書本傳 初。孝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岐以爲周衰。異端並起。孟子閔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著書七篇。包羅天地。

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然靡所不載。可謂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
經傳。爲章句十四卷。

孫氏夷

孫夷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後徙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
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
召夷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
因咨嗟久之。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夷上十
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
制。夷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
符初。上將奉迎天書。宰相王旦以下皆再拜稱萬歲。夷獨言
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親受符命。遂議封禪。
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
郡穀騰貴。夷上疏切諫。陳十不可。六年。將祠太清宮。夷又疏
諫。引明皇天寶之亂爲鑒戒。帝知夷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
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
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
貺。先天。降諸聖節。天下設齋醮。張宴費甚廣。夷請裁省浮用。
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
朱能獻乾祐天書。夷疏諫。語尤加切。未幾。能果敗。帝嘗令向

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夷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者爲言。
頗施行焉。仁宗卽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
翰林侍講學士。知審言院。判國子監。修眞宗實錄。丁父憂。起
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
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帝爲竦然改聽。嘗畫無逸圖。
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帝
同聽政。夷言宜每日御殿。以覽萬幾。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
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不許。以年踰
七十。固請。至於泣下。帝爲惻然。猶敦留之。乃求近郡。優拜工
部尚書。復知兗州。尋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
及卒。奏至。帝嗟悼。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曰宣。右錄宋史本傳夷
性方重。事親孝。立朝正言諫爭。有風采。晚節勇退。始終全德。
嘗撮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
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又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
正義。而夷所著孟子音義。尤爲學者所宗。其序以爲紹六經
之教者。莫尚乎孟子。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
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夷亦可謂有功於
聖經者矣。

舊志云。昔秦漢之時。孟子卑卑諸子聞耳。自漢趙太常岐出。



而始擬其人於宣尼、齊其書於論語、尊以亞聖、創爲傳注。五季之亂、儒學埽地、昌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宣公夷獨爲信好、參考羣說、彙成正義。雖舛誤不無一二、實與他注之漫無發明及隨聲附和者萬不侔矣。至其生平制行、趙則孝能錫類、忠足衛君、險夷不辱、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巖巖氣象、誠無愧焉。孫則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於禮制、嫻於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反覆規諷、眞所謂非堯舜不陳者。較之推尊孟氏而諛言以佞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懸絕矣。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不亦合於公論而有光於孟氏與。

述曰：甚矣班史古今入表之陋也。其列孟子爲第二等、而以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第五等、而此外孟子弟子不與焉。抑何疏且謬哉。趙邠卿生東漢末造、獨能仰窺聖幃、推孟子爲亞聖、其識卓矣。邠卿所注孟子弟子十四人、學於孟子者四人、今皆從祀、而滕更在門、以一時不答而見遺、浩生、告子以同名不害而去留互見、議禮者俱未之及。昌黎韓子之配祀、始自宋宣和時。唐皮氏曰：休亦已言其功堪配饗、蓋不止從祀矣。孔氏從祀年月無可稽迹、其正色立朝、侃侃不阿、洵有得於仁義之旨、亦豈徒以表揚孟墓傳哉。錢唐以一言將主、配享孔子之禮、罷而旋復。

或謂孟氏舊有報德祠、祠祀主存、旋升於廡、至今甫稱先儒、夫亦孔氏之續與。若謂後世從祀諸儒必以詮釋聖經爲斷、則有功孟氏如趙太常、孫宣公、何以不與。按四庫書目言趙岐在宋爲孫夷其推崇亦可謂至矣。此外姓名行事見稱於論孟書中者、林放、公明儀諸賢皆已從祀、而獨遺悅周、孔、稱豪傑之陳良、是又其不能無憾者。今考訂從祀賢儒、增列復祀擬祀諸儒、並錄趙、孫、錢三公本傳、以俟後之君子。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修舉之功、則當代必有能任之者。

校記

①諸聖：當作「聖諸」，見《宋史》卷四三一《孫奭傳》。

②言：當作「官」，見右引書。



藏書

重纂三遷志卷之六

【藝文一】 詔令 論祭 奏議 傳 序跋 論

詔令

宋

神宗

封孟子爲鄒國公詔 元豐六年

自孔子沒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褒崇可封鄒國公。

徽宗

封樂正子爲利國侯配享孟子勅 政和五年

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也興聖人之道若此其難也孟子既沒配享孔子之廟血食於天下亦可謂至矣。今於鄒獨推尊孟子求其門人高弟使得從祀配享南面而處如孔子之尊焉克也學古之道好善優於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萬古不泯可特封利國侯。

封公孫丑等十七人爲伯從祀孟子勅

孟子既沒孔道益尊今孔子廟食於天下配享從祀後世無並焉肆朕命鄒國公於鄒崇廟貌使世世得祀雖不及於天下至於門人高弟配享從祀自孔子以來未有如孟子者也爾等志不行於當時而見錄於後世列爵疏封亦可爲榮矣可依前件

勅封鄒國公孟子諸弟子而侯伯之。

度宗

定顏曾思孟配享詔 咸淳三年

孔子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萬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衍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與尙爲闕典先皇帝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非以遺我後人乎可令禮官學官議升曾子子思侑食。

元

仁宗

封鄒國公鄒國宣獻夫人詔 延祐三年

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闕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膺神庥。

文宗

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制 至順二年



儒藏

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惓惓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祗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加封子思爲沂國述聖公制 至順元年

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爲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職之榮、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嘉。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儼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

石刻在中庸精舍內、今亡矣。廣均自通省志錄其文。

明

太祖

諭工部免孟氏子孫輪作詔 洪武十八年

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輪作者、朕聞、卽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輪作者、

依例釋之。先是、翰林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以罪輪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立命、其役。

祭文

元

楊奐

祭孟子廟文 皇慶元年

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與。學長於詩書、道兼乎仁義。主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奐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尙享。

察罕帖木兒

祭孟子廟文 至正二十一年

惟公養氣知言、推明性善、攘闢異端、以承三聖。茲奉王命、薄伐羣孽、載臨鄒邦、景慕先哲、敬遣輔行、式言情切、尙享。

明

熹宗

天啟三年祭孟子廟及博士孟承光文

朕惟我朝、追崇賢聖、恤及後昆、所以維世道、覺人心也。惟爾孟夫子、七篇衛道、心長萬古、報功典重。豈意魯林遺樹、烏不敢巢、

鄰谷叢蘭、默何忍翦。爾裔孫博士孟承光一門殉難、吾道奇窮。朕每覽守臣奏狀殊切愴懷。是用遣官敬陳邊豆、式念羹牆。暨孟承光母子起爾哀魂、歆茲渥典。巖巖未謝、上妥亞聖在天之靈。烈烈如生、下慰博士九原之痛。於戲、天之未喪斯文、妖氛立殄。澤之不斬、君子奕葉彌昌。豈徒恩賁一時、庶冀光昭百代、尚享。

鄧原忠

祭孟子廟文 洪武四年

惟公知言養氣、允有實學。性善一語、大啟人心。斥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況茲鄰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原忠忝膺朝命、於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爲政者、願取法焉。微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張瑄

祭孟子廟文 洪武六年

不有孔子、則堯舜之道無以傳。微孟子、則孔子之道何以著。是以韓子推尊、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詎不信然。神其鑒之。尚享。

錢溥

祭孟子廟文 成化十五年

溥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善、夜氣之存、足以發前聖之蘊。又嘗考世族一譜、而知孟仲子之爲子、王守之訪墓猶足以祛

後世之惑。今也自京歸老、詣魯及鄒、見源泉混混、歎道體之彌深。仰泰山巖巖、識氣象之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遺教。尚享。

史鶚

初修三遷志成祭文 嘉靖三十一年

惟師泰嶽降神、生而峻厲。巖巖氣象、表率百世。家有嚴母、三遷學宮。機杼一斷、作聖之功。道統攸傳、願學孔子。扶植之力、顏曾莫比。力闢邪說、仁義七篇。萬世永賴、如日麗天。遺塚云亡、值孔道輔。求而得之、鎮我東魯。朱令徐士、改設廟楹。望之可畏、英氣如生。封爵錫田、沿於累代。繩繩相承、道運同泰。襲封世職、創自我朝。崇重儒道、治教懋昭。子蒞邾城、弔塚禮奇。專纂志書、備載世系。孟門正脈、源流甚真。彼作僞者、何其亂倫。志名三遷、厥義何在。蒙養以正、由於母愛。爰采蘋藻、用告厥成。師其昭感、俯鑒斯情。謹告。

陸樹德

祭孟子廟文 萬曆十一年

惟夫子開陳王道、炳然日星。其事備於居仁由義、其要先於薄斂省刑。彼移民移粟、惠不足稱。況爲鵠爲獮、政何以平。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不忍人之政行也。是彝是訓、定保明徵。孰能外茲規矩準繩。況入其疆、撫其人、敢不奉以核吏治、康民生。泰山巖巖、陟降在庭。所貴心通、黍稷非馨。尚享。

鍾化民

祭孟子廟文 萬曆十八年

既生天地不可無仲尼。即生仲尼不可無夫子。天地之道得仲尼常行。仲尼之道得夫子常明。化民觀風茲土。肅拜聖容。敢不正人心。明王道。以承夫子之功。尙享。

王在晉

祭孟子廟文 泰昌元年

天生亞聖。上繼絕學。肇此先知。以覺後覺。旨哉性善。民生秉彝。惟堯與舜。人皆可爲。幼學壯行。居仁由義。以詔時君。何必曰利。聖門之徒。賤霸尊王。王不待大。奚有齊梁。浩氣充塞。厥由善養。當路於齊。齊王反掌。衆言淆亂。邪僻浸淫。趨楊趨墨。亟正人心。惟五百年。誕生名世。感時拊膺。實關隆替。近聖之居。地接尼山。夷清惠和。匪其所班。明善誠身。高談性命。功不讓禹。以承三聖。晉撫茲土。遠邇遺芳。三遷故里。徙倚宮牆。泰山巖巖。萬代殊絕。魯國所瞻。景行先哲。羞談管晏。僊美伊周。肅將俎豆。人已千秋。仲尼既沒。文在於此。流風尙在。私淑可矣。

國朝

乾隆三年

御祭孟母邾國端範宣獻夫人文

維乾隆三年歲次戊午七月庚申朔越三日癸丑、

皇帝遣總理直省山東等處鹽法道楊宏俊致祭於亞聖孟子之母

邾國端範宣獻夫人曰。道成慈訓。久垂國史之芬。禮重文宗。載煥絲綸之錫。式稽彝典。用表芳規。維亞聖孟子之母仇氏。節守堅貞。教成賢哲。斷機絲之組織。訓教維周。遷居室於再三。劬勞罔懈。俾心源之遠紹。致聖道之益昌。德備七篇。闡微言於齊梁。鄒魯功垂百世。開來學於濰洛關閩。惟大賢之教施無窮。皆慈母之恩勤有素。特沛殊榮。式加顯號。更申祭告。用遣專官。於戲。綸綍揚休。載贊尊賢之典。苾芬肇祀。宏推錫類之仁。鑒此明禋。尙其歆格。

乾隆十三年

御祭孟子廟文

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道贊尼山。母教三遷。德業夙成。於早歲師傳一綫。淵源私淑。諸其人。闡性善養氣之精。擴聖人之所未發。述唐虞三代之治。爲奕世之所共由。衛正學而闢異端。功豈在於禹下。尊王綱而賤霸術。教實秉於孔門。洵宜昭報於千秋。允合尊崇於億載。朕省方時邁。至於魯邦。欽廟貌以非遙。恍瞻氣象。遣專官而將事。式薦馨香。惟冀神靈。尙其歆格。

乾隆二十一年

御祭孟子廟文

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學本尼山。溯私淑之淵源。道實承夫三



儒藏

聖紹見知之統緒辭大備於七篇。幼學壯行既躬履夫仁義。知言養氣亦明析其精微。衛正學而闢異端。惟道性善尊王政而賤霸術。事正人心教悉秉於孔門。功不在於禹下。朕時巡東土。莅止魯邦。欽廟宇之非遙。如親道範。敕專官而將事。肅薦馨香。惟冀神靈尙其來格。

乾隆三十六年

御祭孟子廟文

惟亞聖孟子統接見知學承私淑。繼傳薪於三聖。大道是閑。扶墜緒於七篇。斯文再盛。守先待後。息浮議以正人心。幼學壯行。黜近功而崇王政。性原堯舜。獨標仁義之宗。道重齊梁。力矯從衡之習。信俾稱乎禹績。實稟訓於孔傳。朕載莅魯邦。近瞻高躅。緬風徽於鄉。嶧廟貌如新。欽氣象於泰殿。祠官是飭。肅精禋而昭報。佇神爽以式憑。芳醕敬陳。尙其歆格。

張鵬翮

祭述聖廟文 康熙二十四年

聖聖相傳祖孫一德。是作中庸。古今維則。泗水尼山。厥靈赫赫。春秋匪懈。享祀不忒。鵬叨茲土。親炙聖澤。於萬斯年。同瞻顏色。敢薦馨香。冀垂昭格。尙享。

陳錦

祭明尙書錢公文 并序

錢公名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博學敦行。明初舉明經。對策稱旨。授刑部尙書。洪武二年詔曲阜孔廟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公上疏諫止。侍郎程徐字仲能鄞人授刑部侍郎升尙書有文詩遺集事見明史本傳亦力爭之。帝又以孟子草莽冠髻語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公抗疏入諫曰。臣爲孟子死死有餘榮。帝感公誠懇。旋復孟祀。事載明史本傳及三遷志。然未聞從祀孟庶也。同治癸酉錦監修孟廟見東廡首列一主曰明故刑部尙書某則公之姓名也。心竊疑之。及考孟博士廣均增訂三遷志始知孟裔舊立報德祠祀公祠圯主存移置於此。但亦不詳其自始矣。是年十月工竣詣廟代大府行祭告禮。遵

國朝乾隆開部定從祀兩廡坐次並無錢公在列。因卽夕移公主於致嚴堂議復建報德祠祀之夜宿孟第夢見老人銀髯緋服立榻前榻卽浮動有聲驚寤復夢又如前夢裏凝思卽已知錢公之靈有以倣我醒則四壁燈明安枕如故愧汗交并。因念孟廟在鄒尙非天下通祀是以孔氏追輔升廡當時亦未有明文。今錢公有功聖教史冊昭垂卽登闕里廟堂尙無愧色以之從祀孟廡雖無明文亦何敢妄議易置。乃以贊勝行事之先謹復公位於東廡先儒韓氏之南當西廡先儒孔氏之次並爲文祭之時同治十有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其辭曰

石文翊運直臣効敢諫之忠重道尊師英主識崇儒之禮誰與

千城吾道允宜俎豆名山。惟我錢公輔翼明廷潛心聖教。本吳越名王之裔。紹象山理學之宗。吾舌猶存。務引君於當道。斯文未喪。有殺身以成仁。奮朱雲折檻之詞。丹誠耿耿。矢安臧剖心之志。青史皇皇。是卽升堂入室。何慚私淑之徒。豈期崇德報功。未正明禋之典。錦追維鄉。頌仰止前型。願效駿奔。堂構葺三遷之里。情殷驥附。門牆序七卷之賢。援有舉無廢之文。禮隆殷薦。參甯過而存之義。位殿羣儒。感陟降之有靈。幸鬼神其來告。廣名教有功之祀。待增片席於尼山。發千秋潛德之光。用壽貞珉於鄒嶧。尚饗。

奏議

晉

袁瓌

咸康三年。瓌官國子祭酒。與太常卿懷共上此疏。見晉書本傳。又見宋書禮志。

請興國學疏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宏遠代。明禮樂以示後生。所以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積。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

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詠。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典謨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

翟灝曰。當江左之朝。猶有袁馮二氏。能以孔孟並舉。疏請留心闡明。非嚙嚙然朝陽之鳴鳳乎。生徒果用心焉。則孟子之升經立學。在其會矣。惜乎世受莊老之惑。又遲其事於數百年後也。

唐

皮日休

請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歆。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



儒藏

乎孟子矣。嗚呼。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外。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周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周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宋

曾孝寬

請封孟子爲國公以示褒顯疏

臣昨使京東西路。鄒魯實在封部。伏見孟軻有廟在鄒。屬兗州。未有封爵載於祀典。况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自古嘗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其書勸學取士。宜有褒封。載於祀典。伏望聖慈。付有司議定施行。

李挺

請增修孟廟疏

伏觀本州孟子廟。近因前京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子。奏乞褒封。載於祀典。禮部以爲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奏勅特封鄒國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公之號。使

千載之上。彰某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某之書。並重。誠由陛下旌褒尊顯之至也。臣竊守是邦。聞其廟在鄒鎮東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臣契勘本州昨修文宣王廟。有贍錢一千七百餘貫。今欲乞於其餘贍錢內支錢三百貫。交委本州官增修孟子廟。乞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下崇奉先聖之心。

明

徐有貞

請復顏孟二氏祭田疏

臣先因公幹至兗州府鄒縣。據孟氏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說稱。顏孟二氏俱各前元時撥賜祖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案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被附近民人侵占。年久不還。先有顏氏嫡孫顏希仁赴京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個種人戶李光等初聞一各承認願還。其給明文。奈緣此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頑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既眾。雖得前田。尚不夠用。何況於無。希

文雖蒙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舉族之人未免饑寒、無以贍養等情。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切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禮。故雖有元之君、亦知崇尚而撥田贍廟、矧乃先朝惇典庸禮之盛、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皇上親行幸視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乃授顏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有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爲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皇上之德意、豈不爲聖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歎哉。臣愚輒不自揆、敢以實聞、乞勅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集府縣該官、公同踏勘前項原係顏孟二氏祭田、沿邱履地、丈量明白。如其間有已納糧者、乞行免納。及未納糧者、就便追給。仍前從公分撥與顏氏三十頃、令各依舊收種、並世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贍廟供祭之外、聽存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占爭認種、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氏子孫乏力墾種。如蒙俞允、乞將附近拋荒空閒田地、量加頃數、增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種以供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切荷聖朝之盛恩、斯文幸甚。

孟宏譽

請賢裔死節卹典疏

臣竊惟自古征賊殉難之臣、在守土之官、爛焉史冊者、曷可勝數。蓋未有先賢之裔如臣父承光等、一門協力敵愾、親冒凶鋒、子母三人同日罵賊、竟致死節者也。自天啟二年五月十八日、蓮妖煽亂、鼓惑人心、黨與實繁、陷城焚劫、意欲憑據鄒兗、稱兵叛逆。當其時、百姓披靡、攜家逃脫。臣家居城南祖廟之傍、臣父承光堅持守死之義、賊不能屈。至七月十七日、都司楊國棟率兵攻南門、臣父亦率應襲兄宏略同家丁席天壽等二十餘人協力勦賊、期滅此而後朝食。乃席天壽被墜石死於城下、張湖小春童席學經俱被矢石所傷、賊遂飲恨於心。十八日、突出城來報讐、先將臣兄宏略殺死、繼將臣祖母孔氏、父承光執縛而去。家產焚劫一空。臣父承光罵不絕口、與臣祖母孔氏俱受戮於岡山營內、屍骸無蹤。臣母張氏亦被賊砍傷右手、二指幾落。尤幸天不殄絕、臣母子雜於亂羣中、同被傷、姨母姜氏暨三弟宏舍、四弟宏謨、六弟宏志、臣妹二人、臣兄妻鄭氏暨幼姪聞玉等各自逃生、苟延性命。傷哉孤寡伶仃、備極苦楚、言念及此、血淚交流。已經縣府司道覆查到院、該山東巡撫趙彥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查勘、具題於天啟三年二月初四日、爲照博士孟承光仁義成家、剛大爲訓、徘徊宗祏、未忍抱器之行。依附兵戎、



遂助攻城之舉。巖巖氣象如在。浩浩脈絡猶新。母子偕亡。驚魂已飛天外。祖孫駢戮。深恩永斷目中。聞者競下泣於玄猿。見之惟興嗟於白草。奇禍最慘。惻卹宜優。查邦政條例一款。聚強知縣段牙與賊對敵。被賊殺死。特贈太僕寺少卿。與祭一壇。立祠祭祀。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又查得崇明知縣唐一岑。領兵迎戰倭賊。殺死。贈光祿寺寺丞。立祠廕子。今孟承光非守土之官。而挺身攻城。死於賊刃。取義成仁。尤烈於守土之官。臣相應照例優加贈廕。立祠致祭。並祭其母孔氏。應襲宏略。一併贈卹者也。嫡孫孟聞玉。宜襲世職。而年甫七齡。難主蒸嘗。道府議以承光次男孟宏譽。借職奉祀。聞玉長成之日。仍還世襲。亦以主鬯爲重。而立嫡彝典。未敢廢也。至於博士室人與子女十三名口。遭難流離。另爲賑濟。家丁席天壽等。攻城畢命。分別優卹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部議覆。請賜祭葬建祠。贈臣祖母孔氏恭人。贈臣父承光太僕寺少卿。贈臣兄宏略太常寺寺丞。臣宏譽伏蒙聖恩。准借職暫襲五經博士奉祀。臣於天啟四年八月初九日。奏討母張氏封典。本月十三日。奉聖旨。該部卽與題覆。欽此。隨蒙該部議覆。奉旨。封臣母張氏爲恭人。臣舉家焚香。望闕叩頭。感激天恩。捐糜莫報。臣揣分逾涯。何敢覲生望外。維念朝廷之所以鼓舞節義者。有優卹之重頒。臣子之所以矢竭忠貞者。無髮膚之敢愛。當先臣之協力攻賊也。義能率眾效死。

誓不與賊俱生。及先臣之駢首就戮也。三人罵不絕口。耿耿丹心。猶烈所遵者。不遺不後之家傳。無愧者。至大至剛之浩氣。眞爲聖代之光。不貽名宗之玷也者。向使臣父兄等不協力攻賊。賊未必挾轡劫殺。其如人臣盡瘁之誼何。今臣父死。臣之祖母亦死。臣兄宏略又死矣。查例。有一家陣亡二三人者。加升二級。仍優卹其家。况臣家係先賢之裔。與傳眾不同。况臣父非守土之官。而挺身攻賊。卒死賊手。尤與守土者不同也。且唐一岑。段牙二臣同死於賊。乃兩事而各殞其命。皆蒙朝廷廕卹之典。臣一門父子二人同死於賊。是一事而共盡其忠。獨不可照例廕子乎。臣家雖有先世箕裘。原非表孤忠於既往。維是破格優異。始足揚勁節於方來。若督撫會勘之疏。與兵部覆敘之疏。俱奉聖旨。下部欽遵在卷者。則廕嗣之典。聖朝豈有靳焉。伏乞皇上推廣宏恩。勅下兵部。查照原題議覆上請。准照例賜廕。不但慰先賢在天之靈。且以舒先臣九原之憤。使天下知我皇上旌忠而教孝。渥典再錫於賢裔。又使天下知臣子取義而成仁。延賞更加於奕世。其誰不觸目激衷。盡心竭力。爲皇上捍長城而奪敵愾。風勵顧不宏且遠哉。爲此具本親齋。臣宏譽不勝激切懇祈。悚息瞻仰。籲天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國朝

孟貞仁

恭謝

御製孟廟碑文疏

竊惟_臣祖孟軻生於鄒邑、道繼尼山、久荷

聖朝優加

恩禮、茲復蒙

皇上親製碑文、手揮

宸翰、命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_臣早保齊捧到_臣祖廟、_臣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訖又蒙

皇恩頒發公帑、鑿取山石、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鐫勒

成工、豎碑於_臣祖廟內承聖門之左、_臣伏惟我

皇上

緝熙單心、

始終典學、

研精經史、已探明義理之指歸、

表章聖賢、尤遠溯見聞之統緒、因念_臣祖孟子功在七篇、道承八聖、

乃於

六飛幸魯之後、特屢

宸衷、故從

萬幾聽政之餘、載頒

天藻、煌煌

睿製、鴻文、發天地之華、炳炳

龍章、妙楷、絢日星之采、况鈎畫極於盡善、斯碑礪久而不磨、從此義

路禮門、聿新廟貌、而陳堯述舜、莫罄名言、誠爲宇宙之大觀、亘

古今而不再者也、_臣惟世世子孫、永戴

隆恩、不朽、謹具疏恭謝、爲此跪捧親齋、謹具奏

聞。

鈕玉庚

請升先儒韓愈祀位配饗孟廟疏

竊惟世道以人心爲本、人心以學術爲先、自昔帝王尊崇正學、

必祀先聖先賢、顯示以儒宗食報之隆、卽隱杜其邪說誣民之

漸、是以孔顏曾孟歷朝祀典昭垂、並及門弟子、後世賢儒有功

聖教者、悉皆從祀兩廡、甚者配饗

廟廷、用意至深且遠、我

朝

列聖相承、修明文教、咸豐十一年、大學士、軍機大臣遵

旨議定、嗣後從祀

文廟、應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爲斷、近歲以來、如許慎、張伯行等先

後增祀不一人、固已有美必彰、無遺不舉、_臣伏念孔孟之學、發



儒藏

明於宋儒是以周子敦頤等特稱先賢入祀孔廟兩廡並以朱子升列十二哲以示尊異顧自宋以前秦漢五季佛老肆行道脈幾隆儼無人焉力持其後躬任其難則聞知之統何以及於宋儒是以追原道統者必推唐儒韓愈其言曰孔子之道獨孟氏之傳得其宗功不在禹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所著原道一篇推本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正學賴以昌明諫迎佛骨一表陳善閉邪引君當道凡所傳述皆有闡千古世道人心與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遙相授受孟子亦嘗以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二百年韓愈排佛老去孟子千餘歲時代愈遠儒術愈歧匡救愈難功力愈巨其闡明傳授實有以正荀揚之失而啟程朱之先是以唐皮日休有以韓愈配饗孟子之請臣奉

命視學山東按試兗郡瞻謁鄒縣孟廟恭查乾隆三十一年奉

旨飭下禮部更定從祀坐次十九人先儒韓愈孔道輔各居兩廡之末

在部臣議列明禮已極崇儒之盛典而

聖世道隆徽勸尤當殊禮之優加東省爲聖賢桑梓重地亟宜追崇正學加意闡揚如韓愈之觝排異端攘斥佛老浩然之氣塞乎兩閒上接洙泗鄒嶧之宗傳下開濂洛關閩之正軌守先待後功德並隆若僅子從祀孔孟兩廡臣愚猶謂不足以示尊異擬

請援朱子升列孔廟哲位之例將孟廡舊設先儒韓氏祀位升列東配樂正子之次改稱先賢韓子爲亞聖西配並將國子監直省郡邑

文廟西廡先儒韓愈祀位改稱先賢按時代升列朱先賢之右以示一律尊崇之處應請

飭下禮臣會議具奏通行各直省敬謹遵行俾薄海內外臣民咸曉然於化日光天之下黜邪崇正不容異教爭鳴並以助後之學者誠能聞知道統私淑聖門不惑溺於邪說則祀典之隆方且有加無已似於世道儒風隱相維繫裨益良多謹就管見所及會同山東巡撫臣周恆祺繕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傳

漢

司馬遷

史記孟子列傳

謹遵古文淵鑒節鈔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



儒藏

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閑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蓋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祿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冥不可考其原也。先列國中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隘。

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劉向

列女傳母儀篇

鄒孟軻母。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買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

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甯，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甯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廝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違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行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藉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

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

宋

蘇轍

古史孟子列傳

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學於孔子之孫子思，明孔子之遺業，遊事齊宣王。宣王始以爲卿，不用其言。孟子致爲臣而歸。又欲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不願也。去齊適梁，梁惠王方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折節下士，將以求報，問利國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亦不能用。孟子往來齊梁之間，見梁襄王、齊湣王、閔適魯、適宋、適鄒、適滕、庶幾或用。魯平公將見孟子，而嬖人臧倉沮止之。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說之。及卽位，使然友見孟子於鄒。孟子誨之三年之喪，文公行之。旣而之滕，教之井田學校。四方之士聞滕行仁政，有相率而從之者。後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以問孟子，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謂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

缺页

閔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墮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道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屬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傳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眾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

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眾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遭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闡達微妙縝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竊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宋

孫奭

孟子音義序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至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涿水懷山。時盡昏墊。紮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世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今既表勅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甯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朱子

論孟精義序 亦名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

真德秀

孟子要略後序



儒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朱子因編孟子要略。即要略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痛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是溫故知新之意。朱子語類一則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實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椒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尚是舊說，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椒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

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嗜朱子之書、網羅以彌遺憾者。是吾椒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會國藩序附。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析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達其源、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犁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言、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猶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耶、否耶。死者不可復生、徒使子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會國藩跋附。

明

史鸞

三遷志序

昔韓子原道統之傳、而謂堯以道漸傳於孔子、董子亦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則知孔子得統於湯文、湯文得統於舜禹、舜禹得統於堯、堯得統於天、而道統之正傳、可得其源委矣。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又天之加厚、以垂教萬世者、不獨擅其繼往開來之盛哉。故一傳於顏而未久、再傳於曾而未大、三傳於子思之門人、而得孟子者出。時當戰國、秦齊爭鬪、蘇張從橫、各逞其貪欲之私、不知斯道爲何物。甚至楊墨之術、爲我似義而害仁、兼愛似仁而害義、天下靡然從之、相率以歸於禽獸、其害道也極矣。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挺然以傳道爲己任、一則曰願學孔子、二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其言仁義玉伯義利之辨、宛然孔子之家法。至楊墨耶說、諛行、淫辭、皆不得以售其術、使天下後世學者、曉然知宗孔子而不惑於異端之非者、大抵皆其力也。微孟子、則人皆服左衽而言侏僂矣。孔子之道、孰與傳之哉。信乎有功於孔子而力實倍於顏曾。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意者有在於此。稽古歷代、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之外、又有世家列傳、以載其人文之盛。吾孔、顏、曾、孟、聖賢相繼而作、又人文之至盛者。史記嘗列傳矣、猶病其不專而不詳。我朝西涯李公始纂闕里以志孔世、詳矣而未精。侍御曹公再纂陋巷以志顏世、專矣而未詳。孟子亞於孔顏、其歷世之跡、尤難於鄉縣志中、庸

非孟門之缺典耶。予觀兵東魯，幸睹孟子廟貌，弔其遺塚，禮其宗裔，足慰平生景仰之私。及叩其志，乃曰：向未有專製者。予爲之慨然，乃命教官費子增遍考羣籍，刪煩存要，集爲全帙。予又重加訂正，補其缺，正其訛，使像圖爵田記贊之故，歷歷可考而知。至於宗系相傳，係於一脈之眞者，昭明以衍於萬世，俾僞者不得以肆其亂，此又其喫緊處也。書成，乃僭題其名曰三遷志。蓋取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云耳。此非予之臆說也，古易先得之矣。後之學孟者，尙其潤色於斯。

潘榛

孟志序

孟氏志舊名三遷，擲自鼎山史公。大要採族譜之舊，載石刻之文耳。歷年六十，亥豕魯魚，訛亂益甚。值肖山胡侯重道崇賢，既已舉孟子祠墓及子思書院修築聿新，而猶以志之未詳，未足以徵文獻也，乃辱命不佞，重爲修輯。余自惟謫陋，大懼無當筆削。念孝廉周氏瞻博精敏，閒就正之。孝廉亦雅意著述，於是不循舊志，盡發素所藏書，協力披錄，但關孟氏者，條分類紀。而孟氏之裔茂才聞鉅者，從乃祖宦遊，亦多識其家故實，又卽其耳目所及，一併採入。屬稿數月，積帙凡五，爲目二十有一。雖猶覺未詳，而自顧考索證引，弗敢忽矣。肖山侯乃捐俸授梓，梓既竟，余更讀一過，而大有感焉。夫孟子遨遊諸國，位不過客卿，未如

身佩相印，或六或五，車騎輔重，擬於侯王者之赫烜也。陳說數君，迂闊我仁義，未如不知膝至於席，長跪復跪，奉社稷以從者之委任也。書成之後，雜在諸子，歷秦、漢、晉、唐，鮮有尊習，未如讀其書，恨不與之同時，臨朝講貫，至稱非聖無法者之尊崇也。迺吾道一明，眾論咸歸，遂至袞冕執玉，配食素王，雲仍之後，世被爵祿，回詠諸家，曾不敢跂足而望焉。固知聖賢之道，平乎、極之而高不踰也。淡乎、咀之而味不厭也。無急步而能達到也，無小利而有大致也。卽生前無厚享，而身後有令名也。卽見嫉一時，而取信萬世也。學道者患道之不近於聖，無患道之不行矣。立言者患言之不近於聖，無患言之不立矣。則於孟子，可概見哉。抑嘗觀孟子之論爲堯舜也，衣服言動而外，無他道。論仁政也，薄斂省刑而外，無他政。又曰：仲尼不爲己甚，一毫求異之心，不存焉。論養氣也，則戒於助長。論爲善也，則期效子孫，而成功又委之於天，一毫急功之心，不存焉。夫惟不求異，乃所以成獨異。惟不急功，乃所以成至功。世儒暗於大較，既薄聖賢爲無奇，而乘時赴功名者，又多希爲捷徑，始由於一念之詭遇，究且至決裂大閑所不顧者，則無惑乎讀聖賢書而自外於聖賢也。嗚呼。學孟子者，去好異與急功之心，其幾乎。

孟承光

續修孟志跋

我先夫子自戰國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道始明書始行我族姓亦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姓始顯族始大固先夫子流澤之遠歷代尙賢之厚而諸君子尊信表章之功不可誣矣然自宋以前夫子之道未明則崇其道註其書者功爲大自宋以後夫子之道已明則修其廟紀其事者功亦大日者廟庭蕪敝家志訛亂西蜀肖山胡侯來蒞茲土慨然新廟貌飭林墓捐貲經理篤志尊崇屬筆潘周二君子旁搜載籍大補前志之缺俾瞻謁者肅然以敬誦讀者慨然有思盛矣哉余守祀食租無能握管以贊一詞敢不因志之成益屬於先夫子之訓且世守此志以無忘刊修者之功乎於是書之末簡。

李日華

重修三遷志序

余自計偕過鄉始經孟祠下嗣後服官出入京華每過輒伏謁瞻眺徘徊久之覺巖巖之氣有以策余頑懦然所爲寄羹牆者一拂麗牲之石而已未得閱全紀載也已得闕里陋巷二志意中謂當復有一書顧又念著述之難不有羅長源之淹宏則不能銓春秋列國卿大夫之世次如指諸掌不有張禹蔡邕鄭漁仲陸農師之精詣則不能列典章文物令燦然昭著不有曼倩景純道元之好奇采異則不能疏本山川點綴詭譎使靈奇之蹟悉獻且也躬蹈之故測之有涯神飫之故吐之有味君謨諸

翁是其鄉人季疵勘茗抒於厥嗜向令性善仁義之旨未瀝心髓夜氣幾希之論僅浮誦習徒握鉛槧以自效於宮牆未有幾也已得披史君志文具矣已又進胡君志稍斥廣矣乃事近摭而遺漏文安俚而失雅體例臚列未及議裁徵引句稽未及議覈矧能搜佚聞抉隱義乎能於前後宗本支系蟬聯以布乎能於發靈之源盱衡周覽索眞脈於都邑離合豁隨變理之後乎能於歷代崇奉儀數隆縉鑿鑿顯著乎能於配侑諸賢一一評騭以揆其衷乎能聚史傳百家方輿稗雜爲孟諸圃田以恣漁獵乎具如是材美矣又能眞得孟氏心印而稍稍自見於論著隱微閒乎蓋難之矣歲丁卯余以使事淹里中呂太學聖符介余友姚叔祥手一編示余則其尊公冠洋先生所著三遷志也三遷仍史君之舊而書則增益茲滌煥然與史胡二志別爲一種不刊之典余既讀再三曰裁矣覈矣佚聞萃而隱義抉矣宗本支裔蟬聯昭布矣發靈之源得之於嶧阜谿湖不迷於改邑矣歷代崇奉典制晰矣所漁獵上下數千載文字之藪廣矣侈矣所翦落揭樹一稟獨照卓矣朗矣稱三遷者實以媿於闕里陋巷而根宗母教矣義益精矣先生純修端履鄉閭矜式經術政事所至彪表聖符冠玉衣珠一譚對開淵源具在兩世一心以翼聖眞甯僅僅鉅膏馥於鉛槧也者卽長源諸君應多慙色矣昔劉瓛來遊從錢清至秦駐歎曰域中有三龍北龍入塞



外不可知。中龍達淮泗、鄒克當之。南龍赴海、止於是邑。法當有布素封侯、生皋比而沒廟食者。今先生業已俎豆於四氏報德之祠、覆瓿言不小驗乎。

國朝

于斐

纂修三遷志序

讀書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嘗不恍然而知大聖大賢之道、原不過循其性於秉彝之良、而全其量於倫常之大。是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孟子、歷聖相傳、初未有舍庸行之常而克臻夫聖域。然說者以爲大聖大賢固天所生、以立人道之極、而傳不絕之緒於無窮、故能生知安行、無待於勉強而後成功也。然則孟子三遷之教、則又何說。然不知卽此可以知聖賢矣。戰國時、唐虞三代之風、渺乎遠矣。周公孔子之道、迂不講矣。楊墨黃老之說、盈天下矣。無父無君之行、等禽獸矣。儀秦鬻術之徒、遊談舌辯之士、又紛然雜出矣。而孟子生於其時、獨能開先聖之道、闢邪距淫、崇王黜霸、砥柱中流、回狂瀾於既倒、何殊江漢秋陽。故當時列國之君、亦皆心知其賢、惜不能大用。於是環轍息陬、而日與其徒講習討論。七篇之中、惟性善仁義之旨爲獨詳。所以維人心、道心於杪忽幾希之微、而欲垂之爲萬世法也。向非宣獻三遷之教、

雖爲天所生、以傳道之人、縱有出類拔萃之資、而混然中處於耶說橫行之天下、欲不爲所惑、豈不甚難哉。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雖生知者、猶不廢學、而況次焉者乎。是知孟子之所以成大儒者、厥惟三遷之教始。至今讀其書、無不愛之敬之、考其事、無不仰之慕之。我

聖祖仁皇帝側席求賢、崇儒重道、發帑金以新廟貌、揮宸翰而製碑文、而且應爵錫田、更隆前代。自宋迄今、千百年來、未有若斯之盛也。

一介庸愚、謬蒞茲土、竊幸獲拜宮牆、登其堂、肅如也。瞻其像、穆如也。晉接其賢裔、誦如也。秩如也。覽俎豆之森列、禮器之輝煌、儼如親沐先型、而低回不忍去。猗歟休哉、何其盛也。卯夏大旱之後、甘雨盈郊、從容退食、適翰博孟公以三遷志問序於余。傳書俗吏、鄙陋無文、雖極意揚芳摘藻、而究無加盛美於萬一。况先賢出處之蹟、前人之述已備、而敢妄贅一詞哉。因思子思子作中庸而述夫子之言、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故推原孟子所以得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良以人性之本善、而能率三遷之教、以優入於聖域。茲翰博公修志之本意、豈非繼志述事之大、不益可見家學之淵源、而孝思之不匱也哉。

孟衍泰

纂修三遷志跋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姓氏有譜、皆所以昭來茲、示世守也。况聖賢之遺跡、日星揭而江海流、其車服禮器、世系淵源、爲天下所觀瞻、萬世所師法者乎。吾家三遷志、自觀察史公創其規模、肖山胡侯補其缺略、海鹽呂子捐貲剏、三君子慘澹經營、以其成不朽之大業、經世之鉅典、吾家眞幸矣哉。但歷世既久、殘缺飄零、豈貽譏、魚魯莫辨。且我

朝之尊崇加隆、恩資優渥、卿士之入廟式瞻、詩文題贈、以及子孫之世系、林廟之增修、概未增入、尤爲缺典。衍泰叨承大宗、用是滋懼、因與王仲諸君廣搜旁輯、以正前志之訛謬、以廣新志之見聞。凡兩閱歲、三易稿而書成。國門之懸、雖未敢必、庶幾世世子孫永守而勿失也乎。謹跋。

許鴻磐 此與下馬駁即兩山翰博重纂三遷志舊稿中文也。稿未刻而今又重纂特存其原序云。

重纂三遷志原序

從來聖賢之生、必有其時、亦必有其地。時者、貞元會合之期。地者、靈秀鍾毓之所。自古帝王之興、雲龍風虎之從、大類如此。孔子生當五百年運會之時、及門諸賢多公侯將相之才、顧溫溫一無所試、徒立言以垂訓萬古。孟子雖生孔子後、猶及師子思以溯孔子、所謂去聖人之時不遠也。天以中和醇粹之氣生孔子於魯、故高弟多魯人。天又以嚴毅剛方之氣生孟子於鄒、用篤其私淑之志、所謂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論其時、則孟子

實接見知之統、故史公孟荀合傳、獨以孔子之道屬之孟子。唐昌黎韓子又謂其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宋程子、朱子特揭其性善四端之說、爲發孔子所未發。若此者、前人之述備矣。若論其地之顯著於世、應自立祠建廟始。宋景祐四年、建孟廟於鄒之四基山。時孔道輔知兗州、又於墓所立祠。厥後建新廟、賜墓田、遣官致祭、則歷宋、元、明、迨

國朝以來至我

高宗純皇帝南巡過鄒、

親詣孟子廟、行一跪三叩禮、則異數尤加。夫立廟賜田、遣祭親詣、皆隆重其所生之地也。既重其所生之地、則記其所生者宜詳、而三遷志於是乎作。考三遷志權輿於前明嘉靖壬子、沂州道僉事史君鸞至萬曆辛亥、邑令漢川胡君繼先以史志疏漏、重加纂輯、爲五卷、目二十有一、規模粗具。然體例尙有未醇、搜羅尙有未備。嗣是重修、無慮十餘次、皆因仍其舊、而罕有所增正。今襄博士兩山瞻舊志之未醇未備、慨然曰、屬在小子、敢弗爲己任。爰是別立門類、核正其體例、更爲之旁搜軼事、博拾遺文、又補自康熙六十年迄今百十餘年之事實、秩然燦然、而三遷志所載始無所遺。夫道揚祖德、人有同情。第無其志、無其學、則不能爲。卽爲之、亦不能見重於當時而傳諸後世。今孟君志與學兼舉、三百年來未醇未備之書、粹然勒成巨編、俾讀之者近則登



其堂、瞻車服、禮器、穆然想見其爲人。遠則讀其書、若履其地、莫不翹首跂足、動高山嚮往之思。則並其生孔子之時、學孔子之學、接堯以來列聖相傳之統緒者、即可於是得之。孟君之志成、仍沿舊名者、從其朔也。且以養正爲聖功、卽以亞聖之才、且需乎三遷之教。况中才以下、尤當端其始趨、閑其少習、納諸孝弟、謹信、不至流爲小人之歸。其用意特深切著明也。吾濟去鄒百里而近、嘗以未能詣謁爲恨。嘉慶丁丑赴鄒、祇拜階前、始得仰瞻巖巖泰山之貌、少慰景行之私。今孟君以志問序於余、辭弗獲免、誠知力小任重、蒙不知量之譏。然以遲暮之年、謫陋之學、得以挂名簡端、是則一生之大幸也夫。

馬星翼

重纂三遷志原跋

道光乙未、鄒邑同年友孟雨山博士重纂三遷志、延余襄其役。七閱月、歲事屬綴、言簡末。竊思士自束髮讀孔孟書、卽想像其人、考論其行事。稍長遊學、輒思鄒魯。至其地、詢其里居、則更思識其胄裔。此人情也。余幸生魯下邑、與鄒爲近、得交孟氏年丈照亭先生及雨山同年兩世博士、今又授館數月、得盡讀其家遺書、可謂厚幸矣。自顧平生含毫吮墨、妄思有所輯作、衰年無成、乃得奏技於大賢之門、日事鉛槧、亦何能已。聞取舊志而偏觀之、因謂雨山曰、書各有體、著書亦各有義例。如舊志史氏

胡氏創修也、則以述母訓、溯師授、列年譜、考世系爲要義、主於表前聖也。逮王氏、仲氏纂修、則詳於典章文物、崇祀優復、纖悉備舉、義主於垂後憲也。今則前表事彰、後憲永垂、當以紀時事、彰後彥爲汲汲矣。至於碑版文字、舊志沿譌、悉依原刻校正、庶還舊觀。禮儀制度名物、悉依會典、明著其詳、務在信今傳後而已。且國有史、邑有乘、家有志、分各不同。而孟氏志則非一家之書、乃天下所共見、後世所共觀也。必信者傳信、而疑者存疑、同者不爲苟同、異者不爲輕異。如論往牒、則不必強徵乎名氏、論後彥、則不必借才於異代。遵古籍、考舊碑、更不必復參以新說。凡使天下後世可與其白而已。幸雨山深以爲然、而悉采其說、書成、可繕寫、抑余復有慨焉。舊志之創於史氏也、其敘曰、爰命教官費子增編考羣籍、刪煩存要、集爲全帙。此費君者、大有功於孟志者也。乃其氏族行事、蔑爾無聞。邑乘職官、亦無其名。是可歎也。今幸承諸家迭修之後、總輯其文、較易爲力。而余與雨山疑義共析、相視莫逆、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以附名於巨編、將與之乎比壽、不益厚幸已哉。至書中存疑、有待考證、海內博雅、自其觀之、無俟贅言也。

論

朱

蘇軾

孟子論

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劉子聲

孟子論

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僞滋情、眞滋性也。虛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於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內外肅也。慎爲入門、戢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者、得之於心也。靈襟中啟、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

乎其可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也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敏學廢於疑二。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啟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跡。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繫唐大礪金柝、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驟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黼黻砥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采、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語言畦徑之末、眞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蘊藉和粹、若遜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誇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耳。



校記

①王：當作「主」，訪：當作「坊」，「猶」下當有

「存」字，見《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四。

②即：當作「既」。

③士：當作「土」。

④「外」字爲衍文，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五。

⑤奏：當作「奉」。

⑥「不」下當脫「敏」字，見上文。

⑦表：當作「奉」，見《孟子音義》卷首。

重纂三遷志卷之七

（墨夾二）

碑記

唐

韓愈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鄭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尙文。

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宋

孔道輔

重建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眾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由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苟聖人之道塞。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之世。法令機祥。巫覡之弊作。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汨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圯缺。揚子惡諸子以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懷二帝三王之迹。以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



儒藏

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兩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革。文中子澄其源、肇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教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譏諷、惑欲攘其法、戕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苟不免齊人之譏、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己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虛器、太過者人猶嫉之、况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甯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月雖食、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爲君、皋夔伊呂之爲臣、功濟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通、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湮蔽、振起之者無聞焉。道輔道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干帝王、幸不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於時、躋於古、以茲爲勝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徒以訓詁傳功、像設於祖堂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明大道、非諸子所能跂及、反不及配、闕孰甚焉。因建堂事、收五賢所著書、圖其儀、叙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改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此矣。

孫復

新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獨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厥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敗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子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魯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

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志之。復學而晞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時大宋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六月六日記。

孫傳

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 謹空闕字

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邵武朱缶歎其土圯木摧。不稱虔恭尊師之意。欲出己奉完之。縣士徐轍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轍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於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羣弟子像於兩序。又爲孟氏家廟於其東。以揚雄。韓愈。嘗推尊

孟子。設。又爲祠於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

廟輪奐相輝矣。於是求文以記之。夫聖人之道。甚易知。甚易行。充之至。不可勝用。極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其唯誠乎。堯

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相傳者一道。孔子之沒。其孫子思得之。以傳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誠身爲本。其治心養氣。化人動物。無

一不本於誠。凡著書立言。上以告其君。下以告於人者。必本仁義。祖堯舜。亦無一言不出於誠也。故於滕文公。則言必稱堯舜。而於齊王。則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蓋其智誠足以知堯舜。又自

知誠可以堯舜之道。又知果行其志。則誠可使吾君爲堯舜。而吾民皆爲堯舜之民。故以此自任。不敢有毫分之僞。以欺人。而造大

君臣之際。則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其論什一之法。則曰重於堯舜者大桀小桀。輕於堯舜者大貉小貉。其論仁智。則曰堯舜之智。急先務。堯舜

之仁。急親賢。稱伊尹能以此道覺此民。而謂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非誠

能言之乎。雖之君尙權謀。相傾奪。上下交趨於利。而未嘗撓一言以求合焉。非天下之至誠。篤於

自信者。能之乎。道失其傳。至其說而以僞言堯舜者。始說其君以帝道。則既不合而之王。中說其君以王道。則

又不合而之霸。是志於以僞欺也。堯舜之說。以賈其高。躬申商之術。以濟其欲。是以僞欺天下。而賊其君者



也。昔之爲從衡之說者，不君以利。勢爾，其僞易

見。若夫假帝王堯舜之說，使人君慕其高而不虞其姦，則其僞難知。作於心，害於政，其禍天下甚於楊

辯以監天

下。後世竊孟子之說，以爲不義而自比於孟子者，宣和四年十月十五日，朝奉郎、監察御史、亮孫傳記。

金

孫弼

謁祠記

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繆公時，改邾爲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掩抱。有溝曰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濠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至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卽其地也。其先魯公族孟孫氏之後。公夙喪其父，母李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合縱連橫爲賢，以權謀詐僞爲事。先王大道幾於埽地，異端蜂起，邪說蠭興。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嘆曰：「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於是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久而愈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爲利國之術，終莫能聽。恥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後人，遂著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爲齊卿時，將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者是也。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尙書魯孝寬言，遂特加鄒國公。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埽。詢其祖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撫其實而記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邾城，賢岡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爲知言。學長詩書，禮樂仁義，高行厲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枘，卒老于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閎遠微妙。拔邪樹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瓦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誦誥。四基之陽，佳城遂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

趙伯成

重修孟子廟記

大哉聖人之道。天下日用久而無弊者。上焉唐虞湯文武之君。其道行。其教立。仁義禮樂刑政靡所不備。而民用丕變。日趨於治矣。下逮周公孔子。得帝王所傳之道。而無位以行。作爲經術。垂訓闡教。俾天下後世恆必由之。聖日皎然。輝映千古。周衰夫子沒。橫議肆行。紛紛藉藉。將誰適正。甚者楊墨以邪說誣民。持爲我兼愛之語。亂君父之教。充塞仁義。其害人也深矣。楊墨不息。聖人之道不著。孟子此懼。故能養浩然之氣。承三聖明六經。距淫辭。誠行。使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亦聖人之徒也。昔禹平洪水。人免昏墊。萬世賴其功。能以道拯溺。消天下率獸食人之患者。信其功不下禹矣。噫。百世必祀。可謂至德。天下尊師重道。用王者之事。通祀於先聖。國闢鄒封。公其爵。而與享春秋之奠。並立乎聖人之域者。人宜知尊孟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孔子生於魯。於曲阜則林廟之奉尊崇顯奕。歷代有加。而無替。距鄒僅一舍。在四基亦有孟塋之舊。祠宇嚴立於縣之南。就文明之地。而廟復建。列高弟公孫丑萬章之徒。其尊信猶在魯矣。磨以歲月。上棟下宇。久則斯弊。泰和八年夏六月。王公瑀來知是邑。視事之初。敬謁祠下。徘徊瞻視。議遽新之。方思政利民。力未暇給。越明年。吏民洽和。皆服其

教。不待勸率而富者相與出其貲。巧者相與獻其技。辯者以言壯者以力。咸樂經營。作新其廟。正殿奕奕。廊廡延接。四迴而周。外達通衢。重門以闢。增其宏麗。又東北別立其室。以尊考妣。慈訓宛然如在。得其時制。四民悅之。厥功告畢。特加禮祀。因矢言相告曰。聖賢之道。昭昭乎其明矣。由之者治。不從之者亂。亘古今。歷萬世。與天地相終始矣。而欲贊其美者。雖一言以爲贊。而廟之新舊。曾不能加毫末之損益。然思尊德教者。宜何如哉。且釋老雜儒。教行乎中國。而樂誕泥空者。唱其說於其間。至有竭貲產以奉塔廟者。於名教之地。特不之顧。今令之能以教化治民。崇重儒術。可謂知所先矣。况吾鄒魯之鄉。親被聖教之久。俗尙禮義。令又能因其俗以厚之道。宏教尊。愈久愈顯。而師帥不賢。其誰得稱之哉。聞其言。知其善。樂爲之書。大安三年六月十五日。伯成謹記。

元

張頌

重修孟子廟記

賜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於墓旁。後自墓旁徙縣東郭。宣和三年。令朱街復徙南門外。金泰和間。令王瑀葺之。甲戌。毀於兵。惟門垣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



儒藏

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餘貲崇兩廡與堂稱凡十四間新其階庭級道屬類掌教考特牲饋食禮俾春秋放而行焉。正配神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司侯請記。須讀墓旁廟記舉闢楊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舜之大綱。顧皆有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具體者。孟子學足以繼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窺其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辭受之閒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未聞默契。蓋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貴王賤伯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害己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田之大略班爵祿之等差於文字廢缺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措之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卽是而觀以其才用天下居帝者之世則皋、夔、稷、契居王者之世則伊、傅、周、召奈何無舜禹也無湯文也。時君昏庸謂迂闊於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爲言豈能探其學觀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真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耶。說誣民充塞仁義之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同傳保非其倫。又班以雕龍災穀譏以方枘圓鑿趙岐釋其書亦不過謂長於譬喻長於詩

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歿獨孟子傳得其宗耶。韓愈既有是言宗孔氏者尙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也久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閭洛諸君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舊別祀成都伯揚雄、昌黎伯韓愈今遷附焉。旣覺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資。或厚或薄兮錯糅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皋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歎愁遺。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奚疑。千六百祀兮屯厥施。山嶽釋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於其心兮載歌銘詩。

重修孟子墓記

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卽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爲記以闡楊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二百五十有



九年乙未，是爲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夷壇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頤爲述養浩然之旨，稱命世之才，敘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旣而蓋孟子墓齋廬，琢石爲危坐像，冠章甫，衣縫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頤曰：子三刻石於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撰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盍考焉，以表諸墓。頤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闕焉。頤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愼觀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是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強，從衡之士，馳騫不暇。孟子曾無轍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爲耳。魏幣齊，辟疆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能相尙。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言，視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絕幣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疆桓文之間，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違嬖倖。概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閒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幣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疆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載齊辟疆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

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載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藏周室者，旣滅六國，表本之秦紀，秦紀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疆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疆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又廣記備言之不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爲之辭，旣有以解辟疆甚慚之心，孟子於是致爲臣而歸矣。人生幾何，放游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其閒不過之魯之宋與滕，僻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我未之見，不得在名世者之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轂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爲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撤席擁簪，前驅於弱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同。蓋世知龍過獲禽，而不知爲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爲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牆，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所享，此之謂矣。由是而觀，三騶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誠行淫辭，孟子於此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爲也。今千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倭僞馳騁，果安在乎。尙友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

墓旁而記其大略如此。

重修孟母墓記

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蔑之或聞。豈歷世既久，遂湮沒耶？惟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德或略。從仕郎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爲請，須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用不敢固讓，以誌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慎親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報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爲齊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安得以有子語吾猶不足者，誤謂孟子葬哀公於口舌間耶？孟子曰：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百年也。其葬

魯也，充虞以木若以美爲問。孟子答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城倉沮魯平公之來見，亦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爲齊卿時，所以忼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師不煩，固有不得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埋，市而賈衍，其居使之舍學宮旁，則設俎豆，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斷機以勸學，猶曰童子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父師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乳哺之爲恩，而不知訓誨之爲恩。知蓄養之爲慈，而不知禮法之爲慈。咻之煥之，賢則親，無能則憐，媮惰於襁褓之中，養成於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爲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於大聖大賢之域，繫母訓是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爲銘曰：惟昔任姒，來嬪於姬。秩秩德音，爲周之基。粵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繫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毋廢於食，毋墮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材。譬彼桐梓，拱把孰培。來葬自齊，居卿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鬣斯封，隆然其岡。千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始建子思子祠記

騶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南隅、其邑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泗川掩抱、好事者築臺書其間、則昔日故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爲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耶。孟子他日歸耶、受學故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鄰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茲邑、暨達魯花未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迹、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於曝書臺旁、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皆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頤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冊、子盍以揭示人、副鄉人嚮慕之志。頤對曰、頤何足以知之。然嘗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己、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之謂性、卽曾子所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爲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

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天壽貳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於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虎、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沈潛反復、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淪於空虛而無實用耶。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自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於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於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闕乎其間。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承、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其有德於鄉人甚厚、亦非私於鄉也。千



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述而敘傳心之要云。

蔡文淵

始設孟子廟費田記

昔孔子沒、異端蠭起、天下惑於無父無君之教、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拔耶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灑然而醒、釋然而覺、咸知崇綱常、宗孔氏、去戎夷而中國之功、施世教、庸有既耶。後代推尊、配食宣聖廟庭、自京師達於郡縣、列爲通祀、宜矣。邇故有廟、貞祐燬於兵。國朝至元間、孟氏德昌規構正殿。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創左右廡。大德中、縣尹朱彰建神門。延祐丙辰、煇興文治、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爲邾國公、母邾國宣獻夫人、令監縣帖哥更修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衰榮至矣。廟制完矣。秩祀之禮、尙闕如也。儒者李儼、馬亨、寧成章、許嗣構、胡鳳儀、李元彬、協議、請割子思書院羨錢萬五千貫、月取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葺費。衍聖公孔思晦亦屢以爲言。憲府可其議、仍命耆儒孟氏各一人司其出納。先是、鄉大夫郭中議、毅時任大司農、司都事、上書省部、鄒之野店舊爲牧地、荒閑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庶永遠不乏春秋之祀、從之。泰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惟良、典史孫友、表議界畔四至、具列碑陰。孟族長惟恭慮其久而湮昧、無所取徵、介林

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院山長孔思本請余爲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眷神嗣位、闡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孔顏孟三氏寵數便蕃、旣獨租賦以恤其家、復選師儒訓其子弟、成材而官之、仍優於常人。犧牲素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楮鏹、胙之土田、凡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怠違、爲之後者、盍亦振厲齊潔、彌思報本之義、具爾牲牢、肅爾豆蓬、儀文式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愜鄉人攀慕之願、不其偉歟。舍是、則備物有愆、禋享無節、雖曰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

陳釋曾

致嚴堂記

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於是孔子爲先聖、七十子爲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太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校、率土之濱、莫不皆然。况於邾人乎。况於孟氏乎。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於四基之山、旣官其胄子、又立孔顏孟

三氏子孫教授於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鄉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豐其餼廩、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歲時烝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賓尸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思誠而尊神嘏也。公論建之。鄉先生李儼、鹽山馬亨教諭乃告於邑大夫、謀之鄉之善士、爲燕堂三間、廟西南向、以尊神嘏。爲齋室五間、堂西東向、以嚴思誠。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月甲午、費爲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鄉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羣昭羣穆也。明德之祀、百世而彌彰、盛矣哉。天之生斯民、昭昭昏昏、幾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由是而天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祀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鄉之大夫士致嚴於斯堂、非鄉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曹元用

邾國公祠堂記

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宣獻夫人。千古曠典、始行於我朝、旨哉淵乎。是可見仁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於墓側。宣和初、鄒令朱缶徙建于

南郭、後毀於金季之兵。我朝至元年、閏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若夫人於故室、而時祀之。然偪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推圯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贍廟之費於民、不期年而收子鈔七千餘貫、謀諸風紀之司、撤邾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主簿鄭惟良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洎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于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簷四出、楹五間、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戶牖、庭陛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侈而弗踰。於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馬亨、李儼、寧成章、閻辭請元用爲記。考諸方冊、邾國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語、後喪母也。孟子早失所怙、惟夫人是依、三遷其居、以示訓、使之邾學宮而後定。以有知而教以信、斷其機而勸之學、所以勉於義而淑其行者多矣。故孟子獨紹孔子之傳、而得其宗、集義養氣、性善之論、功被萬世、夫人之力也。然則公之平日儀刑其家者、從可知矣。非公、無以成夫人之懿範。非夫人、無以成孟子之人才。此聖代所以褒崇舊德、追封于千七百載之後、而邾邑吏士久而彌敬、增修廟祀、汲汲焉若子孫之事祖禰者也。遂爲記其興築顛末、仍系以詩曰、嚴嚴亞聖、萬世所宗。孰正其蒙、伊母之功。伊母所資、諒惟其父。禮重天朝、錫命肇舉。爵以上公、國之于邾。爰秩其祀、爰崇其居。詵詵鄉人、



言念舊德。藟豆是陳。儼其翼翼。祀事孔明。有祕其馨。惟享斯格。神其永甯。

李河

重修斷機祠記

道當周孔垂絕之統。而孟子生焉。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被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任其傳。而孟母天屬其任矣。夫以去聖一閒。未遑安行。母非陶融。屬果安在。豈道傳者子。道任者母。無非天耶。星去遷移。幾二千載。堂之所系。人誰究斯。魯鄒縣舊有斷機堂。列女傳謂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存僅瓦礫。使者楊君國賢按部及此。謁思孟廟餘登暴書臺。北顧楹墟。興感移時。時邑無尹。卽廉舉滕倅郝君據其事。俾崇廟貌。不日告成。禮幣走博士劉伯莊。請記於余。余慨歎曰。道貫天地。而元氣在人。惟參贊以成其功。尙何斯堂廢興之有與。然日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敢述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助以義。積學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卽先師母子之教。油然而浹里閭。以及天下。嗚呼。楊君國賢其真部使者哉。是爲記。

楊憲

丞相脫脫過鄒縣祀孟子記

至正十二年龍集玄戰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以河南妖賊

鼓惑愚氓。盜兵扇亂。陷據城邑。殺掠民庶。久未戡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揮虎旅。勦滅醜類。猶泰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禮。偕邑令具牲幣。奏盛代致祀焉。庸展肅敬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爲干櫓。以忠信爲甲冑。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於昭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於聖朝。旣獎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擴清寇亂。綏集羣黎。奏凱而還。可俟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並興。邪說誣民者眾。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墨。歸墨。孟子於積波洪潰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爲功不在大禹之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勳庸烜赫。焜耀今昔。粵茲南征。軍旅之間。不忘俎豆之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於千古矣。至於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如是豐功偉烈。與聖賢之道同垂於無窮也哉。頌曰。繫鄒孟氏。亞聖雄姿。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先聖奧。澤及百世。丞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

神人歆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釋驂，如枯見摧。丞相之勳，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之樂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

鄭質

思本堂記

四基山右麓，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讓出廟帑幣千餘緡，重建基，堅柱固，栴而甍，簷皆用甍，不事華飾，務闕悠久。其制四楹，不壁，中室置巨石鼎，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值風雨，亦不妨祭祀，事爲甚便也。邑之判簿口溪王君履信，實董斯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少牢告祭。既竣，事謂質曰：「天下之物，甯有不被名者？茲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視爲儆，兼紀厥興歲月，以誌於後，願不偉與？」質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迺目曰「思本」，爲之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於本有，不思，故其心德墮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貴其軀者，祖之遺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祿顯享，諱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盛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由祖先發之，其可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爲祖，上繼羣聖，力拯時弊，開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有國家者，崇其祠而祀之，爵其子孫而育之，載在彝憲，復其徭役，累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

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觀是名，味是語，甯無恍于中。報祀之禮，虔懇之心，容有少懈耶？又吾學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視此亦當知所勉矣。時至正三年上巳日，謹記。

重修鄒國公廟興造記

亞聖公生乎鄒，傳先聖道，垂訓萬世，累代欽崇，官爲設祠，俾子孫守之，修奉祀事，禮也。聖朝奄有海宇，誕修文教，以淑生民，因崇其祠宇，爵以上公，應圖合禮，締構嚴備。然歷歲滋久，陵風震雨，不無損缺。曲阜張君銓尹，鄒之明年，實至元二年也，以興修爲己任。迺與僚屬議曰：「補弊起廢，所司之責，矧亞聖乎？可發廟帑羨資，以舉是役。眾皆悅從。於是首興巨石，鑄至順元年加封詔文，以誌無窮。卽庀工買材，旬月之間，品料畢集。撤弊易朽，載登載築，既告既覆，且塗且聖。所重立而新之者，兩廡及神門二重。室以楹計者二十，資以楹計者三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六十有一，工以數計者四千一百，凡八閱月而訖功。樑星扉木冒雨數朽，三年春，又崇起宇庇之。其壯麗深嚴，益可觀仰。又於通衢立石，以表祠所。凡易物微力，必稱其直，民無所擾。君非事奪，必曰至指示，務極堅緻。既落成，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恭，介邑耆儒馬亨，李儼造實請曰：「邑大夫完吾祖廟，勞心苦思，致誠盡敬，所以體上命，崇文化，實爲至矣。其功可容泯耶？願文諸石，以勵將來。質忝學聖門，未敢固讓。竊惟公推明往聖之心，發其



未發之蘊、異端之惑、世者靡如也。俾萬世人文炳如日星、憂時救弊、功不下禹。張君拳拳周旋寅奉、可謂知所本矣。同僚監邑醜思、主簿王聚皆純雅廉幹、而相際偶所、同寅協恭、克終厥事。族長惟恭亦賢孝勤劬、孜孜致力祖庭、未嘗少懈、所謂肯堂肯構者。故併書之。德州牧溪鄭質謹記。

潘迪

改建書院記

宣聖五十三代孫子思書院山長漢持前國子生、今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克堅書、請襲在膠庠、獲親函丈。比者有司新崇吾三葉祖沂國公廟、煥然一新、黼黻其事、匪鉅筆、恐弗稱。敢載拜請。迪固不肖、然艾以儒業、長以儒行、老以儒歸、孔氏徒也。矧衍聖昔嘗執經成均、安敢以不敏辭。謹按漢狀、鄒邑郭南之異隅、舊宿傳疑爲沂國之故地、或云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堂故基、卽孟子幼被母訓、三徙其創、就學遺址。元貞改元、鄒尹司居敬卽其址構堂四楹、曰中庸精舍、扁以淵源、中有思、孟燕居授受容、春秋朔望祀之。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爲書院、請額設官、朝廷允之。許立子思書院、置山長一員、職視大庠校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筵、復濱因利溝、歲夏秋屢厄於水、沮如弗能垣。分憲按治至鄒、睹其湫隘、每命改築。有司狃卑恬陋、因循迄今。東昌鄧彥禮由集賢掾來尹是邑、以興學毓士爲急、乃屬耆儒曰：夫子

之道、微公其孰承。孟子之學、微公其孰啟。三綱五常、萬世弗紊、公之德也。率性修道、首原天命、公之功也。前代爵以上公、聖朝猶爲未稱、爰加美號、以旌厥實。蓋不如是、豈足以報德報功乎。今祀遺像於陋室、其爲弗欽莫大焉。實尹與鄒之諸儒責。蓋改築是圖。僉曰：尹有是志、孰不悅從。遂東舊堂十步、當校官廳事南、其地爽塏、視故地崇五尺許。尹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輦土采石爲垣。尹既倡首、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藝者獻技、力者効功。凡木石餽暨與夫工傭之餽、直估加於時、而人莫不競售爭趨、惟恐後。每溫言役民、民忘厥勞。間有惰功、弗忍刑、而人莫不懣服。其爲廟三間、簷四阿、東西廣爲尺者二十有八、南北深爲尺者二十有一。崇視深有加。實以丹碧、輪奐炳耀。中位沂國公、以正南面師席。左侍鄒國亞聖公、端冕正笏、儼然若生。又建神門、爲楹者四、制與殿稱。外樹櫺星、以壯神宮。宮墻之東南、堅築隄防夾左、以步計者六十有奇、其廣六之一、崇三尺五寸、植柳以衛其岸。自是泉水患息。西起甬道六百步、逮邑之南門、通衢夏秋潦水、民不病涉。凡書院齋舍、庖廚、府藏、積圯弗支者、悉撤而新之。以正堂爲講所、翼東西廂爲左右齋、以故講堂泊兩齋、館校官、大集弟子、肄業其中。是役也、經始於至正三年八月朔、落成於是年十有一月望、甫及十旬、大役迄工。若匪鄧尹尊師重道、廢寢忘食、留意於斯、奚克致此。況其廉正有守、



樸實無華、爲政而能急於所先、以轉移風俗之機、其過人遠矣。苟不紀諸琬琰、何以見書院興建顛末、旌我賢尹拳拳是役之心乎。迪既諾衍聖之請、而又嘉山長克紹祖風、鄧尹能舉其職、可以述所聞、以爲鄉人告。嗚呼。思孟距今殆將二千年矣。遺址所在、或遠或邇、雖弗可必、要之不出於鄉。鄉人因遺跡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慕其道、屋而祀之、又請立學設官、以淑其子弟、豈非時雖有古今、而道之在人心者、初無古今耶。道無古今、敢以思孟之所以爲思孟者、期於鄉人之子弟、可乎。近代立四大書院、如白鹿、嵩麓、嵩陽、黼陽者、本欲講明道義、使之通諸心、有諸身、迨其末流、率皆徇乎俗學、發策決科爲業、殆失立書院之始計。故先儒記之者、每寓其譏。惟我聖朝各處書院設置最廣、若從祀十儒濂溪、橫渠等、以正學開羣蒙、固無可疑。如海津之類、若不援例設官、雖增廣學校之美事、然視是書院、豈不同科矣。矧吾夫子之道、如大明中天、萬世攸仰、子思子實得其家學、而孟子又得其傳。觀中庸、孟子書、則其道統紹前聖、啟後學之功、豈迪妄議所能軒軋哉。學者苟能自下學之事、黽勉弗怠、以造上達之域、則自戒懼慎獨、以至於位育、自盡心知性、以至於知天、不外是矣。學者必欲叩其詳、自有大賢之全書在、又何俟迪言之贅。今以往、大夫士暨鄉之諸生入斯院、陟斯殿、觀感思、孟師弟授受之容、不惟有以興起其良心、亦知鄉尹能副聖朝褒

崇之意、以慰興舉之心矣。煥居師席、不墜祖業、能罄厥蘊、以淑諸生、安知異日無傳道之人、復見於傳道之邑乎。若夫衍文藻、志功名、恐非迪之所冀。衍聖能知愚志、不遠數百里、以斯文見屬、是皆宜書。

張銓

曝書臺碑陰記

沂國述聖公昔居鄉、教孟子、此祠世傳以爲故庠。少西有臺、崇二丈許、名曰曝書臺、下卽孟子居也。元貞間、縣尹司公旣創祠於學、因加鑿於是、上又立石、大揭其名。迨至元二年丙子夏六月、僕承乏是邑、易至順二年、加封詔文於石樹之。日偕邑耆儒馬亨、李儼、三氏教授李元彬、登是臺、司公所立者、仆且斷。諸公食曰、宜復其舊、迺求石、摹辛泉楊公故事立之。嗚呼。古今一天也。聖賢一心也。二公去世雖遠、其心昭然、如日星之存。登是臺者、觀二公之居、感二公之心、非如二公之存耶。雖千百年、又豈非今日也。至元丁丑夏四月朔、承事郎、鄒縣尹張銓謹記。

校記

①「利」上當脫「因」字，見卷首圖。

②魯：當作「曾」，見《宋史》卷三一二《曾公亮傳》

附子曾孝寬傳。

重纂三遷志卷之八

藝文三

碑記

明

方克勤

重修孟廟記

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下賢賢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聖作賢述於是爲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爲夫子賢於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爲功不在禹下。信乎聖賢之功爲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巋然儼如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燬於兵其五十四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巍然炳然俾鄒魯輝映聖賢光華思諒蓋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爲哉。是不然。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蓋後人之事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於是而有得焉。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古之鄒魯絃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况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復有摧陷廓清者乎。予忝守是

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是若乃興復大概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茲不復錄思諒其亦誦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

胡繼先

重修孟墓置田記

丁未之秋余受命莅鄒鄒南爲孟母斷機祠又南爲孟夫子廟居常讀其書想慕其爲人而後乃今入廟而喜可知也。於是焉修俎召之儀將明信之悃則見翠柏參天瑞煙籠蓋嚴嚴氣象宛其如昨私心竦然慄已乃仰視榱桷環望牆堵摧殘傾壞實歷年所私心又惻然愴焉。幸接院司移文竭力修整母祠復振賢廟重新非孟氏之靈弗克徵此無幾何又進孟族長者訊以陵墓所在咸曰四基山云。山峙鄒東北南面鳧嶧北屏岱岳層巒疊嶂環拱交錯遠接洙泗之水近聯岡峯之岑眞靈氣所開鍾也最勝哉。暇日余復從長者肩輿往謁之問其歲祀無有也。詰其前令之若章若許所置祭田歲久且湮沒也。余爲之太息曰吾夫子闢楊墨開聖道提幾希以覺人著七篇而離世歲祀時享卽與四基山並垂悠久可也何缺不補爲。爰捐俸二十餘金託其族之賢者孟聞鉅等謀置祭田三十五畝又搜得其先章令所置凡五十畝歸其本族酌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典制有經賢靈有據始



藏

與母祠公廟並行不悖。余私心亦爽然自失矣。事既成。族之長者率其士若農老若幼九頓而謝曰。吾先祖往矣。宗子之祀有舊典矣。我族所增益者。春秋二祀。宮牆生色。四基三祀。陵寢吐氣。敢爲先祖謝不朽。仍乞傳之石。以詔來者。余悲夫事之易舉而難竟。後之無徵而易湮也。故輒錄其繇末如此。若夫享祀豐潔。有加無已。則後之視今。未必不如今之視昔。遂爲記。

徐有貞

錫復顏孟二廟祭田記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之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桑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管理于朝。而輒扼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其。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聖書治水於山東。濬川導山。嘗往來乎曲阜。鄒嶧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爲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戶。蠲其徵而畀之其贍。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之田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四十頃。而益之。總爲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於鄒滕甯陽之籍。得上戶二十。分隸于

二廟。以其佃事。乃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爲之主掌。歲收其入。以其祭贍族。田之有徵者。蠲其徵。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著爲令。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良拜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願記詔旨于麗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懼之。迺諭之曰。於乎。惟顏子孟子於若曹爲先祖。於有貞爲先師。於天下爲先賢。是有貞之所爲請。爲先師也。上之所爲賜。爲先賢也。爲先師也。爲先賢也。其皆非以爲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獨其國之徵而爲家之徵。不爲人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爲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爲顏孟之賢子孫矣。繼自今爲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亦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頒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孚於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崇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忿以鬩。而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爲聖賢後。且然。又何貴乎。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有貞願爲二氏之冑。勸諸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詞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惟顏之德。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惟孟之功。孰與比崇。是故粒

生民之飢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是德與是功也、宜夫萬世之庇、而矧乎其宗、所以寵厥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勒於廟中、敢告賢、勿替祖風。

劉健

勅修孟廟記

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克、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徙之南門外、蓋卽今廟。我國家龍興、列聖相承、崇儒重道、既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爲言、我聖天子方宏文治於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州熊公紳巡撫山東、奉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宏、同知余君椿實承委以行、遂相與協謀卽事。始於宏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於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爲殿、殿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爲殿、殿祀邾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戶重門、凡爲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旣率其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謂孟子廟而祀之、不但其故鄉、蓋通於天下、嘗考其所由

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六經、明其道於天下後世。蓋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也。孔子既沒、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於是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尙鮮、在漢僅有揚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子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語其事功而未盡其蘊奧、故聞之者或未卽喻、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霸之辨、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所未發、有功於聖門、以爲見道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爲四、垂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爲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誦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通於天下、而祀廟亦隨之。以是言之、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役、仰遵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祀廟之成、而歷敘其所由如此、以爲孟子子孫及四方逢掖之士進謁者告焉。

于慎行



儒藏

重修孟廟記

孟廟建在鄉里。越有年祀。宏治間。奉詔重修。制益博敞。克稱明禋。嗣是岳牧令長時有營葺。歷載滋遠。或圯且侵。邑之吏士咸用弗甯。萬曆乙未。待御構李姚公思仁按部至鄉。展禮廟庭。三獻告成。俯仰顧瞻。優然嗟嘆曰。下郡邑長吏。度厥經費。用圓鼎新。邑令青陽王侯一楨受而營之。庀工譚吉。鳩材致徒。晝夜焦勞。覃精區畫。凡木之工。宋桐櫨棗之朽者易之。凡績之工。藻綠丹漆之黹者飾之。凡陶之工。甌甑甓甌之缺者補之。凡金石之工。璧璫螺首。碣磈礧級之剝且剝者更之。殿寢階除。門廡坊楔。命自姚公者十之五。福廟齋室。周垣庖庫。拓自王侯者十之五。肇於是年十月。迨明年丙申四月落成。役不愆素。費不及私。而豐麗欽絕。霞蔚雲蔚。巍然肖闕里之宮焉。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暨南北使輶暨四方遊旅駁奔對越。咸肅且訥。嚴廟貌之如新。慶鴻構之不偶也。王侯走使穀城。徵行爲記。竊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孔道輔氏而顯。斯皆著在牒記。表諸前哲。無庸述矣。惟是祀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彼韓愈氏邇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而直以孟子承之。豈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乎。夫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上古帝王至於周孔。世相授守。若錄圖焉。而楊朱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弊至於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絕。而天地無與參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粲然復明。如日中天。馬遷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卽進而與平成埒烈。豈不諒哉。楊墨之說方熄於前。而佛老之教復熾於後。其號愈侈。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者愈易且廣。自漢至唐。湛浸蔓延。淪肌浹髓。與吾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周公之後。宋人賴其擁護。有所承藉。得以表章六藝。垂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於宋之景祐。而周公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國家恢崇儒術。盡黜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閭里服習。非鄒魯之教。六藝之指。口不得談。牘不得書。則所謂極純至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既久。見謂布帛菽粟。不充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冥心象罔。闢略實踐。糟粕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可救藥。高明特達之流。至探其玄機。祕藏以默鑄於吾儒之圖。而不尸其名。操觚講業之倫。亦捫其斧藻英華。以緣飾經藝。而不寤其非。蓋漢唐之季。流家可分。而今之頹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辭而闢之。以撥而反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與。故卽孟子之祀大興於今。而有以卜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於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

於晦而仁義之效可幾觀於世也。是廟之新所關於世之隆替不渺小哉。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穆封於魯。九世及桓而孟孫氏別焉。有獻伯之賢以執國政。有懿子敬叔之賢以遊聖門。而邾國承其世澤。錫有賢配以誕哲於邾。故孟子者私淑孔子以實周公之胤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於魯。世舉目爲聖人之後。而兩楹夢奠亦自曰某般人也。漢用匡衡梅福上書封孔子後爲殷紹嘉公以奉湯祀。至於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卽成湯之祀則謂孟子之祀爲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間天下山水之所朝宗聚會而邾魯國於其中故能降神炳靈鍾於上古神明之胄孕爲賢聖衍之萬世以存道統則其祀之興墜固且與天地元化相爲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較一朝之明晦而亦何憂於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猷丕宣文化王侯以循良茂異克贊厥成皆能行孟子之學而治於周孔之域者故行也觀是舉而嘉之既述其道之所繇明以尊聖緒因而本源其世以著祀之所繇興使後有所考覽焉。

戴章甫

重修孟廟記

自古聖賢未嘗治當時之天下而能以其道治萬世之天下將欲正一時之人心而能以其說正百代之人心孔子而後則推尊孟子矣。昌黎氏謂其功不在平成下蓋洪水之橫流可導而

人心之陷溺難挽也。堯舜神矣而非禹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而非孟子斯道何由明。故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明斯道以大孔子之傳者孟子。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意蓋有所託而處之世未可以出處論功業也。孔孟之教宇宙共尊無處不俎豆而邾有孟廟又與曲阜孔廟並極尊崇蓋以酬德報功於鄉尤重也。前代隆以虛禮僞以國公我朝改稱先師孟子不用封爵而廟制恢宏觀昔益備焉。正德間曾奉敕重修萬厯乙未直指姚公思仁下記邾邑葺治。今且二十年而其敞視昔加甚無亦丹堊棖瓦粉飾補葺曾未有經久計乎。余鄉人廣漢胡君繼先以進士上銓曹夢兒坐孟中愚語之曰兒子也孟皿也子在皿上卜此行當與孟氏遭。越次日果選得邾令異哉。非精神意氣有默相感召者乎。胡君既至拜亞聖祠下徘徊瞻視愀然有感。退曰有學士大夫於此而環堵不蔽風雨有司者猶以爲恥矧亞聖棲神之廟乎。居數月會宗子博士以廟狀請撫治少司馬黃公移其議於司府相與咨度而屬之宰邑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於是計財之在官而不藉於官將備歉歲而可緩於豐歲者得金六百有奇遂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飯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遠量工軌物鳩役察材子來如雲不數月而功竟胡君使章甫紀厥歲月。遜謝至再而請益力以章甫友邑侯而師



司馬師友之命，不敢不勉也。夫所爲畢力經營，以有事於此廟者，非遐思亞聖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所以治之爲德？洪水夷狄，異端邪說，有一於此，亂可懼焉。懼不在洪水夷狄，不在異端，而在無禹、周、孟子也。有之，則地平天成，膺舒懲狄，息邪放淫，躋而之蕩平之域，不難矣。今東南巨浸稽天，西北驕虜縱橫，二氏之教浸淫於學官弟子，而引入於孔孟之室，一之已甚，而况兼之。此胼胝手足，被髮纓冠之時也。悠悠燕雀，顧啾啾乎鳴，戛戛乎闕，竟何益于成敗得失之數哉？因亂思治，始知孟氏之功之大。少司馬聿新孟廟，甯直修我牆屋，殆斤斤衛道，慨然有憂時救世之思乎？公泉人，名克續，往督學西蜀，章甫實執經門下。是役也，端軌維風，以興起斯文爲任，則巡按御史燕人蕭濱，巡鹽御史歙人畢懋康，區畫工費，共成厥功，則左布政使吳人李同芳，按察使宣人徐夢麟，提學副使梁人靳於中，分守東兗道副使蒲人俞維宇，分巡東道副使晉人盧夢麟，郡太守吳人葛錫璠，例得書於碑陰。

朱觀挺

重建亞聖林饗堂記

亞聖林在鄒良隅三十里許，四基山側。宋孔道輔守兗時，構饗堂三楹於堊前，迄今數百餘年，蕩然一空，僅存遺址。凡弔塚禮裔者，無不感歎，亦欲興作，竟以財力弗贍而止。嘉靖四十一年，

青陽章翁來宰是邑。下車之始，他政未遑，遂設法區處，首葺廟庭，暨子思書院，斷機堂，儒學等處，靡不曲盡其心，倍加宏麗。又念聖賢宅兆，尤不可不致意也，遂協貳尹王岐山、諱光裕、少尹陳觀山、諱舉、孟裔庠生公枚輩，分力協贊，創建正殿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二門三楹，奠置有案，出入有階，啟閉有戶，週衛有垣，備極堅緻，視前制益爲廣闊。復捐俸置田五十畝，歲入其租，以爲祭祀修理之具。先是，督諭族人每春領俸銀二兩，樹柏檜三千餘株，望之蔚然深秀，殆非昔比。茲者落成，世襲博士宗子彥璞等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曰：亞聖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堯舜之道也。精神命脈，流行於宇宙間，猶元氣之在人身，無容少閒，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實吾儒報本追遠之地也。苟不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天之靈，致後人如在之誠哉？惟公有以營建之時，舉烝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得其所，有關於世教良多矣。爲世系者，果能時加補葺，永爲守御，不惟道輔之功，因章公而著，章公之功，愈久而彌光矣。不然，今之新猶夫昔之舊也，豈翁尊崇往哲，嘉惠後學意耶？公諱時鸞，號孟泉，仕鄒四載，清慎如一日，諸度事興舉，無所擾，所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者也。他若講學課士，勸織招撫，開荒千頃，樹棗萬億，釋冤數十，積穀萬石，凡此皆公之實政耳。及攝衢州府同知，士民交章保留，當道賢之，難其去，時稱爲慈父母云。

許彬

重修斷機祠記

孟母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暴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步。自前至今其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永樂宣德中知縣朱珪房岳相繼重建。今又懷縣丞朱融景仰賢範志欲修復乃撤捐俸金購材庀事而同寅侯服季眞馬錦亦皆以貲來助乃撤其舊而新之祠爲圓者三爲楹者七架丹堊於坊鐫飾金碧於棟宇彩章炳煥像設儼然邦人老穉過之者莫不瞻拜敦禮贊宋公之用心而茲祠之再遇也。工既告成亞聖公之五十六代孫孟希連來徵言爲記。予惟天下古今稱母道之賢能成其子之志者不曰陶母柳母則曰孟母然陶母剪髮延賓柳母丸膳教子固善矣而其子之成不過躋顯位而已豈若孟母斷機飭勵其子卒傳道統有功於天下後世也。觀其距楊墨關異端開先聖之道功不在禹下先正論之曰禹之功不過救民之生孟子乃能正民之心苟心有不正雖生何益哉此孟子之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明矣。考之孟子自少失怙賴母仇氏全婦道於四德本母教於三遷隨事規戒習於性成長師子思有所造就嘗與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爲孟子七篇以爲後學階梯初遊學齊梁之間未成而歸母怒引刀趨機斷之曰是織也累絲成寸積寸成尺如斯不已遂成丈疋子之廢學

得無似之乎。孟子懼而復出就學遂成大儒卒以亞聖之功配享廟庭而與天地相爲悠久也。觀其子之功則其母之賢之在人心者詎可一日忘之哉。此斷機之祠所以建而予文之所以作也。宋丞之用心亦勤矣哉。宜希連請文以彰之也。書其事以告於鄒魯之人豈特爲其子孫勸將以爲天下後世爲人子母者勸焉。

重修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卽當時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耶。歷代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於暴書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成復相繼修之。永樂中邑令朱珪又徙置暴書臺東。距今三十餘年。復用圯壞。今爲邑者得銅臺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廢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僦工經營弗懈木斲而已不加雕。牆圻而已不加飾。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啟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工既成會予以省覲還籍拜謁關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曲阜知縣公鏞三氏學錄克晏謂予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名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



哉。此侯之所以崇尙先聖、嘉惠後學、異乎他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然如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斯廟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章時鸞

重修書院記

鄒縣南門之東爲子思祠、孟母斷機堂、舊傳思孟傳道之地也。後人因之建祠立臺、雖代有沿革、時有興廢、其規制勒諸石、載之版者有可考識。迨至我朝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公鳳梧始從而擴大之。後三十三年間、歲值凶歉、有司不爲防守、四方流寓之人踐陵侵毀、所餘者基址名在而已。四十年、時鸞來知縣事、拜謁之餘、惻然不甯、將欲漸次修理。適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公炳然赴總督戎政之召、見其功費浩大、遂捐俸三千金以助之。不越歲而工告成。曰：子思祠、斷機堂、率性堂、中庸精舍、遵舊制而修葺者也。曰：修道堂、慎獨齋、中和堂、推本中庸之義而創立者也。今師儒肄業於其中者四十人、相與誦曰：惟茲祠堂、其廢久矣。賴趙公之功、煥然事新、視舊制又過且備、可無以記其事乎？鸞不獲辭、乃爲之記。復告之曰：天地設位、萬物化生、必有所以主宰之者、太極之理也。此理賦於人、則爲五常之

性。見於行、則爲五倫之道。散於天下、則爲萬物之宗。萬化之紀。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存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是誠不可須臾離者也。然道不虛行、寄之者聖賢。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其道行。故時爲時雍風動、爲平成允殖、爲永清咸和。猶之一元磅礴而萬物忻悅於其間也。時至春秋、氣運否塞、孔子有其道而無位、故與羣弟子日相授受、而子思獨得其宗。中庸一書、首言天命、率性、修道、見道之原於天也。次言戒懼、慎獨、見道之宏於人也。終言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見體道之極功而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備矣。時有先後、道無古今。後之學者、可不顧名而思義乎？其居慎獨之齋也、必察一念之所從起、或天理、或人欲、則擴充之、遏絕之、必使由微而至著、毋使潛滋而暗長也。其居修道之堂也、必察日用之所常行、或太過、或不及、則品節之、修飾之、必使大中而至正、毋使邪曲而偏戾也。其居率性之堂也、必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順而行之、舉而措之、毋窒礙固滯、毋矯揉造作也。其居中和之堂也、必自未發之前、以及應物之處、無一念之雜、一息之閒、靜與天地同體、動與天地同用也。幸而達之在位也、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堯舜君民之志必見諸行事之實。不幸而窮之在下、則敦篤倫理、軌範後學、而孔孟傳授之旨必體驗於身心之間。如是、則天地付予之理不虧、聖賢垂教之言不悖。趙公作興之意不孤、而鸞一念修崇

之志亦於是乎其有終矣。若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與夫操筆硯工文詞以爲希世取寵榮身肥家之計則不惟子思孟子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豈竊之所望哉。趙公諱炳然別號劍門四川劍州人也學者亦當知所自云。

趙彥

重修孟子廟碑記

昔自虞廷肇開聖學歷禹湯文武而生孔子始集厥成焉。追戰國邪說橫流聖學幾晦孟子學孔子而力闡之其功不在抑洪水驅猛獸者下。孟子沒葬於鄒之四基山漢唐來有土者靡不多其開繼之功而配享孔子。宋景祐三年堯守孔道輔於墓側建爲家廟距鄒三十里謁者弗便政和四年部使者別營一宇在城之東郭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又明年取廟貌而新之。奈地湫隘數圯於水宣和三年鄒令朱缶更卜爽塏以二百萬錢改創於南門外計四十二楹後漸積金大安三年令王瑀葺之僅堂一。元貞元年達魯花赤木爲難鄒令司居敬復廓大之視昔更宏廠焉。我朝宏治九年巡撫熊公檄下堯守龔宏捐金以拓其址祀孟子於正殿取樂正子配之。公孫丑以下諸弟子則列之廊廡間左爲殿寢祀邾國公而右爲孟氏家廟庖廩暨諸門戶凡六十四楹而輪奐美如萬厯三十六年鄒令胡繼先復爲修葺甫十餘年所爲今上之二年五月間白蓮聞香等教突

然拂起盤據鄒滕者半載孟子廟及子思子張斷機諸祠悉罹兵燹一切殿廡垣牆無不殘毀孟博士宅夷爲平地矣。所存者僅一正殿耳。余於聞警之日卽怒髮上指曰何物么麼僧號稱王安希大物且鄒魯聖賢之鄉而可令妖氛充斥耶。不翦滅不朝食也。乃提師往征之。暨諸將吏躬冒矢石不顧凡五月而妖賊盡殲且計擒渠魁以獻闕下腥風一夕盪盡矣。欲班師歸乃先謁孟廟而祭告焉。見其頽廢狀惻然者久之乃請於上。奈軍興後物力告訕因謀諸藩臬大夫捐俸先之而堯守孫君朝肅者貞誠精敏毅然以修復爲己任率諸州邑吏莫不慕義樂捐士民之好義者亦爭輸恐後一鼓而得三千金遂揆日定中庀工伐材屬新調鄒令毛芳董其事而監工者則任城經歷劉存義其人始於天啟三年二月之七日迄五月七日閱三月而告竣焉。大殿七楹寢殿五楹邾國公前後殿各五楹東西廡各七楹齋房四楹家廟三楹祭器庫省牲房各三楹亞聖坊繼往開來坊各一承聖門鍾靈毓秀門各一垣牆頽壞者亦罔不勤計費僅九百三十三金而妖產材木及鄒縣措處之數不與焉。堯守以工竣告余嘆曰嗚呼滄海桑田數有代變時值其阨卽聖哲不能逃也。惟是孟子開繼之功遠在萬世我朝尊賢崇祀視前代有加故捐輸不煩乎再三經營卽成以不日棟宇畢舉丹雘炫晶孟子安靈於其中復覩巖巖泰山之象矣。余且悲且喜



因紀其事而系之詩曰。懿茲子與。正氣浩浩。至大至剛。干城吾道。闢邪距詖。繼往開來。經正民興。厥功茂哉。分庭抗禮。藐彼大人。道德仁義。翊翼斯文。配享聖門。血食千載。廟貌歸然。英魂如在。胡值妖氛。兵燹並起。殿宇垣墉。夷然平地。幸藉天威。腥塵盡埽。憫念先賢。毅然下詔。迺基迺構。載經載營。子來應至。不日而成。厥棟惟隆。厥材孔良。穆穆奕奕。壯觀一方。春秋明祀。俎豆生輝。陟降庭際。神其有歸。時有變更。廟無遷毀。既奠厥居。尼山媲美。

鄒元標

鄒縣重修孟廟碑記

異端之害。甚於猛獸洪水。夫二者爲禍已烈。異端害尤甚。以觀白蓮教興。不其然哉。當時戰國。非孟夫子起而闢之。安能俾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功如此。邇年所遭。乾坤幾於息矣。乾坤果息乎哉。愚民雖爲異教所蠱。不五月廓清。則以大中丞。今大司馬趙公之力。孟廟蕩圮。不數月告成。事則以大司馬藩臬及今郡守孫君朝肅。邑令毛君芬之力。廟成。巍然煥然。式其宮者曰。美哉。使君功乎。彰往聖。開來學。如是。回思昔日兵戈搶攘中。眞如隔世。相嘆以爲盛事。太守孫公。邑令毛君走使屬記。鄒子自弱冠有志聖學。徒外望宮牆。老自慚愧。憶昔瞻拜廟宇。觀庭柏鬱鬱蒼蒼。不知經幾春秋。徘徊不

忍去。俛仰五十餘年。白首林泉。與友切磋孔孟之旨。曰孟氏於夷尹惠。皆曰古聖人。未能有行。願學則惟孔子。曰子私淑諸人也。夫所謂願學。私淑者何。謂斥管晏七篇仁義之訓。炳若丹青乎。謂闢楊墨。距邪放淫之訓。燦若星辰乎。謂周旋齊魯。曹滕之墟。挽富強之習乎。不知此特緒餘耳。孟夫子之學。在盡心知性。知天。昔子貢善言夫子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問。孟夫子曰。知性知天。曰知。正不可得而聞也。惟盡心。故知性。惟知性。故知天。心性天道。一以貫之。孟夫子望顏而趨。故紹洙泗真傳。今心悅誠服。千年如一。豈偶然哉。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遞相傳授。至孟夫子而傳。韓愈氏謂某死不得其傳。使果不得其傳。則人類幾於滅盡。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虛語耳。三家之市。十室之邑。有一人不愛其親乎。有一人不敬其兄乎。愛親敬兄者。卽真性也。維皇降衷。厥有恆性。無一日不傳。愈之言過也。但其所謂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卽行不著。習不察之謂。非無擇也。不知卽心卽性卽天。則不精。非無語也。學而厭。海而倦。則不詳。漢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語可上溯孔孟。如宋之周程張朱。陸楊我朝薛胡陳王諸子。皆孔孟之嫡派也。滄桑有改。此傳千古猶新。故有時暫晦者。日月之薄蝕也。俟爾中天者。日月之常明也。諸君子勤勤懇懇。首先茲役。可謂手扶日月。再造乾坤者矣。今之憂時者。曰世之不平而亂也。不知



太平之略、非有殊常奇異可喜之事、在庸言庸行始。夫子曰、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論王政亦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爲言。列聖復起、不易斯語。無奈道本平也、而人以險乘之。道本濟也、而人以欲求之。道在實也、而人以虛聞之。人人可爲堯舜也、而以難阻之。遂以聖賢爲絕德、滔滔江河、不知底止。故予因使君命而綴斯語、世有不逆予言者乎。嗟乎、以孟夫子在、止得一樂正子。樂正子、信人也。信者、信其有諸己也。讀予文者、可能信人有諸己乎。孟夫子羹牆如見矣、諸使君德意殊不負萬一。其經始竣功人役另刻碑陰、敬系之銘。銘曰、源源混混逝如斯、斯道如水行地中。東魯眞傳有孟子、巍峩嶧山紹正宗。七篇仁義肅江河、管晏儀秦失其雄。異端蜂起世蕪蕪、辭而闕之不少容。知言養氣密存養、心性直覺與天通。所如不合甯滯滯、浩然正氣摩蒼穹。顏曾思閔皆其傳、千年聖神聿追崇。松柏參天列兩廡、古廟巍巍竟之東。何來末造遭陽九、忽然大地起悲風。鍾簣柱礎付烈焰、世路茫茫安所從。幸而天挺諸盡臣、手將一劍劈螭螭。迅掃機槍廓太清、磨崖勒碑紀勳庸。捐貲首倡亟恢復、未喪斯文誰之功。吁嗟斯道原不毀、堪憐人世尙夢夢。好將斯學翊聖主、億萬明朝運不窮。縱令夢夢性不昧、雨散雲消自太空。

賀逢聖

孟廟題名記

大明崇禎十一年夏四月二十五日、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江夏賀逢聖奉旨、馳驛回籍、道經鄒縣、祇謁亞聖孟夫子廟。諸生韓志士等以次引至宣獻夫人神位前、謂故事統於鄒國公前殿行禮、止再一揖、逢聖如所稱、揖畢、側立仰瞻、忽觸二十四日先夜曲阜之夢、有一母授聖書冊、刻甚精楷、聖披對方心忖辭受、母諭此書好宜受。聖謹登拜訖、因述以告博士公及在事諸生、仍下階行四拜禮。抵公署、博士公惠三遷志一部、亞聖圖一冊、敬什襲奉歸。行迫、未遑恭紀。適滕署庠事馬君過謁、得從來道經所未有、煩轉勒一小石、用識歲月。馬君名玉清、貴州衛籍南和州含山人、癸酉亞元。

文震孟

重修孟夫子廟碑記

今皇天啟之龍飛、文德聿修、政教翔洽、薄海內外、罔不賓服。惟茲爾東夷、一隅未靖、征發轉輸、或兆羣訛。越二年夏五、妖賊搆變、遂起自東兗、破滕及鄒、蹂躪亞聖之廟。亞聖苗裔博士承光率其徒力戰、不屈罵賊死。賊焚其居、戕其母子、妖氛方熾、莫可嚮邇。幸天子之威靈、先賢之肝鬢、歷半載、妖黨破散、折誠執俘、斬獲萬計、擒厥渠魁、獻於廟社。一方以甯、維時克守孫公乃巡行民間、拯其傷痍、撫循噢咻。過鄒、瞻禮祠廟、瓦礫荆榛、荒楚滿目。詢厥故里、則敕建一區、竟已爲冷風飄塵、蕩然不能別識矣。

迺慨然而歎。卽圖鼎新。顧大勞甫艾。公帑罄竭。民方脫鋒刃。死傷未起。莫復能供征調。煌煌廟貌。鞠爲茂草。又未可旦夕待也。郡屬州邑二十有七。乃各置勸募一冊。使相告勉捐助。自邑長吏臺使者。監司守相迫鄉大夫士。與凡民之好義者。競相樂輸。不踰三旬。鳩錢三百萬。以其半重修祠廟。半建廡宅。庀工伐材。晝夜力作。凡三閱月。始告成事。殿寢齋廡。門庭坊表。翼翼巖巖。煥然舊觀。於是孫公貽書其友文氏震孟。俾記其事。昭示來茲。震孟竊謂孔子之道如日中天。而廓清振作。孟氏之功獨鉅。顧當時深懼力排。則惟邪說淫辭之兢兢推極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千古讀者雖服膺其說。未必不謂激揚太過。蓋淫邪潛匿。生心發政。陰爲世賊。而莫能明揭其蠹。列爲炯鑒。名世大儒誦法講求。扶傾拯溺。輒誦其迂。或指正爲邪。變白爲黑。樊然狂悖。蔑可控制。以今所號白蓮。聞香等教。固曩者楊墨之所羞稱。然而煽惑倡和。毒被生靈。血流數郡。已若斯之慘矣。此非尤大彰明較著者耶。則夫淫氣所中。邪議所誣。能使聖步賢趨之士。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以稍展其用。甚者如漢之鉅黨。唐之清流。宋之僞學。芟刈搏擊。惟恐不盡。正學旣斬。國步隨之。此其妖妄宵絳。帕黃巾。而其毒又豈直焚掠劫奪之慘而已。蓋有形之淫邪。所惑者愚夫愚婦。所干者王法。所乘者一時之殺運。害顯而撲滅猶易。無形之淫邪。所惑者明君察相。所斷者聖脈。所

握者徑寸之殺機。禍隱而剖析爲難。然則當時所等於洪水。甚於猛獸。或不在彼而在此。而今泰山氣象。儼然復新生。色懷如儀刑在望。入廟而瞻企者。亦可油然而思矣。且正學亦何負於世哉。倉卒亂起。而博士遂以死殉國。母死其子。子死其父。奴死其主。一門建節。光流天壤。取義成仁。不肯先訓。使其宣力封疆。馳驅皇路。其必不爲反面逸虜鼠身之逋囚。亦可知也。夫正學果何負於世哉。今天子雅意文治。浩然剛大之氣。必有應運而起。以紓廟堂旰食憂者。夫甯惟先賢之妥侑憑依已也。孫公名朝肅。字功甫。丙辰進士。實董厥成。而鄒令毛公芬。經歷劉存義。具有勞焉。詳具大司馬關中趙公碑記。不復備書。

國朝

劉芳園

重修亞聖廟碑

古聖賢廟祀歷萬世而不絕者。在曲阜爲孔。在鄒邑爲孟。曲阜從無經殘毀。且爲諸大人按蒞之地。補葺相踵。登闕里之堂。見殿庭禮器。巍然煥然。咸稱爲至聖之完宇矣。惟鄒亞聖舊祠。雖前代各有營葺。自明天啟之癸亥。以迄我

昭代。閱五十餘載。數遭兵燹。風雨摧折。學士大夫往往過故宮而嗟黍離也。又於康熙戊申之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嗚呼。以聖賢宮牆。其不至嘆爲邱墟者。僅如綫耳。余奉

命撫東、按部至鄒、瞻謁之下、目擊大賢師弟在風雨中、惻然久之、益懷愴不忍去。而宗子即以重修狀請。余以孟子道在萬世、祠

宇亦宜在萬世、而時有衰敝者、此亦吾道之一陽九也。因思吾輩文章事業、卻從何處得來。須知他年富貴功名、卻向此中做起。况梵宮蕭院、邀福者尙揮布地之金、舞榭歌樓、選勝者不惜中人之產。豈聖賢瞻依之所、爲網常名教攸關、而顧不一乃心力、共謀締構耶。余卽毅然領其事、捐俸百金。學使楊公諱毓蘭亦捐百金。第功費鉅繁、非一二手足可成。因置募簿、分傳六郡。據各屬所報、止獲見銀二百四十金。隨給付縣、估計重修。會同宗子孟貞仁擇六十四代族生孟尙錦督其事。設榻廟中。竭日夜而盡區畫之。爲之開陶場、爲之起爐鑪、爲之採材木、爲之選工匠、爲之僦徒役、爲之辦丹堊、木之朽者易之、甃之缺者補之、其駉者飾之、金石之剝且剝者整之更之。肇於癸丑正月之十八日、迄四月終落成。正殿兩廡、歸焉與闕里之堂遙相輝映。工竣、走使徵余爲記。竊謂興廢舉墜、固有土者之責。以孟氏之宮、其新建重新、刊諸志載、勒之貞珉、無庸再贅。惟是廟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我

國家崇尙儒術、優禮聖賢、較往代加盛。故是廟之修、輝輝燭燭、匪第受亞聖之靈、而薦紳衿士、宗子里人、與夫南北皇華、四方游旅、登堂對越、觀巖巖泰山之象、肅然致敬、惻然生畏、其仰稱仁

講義之範、咸動去邪存正之思、眞足以維人心而勵風教、其關乎世之隆替也、豈淺鮮哉。是爲記。

朱彝尊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爲莊周。周再傳而爲孫卿、蓋有以闢問於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於忍人、辯士、儀秦之流、幾於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頒其書於學官、當吳元年、卽論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又勅文學之士曰、朕聞孔孟於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論桂彥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論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



試士恐啟諸生訕上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誣。不足信。鄒縣爲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褒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尙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廟。見棟宇摧頹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疾之入於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易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不敢讓。謹以關於師者具書於石。兼取外書遺意。括爲歌詩。其辭曰。大人貌之。白羽之白。輕兮。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於尼父。聖克亞之。秩祀斯所。

孟衍泰

感 恩碑記

惟我

世宗憲皇帝允執道法。篤念前哲。

御宇之七年。

特降綸綍。下於大吏。將境內所有古昔陵寢祠墓。勘加巡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所有應行修葺之處。着動用本省存公銀兩。委員料理。惟我

皇帝嗣服之元年。復頒

德音。聞山東之少昊陵。帝堯陵及周公。顏子。曾子。孟子等廟。共九處。迄今數載。尙未興工。殊屬怠緩。着山東巡撫卽委員確估。報部興修。務期工程堅固。可垂永久。亦不許委員浮冒侵欺。以致工程草率。稽欺盛哉。

列聖相承。敷垂至教。惟我亞聖先祠。得以重新。爰及我苗裔世享無疆之休也。惟時大中丞臨洮岳公。布政使奉天鄭公。下其事於郡守仁和沈公。而別駕成都黃公。滕尹富順黃君。鄒尹盧氏王君。實主會計。自亞聖殿而東廡西廡。而承聖門。而大門。而櫺星門。而亞聖廟坊表。繼往開來坊表。後而寢室。而承聖之左右門。曰知言。曰養氣。又自邾國公祠而宣獻夫人寢室。而家廟。而致嚴堂。而棘垣甬道。東出者曰致敬門。西出者曰啟賢門。又

聖祖仁皇帝御製碑亭。凡十有九處。黠者新之。敗者易之。闕者增之。凡用木之屬。松八百六十九。檟一千三十一。檟十有七。石之屬。爲丈三百三十二。金之屬。爲斤四千四百二十二。甌甓之數。二十萬三千一百三十一。琉璃之數。三萬三千一百四十二。聖爲斤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九十八。丹碧朱綠之屬。爲斤一萬一千



三百三十四、膏塗之屬爲斤四千四百六十九、木之工凡五千二百九十八、雕之工凡一千二百八十四、石之工凡六百二十、圻之工凡二千二百四十、塗繪之工凡二千六百三十九、其夫工則七千九百六十四、統計白金九千三百七十兩有奇、鳩工於乾隆元年十一月、迄於四年三月告成、專修者、今鄉尹鹿邑黃君、協理者、濟甯州同萬年鍾君、四氏學學錄曲阜孔君、魚臺驛宰大興龔君也、於戲、夫子泐而微言絕、我亞聖先祖實承緒、昌黎韓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豈非以道統之傳、繼起爲難歟、念茲廟宇、肇建於宋、逮今六百餘年、風雨剝蝕、崩摧是懼、幸際

聖天子心契性天沛恩魯鄒、

特發帑金、聿新廟貌、規制宏麗、度越前古、非惟我子孫獲將禮祀之誠、而我亞聖先祖陟降上下、當亦深慶至道大行於文明之世矣、謹稽首而爲之記。

婁一均

獨免富村雜徭記

余讀四子書、至孟子歷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而終之以自任、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因思孔子生魯昌平鄉、而孟子鄉人、未解所生之地、逮余來宰鄒邑、至鄒之北境、見有居民稠密、山川環抱之區、爲之停驂而探風焉、父老告余曰、此亞聖孟子誕生處也、古紀云、孟母夢有大人自泰山來、將止於驛、

明旦、里人見有祥雲五色環繞其宅、而孟子生焉、蓋周烈王之四年四月初二日也、伊時名其地曰孟孺里、及晉魏時、稱鄒與鄉、今又名鳧村、尙有孟子故宅在焉、其後裔聚族而居、代有優崇之典、並無差役、前令勒石、已將集市行稅、俱孟母祠堂之祀、今邑之士庶復請於余、爲文以紀其事、勒石以垂不朽、余以誕育聖賢之鄉、自與他境不同、今昌平顏母諸山樵牧有禁、而孟子有功於聖門、更復不小、其可使其子若孫與編氓下里同供差役於熙熙皞皞之中、得毋負

聖天子崇聖重道之心乎、爰令一切攤派雜項概行豁除、以示優寵至意、後之莅斯土者、諒與余有同志也夫、是爲記。

修葺孟廟記

孟廟之屹然時於城南也、廣可二十畝、迴繚以垣、樹林蒼鬱、柏參差、離奇挺秀、自戟門而遞進、穹碑夾道、世遠者皆模糊剝蝕、絡以蒼藤、莫能識也、歷階、擬謁孟子、凝旒端拱、和藹矜莊、儼然備四時之氣、惟利國侯樂正子克侍坐於堂之東偏、餘及門弟子以及有功聖教者、位序兩廡而從祀焉、殿後爲寢廟、廟之左爲鄉國公、宣獻夫人棲神之所、廟之右致敬有門、致嚴有堂、凡家廟齋廚倉庫、以次備列、夫廟之徙建於茲也、助於宋宣和四年、迄今六百餘載、其間升沈興廢、歷歷可稽、自我皇上於甲子歲發帑、遣官修葺、始規制闕麗、峻宇苞基、丹楹碧瓦、闕

里而外，罕有媲美。三十年來，牆頽屋圯，誠官是土者之責。余於乙未秋捐貲庀材，相繼繕治，聊以告對越之虔。竊念孟子生平願學者孔子，戰國去春秋未百年，世風日下而人心愈危，楊墨塞路，大道榛莽。孟子辭而闕之，以知言養氣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昌言仁義，表彰六經，斥霸功，崇王道，浩然之氣充周兩間。齊梁之君失其貴，滑稽之雄失其辯，惜無尊德樂道者，畀以有爲之任，徒使堯舜君民之志，井田學校之規，託諸空言已耳。然當異學爭鳴之日，非孟子孰能迴狂瀾於既倒。韓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者，以禹能濟洪荒之世運，孟子能正陷溺之人心，功力適相當耳。其明知世不可爲，而栖栖道途，傳食諸侯，非卽孔子轍環天下，悲天憫人之意也哉。然余聞之，賢者不得志於時，必垂範於後。孟子生未獲顯其才，大其用，後世遵循遺教，誦法無窮。於漢則有史遷、揚雄，隋唐則有王通、韓愈，宋則有程、朱、理學諸大儒，爲之講明而傳述焉。理道益彰，則文明之治益盛。孟子之祀典，宜與天地同悠久也。惟是他郡邑則配祀文廟，獨於鄒有專祠者，孟子誕生故里也。宋景祐間，學士孔道輔知兗州，訪孟子墓於四基山之陽，因建廟於墓，專祀之。嗣是給祭田，予執役，錄裔孫世守其官，皆兆於此。余分符鄒令，讀其書，履其地，愧未能法孟子型仁講義之教，以導化斯民。然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每春秋祀事，睹樹色之蒼茫，撫

殘碑之歷落，巍我廟貌，歷久常新，余低徊留之，不能去，豈敢以葺廟自伐微勞歟。爰爲之記。

重修孟廟記

余生於蘭亭禹穴之鄉，仕於東山泗水之地，未嘗不歎此生出處之幸也。鄒爲亞聖故里，迄今桑麻遍野，耕鑿得時，尙禮義，重廉恥，學校興而孝弟敦，風俗淳而民情樸，彬彬乎有三代之遺風焉。固知亞聖教養之功，千載如一日也。亞聖有廟在城南一里，歷朝奉詔重修，前令接踵修葺，我

皇上龍飛之二十有五年，發帑金，遣官購材，增修創造，宏偉壯麗，規模大備。垂三十餘年，風雨飄搖，棟榱不無摧折，簷角亦將毀壞，牆垣頽敗，窗櫺零落，使萬世不祧之廟貌漸次傾圯，當亦守土者之責也。余於朔望瞻拜之期，每目擊心傷，輒思繕理。顧工費浩大，積俸未深，僅於乙未歲將鄒國公殿、宣獻夫人殿暨書臺先後修葺。戊戌冬，特以修孟廟之舉請於太守金公，慨然允諾，捐俸百金，立命興工。再告諸僚友，共相扶助，遂卜於己亥季春之二十五日，選材備料，集眾鳩工。貳尹楊君並世襲翰林之冢嗣，其董率其役，晝夜督催，摧折者易之，毀壞者更之，頽敗者整之，大殿煥然矣，次寢殿兩廡，門戶窗櫺，牆壁莫不重葺，畢新。凡三月而告竣。廟貌巍然，輝煌丹碧，不誠巨觀乎哉。邑之紳士俱歡欣踴躍，以重整之功歸余。然亞聖在天之靈，廟堂卽偶爾

傾頤亦必有起而修葺之者余不過仰體

聖天子崇聖重賢之心郡公委任之至意且余亦幸出處之際藉此以垂不朽榮寵大矣其又何敢恃爲己力耶至於亞聖功在天壤千載而下莫不稱之頌之兒童婦女莫不仰之敬之又何待余言之贅也夫是爲記

孟尙桂

重修孟子廟記

嘗觀昔之爲治者學裕於平時政成於服官因革損益治具固已畢張然以時勢所遭始終異值不無缺略弗備之憾惟我邑侯婁公在鄉數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接聖賢之心法建聖賢之事業於古聖先賢遺跡尤爲加意縣治南吾祖廟崇祀亞聖累代俱有修葺往來拜謁者觀瞻所繫我公期望展拜春秋祭菜觀廟宇之傾圯捐養廉之清俸興工修整於啟聖齋房東西兩廡以及皋書臺承聖門致嚴堂俱已完成亦足以光廟祀之色矣至於亞聖正殿乃棲神妥侑重地多歷年所棟宇摧崩柱欹瓦敗我公久期修葺以工費浩繁有志而未逮至己亥歲奉文超陞高擢郡守佇俟

綸音在指顧間引見伊邇正需總覈職掌清理簿書以爲赴都計若廟庭殿宇之事雖久欲成功而時值迫切不暇照理大功之興不敢過望之我公矣乃公謀始必欲圖終勤先猶期勛後於將

別我廟時鳩工庀材大興工作瘁市月之精神新千古之廟貌輪奐丹堊備極壯麗與昔之事敝於垂成功衰於末路者豈可同日語哉公是舉也有功於名教開衛於聖道體

朝廷崇隆之意完上憲修飾之志名垂青史功留奕世流芳甯有既極哉桂等感戴莫忘無可報稱謹抒俚詞勒諸貞珉以誌不朽云爾公諱一均字秉軒由歲貢陞任郡守係浙江會稽縣人

王祿朋

重修孟子廟記

歲在開逢執徐孟陬之月鄉縣重修亞聖廟落成外飭舫棧中設繡幃櫺舊典也備

時巡也

聖天子崇儒重道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伏讀

御製亞聖贊昭回淵囑參賁圖書凡在臣民咸得於卿雲珥日之中

肅然想見泰山氣象焉余先後恭應

簡命來守是邦東瞻闕里南望嶧山仰止景行心竊嚮往所爲涵濡至教又沐浴於久道化成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升降之節以習其舉措祭祀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士皆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墮而敲淫邪遁之辭無所容於其間是故風俗最爲醇雅抑亦守土之幸也乃者賴經亞聖之鄉仰瞻廟貌顧切鼎新方以河務未寧軼掌不遑茲大工甫竣恭逢



聖天子鑾輿省方，荷嶽翁河，懷柔震疊。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爰幸闕里，釋奠於先聖先師。廟學咸新，均荷頒金內府。余用是請於大吏，發項重修亞聖廟。屬鄒令張彬董其事，並邑之明經徐九貢相勵而趨爲之。門庭牆仞，戟塗戟與，櫺櫺樂棋，是整是飭。寢廟闕深，齋宮嚴闕，軒階肅肅，儼雅觀淵。經始於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三市月而歲事計經費二千九百兩有奇。張令於是知所務矣。此邦之士相與探知言養氣之本，究盡心知性之功，灼然見亞聖之辨義利而距楊墨者，其功不在禹下。各思以仁爲安宅，以義爲正路，循性善之旨，服大學之教，由博而約，自卑而高，於以答

盛朝之樂育，接洙泗之淵源，是廟貌之新，其卽五三六經之準的也歟。是爲記。

康基田

重修孟子廟記

鄒縣亞聖廟，遙配闕里，猶太室之有少室，岱宗之有東山也。孟子躬承道統，垂教後世，粉榆設立專祠，俎豆千秋。我

朝崇儒重道，祀典載在秩宗，隆儀超絕前古，不悉數也。余東髮受書，既卒業七篇，仰巖巖氣象，心竊嚮往。丁丑通籍後，繫官江南，道出此邦，瞻拜堂下。自是而粵而豫而彭門而吳會而白下，前後數十年間，屢覲

闕廷，經亞聖故里，數勤展謁。乙卯冬，移臬山左，

詔兼河務，按部至鄒，見殿宇廊廡多有圯圯，思葺未果。今年春，奉天陳韻濤以司馬來攝郡篆，綽有循聲。因與商謀從事。韻濤毅然自任，分廉俸葺而新之。不數月功成，自堂戶庭階以及門垣楔綽，塗墍塋茨，煥然改觀。既乃丐余爲文以誌。余夙愛韻濤之廉慎明決，能於殊事，尤喜其仰體

國家崇儒重道之意，於余心適有合也，爰不辭而爲之記。

孟毓瀚

感 恩碑記

鄒邑南始祖亞聖廟，巍然獨峙，遡厥淵源，建於宋，重修於元明。惟我

朝重道崇儒，典更優渥。乾隆三年，遣官發帑，與

至聖先師廟一體重修，規制閭閻，峻宇苞基，丹楹碧瓦，闕里而外，罕有媲美。二十二年丁丑，

天子南巡迴鑾，駐蹕嶧陽。越翼日，朝至始祖亞聖廟拈香，

頒賜扁聯，隆禮優加，自古莫及。第數年來，殿宇牆廡風雨侵蝕，形

色殘淡，矧聞

聖駕明春南巡，道經鄒邑，倘不預爲修整，既無以對

皇上之瞻視，又奚以妥始祖亞聖之靈也。邑侯龐公目擊心憂，卽合余族眾而謀之，若何補苴，若何粉飾，急需同力營修，諄諄勸諭。

尊崇我始祖亞聖。惕勵憂勤。可謂備至。族眾承諭後。莫不欣然。樂輸共圖修葺。又委縣尉胡公董其事。朝夕至廟。徵工飭功。完舊益新。並增建。

御製碑亭。凡十閱月告竣。乃安神棲。乃壯觀瞻。余及族眾沐。

盛朝眷顧之隆。而又以感龐公之德。與胡公之勤勞。因勒之石。歌之。

以詞曰。惟此祖廟。亞聖式憑。自宋元明。我。

朝是矜。崇儒惟殷。重道以誠。既新厥宮。通峻厥聲。煌煌。

天語。魏煥斯亭。龍旂至止。瞻拜以躬。揭揭靡疾。載煥其閭。殷殷縣尉。

乃董厥成。泰山巖巖。以繼孔庭。以瞻以儀。萬古是貞。嗟予族眾。

罔敢不銘。

汪喜孫

孟母三遷祠斷機堂碑記

道光十六年。栗恭勤公以侍郎官山東河南河道總督。出入兗州。履勘河道。經鄉崇敬門。見新碑矗立。詢知爲孟母三遷舊跡。斷機處即在是。公徑謁祠廟。於時橋隄難行。遂步於堂殿。見若亭臺傾圮。爲之慨然。嗣於是年冬。招孟兩山博士到濟甯。授以白金二千。興復三遷祠。并建坊於道旁。修圯岸之圯於水者。博士爰購木石。於明年春興工。既勤既作。碑三遷坊。仍還舊觀。增修石岸二十餘丈。門殿牆垣。暴書亭臺。洗硯池并煥然一新。皆公之力也。昔姜嫄肇祀。仲子考官。於古有徵。因而非創。蓋自天。

命元鳥。詩詠關雎。商周之興。實維婦德。史氏闕失。母教無傳。迨於春秋。厥生孔孟。父既早世。兩家孤兒。習禮陳遵。後先同揆。立言立德。於是始基。夫其過庭詩禮。遠子非嫌。責善則離。易子而教。厥惟母德。一氣相成。顧復之恩。逾於嚴父。嚴君之義。尊無二上。尊逾於母。威不逮慈。慈母之教。感於一氣。坤道載物。地一承天。興宗覆宗。岌岌殆哉。母德尙矣。公事因母如母。濟甯士大夫共見之。唯其無忝所生。孝思錫類。斯乃仰止。孟母之遺教。以爲千古之爲人子者勸。公清白乃心。取予不苟。燕處一室。狀若書生。及見一善行。好行其德。典衣質錢。更過責育。生平行事。有裨於風俗。人心者甚鉅。以視世之布金錢。齋寺僧。造佛像。以求福。禍災。實足以見其妄耳。世之人內無以養其親之志。又不能合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積忤生愧。積愧生悔。顧媚禱於佛。妄冀生天。世如有佛。孰與奉其朝夕侍養之父母之爲愈哉。矧以攘奪其君。剝削其民。清夜捫心。乃以事佛。世如有佛。顧亦如貪官汙吏之可以貨取哉。傳謂移孝作忠。又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世之顯揚其親者。當以恭勤公行事爲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公諱毓美。山西渾源州人。

馬星翼

新建萬子墓前享堂記

昔孔子居魯。七十子多魯人。地使然也。孟子生於鄒。弟子必多。



鄉人史記。孟子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萬章爲鄉人益信。孟子舊本盡心篇末萬章稱萬子。趙邠卿注已詳言之。萬章固孟子高弟也。今鄉治南十里有村名萬村。村左古冢舊稱萬章墓。前明成化時。邑令肅甯進士張君泰立碑以表揚之。自是以來。春秋祭祀。皆由亞聖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府飭派族人職競其事。萬子後裔久無考稽矣。其春秋祭品。由前令詳請免該里一切差徭。備辦牲牢酒醴。奉行惟謹。歷久不輟。前翰博孟照亭先生襲世職之明年。親詣萬村。瞻仰萬子墓碑。念牲牢雖設。棟宇未修。宜置享堂。以肅祀事。限於支絀。弗克獨任。附近善士並爲輸將。適墓旁雙柏就枯。售價若干。遂創修享殿三楹。於道光己丑年月日落成。值先生養病。未暇勒珉。今翰博孟兩山孝廉襲世職。思完先志。乃謀鑄石以記。併於萬子墓前更樹豐碑。閭村任事諸君咸有力焉。享堂既成。與亞聖廟隔一舍。相望如函丈間。俾過者咸肅然式敬。卽五尺童子無敢樵採芻牧於其壠。洵足妥先賢之靈而樹吾道之衛也。某佔畢末學。聞風起興。爰樂爲載筆。藉以附名碑尾。益厚幸矣。

孟廣均

重修斷機堂記

先聖母祠肇修於元元貞時。正祠三楹。顏曰斷機堂。歷代修葺。各有碑記。具詳志乘。

國朝康熙七年。發帑

遣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督理重修。歲久敝損。先博士照亭公於道光十年備文移縣。詳請修理。續因帑項待籌。三載以來。未克鳩工。本年正月。均承祀事。仰瞻廟貌。不蔽風雨。謹奉神坐。暫移於致嚴堂。閱夏逮秋。自輸貲財。竭力修葺。棟宇闢戶。不敢有加。庶還舊觀。上以妥聖母之靈。完先人之志。凡我子姓。入斯祠者。尙懷然不忘斷機之訓。如親聽命。強勉行道。仁義樂善。不愧亞聖後裔。是均所兢兢焉。願其勵於無既者也。更復明示後人。倘遇祠宇稍有敝損。卽宜早節經費。自行完繕。勿致淹歲月。興大工。糜

國帑而露神棲。以均今日事爲前鑒也可。

重修享堂記

先大父國模公於嘉慶己未倡率族眾。重修享殿。勒碑垂示後人。近以年久傾圮。東北隅先君子照亭公屢欲修葺。因道光庚寅。有司勘估林廟工程。詳報須時。有志未逮。今年春。墳山以內有枯柏二株。估價京蚨三十緡。族紳衍鏞出貲購去。因用其貲作刷刊墓碑之費。敬遵制書。重爲鐫勒。計石工用錢二十五緡。稿工錢二緡。運腳錢十五緡。除衍鏞柏價。不敷工費。均捐輸錢十二緡。又修補享殿東北隅工料。一切復用錢六十緡。亦均所捐。四月朔工竣之次。恭逢亞聖祖誕辰。謹備牲牢。致祭墓前。

因景祐年開新建孟子廟碑、恐其風雨剝落、移於享殿西夾室內、並誌其事於己未碑側、以告方來云。

陳慶偕

重葺鄒縣述聖子思子廟記

今上御極之元年辛亥春三月、余展 觀回東、奉 命校閱省西營伍、由泰安沂州至兗州、公退之餘、同歲生孟兩山博士投刺相見、以新葺鄒縣述聖子思子廟工將竣、屬余爲記、余弗敢辭、竊惟鄒爲古邾國、穆公改邾爲鄒、昔子思講學於此、孟子因得親受業於其門、或謂孔子生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孟子生周烈王之四年己酉、相距百有三十年、世或不能相及、以此疑孟子爲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不知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孔子未卒之先、而受尊禮於穆公即位之後、時孟子年已十有餘歲、其三遷秉母教之日、卽受業子思之日、或無疑也、孟氏傳孔氏之學、俾千古之道統不絕於今日、是子思當日之居鄒、其爲時也甚暫、而其爲功也甚大、元元貞初、鄒尹司居敬始卽其講堂遺址、建爲中庸書院、設思孟像、春秋祀之、迄今五百六十餘年、其間雖屢經修葺、第歷年久遠、漸就傾圯、伯海上公以爲是孔孟兩氏子姓事也、謀之博士、各任經費之半、博士復爲之勸捐、任瘁、始終其事、殿廡亭臺、青石泊岸、煥然一新、可謂不忘先世師承之所自、有功於名教

者矣、工始於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閱二十有四月而告成、時咸豐元年四月也。

丁寶楨

重修述聖廟斷機堂記

述聖廟斷機堂之祀也、所以原聖人受教之始而誌不忘於自出者也、咸豐紀元、前巡撫陳公慶偕勒碑、紀重修事甚悉、距今僅二十年耳、外垣及門圯廢無遺、廟廡類村居、填委農具、門壁黔疥、龜閣厝薪、穢褻至此、其外則曝書亭址荒蕪僅存、又以岸逼溪流、日卽圯、卽不葺且廢、嗚呼、是誰之過與、同治庚午、軍務旣平、百廢具舉、明年修至聖廟、又明年修至聖林、癸酉之春、請於 朝、復捐修孟廟、籌餘款、并此具葺之、循故址、圍以垣、因垣爲礪、累石於垣、願患陡且墮、奈何、就其下疊石作陂陀、以殺水勢、又潛洗硯池、修曝書亭、以樸爲度、垣以內、兩廟並新、凡棟宇臺砌、垣扉龕案之卑庫失宜、朽敝無物及藻繪不文者、悉更新而易置之、堂之中有配享龕位、相傳爲亞聖跪像、古跪坐同一義、實卽坐像、石質古潤、黝若膠漆、謂得自四基山孟母墓、所似此者二、其一侍宣獻殿、究所由來、蓋不可考云、興工兩月、旣成、檄縣令嚴局、慎防護、博士月啟視、以爲常、毋任居民作踐、禁止堆積穢瑣、違者罰無赦、越三年乙亥、孟博士昭銓及邑紳董炳、孫文岐等請以是言勒諸石、措諸壁、垂示勿替、乃從之書。



儒藏

陳錦

重修鄒縣亞聖廟碑記

粵自鄒賢繼聖孔道以明配食尼山比隆闕里孟廟之在鄒雖非通祀而天下宗之矣顧以軍事方殷未新廟貌於心愆然東省肅清之歲同治壬申始得籌款鳩工爲修葺計委縣令王恩湛耿天九邑紳董炳孫文岐等履勘計正院門殿再重東院邾國公宣獻夫人殿西院家廟致嚴堂凡棟宇壘砌垣屏龕案之朽腐無用及高廣失宜文不中度者更新之易置之又加置天震井古柏石欄立焚帛池於殿之西北自癸酉二月初十日興工凡八閱月并述聖廟斷機堂藏事計費銀一萬七千餘兩先是庶祀先賢儒尙依康熙壬寅舊志東公孫丑浩生不害陳臻屋廡連陳代公都子高子盆成括子叔疑西萬章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凡十七人陪祀先儒東韓愈志載宋宣和四年邑令朱缶請與揚雄並立祠於孟廟之西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因之升庶明洪武二十九年詔罷揚祀而韓獨存西孔道輔志載爲宋時兗州守以訪得四基山墓後人追崇並祀但不詳其所自始今又增明刑部尙書錢公唐於東廡以主式位次失當尤疑焉謹按國朝乾隆三十一年禮部覆准孟廟配享從祀各主改去封號稱先賢某子先儒某氏以先賢樂正子配享正殿外更定從祀坐次東廡十人先賢公孫子公

都子先儒屋廡氏陳氏臻陳氏代高氏浩生氏子叔氏盆成氏韓氏西廡九人先賢萬子先儒孟氏充氏徐氏彭氏咸邱氏桃氏季孫氏孔氏序位均與舊志不同又按乾隆十五年部頒孟廟祭器兩廡各三龕據前博士孟廣均增定三遷志載兩廡坐次自北而南應分先賢爲一龕先儒爲一龕而以後世附祀之先儒韓氏孔氏又各爲一龕方於禮文允協且韓氏孔氏何時從祀本無明文卽當以禮部覆准之文爲據此次重修兩廡分龕正坐應遵部文垂爲定論至錢公唐以明初諫止罷祀之詔有功孟氏本爲報德祠舊主祠主存因以升廡雖無明文而相沿既久未敢妄議移撤謹改照先儒孔氏主式移列東廡三龕韓氏之次錦忝居後學景仰前賢當此土木重新何敢沿訛襲舊旣已更定龕坐而又援有舉無廢之文體崇德報功之意爲錢氏增列祀位實之議禮君子雖百世當有同心焉工成祭告備勒貞珉用垂久遠

重纂三遷志卷之八終

重纂三遷志下卷九

藝文四 頌 贊 銘 詩

頌

漢

劉向

列女傳孟母頌

孟子之母教化則分。處子擇義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迷成德爲當世冠。廣均原纂輯劉向列女傳頌或以爲劉歆作或以爲曹大家作未詳孰是。

贊

晉

左貴嶺

孟母贊

鄰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機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宋

理宗

孟子贊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篇生眞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校功論德三聖之徒。

子思子贊

閒居請庸。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廣均原纂輯二贊山左通志以爲理宗作國里文獻考以爲高宗作未詳孰是。

韓琦

孟子贊

昔周公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惟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荊棘。其誰開之。獨我孟氏。堯舜吾仇仁義吾齒。艾楊剪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醇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乎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明

陳鳳梧

孟子贊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謬謗。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李格

孟子贊

發祥於嶧克生於鄒。氣象巖巖砥世波流。慈訓教豫私淑學優。辭闢楊墨說藐王侯。絕麟而後亞聖其尤。功高萬古惟禹可侔。

王特選

孟子石像贊



巖巖岱嶽、拔出風塵。諸侯莫友、天子不臣。何期人爵、追被天民。爨旒端冕、黼藻絲綸。依然益昧、廣譽施身。冠王展霸、左義右仁。服堯之服、佩孔之神。庶幾萬世、如見其人。

仲蘊錦

孟子像贊

鳧嶧鍾靈、篤生神異。母教遷三、孔門配四。黜霸尊王、型仁講義。至大至剛、沛塞天地。發明性善、恥言功利。距墨排楊、浩然正氣。德並禹績、古今無二。宜享千秋、澤流後世。

銘

明

郝幼學

鄒國公廟承聖門者、知縣事蘇州崑山王璧所作也。廟徙在宋宣和間、元季燬於兵火。國朝平壹海宇、崇尚名教、前令桂孟既作新廟、洪武十一年十月立是門、而規制始稱、因爲之銘曰、

承聖之門、將將翼翼。由義之路、居仁之宅。於惟鄒公、功配神禹。繼周紹孔、爲世作矩。知言養氣、仁義性善。尊王黜霸、予豈好辯。盛德孔彰、廟食斯堂。學徒莘莘、絃歌洋洋。出入是門、希賢希聖。是則是效、夙夕虔敬。繼今葺之、勿壽勿崩。凡百君子、有考斯文。

詩

明

桂孟

孟幼讀孔孟之書、卽知景慕聖賢、及壯游四方、猥以足不跡東鄒爲歎。今幸奉天子之命、水陸走數千里、來長茲邑、首謁亞聖公。時邑治薦罹兵燬、廟宇藥創、隘弗稱、慨然有興建之志、因誌以詩、

七篇述作振儒宗、紹聖恢宏蓋代雄。楊墨已歸王道正、齊梁未晤霸圖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枕荒郊古木風。藻薦一杯澆斷礎、擬將微力效前功。

尤存

洪武三年正月十有二日、奉議大夫、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東郡段明德巡歷至鄒、視事之明日、率書吏吳郡尤存、金淵郭琮、奏差蒲姑張鑑躬謁亞聖公廟。竊惟鄒實孟子所生之邑、而其子孫世守林廟、歷千有餘年之間、凡有國有天下者、莫不襲崇而尊奉之、豈偶然哉。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道、至孟子能傳之、孟子沒而其道不傳、是以百世之下、盛德光輝、著於人心者、其不在茲與。於是尤存再拜作歌、以寓盡測之意。歌成、俾其五十四代孫思諒習之以祀神。

三聖不作、世遠言遷、眾世世兮。上距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兮。楊墨塞路、惑眾誣民、亂罔治兮。儀衍連合、邪說紛紜、人欲肆兮。馳佞騁僞、孰猶孰薰、國殄瘁兮。有開必先、山川出雲、時之至兮。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兮。泰山巖巖、配禹超荀、功業熾兮。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堯繼舜、道傳其身、賴不墜兮。貴王賤霸、拔本塞源、拯極弊兮。性善微旨、養氣知言、理昭晰兮。萬世作則、淑我後昆、開盲瞶兮。聖賢既沒、名教實存、宇宙利兮。覺釋奕奕、洙泗云云、秀所萃兮。墓木叢翳、千古夕曛、儼清閭兮。春秋歲事、有孝諸孫、信不置兮。牲牷既潔、或災或燔、神既嗜兮。清醑既載、邊豆孔陳、禮迺備兮。鐘磬琴瑟、勿相奪倫、樂斯肄兮。於穆厥靈、來格明禮、保我嗣兮。

茅大方

鄒縣謁孟子廟

鄒縣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威儀。母賢普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尙傳羞俎豆、新碑遺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

徐有貞

有貞祇奉帝制、治水於東兗、茲惟二載、修潛之功、亦旣告成、乃循山導泉、周行泰岱、徂徠、遂由曲阜至鄒、謁祇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廟、時孟氏主祀翰博希文、而

山東藩參陳雲鵬、實同謁焉。瞻拜之際、巖巖氣象、儼如生顏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

巍巍泰岱、厥有孔聖。巖巖嶧山、實生鄒孟。維孟繼孔、爲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旣熄、麟經絕筆。術變申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於洪流。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二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霸、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生後千禩。學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大君之命、豈敢怠荒。先師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旣治、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觀來遊。爰暨藩參、亦有雲孫。敬將釋菜、蘋蘩必芬。浩然之氣、懷然如在。尙畀予明、傳心千載。

薛瑄

謁孟子廟

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柏帶蒼烟。遠同闕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歲傳。獨引唐虞談善性、力排楊墨絕狂言。功成不讓湮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楊貢

謁孟子廟

喬木參天繞古祠、曉從階下拜先師。泰山北斗瞻依處、烈日秋霜辯論時。仁義七篇蒙啟迪、綱常萬世賴扶持。乘驄有幸來鄒

邑遠想儀形不忍離。

程敏政

謁孟子廟

緬想儀容慕倍深。巖巖氣象重南金。養成慈母三遷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擴充開閉塞。波瀾頓挽起湮沈。漫追往日雄辭辯。盛大流行法古今。

金湜

謁孟子廟

道從東魯得真傳。其柰時逢戰國年。世尚儀秦心易失。人歸楊墨病難痊。先生自廣知言地。後學難通養氣天。北斗泰山千載下。經過有客拜祠前。

沈鍊

謁孟子廟

孟某本吾師。輔世游齊梁。談辭罪玉屑。曠蕩仁義場。一言已有餘。千言猶未央。借問此何爲。楊墨充四方。邪說塞皇猷。誠行成梯航。禽獸食人肉。世道日以喪。君子心不忍。齒舌疏否臧。爲道立赤幟。昭灼日月光。是非以析然。邪偽安所藏。多言鬼所嫉。無言安能詳。

馬文升

成化乙巳與耿尙書裕屠京卿勲包部郎鼎同謁孟子

廟有作

天生亞聖末周時。祇爲人心久陷之。道統百年資繼續。綱常千古賴扶持。內仁外義言何切。闢墨排楊論更奇。兩度經過拜祠下。仰瞻遺像慰遐思。

耿裕

謁孟子廟

風采當時儼泰山。至今懷憶遠難攀。高名騰溢堪輿外。浩氣沖凌斗漢間。千古論功同禹稷。萬方配享次曾顏。遺經諄切明仁義。聖道昭昭總賴閑。

地鄰闕里水宗沂。秀毓眞儒萬古輝。集義早承三聖統。闢邪深距二家非。侵雲祠宇人爭仰。避日松楸鳥退飛。功烈允宜神禹並。昌黎篤論莫能違。

尹直

成化甲辰直以賀萬壽聖節過鄒謁亞聖廟偕安輒留

數韻

曉從闕里過鄒城。祇謁先賢竭素誠。翼翼宮牆嚴自昔。巖巖氣象凜如生。七篇總是傳心學。千載咸稱亞聖名。後學服膺遺訓久。道非堯舜不前呈。

顧潛

謁孟子廟

城南松柏翠參差。崛起門牆亞聖祠。靈秀尙看山水在。大名長共日星垂。分明千載生賢地。辛苦三遷教子時。道德祇今難盡述。且循階下讀穹碑。

七篇高論述先王。今古追尊道愈光。祠宇一新逢聖代。輶車三宿重公鄉。雲仍不斷衣冠澤。鳧釋猶含草木香。幸自髫年徵芳潤。載瞻儀象奠椒漿。

毛伯溫

鄒縣謁孟子廟

週鄒祇謁孟夫子。浩氣堂堂儼若生。堯舜以來惟此道。孔顏之後獨齊名。嶧山秀色凌層漢。泗水清流繞故城。仰止高風慚後學。雲松烟柏不勝情。

顧孟圭

謁孟廟作

羣邪驚聲利。夫子振微言。論功卑霸圖。述性究真源。過欲心乃存。服義氣斯全。孤身峙香嶽。一喙防積川。我行古邾國。宅里表三遷。牛羊下秋坂。因懷山木篇。

孫應奎

謁孟子廟

仲尼不作生夫子。統承先聖憂。盲否發明仁義。擴齊梁。開陳王道。見經紀。於時朱翟漫塞塗。杞柳猖狂復湍水。力排峻決窮其

歸。揭言性善明宗旨。孩提愛敬本知能。知能天有仁義已。充此浩氣塞天地。達此明良追喜起。發端用力在毫釐。不爲不欲心焉耳。吾道自此行江河。誠淫邪遁斯風靡。大功信不在禹下。乾坤位列有雙峙。如何易簡復榛蕪。後生誦說徒孔氏。詞章技術齊墮閒。昏夜哀憐同夢死。我生千載幸有依。良知聖學如掌指。却驚請事三十年。猶疑江漢無涯涘。心生忽情助與忘。末由動靜歸於止。隙駒恨莫揮魯戈。志尹空懷匹夫恥。問俗驅車闕里來。肅瞻遺像咨芳軌。徘徊松檜百年心。天籟悠悠如命已。章丑猶能記七篇。斯文從此當誰似。

葉聰

謁孟子廟

行行出城南。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枕城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蒼草綠。悠悠思孟子。母德溫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爲阿母慈。戚戚恩意篤。歸愛不知勞。乳食生鳩毒。所以古敬姜。荒淫戒文舉。敬乎亦何爲。終成敬姜哭。何如斷機娘。殷勤發良助。遺子命世才。高攀孔顏躅。異教歸埽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舉頭遙相矚。登堂三歎餘。狂歌寫心曲。

胡楨

謁孟子廟

古邾嶧降神。先孟鍾靈盛。早領訓三遷。卒能成亞聖。七篇著述



醇百代知崇正。繼往復開來。素王功與並。

魯裕穆王

謁孟廟遇博士野亭

夾路槐陰老。巖巖氣象深。游梁思正辯。入廟想遺音。喬木高千仞。宮牆出十尋。斯人傾蓋遇。披豁散幽襟。

董其昌

題孟廟古楹

愛此孟祠樹。森然見典型。沃根洙水潤。含氣嶧山靈。閱世磨秦籊。參天結魯青。方知得散壽。只入列仙經。

呂維祺

謁鄒縣孟廟

嶧山連泗水。吾道更誰家。五夜神來夢。三遷母訓勞。春秋歸嫡派。仁義破羣鷄。氣象知何似。巖巖東岳高。

汪舜民

謁孟子廟

異端擾擾杏壇空。天命先師啟眾蒙。仁義七篇承訓誨。廟庭一旦識儀容。知言不是髭秦辨。養氣原非黜舍雄。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誰功。

趙寬

謁孟子廟

輪奐巍巍逼太清。入門瞻禮愜平生。重岡雲霧凝寒碧。古木風霜帶晚晴。道統眞傳開後學。斯文丕振仰皇明。徘徊欲釋新成莫。無奈星軺促遠行。

徐炳

謁孟子廟

炎炎夏日長。驅車古鄒邑。祇謁亞聖祠。齋心兢惕惕。殿閣登巍巍。栽草樹生顏色。卓哉大丈夫。萬仞何壁立。浩然天地間。俯仰氣充塞。霸業小桓文。邪說距楊墨。播聞富貴兒。妾婦縱橫客。登臺稱三王。諄諄談四德。夢想追唐虞。淵源紹精一。聞道躋孔門。論功侔禹蹟。七篇千萬言。昭揭如星日。緬維嶽降神。攀龍附鳳翼。五色乘雲車。行行止於嶧。誕生豈偶然。上天實所錫。幼孤舍市廛。聞見移俗習。嬉戲從賈衎。母心長惻惻。三遷依學宮。一刀斷機杼。業養端聖功。握趨訓彌敷。遂泝洙泗流。私淑探遺澤。勿助仍勿忘。深造期自得。玉振戛金聲。升堂優入室。四十不動心。齊梁瓊轍迹。信知命世才。昌期逢五百。世無明王興。誰爲伊與稷。吾道既終窮。歸與勤著述。繼往開來學。後聖良不惑。吁嗟阿母賢。柔嘉世維則。教子爲亞聖。令名疇與匹。任姒相後先。姜嫄同一脈。褒封崇廟貌。萬古同血食。

吳廷翰

謁孟子廟

從遊不及三千列。名世還期五百年。齊國愛牛傷赤子。魯君回駕任蒼天。兩閒浩氣風雲塞。萬古人心日月懸。瞻仰泰山增寤歎。溯洄沂水識真傳。

李化龍

謁孟廟示諸生

日遊孔氏林。今登孟氏堂。朱扉臨廣路。檜柏參天長。再拜瞻遺容。巖巖氣軒昂。念昔戰國初。多歧歎亡羊。儀秦恣捭闔。楊墨駁綱常。聖途一以蕪。誰障百川狂。夫子起衰周。披雲覩天光。一馳仁義談。舉世噤蜩螳。坐令歸功者。比之平懷襄。緊茲有本源。言利謹其防。直養乃無害。有欲自非剛。念爾青衿子。日夕望宮牆。堯舜豈云遠。城南大道傍。勉之在及時。申言著斯章。

孟母祠

三遷辛苦傍書堂。始信慈親有義方。一斷機絲延聖緒。丈夫空自說剛腸。

子思書院

四楹精舍對南山。天下中庸在此閒。一自微言傳聖道。至今誰復叩賢關。

許孚遠

壬午季冬朔後一日過邾國同表弟沈虛中暨維揚聞

立吾瞻謁孟夫子廟漫題六絕志懷

匹夫百世作人師。廟貌千秋配魯尼。當日紛紛儀衛輩。只今誰與論雄雌。

尊王賤霸匪難稱。誠偽機關不可消。救得人心千古在。勛名真與泰山高。

縱橫捭闔勢薰天。獨學宜尼意藐然。納約侯王甘不遇。祇昭仁義在遺編。

浩氣原從集義生。勿忘勿助見真精。假非道脈符先聖。安得空言覺後英。

孔孟由來只此人。如何靈爽至今存。吾儕願學誰無志。好向青春細討論。

信知性善爲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虞唐。

于慎行

過邾縣謁孟子廟

邾城舊里記三遷。銀榜朱扉大道邊。行地江河疏聖脈。談天東衍閉言筌。洙流影借金鋪日。嶧嶂雲生畫棟烟。北望孔門原咫尺。千年海岳想真傳。

畢懋康

謁孟廟作

岱宗紆修嶂。洙泗揚曾淵。清和雖云絕。夷惠非所安。剛大塞天



地善養吾浩然。結駟魯宋郊。抗軌齊梁間。功名卑管晏。終乖末俗遷。傳宗宜尼後。尙友黃虞前。幾希平旦氣。提醒夢覺關。誠淫息二氏。妙願照羣篇。茲文尊殊代。嘉藻薦歲年。灌木鬱庭階。綺殿煥朱丹。嘯風傳清響。曠日映中天。拜瞻動仰止。援翰詠芝蘭。

許國康

謁孟子廟

昔我望宮牆。一片松柏黑。入門一長跼。圍視心惻惻。丹青被垢塗。棟桷銷其刻。繚垣通周道。瓦墜不敢卽。悲來獨屏營。浩歎夫子側。懷題已如此。奚取方丈食。嗟彼讀書者。綰綸賢者域。豈無泥沙用。而於聖賢齋。卓哉孔道輔。此日焉再得。重遊逾幾時。頓覺不相識。廟貌鬱光采。冕藻生顏色。豁然快我心。俯仰情難極。鴻功不日成。孰謂易爲力。有嘉君子人。經營實孔亟。若無賢聖思。誰督而誰逼。我欲識其人都。歸令尹德令。尹復爲誰。胡氏世文墨。邑里自何方。遙指西南國。時無令胡公繼先重新廟貌賦此以志。

黃克纘

謁孟廟

嶧山前峙勢凌雲。松檜陰森滿院芬。奔走自多千載士。遭逢莫問七雄君。身遊上國瞻依近。書到窮荒誦習聞。今古人心從此正。世閒邪說枉紛紛。

徐文溥

謁孟子廟

冠佩嚴嚴聳太行。百年廟祀嶧山陽。論功不在元主下。談性應爲闕里光。雲護宮牆春杳杳。露涵松檜曉蒼蒼。于今戰國風仍在。感慨祠前一瓣香。

周燦

謁孟子廟

丹垣綠樹畫森森。古殿秋風散夕陰。歷聘齊梁陳王業。直排楊墨正人心。機堂俎豆崇賢母。闕里宮牆傍孔林。慚愧後生眞自棄。嶧山絕緒到如今。

徐大相

謁孟廟

泰山巖巖魯邦所。異端充塞師命戒嚴。大王小霸築薛及滕。無父無君。獲罪於天。王赫斯怒。爰整徒旅。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盜弄潢池。皆吾赤子。誰生厲階。降此罪罟。周道如砥。會同有釋。薪木未毀。松柏奕奕。帝曰吁哉。俎豆是亟。乃命司空。乃命太常。經營祭告。寢廟輝煌。我來自東。京觀道旁。哀鴻集野。百堵方將。拜瞻遺像。惟有欷歔。師澤未斬。國祚無虞。嶧山蒼蒼。泗水瀾瀾。於萬斯年。弗替引之。

黃汝良

謁孟子廟

廟貌巍巍古木蒼。巖巖泰岱見英牆。唐虞一統開先聖。仁義七篇紹素王。可但分廷輕晉楚。難將歷聘悟齊梁。時逢有道崇儒日。伏謁欣聞俎豆芳。

國朝

施閏章

謁孟子廟

磊磊嶧山顛。終古樓臺異。巖巖一人起。方寸塞天地。獨立凌羣言。諸儒折狂喙。俎豆同孔顏。宮牆接洙泗。靈旗儼朝朔。古木入雲際。母氏斷機堂。有像若長跪。徬徨復下拜。愴然墮我淚。洒掃何寂寥。門庭已荒穢。誰爲企前修。吾黨有餘愧。

朱彝尊

鄒縣謁孟子廟

井地連滕壤。詩書近孔門。世儒多橫議。夫子獨知言。楊墨歸斯受。齊梁道自尊。巖巖留氣象。千載肅心魂。壤道殘碑臥。祠官異代虔。爵班公一位。里紀母三遷。喬木冬春冷。風燈卒史懸。空令布衣士。瞻拜獨淒然。

張琨

曝書臺

臺畔曠曠日映紅。年年芳草漾微風。傳來書卷歸何處。只在經天離照中。

孫成岡

孟廟古檜

老木直盈尋。風霜歷永久。無葉復無枝。不榮亦不朽。卻笑柏與松。多事稱彫後。借問植何年。所植自誰手。蒼茫不可尋。千秋此殷鑒。

張鵬翮

謁孟廟

家在中庸精舍邊。養成浩氣獨光前。崇王黜霸違時好。講義型仁紹聖傳。力闢異端歸正路。指陳性善契先天。七篇作就堪垂訓。羽翼尼山並萬年。

畢公嗣

謁孟子廟

泰岳巖巖度。巍巍古殿中。迴瀾配禹德。封爵埒元公。道自尼山接。源從泗水通。至今二千載。浩氣塞蒼穹。

黃子雲

謁孟子廟

飲馬餘殘照。循牆謁闕宮。冠裳王者並。俎豆聖人同。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低徊撫松柏。惆悵仰龜蒙。

沈德潛

謁孟子廟



儒藏

夢寐懷鄒邑。今來亞聖堂。斯文天不喪。吾道日重光。古木森松檜。豐碑峙漢唐。薪傳應有俟。誰復數荀揚。

杜羣玉

謁孟子廟

場來古邾國。展謁大賢宮。柏影交虛翠。山光倚暮空。統承三聖後。教著七篇中。仰止平生志。巖巖望不窮。

厲鶚

宿鄒縣謁孟子廟

廟貌樞衣拜。機絲儼若新。月來邾子國。人宿孟家鄰。翠嶂森侵漢。殘碑遠失秦。松風吹夜氣。壁立四無塵。

沈廷芳

乾隆乙丑中春道經鄒縣謁亞聖孟子廟謹賦一詩

以誌景仰

三遷故里又重經。遺像巖巖拜廟庭。古柏有圓曾琢句。新碑無字待題銘。聲聞絃誦家風在。饋荷盤餐使節停。可惜恩恩旋作別。嶧山猶向望中青。

劉墉

謁孟廟

亞聖猶粉里。崇祠近杏壇。巖巖瞻氣象。肅肅整衣冠。不少三年艾。偏多十日寒。秋風振庭柏。欲去重盤桓。

王會之

題孟子書後

七篇著書實惟孟子。統承三聖。辨何能已。明達純粹。文勝以理。閱者色動。聞者風起。後有作者。弗可及矣。法言中說。揣摩形似。皆道不足。強言者耳。在唐惟韓。得厥要旨。扶樹大道。不野不史。騁辭者華。章句者鄙。茫茫後來。誰堪繼軌。

伊秉綬

謁孟子廟

正氣承洙泗。浩然天地間。孤城滿秋色。周道峙賢關。功不下神禹。象真同泰山。七篇言孔氏。那許況雄攀。

宋思翰

謁孟子廟

古柏森凝秀。遙瞻亞聖祠。紅垣環曲水。碧草上春輝。七國雄安在。千秋道寄斯。小儒慙弱植。鄉魯在餘思。

趙起挺

謁孟子廟

閑道資全力。迴瀾戰國時。秦嚴留廟貌。秋肅入鬚眉。未與三千列。空懷五百期。齊梁蹤跡遍。仁義果伊誰。

孫玉庭

嘉慶乙丑予以述職入都道經鄒縣謁亞聖廟裔孫國

模翰博相偕祭奠款于至其家翰博父巨源子同年友也時作令山右未歸途次偶成二律以付國模便

寄山右

洙泗周流後。遭逢夫子難。魏齊空厚幣。楊墨正狂瀾。故里宮牆壯。廣庭松檜寒。裔孫同拜罷。故里暫盤桓。

雲孫吾故友。居第傍祠門。作吏辭鄉國。升堂空酒尊。役人排去馬。煙樹指前村。回首邾城道。蒼茫落日昏。

盛大士

謁孟子廟

傳食齊梁國。匡時禹稷心。知言非好辯。造道必資深。魯廟宮牆近。嶧山喬木森。聞知五百載。絕學冠儒林。

朱繩先

謁孟子廟

邈邈東周國。巍巍亞聖宮。功原追夏后。系本自文公。海岱歸甄毓。乾坤共始終。四山環綠野。萬木盡蒼穹。傑閣凌霄紫。周垣匝地紅。全栽新甫柏。不種嶧陽桐。海暑猶森爽。嚴寒倍鬱蔥。盤樛枝似篆。磊砢幹如銅。珠玉連晨雪。波濤竟夜風。無雲偏黠黠。不雨亦溟溟。深葉藏鈎月。高柯掛斷虹。餘青常抱郭。積翠遠浮空。豈假扶持力。方知造化功。砥平芳徑闊。林立古碑崇。并以雷霆闢。源應洙泗通。雕欄圍炯炯。畫棟倚熊熊。出樹飛簷麗。依筵列

俎工。燕嘗當代重。爵秩歷朝隆。龐雜嗤諸子。銷沈歎七雄。門牆瞻美富。端只魯鄒同。

楊爲柱

鄒縣丞楊爲柱河南新鄉人於康熙癸巳年蒞任捧閱

邑乘內載柱祖諱毓蘭丙戌進士康熙十年提學山

左東省紳士公呈重修孟廟柱祖置簿廣募通省捐

資重葺以復舊觀柱佐理茲土恭謁亞聖孟子夫子瞻

廟貌之巍義念祖考之尊修爰賦詩以紀之

洙泗響渺邈戰國微言如綫人心惑天下洶洶無適從朝歸楊

朱少入墨從橫揮闢耕戰興百家充溢仁義塞見知聞知杳無

人誰爲先覺覺斯民夫子皇皇逐放豚萬古方知吾道尊千載

禮祀隆報享於今猶見廟貌存年深廊廡苦欲頹吾祖修葺復

崔嵬屈指已逾四十秋祖去孫來宦舊遊此日趨踰階墀下快

聽鐘鏞樂悠悠

李調元

甲午秋典試粵東道經鄒縣展謁孟廟恭和德定圖夫

子壁閒韻

功如大禹在人間舜跖雞鳴第一關三從里中眞善擇七篇書外盡堪刪松聲謾謾留遺韻廟貌嚴嚴仰道顏私淑孔門千古契平生亦自有尼山



阮元

甲寅冬日敬謁亞聖廟幕宿國模世長第中

霸王代謝百年間。夫子風塵又轉環。若使靈臺開晉國。豈能秦石上鄒山。遺書賴有邠卿注。古廟常餘博士閒。今夜斷機堂外住。主人清話傲松巖。

湯金釗

辛巳謁孟廟作

浩然之氣至今存。廟貌巍然泰岱尊。力闢淫邪開聖道。居鄰聖智接淵源。流風尙啟陽明學。偉績真同大禹論。每出鄒城一瞻拜。默慙茅塞在心根。

壬辰疊前韻

守先待後七篇存。黜霸崇王百世尊。氣自義生探道奧。性皆善繼見心源。獸禽楊墨能無辨。妾婦蘇張那足論。喜觀英才賢後裔。穆然芝草溯靈根。雨山博士留茶致嚴堂。側僮知禮不勝欽佩。

葛臨緒

題天震井

古井瀾翻近廟堂。天驚石破水泉香。汲來修綆原無底。洙泗淵源一脈長。

宗稷辰

恭謁孟子廟堂 詩作於道光癸未。稷辰自書。光緒丙子爲立石致嚴堂。

鳳凰麒麟歸太空。微言中絕春秋終。道脈尙繫東山東。聖有文孫揚祖風。孟孫在魯稱賢宗。先識達人世德隆。公姓公族爭趨從。何忌父子兄南宮。先正獻莊聖所崇。後嗣尊道遺精洪。數傳子與鄒嶧鍾。壁立萬仞壓羣峯。淑諸家學聞中庸。浩氣養成天地充。名世惜不竟舜逢。眼前蛙黾六七雄。鄒滕苦弱齊梁慵。王道莫收反掌功。憤然隱几悲途窮。果辭十萬歸山中。手定七篇開頑蒙。大言震發凡耳聾。當時遊士張舌鋒。或誇搏虎或雕龍。夫子力禦嚴折衝。朱耶翟耶迷狂惑。嬖媚妾媚侈橫縱。手援眾溺出洞澤。巍巍明德神禹同。運猶四時公則冬。萬古如對冰雪容。含貞啟元醇化醲。消息上契蒼蒼穹。後來荀揚心術爭。百代奮起昌黎公。宋五子作光昭融。跬步不失尺寸蹤。大者成立要義通。良知可覺孩提童。陸王得此破障壅。人禽關頭且盡夢。雞豚四走逃藩籠。勿忘勿助可折衷。千聖一貫星辰胸。累朝敬禮加大封。明祖晚悟修儀恭。迫我列聖褒予豐。喬宗世裔叨

恩。小子不學心使侗。拜稽祠下慙藐躬。讀碑撫樹考鼓鐘。賢關咫尺高萬重。欲往從之鞭羣騁。紀詩樂石聲于鳴。

陳錦

重修孟廟告成詩

斷機遺訓溯三遷。述聖門牆有大賢。山到鄒滕含浩氣。水沿洙

泗接原泉。干城吾道昌黎獨。領褒羣才樂正先。傳食深心師歷聘。千年俎豆紹文宣。

校記

①膺：《咸淳臨安志》卷一一所載此文作「問」。

②固：右引書作「用」。



藏書

重纂三遷志卷之十

雜志

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繹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闔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拾遺記宋書並載此事不知何據明孫穀古微書引作春秋孔演圖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韓詩外傳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同上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同上

崔氏述曰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至於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

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又按獨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故豈得輒去聲揚視下亦謂朋友賓客閒耳房幃之內安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

廣均按荀卿子云有子惡卧而焯掌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所云惡敗出妻事蓋卽韓氏所述見妻獨居踞而請去之也後學不察眞以爲出妻謬矣

孟子車尙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論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鄒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孔叢子雜訓篇

孟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許氏瀚曰孔叢牧民條本之子思子今之子思子則宋汪晫所編又取之孔叢子也子思子原文載在晁公武郡齋讀書

志子部儒家子思子下與孔叢小有同異。今錄全文於左。

孟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孔叢子居衛篇。

子思謂孟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同上。

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鄉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舊志。

廣均按：舊志引古碑云云，今已不見此碑。鄒縣志亦載此說。漢章帝以孟子賜黃香。東觀漢記。

王充尊孟子，往往以孔孟並稱。偶會篇曰：孔子稱命，不怨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對作篇曰：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寔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舊志。

柳子厚與陳秀才書曰：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皆經言。以論孟並稱，而又尊之為經，推尊孟子亦至矣。舊志。

孟子之文，古人多宗之。如柳子厚論為文曰：參之孟子，以暢其支。蘇明允終日兀坐，取論語、孟子而讀之者七八年。其於孟子則稱其語約，其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世所傳批點孟子，皆言文也。舊志。

宋杭州盧植工文學，酷嗜周易、孟子。又有高弁者，為文章祖大經及孟子，喜言仁義，著帝則三篇。二子皆二程以前人也。宋史。

宋隱士种放有表孟子上下篇。舊志。

宋陳淵對高宗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說，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舊志。

金章宗為郡王時，喜讀春秋左氏傳。問禮部員外郎移刺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金史。

元世祖為太弟時，嘗召廉文正公。時公方讀孟子，聞召，即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旨為太弟誦之。太弟大稱善，目公曰：廉孟子。元史。

元吳萊謂孟子亞聖大才，史遷不當與鄒衍等同傳，因刪去諸



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惜未見也。宋朱熹文

孟子故宅在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即今

曝書臺下。舊志。

曝書臺不詳所自元元貞間縣令司居敬始表之高二丈方三

丈今在斷機堂東秘書少監楊桓篆曝書臺三字至元時邑令張銓刻石。舊志。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三十餘里左傳

邾文公始遷於此至穆公改邾爲鄒故嶧山亦名鄒山蓋因國得名秦漢縣治亦在焉自杜預鄭道元劉蒼杜佑皆同此說孟

子居鄒蓋此鄒也後人譌呼爲紀王城。舊志。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即孟子所生地也今名臯村明碑一

稱富村一稱傅村皆臯之譌。舊志。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舊志。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不詳何時建元碑有之今廢。舊志。

亞聖祠在四基山南宋孔道輔建元廉使楊奐有東遊謁祠記

今廢。舊志。

三遷祠在鄒縣城西有祭田以供歲時祭祀。舊志。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即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塚也。舊志。

洗硯池在曝書臺之南因利渠北。舊志。

古滕國即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內有滕文公古臺。舊志。
上宮在滕縣城外東南隅文公館孟子於此舊有書院不詳何時所建。

國朝乾隆時博士孟衍泰道光時濟甯州州同丁宗洛均有重修書院記。舊志。

性善書院在滕縣儒學之左元時始建列於學宮內有存心堂元學士虞集有性善書院記劉達源有存心堂記。舊志。

虞集性善書院記 天歷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

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尙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

茅茨而已延師以教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

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

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

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

書院列於學宮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政築於

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祀孟子左講堂翼以

兩齋以居業張忙古方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

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

後既爲勸督其教養修完其宮牆屋室治其器用之未備究

子思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

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
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祲、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
將去之、懼來者無所考、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乃
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學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
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
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
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初無不學者、及其長也、
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修己治人之道。耕者食
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而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於
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貴於人乎。吾
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
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
今爲守、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策、傳之千載、有
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
昔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
者、擇善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
也。

劉達源存心堂記 滕與鄒鄰壤、文公問學於孟子、其所啟
沃者至深切矣。滕邑爲善國、後世景仰高風、以配以享大德、
開臺臣獻言、請建書院、設山長、創殿宇、立廟碑、備祭品、以奉

祀事。歷世既久、講堂學舍摧壞荒穢。至正辛卯、山長丁振欲
爲重修、適丁使州官僚或當代碩彥、或進士出身、一時嘉會、
同心協謀、各分俸金、以鳩材命工、壞者修、缺者補、凡殿宇祭
器、門牆牌額、咸加資飾、燦然復新。功訖、匾其堂曰存心。是歲
四月、余客於滕、因請爲文以記之。余不獲辭、竊聞孟子告滕
文公、教誨之道多矣。臺臣獻言、惟以性善名其書院、豈非性
善之說甚有補於世教者乎。默識而旁通之、七篇之中、無非
性善也。孟子一書、集義養氣之類亦多矣。今獨以存心名斯
堂者、良以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令人收其放心而存之。誠慎
思而精研、七篇之中、無非欲人存心也。以性善而名書院者、
固爲知要。以存心而名斯堂者、尤爲肯綮之旨。夫心性一理
也。論性不論心、則性之理無所寓。論心不論性、則心之所存
者何事。故孟子言存其心、養其性、而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仁與禮、性也。心則貫體用、該內外、統乎性者。蓋道體
無爲而人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然則欲復本然
之性、非存心不可。心不存焉、雖日從事於學、終亦何所得哉。
於戲。鄒魯山川錦繡、挺生孔孟、滕間鄒魯、實聖賢教化浹洽
之鄉。其所以教化、不過欲人存其心以復其性。凡在書院者、
可不知所以從事乎。能存其心、則能復其性。雖孟子、可學而
至矣。春秋朔望、官師講明於斯、興學敦教、導揚風化、撫育黎



庶不負名斯院斯堂之義。千載而下，安知不追躋祀享如文公者乎。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卽此地。舊志。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舊志。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又范縣今屬曹州，邑西南二十里有碑刻，孟子避魯之難居此。其地有孟子廟，孟子臺，孟子河。舊志。

陽穀縣東北四十里有孟母廟，相傳孟母所釁之所，因而立祠。舊志。

舊志。

平陸卽今之甯陽縣。舊志。

任城卽今之濟甯州。舊志。

在平縣治東北孟家莊有孟子廟，相傳孟子訪魯仲連於此處，

後人因立祠。舊志。

在平縣治東有孟館，相傳孟子遊齊梁館此。舊志。

萊蕪縣有孟止亭，孟子反於齊，止於蕪，萊蕪也。舊志。

孟社在沂水縣，社有孟母祠。舊志。

雪宮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卽此。舊志。

莊嶽街在青州府。舊志。

遊梁書院在河南開封府，創立於宋，明萬曆間重修。

國朝順治十二年，始附於學宮，康熙二十八年重修。

御製匾額曰昌明仁義，懸講堂中。明御史方大美。

國朝督學蔣伊巡撫閩興邦衍聖公孔毓圻均有遊梁書院記。舊志。

蔣伊遊梁書院記 孟子遊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實周顯王

三十三年也。是時周衰，不能行王道，孟子遊齊遊梁，皆以王

道說之，而道竟不行，天也，非人也。然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

退而著書，別人禽之辨，決舜跖之分，排楊墨，輕管晏，俾天下

後世皆知舍利而取義，人自總角以至皓首，莫不受其書而

讀之，而沒其身於利而不知返者，眾也。七國時，見利而不見

害，故縱橫捭闔之士動以利進說，幸而其說行，則立談取卿

相，金玉錦繡爲親戚交遊光寵，而不知攫而伺之者已在其

後也。故覆身滅宗，前後踵相接而爲天下笑，無他，知利之利

而不知害也。世安有初見人主而力折其非，如孟子者哉。讀

孟子七篇，而不能於取舍之際介然有以自立，悲夫。予考大

梁城外舊有孟子遊梁祠，以河決廢。乙丑秋，奉 簡命視學

兩河，求其故址，不復得，乃購公廨之東南隅隙地數武，重建

祠焉。中爲三楹，奉孟子於中，題其額曰闕利堂。左右各三楹，

以奉中州之鄉賢名宦。當孟子時，地有不入於魏者，今皆須

附。以大梁爲八郡之都會，俾遠近有所觀感也。自昔以來，其

無愧於孟子者幾人哉。或以忠孝，或以廉潔，或有功德於民，

或昌明絕學，以衛吾道，則祀之，亦以見孟子遊梁而後，千百

世下猶有聞風興起，見利不顧者。道雖不用於當時，而浩然

之氣常伸天地間。以之輔主則堯舜。以之制行則俯仰無作。孟子闢利之效流及奕禩。如是則已矣。彼珊瑚七尺。胡椒八百斛。何爲者哉。予觀中州人物志。歷漢唐宋明諸賢林立。迄今耀幽光。垂簡冊。令人稱道勿衰。其悉智併力。惟權貨是競。後欲求復出上蔡東門。何可得也。祠成。敬書數語於碑。以告後之願學孟子者。

闕與邦遊梁書院記 遊梁書院者。所以祀孟子也。孟子何以祀於梁。以其始遊之地也。始遊之地何以祀之。蓋以孟子心契周孔之傳。志切成康之盛。欲以鎬豐伊洛之治。復見之於梁也。當戰國之時。燕齊秦楚之君競以功利相高。此圖強兵。彼誇富國。於是儀秦髡衍之徒紛紜雜進。其抵掌華屋者。下之取金玉錦繡。上之亦不過引其君爲齊桓晉文而止。從未有望其君爲堯舜之君。望其民爲堯舜之民者。一自孟子遊梁。而獨告梁王以仁義。故於雪恥則教之以仁政。於歲凶則教之以重農。於沼上則教之以與民同樂。耕桑樹藝。是井田之本也。庠序孝悌。是學校之源也。使梁王用其言。得行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休風不再見於七雄爭勝之日哉。然孟子之言終不見用於梁。於是之齊之宋之辭之滕。而孟子欲以仁義易之心。則未嘗須臾忘也。故孟子雖不見用於梁。而梁之君臣父子無不聞仁義之言。是以歷漢晉唐宋元明以

至於今。而梁之人所以不後其君。不遺其親者。皆孟子之一言有以維持漸摩於其間也。粵稽厯代帝王。其尊崇孟子者。或修其祀典。或隆其封爵。或錫其土田。或蔭其苗裔。斯云盛矣。欲求其獨標正學之宗。遠紹危微之緒。親灑宸翰。誦屬休烈。未有如我皇上今日褒嘉之至者也。嘗恭誦御製廟碑之言曰。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又曰。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涸。聞風可企。煌煌天語。不獨表彰先哲。而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誠思深而慮遠矣。今使其所歷之境。不爲之構其庭楹。崇其禋祀。不幾令大賢之遺澤泯滅不彰。而後世之敦詩說禮者。無所景從。是亦守土者之責也。後儀昔有游梁一祠。始建於宋。修於明。萬厯改爲遊梁書院。迨崇禎辛巳。圯於水。向之棧題堂構。一望榛莽矣。本朝順治乙未。始附於學宮。室宇湫隘。又不爲立主。蓋名存而實亡也。余以佔畢儒生。幸際右文之朝。歲戊辰。奉命撫綏兩河。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爰爲卜地於貢院之東北。捐貲庀材。重建大殿若干楹。廊廡若干楹。垣墉稱是。中祀孟子。配以高弟樂正克。而以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屋廬連陳。臻充虞諸賢從祀焉。至於漢太常趙岐。宋龍圖閣學士宣公孫奭。司空孔道輔。明刑部尙書錢唐。此四君子者。皆有功於孟子。而不愧古大臣之風者也。例得並祀。書院落成。卽

召此邦秀良子弟肄業其中、使之明性善之源流、識知能之本始、悟孝親敬長之無事外求、知養氣知言之由於正學、且使排筌捭闔之輩不敢橫恣、誠行邪說之徒於焉捫舌。在國爲良臣、在鄉爲善士、於以黼黻 昇平、贊襄 盛治、歷千百年而勿替。則是孟之一遊梁而人心以正、王道以明、不與大禹之導河底洛同功萬世哉。按孟子生於周烈王己酉歲四月初二日、卒於周赧王壬申歲十一月十五日、當以其日致祭於書院、所以明崇德報功之意也。是爲記。

孔毓圻遊梁書院記 恭惟我 朝崇儒重道、雅化翔洽、曩歲 御製幸魯大典、序文暨顏曾思孟像贊、且頒萬世師表於學宮、學達性天於程朱書院。一時臣民伏誦 睿藻、固已炳若日星、流諸海嶽矣。惟時在內者具左仁右義之略、在外者悉馮翼孝德之英、相與表章往緒、開詔來學、千古道統之傳適於斯、而際昌期、躬斯時者、抑何幸耶。夫從來道學之顯晦、視乎風俗、風俗之淳漓、起自人心、而人心之淑慝、端由於在位者之訓迪而鼓舞之。惟豫與魯壤相接也、趾相錯也、往往聞其人心淳厚、風俗古樸、類皆能以禮義自持、心竊異其風何隆也。其縉紳先生、賢士大夫往來行遊者、復不一轍、聞嘗詢之、始知皆大中丞閻公教養之所致云。公以宣鎮名儒、蚤振巍科、筮仕以來、歷縣令而晉卿尹、其持己接物、一切以

聖賢爲折衷。至其撫豫也、飭官常、絕餽請、禁私派、隆學校、勤課習、緩漕餉、繩貪墨、有利必興、有害必除、鄰境之人咸嘖嘖稱美、謂有古大臣風云。且下車之始、首建孟子遊梁祠、祠成、錄豫之子弟美秀而文者誦讀其中、以躬行實踐爲先務、令其於利善關頭體認親切。由是豫之人爭自濯磨、無敢或外於名教者。嘗思先聖以一身而集堯舜文武之成、百餘年而至戰國、俾闔縱橫與夫楊朱墨翟之流充斥宇宙、宇宙之人誰復知昔聖昔賢大中至正之道者。孟子驅車之梁、首揭仁義二言、以端風俗、以正人心。微言大義賴以不絕者、孟子之功真不在禹下也。遊梁祠宇在豫省會城、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崇奉、如一日焉。明末流氛肆虐、黃流淹汴、漂沒於陽侯巨浪中、蓋委若泥沙矣。我 朝底定海宇、迄今四十餘年、撫斯土者豈皆不暇過而問之哉。或以工浩而費繁、未能計日而觀成也。公獨毅然舉行、復謂舊址之隘、尚擇善地、增其式廓、半載而工竣。俾豫之人瞻斯祠也、學孟子之學者、卽心孟子之心、儒術振起、吾道咸亨、上可以佐 聖天子右文之化、前可以繼古聖賢危微之傳、下可以培百八邑多士之氣者、胥於斯而裕裕也。余與孟氏世好也、不揣固陋、略言於石、庶幾得附於不朽乎。而所謂遊梁祠者、雖未能至、已心切嚮往矣。性善祠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志。

遊梁祠在江南蕭縣城中。

蘇州府有孟子祠。相傳孟子十九代孫孟忠厚以隆祐皇后之

兄子扈從高宗南遷。賜第姑蘇。因家建祠。舊志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該縣志云。母并人也。其地有

三徙鄉。舊志

明陳公璣曰。桂林屬邑有孟母太伯等廟。舊志

世系碑以金大安三年爲最古。刻於趙伯成修廟記碑陰。碑在

廟中西廡之南。東向。世系始四十四代公濟。廣均原纂新增

元中統時。世系碑刻於孫弼調廟記碑陰。碑在馬鞍山啟聖墓

傍。南向。世系始四十五代甯。廣均原纂新增

元甲寅年。宗派碑刻於徐之綱續世系圖記碑陰。無年號。但稱

甲寅。考元史。仁宗延祐元年。歲紀甲寅。碑當延祐時所立也。碑

在廟中寢殿前。世系亦始四十五代甯。廣均原纂新增

徐之綱續世系圖記。竊謂聖人之道久而愈光。聖人之澤

遠而益深。何則。所言者至正。經萬變而不能易。所貽者至大。

歷萬世而莫能窮也。先師亞聖鄒國公。自始至今。歷年千有

七百。傳家五十一代。雖中間治亂迭興。而承承繼繼。未嘗少

有間斷。夫豈無自然而然耶。昔在戰國。邪說肆行。充塞仁義。若

楊朱。墨翟。公孫衍。張儀之徒。馳騁佞僞。干時惑眾者。不知其

幾。獨先師毅然不避好辯之嫌。闢楊墨爲禽獸。斥儀衍爲妾

婦。距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而正人心。竟能使蚩蚩之民不

論胥於無父無君之教。雖時君不能用其言。而大經大法珍

滅無遺。尙賴七篇之書。深切著明。使天下後世曉然知仁義

之實。始於事親從兄。而人心一本。厥功茂焉。故有唐韓文公

推尊。謂功不在禹下。意者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

於人心。洪水之害。害於當時。邪說之害。害於後世。大禹之治

洪水。先師之闢邪說。同爲萬世永賴。以是推之。言雖大而非

誇也。宜其遺澤餘潤。流及後裔。綿綿奕奕。無有窮極。天之報

施。蓋自不容已也。此其所以能長且久之道。昭昭不可誣者

也。歷漢魏抵唐宋。世主誦其書者。猶增封爵號。命載祀典。配

享於至聖文宣王。蓋報其衛名教。闢邪說之力也。於禮爲稱。

至我大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甫定以來。浸向儒術。庚子年。

先皇帝因大臣奏請。訪求遺裔。乃於滕州鄒縣臧村得孟在。

滕縣劉莊得孟德成。孟德信。各照南宋元豐七年暨亡金大

安三年增修廟像二碑之陰。世系圖。沿流溯源。知孟在係五

十代孫。孟德成。孟德信。係五十一代孫。朝廷憐之。並復其家。

聖恩光寵。古所未有。猗與盛哉。歲癸丑秋九月。孟德成之

子光祖。不遠數百里。抵青社。從予遊。一日。藏修之暇。告予曰。

敝族賴遠祖亞聖餘慶。荐罹喪亂。幸逃大禍。猶獲奉承祀事。

近又荷聖朝恩恤。各復其家。有司仍爲給據。議欲刻石廟庭。



儒藏

以續世系。且敬識朝廷汪濊之恩，以昭示於將來。敢請先生次第其事，幸無拒焉。予方辱攝學事，義不得辭。問論盛美，故喜書而樂道之。竊嘗悲夫欲潔身而亂倫者，輕去聖人之常道，溺於異說，以幻惑其心術，謂仁義不足學，君父非所敬，貪高慕遠，妄意方外，如捕風繫影，勞瘁枯槁，曾無所獲。易簣之後，斷無遺育，作俑之報，酷不至此。死而有靈，甯無悔耶。哀哉。或者不悟，猶蹈覆車之轍，故併及此，使知夫典禮者天所秩敘，猶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皆人生日用當然之禮，決不可離。庶彼知所復焉。

明洪武三年，宗子思諒授縣主簿，張煥撰孟氏宗支記。廣均原，纂新增。

正德六年，宗子孟元立世系碑三。廣均原，纂新增。

聖跡圖碑在正殿前，無年月，凡記號皆稱大元，知爲元時所立也。碑後有金大安時縣令孟潤撰孟氏家譜序。廣均原，纂新增。

龜之支山。俗呼卧虎山。南麓有新莽天鳳三年刻字，嘉慶二十一年，邑人王輔等移置廟中齋宿房廊下。其文曰：始建國天鳳三年

二月十三日，美子侯劬支人爲封使，偕子良等用百余人，後子孫毋壞。敗碑現存。廣均原，纂新增。

廟中古楹有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皆宋宣和三年縣令朱鉅改建廟時所植。廣均原，纂新增。

康熙十一年春日中時，忽有聲如雷，聞者皆驚愕，不知所自起。

移時，見廟中階前地陷，有發覺圓痕，深之乃古井也。井不知始於何時，而一旦無故陷出，理不可解。附誌卷末，以廣異聞。傳志有圖，孟氏名曰天震井。

述曰：自古神聖得鍾毓之奇，蹤跡所經，山川生色。後人心儀往昔，并其近似者而表彰之，雖不無穿鑿之私，而甯過而存，豈容概施非誡。以亞聖之道行於漢唐，而四基山墓至宋而始著，得毋顯晦之有時與。此外如居休反脅，遊梁至薛，雪宮平陸以及曝書、沈硯故蹟，雖重以天語垂之誌銘，識者猶或譏之。舊志散見古蹟名勝門，類不加可否。今擇其語近雅馴者錄存十數事，不敢公然登諸正志，而以雜志目之，庶乎其文其地不自我而就湮也。至事之有無，蓋不遑辨云。

校記

① 繹：當作「嶧」，見卷首圖。

② 在：當作「知」。

③ 南宋元豐七年：按「元豐」乃北宋神宗年號，不得云「南宋」，必有誤。



重纂

孟子遊歷考

昭代叢書本

清・潘眉撰

《孟子遊歷考》一卷，清潘眉撰，昭代叢書本。

潘眉字壽生，吳江（今屬江蘇）人，官興化知府。著有《三國志考證》等。

是書雖名《孟子遊歷考》，然所考並不僅限於遊歷。諸如孟子之姓氏名字、國邑、生卒、喪葬、師承等皆有所考證，而以孟子遊歷爲其重點。關於孟子生平事蹟，由於文獻無徵，諸書所言矛盾叢出。潘眉是考引證諸家之言，斷其得失。如考孟子生卒之年，以爲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所云孟子生年有訛，而以卒年、存年推之，以爲當以烈王四年生之說爲近。孟子遊歷先後，更爲關係其生平事蹟之大者。欲稽孟子事實，必先考定七國之紀年。而《史記》多所漏略，幸有《竹書紀年》爲證。《史記·田敬仲世家》云：桓公六年卒。司馬貞《索隱》引《紀年》云：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史記·魏世家》云：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引《紀年》云：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因《史記》脫去十二年，遂與燕噲讓國之年不合。司馬光雖多有訂正，然亦未能盡合。談孟子生平者，往往忽略《索隱》所引二條《竹書》。眉即據此以定田齊之紀年，並推定燕噲讓國之年數，從而考出孟子先遊梁、後遊齊之年數。雖所引多爲舊說，但具有證據，誠可資研究孟子生平事蹟者參考。

孟子遊歷攷

補編卷第七

吳江藩 翁稚安著

姓氏名字

孟、趙岐引或說魯公族孟孫後。

父名激字公宜見孟氏譜。母或云仇氏音掌。元張題據鄒公墳廟碑云母氏李。元封父爲鄒國公母爲鄒國宣獻夫人。見蘇天爵心文類。

孟子字趙岐曰未聞孔叢子稱孟子居顏師古漢志注引聖證論作字子車而云未詳其所得傅子又稱鄒之君子孟子與王伯厚疑皆附會。

妻由氏見續文獻通考亦無古據。

國邑

鄒人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國孟子時改曰鄒。國近魯後爲魯所并今鄒縣是也。或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

元譚氏編年略云鄒爲魯下邑卽說文所稱孔子

鄉叔梁紇所治地非鄒國也。趙誤以鄒爲邾邾在

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

人之居如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

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

人故孟子居鄒卽是居魯周廣業駁之曰此言殊

謬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芻

聲鄒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二字形義判然

鄒他書或作鄒俗通作鄒。通作鄒亦作鄒若鄒

耶之字考古書從無通借至水經注始譌鄒爲鄒

而以孔子爲鄒國人其言曰魯國鄒山卽左傳嶧

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

子生此後乃縣之陸德明春秋序釋文又譌鄒爲

耶而云孟子邾邑人此皆五代及唐俗本傳訛急

待後人是正者故羅泌國名紀于耶下特別白之

曰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又注云或作鄒非極

爲了當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漢志魯鄒三縣俱

屬兗州魯卽魯國蕃卽邾國騶卽邾文公所遷之

釋也此甚近之確證如曰居鄒卽是居魯則彼曹

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耶案周說惟此條最

是故錄之。

生卒



史記索隱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壽八十有四。元張題孟母墓碑記、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陳士元孟子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有四。留青日札、都穆聽雨紀談並同。日札四月朔生正月望卒。瞿九思定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年八十有四。

按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攷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丁酉、孟子至魏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蓋後周定王三十五年而生者、孔子也。簡王十四年、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定王崩後之三十五年也。他書或言孔子後周定王三十五年生、而孔子謬爲孟子、周定王謬爲孔子、又有周定王三字、遂顛倒錯亂、而成此誤、三十七年亦因三

十五年影響附會也。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皆無三十七年、其誤顯然。潘彥登孟子生日考、疑是安王十七年、而安誤爲定、王誤爲三。周廣業從之、謂卒當在赧王十三年。愚謂孟子生卒、史無明文、可考見者、惟索隱爲最古、其生年雖譌、而以卒年存、年逆推之、則烈王四年生之說爲近。陳士元雜記孟氏世譜、又一孟衍泰三遷志、萬斯同生卒年月辨、皆主烈王四年。

孟子以烈王四年生、至顯王三十三年梁惠王三十五年。

遊梁時、已三十七歲、與稱叟之文似乎不合。顧亭

林謂在惠王後元末年至梁。如其說、則孟子年五

十、可以稱叟矣。則廣業云、五十不爲老、何叟之有。此言非也。王制、養老之禮、從五十始。五十稱

叟可矣。然余以爲孟子至梁、當依史記惠王三

十五年、不宜移在後元之末。說見後。未老而稱叟者、

叟猶先生云爾。先生訓父兄、叟訓長老、老猶父也、

長猶兄也。稱先生、不必年老、則稱叟可類推。集注

考證所謂相尊之詞、非必年長、其說頗通。左文十

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



在軍事。杜注：弱年少也。宣十二年傳：趙旃求卿，未得。杜注：旃，趙穿子。又趙旃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杜注：旃，老稱也。按文公十二年至宣十二年，共十九年，文公八年趙穿于文公十二年尚年少，加十九年，計其年當在四五十歲之間，則其子之年可知。而亦稱曰：旃則更之云者，豈必年老皓首乎？大抵晉國方言尊稱則曰更，故杜注曰：老稱，非真老也。成三年趙旃始為卿，六年繞角之役始佐下軍，十三年麻隧之戰始將新軍，十六年鄆陵之戰，卻犇代趙旃稱更，至此廿三年。

喪葬

趙岐題辭曰：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薛應旗四書人物考：四書直解集語續文獻通考，闕里志三遷志，皆言孟子三歲喪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齊非所自主，臧倉安得謂之？其三遷斷機，或者公宜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周廣業曰：以士大夫三鼎五鼎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祭以三鼎，明在孟子仕鄉為士之後，時年蓋已四十

餘矣。按王駁三歲甚是。至言豐齊非所自主，倉安得謂之？未免厚待臧倉。彼小人之言，豈必斟酌情理而後出諸口哉？几年未冠以前，皆可曰幼，大約在弱冠之前耳。周言四十餘，殊乖趙氏夙喪之義，而以祭禮證喪年，亦未確。

于欽齊乘：孟母墓在馬鞍山，屬滕州鄒縣。

按孟子言葬于魯，而齊乘言鄒縣者，據後世地界言也。齊乘又云：鄒縣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馬鞍山在其南，則舊為魯地可知。孟為公族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

又按孟子以慎觀王三年去梁適齊，在齊六七年，其葬母當在赧王元年二年間。魯平公亦元年二年，平公或在孟子葬魯時欲見，故臧倉言後喪踰前喪以毀之。

師承

史記本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漢藝文志注云：子思弟子。趙岐亦曰：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子。韓退之、李習之皆云學于子思。王劭謂史傳衍一人字。

按孔子卒後至烈王四年百有七年。伯魚先孔子四年卒。即令子思于伯魚卒年始生。至孟子生年相去百十有三年。逮孟子長而謂猶親受業于門其不然明矣。史記本傳作受業于門人者是。而孔叢子等書載思孟問答。偽書不足辨。

遊歷

史記本傳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風俗通窮通篇首敘孟子仕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近周廣業謂始仕鄒爲士。繼之任遊齊。去齊歸鄒。適宋。適薛。適滕。適梁。適魯而卒。

以上三說皆先齊後梁。

小國不論。

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閻若璩謂晚始遊梁繼仕齊歸鄒如宋至魯之滕歸老于鄒。

以上二說皆先梁後齊與通鑑綱目同。

蘇轍古史謂先齊宣後梁惠梁襄齊湣。

此一說言孟子凡兩至齊。

薛應旗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復至梁。

此一說言孟子凡兩至梁。

陳士元謂先至梁次至齊反魯居鄒又自任之梁復至齊之宋之滕而歸老于鄒。

此一說言孟子兩至梁亦兩至齊。

合諸說觀之以先梁後齊爲是。蓋梁齊之年均有可移燕年實無可移。燕年既不可移則燕人畔後孟子去齊至梁已不及見惠王。諸家皆欲移燕事于前以就齊宣曲附史記先齊後梁不知史記雖不言兩至齊而兩至齊之事自見燕世家載孟子與湣王問答是也。即古史所本。今既不從史記以伐燕事屬湣王而猶執先齊後梁之說宜其多穿鑿也。故余以先梁後齊爲是。朱石君相國云孟子前二卷卽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于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倣。

遊梁之年

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顯王三十三年。顧亭

林曰：孟子先梁後齊，在二國皆不久，于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後元之末，而襄王立，卽行適齊。史謂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

按：以惠王後元之末，孟子始至梁，其說未敢從。使以惠王後元末年至梁，及襄王立，卽去梁適齊，在齊亦不過四五年，合齊梁兩國僅七八年，其餘任薛、滕、宋可知。然則孟子自少至老八十四年中，在家之日居多也。殆非通論。况惠王卽位年三十歲，歷三十六年，後元十六年至後元之末，年已八十餘。孟子年五十餘，孟子自四十不動心，知言養氣，自信有素，亦可謂道既通矣。不于此時求所以致主澤民而復因循十餘年始出，而就桑榆垂暮之主，欲令其改八十年前之非，以從王道，抑何所見之晚也。近來諸家皆爲惠王後元末年至梁之說，亦不過因書中梁事少，不及齊事多，疑孟子居梁日淺。試思孔子留楚甚暫，而論語載葉公者三，在齊八年，而論語載景公者二，未可以書之詳略，定年月之短長也。或又以晉國一章所言多後元事，

以此證孟子至梁，必在昭陽敗梁以後。然使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久留不去，至是梁兵屢挫，惠王思發憤報復，求教于孟子，亦何不可。而必謂事皆在至梁之前者，何也。今當依通鑑綱目，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至梁，慎靚王三年去梁，凡在梁十九年。惠王三十五、三十六、後元十六、年，共十九年。

在梁之年

周顯王三十三年，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

三十四年，梁惠王三十六年。史記：惠王卒。紀年，惠王收元，從一年始。

按：紀年收本年元，後元凡十七年。通鑑收明年元，後元得十六年。今從通鑑。

三十五年，惠王後元一年。從紀年，通鑑增後元年。史記：襄王元年。

年。齊魏爲王。六國表。

按：秦本紀亦云齊、魏爲王，則是年爲齊、魏稱王之始。魏世家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追尊父惠王爲王。蓋誤以惠王後元一年爲襄王元年也。孟子于未稱王之前，而稱惠王曰王者，或是



著書時追改。史記稱君。或是當時羣臣已通稱其君爲王。未可知也。

如蘇秦說六國俱稱大王是時秦趙韓燕諸君俱未爲王。

又攷史記國策齊魏稱王當猶在前不始于是年。

田敬仲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擊魏大敗之桂陵。

于是齊最強于諸侯自稱爲王則齊自稱王在周

顯王之十六年也。國策衛鞅見魏王曰大王有伐

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

說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旗。此天子之

位也。而魏王居之。于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馬

陵之戰在梁惠王三十年。覆其十萬之衆。當是時秦王垂拱而

得西河之外。則魏僭爲王在周顯王二十八年。

三十六年惠王後元二年。六國表秦攻魏于雕陰。

按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至梁而秦攻梁以顯王

三十六年始。孟子至梁後之始。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一

年四十七年皆有攻梁事以梁年計之則秦攻梁

在後元二年至後元十三年耳。自後元十四年至

後元十六年惠王卒秦無攻梁事。北齊劉晝新論

云昔者秦攻梁惠王謂孟子云云如舊說孟子于

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卒。又明年襄王元

年孟子去梁。此三年秦不攻梁。又如亭林諸公謂

孟子于後元末年至梁則後元十四五十六年秦亦

不攻梁。劉孔昭六朝人其時孟子外書猶存必非

無據。所云秦攻梁雖不明指某年大約總在後元

二年至後元十三年中。可見孟子實在梁與惠王

問荅而彼二說者均未爲合也。

三十七年惠王後元三年。六國表齊魏伐趙魏納秦

陰晉爲和。和雕陰之戰。

按史記本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居邠

云云自三十五年至後元末年梁攻趙惟此一事

亦可爲是年孟子在梁之證。史記惠王無後元諸

年而博采羣書多自相矛盾處故不詳其年。

三十八年惠王後元四年。

三十九年惠王後元五年。六國表秦圍魏焦曲沃與

秦河西之地。

四十年惠王後元六年。六國表秦取魏汾陰皮氏焦

四十一年惠王後元七年。六國表魏盡入上郡十五

縣丁秦、秦降魏蒲陽。

按鹽鐵論大夫曰、孟子居梁、西敗于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觀此、亦可見獻河西入上郡、漢人皆以爲孟子居梁之日矣。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年、惠王後元八、九、十、十一年。

四十六年、惠王後元十二年。六國表、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

按晉國章問荅當在此年戰敗之後、朱注亡其七邑、誤八爲七。

四十七年、惠王後元十三年。六國表、秦取魏曲沃、平周。

四十八年、惠王後元十四年。

慎靚王元年。辛丑惠王後元十五年。

二年、惠王後元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史記、是年、襄王卒。誤。

三年、梁襄王元年、孟子去梁。史記、是年、魏哀王元年。誤。

去梁適齊。

通鑑、慎靚王三年、孟子去魏適齊。

按、去魏當歸鄒、而之任、而之平陸、而之齊。

在齊之年

慎靚王三年。史記、燕噲王三年、齊湣王六年。通鑑、齊

宣王十五年。通鑑增十年于威王之下、宣王即位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今改爲齊

宣王十三年。孟子至齊在此年、或在次年。

慎靚王四年。史記、燕噲王四年、子之相燕、貴重主斷。

通鑑、齊宣王十六年、今改爲齊宣王十四年。

慎靚王五年。史記、燕君讓其臣子之國。通鑑、齊宣王

十七年、今改爲齊宣王十五年。

慎靚王六年。通鑑、齊宣王十八年、今改爲齊宣王十

六年。

赧王元年。史記、齊伐燕、燕君噲及子之皆死。通鑑、齊

宣王十九年、今改爲齊宣王十七年。是年、魯平公元年。

赧王二年。通鑑、齊湣王元年、今改爲齊宣王十八年。

是年、魯平公二年。

按、孟子自齊葬魯、魯平公欲見、當在此時。



藏

赧王三年。史記燕人共立公子平。通鑑齊湣王二年。今改爲齊宣王十九年。孟子去齊。在齊七年或六年。按燕人畔。章王曰。吾甚慙于孟子。正與伐燕章語意相承。亦爲宣王無疑。通鑑雖移下十年。至此仍爲湣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湣王四十年亡。案隱于桓公卒下注云。按紀年。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八舊譌爲九。今校正。紀年。齊桓舊譌爲幽。今校正。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據紀年。始知桓公本十八年。非六年。史記正脫去十二年。蓋桓公六年。表載齊康公卒。次年遂書齊威王元年。誤以威王與康公繼世而立。其實威王與康公不相連屬。康公者。太公之齊末君。田氏所篡。而桓公六年固未嘗卒也。若于桓公六年後增十二年。以足十八年之數。繼以威王三十六年。仍依史記。不必增。則宣王元年。在周顯王三十九年。恰好移下二年。依通鑑移下二年。依史記移下二年。燕噲讓國在宣王十五年。非十七年矣。齊

伐燕在宣王十七年。非十九年矣。燕立太子平在宣王十九年。非齊湣二年矣。燕人畔。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卒。皆在是年。而所增之年。又非鑿空無据。豈非一大快事。且卽以史記考之。齊宣王實以赧王三年卒。可證六國表之誤。六國表。齊宣王卒。當燕易王九年。齊湣王元年。當燕易王十年。而燕世家云。燕易王十年。蘇秦使齊。爲反間。蘇秦傳云。蘇秦佯爲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則燕易王十年。齊宣王尙在。而謂卒于燕易王九年者。誤乎否乎。又張儀傳。楚懷王失漢中。在赧王三年。恨張儀。欲得而殺之。張儀至楚。因鄭袖爲言。旣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以敗從約。是歲。秦惠王卒。燕世家云。蘇秦已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由是觀之。蘇秦死時。齊宣王尙在。蘇秦死。而齊宣王亦卒。皆在赧王三年。張儀聞蘇秦死。因連橫。在秦惠王卒年。周赧王之四年也。六國表列蘇秦死于慎親王元年。與張儀連橫之年相去十年。而蘇秦死後十年。張儀始聞其死。儀不應若是之憤憤也。故

蘇秦死必在赧王三年。張儀傳文可證六國表之誤。齊宣王于蘇秦死後尙用蘇代。則赧王三年之齊君。周宣王。非湣王也。表乃于顯王四十五年即燕易王。列齊宣王卒。前于赧王三年。誤乎否乎。此無他。九年。皆因表中脫去齊桓公十二年。以致表與世家。列傳亦多牴牾。如增桓公至十八年。則合者多矣。余非偏據紀年以改史表。卽證之史文。亦知表中之誤。而齊宣王實在赧王三年。燕立太子平爲昭王之後始卒也。

周廣業亦知齊桓公有十八年。而泥于紀年當梁惠王十三年之文。于是田太公和本二年卒。改爲十一年卒。桓公本十八年卒。改爲十九年卒。誤于索隱之譌。威王本三十六年卒。宣王本十九年卒。改威宣爲一王三十六年卒。又改湣王之四年爲元年。則是田齊自和至湣五世。無君不改。無年不移矣。而威宣之卒。又僅在顯王四十八年。是年。燕易王方卒。次年始爲燕噲元年。自知仍與孟子不合。又欲盡改燕君之年。移燕事于前。以合宣王。斯亦拙

矣。抑知竹書皆古文。古文四字多作三。安知非卽梁惠王三年譌爲十三年乎。否則齊年有誤。梁年豈必無一誤。卽如魏文侯在六國表止三十八年。而紀年云文侯在位五十年。與史記不合。且就紀年。從魏文侯立數至魏文侯卒。實有五十四年。一書之中。亦復不合。設從紀年。謂魏文侯元年當周考王元年。而改史記魏文侯元年當威烈王二年。通鑑移易。其不爲叢棘之困者鮮矣。又如梁惠王史記以爲惠王。紀年以爲惠成王。又如徙都大梁。史記在惠王三十一年。紀年在惠成王九年。總之二書不能盡合。此讀書論古所以貴乎通人也。如周君之說。則盡改齊君之年。而仍不合。不若但增桓公之十二年。以補通鑑兩年之缺。而田和之二年卒如故。威王之三十六年卒如故。宣王之十九年卒如故。而孟子之書前後悉合。不較爲直捷乎。近周柄中據孟子去齊時。有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以宣王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此依六國表之舊。距武王伐紂計七百九十八年。與孟子語合。以



儒藏

爲當移上燕噲之年以合齊宣、不當移下齊宣之年以就燕噲。移下齊宣之年則八百餘歲、非七百有餘歲矣。且辨竹書武王克殷歲在辛卯、下到乙巳周亡、共計七百九十五年爲非、其論甚暢。然欲移燕噲于前、此事亦大難。燕噲當于何年卽位、于何年讓國。燕自獻公至易王、何君當刪、何年當減、恐亦徒恃空言、毫無措手處也。竹書晚出、固難盡以爲據。若通經如鄭康成者、宜爲學者所崇信矣。則試引鄭君之說以折之。乾鑿度、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鄭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秣法、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此略其殘數也。孔穎達以紀法除之、得千八百一十五紀、餘四百八十歲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又以六部除之、餘二十四年、卽入戊午、卽二十四年矣。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太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之年也。三統、魯隱公元年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至惠公末年又值戊午、當三百六十歲。鄭注雒師謀云、數文王

受命至惠公末年三百六十衍五歲。今依鄭說、自文王受命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年、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又敬王四年、六國表二百二十一年、周亡、共八百二十七年。如增入桓公十二年、移下宣王至赧王三年卒、自赧王四年起至五十九年周亡、尙餘五十六年在後、則于赧王三年、宣王卒、孟子去齊、正得文王受命以來七百七十一年、其始于武王伐紂之年無論矣。然則移下齊宣之年以就燕噲、何嘗非七百有餘歲。信劉歆不如信鄭康成也。

去齊所適

按孟子陳臻問章于齊言前日、于宋薛言今日、則之宋之薛、在去齊之後明矣。宋薛之後、當又歸鄒、故滕文公見孟子在宋、及然友問禮則之鄒、其後乃之滕、而後歸老于鄒、與萬章之徒著書。此遊歷之大略也。

右雜考一卷。孟子生卒主索隱、遊歷主先梁後齊、至梁主惠王三十五年、在梁主通鑑十九年、在齊



主七年。皆舊說也。稍有辨論。不過因新說盡翻舊案。駁正之。以復于古云爾。其齊宣之年。通鑑移下十年。與燕畔章尙未合。乃据紀年。以符燕畔之爲宣王。如是而已。新說多欲移燕事于前。卷中已爲駁正。夫燕年非眞不可移。如譙周謂襄公下無桓公十六年。紀年簡公下無獻公十二年。如二說。則燕年共差二十八年。使刪去二十八年。則燕滅在秦始皇未卽位前二年。而燕太子丹刺秦皇等事。皆無位置處。可見桓獻二公或可刪。而二十八年必不可缺。或并于前君。其年雖有移易。而仍歸未或增于後君。移燕畔之年固如故也。至若海寧周氏以爲燕事可移有二證。一据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十八年。策繫于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駁之曰。國策非編年之體。而以首篇屬元年。可乎。鮑彪注曰。武靈王十二年事。按之史記。仍在齊湣王十年。未嘗移也。趙策武靈王首篇。齊破燕。次篇張儀爲秦連橫。一在周赧王元年。一在周赧王四年。赧王元年。趙武靈之十二

年。赧王四年。趙武靈之十五年。若以首篇當元年。將以次篇爲二年事乎。卽以史記論。其時蘇秦尙未死也。史記蘇秦亦在武靈王六年。而謂張儀連橫。知不然矣。一据魏策。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史表儀相魏在周顯王四十七年。此欲敗魏。必在未相魏之前。爲秦惠文王相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駁之曰。張儀始相秦。至周顯王四十七年相魏。相魏六年。慎靚王四年復相秦。赧王元年。齊破燕。時張儀正爲秦惠文王相。知相魏之前相秦。不知相魏之後復相秦。旣屬考史之疏。如其知之。而以敗魏伐齊在前。相秦時。不在後相秦時。果何所見而云然邪。大抵理不足者。其辭必枝。紛紛之說。皆無一是。從可知燕事萬無可移之理。不然。司馬溫公何不移燕以就齊。而必移齊以就燕邪。

<p>周顯王十七年乙未 魏武侯卒 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魏武侯卒 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p>齊宣公十九年即和約為廢齊 齊宣公三十四年即和約為廢齊</p>

孟子遊歷攷跋

欲稽孟子之事實、必先攷定七國之紀年、史記多所漏略、幸有竹書可據。田敬仲世家云、桓公六年卒。索隱引紀年曰、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魏世家云、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引紀年曰、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蓋史記脫去十二年、遂與燕噲讓國之年不合。司馬溫公雖多所更正、亦未能盡協也。近日談孟子者紛紛辨論、獨于索隱所引一條俱未見。及吾邑潘壽生即據此以定田齊之紀年、而燕噲讓國之年數定、而孟子先梁後齊之年數亦定。此係一己獨見、確有明徵、他人不得而易之矣。庚子仲夏、同里沈楫惡識。

孟子弟子考

學海類編本

清·朱彝尊撰

《孟子弟子考》一篇，清朱彝尊撰，《學海類編》本。

朱彝尊事蹟已見《孔子弟子考》。

《孟子弟子考》一篇，原收入《曝書亭集》卷五十七，共列孟子弟子樂正克、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高子、桃應、盆成括、滕更等十七人，大多以趙岐《孟子章句》爲據。如「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萬子章，宋贈博興伯。趙岐曰：『孟子弟子。』」「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趙岐曰：『孟子弟子。』」唯盆成括一條引「孫奭曰：『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按：『孟子弟子人數，多有異說。趙岐注列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共十九人。尚有季孫、子叔二子，趙岐明言孟子弟子，而朱彝尊未收。宋政和中以程振請贈爵者十八人，皆本趙注，惟遺滕更一人。朱彝尊則增滕更，去季孫、子叔，共十七人。』

是篇雖未完備，考證亦欠深博，然對於了解孟子學術傳授，仍有裨益。曹溶曾輯入《學海類編》。

孟子弟子考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萬子章、宋贈博與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采、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邱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吳萊曰：孟子學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嚙嚙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

顧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竝孟子之門人。廣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夷猶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

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等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邱字，引孟子齊有曼邱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孟子弟子考補正

靈峰草堂叢書本

清朱彝尊原撰 陳矩補正

《孟子弟子考補正》一卷，清朱彝尊原著，陳矩補正，《靈峰草堂叢書》本。

朱彝尊生平事蹟見《孟子弟子考》提要。

陳矩（一八五〇—一九三九）號衡山，貴陽（今屬貴州）人。著有《孟子外書補注》。偶見彝尊此篇，病其簡略，遂取《孟子外書》及其他資料而作《孟子弟子考補正》。

孟子弟子人數，文獻多有異說。趙岐注列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凡十九人。宋政和中，贈爵者十八人，朱熹集注則祇取十三人。元吳萊《孟子弟子列傳》取十九人。張九韶《群言拾唾》載孟子弟子十七人，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增孟季子、周霄。朱彝尊《孟子弟子考》載十七人：樂正克、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高子、桃應、盆成括、滕更。官夢仁《讀書記數略》則去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增孟季子、曹交、周霄。陳矩在諸家基礎上，擴而大之，於彝尊十七人之外又補入告子、季孫、子叔、匡章、曼丘不擇、孟季子、周霄等七人，共計二十四人。

本書所據《孟子外書》四篇，宋代以後少有著錄。明代復出，學者多疑其僞，而林春溥作《孟子外書補證》，信其為真，陳矩亦以《外書》為可信。並廣徵群書，加以考證，篇幅四、五倍於彝尊原本，於孟子弟子資料羅列頗詳。雖其所補未必即成定論，今明兩天左採右擷，用功不淺，誠有補於孟學之開展也。

孟子弟子攷補正序

貴陽陳衡山大令既補注孟子外書遂以所得於外書者補正秀水朱錫鬯氏孟子弟子攷復旁摭姓譜羣言拾唾等書附益之補闕正譌厥功甚偉書成屬余弁其首余學殖本淺益之荒落何足以序是書且是書表章先賢爲秀水爭友尤不以余言爲重輕也顧余竊有疑者朱氏博極羣書獨此攷僅舉崖略其所援據大都以趙邠卿章句爲宗此外尠有旁及卽如孟子外書四篇自應劭風俗通義劉歆九種班固藝文志皆合內書七篇稱爲十一篇知古人著錄久矣朱作經義考獨削而不錄攷孟子弟子亦不引一字豈外書顯晦不常朱偶未之見歟抑以趙氏非之特從蓋闕以待後人之折衷也且朱氏既據趙注矣而季孫子叔二子趙氏明言孟子弟子攷中何以不與得毋外書有季孫郊治車子叔問文王孔子繫易語趙氏實本此作注朱不取外書遂并趙氏此注廢之耶或曰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之子曰叔肸肸之子曰子叔聲伯後遂以爲氏魯昭公二十九年叔詣卒公羊傳載叔孫之言曰叔詣無病而卒此皆天也非我也則此季孫當卽季孫意如而子叔疑卽叔詣也一作子叔倪昭二十五年夏叔詣猶會諸侯於黃父或是年之秋季孫遂昭公叔詣始有怨於季

孫故爲政不用乎據此似趙注子叔心疑之說不如集注以子叔疑爲人名較確然新安已不知子叔疑爲何時人僅據後人影附之詞輕議古注又安見楚失而齊得也若云朱氏不列二子於弟子爲恪遵集注則告子盆成括集注皆不從趙氏學於孟子之說朱氏何以列入耶不僅唯是外書記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注引高氏誘曰丑子卽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子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按誘序呂覽自謂正孟子章句者其言當確有師承然則內篇所稱景丑氏公孫丑與外篇之丑子殆一人而記者互異歟又按漢志儒家者流有景子三篇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程氏四書識遺以爲孟子稱丑爲景子或卽此人翟氏四書考異疑公孫丑稱丑子於他籍無徵林氏外書補證辨公孫丑稱丑子猶匡章稱章子是已惟景子旣爲宓子弟子不應復爲孟子弟子漢志亦不應次孟子於景子之後豈宓子不齊在聖門年最少景子先師宓子其後又師孟子班氏叙宓子連及景子而孟子書晚出遂次於世子數家後不復以師弟論乎凡此皆余所蓄疑於中者也今讀衡山書乃舉以質之衡山勤於考古將必能辨析其疑庸非余之厚幸也夫爰次以爲序



光緒二十有三年歲在丁酉仲夏之月四川督學使者歷城吳樹棻。

矩既補注孟子外書偶見朱檢討孟子弟子考病其畧乃取而補正之。夫外書之遺久矣幸乾嘉諸先生刊而行之繼有輕議外書之偽深文巧詆者復獲林氏春溥辨明補正之林氏之功偉矣。矩補正外書時未見林氏此篇也。近游蜀中始獲之竹柏山房叢書中不覺狂喜喜其先獲我心也。雖補注各有心得然欲外書之不再滅絕則同也。矩補正檢討之書乃得於外書及散見羣書者趙氏注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者十八人皆本趙注惟遺滕更一人朱檢討則增滕更去季孫子叔共十七人朱子僅取十三人元吳萊弟子列傳十九人早遺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弟子十七人去季孫子叔滕更益成括增孟季子周霄宮夢仁讀書記數季孫子叔滕更益成括增孟季子曹交周霄去取畧則去滕更浩生不害益成括增孟季子曹交周霄去取畧有不同有古籍無徵而疑爲孟弟子者二人若內篇之夷子外篇之齧子皆棄墨而歸儒有古籍所載而可疑者五人淮南汜論訓高誘注之陳仲子史記索隱及外書注之公明高宋名世古今姓氏辨證之公明儀廣韻及風俗通思姓解之離南讀書記數畧之曹交矩詳考羣篇無可疑而補入者七人告子季孫子叔匡章曼丘不擇孟季子周霄並原書所列得二十四人嗟乎孔子沒而微言絕獨賴孟氏得孔子心傳與羣弟

子序詩書發明孔子之意以正當時異學。孟氏之功固不在禹下而羣弟子之力不淺也。惜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之盛姓字傳於今者如晨星之落落。矩固陋亦甚所見止此。世有博雅之儒更能囊括無遺則尤善已。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貴陽陳矩。



儒藏

孟子弟子考補正 序

孟子弟子考補正

秀水朱彝尊原本

貴陽陳矩補正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班氏古今人表樂正子居第四等、原本附後、今

移前分錄。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矩案：孫疏、朱注與趙注同。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蓋以官爲氏者。文選王仲寶：諸淵碑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案集韻：克與剋通。正字通：剋同。剋，古字皆通。孟子外書：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又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樂正克治儀。陶靖節集八儒篇列第七。樂正子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劉節廣文選：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釋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唐林慎思演作續孟子十四篇，樂正子列第三篇。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仍配享曲阜及鄒縣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樂正子。

萬子章，宋贈博興伯。古今人表萬章居第四等。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與趙注同。史記孟子列傳：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司馬貞索隱：萬章，孟子之門人，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因殆甚，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齊乘：萬章，滕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外書：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歎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又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萬章治續，姓解：孟軻，門人有萬章，萬章亦稱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注疏作萬子曰：趙注云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孫氏志祖云：岐說固迂曲，然經文自作萬子無疑。七篇萬章所輯，故於篇終特著萬子以表異之。亦如論語有若所錄，故篇首大書有子曰，正其例也。向來訓詁家罕有及此者。韓退之答張



儒藏

籍書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
 記軻之事耳。林慎思云、孟子之書、自其徒記言而作。
 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
 矣、故演作續孟子。與韓氏之說正同。續孟子、萬章列
 第十篇。矩謂七篇雖非萬章一人所輯、然辨難獨多、
 其功偉矣。一統志、葬鄒縣西南、又云濟南新城縣。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一
 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萬子。

公孫丑、宋贈爵光伯。古今人表、公孫丑居第三等。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與趙注同。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
 治其事。公孫丑治賓客。八儒篇列第八、公孫氏傳易
 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續孟子、公孫丑列第六篇。大
 明一統志、葬濟南淄川縣東南十五里、又云鄒縣城
 西北十里。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一
 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公孫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公都子從祀廟庭，原書列第十，位置不合，改次公孫子後。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公都子名或見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公都或治饌。孫疏、朱注同曰：孟子弟子。廣韻：公字注，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續孟子：公都子列第四篇。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曲阜及鄒縣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公都子。

浩生本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辨正。

趙岐曰：齊人。

矩案：趙岐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浩生複姓，不害其名，與公孫篇之告子及以告子名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于告子篇誤注名不害，朱子亦沿其繆，遂傳疑至今。茲據墨子書定告子名勝，與浩生不害判為兩人。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浩生子。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矩案、孫疏、朱注同曰、孟子弟子。孟氏譜云、仲子名舉、

孟子之子也。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仲子、乃別爲

一仲子、非趙氏所指之仲子也。攷仲子之名、見詩毛

傳、維天之命、閟宮兩篇。故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

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

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也。

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載傳詩之人、亦與釋文同、卽

趙氏所謂從昆弟之仲子也。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于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孟

仲子。

陳子孫、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

其事、陳臻治貨、續孟子、陳臻列第十四篇。萬姓統譜、

穎川徵音、周武王封舜後於陳、以邑爲氏。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陳

子。



儒藏

孟子弟子考補正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元和姓纂云：充虞，出周官充人之後。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充虞治櫬。七修類藁引作充虞治木。內篇：充虞敦匠。趙注：厚作棺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後人以事字屬上讀，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敦，治也。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充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孟子居鄒章，連得閒矣。趙注：連，屋廬子名。廣韻：廬字注：孟子有屋廬子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畧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或曰：廬與廬不同。又言彭聃之法亦非孟子弟子，恐別爲一人。案：周禮冬官考工記作廬器注：戈戟及矛之柄也。是廬與廬古字通。又外書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也。劉攽注曰：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爲爲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足徵廣韻及通志氏族畧所載之屋廬子非別一人。續孟子屋廬子列第七篇。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屋廬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古今人表徐子居第五等。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外書、辟之祖自南州遷于邾。

邾、今五世矣。劉攽注曰、南州、徐國也。邾、邾、洛陽也。萬

姓統諸、東海商音、顓頊之裔、嬴姓、伯益後封於徐、爲

楚所滅、子孫因氏。

壽仁、榮孟子音義攷證、辟音璧、音璽、引外書、黑時子注、辟音璧。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徐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

其事、陳代治牲。陳以邑爲氏、見前。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陳

子。



儒藏

孟子弟子考補正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續孟子，彭更列第十三篇。萬姓統譜，隴西宮音大彭爲商諸侯，以國爲姓。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彭子。

咸邱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咸邱蒙治器。廣韻：邱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邱蒙隱居。闕微君若璩，四書釋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複氏自以此。續孟子，咸邱蒙列第八篇。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咸邱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古今人表：高子居第四等。

矩案：公羊傳文公四年引高子曰：詩小序周頌絲衣章亦載高子之說。經典序錄云：子夏授高行子，王伯厚謂卽七篇中之高子是也。子夏習詩，又傳春秋，高子親受業，故小序、公羊傳皆引其說。晚從孟子游，齒已長，故稱之爲叟。然實儕弟子之班，隨游列國，所以聞尹士不悅之言，進而入告孟子，又以茅塞子之心相戒也。外書：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續孟子：高子列第五篇。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高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萬姓統譜云：桃子應，孟子時人，姓苑：桃子應，戰國人。外書：齊人伐趙，桃子應將問于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桃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矩案、趙岐注、盆成括學於孟子者。晏子外篇、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蓋與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旨意正同。朱子、張九韶、宮夢仁皆因此語而斥之、亦誤矣。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盆成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矩案、萬姓統譜云、滕、南陽宮音、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失國、子孫以國爲氏。內篇、滕更之在門也。唐大厯中、張鑑、孟子音義、更音庚。元和姓纂云、滕、魯之後。

告子勝補

矩案趙岐注告子勝齊人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墨子書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跛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則告子名勝無疑矣。文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跛作肢隱作偃又戰國策注告子名不害者當是以告浩古今字遂誤以浩生不害爲告子今據墨子書正之趙岐謂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恐未必然蓋初爲墨子之學後棄墨而歸儒亦如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耳。

季孫子郊宋贈豐城伯補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同趙注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季孫郊治車與樂正充虞等同列。則注疏指爲孟子弟子未爲不是。朱檢討從朱子集注說斥注疏爲無稽誤矣。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季孫子。



儒藏

子叔子 宋贈承昭伯。補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同趙注。外書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注劉放曰、孟子門人林氏春溥曰、趙注當本外書。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子叔子。

匡子章。補

趙岐曰、匡章、齊人也。

矩案、呂氏春秋不屈篇、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匡章、孟子弟子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同曰、孟子弟子、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匡章兩見戰國策、一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章爲變微章以雜秦軍、齊軍大勝、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一燕策、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燕國大亂、孟軻謂齊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燕王噲死、齊大勝燕。矩案、史記燕世家引戰國燕策語同、惟燕王作燕君、裴駰集解、章子、齊人、見孟子。據國策、史記所載、當燕之亂、孟子在齊、宣王實因孟子之請而令章子將兵、則章子正從游也。內篇公都子以章子通國皆稱不孝、疑孟子與之游、玩其辭意、實因章子已列門牆、公都子疑其爲人而問之也。故孟子力爲辨之、其於齊、勝秦伐燕之功亦偉。然則章子於家事國事、固爲人所難爲、孟子正樂得其才而教育之矣。矩少習孟子、疑孟子與匡子游、又從而禮貌之、必爲弟子。今讀各篇、始釋然。

孟季子補

矩案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弟子孟季子次居十六。讀書記數畧孟季子孟子弟子。或謂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于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良是。

曼丘子不擇補

朱檢討曰廣韻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矩案邵思姓解所引同廣韻外書曼丘不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其爲弟子無疑。朱檢討不見外書故疑其詞。外書注。曼音萬。



儒藏

周子胥補

趙岐曰、周胥、魏人也。

矩案、元臨江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弟子、周胥次居十七。宮夢仁讀書記數畧亦云、周胥、孟子弟子。廣韻、本自周平王子、別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胥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胥、孟子時有此人。黃丕烈刊宋剡川姚氏本戰國策、胥作宵。季孫子叔孟季子、匡章幸見七篇、曼丘不擇亦見外書、先儒俱指爲孟子弟子、詢非無據、因並錄之。



孟子事實錄

畿輔叢書本

清·崔述撰

《孟子事實錄》二卷，清崔述撰，《畿輔叢書》本。

述生平事蹟見《洙泗考信錄》提要。

崔述《考信錄提要》稱，向無孟子，不但異端之說惑世，即《周官》、《戴記》、《國語》、《逸周書》等書所述，亦無從辨其是非真偽而識聖道之真。但孟子有功於聖道雖大，而其生平行事，文獻所載多有出入。幸《孟子》七篇之中，適梁、遊齊、居滕、至魯皆備載之，不難考其先後，故爲另錄以明之。

其書分上下二卷，首考在鄒，辨孟母「三遷」之說，孟母「裂織」、「買豚」之說並不可信，又辨孟子無受業子思之事。次考適梁，辨宋人疑孟子見諸侯之誤，孟子救時之旨，利非不可言，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之末，《竹書紀年》「今王」即襄王，孟子在梁未仕。次考遊齊，辨孟子至齊在至梁之後，孟子不尊周室之故，孟子之「王政」、孟子救世苦衷，孟子用人之說，與齊大夫齊王悅服孟子、客卿與居官，《戰國策》記齊伐燕事失孟子意，伐燕爲齊宣王事，孟子去齊之故，孟子心事，孟子不受齊采邑，齊宣王勝人三事等。次考由宋歸鄒、之滕、至魯。主要依據《孟子》本文，辨孟子遊歷先後、闢楊、墨之功等。附錄孟子弟子樂正子、萬章、公孫丑等人事蹟，以及《孟子》七篇源流考。又附韓愈稱述孟子三則，並附論孟子改善之旨，以及讀《孟子》餘說一則。其書有補、有備覽、有附論、有附錄諸例。有考證，有議論。

孟子生平事蹟，史文多缺，文獻無徵，歷代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其關係較大者，如受業子思之疑案，適梁適齊之先後，皆無定說。《史記》云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隋人王劭遂謂《史記》「人」字爲衍。是編考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已一百六十有六年，伯魚之卒在顏淵前，文獻又載子思曾與孔子問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生時尚有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子思？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孟子親受業子思，則當有言之。故孟子必無受業子思之事，應以《史記》之說爲定。此論爲近理。其他考證，亦皆可備一說。

崔述勇於疑古，然若干結論并無真實證據，實不足以服人。如疑「三遷」、「裂織」等事，皆疑其所不當疑。但視角新穎，察微見幾，於研究孟子生平事蹟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孟子事實錄卷上

魏輔義書

大名崔述著

在齊

補孟軻、騶人也。史記孟子有列傳。

列女傳云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當非無故而云然者卽三遷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謂孟子云云者則必無之事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人之相遠固由於習然大聖賢之生必與衆異必不盡隨流俗爲轉移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則孟子亦當如是使孟子幼時絕不知自異於羣兒則孟子壯時亦安能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卽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

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聖德大王知其必能興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而卽爲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卽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續乎至於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



儒藏

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余按獨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過豈得輒去聲揚視下亦謂朋友賓客間耳房幃之內安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載。

備覽受業子思之門人上。

附論孟子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孟子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王劭謂史記人字爲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魚之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而孟子去齊後居鄒之宋之薛之滕爲文公定井田復遊於魯而後歸老則孟子在齊時亦不過六十歲耳卽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尙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所自

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史記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學深遠恐不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無常師者然故但云私淑諸人耳。

適梁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

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此雖若戲笑之談勿遽中亦自難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之書有一言可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原文甚繁今刪余按孟子之見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疑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



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語意甚明，豈容有不曉其義者？而乃紛紛疑之，議之，眞吾所不曉也。若謂終古不可一見諸侯，則禹皋陶何以見堯舜，伊尹何以見湯，太公何以見文王乎？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卽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但記書者止欲明先義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見之前一一鋪敘，如今演義之文法耳。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未問之前，亦必有其相見之因，但無關於義理，故不必一一而書之策也。今論者乃以是爲疑，豈宋人沿唐舊習，喜奔競，怪孟子不見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讀書，書無不可議者，無怪乎陶淵明之不求甚解也。

按孟子先義後利之旨，深切戰國時人之病，要亦

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尙義。逮春秋時，人漸重利。然尙有好義者，亦頗有假義者。至於戰國，非惟人不好義，卽假義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圖，無所用於假義者也。人心一專於利，則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國之君，惟務戰爭，以辟土地，聚斂以充府庫，其臣亦惟務逢君以取富貴。其閭巷之間，亦惟事強凌弱，聚暴寡，以自利。此無他，皆好利之心，驅之使至是也。是以戰國之時，生民塗炭，風俗頹敝，死於兵者，動至一二十萬。然則孟子此言，誠救時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鑑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讀之，亦深嘆美之也。

聖人何嘗不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貞，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曰：利建侯，曰：利見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聖人何嘗不教人以趨利而避害乎？但聖人所言義中之利，非義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獨得之利。永遠之利，非一時之利。此其所以異也。故曰：見利思義，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無如世俗之人，惟

利是圖而不復顧義之是非不但損人以利己也、爲臣者且耗國以肥家甚至貪一時之利而致釀終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不可謂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謂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與齊梁滕君問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載而孟子乃人所共讀亦無庸悉載也故但撮其要旨及有關於時事者次其先後不備錄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與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同上。

備覽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消于髡孟軻皆至梁。史記魏世家。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記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

也。而孟子之見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惠王果未稱王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又按史記梁子秦何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來之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後序云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然則史記所稱會徐州相王者卽惠王非襄王矣。所稱襄王之元年卽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蓋惠王本稱魏侯既僭稱王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故不稱三十七年而稱元年。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見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書元年遂誤以爲襄王之元年耳。然則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則孟子與惠王之所云者無一語不符矣。孟子與齊宣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則孟子居梁蓋不久也。然猶及見

襄王而後去。則孟子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年辛丑王寅兩歲之中。於年表則周慎觀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記所云非是。說並見後襄王條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稱爲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杜氏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爲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記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爲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觀之人。不容誤哀爲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蓋有誤書襄王爲哀王者。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爲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爲哀王之年耳。然則紀年之所謂

今王。卽孟子所記之襄王。不得以爲哀王也。說並見前惠王條下。

附錄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孟子按孟子嘗見梁惠王。惠王自謂晉國天下莫強。則當戰國之初。猶皆以韓趙魏爲晉國也。孟子未嘗至韓與趙。則嘗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時無疑。所謂晉國。卽指梁而言也。觀霄以難仕疑孟子。則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觀孟子鑽穴踰牆之喻。則當時求仕者率有所因緣而得之。孟子則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當時游士之所爲也。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適梁。蓋并客卿亦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游齊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如何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是謂至齊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時之先後爲序，而至梁在篇首，見襄王後，乃次之以齊宣，則是見梁惠在先，見齊宣在後也。卽以史記之文論之，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始取燕，當是時，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則孟子去齊以後，必無復有適梁之

事。故今次至齊於至梁之後。

說者謂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勸齊梁行王政，爲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記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分周以爲兩。以周本紀計之，則顯王二年也。蓋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令雖不行於天下，而猶足以立國。烈王元年，韓滅鄭。六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語本竹文小異。晉鄭既亡，周孤立無所依，故韓趙得分之。此凡四年。然則顯王之世，已失其國，無復尺土一民之爲已有矣。是以戰國策中所記周事，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無一語及王。且云：東周與西周爭，東周與西周戰。然則東西二周，亦判然爲兩國，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間。乃欲於此時責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記周本紀：顯王五年，賀秦獻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如小國之事大國者然。蓋諸侯惟秦史尙存，故司馬氏得以據而記之。其於三晉齊楚，當亦類是。然則周於是時，固已降同諸侯，但其名差異耳。至三十五年，諸侯會徐州以相王，則并其名亦無異於列國。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郊，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然則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數之內。周禮亦無復有存者。是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爲責孟子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攘諸侯以伐諸侯者也。由斯以觀。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無疑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與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與不尊周。則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非其道之異也。學者考古不詳。而妄議聖人。余甚不取。故今考其前後而備論之。

孟子何爲以王說齊宣也。古之聖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歸之。非齊王所及也。顧戰國之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動齊王之心。使勉爲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產恒心之論也。聖人之治天下。非但養之也。亦將以教之。故舜命棄播百穀。卽命契敷五教。所以無飢之後。必繼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義。何以言頒白者之不負戴也。古之所謂弟者。非惟事兄也。亦

將以事老也。故契教以人倫。而曰長幼有序。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若惟事兄而已。當云入則弟。不當云出則弟矣。

按人君撫有一國。當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聲蕩人心志。尤所當痛絕者。乃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爲與民同之。卽可以王齊。王好世俗之樂。而孟子以爲今之樂由古之樂。此何說乎。無他。戰國之時。生民塗炭。孟子目擊其艱。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時大國之君。惟齊宣猶足用爲善。齊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爲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論也。讀孟子者。當以意逆志。不可執詞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輕議孟子也。故今皆不載。并識其說於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論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

按治國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則雖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舉之對。孟子此章實治國之要術。故今載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雖然孟子此言特爲齊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猶皆不可信而必訪諸國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勞何至於是。堯舜大聖人也。然其命官也不過咨於四岳訪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聖帝哲王然也。齊桓公聽鮑叔之薦而相管仲。晉文公聽趙衰之薦而用卻縠。樂枝先軫皆能治其國而霸諸侯。而孟子乃爲是言者。何哉。蓋齊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賢者少。惟諸大夫之言是聽則必有負緣權倖以求進身者。觀於王驪陳賈齊之大夫可知矣。觀於牽牛章中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觀於王驪至公行氏有進而與言者有就其位而與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資大夫之薦引安能得賢士而用之。其必至於害國害民者勢也。雖有

卽墨大夫而無如毀之者之多。雖有阿大夫而無如譽之者之衆。齊之往事概可見矣。故凡人主處休明之世俊傑盈廷政事修舉則不必過爲其煩。若不幸值廢弛之後朝多倖位阿諛成風非大振乾綱廣開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誠撥亂反治之良策也夫。

吾讀春秋傳至晉楚邲之戰而知晉政之衰也。邲之役晉師何以敗也。曰晉之軍帥不和。旣不量力而輒濟河又不設備故敗。曰固也。然猶非其本也。傳曰晉魏錡求公族未得。又曰趙旃求卿未得。卿大夫豈可求者乎。蓋有求而得者與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競於求。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則無復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趙衰薦卻縡爲元帥。縡豈嘗求之乎。胥臣薦卻缺之賢而文公以爲下軍大夫缺亦未嘗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趙衰爲卿而衰讓於樂枝先軫且以已所得者讓之於人矣。無怪乎所用皆賢一戰而遂霸也。且凡求進用者非逢迎則賄賂。逢迎賄賂而得爲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報國安民爲事。逢迎賄賂而後得爲卿大夫則賢才必無由而進。雖文襄之澤未衰



晉卿大夫之中非無賢者、顧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則賢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權不一、在國則無以撫其民、在軍則無以勝厥敵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見賢然後用之、豈復有求之者、吾故觀於城濮與邲之事、而益信孟子之言之可爲世鑒也。

附錄 儲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子孟

觀此文、則齊王於孟子、可謂心悅誠服矣。梁惠王、公孫丑兩篇、敘孟子事、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其見於他篇者、無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錄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教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者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子孟

天子諸侯之視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稱孟子將朝、又何以齊王不知孟子之將朝、而使人召之？蓋孟子之在齊、乃客卿也、與居官任職者不同。戰國之世、凡客游於諸侯之國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則往朝耳。故史記云：游事齊宣王、言游事、以別於居官任職者也。是以孟子將朝、而齊王猶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蓋當時風氣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聞王之召、則疾趨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職、豈容如是？觀此章之文、及後軋轅不受祿兩章、孟子在齊所處之時勢

可知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

此章孟子責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謂齊大夫之曠職，而齊王之失政矣。然吾讀之，而猶覺齊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誠爲曠職，然其心猶知恤民，其言猶知引咎，初未嘗剝民之膏脂以自奉，盜君之倉庫以自肥，亦未嘗自矜其能而歸咎於歲也。齊王誠爲失政，然猶自知其過，未嘗怙終而拂諫也。是其國事尙未大壞，是以宣王雖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猶能保其國。至於閔王，爲燕所滅，止守莒，卽墨二邑，而其臣民猶知發憤拒敵，卒盡復其舊土。直至王建之世，秦滅三晉，燕楚之後，力不能敵，而後國亡。孔子言：觀過知仁。吾故

讀平陸一章，而知齊之猶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遠書缺，吾不知其詳矣。若明季之事，則吾鄉前輩之所記載，尙可考而知之。崇禎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轉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賦稅，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縣催徵，而與之均分之。民之飢寒，扑責而死者累累。此其視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極矣，然莊烈帝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蔽蔽，有直言時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時，猶自謂非亡國之君。其視齊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獻忠烏合之衆，本不難於勦滅，乃至一府則一府歸之，至一縣則一縣歸之，求其如齊而不可得。無他，其人心風俗已壞故也。由是言之，齊之君臣尙有可取，是以孟子謂王猶足爲善，而不忍去齊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



觀此章孟子自言無官守、無言責，則孟子在齊乃客卿，非居官受職者明矣。蓋戰國之士游於鄰國者多，雖不受職，苟爲時君所禮，亦畀以爵。戰國策所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行入邯鄲者是也。說並詳前將朝王章及後不受祿章。

附錄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子孟

按王驩齊王之寵臣，特寵而驕，常也。然乃朝暮見焉，雖不與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爾。以宣王之敬孟子故也。然則宣王亦戰國之英主，未嘗不知孟子之賢，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時。因與弔滕之事畧同，故因類而次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

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子孟

存參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孟

游齊下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子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子孟

戰國策云：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

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史記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卽孟子書中所載沈同之問。而或以爲勸齊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稱文武云者。卽勝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語。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悅不悅決之。何嘗以爲時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書。幸而猶存。故今得以考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頗樂毅虞卿魯仲連之屬。其人未嘗著書。或其書已亡。無可據以証史記之是非者。學者必謂史記之得其實。然則古人之受誣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吾願世之文人學士。毋據斷簡殘編傳聞之詞。而輕責古人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周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子孟

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

潛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潛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潛王。陳氏新話從之。而謂孟子書爲其徒所記。以故致悞。惟葉氏大慶考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王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合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而疑史記之不應有悞之猶未免於過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潛王問答之事。記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觀此事者。必無以潛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悞。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悞。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恒得政以來。凡十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恒。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疆。潛王地。襄王法章。及

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遺之。又悞以桓公爲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湣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湣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爲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記爲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是矣。然以取燕燕畔爲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數月而湣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講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爲宣王事，燕畔爲湣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稱王曰者，湣王生而未有謚也。其說尤謬。夫不聽孟子言而取燕者，旣爲宣王矣。燕人之畔，湣王何慙於孟子乎？此無他，皆由未嘗深考戰國時事，不知史記之移威宣兩代於前二十餘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說，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數章，並依孟子、國策紀年之文，載之宣王之世。

附錄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孟子

此事未知何時，然揆其理勢，當在將去齊之前。故附錄於此。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孟子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



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子

按孟子去齊之故，致爲臣章不言，所以宿晝章雖有不及子思一語，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詳言其故。蓋孟子之至齊，無他，不過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戰國之君，多不足與有爲。幸而齊宣猶足用爲善，是以孟子戀戀而不忍遽去也。庶幾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從者，不從則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則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雖在齊，何益？且孟子之去齊，齊王何嘗不留孟子？授室中國，養以萬鍾，齊王之意，渥矣。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雖萬鍾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豈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勸王改過而已。觀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齊，與其所以不遽去齊，皆非苟然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當時之賢人，其所譏刺，皆近於理，非若淳于髡輩漫然而妄議者。但未識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觀其聞孟子之言，而卽自謂爲小人，則

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論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雖言去齊之故，然特爲齊王言之。此乃聖賢平治天下之素志也。蓋聖賢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將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塗炭極矣。必使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而後足遂聖賢之心。然秦楚韓趙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齊宜猶足用爲善，而國勢亦足以有爲。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樂也。乃後世說者，猶以孟子之勸齊梁行王政爲譏。嗟夫，使孟子不勸齊梁以行王政，終老於鄒可矣。胡爲乎日出入於風塵馬足之間，而不憚其煩也？

附論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



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

按前章云：孟子爲卿於齊，而公孫丑云：仕而不受祿。孟子既爲卿，何以不受祿？既不受祿，又何以自贍乎？蓋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邑。若他國之大夫居是邦者，則致饋遺餼牽。春秋傳所謂秦鍼與楚比商者是也。士之遊是邦者，則饋以粟帛。孟子所謂君饋之，則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見齊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爲久居之計。齊王雖授以卿之位，而初無卿之職，是以朝王無定期，而孟子亦自謂無官守，無言責也。合此三章觀之，則孟子所處之時勢，了然可見。然則孟子在齊，正與孔子際可之仕相類。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論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孟子

按孟子稱齊王猶足用爲善，宣王之勝人者何在？蓋有三焉。孟子言：無已則王。宣王卽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卽問：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圖於世俗之說，勝於人者一也。孟子論交鄰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勇。孟子論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好色。燕人畔，則王慙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則

王以爲已罪。是其有過而能自知，又不自諱。勝於人者二也。儲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賢，以爲伊呂之儔。王驩王之寵臣也，弔滕之役，朝暮見焉。非惟不敢恃寵而驕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歡心。無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魯平公者，驩何難爲？臧倉之所爲，勝於人者三也。戰國之君，如宣王者，蓋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已宿於畫，而猶不忍去也。然而卒無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賢者。故聞孟子之言，則好之，與他人燕處而不見孟子，則忘之，而不復有遠志。惟狗已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蓋深惜之也。

孟子事實錄卷上終

孟子事實錄卷下

大名崔述著

由宋歸鄒之滕至魯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齊以後居宋時事。故次之於此。

附錄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同上

孟子在宋不載有他事。不勝宋大夫也。故附錄此章於此。萬章盈之之間亦當在此時。可類推也。

鄉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同上

此孟子居鄒事。當在去宋之後。至滕之前。但未知與然友之間孰爲先後。姑次之於此。

此章發明上下之間出爾反爾之義。最爲深切。民之死與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歲也。有司之死於魯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魯也。曾子之言。真千古之炯鑑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雖然。吾讀此章而嘆鄒有司之猶爲賢也。何者。君之倉廩實。有司不之盜也。君之府庫充。有司不之竊也。賢何如之。有司之過。惟不告民隱耳。然較世之以民隱告於君。請君賑以錢粟。不以與民。而但以飽己之貪。棄者。其賢奚啻數倍。故曰。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孟子但勸穆公以行仁政。卽可以致親上死長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貪吏。君雖行仁政。惠斷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爲弊政者。有之。勢必盡罷諸有司。別易以賢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有司雖死於戰。而國不危。及齊失國。而鄒猶能自保也。

附錄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與鄉魯之問未知孰爲先後，姑附錄於此。

滕文公問爲國。

之。然則此事當在文公卽位以後。孟子由鄉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問皆在鄉與魯闕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治國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養。然必先養，然後能教。是以虞書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農事爲最急也。民事卽農事也。民莫衆於農，故以農事爲民事。引七月詩者，所以證其不可緩。無恒產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緩之故。衣食不足，且將肆意妄行，蹈於刑辟，況望其人倫明而小民親乎？故孟子之告齊梁，亦於樹桑授田之後，始繼之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緩一句，神氣已直注於人倫明於上二句。養之卽所以爲教之地，非分教養爲二事也。是故賈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禮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賈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廢者也。下文但言有制，

不復言禮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儉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則不足於用。雖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綱領。自夏后氏以下。至雖周亦助。詳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然後能以庠序學校教民。而使之明且親也。引陽虎之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過也。取民無制。則富而不仁。取民有制。則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甯舍富而不可失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鄉遂。取民之制也。鄉遂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患其法之弊也。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則取之得其正矣。無論貢助徹。皆可行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因上言鄉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祿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祿。則助不助。無大損益也。世祿。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豈謂周人百畝而徹。不用助乎。試觀大田之詩。周人世祿詩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徹則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安得有所謂公田者。惟助爲有公田耳。然則雖周之世祿。亦未嘗不用助也。大抵龍子之言。卽爲世祿而發。故引之以見都鄙之當用助也。○朱子集註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余按。謂鄉遂十夫有溝。是也。謂用貢法。則不合。謂都鄙用助法。是也。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則混助於徹。余欲易其文云。鄉遂用徹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畝爲公田。外八區爲私田。庶爲分明易曉。說已詳見經界通考中。茲不悉贅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取民有制，則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繼之以庠序學校之制也。然則何以教之人倫而已。父子子、兄弟、弟、夫、婦、婦、而家道正。豈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將見孝友睦婣任恤，皆相習而成俗。雖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與上恒產、恒心之文，正相呼應。至於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以緩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尚詞章，雖立學舍，不以人倫教之，故小民不相親。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民事以下數十言，以取民有制句爲要領。夏后以下數言，以其實皆什一句爲要領。龍子以下數十言，以雖周亦助句爲要領。設爲庠序以下十餘言，以人倫二句爲要領。學者不可以不細玩其文義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勉滕文公語，通結上文數段之意。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

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地卽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獨問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舉而措之耳。惟助法須經畫得宜，故使畢戰專主其事，而問其詳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養卿大夫士者，故言井地必及穀祿。分田卽井地事也。制祿卽穀祿事也。二事相爲表裏。井地均卽穀祿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君子承上制祿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廢，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因治野而連及之也。不言行何法者，但取之以什一，民卽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貢助徹也。圭田五十畝，制祿之餘政也。餘夫二十五畝，分田之餘政也。至是而君子與野人皆無憾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儒藏

則百姓親睦。

此因上國中什一之文遂言鄉遂之政也。鄉卽齊語所稱士鄉十五之鄉。鄉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畝與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卽所謂小民親於下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詳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爲一畝三百步爲一里方里則每面皆三百步以開方法分爲九區則每區皆百畝形如井字故謂之方里而井也。同養公田所謂助也。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此答井地之問乃治都鄙之政然國中什一鄉田同井者鄉遂之制百姓親睦先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連而及之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結上文之意畧者其大綱潤澤者其細目也。操其大綱隨時隨地而變通之三代之政無不可行於後世者矣。○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錄中止擇要者載之。獨此章乃治國安民之大節而向來

說者多未分明不能盡孟子之意故今全錄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補而解之使與經界通考之言互相發明或於讀孟子書者不無小補云。
附錄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凡三章皆尋常問答之言非若爲國章言分田制祿者可比故於此章文備載而詳釋之而其餘皆不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並同上。

按梁惠王一篇凡與時君問答之言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則是至滕至魯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

以在齊爲前日、在宋薛爲今日。則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齊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鄒。皆滕文未卽位時事。則是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而後歸鄒、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鄒、滕、魯爲次、而並次之於去齊之後。○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一語、雖結此章之事、而實總結通篇之文。言歷說時君、而無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與公孫丑篇答充虞語、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畧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雜紀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

按此二章、取兩國或三國之事、比而述之、固非可專係之於一時也。故并附紀於後。又按季任之交、在儲子前、則是至任在至齊前也。齊稱前日、而宋薛稱今日、則是至宋薛在至齊後也。然則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滕文章稱過宋而見孟子也。去宋薛後、蓋嘗歸鄒。鄒魯之闕、當在此時。故滕定章稱然友之鄒問於孟子也。故今次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雖無與任宋薛之君問答之文、然卽此二章求之、孟子游歷之先後、亦可概見矣。

附通論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



儒藏

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附通論：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并同上。

孟子自言距楊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子之闢楊墨，何在乎？爲我章嘗斥楊墨矣，然是泛論其失耳。夷之章嘗扶墨氏之蔽矣，然是開導其來歸者耳，不得遂以此爲好辨，卽以此爲好辨，亦僅兩章耳。至述墨章，爲辨楊墨者，言尤與距楊墨無涉也。孟子之闢楊墨，因以得好辨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楊墨，則知孟子之闢楊墨矣。蓋世之所謂楊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稱爲楊墨者，其爲楊墨正多也。漢人之所謂道德名法，卽楊氏也。所謂農家，卽墨氏也。何者？楊氏之學主於自爲而無所事，故言清淨，言自然，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安民撥亂者爲多事，爲擾民。以儒者之崇堯舜也，則言黃帝以紂堯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則言老子以紂孔子。然則道家之所謂黃老者，卽楊氏也。故揚子書稱：楊子學於老子，老子謂楊子而唯唯，而盱盱而誰與居也。其後寬柔之弊，流爲慘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學，而申不害主之。有法家之學，而韓非主之。然則所謂名法者，亦楊氏也。故韓非書有喻老釋老，而史記以老莊與申韓同傳也。然



則道德名法，卽楊氏之分支也。農家，卽墨氏之別派也。墨氏之學，重農節用，故其後或別而爲農家耳。是以史記六術、道德、儒、墨、名、法、陰陽，而無楊氏。漢書九流、儒、道、名、法、陰陽、墨、農、雜家、小說，而亦無楊氏。不然，楊氏之學盛行於戰國，甚於墨氏，何以其書不傳於後，而班馬皆不知有此一家學乎？由是言之，孟子書中，凡所辨者，多楊墨之說，不必其明言楊墨也。是故性之猶杞柳、猶湍水、生之謂性、食色之爲性，皆楊氏之說也。舜之臣堯禹之德衰，湯武之放伐爲弑君，皆楊氏之說也。許行所謂並耕，白圭所謂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說也。不甯惟是，卽傳食之爲泰，不耕而食之爲素餐，亦皆爲墨氏之說之所誤者也。然則孟子之所辨者，大半皆爲楊墨。故人謂孟子好辨，而孟子自言爲距楊墨也。自漢以來，儒者皆知楊墨之爲異端，而不細考楊墨之說，往往反采其言以釋六經，以故其論多雜入於楊墨。而釋氏亦往往采楊墨之意，以爲言。由是楊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爲楊墨也。故因論孟子之闢楊墨而備論之。

子孔子傳之孟子，而無一語及他人者。自宋以來，儒者則以顏曾思孟並稱，且於孟子時若有所不滿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發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唯顏子或可與相埒，其餘未見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楊墨橫行，聖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辭而闢之，而後之學者咸知尊孔子而黜異端。然當兩漢魏晉之間，老莊刑名、識緯之術，猶分馳於天下，幾奪聖人之道而據其上。其後雖漸衰微，而學者尙多浸淫出入於楊墨之說，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與堯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齊觀。然則向無孟子，聖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楊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堯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傳啟，湯武之放伐之爲篡弑，人必皆信以爲實然。其敝也將以仁義爲強人之物，刑名爲治國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書，豈非三代以下之所斷不可無者哉？蓋嘗論之，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雖聖人，無周公以繼之，則太平之治不興。孔子雖聖人，無孟子以承之，則聖道之泯不著。故有文武不可無周公，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是以韓子謂孟子

之功不在禹下。又謂求孔子之道當自孟子始。誠然非虛語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頗多。雖有二三大儒尊崇孟子。然好求聖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見戴記費隱誠明無聲無臭之言。以爲道之極致。而於孟子推闡王政聖學之切於實用者。反視以爲尋常。是以余於洙泗餘錄之後。條記孟子事實。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韓子之志也夫。

樂正子附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孟子

按孟子好善之論。可謂盡爲政之要。何者。一國之事多端。一國之民不可計數。爲政者雖強雖有智慮。雖多聞識。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興革之。故惟好善爲要。好善則一國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爲強。自以爲有智慮。自以爲多聞識。善言無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勝國事之繁賾。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

其能。無他道也。余初蒞羅源任。三日。下學講書。命諸生黃文治講孟子此章。由是一縣之人皆知余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無大失。歸里之時。文治以詩送余行。內有云。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微言括治術。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

附錄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噉也。

按樂正子之從王驪。非求其繫援也。驪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弔賸之役。朝暮見焉。與樂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樂正子。亦不過爲省道路之費。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餽噉責之。何者。驪之所以重樂正子者。以其學古之道也。樂正子遂從驪之齊。是以古之道餽噉也。然此事當在樂正子少年貧困之時。若已仕於魯。必無由私行至齊。亦斷不肯爲此區區者而從驪行也。此賢人之小過。

不足以掩大德。故附錄於此。

附論活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並同上。

萬章附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按堯舜禹之授受。乃聖人之爲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義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遂致聖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猶得以知其真。然非章有以啟之。孟子之論。亦無由而發也。章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問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誣。然不可悉載。擇其最大者載之。

公孫丑附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墓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孟



儒藏

按小弁以怨爲仁。凱風又以不怨爲孝。欲短喪則雖暮不愈於已。欲終之而不得則雖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親之過小則人子不忍怨。親之過大則人子不忍不怨。能終喪則減一日卽爲忍。不得終喪則加一日亦足見其不忍。禮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於此可見聖賢持論之無所偏。非析義至精者烏能如是。論語文多渾厚。得孟子七篇爲之暢其義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爲之啟其端。孟子之論亦無從而發也。然則丑之功亦不亞於萬章矣。○按公孫與萬章七篇之中。問答甚多。不可枚舉。姑錄其最要者各二則。以見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法。後二事則人子之至情。舉一二可以例推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詞云。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余按。謂孟子一書爲公孫丑萬章所纂述者。近是。謂孟子與之同撰。或孟

子所自撰。則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議者。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屬。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應疎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稱時君皆舉其謚。如梁惠王。襄王。齊宣王。魯平公。鄒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稱其謚。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三也。細玩此書。蓋孟子之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爲最多。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子稱也。今正之。

按孟子門人尙多。然多無事蹟可紀。獨樂正子。孟子屢稱之。又嘗薦孟子於魯平公。至於問答之言。則萬章公孫丑爲多。故說者以此書爲二子所撰述。史記雖但稱萬章。然旣云之徒。則固已括之矣。蓋孟子之見尊信於當時。樂正子或不爲無功。而其言之傳於後世。則二子實有微勞焉。是皆不可沒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孟子弟子稱子者三人。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



按樂正子之賢見於答公孫丑。活生不害之間。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辨。性善之問。其所關者亦鉅。飲湯飲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卽屋廬子之得聞。亦留心學問者。皆高第弟子也。

孟子弟子稱名者三人。萬章、公孫丑、充虞。

萬章、公孫丑問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備述之矣。充虞問答雖少。然去齊之問。見孟子救世之苦心。止羸之問。見人子愛親之至情。亦卓卓不羣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孟子弟子。或稱子。或稱名者二人。陳臻亦稱陳子。徐辟亦稱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見殊少。然何如則仕之問。乃聖賢去就之大節。兼金之問。亦因以見辭受之不苟。蓋皆樂正、萬章諸人之次也。

不知果爲孟子弟子與否者四人。陳代、彭更、咸邱蒙、桃應。

此四人集註皆以爲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問。他無所見。未敢決其必爲弟子也。故附次於諸弟子之後。

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一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趙岐孟子

題詞。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此似外四篇之誤。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

依倣而託之者也。同上。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同上。

按漢書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則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趙氏乃獨能分別其真僞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謂孟子恥沒世而無聞。自撰此書。尙未盡合。閱者不以噎廢食可也。

附韓文公稱述孟子三則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原道。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與孟尙書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某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埴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埴秀才序

按孟子在戰國時、人視之與諸子等耳。漢興始立於學官。然亦不久遂廢。人亦不過以傳記視之耳。自韓子出、極力推崇孟子、其書始大著於世。至宋諸儒、遂以此七篇與諸經、論語並重。皆自韓子之發之也。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詳。非韓子、則孟子之書不著。故今附錄此三則於孟子事實錄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論孟子性善之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孟之論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惡之說。楊子始有善惡混之說。逮唐韓子、乃合而折其衷、謂人性有三品、善與惡皆有之。孟子之與荀揚、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異其名、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孔子所謂相近、兼氣質而言之。孟子則專以理義言性、故謂之善也。余謂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義、兼氣質而成、不容分以爲二。孟子之所謂性、卽孔子之所謂性。但孟子之時、異端並出、皆以性爲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說、辭而闕之。非與孔子爲兩義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純乎理義、又何忍焉。孟子之於性、何嘗不兼氣質而言之乎。蓋孟子所謂性善、特統言之。若析言之、則善之中亦有深淺醇漓之分焉。非兼氣質而言、遂不得爲善也。故傳曰、純粹至善者也。記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則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猶未底乎純也。故性雖同



一善而不能無異焉。豈惟三品、蓋十品有不能盡者。然謂之爲惡則不可。譬之人參性補、肉桂之性能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謂其力有厚薄、則有之矣。若謂人參性溫、肉桂性寒、則無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謂性爲善、誠然無可疑者。韓子不必駁、而程子亦不必曲爲解也。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預知其當滅宗、此自好事者附會之詞耳。春秋傳中、此類甚多。陳敬仲之生也、預知其必有齊叔孫豹之生也、預知其爲豐牛所亂、亦將盡以爲實事乎。況食我初未嘗爲惡、但以國亂無政、大臣驕貨、而鄒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時、遂至食我爲所累耳。據此、遂謂食我性惡、誤矣。據此以駁孟子性善之論、則尤誤之甚也。大抵韓子程子之論、其於性皆實有所見、而措語皆不能無疵。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何若謂有性之理義、有性之氣質、不分性而二之之爲善也。謂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爲得宜也。學者當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說爲疑也。至如荀揚之論、則不過務新尙怪、苟求自異、君子所不屑道、亦無庸深辨也。

又按傳所載羊舌食我之事、甚屬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陳靈、夏姬之齒長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餘年、襄公十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異事也已。羊舌職以襄三年卒、其子伯華已爲祁奚所知。嗣父爲中軍尉。而叔向復有弟叔虎、叔熊、叔魚、則叔向之齒亦長矣。故晉語有叔向爲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應至是始娶、而平公尙幼。以悼公年計之、平公卽長亦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強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頗遠。疑卽叔虎之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爲叔魚、或以爲食我。作書者遂取而兼載之耳。正如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卻至亦從鄭伯。子產欲毀游氏之廟而中止、一在葬簡公時、一在爲蒐除時也。傳記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恐未可盡以爲實也。而母多庶、鮮懲舅氏之語、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賢、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勝通室、甯當不問不遇。晉侯信讒、苟躒納賄、遂至於賈禍耳。觀叔游所言、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爲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來、與祁氏三世同官、相親相近、乃事之

常。豈得謂之助亂。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賈禍也。以叔向之賢。猶幾死於樂盈之難。况盈與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將使人皆疎遠。方正之士。夤緣權勢之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吾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嘆。後人莫有肯爲食我辨其誣者。故今因論韓子原性。而附辨之。左傳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讀孟子餘說一則

孟子曰。居中庸無下位而此字不獲於中庸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獲於中庸。上有道。不信於中庸。友。中庸友。上弗作。中庸獲於中庸。上矣。信於中庸。友。中庸作。有道。事親弗悅。中庸作。不。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悅親。中庸作。有道。反。中庸反。下。身不誠。不悅於中庸。作。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作。中庸身矣。是故。中庸誠者。天之道也。思誠。中庸作。者。人之道也。中庸至此。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章文又見於中庸。與此大同小異。居之作在。蓋因一時語言之異。如論語之斯。大學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實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

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無足爲大得失也。惟不順乎親。語未免太重。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豈但不信於友而已。事親弗悅。但不爲親所喜悅耳。措語較有分寸。誠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誠者。誠之者。則以誠爲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誠能動人。故由獲上。信友。悅親。遞近。而歸本於誠身。然後以至誠。未有不動。總結之。又以不誠之不動。反結之。首尾呼應。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歸本於誠身。以開下文。不思不勉。擇善固執之意。意不在於動人。故刪其後兩句。然則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明矣。至於虛字互異。本不足爲輕重。然獲上。信友。悅親。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誠身。則不可用於字。故變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已見於上文。故助語用矣字。治民。上文無之用也字。爲得之。不獲於上。係轉語。故用一而字。反身。則不必多一諸字也。是故二字。緊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當刪去。細玩此章文義。中庸之不及孟子。顯然可見。若之何。先儒猶以爲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儒藏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孟子事實錄卷下終



校記

①曰昔者：據《孟子·離婁下》，此處衍此三字。

孟志編略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孫葆田撰

《孟志編略》六卷，清孫葆田撰，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葆田（一八四二——一九一一）字佩南，山東榮成（今屬山東）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知縣，銓授安徽宿松。史稱其在任勤政愛民，日坐堂皇，妻紡績，室中蕭然如寒士。調合肥，不畏強禦，人謂包龍圖復出。有御史劾葆田誤人人死罪，詔巡撫陳彝按之，卒直原讞。葆田遂自免歸，名聞天下。故從武昌張裕釗受古文法，治經實事求是，不薄宋儒。歷主山東、河南書院，學者奉爲大師。巡撫張曜疏陳其學行，賜五品卿銜。中外大臣迭薦之，詔徵，不出。宣統元年卒，年七十。

是書首有葆田叙，以爲孟子當戰國之時，異說蜂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意，作七篇之書。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微，而《孟子》以儒書獨存。漢文帝時，《孟子》曾立爲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東漢諸儒著述，唯趙岐有注。歷經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得其宗者鮮有其人。至唐韓愈氏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緒，始表彰孟子。厥後皮日休請以《孟子》爲學科，然終唐之世，議不行。宋興，真宗時始詔孫奭等校刊《孟子》，由是學者翕然宗之。其後《孟子》卒升爲經。及程、朱諸儒出，表彰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榮，科舉之制亦自此興。元、明以來，其書大顯，而祿利之途一開，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著錄有《三遷志》五卷，原爲明嘉靖時史鰲撰。萬曆中，胡繼先重加纂訂，易名《孟志》。此後天啓中呂元善又因史鰲、胡繼先二家舊本爲之訂補，未脫稿而卒。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至清康熙年間，孟子六十五代孫衍泰與滕縣王特選、濟寧仲蘊錦又加補輯，成書十二卷，二十一門。道光末，孟子七十代孫孟廣均又復重纂，而稿未定。光緒中，陳錦乃據廣均之本加以損益，定爲十卷，爲目十二，屬葆田校訂。葆田乃搜輯舊聞，修嚴體例，各述編纂之旨於卷末以發明之。《孟志編略》即以《三遷志》爲基礎編纂而成。

書分六卷：卷一年表，卷二事實，卷三祀典，卷四從祀賢儒傳，卷五歷代注解傳述，卷六雜志。本書雖參考《三遷志》，但並非節略之本，而是加意之作。其間考證，往往吸前儒成果，而加以裁斷。如孟子生卒年之推定，《山堂肆考》具載孔、孟生卒，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舊志據《孟氏世譜》定爲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明人郝敬《孟子說解》論孟子生卒，以爲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四庫全書總目》以爲近是。清初閻若璩作《孟子生卒年月考》，博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初辨孟子所生之鄒是邾非邾，次考來往梁、齊、滕、宋之年月，中間旁及萬鎰、百鎰之數與所以去齊不入燕之故，而於生卒年月卒無的據。周貞定王無三十七年，或疑爲安王之訛。然安王亦止二十六年，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自烈王元年至赧王二十六年當得八十七歲，與八十四歲之說亦不合。或又謂孟子八十九歲而卒。葆田以爲紛紛異論，俱出臆測，非有確徵。故《孟子年表》不載孟子生卒年月，以示慎重。其書薈萃孟子資料，簡而得體，不枝不蔓，足資治孟學者參考。

孟志編略

榮成孫葆田

敘曰孟子當戰國時、異說蜂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意、而作七篇。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微、而孟子以儒書獨存、在漢文帝時嘗立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東漢諸儒著述、傳者唯趙氏而已。歷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然當時得其宗者蓋鮮。至唐而昌黎韓子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緒、其言曰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厥後皮氏日休雖請以孟子爲學科、訖唐之世、講終不行。宋興、而眞宗復起、始詔孫奭等校刊孟子、由是學者翕然宗之。其後孟子卒升爲經、及程朱諸儒出、而表章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元明以來、其書遂大顯、而祿利之途一開、大義攸存、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嗚呼、由衰周至今、二千餘歲、王者代興、名世間生、其間得聞知之統者幾人。降及末流、邪說熾盛、巧利相競、詐僞相蒙、害有甚於楊墨、而舉世曾莫之能禁。功利之習、中於人心、不有賢聖孰能起而正之。我國家昌明仁義、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非六經孔孟之書勿習。鄉爲孟子故里、春秋秩祀、載在典禮。乾隆時、聖駕親臨致祭、尊崇之隆、曠古罕觀。惜當時賢裔中絕、紀載無徵、不能編成盛典、以彰一代之休美。道光末、故博

士孟廣均實始有重纂三遷志之議、草創甫就、旋遭寇亂、稿藏其家。今撫使黃陂周公學使翰林學士鈕公尊賢興學、迺合詞奏請、以唐儒韓愈配享孟子。時則權濟東泰武臨道兵備陳公寶佐成斯舉、往公嘗督修孟子祠廟、因得博士志稿、而惜其未能雅馴也。乃商諸學士、發凡起例、重加纂定、並屬葆田以校訂之役。葆田頗復搜輯舊聞、更引吾友柯君劭文爲助、凡成書十卷、葆田並各綴數語於篇末、以述編纂之指。博士志稿故有日照許先生瀚駁辨百數事、今皆勘正、其倡引之功、不可沒也。錄既訖、輒敘其大意如此。時光緒五年冬十月。

三遷志創修於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氏鶚、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厯中鄒縣令胡繼先以原書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書佚不傳。今四庫存目獨載呂氏元善所纂三遷志凡六卷。元善字季可、號冠洋、天啟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後殉流寇之亂。提要謂其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國朝孟衍泰與王特選、仲蘊錦等復增修爲十二卷、所分門類及每類前四言贊一首、大率尙仍其舊。故四庫全書並附存目。今茲新加編纂、雖不敢謂辭歸雅正、然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亦庶幾乎史家之正軌云爾。予既以志稿授陳公會學士所請、格於部議、不果行。明年春、



儒藏

予入都供職、觀察陳公亦以憂去官、是編遂未付梓。今歲檢
理存稿、略加刪定、改名孟志、取前五卷與末一卷刻之京師、
以質當世知言君子。辛巳秋日、葆田又識。

孟志編略目錄

卷一

年表

卷二

事實

卷三

祀典

卷四

從祀賢儒傳

卷五

歷代注解傳述

卷六

雜志



儒藏

孟志編略 目錄

孟子年表

孟子生卒年月、經傳無徵。舊志據孟氏世譜、定爲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其說始於明人、或云世譜得自孟子四十五代孫甯、甯、宋元豐時人也、今亦未知其言何據。謹案 四庫全書提要論郝敬孟子說解云、是書所論孟子生卒、以爲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爲定。孟子生卒大略當以閻若璩所訂爲正。又論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是編博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而於生卒年月卒無的據。案山堂肆考具載孔孟生卒、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若璩獨不引之、蓋先儒詰經、多不取雜書、義取謹嚴、非其疏漏也。今案周貞定王無三十七年、或疑爲安王二十七年之訛。考安王亦止二十六年、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自烈王元年至赧王二十六年、當得八十有七歲、與八十四歲之說亦不合。或又謂孟子八十九歲而卒、紛紛議論、俱出自臆測、非有確徵。故今爲孟子年表、不載生卒年月者、闕疑以示慎也。其他列國時事、有關於孟子者、則詳載於表、兼爲疏論其世次、與當世治古文者共證之。

紀周 宋秦楚附 魯 燕 齊 魏 孟子出處時地
安王二年 穆公九年 釐公三年 康公七年 交侯三十四年 按周敬王四十四年孔子卒、是歲魯

已癸	辰壬	卯辛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未癸	午壬	巳辛	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立。皇南諡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宋休公元年	史記魯世家、穆公三十四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侯、安王立、終元壬申、終爲諸侯。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史記魯世家、釐公卒、宣公立、是歲三晉列侯、安王立、終元壬申、終爲諸侯。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史記魯世家、宣公卒、成公立、是歲三晉列侯、安王立、終元壬申、終爲諸侯。
田齊太公卒	十九 田和始立	十八 田和立	十七 田和立	十六 田和立	十五 田和立	十四 田和立	十三 田和立	十二 田和立	十一 田和立	十 田和立	九 田和立	八 田和立	史記魏世家、文侯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至安王元年、凡八十二年。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史記魏世家、文侯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至安王元年、凡八十二年。



三四

庚申辛酉		庚戌辛亥										庚戌辛亥										庚戌辛亥	
九		八										七										六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三		二										一										癸丑	
十二		十一										十										九	
十一		十										九										八	



三四三

乙未申		丁酉戊		己亥庚		辛壬		壬寅癸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二千一百一十八	二千一百一十九	二千一百二十	二千一百二十一	二千一百二十二	二千一百二十三	二千一百二十四	二千一百二十五	二千一百二十六	二千一百二十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按史記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又素木紀惠王十三年魏君為王適當是歲據此則孟子稱梁惠為王其相見必在此後可知已		趙攻魏破之於襄陵		史記燕世家易王立十二年卒子噲立		史記六國表秦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當作後元十七年乃與惠王西合說詳事實		孟子至梁當在此時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讓國於子之據戰國策當在此時		按六國表史記田齊世家宣王十九年卒今按伐燕之役孟子與戰國策明屬宣王疑當在王前也		史記趙世家齊人伐燕按戰國策在是年六國表在燕國表在燕今按戰國策七年齊國表在燕而齊王死於七年		附考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載齊威王在位四十六年或疑其無據今按史記威王初即位九年而四不殆威王一嘗而諸侯震懼故適于號謂威行三十六年者此蓋自十年後而言也合前數年正得四十五六年之數若依通鑑則宣王當推之則宣王當立於周顯王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孟子自齊葬於魯當在此時按本齊人伐燕有與宣王同答語而宣王不用孟子言而取燕此後更無見宣王事疑齊人取燕後孟子亦因母喪去齊不為破燕後二年燕人始立公子平何孟子居齊如是之久乃默然無一語也或謂魯平公將見當在孟子居齊時今按本諸記此事於魯文公後疑孟子嘗先之滕而後之魯也									



戊庚 四		己酉 三 是歲宋王偃二十三年		甲戌 二		丁未 六 魏王元年		十四五年史 記宣王八年魏 惠王卒尤為巧 合而伐燕會之 非將王亦不辨 而自明矣惜無 他徵故不敢懸 決謹附此以資 通入	
六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昭王元年		八		七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八		七		六		五		四	
按大事起 齊宣王立		按戰國策 燕王哈死 子之亡二 年燕人立 公子平是 為昭王		按本傳所謂於榮 見王徒當指此時 而宣繼而有歸命 則正燕人時事也 孟子去齊當在此 時		按本傳所謂於榮 見王徒當指此時 而宣繼而有歸命 則正燕人時事也 孟子去齊當在此 時		稱三年則 伐燕在是 歲也 齊宣復用 蘇代之文 尚仍其舊 未免抵牾 今一依孟 子為表而 於齊王一 代則姑闕 其年以示 存疑	

展戊	卯丁	寅丙	丑乙	子甲	亥癸	戌壬	酉辛	申庚	未己	午戊	巳丁	辰丙	卯乙	寅甲	丑癸	子壬	亥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按大事起 齊宣王立	史記魯世 家文公二 十三年卒	丁亥按 元乙丑終 皇南越云	文公元年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公在位二 十三年	合且無一 記乃無一 戰國策史 似矣然與 為宣王與 年以伐燕 後元十六 於梁惠王 十五年移 宣王元年 或據此移 或據此移 始見近人 年公十八 桓公十八 二年齊 梁惠王十 九年又開 紀年又開	王十三年 卒	昭王元年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斷也	人所記亦不敢 或為自趙或為 則齊成當在此 按孟子書中樂 王魯平公舊稱 有數月之淹故 文公之楚往返 見孟子然未必 在是年也	王立三十	按史記昭 王十九年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王立三十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子悼公立 悼公二十 四年趙滅 魯是歲秦 孝文元年 又五年而 秦政立二 十六年遂 并天下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年與紀 年所謂齊 幽公之十 八年而威 王立說更 不符至宣 王之卒在 伐燕後十 二年潘王 之死又適 在位十七 年紛紛增 移悉無確 據故附詳 於此餘詳 事實篇內 據史記是 年齊王死 與秦楚三 國伐齊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四年安釐 王卒太子 增立起為 景湣王十 五年卒子 王假立王 假三年秦 滅魏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史記稱王 假後七歲 而周滅 後五十九 年滅於秦 滅於秦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右年表起周安王元年至赧王三十三年凡一百二十年。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述曰司馬子長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卒年月出處甚具。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至孟子列傳乃獨闕而不書豈非古史闕文之義哉後儒區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區修補乃欲於二千年後懸斷二千年前不可億知之事宜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其多所抵牾已愚為考訂孟子年譜闕近代諸儒著述不下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十數家其間或合或否靡所適從因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之後凡二百年證諸列國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世次然後孟子出處時地可得其大略。蓋伐燕之為齊宣王、合以戰國策與他書所引紀年而可信者也。子長六國表乃誤屬湣王、又以梁惠王後元年為襄王元年、致與孟子游梁仕齊之歲先後歧異。今為年表起安王元年年者、或謂孟子生於安王時也。自齊宣以下湣王年世、則闕以示疑。其他列國時事、仍各著其終始、而孟子之所謂天不欲平治天下、亦若有先見云。至如表所不能詳者、則附見於事實、而諸儒論辨之說、亦以次采列焉。

孟子事實

孟子、騶人也。史記孟子有騶列傳

劉昭續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注云、有騶山高五里。劉會騶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北有騶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騶。郭璞曰、騶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子冢焉。

閻氏若璩曰、邾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一說孟子所生之邾、非戰國穆公之邾國、乃春秋孔子之邾邑也。故說文云、邾、孔子之鄉。史記索隱云、邾、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其證也。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又曰、大興王源崑繩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邾人、非魯人、曷爲母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邾、遂爲邾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邾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

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趙氏孟子題辭

列女傳母儀篇、鄒孟子之母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堊。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

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

按此卽漢人所傳三遷之說、其事有無不可知、然亦足見自古聖賢之成、其來有自。崔氏述有云、聖賢之生、必不與流俗同。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嬉遊之輩兒無以異乎。世儒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又按列女傳載孟母斷織事、與韓詩外傳所記亦微有不同。韓詩外傳又有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豚事、疑皆附會失實。今不錄周氏廣業曰、趙氏往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錦闕里志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十六年、魯人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扇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奢非所自主、倉安得譜之。蓋孟父實非早卒、其三遷斷織、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

列女傳母儀篇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



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注云、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淮南子汜論訓篇、高誘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

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受業於子思。按以上並漢人說、與史記不同。

毛氏奇齡曰、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穆公曾尊禮子思、然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訛。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子祇以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避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卽位之年、距魯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餘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

崔氏述曰、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見孟子題辭。王劭謂史記人字爲衍。見史記集解。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避齊、燕人畔時一百

六十有餘年矣。伯魚之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卽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尙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

人也。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史記之言是也。

焦氏循曰、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公卒、子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卽周威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加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

道既通、據史記游於諸侯。風俗通義、補道字。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史記列傳。

史記魏世家、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

于髡孟某皆至梁。

按史記列傳敘孟子游齊在適梁前。風俗通又謂孟子晚而之梁。大率皆隨事設辭。初非游歷先後之次。國朝通儒如顧亭林、江慎修輩皆謂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今輯孟子事即依本書所敘爲先後。

顧氏炎武曰：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封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又曰：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又曰：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江氏永曰：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慎觀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蓋魏營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後元，見汲冢紀年。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乃以後元爲襄王，而襄王後有哀王，哀卽襄之誤耳。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慎觀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尙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

崔氏述曰：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墨客王聖美少謫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余按孟子之見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



無藏

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疑、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孟子居鄉、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鄉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卽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又曰、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適梁、蓋并客卿亦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通鑑

鹽鐵論論儒篇、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始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

閻氏若璣曰、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余曰、今不可詳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齊嘗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國已歷五年矣。

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

江氏永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厯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厯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厯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咸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

己卯者異。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誤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譜牒誤衍之數。前計武王己卯至釐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

崔氏述曰：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潛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潛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潛王。陳氏新話從之，而謂孟子書爲其徒所記，以故致誤。惟葉氏大慶攷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王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會，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潛王問答之事。記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覩此事者，必無以潛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誤，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誤，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恆得政以

來，凡十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恆、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疆、潛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剌二代皆遺之，又誤以桓公爲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潛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剌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二十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潛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爲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書皆合。若以史記爲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

林氏春溥曰：史、孟不合，莫甚於伐燕一事。案伐燕之役，七篇明繫之宣王，國策正同。惟史記謂在潛王十年，遂爲千古疑案。通鑑則下減潛王十年，上增威王十年，以合孟子。考異不載其說，朱子已廢其無據。又燕人畔，集註引立太子平爲證，依通鑑則在潛王二年，仍與孟子不合。今考史記索隱引紀年，以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一世。又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剌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是田和之後有田



剡一世而史皆遺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云、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是史記威王之二十三年乃紀年威王之元年也。又云、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是史記潛王之四年、乃紀年宣王之元年也。而由是而推之、潛王十年伐燕、實宣王之七年。潛王十一年燕人立太子平、實宣王之九年。一一與孟子合、此其確然可據者也。史記於威王以前脫悼子田剡兩世、於是威王之立移前二十餘年、而伐燕之事不得不屬之潛王矣。通鑑但據孟子以正其誤、而殊無他據、其意只疑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三當作四、潛王在位四十年、四當作三、而以孟子燕人畔一段統附於伐燕之年下、卽繫以宣王薨、痕跡顯然。朱子綱目更書孟子去齊於是年、則後燕人之畔、孟子何以有與陳賈問答之語、與集註自相刺謬、安得起二賢於九原、而以紀年之說質之。

按、以上二說皆據史記索隱所引竹書紀年辨明。齊有悼子田剡兩世、因移宣王之年於後、以證孟子公孫丑篇伐燕爲齊宣王、與前書齊人伐燕爲一事、其說頗爲有據。然亦有未盡合者。戰國策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是威王之立、實當周烈王時。魯仲連齊人所舉齊事不

應有誤。又威王立三十六年而卒、湣于髡所謂威行三十六年是也。若依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是齊威王立於顯王十三年、其不及見周烈王明甚。所謂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者、其說又將何屬。此固不能一一悉合者也。又按列女傳載、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云云。此則孟子爲卿時、孟母尚在、未幾而有母喪、乃自齊葬於魯、終喪而後返齊。本書所謂於崇見王、疑卽此時。繼而有師命、蓋指伐燕之事。趙氏謂師命爲師旅之命、是也。又未幾、而孟子致爲臣而歸矣。或謂齊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一爲潛王。孟子蓋嘗兩至齊、又事齊潛王。其說始於宋人、近世諸儒亦有信從之者。今錄於此、以備參稽。

附錄

王氏懋竑曰、按史記、齊潛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十年、宣王卒、子潛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考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爲齊潛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又曰、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觀王元年、燕王嘗始



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潛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今以宣王爲潛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又曰、齊潛王初年、強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又曰、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沒更二十五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諡。卽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

按、此謂梁惠王篇所稱宣王皆爲後人所增、恐無是理。如草堂此說、孟子書既爲所自著、或門人所記、不見潛王之沒、故不稱諡、則孟子書中但稱齊王可已、後人何增何改。

而且以爲爲孟子諱乎。此固說之不能兩通者矣。

臧氏庸曰、宋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潛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爲是、今證之。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又燕策文公篇、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齊王大說、乃歸燕城。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蘇秦列傳、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按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蓋燕文虐民、齊宣征之、與燕再戰於

權。梁惠王爲書齊人伐燕勝之。與燕策權之難。再戰不勝。正合。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固與齊潛伐燕。喻顯然爲二事。時燕有喪。且數被兵。易王尚未立。故孟子有謀於燕。厭置君而後去之說。諸侯將謀救燕者。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楚先圍齊。當必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言諸侯多謀伐寡人也。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韓兵役相尊。昭卒。宣惠立。故不與謀也。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潛十年。燕喻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年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譙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譙稱王者。齊潛卒於孟子後也。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此。讀孟者正之。

按此據戰國策。史記證明齊伐燕有二事。前事屬齊宣王。後事屬齊潛王。其說甚辨。然按戰國策。燕策。王喻篇及史記燕世家。皆云喻立。齊宣王復用蘇代。必謂伐喻爲潛王事。是仍未免偏信。史記六國年表也。況燕文不國。有虐民之事。且取燕十城。亦不得謂之舉萬乘之國。而顯云敗其

宗廟。遷其重器。皆明係伐燕喻事。時喻死。公子平未立。故曰謀於燕。厭置君而後去。若文公卒。易王立。齊宣因喪伐之。斯時燕豈無君。而孟子對宣王云云。亦可謂迂遠而不達於事情矣。又按戰國策齊策。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高誘注引孟子曰。子喻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喻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高氏嘗注孟子。此以伐喻爲齊宣王。其說尤爲有本。或疑趙注公孫丑篇。伐燕未明指宣王。得此亦可知漢儒無異說矣。

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風俗通義。

江氏永曰。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卽孟嘗君田文也。

林氏春溥曰。滕文公使然友問喪禮。而孟子在鄒。今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返鄒。故風俗通云云。蓋與孔子陳蔡之厄相類。此其所以聞戒而設備也與。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閻氏若璩曰。七篇爲孟子自作。莫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述曰。愚讀孟子書。所載生平出處事。亦具矣。其初以不見諸侯爲義。蓋年逾五十。乃游梁。故梁惠王一見而稱之曰叟。及

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知其終不可語仁義，乃去梁適齊。思假手於宣王以平治天下，故嘗爲之客卿。中間又因母喪居魯。其去齊也，在伐燕之後。又因居宋，而得見滕文公。及文公居喪時，孟子已由宋返鄒，故有穆公與然友之問。其後孟子乃之滕，見文公爲官井田學校事也。迨魯平公將見，而臧倉沮之。蓋至此而孟子亦自知其終不遇矣，故首篇託始梁惠，絕筆魯平，此敘述之大旨也。趙卿卿乃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其說本諸史記，而與齊宣王伐燕事絕不相符。後儒因爲兩至齊之說，以孟子次篇所書伐燕屬潛王。至沈莊仲錄朱子語，則直疑孟子書中宣王爲門人所改。近代一二通儒或遵用其說，而私家著述如年譜、編年之類又往往離析孟子事以傳會所見，蓋愈辨而愈失其真焉。今豈以孟子書爲微略，采漢人之說爲綱，而國朝諸儒所考論則以大附載，圖爲疏通其是非得失，而不敢爲直斷之語，庶幾有符於孟子論世之義。後之君子亦可以覽而觀焉。



祀典

爵享

宋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七年五月壬戌詔以孟子配享孔子。

徽宗政和三年詔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殿上。五年太常等言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

元仁宗延祐三年秋七月詔封孟子父爲鄒國公母爲鄒國宣獻夫人。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封孟子鄒國亞聖公。

明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不復稱公以孟子父孟孫氏配享啟聖公祠稱先賢孟孫氏。

國朝乾隆三年從侍郎趙殿最請追崇孟母鄒國夫人爲端範宣獻夫人。

按禮部題奏略云臣等會議得全德昭融已著休聲於萬古。母儀炳煥宜膺美號於千秋。謹按亞聖孟子母仇氏守節撫孤以慈母而兼嚴父遷居教子遂習慣而若性成斷機示勸勵知言養氣之學擁楹誠義敢守先待後之功母訓昭垂儀型百世昔在元代已尊封鄒國宣獻夫人崇祀廟廷我

皇上崇儒重道典禮優隆孟母鄒國夫人誠宜加增封號以作民教而樹風聲也。應如該侍郎所奏請其封號字樣由內

閣撰擬。欽定端範。是年部咨山東撫臣敬備祭品委官致祭其告祭之文由翰林院移送。

乾隆十三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光祿寺卿吳應枚分

祭鄒縣孟廟二十一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錢維城分祭鄒縣孟廟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

夏四月己巳 回鑾過鄒縣 親幸孟廟拈香行一跪三叩禮

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夏四月庚辰 回鑾過鄒縣復謁孟

廟拈香如前禮三十六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光祿寺

卿申甫分祭鄒縣孟廟四十九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

刑部侍郎杜毓林分祭鄒縣孟廟五十五年 聖駕東巡幸

闕里 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翁方綱分祭鄒縣孟廟

謹案 本朝崇祀之禮莫盛於乾隆丙子壬午 聖駕兩

次幸鄒此曠古所希觀當時典禮自有司存而舊籍無徵志

記闕如故博士孟廣均言自乾隆二十六年宗子毓瀚卒無

嗣越二十年廣均祖父傳捷乃入繼大宗中更攝祀事者數

人文物散失良可歎惜謹志其目於此以俟踵事者之增修

云爾

林廟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歲久不祀漸卽湮沒

宋景祐四年孔道輔知兗州始訪而表之立廟於墓之西南泰

山孫復爲之記。神宗元豐七年、因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事李挺奏請、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墓廟、給祭田、以嚴酒壚。元至元十四年、山東提刑霍天祥立碑墓前、題曰先師鄒國公墓。

孟子父母墓在鄒縣城北二十五里馬鞍山、舊稱孟母墓。宋太宗時、華州進士韓丕嘗作孟母碑、爲世稱誦、今其文不傳。馬鞍山一名天馬山、在四基山西北、相距十餘里。明正德二年、博士孟元立碑於馬鞍山之東北、題曰鄒國公鄒國宣獻夫人墓道。萬曆九年、博士孟彥璞立碑墓前、題曰鄒國公鄒國宣獻夫人墓。

孟子廟堂始建於鄒之東郭、舊志俱未詳歲月。宣和三年、孫傳記新修孟子廟云、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又云、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今案、鄒自熙甯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爲縣、或疑立廟東郭卽在此時。考元豐七年李挺疏請增修孟廟、稱廟在鄒鎮東北隅、棟宇已壞、則當時所增修者乃四基山墓廟。然東郭之廟卽立於斯時、亦未可知。觀傳文又云、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已五更修、則謂別營之廟在元豐時、其說當可信。明趙彥重修孟廟記謂政和四年部使者別營一字、在城之東郭、蓋因孫傳記而訛、非別有所據也。

宋政和四年、詔賜錢三百萬重修孟子廟、列一品戟於門。又賜

田百畝、以給守者。

右見孫傳記。按此當爲重修墓廟、非專治東郭一廟也。然孟廟崇祀、實始於此、故明年遂封孟子弟子爲侯伯、以從祀云。又按宋史程振傳、徽宗時振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於鄒、祀孟子、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享、從之。然則孟廟之新、蓋因振請、而孫傳記內所謂部使者、卽振其人也。

宣和三年、縣令朱缶從邑人徐徽請、改建孟子廟於鄒之南門外、監察御史孫傳爲之記。

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重建孟廟。

按張頤記云、甲戌、廟毀於兵、惟門垣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考甲戌乃金主貞祐二年、德昌爲孟子五十代孫。又按司居敬碑陰記云、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資以具材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孟子、樂正子而妥之。是重修孟廟、實德昌爲之倡、而舊志失載、故詳記於此。

明洪武七年、縣令桂孟同孟氏宗子思諒修廟落成、有濟甯知府方克勤記。宏治十年、詔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爲記。天啟二年、廟毀於白蓮教匪之亂。三年、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管兗州府事孫朝肅重修、山東巡撫趙彥、左都御史鄒元標、翰林院修撰



文震孟並有記。

國朝康熙十三年重修亞聖廟成、山東巡撫劉芳錫爲記。

按記云、自明天啟癸亥後五十餘年、數遭兵燹、又於康熙戊申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肇修於癸丑正月、迄四月終落成、則重修在十二年也。

康熙二十三年、詔發帑金遣官修葺孟廟、明年、山東巡撫張鵬始庀材鳩工、又明年工畢、翰林院檢討朱彝尊爲記。

按記云、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舉、不云奉 詔修葺、此據五十五年襲一均記、知發帑在前一年甲子、舊志失載、又朱記見曝書亭集、今孟廟無此碑。

康熙二十六年夏四月、御製孟子廟碑、勒石廟中。

雍正三年、御書孟廟扁額曰、守先待後。

乾隆元年、敕修孟廟、四年工成、十三年、御書亞聖孟子

贊是年奉 敕勒石廟中、二十二年、御書孟廟扁額曰、道

關尼山、楹聯曰、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同切禹顏。

謹按、列聖御書墨本俱恭藏博士署賜書樓。

孟子廟自宋宣和三年徙建於鄒縣南門外、鄒縣貢士徐紱等始於廟東爲堂祀孟子父母、並疏問於朝、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祀孟子父母、元致和元年、監縣帖

哥及縣令楊欽等重修孟子父母祠堂、禮部尙書曹元用爲記。按記云、孟子廟毀於金季之兵、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鄒國公若夫人於故室、而時祀之、蓋孟子廟堂既毀、後人因合祀孟子父母與孟子於一室、至德昌構新堂成、始復別祀孟子、而以故室祀孟子父母、德昌、孟子五十代孫、已見前文。

明宏治十年、詔修孟廟、始於廟東建堂各四楹、前爲鄒國公殿、後爲宣獻夫人殿、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是後凡重修孟廟、皆併修孟子父母祠堂。

按鄒國公祠堂一稱啟聖殿、又殿名始於何時、舊志俱未詳、今學政全書有啟聖鄒國公殿、祀生二名、茲仍舊稱、附記於此、以俟續考。

孟母祠在鄒縣城東南隅、俗傳爲孟子故宅、又有子思講堂、皆好事者所名、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因人心所鄉、復故宅遺跡、構堂曰中庸精舍、以祀子思、兼像孟子於旁、額其堂曰淵源、教授張頌爲記、居敬又於其右構堂、額曰斷機、大德六年、縣令宋彰復建堂室與齋舍、請於朝、易名曰中庸書院、至正五年、邑人馬亨、李元彬、李儼等及孟子五十二代孫惟讓始塑宣獻夫人像、別闢門宇、自爲一祠、明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增建東西廡各三楹、易斷機堂爲孟母祠、國朝康熙七年、詔發

帑金遣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督理重修。按此事舊志俱未詳修斷機。道光十六年河道總督秉鏡美捐金重修孟母三遷祠。斷機堂並建坊道左甘泉汪喜孫爲之記。

中庸書院自大德間擴置請額設官至延祐二年奉詔改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至正時縣令鄧彥禮徙建書院爲廟三楹明永樂中縣令朱珪再徙書院與斷機祠相直其後復遷故地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始擴而大之三十三年書院爲饑民侵毀惟子思祠僅存先是正德元年詔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廟祀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致祭自是子思子祠與斷機堂各爲專祠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孟廟併子思子祠修葺如初天啟二年書院燬於兵後三年兗州府知府孫朝肅始重建祠宇國朝康熙十二年衍聖公孔毓珂增修兩廡及重門外垣是後修葺不時至道光二十九年博士孟廣均復謀諸衍聖公捐貲重修。

鄒縣北有村曰富村舊名鄒興鄉俗傳爲孟子故里金孫弼謁祠記所謂鄒儒里是也里中皆孟氏居之明嘉靖四十一年孟廟舉事孟承義重建孟子父母祠堂。

萬子墓在鄒縣西南八里地名萬村齊乘云滕州南萬村有萬章墓卽其地也以下附記孟子弟子及孟裔墓。

公孫子墓在鄒縣西北十里齊乘云滕州北公村有公孫丑墓卽其地今名南宮村。

孟仲子墓在馬鞍山孟母墓旁有碑題曰新泰伯孟仲子墓。

孟氏中興祖墓在孟母墓旁有碑題曰亞聖四十五世孫孟甯之墓元至順四年春孟惟恭立碑陰有世系圖。

祭儀

遣官致祭之儀祭日地方官陳設畢凡陪祀皆地方正印官執各官皆以本贊引官引承祭官盥洗所盥洗畢引至行禮處立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引贊就位承祭官就位立典儀唱迎神司香官捧香盒跪香爐左引承祭官就爐前立贊上香承祭官炷香凡三上香畢引復位跪叩與承祭官陪祭官行二跪六叩禮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官跪獻畢三叩退執爵官立獻爵於案上正中退讀祝官至祝案前一跪三叩捧祝文起立引贊讀祝讀祝官立讀畢捧祝文安案上帛匣內典儀唱行亞獻禮執爵官獻爵如初獻儀獻於案左退典儀唱行終獻禮獻爵於案右如亞獻儀典儀唱徹饌送神引贊跪叩與承祭官陪祭官行二跪六叩禮典儀唱捧祝帛恭詣燎位捧祝帛官至案前行一跪三叩禮起捧祝帛司香官跪捧不叩依次送至燎爐承祭官轉立西旁候帛過仍復拜位引詣燎位焚祝帛引贊禮畢各退。



謹按、本朝遣官致祭之禮、乾隆時凡數次舉行、故記載宜詳。他若釋奠觀禮、皆各氏博士所同、茲無庸濫爲編入。

樂章

宋徽宗大觀三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馭跋周道、狂瀾倒瀾。躬承辭闕、高件禹功。

世興隆文、盛典惟崇。清調嘉栗、式陳儀容。

宋大晟樂府撰擬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先聖。惟公之生、人知趨正。

興享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永休、遐哉天命。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泰甯之曲

有周既衰、王綱既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

言而爲經、純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世。

金章宗明昌六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德甯之曲

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堯舜、力排楊墨。

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爲上公、宜茲配食。

元成宗大德十年撰擬釋奠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

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明洪武六年定祀先師樂章、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

國朝祠祭之樂、文廟丁祭樂名中和韶樂、凡六奏。迎神曰昭平、

初獻曰宣平、亞獻曰秩平、終獻曰敘平、徹饌曰懿平、送神曰德平。春秋丁祭皆用之。其亞聖配位前酌獻及鄒縣亞聖廟堂並無專奏之樂、而博士所司舊有樂戶四名。今春秋祭祀、率用民間鼓樂、此知禮之士所爲感憤而增歎也。

禮器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國家崇禮、先

聖先賢、秩祀惟謹。闕里 文廟祭器、自 皇考世宗憲皇

帝時製造頒發、宮牆美富、穆然見隆古典型。乃者各 壇

廟升馨薦香、亦既悉用古制矣。惟茲 元聖周公廟及四氏

先賢祠、朕於東巡之次、特命修葺。今輪奐翼如、而器具未備、非

所以重明禋、將誠恪也。該撫準奏、其飭有司遵定式、敬謹成造、

俾奠獻几楹、執事有恪、肅鉅典焉。欽此。十五年五月、奉到

欽頒亞聖廟祭器、正位獻爵三、銅一、簋二、饗八、豆八、篚一。

配位獻爵一、簋一、饗一、豆四、篚一。東廡三龕、每龕獻爵

一、簋一、饗一、豆四、篚一。西廡同。

述曰、古者釋奠之禮、必各祀其國之先聖先師。鄭康成謂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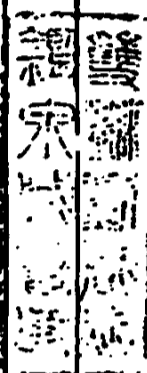
無先聖先師、當與鄰國合。又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則詩

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爲之。然則孟子之於鄒、豈非所謂

先聖先師哉。春秋釋奠、其秩祀也固宜。鄒縣之有廟祀、始於

宋、而隆於元。自明以來、尊崇之禮日增。今志祀典、區爲五目、

曰爵享乃舊志所分謂歷代衰封與享祭大典也。曰林廟志
修建年月與監修者姓氏而歷代之崇祀備焉。曰祭儀則今
博士所習與大清會典通禮諸書相表裏者也。惟樂章禮
器尚多闕略。僅據宋金二史增樂曲二章。考乾隆時部頒孔
廟樂章當時禮臣無以孟子廟樂請者遂至今缺焉。又亞聖
廟雖頒有祭器然不及先賢孟孫氏與端範宣獻夫人豈非
有待於議禮者之推舉哉。我朝尊師重道依古以來所未
有。方乾隆丙子壬午高宗親臨奠祀一時觀禮之士
雲合風從於嚴盛哉。



藏書

從祀賢儒傳



宋史禮志徽宗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配享鄒縣孟子廟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禹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凡孟子弟子十八人俱加封爵元明二代悉依舊制明嘉靖時嘗釐正祀典而孟廟享祀禮缺無聞國朝乾隆二十一年禮臣始奏請孟廟配饗從祀各主向皆仍侯伯封號未協禮制宜改稱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爲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益成括及從祀之唐臣韓愈宋臣孔道輔皆稱先儒某氏制詔報可由是配享從祀之位始定而私家著述又往往互有辨證今輯依孟廟祀位考其名氏兼附近代諸儒所撰議於次以俟議禮者采焉。

先賢樂正子

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魯人爲魯臣克樂正子名也。趙注今按樂正蓋以官爲氏者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魯人也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爲八有樂正氏之儒陶潛聖賢羣輔

錄八儒篇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學。^①說者以爲卽樂正克或曰樂正子春。

先賢公孫子

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趙注

公孫子蓋公孫之後魯有公孫茲公孫敖公孫歸父公孫嬰齊齊亦有公孫氏未詳所出丑齊人也聖賢羣輔錄八儒篇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學。^②說者以爲卽公孫丑或曰公孫段也。

先賢萬子

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趙注萬子卽萬章。孔子在陳章一第皆萬氏不知所自出章亦齊人史記孟子列傳云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按七篇中與萬章辨論之語爲多故孔子在陳章篇終特以萬子結之今本或誤作章。

先賢公都子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趙注

公都子不知何國人楚有公子田食采於都邑後人因氏公都廣韻注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

先儒陳氏

陳臻孟子弟子。趙注陳子卽陳臻也。朱子集注

元和姓纂、陳矯姓、周武王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其後以國爲氏。王應麟急就章補注、陳公子完奔齊、爲陳氏。

先儒屋廬氏

孟子弟子屋廬連、連、屋廬子名也。趙注。

廣韻注、孟子有屋廬子著書。今按著書云者、猶言孟子書中有是篇目也。或疑屋廬子必自爲書、其說似鑿。

先儒陳氏

陳代、孟子弟子也。趙注。

先儒高氏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趙注。

按詩序、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又韓詩外傳、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

編於詩也。此則高子蓋從孟子學詩者。公孫丑引高子論

小弁之言、疑別是一人、故孟子以叟稱之。

先儒孟氏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趙注。

詩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魯頌、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孔

達正義引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

思、後學於孟子者、著書論詩、毛氏引以爲說。今按孟仲

子與高子蓋皆從孟子受詩者。愚嘗據史記孟子列傳序

詩書二語、以爲詩書序實作於孟子。或疑其說爲孤證、觀

毛詩序傳所引孟子弟子遺說、亦可知此言之非無稽矣。

先儒充氏

充虞、孟子弟子。趙注。

姓氏辨證、充氏出自周官充人之後、以官命氏。戰國有充

虞、孟子弟子。

先儒徐氏

徐辟、孟子弟子也。趙注。

廣韻注、徐氏、顓頊之後、伯益之子、受封於徐。至徐偃王爲

楚所滅、以國爲氏。

先儒彭氏

彭更、孟子弟子。趙注。

廣韻注、彭氏、大彭之後。

先儒咸邱氏

咸邱蒙、孟子弟子、齊人也。趙注。

姓氏辨證、咸邱氏出自魯大夫食邑咸邱、因以爲氏。

先儒桃氏

桃應、孟子弟子。趙注。

姓氏急就篇注、桃氏、左傳周有桃子、孟子弟子有桃應。



先儒季孫氏

先儒子叔氏

二子孟子弟子注趙

周氏廣業曰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今按朱錫鬯重修孟子廟碑謂宋政和中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祀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今孟廟配位仍列季孫子叔二氏不知朱氏所云嘗罷於何時也。

先儒浩生氏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注趙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同上

閻氏若璩曰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篇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應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今案宋政和中封告子不害爲東阿伯從趙氏說也。今孟廟祀位改稱浩生不害。

先儒盆成氏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聞道未達而去。注趙廣韻注引風俗通氏姓篇云盆成括仕齊孟子知其必死其子逃難改氏成焉。今案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

成複姓也。又晏子外篇載盆成括葬母事是齊前後有兩盆成括其前盆成括嘗爲孔子弟子今孔庭從祀獨缺其人。

滕更附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注趙朱氏彝尊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孫宣公夷猶因其說宋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蓋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朱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

先儒韓氏

韓愈字退之。事蹟具唐書本傳。愈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與人書曰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尊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

能靡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愈它文傳述孟子者甚眾，皆與衍闊深，與孟子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文弊質窮。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其道蓋自比孟子，以荀況、楊雄爲未醇，甯不信然。至進諫陳謀，矯拂翰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窮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

先儒孔氏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廷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爲甯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有能名。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右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弄威福，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仁宗朝，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毅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

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校，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遷尙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權御史中丞。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伏閣力爭，帝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語塞，卒出道輔知秦州。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性鯁挺，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會受詔鞠馮士元獄事，爲宰相張士遜所賣，出知鄆州。行至章城，發憤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仁宗思其忠，特贈尙書工部侍郎。初，道輔知兗州，求得孟子墓於鄆邑之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爲廟以祀，泰山孫復爲之記。孟廟享祀，遂至今不替。

趙岐傳

附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玨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熒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初，孝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



無藏

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羅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岐以爲周衰異端並起。孟子閔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然靡所不載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章句十四卷。

孫奭傳 附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端拱中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遷大理評事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上將奉迎天書。奭獨言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四年將祀汾陽。奭上疏切諫。六年將祠太清宮又疏諫。帝知奭朴忠每優容之。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每進見帝未嘗不加禮。以年踰七十三請致仕不許。乃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尋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諡曰宣。事蹟具宋史本傳。奭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而奭所著孟子音義尤爲學者所宗。其序以爲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其言精而聽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奭亦可謂有功於聖經者矣。

錢唐傳 附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閣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諫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石節錄明史本傳述曰甚矣班史古今人表之陋也。其列孟子爲第二等而以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第五等而此外孟子弟子不與焉。抑何疏且謬哉。趙卿生東漢末造獨能仰窺聖指推孟子爲亞聖其識卓矣。鄭卿所注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今皆從祀而廢更獨見遺豈以其不答於一時而遽斥之耶。昌黎韓子之配祀始自宋宣和時蓋其來久矣。孔氏從祀年月無可稽述其表章孟子正色立朝侃侃不阿洵有得於仁義之旨哉。錢唐以一言寤主配享之禮罷而旋復或傳孟氏舊有報德祠豈亦私祀之類與。趙太常孫宣公皆爲有功於孟子然皆未與於馨香之列何哉。謹按四庫提要云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真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今於考訂從祀賢儒傳後附錄三人之傳孟子曰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若夫興舉之功則當世必有任之者矣。

附錄

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議覆衍聖公孔昭煥奏孟廟請罷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盆成括從祀查季孫子叔爲孟子門人盆成括學於孟子見趙岐注岐去孟子近必有據孟子去齊章有高子以告之文確爲弟子無疑告子不害從祀雖見宋史然攷欽定圖書集成及孟氏三遷志皆作浩生不害改於何代不可稽見在所祀係浩生不害非告子自宋至今從祀七百餘載未便以臆說罷奉 旨依議



儒藏

校記

①學：當作「儒」，見《淵鑑類函》卷一九二。

②同①。

③陽：當作「陰」，見《宋史》卷四三一《孫奭傳》。

藝文

歷代注解傳述

孟子章句

漢程曾撰。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見後漢書儒林傳。原書久佚。

孟子注十四卷

漢趙岐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仕至太常，年九十餘卒。事蹟具後漢書本傳。是注即岐避難時在安邱孫嵩家複壁中所著。

孟子章句

漢高誘撰。誘後漢書無傳。據誘注淮南子自序，知爲涿郡人。從同縣盧侍中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誘作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其書久佚，故歷代史志皆不著錄。

孟子注七卷

隋書經籍志云：鄭元注。按後漢書鄭康成傳，凡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

異義，答臨孝存問禮難凡百餘萬言，不云注孟子。而隋唐志並有之，疑或爲鄭學者所依託。原書久佚。

孟子注七卷

漢劉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著釋名二十篇。所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原書久佚。

孟子注九卷

晉蔡母邃撰。邃世次爵里無考。據隋志載，邃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又有齊都賦二卷及所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知爲晉人。志云：梁有孟子注七卷，蔡母邃撰。亡。唐書藝文志載蔡母邃注孟子七卷，蓋其書亡於隋時，至唐乃復得之。故北堂書鈔及李善注文選，杜佑著通典，猶開引其說。原書久佚。

孟子注七卷

唐陸善經撰。善經注孟子，舊唐書經籍志不載。新書藝文志作七卷。崇文總目云：善經以孟子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原書久佚。

孟子音義三卷

唐張鑑撰。鑑字季權，一字公度，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仕至中書侍郎、鳳翔隴右節度使，贈太子太傅。新舊唐書皆有傳。舊書述鑑所著，有孟子音義，而經籍志失載。



儒藏

新書藝文志有之。宋史藝文志亦作三卷。原書久佚。

孟子手音一卷

唐丁公著撰。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仕至太常卿。贈尚書右僕射。事蹟具唐書本傳。所著孟子手音。新舊唐志均不載。宋史藝文志有之。原書久佚。

翼孟三卷

唐劉昫撰。昫彭城人。因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居易記其事。原書久佚。

孟子音義二卷

宋孫奭撰。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仕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卒。贈左僕射。諡曰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實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刊孟子時所著。

孟子正義十四卷

舊本題宋孫奭撰。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所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以上二書。文淵閣著錄。

四注孟子十四卷

揚雄、韓愈、李翱、熊時子四家注。見宋史藝文志。後凡諸書存佚不復悉注。

孟子解十四卷

宋王安石撰。

孟子注十四卷

宋王雱撰。雱字元澤。臨川人。王安石子也。事蹟附見宋史安石傳。雱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孟子解六卷

宋蔣之奇撰。之奇字穎叔。宜興人。官觀文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點注十四卷

宋張簡撰。簡公武曰。熙甯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孟子解義十四卷

宋章甫撰。甫字端叔。蒲城人。熙甯中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

孟子節解十四卷

宋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同撰。見范祖禹進書劄子。范祖禹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等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今按文獻通考載五臣解孟子十四卷。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據此則五臣無康名也。又按康爲溫公子。溫公作疑孟而康乃

首建此論。姚氏謂其父子至親。不爲苟同。然觀此。亦可以知溫公之庭訓矣。

孟子解二十四卷

宋張子撰。謹遵四庫書目例。凡周張。見公武曰。張子撰程朱諸賢俱稱子而不名。

孟子解。並孟子統說附於後。

孟子解四卷

宋伊川程子撰。宋史藝文志注云。門人所記。文獻通考作十四卷。康紹宗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

孟子講義十四卷

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京兆藍田人。始與兄大鈞同事張子。後從二程子遊。元祐中官祕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

孟子解一卷

宋蘇轍撰。是書文淵閣著錄。提要云。舊本首題穎濱遺老子。乃其晚歲退居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

孟子解五卷

宋王令撰。令字逢原。元城人。後徙居廣陵。是書宋志作孟

子講義。卷數同。陳振孫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孟子新義十四卷

宋許允成撰。允成爲王安石門人。故所解孟子亦以新義名。晁氏謂崇觀開場屋舉子宗之。卽此書也。

孟子解十卷

宋龔原撰。原字深之。遂昌人。官待制。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解十四卷

宋鄒浩撰。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豐五年進士。官終直龍圖閣。諡曰忠。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解義十四卷又雜解一卷

宋游酢撰。酢字定夫。建陽人。元豐五年進士。建中靖國初。歷官監察御史。宣和初。終於知漳州。事蹟具宋史道學傳。

孟子解義十四卷

宋陳陽撰。陽字晉之。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孟子通義十卷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

孟子解十四卷



宋尹焞撰。焞字彥明，河南人。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微猷開待制，尹焞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待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然據韓無咎跋語，則十四卷中有第三篇及某章皆未備，實未成之書也。

孟子解十四卷又拾遺一卷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廣陵。紹興二年進士，歷官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卒，贈太師，諡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是書文淵閣著錄作孟子傳，乃南宋舊槧。提要云其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通考作十四卷，蓋傳寫誤也。

孟子問答十二卷

宋倪思撰。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歷官寶文殿學士，諡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按元白珽湛淵靜語載倪思論司馬疑孟一條，謂王安石援孟子大有爲之說，欲神宗師尊之，故光著疑孟，明其未可盡信，蓋出此書。

孟子傳十四卷

宋陳禾撰。禾字秀實，鄞縣人，官右正言，諡文介。事蹟具宋

史本傳。所注孟子本傳作十卷，蓋脫誤也。

翼孟音解

宋陸筠撰。筠字善材，一字元禮，金谿人。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益公必大爲之序。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之，建安人。是書自明中葉以後無完本。本朝乾隆時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首尾完具，復還舊觀。詳四庫全書提要。

孟子集注十四卷，孟子集義十四卷，或問十四卷，孟子問辨十一卷，孟子要略。

宋朱子撰。自朱子定四書之名，後來注孟子者率與論語、大學、中庸同釋，目爲四書。宋史藝文志雖列孟子於儒家，而朱子所爲集注、集義，或問皆錄入孟子類，蓋不敢沒其實也。今用其例，仍分別著錄。惟要略一書無卷數，僅見真西山序文。近代漢陽劉氏始從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凡八十五章。

孟子詳說十七卷，癸巳孟子說七卷。

宋張栻撰。栻字敬夫，廣漢人，事蹟具宋史道學傳。孟子說成於乾道癸巳，故名癸巳孟子說。書凡七卷，文淵閣著錄。

孟子傳三十六卷

宋史藝文志題曰張氏傳疑卽張子韶書也。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張至賈同百餘家解

孟子成一編。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宋戴溪撰。溪字少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

歷官工部尙書文華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紹聖初賜

諡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傳。陳振孫曰岷隱初仕衡獄祠

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

孟子傳贊十四卷

朱錢文子撰。文子字文季樂清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

出身。歷官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

孟子辨疑十四卷

宋王汝猷撰。

孟子要義十四卷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臨邛人。慶元五年進士。

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蹟具宋史

本傳。

孟子紀蒙十四卷

宋陳壽老撰。壽老字耆卿臨海人。登嘉定七年進士官至

國子司業。是書前有水心葉適序。陳振孫曰耆卿學於水

心者也。書主麗水簿。當嘉定初年成此書。

孟子解十四卷

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漢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

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杭之兄

也。嘗學於朱子。是書文淵閣善錄。

孟子通旨七卷

宋王柏撰。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以

度宗咸淳十年卒。事蹟具宋史道學傳。

孟子集註考證七卷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甫號仁山蘭谿人。從學於王柏。德

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事蹟具元

史儒學傳。

刪集孟子解十卷

金趙秉文撰。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

官翰林侍講學士拜禮部尙書。事蹟具金史本傳。

孟子辨惑一卷



儒藏

金王若虛撰。若虛字從之，棗城人。歷官翰林直學士。金亡後，徵服歸里，後卒於泰山。事蹟具金史文藝傳。

孟子集注旁通四卷

元杜瑛撰。瑛字文玉，父時昇。其先籍州信安人。瑛避地河南，繼氏轉徙教授汾晉間。詳元史隱逸傳。

孟子旁注七卷

元李恕撰。恕字省中，唐陵人。有五經旁注六卷。

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元李昶撰。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事蹟具元史本傳。

孟子通解十四卷

孟子衍義十四卷

孟子思問錄一卷

孟子旁解七卷

右四部不知撰人。見千頃堂書目。黃虞稷曰：皆元人所著也。

孟子私鈔七卷

明楊守陳撰。守陳字維新，鄞人。事蹟具明史本傳。

孟子雜記四卷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陳州知州。是書文淵閣著錄。

謹按：四庫全書提要謂陳氏是書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爲有裨於經學，故特附於四書類。今考其書體例繁蕪，實非善本。特以明一代考證之書，所存無幾，故今亦備錄焉。

孟子訂釋七卷

明管志道撰。志道字登之，婁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是書四庫存目作孟義訂測。提要云：書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出自臆說，恍惚支離，不可勝舉。

孟子說解十四卷

明郝敬撰。敬字仲輿，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禮科給事中。尋左降。明史文苑傳附見李維楨傳末。是書四庫存目。

孟子師說二卷

國朝黃宗義撰。宗義字太冲，號黎洲，餘姚人。前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薦修明史，以老疾未赴。是書文淵閣著錄。提要謂宗義以其師劉宗周嘗釋大學、中庸、論語，惟孟子無所論著，乃述其平日所聞以作此書，故名師說。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國朝戴震撰。震字東原，休甯人。國史儒林傳。是書與所作原善三篇皆標舉古義。國史稱震晚年論述於老莊。

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具見於是書。

孟子正義三十卷

國朝焦循撰。循字理堂、江都人。是書開發趙注、申明古訓、於趙說有所疑、輒爲規正。引據古書外、所采本朝諸人說凡六十餘家。○按、國朝崇尚經學、實事求是。乾嘉間經師繼起、深明古訓、自焦氏此書外、如邵氏晉涵之孟子述義、樊氏廷紹之孟子注疏、解經大率皆未成編。邵氏述義無傳本、僅見南江札記。說孟子幾四百事、或謂卽述義初稿。樊氏書已刻十二卷、於舊疏六卷又各分爲上下卷、自離婁以下四篇竟未版行、不知世尙有完本否。又錢氏東垣有孟子解詁十四卷、亦未見其書。此外諸家撰述應復不少、茲謹就聞見所及、詳爲采錄、其所不知、姑從闕如。

附錄

石經孟子十四卷

宋宣和中知成都席旦所刊、以補孟蜀廣政石經。見氏讀書志。馬氏文獻通考均列之。孟子類今因之。按此外又有北宋嘉祐篆真二體石經、南宋高宗御書石經、皆有孟子。又國朝賈三復補刊孟子、以續唐石經。今國學所立石經、亦有孟子、謹附其目於此。

孟子發題一卷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是書四庫存目。

孟子年譜一卷、孟子家記一卷

元吳迂撰。

孟子弟子列傳三卷

元吳萊撰。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以春秋貢於鄉、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蘄書院山長。

孟子年譜一卷

舊本題元程復心撰。四庫存目提要云、朱彝尊經義考載譚貞默孟子編年略、自述一篇、與此書自述不異一字、疑直以貞默之書施題元人耳。

孟子事蹟圖譜二卷

明季本撰。本字明德、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長沙府知府。

孟子編年略一卷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庵、嘉興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是書四庫存目入史部傳記類。



儒藏

孟子事實錄二卷

國朝崔述撰。述字東壁，大名人。著考信錄數十卷，辨論古事。

一以經文與義理爲斷，是書亦其一也。

述曰：自班史志藝文，以孟子入儒家，歷代史志因之。宋熙寧中，用宰臣王安石之說，乃罷詩賦，以孟子與羣經試士。是後孟子始尊爲經，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先是大中祥符時，真宗嘗命孫奭等校刊孟子，今所傳音義一書，卽此時作也。及安石欲援孟子大有爲之說，因有是議。當時元祐諸人務與爲難，由是疑孟，詆孟諸書紛紛作焉。况公武承其家學，故郡齋讀書志仍列孟子於儒家。至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下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今合爲一類。愚按陳氏此說當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有曰：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安石，亦不始於程子。此尤足以破諸儒門戶之見。竊嘗以爲孟子之尊於王安石，亦猶左氏傳、周官之尊自劉歆耳。初不必爲是經諱。觀宋史首列王雱註，則其訓釋孟子亦不爲無功。特惜其湮滅無傳，不復可考。其他諸家所述，有其名而無其書者，蓋尤不可

勝數也。可不惜哉。今錄歷代注解傳述，一以正史爲徵。其有書雖佚而史傳可稽者，則詳其卷數與其撰著名氏，以備參考。大抵宋以前著述鮮存，又孟子書不列於經，世儒好之者少，故今所采錄諸家撰著頗詳。宋以後則習孟子者率目爲四書，其所講求或專爲制義而設，蓋不勝采摭，故略焉。

校記

①殿：當作「閣」，見《宋史》卷三九八《倪思傳》。

②文華：當作「華文」，見《宋史》卷四三四《戴溪傳》。

③聖：當作「定」，見右引書。



需藏

雜志

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釋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拾遺記宋書符瑞志通志並載此事不知何據明孫穀古微書引作春秋孔演圖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韓詩外傳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同上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同上

崔氏述曰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至於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又按獨

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故豈得輒去聲揚視下亦謂朋友賓客聞耳房幃之內安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

孟廣均曰按荀卿子云有子惡臥而燂掌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所云惡敗出妻事蓋卽韓氏所述見妻獨居踞而請去之也後學不察真以爲出妻謬矣

孟子車尙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順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論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雜訓篇

孟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許氏瀚曰孔叢牧民條本之子思子今之子思子則朱汪晦所編又取之孔叢子也子思子原文載在冕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部儒家子思子下與孔叢小有同異今錄全文於左

孟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孔叢子 屈衡篇

子思謂孟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同上

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鄰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舊志

孟廣均曰：舊志引古碑云云，今已不見。此碑鄒縣志亦載此說。

以上志孟子遺事。

趙氏岐曰：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題辭

王氏應麟曰：熹、棣、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詁，誦佔畢而已。五經通義說

閻氏若璩曰：按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取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田學紀聞箋

錢氏大昕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潛研堂答問

唐寶應元年，楊龜為禮部侍郎，疏請罷明經、進士，而復孝廉。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令士習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為進士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得立學官。舊志：按舊志凡引史傳，皆約舉其文，不標書名，今悉稱舊志。

王氏應麟曰：國朝以孟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為三小經。玉海按程伊川文集論禮部看詳狀曰：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禮部之意，卻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也。翟



氏源曰：孟子升經之事，當在宋初，故有自來四堂各講論孟之說。史志未詳，采此以備其制。

祥符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臣各一部。玉海

景祐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刊定前漢書、孟子、下國子監頒行。麟臺故事

熙寧四年二月，罷詩賦，以經義策論取士，令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易、詩、書、周禮、禮記；次兼經、論語、孟子；次策論；次大經、易、詩、書、周禮、禮記。麟臺故事

許氏瀚曰：熙寧四年科舉之制，以王安石議也。有朱尊孟子為經，蓋已久矣。觀真宗朝孫宣公奉敕校勘孟子，遂作音義進呈，可見祥符七年印本即孫校也。

元祐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間議罷復，而孟子試義不改。舊志

又注：初司馬溫公執政，欲盡變熙豐舊法，范忠宣公曰：孟子不可輕議，猶六經之春秋矣。乃止。

元祐中，司馬康繼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為孟子節解以進。舊志

按此文已詳前卷。孟子節解注見范祖禹志墓原文云：康力疾解二卷。又按玉海載元祐四年以司馬康言，詔進講孟子。

講官為節解十四卷。范祖禹講今樂猶古樂及公劉、太王章許氏瀚曰：康傳載康言而無年數，據此知是元祐四年也。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因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為二絕句。晁迒客語

政和四年，點檢措置秘書省官，投名人並本省職掌楷書以上保引，保二人引一人。三館祕閣官試驗書讀孟子，書三百字不誤十字，讀三百字不差十字為合格。麟臺故事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旨令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東宮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續漢胡舜陟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聞曰：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會亂不果行。舊志

建炎二年九月己亥，上謂宰相：近將孟子論治道處手寫入於絹屏。又曰：語孟誦習之熟，真有可喜矣。卯內出親書坐右素屏，族葵一篇，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七，凡十扇。遣中使宣示宰執。玉海

紹興八年五月，命說書尹焞解孟子。八月，命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十六年三月辛卯，終篇。同上

按：尹和靖有孟子解十四卷，已見前卷。王時敏師說曰：先生曰：德壽問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

言。上曰：誰言曰：武王誓師之詞也。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仇。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僇。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張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鄧人江大猷爲諭德，兩日一講孟子。傳志

乾道時，朱某嘗欲罷詩賦，而分經史子時務之年。其私議以易詩書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及三傳爲一科，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朱史志

紹熙五年八月，詔續清邸所講孟子。嘉泰元年十一月，講徹。王金大定六年，始置大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印板，頒諸學校習之。又設女真學，令譯經所以文真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文真子弟習之。舊志元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博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同上

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第二場古賦。

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同上

明洪武元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同上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三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仍頒諸學宮焉。同上

洪武時，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辭氣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謀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宮。上可其奏，命曰節文。萬歷重編內閣書目

周賓所議小編曰：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奉上徵天下耆儒同校孟子，中間語氣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其餘一百七十餘條頒之中外，俾皆誦讀。向有板在南雍，今殘缺矣。

李翺戒菴漫筆曰：國初嘗刪國人寇讎、反覆易位等章，其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目以全書行世。

今按：明史錢唐傳，帝嘗覽孟子至草莽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某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愍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所謂孟子



節文、卽內閣書目所載二卷者是也。據戒菴漫筆、知當時此書實頒行未久、故曰卒寢前目、以全書行世。而他書稱太祖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朱錫鬯謂野史近誣、不足信。又引太祖論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謂太祖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啟諸生誦上之端耳。此皆於孟子事大有關係、今並附錄於此。

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題、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而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爲例。廖道南殿閣詞林記

以上志歷代崇習孟子遺事。

淮南子汜論訓曰、全性葆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高誘注曰、全性葆眞、謂不拔鬻毛。據叙眞訓注、當作難拔鬻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已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

傅氏元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文選劉孝標撰命論李善注引傳又曰、孟某、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理物意林。

馬氏端臨曰、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類、直齊陳氏書錄

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稱孔子傳之孟某、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楊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文獻通考

按此著錄家孟子入經之始。許氏瀚曰、陳氏馬氏既發此論、而宋史藝文志仍列子部、則托克托之過也。

薛氏瑄曰、宋之大儒有德業問望重於一時者、猶拊孟子於法言之後、尙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子及學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意、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閭、無越於此矣。書錄

附錄、許印林氏駁正孟兩山博士重纂三遷志稿三則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說本漢趙氏孟子題辭云、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意謂鄒人系出魯卿、義國顯然也。孟子父母名氏、漢唐諸書不見。自明李東陽纂闕里志、許曰、闕里誌乃山東提學憲副陳君錫所修、據李東陽序、乃李奉教來祭、欲爲一書、遙問學使陳君錫、行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而已。諸書引闕里誌、動云李始云、孟子父名微、字公宜、亦不言出何典記。按東陽皆誤也。晉左貴續孟母贊有斷機教子一語、漢子猶教子也、在晉人必



孟子師授出於子思、在漢諸儒悉無異詞、近代學者乃多異議。許曰、史記有人字、無人字、未可定、不得以王弼之言爲太史公言、烏可謂在漢諸儒悉無異詞乎。小司馬明言、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烏可謂近世學者乃多異議乎。大約考核年代、謂不相值、卽通鑑所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事、在安王二十五年、或且駁之曰、孔

子沒至是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尙存，則此事亦不足據矣。要之羣言淆亂，則折諸聖。聖人既沒，則吾折諸聖人之徒。史遷班固劉向所言，蓋皆七十子後學者所傳也。孔叢子雖晚出，要出於孔氏。許曰：孔叢出於王氏。豈等後數千年鑿孔無稽者乎？孔叢印明有思孟授受數條，是則聖門實錄，確不可易。許曰：子語孔叢，猶經之有晚出古文尙書，前儒考辨已有定論。縱有二偏信者，竭力扶持，終不能勝也。何也？其書誠僞也。以今日修三遷志，欲屏棄孔叢，不采勢必不能。然亦不過付之閒疑，載疑之列已耳。如必據孔叢爲實錄，以攻駁他說，則斷乎不可。至年歲小差，乃史文舛謬，紀載失實，又不可據彼而訂此。且吾又證之經文矣。經不云乎：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斯言也。聖祖以殿全書，決非少時講學之言。乃耆艾成德以後之言也。所謂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者，又非百八九十年之謂，乃百十數年之謂也。夫此百十數年之中，吾聖祖已六七十歲，則吾聖祖生時，距孔子沒時不過六七年耳。子思子逮事孔子，而學於曾子。當孔子沒時，其年尙少，亦可知也。子思子享年蓋八十餘。許曰：子思年八十餘，與史記不合。當取王草堂之說，附注句下。而吾聖祖得侍函丈，復何疑哉？此吾所欲據本經以息羣喙者也。若蔡氏清議孔叢殆後人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此言尤非覈於事理者也。孟子在前漢時，知尊崇者馬遷劉向而外，蓋亦無多。吾不知僞撰孔叢者何人，而能預窺聖道一脈正傳乎？許曰：漢文帝時，孟軻生傳詩、董子說春秋，揚子著法言，莫不引述孟子。何止馬、劉知尊崇耶？且其書正是東漢以後，知尊崇孟子者多，故僞撰孔

數以輔家語。若前漢之今按孔叢之書子思子上而後載孔叢、世烏有如此好事者乎。孔叢之言爲多。孔叢亦決非附會思孟一段授受之人也。許曰孔叢孔叢之言又眞乎哉。是何異辨古文尙書非僞。據爲面云有孔安國序有孔安國傳安國決非作僞之人哉。實錄又何疑焉。至於近世小書有稱孟子外篇者。許曰孟子外篇。此書自胡震亨姚士粦載孟子自明所從學曰魯有聖人等傳刻行世不得渾稱近世。載孟子自明所從學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某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此段苦心分明無論文詞鄙里非聖賢吐屬而謂學於子上亦漢唐諸儒所未聞。究其意不過由史記列傳學於子思之門人一語附會而出。然使手上果爲孟子師史記孔子世家述子上事不應若是寥寥。卽孔叢載子上事不應若是沒沒也。且趙岐注孟子親見外書四篇不容不知學於子上而題辭云師孔子之孫子思也。許曰此引孔叢爲證卻無不合處何也。孔叢子固喜附會見且趙氏固云其文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眞。此外篇之僞不縱外書有學於子上事趙氏詎肯取以爲信乎。此外篇之僞不辨自明。乃復僞撰問答數條益不足論矣。要之聖賢授受大端天下萬世讀書人所共聞而公議之者豈余小子所敢私贊一辭哉。

原志云孟子生日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卽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那移也。許曰此

據乎信如是說無論他書卽如孟子七八如書之伊訓曰惟元月之開歲十一月十二月已不得通矣。如書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十二月也。乃僞古文至於周人幽風敘四時物候毫不爽夏時俱彰彰可見。風是述公劉安得以周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子之生斷於四月初二日。許曰孟子生年尙無確據尙論生日舊傳四月初二卽初二日。四月初二云爾。或云周四月當夏二月亦可姑備一說。原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馬班未言及若趙氏則不但未言及其題辭明言字則未及曹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某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許曰此序原文與此小異今錄於此。子以荀卿子孟某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按原文爲勝然其說不足據荀卿名況卿卽是字。故劉子政云蘭陵人喜字卿皆以荀卿也。則以卿爲字者是矣。卽孟子書自古及今皆稱孟子亦無稱孟某子者乃云皆以姓名自書厥字不傳何也。今世所稱子車者出於孔叢子及魏衛將軍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謂子與者出於晉司隸校尉傅元所著傳子。許曰按孟子字漢世儒者未聞。聖證孔叢俱難憑信其稍古者惟傅子及劉孝標辨命論耳。又晉書劉長盛云子與所以辭大夫者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內不載與傅子同是晉世有此說。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內不載論語家此云漢隋唐志不載何也。在可疑其僞者而文選李善注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甚。許曰孔叢之僞在魏晉且古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卽以曾子字爲字哉。許曰此等世俗之見豈足以考證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



車爲當。許曰：劉孝標稱命論云：子與困城倉。又正韻注：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車。音從平聲。廣韻簡韻內亦收此字。注曰：孟子居貧軻軻，故以軻名。許曰：廣韻原作軻，軻軻，不遇也。從去聲。此說近鑿，當以平聲爲是。其注云：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與。又案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據此，則孔叢正作子居。既字子居，則廣韻箇字注正得其旨，同一出於孔叢一信。一不信，徒見其惑而已矣。

按：原書許氏駁辨甚多，此三條蓋博士所尤用意者，故按語獨詳。而許氏疏辨之說亦最明晰，附錄於此，以存其真。至此外辨正各條，已經採用者，不復詳出。惟佚文類許氏有補遺數條，今已錄入本卷。原文尙有一條，引史記燕世家，孟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許氏謂此齊王爲宣爲靜，誠難考斷。若孟子之言，則史遷必有據依。然史記僅以七篇著之傳，固無所謂外篇，不審此七篇逸文耶，抑列國舊史文耶。索隱謂此語與孟子不合，蓋不信其爲孟子之言也。今按此四語明見戰國策燕策，乃孟某謂齊宣王語，史遷欲移屬潛王，以合六國表，故刪去宣字。是則國策乃史記所本，而許氏謂不審此七篇逸文，抑列國舊史文，亦可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矣。附志於此，以見著書之難，與校錄之尤不易也。

受業門人陳世昌校字

校記

① 繹：當作「嶧」，見《古微書》卷八。

② 孔演：當作「演孔」，見右引書。

閑
道
集

清道光刻本
清·孟經國輯

《閑道集》四卷，清孟經國纂輯，清道光刻本。

經國，浙江紹興（今屬浙江）人，孟子後裔。道光中嘗佐幕福建。

據是書末孟經國《孟子年表跋後》稱，其少時從塾師學《孟子》書，即心向往之。稍長治制藝，究心集注，然不過領會章節及句法段落，於此中精蘊未能深悉。後以家貧棄舉業，游於公卿之門。稟牘餘閑，重新取趙岐《孟子題辭》及孫奭《正義》讀之，遂逐層體貼，悉心揣摩。復取《戰國策》、《史記》、《竹書》、《通鑑》以及《注疏》、《大紀》、《考略》諸書參讀，始知孟子抱道自重、游歷諸侯，以仁義王道相期，而屢見沮。而留下七篇之書，繼往開來。

是書為經國佐幕餘閑，薈萃各書而成。分為四卷：卷一為《孟子外書》，卷二為《孟子逸文》，卷三為《孟子年表》，卷四為《孟子注解》。書前有吳榮光、恒豫、韓克均序。卷首有孟子石像、孟子墓圖。

案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七篇之外「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應劭《風俗通》也稱《孟子》十一篇。但《外書》久佚。宋人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二「性善辯」條記：「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然此一帙後世亦無所見。而明代人忽刻《孟子外書》四篇流傳，學者多指其偽。至於《孟子》佚文，古文獻中頗有徵引而不見今本《孟子》者。如《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以及《孟子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孟經國用力搜輯，成《孟子佚文》一卷，誠有功於孟學。其《孟子年表》一卷，折衷衆說，於孟子生卒年考證尤詳。但有些地方引偽《孟子外書》為證，是為其失。

叙

太史公列傳稱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楊雄稱孟子非荀知之亦允蹈之。以荀子爲同門異戶。班固乃以孟子子思與荀董司馬劉楊同列。故漢以後或稱孟荀或以等于晏嬰之儔。唐藝文志猶云孟子荀卿專修孔氏以折異端。至韓文公稱孟子醇乎其醇荀楊大醇小疵。實本楊子。宋儒宗之而萬世之論以定。夫司馬作史去戰國甚近而僅云孟子七篇則趙岐謂外書四篇爲後人依託當矣。顧曰

月經天而容光所照亦非燭火比也。江河行地而泌沸所溢尤非潢汚行潦派也。若精言之則家語國語紀聖賢言行未必盡爲可信。然究與莊列異旨。余所以于秦漢以前古聖賢書每日孜孜也。孟君經國以佐幕餘閒薈萃各書于孟子微言佚事輯成篇冊曰孟子年表曰佚文曰註解。又訪得外書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四篇錄入其用心可謂勤矣。宋劉昌詩蘆浦筆記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只有性善辯一帙而闕其三則此書尤足



珍也。因孟君請而叙之。

道光己丑十一月初六日、

翰林院編修、前護理貴州巡撫、福建
布政使、南海吳榮光撰于廬墓之雲
朔山房。



叙

昔先嚴莅南州、始得執摯見先生、憶其歲、蓋嘉慶乙丑也。先生篤于品行、長于詩古文辭、爲幕中傑出者。先嚴曾屢述之、故得相從於話雨樓觀德堂之間。後此、豫奉母北上、踪跡多疎。歲丁丑、先嚴任南汝觀察、奉諭始知、仍聘先生至古申國、重笑東南、大慰所望。自偕遊秦關以往、莫知稅駕矣。今年春、辱遞魚牋、附寄孟子年表。捧誦數過、廣搜博攬、考摭精詳、採拾各條、辯論明晰。子車氏一生、所如不合、展卷瞭然。不特遊梁遊齊、先後年歲、確有可憑。伐燕取燕、均爲宣王。疑團得破。更識誕降之日、五色雲呈、捐館之時、鄉人盡哭。卽歷聘侯邦、或爲術士所傾、或爲嬖人所沮。天之不欲斯人遇、非爲七篇故乎。至若外書四卷、千餘年來、佚而不傳。今幸先生好學博古、購而錄諸編年紀月之首、是何異霧開雲歛、復覩日星河嶽也。其有功于子車氏、豈淺鮮哉。謹拜手而爲之跋。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臘月朔、

知河南歸德府事、前吏部郎中恒豫謹譔。



序

嘗讀漢志以內外名篇者惟淮南爲然。蓋內論道外雜說也。復讀莊子亦分內外篇。東坡謂出于世俗非其本意。今以之擬孟似不干倫第。觀劉歆七畧作孟子十一篇。應劭風俗通亦稱孟子中外十一篇。然則所謂中者顏師古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內卽七畧所稱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是已。而此言外者何居。按孟子七篇武帝時已入大內故曰中亦曰內。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謂之外。其時邠卿只知內府七篇而不知有民間所得之四篇故疑爲後人依託勿之註耳。書稽孟君經國爲子與氏七十數世孫余夙耳其名客秋與芝庭將軍衡論幕中品概將軍首推之。余乃物色得與晤語雖修髯蒼蒼不失儒生面目也。言論風采綽有可觀。拙所輯孟子外書及佚文年表註解四卷出閱苦心孤詣匪伊朝夕夫表與註解尙有古書可稽而逸文亦有簡編可採。惟外書自蔡母遂熙時子注後至唐已失。孟君久業申韓見推名公卿佐理劇郡邑商遊楚江閩嶠北歷秦嶺梁園舟車所至不爲不廣而能于案

牘餘閒搜羅陳迹捫拾羣言使二千餘年之佚書一旦彰而顯之。卽謂子與氏之賢裔也可謂之功臣也亦無不可。余嘉其志廼屬付梓。倘附諸七篇之末以充十一篇全數俾別于淮南莊子之外其誰曰不宜。

道光十有一年歲在重光卑閣修禊之日

福建巡撫汾西韓克均芸舫氏撰。



閑道集目錄

卷一

孟子外書

卷二

孟子逸文

卷三

孟子年表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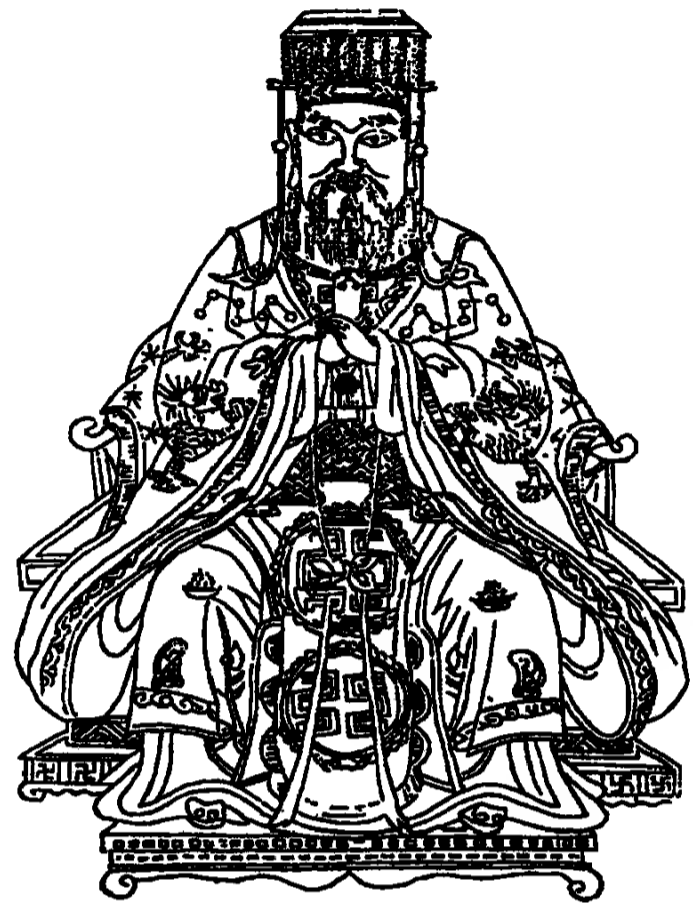
孟子註解



儒藏

閑道集 卷首

孟子子冕施像



贊曰、鬼嶧鍾靈、爲生神異。母教三遷、孔門配四。黜霸尊王、
型仁講義。至大至剛、沛塞天地。發明性善、恥言功利。距墨
排楊、浩然正氣。德竝禹績、古今無二。宜享千秋、澤流後嗣。
卞里後學仲蘊錦。

孟子子石像





馬鞍山圖

經圖自讀

先亞聖書後五十餘年來追維祖德屢見羹牆輒神遊于馬鞍四基諸山思欲一瞻墓廟而不可得乃自嘉慶丁丑戊寅之間硯食古中園已卯自秦而楚之梁獲謁遊梁祠北上燕都庚辰夏由燕就聘葉廉使汝芝旋浙竊喜假道充鄉必能辦香瞻謁聖像躬上馬鞍四基塋墓不謂行抵泰安牲口倒斃中途逗遛多日與人又言時方炎夏霖雨正多未克驅車湖路而廉使星軺復前行數站卽由泰安單騎前赴沂州山路而行私願成虛爲悵快

者久之。嗣閱三遷家乘首圖亞聖冕旒正像竝跪坐側像世傳孟子葬母而自刻跪像以殉。後經宋人修孟母墓得之墓中者。或又據闕里志引元鄒尹司居敬謂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欹蹠向後屈膝當前蓋古人席地而坐也。孟子刻像殉母之說疑無所據。昔朱子亦嘗云古人坐者兩膝着前因反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跪者然。茲經圖不問孟子之像是否得之孟母墓中謹將冕旒跪坐二像及馬鞍四基所葬三墓概付剗剗刻諸卷首俾天下後世凡讀吾

先亞聖書者咸見羹牆于勿謾云。

閑道集卷一

商孫經國謹輯

孟子外書

性善辯第一

謹按王克論衡孟子作性善篇凡十五章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

荀卿名況楚人避漢諱易荀爲孫

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鰾蟻知君臣而况于人乎故人之性

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性無不善而物亂之水無不清而物污之是豈本性也哉而物亂之一本作而欲害之

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

曼邱姓不擇名齊人

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

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

之傳也

子上名白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

台驪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孟子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此章戒人不學而瞽面如聾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街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遂居之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婦則女傳作祖



儒藏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五飯，稻菽之飯。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滯也。專一其性，爲止其滯。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公孫龍字子石，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子石曰：

信。孟子曰：何謂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

孟子曰：筴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筴敬仲義，故齊威公亦

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存衛亡國之德。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曰：辟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之以言，不約從，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已矣。

文說第二 凡十七章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言人能辨才辯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做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危。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聖人，謂子上也。子上曰：言仁不

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也，言刻則人害也。大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諫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兮，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靈龜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丁著曰：靈，古紙字。萊，國名。後屬齊地，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爲臣而去之後。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子庚，泄柳字。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

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曰繫易也？子叔，門人。

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弛，緩也。惠子名施。渦，出藥水。

孝經第三 凡二十章

孟子曰：孝經者，孔子傳於曾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魯釐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歟。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董死、孝也。劉熙曰、茅董、魯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轅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蔡母遠、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曰、伯轅、端木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綬、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與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端子用、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端子、為墨子之學者。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嚴實。此乃稱名責實之義。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飭、飭者殷法、雖周亦飭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蔡母曰、明曰、與助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尹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高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齊末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為氏。亦曰景丑。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華門。子敖、王驪字。程曾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讀如連、與堅緇、讀如哉。與白為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其類詩、故以為詩而賦之。

屋廡子曰、無為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為、非無為也。堯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霸之罪也。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挑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商，商調之最高者。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吾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爲正第四 凡十七章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

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自思之爾。」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歛，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



儒藏

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孟子過鄒，見鄒莊公。鄒，國名。高誘曰：世本，鄒莊公名顏。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文王。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孟子曰：有道吾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

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孟子曰：今之士大夫皆罪人也，逢君意以順其惡。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

乎。按：左傳李氏刊本，止有十五章，以下闕。

孟子曰：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好知，無好勇。勇知之過，禍患所遵，當以仁義爲本。

開道集卷二

裔孫經國謹輯

孟子逸文

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荀子性惡篇。

孟子曰、人之性善。姚鼐唐文粹。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

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也。

袁宏後漢紀瑯瑁語。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在穀不可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在材木不可勝用。

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窶飢居于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同上。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王克

論衡本性篇。

性篇。

孟子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大行人注。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高誘呂氏春秋仲春紀當善篇注。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應劭風俗通正失篇。

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公羊

傳成十八年築鹿囿下何休注。

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說。

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抱樸子外篇。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梁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孟子曰、千載釋年史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綽拾遺記錄。

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案、孟子稱逸、始見于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

孟子曰、阿意事貴胥、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飲肩注。

孟子曰、頓蹙而言。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使自求之。文賦注。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張景陽七命注。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釋史有命

世者。答蘇武書註。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王仲宣誄注、案子路人告之以

善于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觀故曰字、則引古可知。選注謂出孟子、當有據也。

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註。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



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

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史記

孟軻謂之寄居。秦史記設本紀。伊尹從湯。言秦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劉向別錄。有寄居。索隱曰。向

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各稱甚奇。寄居。謂人困於下。主弱于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居也。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孔穎達詩幽風七月篇正義。其下云。則冬亦有

績麻。但言不備耳。案漢書食貨志。叙聖王制土處民。法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

相從者。所以當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傳宣十五年。初稅畝。注。述聖王井田之法。亦有云。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趙長

篇。非

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飢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朱白等

華論入牛。希濟治論。

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馬總意林在渴者易爲飲下。

六十四泰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廣韻

孟軻言。遇不遇命也。王定保

孟子曰。會子之事父也。論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

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邱光廷兼明書。傳史亦引。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

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太平

御覽。案。從天。本作順天。梁避太祖諱。改。連萬物。本作治萬物。唐避高宗諱。改。

孟子曰。軻少貧。從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

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同上。案。女選注。引列女傳。

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徐鍇說文。案。此疑是性善辯之文。

孟子曰。國無小。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借僞部政治小序。

孟子所謂。患者。人之高行。冊府元龜。環衛部志。節小序。太

高行。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朱子

載外。國本孟子。仁也。哲人也。下。有此二十字。語類問所。據。向見尤延之。說高。原本如此。

孟子曰。江海異于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于邱陵者。高大

也。若深不異于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于邱陵。則

跛羊步其巔。蔣花珠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

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

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正。非我也。而

可以厲心。劉向說苑。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于欲。傾然

後會。使良知不誘于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

之道也。韓詩外傳。鍾惺孟子翼考亦載。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飲。漢書食貨志贊。

孟子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宋裴松之三國志注。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同上。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坐塗炭。蓋聖人之清也。蕭梁劉峻世說新語注。韓詩外傳亦載。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漢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善文選注。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史記魏世

家。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劉熙注曰致至也。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唐白居易六帖。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有過者止而聽之。過者上脫吹笙

二則弈敗笙汨之也。綠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劉勰新論正義亦引。

人之于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玉麟藝文。

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學齋佔畢。

使動其端善于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勿見也。董子繁露深察

名號篇其上即性有善端云云。

孟子下質于禽獸之所為故曰性以善。吾上質于聖人之所為故謂性未善。同上。

今人之性不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詹道傳孟子集注纂箋引。



閑道集卷三

商孫經國謹輯

孟子年表

周烈王喜四年魯共公五年已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于鄒。紀侯之年者何鄒先自鄒故魯附庸也。

按孟子譜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攀鳳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間巷皆見五色雲獲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按孟子譜孟子生日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卽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那移也如書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十二月也秦以十月冠年漢初亦然。是亦以十月爲歲首而不正十月也。至于邠風叙四時物候毫不爽。夏時俱彰彰可考安得以周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子之生斷于四月初二日。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畧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

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晚始遊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

陳氏鳳石謂孟子生卒史記不載。據孟子譜稱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寅壽八十四歲。晉青日札聽雨紀談與孟子譜竝同。獨其所生之歲孟子譜謂在周定王三十一年日札紀談又作定王三十七年。陳氏士元謂在安王。瞿氏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孟子乃生。諸說不同。惟三遷志云當在烈王四年已酉。蓋自赧王二十六年逕遡烈王四年孟子年適八十有四。况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孔子生于靈王庚戌距孔子卒一百八年。卒于孔子王戌與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亦合。任鈞臺從之較譜說足據。

孟子譜孟子名軻韻注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輿又字子車音從平聲又廣韻箇字內亦收此字注曰孟子居貧軻軻故以軻名從去聲此解近鑿當以平聲爲是。

孟子譜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曹魏人



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車者、出于孔叢子、及魏衛將軍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輿者、出于晉司隸校尉傅玄所著傅子。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不載、有疑其僞者。而劉孝標、李善之註、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甚。世代去傳玄已遠、又爲魯人所著。見聞似真。且古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卽以曾子字爲字哉。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車爲當。

任氏兆麟曰、聖證論稱字子車、又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又傅奕休稱字子車。按孟子字、當從子輿爲是。攷漢石經論語殘碑、執輿作執車。古二字通用。居則以音譌、于義亦無當也。

史記索隱、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按漢志魯國有驪邑、故邾國。水經註、鄒山、左傳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城鄒山陽、故邾婁之國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

于此。今以孟墓證之、則孔孟生同鄉邑矣。

陳氏鳳石云、譚氏編年畧、以爲史記稱孟子邾人、猶稱子路卞人之類。又引自齊葬母爲魯人之證。閻百詩曰、孟子爲邾人、非魯人。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適邾。其葬歸于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魯鄒密邇、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是也。故孟子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按、孟子少居邾、有鄒與魯聞、孟子對穆公語、意其衆徒講學、居邾日多、而曹交得聞人皆可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此時孟子居邾、猶是四方來學之初也。譚氏編年畧、列見穆公于見齊湣王之後、非也。精舍記曰、孟子故宅、在鄒縣東隅。有曝書臺。其東隙地、子思講堂、孟子學道于此。三遷志曰、孟母斷機祠、在鄒縣東南隅曝書臺西、去子思書院僅百步。

林氏春溥云、孟子生卒年月、史傳無明文。元張頤孟母墓碑記、据鄒公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雜記載孟子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已

西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今考貞定王在位只二十八年、無已酉。已酉在考王元年、下距赧王二十六年、已一百四十三年、不得云壽八十四也。陳士元疑定爲安之訛。然安王在位亦只二十六年、無已酉。已酉在烈王四年、故三遷志所載年表、據黃榑瞿九思說、爲烈王四年已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既與八十四之數符、亦與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合。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子世譜亦然。故今從之。至關里志謂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七年。潘彥登孟子生日考、亦謂疑是安王十七年、譜訛安爲定、訛王爲三。周廣業孟子四考從之、謂孟子當卒于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譜倒爲二十、又衍六字也。按如其說、則孟子先魯平公梁襄王卒、七篇中何以皆稱其謚。殊不可從。又言孟子本魯公族、趙岐說後徙於鄒、遂爲鄒人。其葬母于魯者、蓋孟孫世爲魯卿、則祖墓自當在魯。太公子孫五世反葬于周、孟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吳程乃据此、以爲孟子魯人之證。譚貞默編言、更侈其說、謂鄒爲魯下邑、卽孔子鄉、叔梁紇所治。

近曹子升孟子年譜方主之。其文繁、不及詳辯。今但以孟子兩處證之。如吾之不過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又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于門。如謂鄒卽魯邑、則祇有魯君而鄒君何爲者。舉此、則其他附會之說、不待煩言而破矣。

周烈王喜五年、魯共公庚戌、二歲。

六年、辛亥、三歲。

按三遷志、父激卒、母仇氏鞠之。

又按春秋演孔圖、孟子父激公宜。陳楷門曰、名激、字公宜。

孟氏譜、父曰激公宜。一云名彥璞。

按集韻、孟子母爪氏。錢竹汀曰、說文、反爪爲爪、與掌同音。變隸爲爪、非從人從几也。春秋傳、黨氏、先儒讀爲掌、出任姓。孟母當是其族。

周烈王喜七年、魯共公壬子、四歲。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爲買街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



母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遂居之。

韓詩外傳曰孟子幼時東家殺豚孟子問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褻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以食之。

廣輿記曰孟母故宅在太原榆次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周顯王扁元年魯共公九年癸丑五歲。

二年甲寅六歲。

周顯王扁三年魯共公十一年乙卯七歲。

四年丙辰八歲。

五年丁巳九歲。

六年戊午十歲。

三遷志禮十年曰幼學孔叢子稱孟子車見子思時尚幼則見子思疑在此歲乎。

周顯王扁七年魯共公十五年己未十有一歲。

八年庚申十有二歲。

九年辛酉十有三歲。

周顯王扁十年魯共公十五年壬戌十有四歲。

周顯王扁十一年魯共公十六年癸亥十有五歲。

三遷志就學于魯歸家斷織以教。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又按孟子外書曼邱不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也子思之子曰子上嗣賞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鄭氏禮記注子上孔子曾孫子思後之子名白

聖門志曰孟子十五歲就學於魯謹按伯魚卒于敬王是年生至顯王四年已百有十四年孟子始生安能親受業耶案介夫謂若親受業不應但云私淑諸人其學于子上信矣

林氏春溥曰本傳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此謂實錄自漢藝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王劭遂謂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教趙岐亦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而子思孔叢等書更附會爲思孟問答之語並誤按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時伯魚卒已五年而子

思爲喪主。知其年已長矣。孟子之生距伯魚卒益百十一年。安得與子思相及耶。

周顯王扁十二年、魯共公卒甲子、十有六歲。

十三年、乙丑、十有七歲。

十四年、丙寅、十有八歲。

十五年、魯康公丁卯、十有九歲。

十六年、屯元年戊辰、二十歲。

十七年、己巳、二十一歲。

十八年、庚午、二十二歲。

周顯王扁十九年、魯康公辛未、二十三歲。

按、任氏曰、此孟子之所以不入秦也。蓋秦未嘗不招賢、然欲復井田、興學校者、孟子也。開阡陌、尚首功者、商鞅也。秦用鞅、孟子必不入秦也。

周顯王扁二十年、魯康公壬申、二十四歲。

二十一年、癸酉、二十五歲。

二十二年、甲戌、二十六歲。

二十三年、乙亥、二十七歲。

二十四年、魯景公丙子、二十八歲。

周顯王扁二十五年、魯景公丁丑、二十九歲。

周顯王扁二十六年、魯景公戊寅、三十歲。

林氏春溥曰、孟子既娶、見其婦田氏袒而在內、不悅。婦求去、以母言留之。當在此時。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傳列女傳作袒。

周顯王扁二十七年、魯景公己卯、三十一歲。

二十八年、庚辰、三十二歲。

二十九年、辛巳、三十三歲。

三十年、壬午、三十四歲。

三十一年、癸未、三十五歲。

三十二年、甲申、三十六歲。

周顯王扁三十三年、魯景公乙酉、三十七歲。

通鑑、孟軻至魏。按、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孟軻至梁。是

爲顯王三十三年。通鑑從之。任鈞臺孟子考畧謂當在

顯王四十八年。詳辯在後。

周顯王三十四年。魯景公僖十一年。丙戌三十八歲。

紀年。魏惠王改元年。按三遷志註是年魏惠王卒。子襄王立。從史記誤。

閻潛邱云。孟子是年至齊。

周顯王三十五年。魯景公僖十二年。丁亥三十九歲。

謹按。惠王改元。竹書作顯王三十四年丙戌。而通鑑則謂三十五年丁亥。差互一年。任鈞臺孟子攷畧從竹書。

江慎修孟子舉要云。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是爲周顯王之三十五年丁亥也。今並存俟攷。

按。任氏兆麟時事畧謂是年孟子至齊爲卿。奉母居平陸。

周顯王三十六年。魯景公僖十三年。戊子四十歲。

三遷志按是年秦使犀首伐魏。大敗。擒將龍賈。而孟子不載籌策之言。則其去魏也無疑。

周顯王三十七年。魯景公僖十四年。己丑四十一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客卿。

周顯王三十八年。魯景公僖十五年。庚寅四十二歲。

周顯王三十九年。魯景公僖十六年。辛卯四十三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由鄒之任。見季子。乃由任之平陸。

周顯王四十年。魯景公僖十七年。壬辰四十四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由平陸之齊。王館之雪宮。

周顯王四十一年。魯景公僖十八年。癸巳四十五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齊王以賓師禮孟子。

周顯王四十二年。魯景公僖十九年。甲午四十六歲。

周顯王四十三年。魯景公僖二十年。乙未四十七歲。

皇極經世觀物篇載是年齊用孟軻爲上卿。陳士元從之三遷志不從。

周顯王四十四年。魯景公僖二十一年。丙申四十八歲。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繫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



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皇極經世是年，孟子去齊。時事畧云：去齊，退居平陸。陳士元云：反魯居鄒，三遷志不從。

周顯王崩四十五年，魯景公僂二十二年，丁酉，四十九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去齊，居休，反魯省母，遂之宋，滕世子來見。

周顯王崩四十六年，魯景公僂二十三年，戊戌，五十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去宋之薛，受問餽。

周顯王崩四十七年，魯景公僂二十四年，己亥，五十一歲。

林氏春溥謂：是年，孟子至梁。

按：新論載：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考是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去年，楚昭陽破魏襄陵，取八邑，故有南辱于楚之言。又公孫衍、張儀俱在魏，二人互相傾軋，故有論大丈夫語。史云：惠王數困軍旅，亦惟此時為甚，則孟子至梁，

當在是年。按三遷志：從通鑑，謂孟子三十三年至梁者，疑誤。

王懋竑曰：孟子至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曹之升孟子年譜，是年，自薛反鄒，滕文公問喪禮，遂聘問為國，館于上宮。

周顯王崩四十八年，魯景公僂二十五年，庚子，五十二歲。

謹按：孟子外書：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

任氏啟運：孟子考畧云：此時在滕。先是己如宋，歸鄒，而後至梁，至齊。

又云：時孟子年五十二矣，故稱之曰叟。史稱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誤也。蓋史遷未攷惠王有後十七年，遂以後元即屬之襄王。若孟子至梁，三年即去，時梁未嘗南辱于楚，喪地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按：前孟子去齊，當是去位退處平陸。至是，由齊至梁，故有不遠千里之言。又劉彥和新論載：秦攻梁，孟子勸王去梁之語，見上外書。故並錄之，俟考。

任氏兆麟：孟子時事畧云：是年至魏，應劭風俗通曰：孟子去齊，梁惠王聘之為上卿。林氏春溥謂：是年在梁。



陳氏鳳石亦謂孟子至梁當在是年。蓋以此時孟子年已五十二矣。故王稱孟子曰叟。趙注、叟、長老之稱。猶父也。若以三十三年乙酉計之。孟子年僅三十七。惠王年長以倍。而父之乎。若果孟子于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年即去。是時未嘗南辱于楚。即喪地于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如謂孟子至襄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惠王問答止五章。且道不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况果如其說。則齊人築薛時。孟子在梁。因何有與滕文公問答語。蓋史遷不知惠王有後十七年。而但繫之惠王之前二年。故誤也。其說本之鈞臺。按顧氏曰。知五年孟子至梁者。非。

按史記列傳言。孟子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趙注孟子作題辭。全主之。以爲孟子遊歷先齊後梁。蘇氏古史亦然。惟通鑑則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竊以孟子本書觀之。篇首即載梁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人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梁後齊較然可知。江慎修曰。史記齊威王宣王。湣王之年。皆有錯誤。宣王侵威王之年。湣王侵宣王之

年。故誤謂孟子先游齊。洵不刊之論也。

林氏春溥曰。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今以七篇證之。殊誤。孟子時年三十七。而惠王稱之曰叟。不合一也。惠王時未稱王。而孟子稱之曰王。不合二也。時梁未南辱于楚。即喪地于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不合三也。案竹書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自是又十七年。乃薨。据此。則襄王九年。獻上郡十五縣以謝秦者。實惠王之後元八年。所謂喪地七百里是也。襄王十四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實惠王之後元十三年。所謂南辱于楚是也。其明年。秦復伐魏。取曲沃。平周。而新論載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則孟子至梁當在是年。時公孫儀俱在魏。二人互相傾軋。故有對景春大夫夫語。亦一證也。又二年。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此其確然可證者也。史公未考惠王有改元之事。故不得不繫孟子至梁于三十五年。致種種不合。通鑑既從竹書。以正其失。而仍從史至魏之年。直至襄王即位。載孟子見魏襄王語。竟似孟子在梁十八年之久。則猶未免襲誤耳。顧炎武曰。孟子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七篇中梁

事不多。
是也。

又按本傳、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趙岐從之。云、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也。今考世家、既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計其年只三十七。若果先至齊、則年更少。何以有四十不動心之語。且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乎。又時距燕、噲子之事絕遠。中隔二十一年。蘇氏古史、因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譚貞默謂、孟子所見諸侯、先孟子卒者、齊宣、梁惠、梁襄、鄒穆、魯平、滕文。書中皆稱謚。後孟子卒者、齊湣、宋偃、故止稱王。說似有據。然以伐燕一事證之、前問取燕、稱宣王。後燕畔、止稱王。慙不得謂取者宣王、而慙者湣王也。林希元曰、宣王以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所以慙于孟子。若湣王、何慙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辭不耳。說是也。然則概指王卽湣王者、誤矣。蓋孟子仕齊、中以非魯去位、喪畢、反齊。此爲再至、而皆在宣王時。故其去也、王有今又棄寡人而歸之語。萬斯同乃据此爲再仕湣王之證、愈失之矣。大抵孟子生平以道自重、遲久未有所遇、故當時有不見諸侯之疑。其見惠、宣、滕、文、皆在中年以後。謂其有禮賢下士之雅、欲以行道也。

然一見惠、襄、命駕遂行。崇之見退、有去志。難進易退、未嘗久淹。故曰、久于齊、非我志也。齊湣素非賢主、孟子豈有旣去復來之理乎。今据竹書、梁襄王三年、當齊宣王五年、魯平公初立、卽燕噲讓國子之之歲。又二年、而齊取燕。又二年、而燕太子平立。證之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故通鑑綱目、于慎覲王二年、魏襄王初立。書孟軻去魏適齊。蓋得之矣。

附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考。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于齊。前邳遷于薛、薛已滅矣。邳與薛皆任姓。其遷邳、或使奉奚仲之祀也。今又滅邳、而封靖郭君。洪容齋謂薛滅于宋王偃者、蓋因國策占雀篇滅滕伐薛之誤。按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止。其後田文卒成之。後漢書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文公安得不悉。以經考之、孟子是年在滕也。由此推之、孟子生于鄒。鄒穆公悔過而行仁政、故留事鄒。自鄒如宋、當在君偃初年、已非剗成時。鮑彪謂辟公時、誤已。孟子居宋、



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獨朱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言之，皆在是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亦在此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而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者，以孟子在宋故也。迨孟子自宋歸鄒，滕文公使然友兩番就問其處左以待者，已非一日。惟鄒穆公卒，孟子乃應聘之滕。館之上宮，百官有司總已以聽。孟子乃修井地，君臣力行，遠方之人皆願爲氓。介弟如更方且受業，卽如許行、陳相亦必爲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惜乎滕君則誠賢君，而所與爲善者僅五十里耳。于天下舉安之志，猶未逮焉。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于是孟子去滕之梁。

周慎觀王定元年，魯景公僂二十六年。辛丑，五十三歲。

江慎修羣經補義云，是年至梁。

陳氏士元云，是年梁襄王立，孟子自任往見，復適齊。

曹氏之升謂，是年去滕歸魯，奉母之梁。

林氏春溥謂，是年在梁。

周慎觀王定二年，魯景公僂二十七年。壬寅，五十四歲。

三遷志去魏適齊。

任氏啟運孟子攷畧謂，由鄒之任見季子，在去梁後。

曹氏之升云，去梁自范之齊。

任氏兆麟謂，是年去魏之宋。按季彭山曰，孟子聞宋王偃將行仁政，乃適宋。

接史記言孟子先齊後梁。趙岐應劭皆因之，亦臆度耳。

據通鑑，孟子見梁惠王後，齊宣王始立，烏得而先見之。

且卽如史記以宣王立于顯王二十七年，在位十九年而卒，則與本書伐燕時舛異之甚，故不從史記而從通鑑也。

林氏孟子年表亦謂是年見梁襄王，遂去梁，與三遷志合。至又謂去梁友鄒，由鄒之任，至平陸，因由平陸之齊，則更與陳鳳石之說相符矣。

陳氏鳳石曰，按孟子在梁，正儀衍爲相，與景春論大丈夫，當在梁時。觀其問與周霄並記可知。按三家分晉，魏梁惠王與周霄並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夫儀衍相，而孟子尙可留乎。

孟子去魏適齊，何以知之。據孟子自范之齊，卽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魏趙齊三國之境，孟子去梁之所經也。

大梁臨淄相距千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孟子亦曰千里而見王。若以鄒而往，僅得半耳。所謂望見齊王之

子者季氏本謂疑卽王子塾、郝氏謂潘王子法章總不若趙注泛指王庶子爲合。曰自范者直書其所自至此孟子自梁至齊之明證也。任氏攷畢孟子去梁反於鄒其時有季任幣交之事者恐非此亦陳鳳石從曹之升之說並存之以俟參攷。

又按孟子至齊疑未卽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萬章亦以不見諸侯何義爲問孟子兩舉景公招虞人不往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耳季氏本謂王疑其有異使人嘲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王於崇。

任鈞臺云孟子見王於崇退卽之平陸者孔距心與孟子有舊也處于平陸依距心也退卽有去志而猶處平陸者一言而齊君臣皆知其罪爲發棠邑以賑民是言將行其言爲之兆也。儲子幣交當在此時。繼有賓師之命館孟子于雪宮于是孟子爲卿于齊列女傳所謂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是也雪宮者館孟子而來就見者也。趙創注孟子將朝王章曰寡是宣王尊禮孟子不使儕子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稷下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當時辯士見孟子位賓師無責守綽綽然有裕故以嫂溺援手之喻諷

之。其出弔於滕者必是文公卒也季氏曰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禮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亡始終之大禮也。考自臨將五百里一往一還將千里朝暮未幾孟子母喪于齊接焉而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爲疑。既葬之後曷爲反于齊止于贏蓋致其事於君也按家語孔子曰三年之喪周人既反哭而致事謂還政于君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然則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其爲卿之事于齊王故有此止禮亦宜然。反齊之事說者紛紜郝氏謂拜賜在三月葬後禮文並無此說顧氏謂改葬亦是應度閔氏謂反葬在終三年喪後則本章首宜陳難問曰之例何必直從三年前追叙來歷毛氏以反爲反哭之反故言齊有冢而魯無冢孟子恐未必然尤非確論其仍歸終制而後復至齊可知也。閔百詩云郝氏解尹士歸魯終喪後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讓孟子不明也然且至見遷就顧望也余謂此爲孟子復之齊之切證閔所未聞按禮而有師命乃後至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當作既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宣王就見孟子之辭今又棄棄人而歸胡爲乎又之哉林氏春溍曰季彭山謂于崇見王在免喪再見時今以退有去志之語推之良然其云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考此數年齊無被兵之事且卽被兵與孟子之去何涉

豈從孟子疏以賓師之位者爲得。緣孟子不受祿不敢臣之尊以師禮故難固辭耳。

又謂孟子居鄒季任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于平陸儲子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此事其在去梁適齊之間乎。蓋由魏之齊中可過鄒。時孟母尚在無不歸省之理。而任與鄒相距僅百二十里許。今齊南府東任城縣西北一宿卽至。平陸在任城之北今汶上縣去臨淄六百里此固中間適齊之道也。又孟子自范之齊據後魏書地形志范平陸俱屬東平郡。四書釋地曰范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春秋半屬魯孟子時屬齊去齊都百七十里。二地相近當是由平陸而范而齊故創見王子而歎異之耳。

周慎親王定三年。魯景公僖二十八年。癸卯五十五歲。

林氏春溥曰是年孟子在齊迎母爪氏。

曹氏之升云是年爲卿弔滕文公之喪。

譚貞默孟子編年是年受宋餽滕世子來見。又鄒適薛受餽復適齊任氏兆麟時事畧從之。又云是年孟母卒歸葬于魯較林表差早一年。

周慎親王定四年。魯景公僖二十九年。甲辰五十六歲。

林氏春溥云是年孟母爪氏卒于齊孟子自齊葬於魯與曹年譜合。

謹按孟子外黃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綬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开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謂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吾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齋子用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見齊宣王。

周慎親王定五年。魯平公乙巳五十七歲。按時事畧。旅元年。

林氏春溥云是年孟子在魯居喪。

按孟子自齊葬于魯則孟母之卒于齊可知。列女傳孟子居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問之云云此其證也。其歸葬之年任氏兆麟謂在慎親王三年曹之升謂在慎親王四年疑曹說得之。至反齊止羸諸說不一惟閻潛邱謂終三年喪復至齊爲卿之說爲得。鄭京山謂三月拜君賜顧亭林謂爲改葬毛西河謂反于齊者反哭之後季彭山謂在齊居憂者三年任鈞臺謂居羸地以終



喪。居柩中謂卒哭之後，反而致。孟子葬母于魯，自宜廬為鄉之事于齊王。竝屬臆說。孟子葬母于魯，自宜廬于魯以終喪。周廣業謂古無廬墓之說。然孔子之喪，子貢廬于冢上三年。則古有行之者。孟子斷無棄母墓而歸鄉之理。時魯平公初立，而臧倉毀孟子後喪踰前喪，當必指近事人人共見者而言。則平公將見孟子，即在孟子喪畢之後可知。蓋魯平初政，頗有穆公之風，故樂正子見用。其欲使為政，亦當在此時。惜皆慕其名而無其實。自是而孟子反齊之志決矣。後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則反齊後事也。

周慎親王定六年，魯平公二年。丙午，五十八歲。

林氏春溥曰：是年，孟子終喪。魯平公將來見，嬖人臧倉沮之，不果。遂反于齊。按臧倉毀孟子後喪逾前喪，蓋指近事而言。則平公將見，當在孟子居魯喪畢之後。廣文選所謂魯平公與齊宣王會臯繹，是其事也。按廣文選從外書。

謹按孟子外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臯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周赧王延元年，魯平公三年。丁未，五十九歲。

三遷志：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遂去。齊宣王薨。按宣王子過于魏，惠王故一肘弟子皆有當路加卿相之語。其後以喪禮盡，切劘既疎，小人乘間，浸漬銷刻，再見之後，禮意衰矣。孟子書雖無次第，然盡魯反齊之後，即繼以齊人伐燕，燕人時而繼以孟子歸。自此至篇末，皆論歸齊之事。則其去就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又史記皆以此為潞王事，惟通鑑綱目據孟子斷以為宣王。今從之。林氏春溥云：是年，在齊為客卿。有答沈同燕可伐，及與宣王論勿取，置君而後去等語。時趙與楚魏俱欲伐齊而存燕，宣王所謂多謀伐寡人者也。

通鑑綱目：是年，孟子去齊。

大事記云：自齊之宋，自宋適滕。

皇王大紀云：去齊，居于宋。陳士元從大事記。

陳氏鳳石考徵亦云：時有沈同問燕可伐，及孟子勸齊勿取等語，與林氏合。

閻潛邱曰：史記與孟子不合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湣王，孟子以為宣王。然就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林氏辨之甚詳，特列于後。

按齊世家：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而伐燕，取燕俱闕。

其見燕世家中、以爲齊湣王事。但稱燕噲立、齊人殺燕
秦、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云云。明燕噲實宣王時也。至
燕噲屬國于子之、太子平謀攻子之、乃突有諸將謂齊
湣王云云、又有孟軻謂齊王云云。而質之湣王年中、又
全無之。可知史記缺遺錯亂、蓋有誤截前王年數屬後
王者。宜乎其與孟子不合也。

又按國策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而
儲子正爲相者也。竝載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而
章子與遊者也。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也。史記所以屬
之湣王者、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
實因齊伐燕而爲報。想燕齊相報、不應甚久而湣王在
位二十九年、故不得不以伐燕屬之湣王。不知國策言
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言昭王與百姓同甘
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七十餘城。是齊破燕
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
爲燕所破者湣王。國策原自分明。蓋宣王破燕之後、不
久卽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計其年數、正
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史遷特未深考耳。若

以燕昭王卽位二十八年始報燕一語爲據、則孟子所
記原是實事、而史記移爲湣王之誤、自不待言。并無俟
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林氏春溥曰、本經與史記不合、莫甚於伐燕一事。後人
爲兩至齊之說、皆史宣湣之年誤之。案伐燕之役、七篇
明繫之宣王、國策正同。惟史記謂在湣王十年、遂爲千
古疑案。通鑑則下減湣王十年、上增威王十年、以合孟
子。考異不載其說、朱子已疑其無據。又燕人畔、集註引
立太子平爲證、依通鑑則在湣王二年、仍與孟子不合。
黃氏曰、抄載蔣驥之說、謂齊之伐燕有二、齊宣因喪伐
燕、取十城、卽梁惠篇所載問答是也。孟子作于宣王既
沒之後、故以謚稱。後湣王因子之之亂伐燕、取七十城、
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是也。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故不稱
謚。欲以合史、孟爲一。不知梁惠王篇明云、今又倍地、云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云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此
豈區區取十城而已耶。且十城之取、以蘇秦說而復歸
之、何以諸侯將謀救燕乎。至閻氏生卒考、欲移燕之年
數以就齊、周廣業四考、謂齊威宣乃係一人而複謚、曹

之升年譜既從通鑑增威王十年，又從大事記增宣王十年，以合燕畔之歲。愈臆說無据。今考史記索隱引紀年，以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今本紀年在齊宣公四十七年。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一世。又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是田和之後，有田剡一世，而史皆遺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也。田午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云，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史記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并齊。而威公立，是史記威王之二十三年，乃紀年威王之元年也。又云，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史記威王在位三十六年，紀年正同。但先後異耳。是史記潛王之四年，乃紀年宣王之元年也。由是而推之，潛王十年伐燕，實宣王之七年。通鑑在宣王十九年。潛王十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實宣王之九年。通鑑在宣王二十一年。一一與孟子合。此其確然可据者也。史記于威王以前，脫悼子、田剡兩世。於是威王之立，移前二十餘年，而伐燕之事，不得不屬之潛王矣。通鑑但据孟子以正其誤，而殊無他

据。其意只疑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三當作四。潛王在位四十年，四當作三。大事記，威王之年仍史記，但增宣王十九年爲二十九年，亦無据。而以孟子燕人畔一段，統附于伐燕之年下，卽繫以宣王薨迹顯然。而朱子綱目，更書孟軻去齊于是年，則後燕人之畔，孟子何以有與陳賈問答之語。與集註自相刺謬，安得起二賢于九原，而以紀年之說質之。

周赧王延二年，魯平公四年。戊申，六十歲。

林氏春溥謂是年，孟子在齊。

案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及出弔于滕，公行子之喪，孟子不與王驪言。當在此時。

三遷志按乙巳魯平公始立，是時孟子居憂，又爲齊卿，則用樂正及欲見孟子，在去齊歸魯之初。以減倉諧語徵之，尤信。

周赧王延三年，魯平公五年。己酉，六十一歲。

林氏春溥謂孟子是年在齊，燕人畔，王慙，陳賈爲之文過。孟子致爲臣而去適宋。

案陳臻問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而燕人之畔，秦楚之構

兵皆在是年。且石邱宋地見孟子疏。是並去齊去宋之確證也。又孟子去齊居休路史曰休在潁川屬宋境。殆亦一證云。

皇王大紀是年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魯平公將見孟子。曹氏之升謂是年孟子致爲臣而歸。

集註考證云是年去齊歸鄒卽如宋。

任氏考畧齊王知慙于孟子猶有悔心之萌。陳賈復塞之故遂去齊反鄒。至魯不能用。滕侯以禮聘之至滕反鄒述孔子之意序詩書作孟子七篇外書四篇。又漢書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應仲達亦曰孟子絕糧于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按孔疏云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十卷趙岐題辭亦云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

閻潛邱云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卽如宋有與宋人戴不勝語。按繫如宋于去齊後固是。但卽在元二間殊無据。所可据者宋初稱王干慎觀王二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

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又應爲赧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卒于赧王之初亦有故云。按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五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云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好士孟子久遊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之宋僂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不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于燕昭者也。雖其志趨或殊然鄒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裹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讐也復讐則于齊矣。孟子曾爲齊卿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陳氏鳳石考徵按通鑑綱目書孟子去齊于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之下。考孟子燕人畔注云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觀孟子與陳賈問答則後二年猶在齊也。安得謂元年卽去乎。故任氏攷畧亦屬之三年已酉。

又按沈同問燕可伐及燕人畔二章括燕事首尾而繫



諸去齊數章前。正以著孟子去齊之本也。爾時齊王知慙于孟子，猶有悔心之萌。而陳賈復塞之，任聽細人，強詞求解，則其怙過飾非，不足有爲決矣。此孟子所以去齊歟。

又按孟子不受兼金，當在此時。三選志同有致爲臣而去五章，及答淳于髡名實未加語。

閻潛邱云：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余曰：孟子云辭十萬，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也。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于陳戴耶？則仕齊當十年矣。倍于陳戴耶？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于陳戴耶？當亦不下六七年矣。愚按：孟子去梁適齊，爲齊客卿，當周慎親王二年壬寅。又自齊葬母于魯，居喪三年，反于齊，而當齊人伐燕，至周赧王三年己酉。燕人畔，而孟子去齊。蓋自壬寅以迄己酉，前後在齊者，蓋閱七八年矣。

江慎修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紂殷己卯，距赧王

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記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此本及歷譜作微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亦作慎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虢，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劉歆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歷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是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于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至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虢，十三年庚申



王在燕、共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蓋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于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按去齊居休，休屬潁川，當在宋境。孟子知道之不行也，聞宋王偃欲行王政，故觀之。大事記謂孟子去齊之朱是也。

又正義云：石邱，宋國地也。赧王三年，秦大敗楚于丹陽，又敗楚于藍田。秦楚構兵，莫此爲甚。而孟子適于是年去齊之宋，遇宋牼于石邱。按宋牼，卽宋鉏。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宋鉏嘗至稷下。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說齊宣王卽古曰與宋鉏俱游。竊意孟子在齊與宋牼有舊，別後忽遇，呼以先生。

請其何之。殆非未同而言者之比也。

季氏本謂告子之見，當在孟子去齊之宋之時。公孫丑該爲當路于齊，加齊卿相兩問，明是去齊以後之辭。觀問仕而不受祿，于居休可見。孟子曰：齊人有言論齊事也。曰：無若宋人然。時在宋也。曰：告子先我不動心。曰：告子未嘗知義，則知其去齊之宋之日，與告子辨義之後。季說是也。

大事記謂：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季氏謂：孟子當偃王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其說是也。余故以爲自宋適滕，當在未適梁之前。至是復之宋，與戴不勝語，利宋王，則在君偃僭王之後可知也。不勝者，疑卽前所語之盈之也。圖譜以什一去關市章爲前在宋語，誠然。

去宋，知其之薛者，觀陳臻問答，卻齊王之餽，曰：前日則時已去齊也。受宋薛之餽，則曰：今日時在薛也。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于齊。始而遷邳，繼而封嬰，嬰傳子田文，卽所謂薛君也。江慎修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金，當齊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但說大人章，譚氏專屬之。

田文安見是章必爲在薛之言耶。然則孟子何爲之薛。曰孟子至宋見偃王不足有焉。蓋由薛而反魯也。

林氏春溥時事年表孟子所以去齊七篇無明文。朱子疑王驪以積憾去之。然其故卻不止此。郝仲輿曰。取燕一事猶不改與兵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飾。孟子知爲齊禍始此。故致臣去。閻潛邱曰。繫致爲臣章于燕畔王慙之後。恐指燕人事。所云王庶幾改之。卽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殊得之矣。事在赧王三年。

又孟子去齊有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案漢書律歷志。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由赧王三年己酉逆數之。當得八百十一年。閻氏謂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考周本紀。自武王至考王。本無年數。班氏徒據劉歆魯歷爲說。而魯歷。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證之魯世家。則煬公止六年。獻公止三十二年。江永羣經補義。據世家。謂歆誤衍七十二年。經世諸書承之。其實武王克殷。至赧王己酉。止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合也。竹書紀年。以武王十二年辛卯。周有天下。至隱王三年。亦七百三十九年。又皇王大紀。大事記。並于赧王元年。書孟子去齊之宋。

其年固誤。而謂去齊之宋。則確有明證。據陳臻前日子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證一也。又赧王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時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藍田。通鑑載此事。在燕平立之前。然史表不著月日。通鑑特以意決之。未能定其孰先孰後。宋經所云秦楚構兵。卽此。而孟子與宋輕遇于石邱。孟子疏。石邱。宋地。證二也。又孟子去齊居休。路史謂。休在潁川。屬宋境。證三也。閻氏謂。故休城在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然未知所據。時宋偃稱王七年矣。故孟子與戴不勝語。稱宋王。而任啟運考畧。乃據通鑑。顯王四十八年。齊封田嬰于薛。靖郭君將城薛之文。謂孟子是時在薛。蓋以齊人將築薛之語推之。先是。已如宋歸鄒。蓋以滕世子過宋來見。及然友之歸。推而後至梁。至齊。不負其時宋未稱王。季彭山謂。孟子前後兩至宋。亦無據。而靖郭君將城薛之文。本于國策。未嘗指定何年。通鑑特類附于封薛之下。又是時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則後日復城。未始不可。刻舟之見。吾無取焉。

周赧王延四年。魯平公。庚戌。六十二歲。林氏春溥云。案。滕世子過宋。來見。當在此時。又有萬章論宋不行王政。及戴盈之。戴不勝。宋勾踐問答語。滕世



子之楚，往返兩見，則孟子在宋，必有數月之淹。鹽鐵論曰：孟子困于梁宋，此遠行受賤之說也。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此聞戒受賤之說也。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返鄒，想皆此年事也。又，皇王大紀：赧王四年，書滕世子步過宋，見孟子。定公廢薨。先康二名，本趙岐注。文公聘，問焉國。案：前年孟子至宋，則過宋之見當在此時。蓋孟子之為齊卿時，嘗出弔于滕，故世子傾慕之如此。後文公使然友問喪禮，而孟子在鄒。今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反鄒。故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于鄒薛，困殆甚。蓋與孔子陳蔡之厄相類。此其所以聞戒而設備也歟。又是時，奚仲之薛已滅于齊，因封田嬰。靖郭君。于此。其子文。孟嘗君。說嬰，以散財養士。嬰因使文主家待賓客，所以有五十鎰之餽歟。若孟子至滕，其去歸鄒時，遠近不可知。大紀謂卽在過宋之年，未敢信其必然也。又，任兆麟時事畧：是年，燕起金臺，禮賢者，使樂閒迎孟子，不往。

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蒙按：燕昭王稱招，則其書出自門人所記。可知。昭王薨在赧王三十六年。周赧王五年。魯平公旅七年。辛亥，六十三歲。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與景春論公孫衍、張儀。按：三遷志：景春問答語，在四年庚戌，與大紀差互一年。曹年譜：謂是年歸魯，樂正子為政，平公將見孟子，不果。陳鳳石考徵：按，閻氏孟子考，謂平公欲見孟子，當在慎親王甲辰後。余竊以為不然。平公欲見孟子，疑在去齊之宋，過薛，反魯之日。觀臧倉言後喪踰前喪，則在葬母反齊之後可知。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謂赧王四年，卽臧倉沮平公之年。此又太泥。鈞臺任氏謂：在魯平公五年以後者，近是。赧王三年，為魯平公五年。蓋自赧王三年，去齊之宋，見宋王偃不足與有為，故去之。遂由薛而返魯。聞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者，喜道之不行于身，猶得見于及門也。迨平公欲見孟子，而臧倉之沮又至焉。蓋至是而卒知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故以天也一呼終之。因魯而嘆，其嘆不僅在魯也。退而與萬章之徒辨疑問答，乃著

孟子七篇。其外書四篇。則門人所記也。

又、嘗欲使慎子爲將軍。疑在此時。正義、慎子謂慎到。史記、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著書十二篇。或曰、孟子稷下之游。曾與有舊。故以當道志仁之言明喻之。蓋距墨之旨矣。

郝氏敬曰、孟子自謂距楊墨。而楊墨之死則已久矣。七篇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謂距楊墨者。何。攻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卽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卽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強戰之事。以至弑父弑君。莫不生于有所爲。故夫楊墨之害。非必二人害之。歸者共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蔽行歸之也。如兇行之誕謾。蘇張之險譎。孫吳之戰陣。莊惠之悠謬。申韓之慘刻。究其端。皆起于爲我爲人。其禍總底于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楊墨而已矣。七篇中、性善堯舜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廣居之喻。惻隱羞惡之端。知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畧。孰非與楊墨辨者。何但與

夷之言厚葬。子莫言執中。而後謂距楊墨也哉。以是知闢許行。譏仲子。斥儀衍。皆所以閑先聖之道。卽皆所以距楊墨者也。郝氏此條。統貫上下十四篇全旨。亦云該矣。

周赧王延六年。魯平公壬子。六十四歲。

三遷志。按、滕亡在赧王二十九年。去此尚二十四。或文

公之立。疑在是時。孟子明言然友之鄉。則其不在齊魏之可見。滕文公立。問爲國諸事。應在此時。林氏春溥

亦謂、滕文公使然友問喪禮。已而聘問爲國。當在此時。惟曹氏之升謂。是年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與陳鳳石差互一年。

周赧王延七年。魯平公癸丑。六十五歲。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與弟子講明道義。作七篇。

周赧王延八年。魯平公甲寅。六十六歲。

九年。乙卯。六十七歲。

十年。丙辰。六十八歲。

十一年。丁巳。六十九歲。

十二年。戊午。七十歲。

周赧王延十三年、魯平公旅十五年。己未、七十一歲。

十四年、庚申、七十二歲。

十五年、辛酉、七十三歲。

十六年、壬戌、七十四歲。

十七年、癸亥、七十五歲。

十八年、魯平公旅二十年。甲子、七十六歲。

周赧王十九年、魯平公旅賈元年。乙丑、七十七歲。

林氏春溥云、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案、時魯平公魏襄王皆卒、七篇中稱其諡、則著書當在此時。

周赧王延二十年、魯平公賈二年。丙寅、七十八歲。

二十一年、丁卯、七十九歲。

二十二年、戊辰、八十歲。

二十三年、己巳、八十一歲。

二十四年、庚午、八十二歲。

周赧王延二十五年、魯平公賈七年。辛未、八十三歲。

三遷志、按、孟子之書、或謂自作、或謂門人所記、迄未有定。其疑非自作者、則以諸君皆稱諡、不應盡先孟子卒。

時未深考耳。故今詳列諸王侯卒歲于前、而斷以爲有著云。

又、劉歆、趙岐、應劭皆云、孟子中外十一篇、今所存者中篇耳、四篇亡。此三遷志注語也。陳鳳石亦謂、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篇。時合此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顧炎武亦云、按、楊子法言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註曰、孟子六十四泰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註中、程子所引、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耶。經國謹按、趙岐孟子題辭有曰、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今考楊子法言所引、夫有意而不至者云云、此爲正第三章語也。周禮大行人註所引、諸侯有王云云、此孝經第十六章語也。顏氏家訓所引、圖影失形云云、此孝經第九章語也。梁書處士傳序所引、今人之于爵祿



云云此爲正第十韋語也。程子所引荀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云云此孝經第十一章語也。河清頌引千載一聖云云此性善辨第六章語也。至若六十四卦爲一圭云云亦已採入佚文條內而外書闕之。經自幼失學淺見寡聞僅搜六十五章又五十九條此外佚者尙多茲將稽有證據者錄之以缺去博君子考核而增補焉。周赧王延二十六年魯公王申八十四歲卒于十一月十五日。古碑云孟子卒于冬至之日。邾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

林氏春溥云孟子以正月十五日卒。生仲子。嘗從公孫丑。受詩于李克。蓋以周正月今十一月也。

譚梁生孟子編年畧曰孟子年八十四卒在赧王二十六年。

關里志曰孟子墓在鄉縣。生仲子。嘗從學于公孫丑。陸元明經典序錄曰李克傳詩于魯人孟仲子。按毛詩故訓傳

引仲子說。

經國謹按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孟氏譜云仲子名舉孟子之子也。本之關里志。郝氏解從之。惟趙

岐則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僅見集註而未詳所本。乃鄭氏詩譜毛傳並引孟仲子。孔氏謂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于孟子。意孟子之子自名舉師事公孫丑並未著詩傳其所稱孟仲子者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云云。並屬臆說不足信也。

按譜稱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四。据君薨然後稱謚。魯平公卒于十八年甲子。梁襄王卒于十九年乙丑。孟子猶及見之。則譜稱孟子壽八十四之說信也。禮樂錄謂孟子卒年七十四。甘馭麟謂生于安王丙申卒于赧王壬申壽九十有七。殊未足據。今并錄之俟考。

閑道集卷四

孟子註解

商孫經國散輯

趙邠卿章句十四卷。漢太常長陵趙岐著。萬歷間北京國子監奉勅校刊。

鄭亢註七卷。隋志亢作玄。按後漢書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而不言注孟子。蓋亢字誤爲玄也。今依註疏正之。

劉熙註七卷。後漢安南太守李善文選註中時引用之。

茶母遂註九卷。不知何所人。蕭梁尚有之。隋經籍志曰。六注左思三部賦。然此堂書鈔中猶引用之。隋志又載遂管必晉以後人也。

陸善經註七卷。唐開元中直學士也。以孟子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張季權音義三卷。唐中書侍郎崑山張鑑撰。

丁平子手音一卷。唐太常卿吳人丁公著撰。

孫宗古正義十四卷。音義二卷。宋禮部尚書博平孫宣公。著萬歷中北監較刊。

蔣穎叔解六卷。宋觀文殿學士。宜興蔣之奇撰。

蘇明允批點孟子。相傳老泉先生蘇洵所爲。今坊間多刻之。

程正叔解四卷。伊川先生程頤撰。宋史注曰。其門人所記也。

張子厚解十四卷。橫渠先生張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後。

呂與叔講義十四卷。程子門人藍田呂大臨撰。

蘓子由解一卷。宋學士眉山蘇文定公蘇軾撰。凡五十四卷。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

尹彥明解十四卷。宋程子門人。洛人尹惇撰。

龔深之解十卷。宋得制選昌龔原著。王安石門人也。

陳晉之解義十四卷。宋禮部侍郎。福州陳鵬撰。

游定夫解義。程子門人建陽游酢撰。宋藝文志作十四卷。游楊爲同門友。最厚善。當以基志爲是。

陳秀實傳。宋右正言鄧人。諱文介。公禾撰。藝文志作十四卷。宋本傳作十卷。

王介甫解十四卷。宋宰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崇寧大觀間。蜀屋舉子宗之。

許允成新義十四卷。安石門人。

王元澤注十四卷。安石子。

張子韶解十四卷。拾遺一卷。宋刑部侍郎錢塘張文忠公九成撰。

鄒志完解十四卷。宋寶文閣待制。晉陵鄒忠公浩撰。

羅仲素解。宋豫章先生羅文質公從彥撰。見豫章集附錄。

錢文子傳贊十四卷。宋藝文志。

林少穎講義。南宋侯官。齋林之奇撰。

王逢原解五卷。宋王令撰。令嘉祐間人。與王介甫年二十八卒。介甫題其後以傳。

王汝猷辨疑十四卷。宋藝文志。



陳耆卿紀蒙十四卷。宋國子司業陳耆卿撰。

張敬夫詳說十七卷，又解七卷。宋修撰南軒先生張敬夫撰。

劉必明解。宋龍游劉必明撰。

朱子集註七卷，或問七卷。宋朱文公熹撰。先為群義，後乃或問不復行，獨大全時載之。

馮儀之注。宋都昌馮椅著。

張氏孟子傳三十六卷。宋藝文志。

四注孟子十四卷。相傳為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人所注。晁氏曰：旨意浸近，蓋依託者。

百家解十二卷。集古人諸儒自皮日休、王強至賈同、百餘家。

五臣解十二卷。宋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

石經孟子十四卷。宋宣和中，知成都府且刊于成都學宮。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宋戴溪撰。溪為石鼓書院山長，與諸生講說者也。朱子嘗稱其近道。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唐咸通中人，續孟子之說而續之。

翼孟。唐彭城劉軻撰。軻本浮屠，中歲慕孟子為人，遂長髮，以文名一時。因著此書。白樂天記其事以傳。凡三卷。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宋周文忠公必大為之序。

救性七篇。宋光祿寺丞蒲城章望之撰。望之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故著此書。

尊孟辯七卷。宋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溫公有疑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朱文公讀而斷之。今見大全

中集

謹按西漢之世，不聞注孟子者。自東京初，海西令南昌程曾字秀升始作孟子章句，而書佚不傳。今之言注孟子者，皆推太常故首列之。至孟子書，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五十三家內，自昔諸史皆然。鄭漁仲通志亦因不改。惟直齋陳氏皆錄解題，始以孟子入經類。晁氏馬氏從之，于是孟子始與論語并稱經，視諸子異矣。抑嘗論之，孟子之書，至宋而大行。孟子之解，至朱子而大備。嗣此以來，雖不乏讀註，然道統既明，推尊焉贅，精義已悉，箋釋徒繁。謹思力行足矣。故凡後于是者，概不錄焉。

校記

①李遵：當作「李觀」，見《宋史》卷四三二本傳。

②皆：當作「書」。

③晁氏馬氏從之於是《孟子》始與《論語》并稱經：

晁氏，指晁公武，著《郡齋讀書志》，然其書未嘗從

陳將《孟子》與《論語》同列於經部。且晁氏北宋

人，陳氏南宋人，晁氏亦不得相從陳氏著書也。唯馬

氏（即端臨）著《文獻通考》，從陳振孫例，於經部

列「論孟類」，升《孟子》於經。疑此「晁氏」誤衍。



孟子年表跋後

經國七齡時、學名繼文、從楚師授 先亞聖書。初聞講解、率牛攘雞、食李乞壤、竊履饋魚、射鴻搏虎諸章、疑爲實有其事也。側耳傾聽、不禁啞然失笑。師詢之、但覺心欲問難、而口不能答。一日、自塾歸、告于母曰、孟子之書、似比論語學庸易明。母轉白之曾王父。曾王父拍掌嘆曰、嘻、孺子果能是他日必可以教矣。乃詔母呼 經國至前、撫背曰、居、吾語汝。汝知孟子爲何人乎。蓋吾百世不遷之祖也。三歲喪父、賴母仇氏三遷以教。至十五歲、失學歸、母怒斷其織、孟子懼、遂勤學、通五經、成亞聖。留書七篇。尙有外書四篇、失而不傳。惜哉。初、孟子心聖人之心、學聖人之學、實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所苦戰國時、燕齊秦楚之君、競言功利、此誇富國、彼圖強兵。且有儀秦駘衍之徒、紛紛獻策、希取卿相之尊、金玉錦繡之利。日引其君爲桓文、從未有正身修德、望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孟子目擊七國時勢、爭地爭城、干戈擾攘、民不聊生。故歷勸齊梁滕宋諸君、以行王道。非大聲疾呼、卽取譬譬喻。童稚讀之、不特易于領會、且能開豁性靈。汝用心攻讀、毋忘吾訓云云。經國迄今轉憶五十

餘年、覺恍恍如隔世也。明年、先君子見背、母卽于燈下縫紉督課。稍長、治制藝、究心集註、不過理會章句旨及句法畧落、聊爲行文認題之計而已。而于此中精蘊、究未深悉也。迨後家日益貧、母常多病、慮無菽水以養、不獲已、棄舉業、遊于公卿之門。稟牘餘閒、從新取題辭、正義讀之、逐層體貼、悉心揣摩、始知趙太常爲章句之祖、孫宣公爲註解之宗。復取國策、史記、竹書、通鑑、註疏、大紀、攷畧等書、參讀更知戰國取士、以權謀爲賢才、以儒術爲迂濶。先王大道、倭有滅絕、異端蠡起、于時惑主者、類皆縱橫之術、楊墨之言矣。先亞聖抱道自重、則效宣尼具悲憫之懷、值撻伐之日。聞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遊于梁。首言仁義以開利、再言省刑薄斂、仁者無敵。次遊齊、首言保民而王、以黜霸。再言發政施仁、不可嗜殺。甚至農桑樹畜、庠序孝悌、語諸梁者、更語諸齊。及之鄒、之宋、所與言者、莫不切中時弊。至若滕世子來見、先道性善、更以畫井田、設學校、與告齊梁之君同。其肫懇甚矣。未嘗一日不望君爲堯舜也。向使有用其言、得行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世不可再見于七雄爭勝之日哉。奈何宿于晝、留行非主。至于魯、沮見有

人。吾道之窮、至于此極。爲之商者、反覆捧誦、雖事經二千
餘年之久、回思前人敬王之誠、望王之切、而竟未如所願。
能無慨然歎、泣然涕乎。雖然、非窮、何以存七篇之作。非窮、
何以爲百世之師。幸于杖鄉以外、還轅息陬、獲與章丑諸
人、論孝親敬長之爲、辨養氣知言之學、別人禽、分舜跖、居
仁由義、繼往開來、使縱橫捭闔之流、不敢放恣。楊朱墨翟
之旨、于焉止息。千古之風俗、以端、萬世之人心、以正。韓子
所謂功不在禹下、其言豈河漢耶。經國不敏、向欲纂修家
乘、恐世代有乖、慮支派失次、稽核未確、停管多年。嗣幸購
獲外書四卷、採摘佚文五十餘條、以及先儒註解、畧有端
緒。謹將自 先亞聖誕降之日起、至易簣之日止、以及三
遷母教、十齡師授、竝遊歷諸邦、言歸著述、先後凡八十四
年。彙叅諸說、集以成表。于舊志、訛者正之、畧者詳之。俾凡
讀吾 先亞聖書者、皆知畢生周流困苦、無非心聖人之
心、學聖人之學、日望唐虞三代之治。而于七篇之外、尙多
遺書失傳云。道光十有一年歲在辛卯、祀龜日、裔孫經國
謹識于閩汀龍津官舍之翔集山房。



學宮輯略

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清·余丙撰 李元春增輯

《學宮輯略》六卷，清余丙撰，李元春增輯，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丙一作炳，字敬捷，禹州人。

是書於先師孔子及從祀先賢、先儒俱考其事迹及世系、里居，編次成帙。其祀於崇聖祠者皆并錄其言行，其改祀於鄉者自鄭衆以下三人、罷祀者公伯寮以下十三人亦皆附入焉，間加案語，以志從祀進退歲月。敘述頗爲簡畧。卷一爲至聖先師孔子事紀、四配列傳、十二哲列傳，卷二爲東廡先賢列傳，卷三爲西廡先賢列傳，卷四爲東廡先儒列傳，卷五爲西廡先儒列傳，卷六爲崇聖殿五王列傳、配享先賢列傳、從祀先儒列傳。

其書材料大多採自經史，間加按語說明。雖無甚考證，但對於了解歷代學宮祭祀諸儒及其升降亦有補益。有道光十五年朝邑劉氏刻青照堂叢書本。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 彙梓 男文翰 校錄
 余氏學宮輯畧 李元春 增輯 男來南 訂

至聖先師孔子事紀

此只作年譜
 其事不盡詳
 以不可勝數
 人亦多知也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周封殷湯之後微子
 啟於宋六傳至弗父何以國讓弟鮒祀立為厲公何
 世為宋卿四傳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以
 孔為氏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大夫孔父嘉嘉子木金
 父奔魯孔氏始為魯人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妻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妾
 生孟皮病足乃求昏於顏氏顏氏以三女徵在妻之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庚子今八月二
 十七日生
 孔子於昌平鄉陬邑實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生三
 歲而孤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九歲娶宋亓
 官氏二十歲仕魯為委吏料量平明年為司職吏畜
 菴息又明年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
 歲母顏氏卒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問官焉明年習
 射於祖相之圃適衛學琴於師襄適周訪樂於襄仲
 問禮於老聃既反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年

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
 之田晏嬰沮之反魯定公元年壬辰年四十三季氏
 強僭其臣陽虎作亂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從之者彌
 衆九年庚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叛召欲往卒
 不果定公用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一年四
 方則之遂為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
 宜先是季氏薨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又
 為大司寇設法不用無奸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卒事齊人不能加魯侯乃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郈季氏將墮費
 費人侵魯孔子使伐之遂墮費時年五十四攝行相
 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於大夫不脫冕而行冬十
 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
 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
 適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適鄭遂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又自蒲反衛靈公不能
 用佛肸以中牟叛召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

河而反。又主邁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哀公三年，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乃召冉求。明年，如蔡及葉。楚昭王使人聘之，往拜其禮。陳蔡圍之野，昭王以師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封孔子，子西止之。又反衛。後二年，康子召之，歸魯。時哀公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亦不求用。又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敘易、彖、繫辭、說卦、文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今月十日孔子卒，年七十三。實周敬王之四十一年也。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凡六年。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及諸經書若干卷。孔子生知安行而好學不厭，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仕止久速，一隨乎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贊其爲至聖，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歷代京都中立國學，致祀天下司府州縣，衛皆立文廟致祀。自魯哀公稱孔子爲尼父，歷代稱公稱王稱帝。至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宋贈

元官氏邠國夫人。自周戰國魏封後嗣爲君，歷代封侯封公。宋定名衍聖。明弘治六年，授後裔之在衛州者世襲五經博士。國朝特設聖廟，執事官三十員，暨曲阜縣令、四氏學錄，俱以孔氏子孫爲之。其所以尊崇之者，亦至極而無以復加云。

四配列傳

按漢高帝十二年，以顏子配享孔子。宋元豐七年，以孟子配享。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配享。乃定廟堂兩楹，東顏子，次子思子。西曾子，次孟子，稱四配。

復聖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邾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甫，字伯顏，有功于周，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仕魯爲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十一月十二日生顏子。顏子沉潛純粹，具聖人之體，有王佐之才。年二十九，髮盡白，齒落。年三十，深契聖道之妙。孔子曰：「家貧若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



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五十畝足以爲線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大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孟懿子問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而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吾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贊易至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有愠心。顏子入曰。夫我之不修。是吾之醜。道修而不我容。有國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也。子笑而與之。定公問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顏子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已而果佚。公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虞舜使民。不窮其民。故無佚民。造父使

馬。不窮其馬。故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盡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者也。公悅。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善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程子曰。顏子和風慶雲也。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而已。卒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年三十有二。葬魯城東防山之陽。妻戴氏。元封。充國夫人。諡貞素。子歆。魯大夫。漢高帝十二年。以顏子配享孔子。唐貞觀二年。詔稱先師。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充公。宋大中祥符二年。贈充國公。元至順元年。加贈充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景泰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按唐追贈十哲中。顏子爲公。閔子以下爲侯。七十二子爲伯。名數俱按史記外補。入家語中。陳亢。子中。又增文翁。閔中。遠。瑗。林。放。又增申。根。

琴張共八俱係開元二十七年。朱加贈十哲爲公
十三人。各弟子爲侯俱係大中祥符二年。後不重書。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郈國之後也。少康封
其次子曲烈於郈。魯襄公時。邾人滅郈。世子巫
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生天。天生阜。阜生點。妻何氏。
以周敬王丙申冬生曾子。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
楚受學。一日心動。歸問母。母曰。思女嚙指。孔子聞之。
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薪於野。客至。母以手搯臂。卽
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女
耳。適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嘗耘瓜。誤斬
其根。父怒。援杖擊之。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
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知其平
也。孔子問之。謂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
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
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委身待
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
造孔子謝過。父卒。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

可通者親也。至而不可知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
釜。尙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
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涕泣者。非爲賤也。悲
不逮親也。既喪妻。不言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娶
殺孝已。吉甫以後娶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及
吉甫。客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家貧。敝衣躬
耕。魯君聞而致邑焉。辭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
人者常驕人。君縱不我驕。吾能勿畏乎。居衛。緼袍不
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
見。納履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嘗曰。國
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又曰。與人以實。雖
疎必戚。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
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又曰。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
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而謂之知禮。又曰。官怠於宦
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疾革。猶令曾元易簀。曰。吾得正而斃。



儒藏

傳子思的是
子思作其述
說

焉斯已矣。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純，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會參之行也。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其學以躬行爲主，然其所自守而終身者，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著書十八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爲經一章。門人又述曾子之意爲傳十章。孔子因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子元、申、華、孫、西皆賢，卒於周考王五年乙巳。楚嘉祥縣南武山之西。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開元八年，陞十哲二十七年，追贈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廊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加贈廊國公。升配享元至順元年，加贈廊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述聖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生周敬王戊午。時父鯉卒，因字子思云。幼時對孔子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弗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樂之。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疑尙書商周之言不如虞夏，子思以事變有極答之。朔曰：作書欲以喻民，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曰：昔魯季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己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歸魯，母死，柳若曰：子聖人之後，四方於子乎觀禮？盡慎諸。對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又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後適衛，曾子謂之曰：昔吾夫子從諸侯，未嘗失禮，而其道猶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禮然，欲

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分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時移世易各有宜也。衛有賢者李音世爲農夫子思言於衛君衛君鄙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不嘗以農夫開國乎。又言苟變之才可將五百乘。衛君以苟變爲吏賦於民嘗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邪棄干城之將其可使聞於鄰國耶。衛君再拜受教。時衛君論事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譖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榮諂莫甚焉。君聞臣語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在衛貧甚緇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之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反魯。穆公問曰吾國可興乎。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然矣。穆公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

中庸有以登
漢儒作爲家
也子思辨

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恥也。遂不受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對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主竊以爲言之過也。子曰字子上雜所習以請。子思曰先人有訓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謂子上曰吾嘗深有所思而未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深有所見而未之見也登高則賄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又問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曰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致者乎。年百餘歲卒。學統作年八十史記作年六十二。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漢唐列於禮記至程朱始表而出之與論孟並列爲四書。宋崇寧元年贈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端平二年陞十哲。咸淳三年加贈沂國公。陞配享。元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弘治十六年授

衍聖公次子世襲五經博士。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庶子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號仲孫又更號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氏世居於鄒故爲鄒人傳至激公宜娶仇氏以周安王丙申四月初二日生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一日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女旣而悔曰吾聞古人有胎教今始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猪肉以食之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一云受業於子思當初見子思子思悅其志禮敬甚崇旣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孟孺子不介而見大人悅而見之何也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鄒遇程子本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

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也。事之猶可況加禮乎。問學子思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違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志遠乎。一日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懈。道旣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又謂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云。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九十七。葬鄒縣四基山之陽。妻由氏子畢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常引其說。宋元豐六年贈鄒國公立廟縣南郭七年詔配享位次顏子。元至順元年加贈鄒國亞聖公。明洪武五年罷配享踰年復之。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崇禎三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十二哲列傳

名次俱照乾隆三年刊布文廟及崇聖祠賢儒按次排定冊

按唐開元八年以四科弟子顏子等稱十哲。二士



儒藏

七年顏子陞配享乃陞曾子于十哲居于夏之次。
宋端平二年陞子思子咸淳三年曾子子思子陞
配享乃陞子張。國朝康熙五十三年陞朱子乾
隆三年陞有子稱十二哲。

閔子損

蘆花事見韓詩外傳然則義不可用

閔損字子騫魯人其先魯公族也。閔公敬懿兄僖公中立立其子魯奉祀從父諡姓閔氏。魯生澤澤生伯衍伯衍生子建建生馬父爲魯大夫初娶齊姜氏以周景王甲子春正月生閔子年七歲喪母父繼娶樂氏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以繻。父命御車身寒失轡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卒待三子如一年二十父命從學孔子始見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其故閔子曰吾出萊菔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裴旆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又賴二三千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

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裴旆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自是崇仁勵義奉先思孝接下思恭父母昆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孔子去魯閔子從遊聞父致仕返魯養親父卒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哀未盡而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繼母卒嘆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事親之難也見三家勝魯如小侯作傷魯操季氏使爲費宰避去汶上生子法後適周欲行孔子之道會周敬王崩反而歸從孔子修明六經設教魯衛曹滕齊宋諸國與弟子訂正論語諸書年八十九歲齊貴卿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貴卿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冬十月卒於齊時周定王二十一年壬辰薨濟南府歷城東五里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費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瑯琊公咸淳三年改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

經博士。

按明嘉靖九年省封爵改稱先賢某氏先儒某氏至今遵爲定制後不重書。

冉子耕

冉耕字伯牛生於魯之鄆。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伯牛侍曰吾以六子自勵也。孔子爲司寇以耕爲中都宰。墓在東平州。唐贈鄆侯從祀。宋贈東平公改贈鄆公。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冉子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爲人寬洪簡重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墓在曹縣一云

在冠縣。唐贈薛侯從祀。宋贈下邳公改贈薛公。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宰子子

宰子字子我魯人嘗問鬼神及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孔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尙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尙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使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之以遺孔子。對曰竊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遽辱君之重貺乎。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孔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近華不若子之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墓在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贈齊侯從祀。宋贈淄公改贈齊公。

端木子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生周敬王庚辰。天姿穎悟亞於



顏回爲信陽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故君子無所不慎焉。齊景公問曰：「子何師？」子貢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將死亡。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七年而邾子失國。衛出公自城鉏，使人以弓問也。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手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遷於陳，甯武子衛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賜不識所由入也。出公果終死於越。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鄆，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並以辭命聞。越子

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則何不召？」曰：「固將召之，然亦終不能用。」唐贈黎伯從祀。宋贈黎陽公，改贈黎公。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冉子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生周景王戊寅，爲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師伐我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郈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矛以率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之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反魯，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



儒藏

學宮輯略 卷一

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孔子嘗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曰：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有之行也。唐贈徐侯從祀，宋贈彭城公，改贈徐公。

仲子由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父鳧，母宋氏。以周景王戊午九月七日生子路。初見夫子，冠雄雞冠，佩服豚裼，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爲蒲宰，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草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成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賢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稱其知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不除。孔子問之，對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遂除之。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爲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耳。顏僊善事親，後以罪執於衛，將死，子路義之，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後仕衛，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蒯蕢姊也。蒯蕢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廐，強盟之，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路入，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避其難，由不然。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

懼下石乞孟賁，敢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年六十四歲。時周敬王四十年辛酉三月三日也。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然。孔子哭於中庭，曰：天祝予。有人弔者，拜之。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朱子亦稱其全義理焉。妻顏氏，子二，雀、啟。雀欲報父讎，至衛與孟賁戰而殺之。楚長垣縣，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未知孰是。唐贈衛侯宋贈河內公，改贈衛公。明崇禎十六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言子偃

言偃字子游，吳人。生周景王甲申。爲人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孔子閑居，子游問禮。孔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射饗之禮。子游退而學禮，詳見家語。子游問喪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去聲也。孔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族_音，懸棺而封，_音人豈有非之者哉？會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會子曰：夫祖者，且也。



謂且遷柩爲將行之始未是實行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壙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多繁勝也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以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褻裘而弔也。主人旣小飲。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文子名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退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季康子問曰。仁者愛人乎。曰。然。曰。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珖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人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

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假之行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時而行。假也得之矣。子貢思。今吳郡有子游墓。或曰在蘇州嘗熟縣。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贈吳公。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卜子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生周敬王癸巳。爲人篤信謹守。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可以不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

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夏居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使弦琴，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孔子曰：哀已盡，而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謂之曰：非也，已亥爾。讀者問諸晉史，果然。又嘗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師也？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故世謂子夏習於詩，相傳今毛詩序其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者，在禮志。孔子沒，設教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以此名聞諸侯。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編年考云：卜子一百零二歲，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新豐村，一在曹城西卜垆都。唐贈魏

侯朱，贈河東公，改贈魏公。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顏孫子師

顏孫師，字子張，陳人。生周敬王丁酉，爲人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自筮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問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白當正白，黑當正黑，今得賁，非吾之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黜敝之也。問入官，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恃，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由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見哀公，七日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龍者也。君之好士，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申詳有賢名，子游以其子妻之。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善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顏孫師之行也。」墓在徐州蕭縣南堀坊村西。唐贈陳伯從祀。宋贈宛邱侯。政和元年，以犯先聖諱，改穎川侯。咸淳三年，加贈陳國公，尋稱陳公，陞配十哲。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按宋詔門人封爵犯先聖諱者改正，俱係政和元年，後不重書。

有子若

有若字子有，一字子若，爲人強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子賤爲單父宰，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曰：「官事急，心憂之故。」臞。有若曰：「昔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之色，無害於治。

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也。子賤乃拜受教。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爲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爲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議者謂論語一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以子稱。蓋孔門自曾子而外，卽推有若云。唐贈汴伯宋加贈平陰侯。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乾隆三年，陞配十哲。

朱子熹

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也。生於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自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卽問曰：「天之上何物？」五歲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卽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大奇之。病將革，屬熹曰：「胡元中。」



劉致中、胡彥冲、學有淵源。吾死，女往師之。熹奉以告而受學焉。既而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時有識之士。年十八，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間李延平得伊洛正宗，徒步往從之，盡得其學。遂築室武夷山中，其功夫以居敬爲主，而自勉以教人者，大要不外於窮理致知、返躬實踐之學。一時四方有志之士皆樂從之遊。高宗聞其賢，召監南嶽廟，不至。壬午，詔求直言。熹上封事，大畧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事務。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若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云云。上不能用。孝宗卽位，嘗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熹卽再辭。史浩薦知南康軍，歲旱，熹講求荒政，民賴全活。問至郡學，引士子與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趾，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己亥夏不雨，詔求直言。熹上疏言：恤人之本，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言甚切直。帝大怒，舊相陳俊卿力薦，乃除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浙東大饑，左丞相王淮薦熹，改授浙東。至郡，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熹日勾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又毀秦檜祠，或短其疎於爲政。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進直徽猷閣，復下其社倉法於諸路。壬寅九月，徙熹提點江西刑獄。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姻婭，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奏，不以聞。論益力。章前後五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辭不拜。淮啣之，差奉祀台州崇道院管勾。御使陳賈請禁僞學，意在沮熹。帝從之，以爲台州郎官未上而罷。丞相周必大復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毋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忍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卽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嘉納之。除兵部郎官，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爲浮僞宗主。御史胡晉臣上章極言栗喜同惡異，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祀而去。未幾，復召對，熹別具封事上聞。疏入，

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官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光宗卽位改知漳州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喻之又採古今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嚴禁之俗爲大變至郡齋諸生有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又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病經界不行民害日滋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豪右翁翁稱不便詔需後明年以子喪請祠未幾有使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遂命熹知潭州甲寅八月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每進對務積誠以感動帝心因黃裳之去講畢奏疏極言四事韓侂冑大怒因詆其迂闊卽手批罷之趙汝愚上疏乞留不聽慶元乙卯召爲煥章閣待制辭從之丙辰爲學禁急因削其籍熹生平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感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

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急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考終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六日而已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經依阿翼懷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肆市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家故貧諸生逮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庚申三月疾革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爲熹絕筆甲子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有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塋崇安九峰山下妻劉氏子塾塾在皆以蔭補官塾贈中散大夫在爲吏部郎俱有賢名嘗謂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有



易本義起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熈、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語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未脫稿、亦在學官。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道統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嘉泰初、學禁稍弛、詔以致仕除文華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賜寶諡、開直學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贈信國公、改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改贈齊國公。明景泰六年、授後嗣在新安者世襲五經博士。嘉靖三十八年、授後嗣在婺源者世襲五經博士。崇禎十五年、進稱先賢。國朝康

熙五十三年、陞配十哲。

按周、邵、張、程、朱六子進稱先賢、俱係崇禎十五年後不重舊。

學宮輯畧卷之一終

校記

①「往」上當脫「無」字。

②中：當作「仲」，見黃幹撰朱熹行狀。

③胡：當作「劉」，見朱熹行狀。



藏書

學宮輯略 卷一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彙梓

男文翰校錄

余學宮輯畧

李元春

時增輯

男來南參訂

東廡先賢列傳

按東漢明帝十五年、祀七十二賢於闕里。靈帝

光和元年、祀七十二賢於國學。唐貞觀四年、詔

郡縣立文廟、祭孔子。二十二年、以左邱明二十

二人從祀。開元八年、詔塑顏子十哲坐像於堂、

圖諸弟子及左邱明二十二人於壁。端平二年、

子思升堂。咸淳二年、孔鯉從祀。三年、子張升堂、

顏路、曾點、孔鯉同諸賢並公伯寮始從祀兩廡。

適子瑗

適瑗字伯玉、衛大夫孫林父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

出。甯喜欲復獻公、又從近關出。吳季札適衛、與語、悅

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

視之、還曰、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遂寢兵不出。適

楚、遇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

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

曰、謹受命。既見、昭王問士、對曰、楚多士而不能用。王

曰、何也。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

望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蚡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

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

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轉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公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適伯玉也。公曰、

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仲節不爲冥冥、情

行。吾聞適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使人視之、果然。淮

南子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韓詩外

傳云、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

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伯玉之行也。墓在衛輝府城

西。漢文翁畫孔子弟子圖、列適瑗、林放其中。後世因

之以從祀。唐贈衛伯、元延祐六年贈內黃侯。明嘉靖

九年、以伯玉爲孔子之所嚴事、不應在弟子列、改祀

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適子滅明

適瑒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生周敬王戊子。狀貌甚惡、

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

宋語言子羽
有君子之容
而不可及
貌史記言狀
貌史記言狀
貌史記言狀
貌史記言狀
貌史記言狀
貌史記言狀
貌史記言狀
貌史記言狀
貌史記言狀

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又嘗曰：「獨出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矣。」後居楚，友教士大夫，一時荆漢皆彬彬焉。北方之學焉。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留。唐贈江伯宋加贈金鄉侯。

原子憲

原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生周敬王乙酉。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沒，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往見。思攝敝衣冠見。子貢恥之，曰：「先生何病也？」思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為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子貢慚，不憚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今費縣西北有原憲墓。唐贈原伯宋加贈任城侯。

南宮子綰

史記索隱論
語注俱以南
宮敬叔即南
宮敬叔即南
宮敬叔即南
宮敬叔即南
宮敬叔即南
宮敬叔即南
宮敬叔即南
宮敬叔即南

南宮綰又名适，名說，字子容，居南宮，因姓焉。諡敬叔。父傷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償，答郊勞，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邱聖人之後，我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南宮容與兄孟懿子並師事孔子。從孔子適周，入后稷廟，觀金人三緘，其口其背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歸，遂三復白圭。初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問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是南宮綰之行也。孔子亦信其能仁。」唐贈鄭伯宋加贈襲邱侯，改汝陽侯。

商子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生周敬王戊寅。好易，孔子傳之。嘗

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聖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東江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云。唐贈蒙伯，宋加贈須昌侯。

漆雕子開

漆雕子開是
一人開豈與
賊文仲同時
乎此本備考
引入懷

漆雕開，一作憑，字子枝，蔡人。史記字子開，魯人，生周景王庚申。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盲人之美也，隱而顯，其盲人之過也，微而著，知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著漆雕子十二篇，墓在上蔡縣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贈平輿侯。

司馬子耕

司馬耕，家語作犁，字子牛，宋人。司馬向魋之弟也，仕衛。魋得罪於宋，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陳成子

使爲次卿。魋自衛入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反魯，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不赴。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與。唐贈向伯，宋加贈楚邱侯，改綏陽侯。

巫馬子施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史記字子旗，魯人，生周景王己卯。嘗與子路薪於韞邱，有富人處師氏脂車百乘，觴於其上。子路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曰：吾聞之，夫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慚。嘗從孔子行，命持蓋已而果雨，期間其故。孔子曰：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留心典籍，博學自識焉。唐贈郎伯，宋加贈東阿侯。

顏子辛

顏辛，字子柳，魯人。史記作顏幸，生周敬王乙未。一統志稱其學業有就。唐贈蕭伯，宋加贈陽穀侯。

曹子卹

曹卹，字子循，蔡人，生周敬王己亥。志稱其樂道明義。

唐贈曹伯宋加贈上蔡侯。

公孫子龍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鄭元曰：楚人，生周敬王壬寅。子貢謂曰：子何不學詩？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後反荆，南方之學賴其教焉。唐贈黃伯，宋加贈枝江侯。

秦子商

秦商，史記字子丕，鄭元曰：楚人，家語魯人字丕，茲生周靈王癸丑。父董父爲季氏家臣，與孔子父俱以力聞。唐贈上洛伯，宋加贈馮翊侯。

顏子高

顏高，家語作刻，字子驥，魯人，生周敬王己亥。志稱得其微言。唐贈瑯琊伯，宋加贈雷澤侯。

壤駟子赤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穰，徒作從，秦人。志稱長於詩書。唐贈北微伯，宋加贈上邽侯。

石作子蜀

石作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唐贈石邑伯，宋加贈成

紀侯。

公夏子首

公夏首，字乘，家語作守，字子乘，一字子元，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大觀二年補贈鉅平侯。

按：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贈各弟子爲侯，內遺公夏首等十一人。後復補贈十人爲侯，內遺琴年、年俱係大觀二年，後不重書。

后子處

后處，字子里，家語作石處，字堅之，齊人。唐贈管邱伯，宋補贈膠東侯。

奚容子蒧

奚容蒧，字子哲，家語奚蒧，字子偕，魯人。正義曰：衛人。志稱有文采。唐贈下邳伯，宋加贈濟陽侯。

顏子祖

顏祖，字襄，家語作相，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補贈富陽侯。

句子井疆

句井疆，字子疆，一字子野，家語句作勾，衛人。唐贈淇



陽伯宋加贈潞陽侯。

秦子祖

秦祖字子南家語字子白秦人。克志稱其強力志學。一統志稱其篤於守道。唐贈少梁伯宋補贈郛城侯。

縣子成

縣成字子祺家語字橫魯人。志稱學山羣類。唐贈鉅野伯宋加贈武城侯。

公祖子句

音茲

公祖句茲字子之家語無句字魯人。志稱有令儀。唐贈期思伯宋加贈卽墨侯。

燕子伋

燕伋字思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云兗州人。唐贈漁陽伯宋加贈汧源侯。

樂子欬

樂欬家語作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補贈建城侯。

狄子黑

狄黑字皙家語字皙之一作子皙衛人。唐贈臨濟伯。

宋加贈林慮侯。

孔子忠

孔忠字子蔑家語作弗魯人。孔子兄孟皮之子。嘗問行已之道。孔子曰。知而弗爲。不如弗知。親而弗信。不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曰。行已已乎。孔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無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唐贈汶陽伯宋加贈鄆城侯。

公西子蒧

公西蒧字子上家語作子尙魯人。志稱爲魯邦之望。唐贈祝阿伯宋加贈徐城侯。

顏子之僕

顏之僕字叔家語作子叔魯人。志稱銳志尊道。唐贈東武伯宋加贈宛句侯。

施子之常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志稱其德甚著。唐贈乘氏伯宋加贈臨濮侯。

申子根

申根字子周魯人唐贈魯伯宋加贈文登侯。

左子邱明

左邱明中都人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邱明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邱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漢劉歆班固云左邱明受經於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前孔子而傳春秋之左邱氏則孔子弟子之門人也後孔子而傳春秋之左邱氏則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先友所著作名世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辨此或又云論語邱引姓左名邱明傳春秋者姓左邱名明史記曰左邱明失明厥有國語蓋左氏以失明而自名曰明諸說互異按左傳記韓魏智自事舉趙襄子諱則左傳作於襄子卒後自襄子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左邱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沒七十有八年後猶能著書也又史記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解皆不列其名後三說近邱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賈公賈公授子

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尹咸及翟方進授劉歆歆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千寶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墓在嶧縣一在肥城縣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追贈瑕邱伯改中都伯明嘉靖來稱先賢。

按唐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從祀俱係貞觀二十一年宋追贈左邱明等二十一人子夏唐內王肅贈司空杜預贈司徒餘並贈爲伯俱係祥符元年後不重書。

蔡子冉

蔡冉字開志云蔡人以德藝有成稱唐贈彭衙伯宋加贈新息侯明嘉靖九年以家語未載罷祀國朝



雍正二年復祀。

牧子皮

牧皮力牧之後。趙岐孟子註云。牧皮與琴張曾皙皆從孔子學者也。國朝增祀。

公都子

公都子宋政和五年贈平陰伯。從祀孟子廟。國朝升祀孔廟。

公孫子丑

公孫丑齊人。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墓在鄒縣。宋政和五年贈壽光伯。從祀孟子廟。國朝升祀孔廟。

張子載按宋儒年譜似應在西大程子之位。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知涪州。卒於官。因僑寓郿縣橫渠鎮。少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爲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載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

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載卽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益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焉。嘉祐初。舉進士。授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嘗患文檄不能盡達。每召鄉老於庭。諄諄告諭。使往告閭里。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令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神宗嗣位。呂公著薦於朝。帝召見。問以治道。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王安石問以新法。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人亦固有不能者矣。安石不悅。遂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疾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稍息。家貧。敝衣蔬食。



處之恬然。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又謂學必求至於聖人而後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於是勉修古禮。以爲薄俗。倡期功以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於是關中人士聞之者。始疑終信。已一變而至於古也。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色。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敘成書。俾可施行。惜有志未就。呂大防薦之。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論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卒矣。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殮。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涪州墓之南。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

蒙及東西二銘。^①元嘉定十三年。諡曰明。淳祐元年。追贈邵伯從祀。明天啓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程子頤 按年譜似應在西張子之次。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與兄明道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已遊太學。時胡瑗主教事。以頤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文大驚。即延與論學。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鄉。首事以師禮。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職。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等各疏其行。誼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稱宣仁太后旨。以爲崇政殿說書。念上富於春秋。當豫養成德。爲宗社生靈計。疏經筵三事以上。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太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

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令講官以六三日得上殿說書、初秋卽輪入侍。願每進講、必宿預戒、計感動上心。所論說、皆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畢、乃復言曰、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之姦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用世之鑒乎。聞者嘆服。聞帝在宮中、激水避蟻、因請曰、有諸。曰、然。曰、此惻隱之心。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紙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願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太過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嫌名皆勿避。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遷流、上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設宴、又言、除喪卽吉、因事用樂而已。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其以德禮匡正類如此。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願每入侍、容色甚莊。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善、

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勸講、不敢不自重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衆、而願亦以天下爲已任、議論褒貶、無復顧忌。大臣滋不悅、而學士蘇軾好狎侮、見願端嚴、以爲不近人情、猶惡之。於是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里、尋編管涪州。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輟。自涪赦歸、容色鬚髮皆勝平日。自謂學之力也。寧熙中、言者論其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時氣已微、張口曰、道要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卒。時大觀元年九月庚申、壽七十有五。世稱伊川先生。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旨、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伯明道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

就則予未敢多讓。然頤晚年恭而能安、樂天知命、亦幾乎化矣。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贈伊陽伯從祀。元至順二年、加贈洛國公。明景泰六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學宮輯畧卷之二終

校記

①元：當作「宋」。

②寧熙：當乙。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藻梓

男文翰

余學官輯畧

李元春時增輯

男采南參訂

西廡先賢列傳

林子放

林放字子邱魯人。唐贈清河伯宋加贈長山侯。明嘉靖九年以放不在弟子之列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宓子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生周敬王戊戌。仕爲單父宰。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史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才任王霸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撻發單父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之。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而愧焉。孔子之

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而問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能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而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入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期問其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小者名爲

繩吾大夫欲長之。是以舍之。期反以告孔子。曰：不齊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期間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不齊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間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期之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人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著密子七篇。墓在齊州南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死於道。因葬焉。唐贈單父伯。宋加贈單父侯。

公冶子長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家語曰：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爲人能忍恥。魯君聞其賢。使爲大夫。辭不受。墓有三：一在姑蘇。一在青州府諸城縣。一在淮安府。唐贈莒伯。宋加贈高密侯。

公皙子哀

公皙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系出姬姓。衛公子

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爲人潔清不滓。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終身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賢之。史記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贈鄆伯。宋加贈北海侯。

高子柴

高柴字子羔。檀弓作子臯。齊人。敬仲高後十六代孫也。或曰：衛人。生周敬王己卯。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釐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衛士師。嘗別人之足。及出公之難。出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耿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



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禁乎？後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羔至，遂爲衰。子蒲卒，哭者呼滅。滅，子蒲名。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墓有四：一在沂州，一在陽穀，一在東阿，一在太康。唐贈共城伯，宋加贈共城侯。

樊子須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或曰齊人。生周敬王己酉，仕於季氏。齊侵魯，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遇齊師於清，師不踰溝，遲請三刻而踰之，遂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而義之。唐贈樊伯，宋加贈益都侯。

商子澤

商澤字子秀，家語曰：子季，魯人。志稱涉覽六籍。唐贈睢陽伯，宋加贈鄒平侯。

梁子鱣

梁鱣字子魚，史記作叔魚，齊人。生周景王戊寅，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未也。昔吾年三十八

無子，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亦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唐贈梁伯，宋加贈千乘侯。

冉子孺

冉孺字子魯，家語作子魚，魯人。志稱勤學好問，先賢像贊曰：周旋中規，容止可度，當必有所本也。唐贈紀伯，宋加贈臨沂侯。

伯子虔

伯虔字子析，家語字楷，魯人。生周敬王己亥。志稱儒行著稱，宋思陵以爲全魯之彥。唐贈聊伯，宋加贈沐陽侯。

冉子季

冉季字子產，魯人。志稱資性淵妙，敏於問答。唐贈東平伯，宋加贈諸城侯。

漆雕子徒父

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家語作從，字子文。蔡人子開之宗族。嘗仕於魯，有治術。先賢像贊謂涉道是嗜，微爵可廢云。唐贈須句伯，宋加贈高苑侯。

漆雕子哆

漆雕哆家語作侈字子欽魯人志稱學道不倦唐贈武城伯宋加贈濮陽侯。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生周敬王辛卯。習於禮容應對。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子貢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爲飾棺墻。置饗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贈郃伯。宋加贈鉅野侯。

任子不齊

任不齊字選。家語字子選。楚人。紹興時。御贊謂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暵勉云。唐贈任城伯。宋加贈當陽侯。

公良孺

公良孺字子正。家語作儒。陳人。賢而有勇。嘗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周行。將適衛。蒲人止之。孺挺劍合衆。將與戰。蒲人懼。乃盟而去。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公肩子定

公肩定字子中。家語作肩字子仲。魯人。或曰晉人。唐贈新田伯。宋補贈梁父侯。

鄒子單

鄒單字子家。聊城人。徐廣曰。一云鄒單。唐贈銅鞮伯。宋補贈聊城侯。

罕父子黑

罕父黑字子索。一字子素。家語作罕父黑。魯人。唐贈乘邱伯。宋補贈祁鄉侯。

榮子族

榮旂字子棋。魯人。志稱務學篤實。唐贈雲妻伯。宋加贈厭次侯。

左人子郢

左人郢字行。家語作左郢字子行。魯人。志稱心悅聖道。唐贈臨淄伯。宋加贈南華侯。

鄭子國

鄭國字子徒。家語作薛邦字子從。魯人。或謂漢高諱邦。史因作國。鄭乃薛字之誤。遂從史記祀鄭國。志稱



其有令德。唐贈榮陽伯朱加贈胸山侯。

原子亢

原亢字籍家語作原桃字子籍魯人。唐贈萊蕪伯朱補贈樂平侯。

廉子潔

廉潔字子曹史記字庸衛人。古史作齊人。唐贈莒父伯朱補增胙城侯。

叔子仲會

叔仲會字子期一作喟魯人。鄭玄曰晉人。生周敬王癸卯。志稱進學廣業。唐贈瑕邱伯朱加贈博平侯。

公西子與如

公西與如字子上家語作公西與古史作公西與魯人。唐贈昌平伯朱加贈臨胸侯。

邾子翼

邾翼字子歛家語字子飲魯人。志稱志存正大。唐贈平陸伯朱加贈高堂侯。

陳子亢

陳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生周敬王己丑。兄子車

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弗果用墓在太康縣北。唐贈潁伯朱加贈南頓侯。

琴子張

琴張字子開家語名牢字子張衛人。唐贈南陵伯朱加贈頓邱侯改南平侯。

步叔子乘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朱加贈博昌侯。

秦子非

秦非字子之魯人。志稱樂善慕道。唐贈汧陽伯朱加贈華亭侯。

顏子噲

顏噲字子聲魯人。志稱學已成器。唐贈朱虛伯朱加贈濟陰侯。

顏子何

顏何字冉案隱云字稱魯人。唐贈開陽伯朱加贈唐

邑侯明以家語不載罷祀。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懸子亶

懸亶一作豐字子象魯人明以家語有懸亶無郭單史記有郭單無懸亶疑卽一人因失祀。國朝雍正二年增入。

按國朝以懸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黃幹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皓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從祀兩廡張迪從祀崇聖殿俱係雍正二年後不重書。

樂正子克

樂正克字正子齊人世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饋往齊人曰饋也盍使樂正子正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載學宮備考韓子作樂正子春事呂氏春秋作柳下惠事未詳是宋政和五年追贈利國侯配享孟子廟。國朝升祀孔廟。

萬子章

萬章史記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亦云孟氏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是二子有功於孔孟之道者不少也墓在鄒縣西南宋政和五年贈博興伯從祀孟子廟。國朝升祀孔廟。

周子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世居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少孤養於外家初用舅鄭向龍圖閣直學士爲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之辨逵不聽敦頤置手板取告身委之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且賢敦頤薦之皇祐二年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富家大姓及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熙寧元年趙清獻公及呂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尋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已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



不寬。後寢疾。又開水齋。母鄭太君墓遂乞知南康軍。改葬母墓。遂上其印綬而歸。卒。年五十七。葬江州德化縣南十里之清泉社。妻陸氏。蒲氏。子二俱登第。長壽官至司封郎中。次肅官至徽猷閣待制。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嘗著太極圖。明天地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又善開發人。令桂陽時。州守李初平問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越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坐榻夜談。越三日乃還。師聖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生平以名節自砥礪。未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李初平卒。子幼。爲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妻子饑窮不給。亦曠然不以爲異也。初判虔州時。道出江州。愛匡廬蓮花峯山水之勝。因築愛蓮堂於其麓。作愛蓮說。前有溪。冷然清潔。濯纓而樂之。因取營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淳。祐

元年。贈汝南伯。從祀。元至順中。加贈道國公。明景泰七年。授後嗣世襲五經博士。

程子顥 按年譜。似應在東邵子之次。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生而神明。十歲賦食泉詩曰。中心如白固。外物豈能遷。十五歲與弟頤以父命受學。周茂叔。茂叔令其尋孔顏樂處。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調鄆縣主簿。折疑獄如神。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顥至。諭僧曰。俟復見。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調上元主簿。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顥度如是則苗槁久矣。立發民塞之。而防成歲以大熟。仁宗崩。遺詔三日除服。及三日。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顥請盡今日。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龍如蜴蜥。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使奏。中途一龍飛去。自是人愈以爲神。顥捕而脯之。使

人不惑。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民有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立鄉校以教子弟。暇輒親詣校課。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置之簡其秀者教之。後十餘年。俗以大變。以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聞其名。召對之。且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賢育才爲先。又疏請近侍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經明行修者。延聘致之。相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大明。德業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又嘗爲帝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端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命推擇人才。願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稱。會王安石信用。願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未有中外人情交誼不可而能有濟者。假令由此事倖小成。

然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猶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願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會御史張戡於中書大忤。激怒安石。於是言者俱得罪。而願獨除西京提刑。辭曰。台諫之任。繫朝廷紀綱。臣言是願行之。如妄言。當賜譴責。使不問言之是非。皆進職而去。則紀綱廢矣。改僉書鎮寧縣判官。鎮寧守嚴刻多忌。以願自台中出。必慢已。不盡其力。既而願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靡不盡心。事少未安。必與之反覆詳辨。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數十人。求監局便養。得監河洛竹木務。自願去國。神宗終念之。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頤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來者。帝問程頤在彼否。連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願至邑。專尙寬厚。政化大行。時有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所至凌侮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麗。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願曰。吾邑貧。不能效他邑。令有故青帳。可用之。願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未幾罷去。神宗崩。



顯感知遇之恩涕洟然下。聞司馬君實呂晦叔相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又嘗曰：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焉可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時元豐八年距生明道元年壬申壽五十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葬伊川先塋之側。妻彭氏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進士。顯充養純粹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寬而有制清而能通視其色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微視無間而豈弟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務使其款曲自盡從容誘掖咸獲其益。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時見排斥而退省其私未嘗不嘆息推服以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志苟可行不輕潔乎去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自牧之虛則才周萬物而不以

之自多學貫三才而不以之自滿其爲教自致知以至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以至於窮理盡性包涵廣大經緯微密雖去聖人千百餘年而發其關鍵辨其階序洞其堂奧俾學者瞭然循之而可入也。時大學中庸二書尙在禮記中顯特爲取出而表章之四書之名實昉於此居洛十餘年與弟頤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菽粟不繼而事親曲盡其歡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淳祐元年贈河南伯從祀諡曰純。元至順元年加贈豫國公設五經博士。

邵雍字堯夫

按年譜似應在東張子之位

其先范陽人父古徙共城。雍少以才自雄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堅苦刻勵廬於蘇門之百泉源山。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其好學嘗



叩其虛授以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雍探賸索隱寒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寢席者數年。由是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已而嘆曰昔人上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抵洛陽以爲是天下之中古聖賢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遂定居焉。初至洛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王拱辰尹洙皆雅敬雍恒相從於天津橋南爲市園宅名其居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燕坐脯時酌酒數甌微醺卽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吟詩自適。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聞其車聲爭相迎候童稚厮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樂道其善而隱其惡。人無少長貴賤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文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先至雍之廬者。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州縣官吏苦操

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相訪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拱辰以雍應詔投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夏感微疾張橫渠來問疾曰先生論命否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程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西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安能使人行也。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而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葬伊水上新店父墓側。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程明道初侍其父因識之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遇事能前知程伊川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有玩世之意。又因其能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據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之言先之蓋未必然也。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魚樵問答擊壤集行

於世。妻王氏。子伯溫。仲良。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初。追贈新安伯。從祀。明崇禎三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學宮輯畧卷之三終

校記

①西京：當作「京西」。

②鎮寧縣：當作「鎮寧軍」。以上見《宋史》卷四二七

《程顥傳》。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

男文翰

余學宮輯畧

李元春

增輯

男來南

東廡先儒列傳

公羊氏高

公羊高，周末齊人，受經於子夏，因為春秋作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自壽以前咸口授，故免於秦火。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興。子都授東海麻公，麻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時從祀，宋贈臨淄伯。

孔氏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西漢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為博士，封褒城侯。安國仕於孝武之世，由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終臨淮太守。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漢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

及傳。傳春秋也。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尚書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字，以寫古文。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再出此五篇，舜典、康王之誥又各一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秘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以為作者之意，故引之。定五十八篇，又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各冠其篇首。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為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



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於學官。孫衍爲博士。唐時從祀，宋贈曲阜伯。

毛氏萇

毛萇字然，一字長公，西漢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人申公，授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謂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後漢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家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同國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

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唐時從祀，宋贈樂壽伯。

高堂氏生

高堂生字伯漢，西漢魯人。齊公族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傳儀禮。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名地河間獻王好古，收集餘經，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萇，萇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時從祀，宋贈萊蕪伯。

鄭氏元

鄭元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年十二，值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責之，乃曰：此非我志也。遂造大學受業。師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又西

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惟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誦讀。未嘗稍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吾道東矣。及黨事起。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

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自是累徵皆不就。時年六十。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國相孔融深敬禮之。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常自徐州還高密。道過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卒年七十四。葬高密縣西北礪阜山。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喪經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子益思。孔融舉爲孝廉。及融被同。遂赴難死。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歷。及七政。

六藝論。魯論。帝祫義。毛詩譜。周禮難。駁許慎五經異議。凡百餘萬言。括囊大典。網羅百家。漢史以爲出處進退。一要於道。朱子亦以大儒稱之。洵有功於聖教者矣。唐時從祀。宋贈高密伯。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從祀。

諸葛氏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太山郡丞。以靈帝四年辛酉生亮。亮少孤。從從父元依荊州牧劉表。元卒。寓南陽隆中。不求聞達。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謂爲信然。亮與徐庶。孟公威。石廣元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先主聞其名。往請之。三反乃得見。載歸。情好日密。謂人曰。孤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先主卽位。策爲丞相。錄尚書事。帝崩。受遺詔輔政。後主封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與董和並署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時邦家新造。吳方乘勝。國勢岌岌。魏以文告震喝之。使以野爲內臣。亮內秉機衡。



外結吳好、昭大義以定衆志、令無恇懼。撫百姓、約官職、修紀政治、蜀人大和。益州郡耆帥雍闓叛、又使郡人孟獲誘煽諸夷、牂牁、越嶲皆應之。亮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至建興三年、方討雍闓、斬之。孟獲收餘衆拒亮、亮欲服其心、募生致之。既得、復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六年，出師伐魏，魏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去魏應漢。後馬謖違亮節制，敗績，上疏請自貶三等。冬十二月，復伐魏，上表於帝，有「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語。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之語。前後凡五出師伐魏，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及軍於渭南，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魏司馬懿不出戰。建興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葬定軍山，諡忠武。亮嘗推行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長水校尉廖立怨謗亮，廢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社矣。」李平遭亮罷斥，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又戒子書云：「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悉粹然儒者之言。」程子謂孔明近王佐之才，有王佐之心。羅從彥謂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朱子謂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可及者。朱璘謂孔明扶綱常，正人心，足以上續孔孟之統，而學以靜成，心惟謹慎，實啟濂洛關閩主靜主敬之學。爲理學正宗云。妻黃氏，子瞻孫，尙魏兵入寇，皆力戰死之。

王氏通

王通字仲淹，隋龍門人，世以儒顯。祖傑，濟州刺史。父隆，銅川令。通生於開皇四年，父歿之，遇坤之師，獻兆於祖。祖曰：「素王之卦也。坤二化而天，能以衆正者也。」

雖有君德、位不在焉。僅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遂名通。父燕居嘗歌伐木。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於是遊學四方。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閻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學成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上書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帝覽而異之。召見太極殿。推策中大旨。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通知道之不可行也。作東征之歌而歸。自是累徵不起。乃續詩書。修元經。讀易正禮。以述素王之業。九年。六經大就。僕射楊素勸之仕。曰。邇有先人之做。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民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鄭和請於楊素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素使人問之。通曰。公如可慢。則僕得矣。如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舊。性至孝。父卒。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母病。目不交睫者三月。人有問者。送迎必泣以拜。居家雞初鳴。必盥漱具服。服儉以潔。綺羅錦繡不入於室。宴賓無二饌。菓菜非

其時不食。非其土不食。鄉人有喪。往必先反。必後見耕者必勞之。鄉人化之。爭爲息焉。通年十五。卽教於河汾。李靖、房元齡、魏徵等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常千餘人。楊元感問孝。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曰。孝立而忠遂矣。張元素問禮。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曰。禮得而道存矣。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大業末卒於家。年僅三十有四。塋文村。門人諡曰文中子。子二。福郊、福峙。明嘉靖九年從祀。

按明以王通、歐陽修、陸九淵、后蒼、胡瑗從祀兩廡。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享啟聖祠。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係嘉靖九年。後不重書。

陸氏贊

陸贄字敬輿。唐浙江嘉興人。年十八成進士。中博學宏詞。授鄭縣尉。罷歸。調壽州刺史。張鎰語三日。鎰大奇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



費。贊不納。惟授茶一貫。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命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贊說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僞。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時尚年少。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從幸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號曰內相。贊自以早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軍國利害。巨細必陳。論諫皆剴拂。帝短。或規其大過。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恤乎。而其時詔書旁午。亦洒翰卽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雖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貞元再造。功耀寰區。然卒以言事無諱。又與楊炎。盧杞不合。久不得相。母喪解官。客東都。諸方明道。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開所致。輒稱詔受之。服除。權知兵部侍郎。天下屬以爲相。而贊參又忌之。貞元七年。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推賢讓能。舉直錯枉。論諫益著。已。以諫用裴延齡爲所害。賴陽城等交章論辨。貶中州別駕。既放荒遠。嘗

閩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示鄉人。順宗立。召還。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楊龜山謂贊常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蘇軾請校正贊奏議。進讀。以爲三代還一人。本朝四庫全書提要謂凡所敷陳。無非根據經術。發爲昌言。較之漢唐諸儒。依經訓義者。尤爲遠契心傳。使與七十三干並列。當在德行政事之科矣。清道光六年從祀。

司馬氏光

司馬光字君實。宋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母聶氏。以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生光。七歲。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寶元初。中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一花。歷官開封府推官。請却衣。耻所貢異獸。居諫院。進三劄子。五規仁宗。皆納之。初。帝不豫。儲嗣未立。光時爲并州通判。凡三上疏。至是疏再上。帝感悟。遂立英宗爲皇太子。及卽位。詔集議。



儒藏

濮王典禮衆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與大臣不合，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爲通志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神宗復賜名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文授之，俾日進讀。會國用不足，王安石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更甚於加賦。安石行新法，光逆數其利害，謂平民舉錢出息，尙能垂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尋安石求退，帝拜光樞密副使，辭曰：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疏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光遂求退，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哲宗立，詔起知陳州。

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無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又詔令子康扶入對，乃悉罷青苗免役諸法。又立十科舉士法，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遼人聞之，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妄生事，以開邊釁也。是時兩宮虛已以德，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大事也。及卒，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年五十八。京師罷市巷哭，鬻衣致

真嶺南封州父老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嚮像以祀。及如陝墓。送者如哭。私親妻張氏。子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孫植亦仕有名。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幼至老。語未嘗妄。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五十四卷。歷年圖四卷。稽古錄三十卷。本朝百官六卿表六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大學中庸義一卷。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皆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咸淳三年從祀。

歐陽氏修

按年譜似應在司馬光之前。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父德儀。秦州判官。修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教書。稍長。從鄰里借書抄讀。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第。中科。遊

隨州。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籠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索。至忘寢食。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時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詩歌。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詞貶。司諫高若訥獨不言。遣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坐謫夷陵。慶歷三年。知諫院。論事切直。初。仲淹貶饒州。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目之曰黨人。修爲朋黨論以進。帝嘉其忠。賜五品服。顧侍臣太息曰。如歐陽修者。從何處得來。保州兵亂。以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督轉運使。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女。當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餘人分隸諸郡。富弼恐後生變。將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弼悟乃止。嘉祐二年。知貢舉。時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韋其弊。取士率以辭意近古者爲上第。凡前以怪僻新異知名者。黜之幾盡。士人初怨怒。屬譏中。稍信服。已而文體變而復正。承包拯之後。知開封府。爲治簡易。有以拯威嚴

爲言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事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罪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蹙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論薦，極其力而後已。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陰。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墓新鄭縣西旌賢鄉。子四：發、奕、辨。發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辨廣攬強記，能文詞，不愧其父。修雖以文章名世，每與學者言，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四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皆便之。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實當似陸贄，而才似過之。至唐書、五代史，不愧劉向、班固。洵子轍亦謂漢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

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四十卷。又集三代以來金石刻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僞謬之說爲多云。

胡氏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父淵，以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永壽縣君，贈令人。以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生安國。七歲爲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稍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析義之器重之。與論經史大義，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蔡京策進士主熙豐，安國獨推明大學之要，以漸復三代爲對，舉第一。京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抑之。帝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足跡不躡權門，故屢起屢黜。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年。六十五，贈朝議大夫，謚文定。賜田十頃，恤其家。墓有三：一在當陽，一在湘潭，一在衡山。妻李氏，王氏。子三：寧，將仕郎，稱荊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實，奉議郎，試尚書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並爲宋大儒。安國強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生平矢志在康濟。



時艱而風度凝遠、儻然塵表、視萬物無足擾其心。嘗曰：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矚過前耳。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康侯和靖爲稱首。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反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於此。於是潛心此書，游泳沉酣者三十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著春秋傳三十卷，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又著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議者謂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尤無愧於古人云。明正統二年從祀。成化三年，追贈建寧伯。

尹氏焯

尹焯字彥明，宋洛陽人。祖源與弟洙俱有賢名，父林虞部員外郎。焯少孤，事母陳氏至孝。受學伊川之門，問敬曰：主一。問主一，曰：無適。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焯慨然曰：噫，是

尙可以干祿仕乎哉？不對而出。歸告伊川，伊川曰：子有母在，宜未容廢祿仕也。焯入白其母，母曰：吾知女以善養，不知女以祿養。伊川大息曰：賢哉母也。焯在程門，最專篤，四方來學者，伊川輒令焯開誘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觀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乞錮勿用。伊川沒，焯修其學，彌篤。靖康初，被召，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至京，度時不可爲，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遣還。金陷洛中，閻家盡獲，逕長安山中。劉豫聞其名，以卑辭厚禮召之，具供帳山中，必致之。焯夜爲浮水自沉者，得亡去，轉徙閬，至於涪，曰：此先師讀易處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罕識。紹興中，以侍講范冲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敕有司敦遣之，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誅程學，焯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使焯濫列經筵，所敷釋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咸言焯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召趨行，旣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待卿講學，不敢以有他。焯退。

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及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焚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吾所言得入天下蒙其福敢不敬乎。會和議作具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遂乞歸。至會稽病卒時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焯莊重宏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高宗嘗稱曰觀尹焯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焯矣。所著有論語解及問答錄宋景定中諡曰肅。

呂氏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萊人後爲河南人六世祖夷簡五世祖公著曾祖希哲從程伊川遊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父本中母曾氏以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祖謙祖謙幼承家學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與張栻朱熹友自是講索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謀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重修徽宗實錄成進秩將而勸

帝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又言本朝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猶當愛護而扶持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祠歸卒於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年四十五諡曰成。墓武義縣東十五里朱熹題其墓曰東萊先生之墓妻韓氏芮氏子延年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性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問範官箴辨志錄毆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嘉熙二年改諡忠亮寶慶二年錄其子以官景定二年追贈開封伯從祀。

蔡氏沈

蔡沈字仲默宋建陽人元定次子也母汪氏以乾道三年八月十四日生沈少從朱元晦游屏去舉子業



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然坐終。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俱備。而信前聖之言。不于欺也。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多發明先儒所未及者。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父子相對。一以理義自怡悅。父歿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却。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世稱九峯先生。妻翁氏劉氏。子六模。杭進士。械柯楫楡。師元晦。能世其業。明正統二年。從祀。追諡文正。成化三年。贈崇安伯。

陸氏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宋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鄉里所宗。母饒氏。以紹興九年二月乙亥日生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乾道八年進士第。嘗與王順伯論儒釋。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苟知學道。六經皆我註腳。又語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其學自何處入。九淵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而已。淳熙二年。與朱元晦。呂伯恭。曾鵠。湖。辨論異同。大約元晦稱尊德性。道問學兩事。而九淵專主尊德性。及元晦守南康。延九淵登白鹿洞講席。講君子喻於義章。曰。人之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如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今世汨沒於此。不能自拔。雖終日從事聖賢之書。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

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之熟安得 not 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疾首。專治乎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復請九淵筆之。而爲之跋其後。以爲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焉。則庶乎不迷於入德之方矣。累官知荆門軍。郡有追逮。惟令訴者執狀。以地遠近立限。至卽爲之處決。人咸悅服。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論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初九淵始生。母少乳。兄九思命妻乳之。既長。事兄嫂如父母。守荆門軍。迎養官署。一日告僚屬曰。某將告終。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時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四。妻吳氏子持之。循之。墓延福鄉朱陂。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於世。

陳氏淳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宋龍溪人。少習舉子業。得近思錄讀之。遂棄其業而學焉。及朱熹至漳。淳受學焉。熹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久之。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嘗言。盈天地間。千頭萬緒。是多少人。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擴心胸。大作基趾。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醇酢如探諸囊中。而不置。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性至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宗族之喪無歸者。皆葬之。嘉定九年。嚴陵郡守鄭之樞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力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仕而卒。年六十五。所著論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其言太極。言仁義諸篇。皆發明天理全體。示學者標的云。

魏氏了翁



儒藏

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宋浦江人。幼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登進士第。開熙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丁外艱築室白鶴山下開

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知眉州禮者荀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賜周子張子二程子脩證示學者趨向。後詔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忤當事意貶靖州。了翁至靖多士從學乃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著九經要義百卷發明聖道訂正精密爲先儒所未有。端平元年帝因民望召直學士院在朝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了翁共政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尋罷歸。仕終資政殿大學士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墓吳縣金盆塢。了翁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者巖巖立朝之大節不以險夷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所著有鶴山集周易集義易

舉隅周禮井田圖說九經要義及經史雜抄等書。議者謂當南宋邪說黃鼓之時獨能以所聞於李燾轉廣者教授生徒正學賴以不墜云。

王氏栢

王栢字令之宋金華人。祖師愈崇政殿說書父翰朝奉郎俱得伊洛之學。栢少慕諸葛亮爲人白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魯齋。問何基從黃幹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標注點校四書通鑑綱目最爲精密。推明河圖八卦洛書九疇之旨又訂正詩經春秋大學中庸等書。嘗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其卓識獨見類如此。栢治家嚴飭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事伯兄甚恭撫季弟之孤割田養贍收合宗族周恤扶持。開之沒貧無以養悉力爲之經營。及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祭酒楊文

中請於朝。論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論語、孟子通旨、研几圖、管經章句、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凡百餘萬言、皆闡發濂洛精意、淵源道德云。

許氏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父通、母李氏。以金大安元年生衡。實宋嘉定之二年也。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苦無書。於日者家見尙書注疏，手抄以歸。避亂岨峽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晝夜不稍懈。區其齋曰魯，遂以爲號。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行、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已而詣蘇門，見姚樞，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等書，讀之默契於中。還謂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之序。

矣。悉取向來備帖焚之。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讀可也。尋移家蘇門，慨然以明道爲己任，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爲世俗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粃茹茶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若出金石。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餽遺，毫無受也。元世祖出主秦中，召爲京兆提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化大行。及卽位，召拜國子監祭酒。後召議事中書省，俱力辭。至元五年，召定朝議官制。時阿合馬擅權，劾其蠹政害民數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詔爲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子弟俾教之。時所選子弟皆幼穉，衡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己子。出入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卽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書不務多，惟懇歎周折，令推之日用。



未領解則引証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藝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風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畧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史臣謂其設教之法，千古一見云。又詔與王恂定新歷，歷成，復謫病歸。既歸，絕人事，自治誠切，不言而整。閤門之內，若朝廷喪葬，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年百歲，持戒清嚴，戒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子道可也。疾革，語其子曰：我生平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甚勿請諡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卒於至元八年三月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墓在修武縣。妻敬氏，賀氏子。四師可通議大夫，師敬御史中丞，師遜師平，衡天容，弼毅卓然有守，所學一以朱子爲師，而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薛瑄謂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真仕止久速之氣象也。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追贈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

許氏謙

許謙字益之，東陽人，世稱白雲先生。父航進士，謙生數歲而孤，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雖疾不廢。後從學於金履祥，與語良久，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因告以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刻意研討，凡所讀書，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到，卽表而識之。如是數年，乃盡得其奧。延祐初，講學本郡，及門之士千餘人，隨其材分，各有所得，而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論薦於朝者，前後章數十上，皆莫能致。晚年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身之安危卜斯道

之隆替。卒於至正三年。年六十八。諡文懿。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抄、書傳叢說、自省編。其爲詩文、非扶翼六經、網維世教者、不輕筆之於書。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已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要。何基、王柏、金履祥之學、至謙而益顯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之世嫡云。

王氏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南吏部尚書華之子也。母鄭氏。以成化八年九月十三日生守仁。年十五。好談兵。善騎射。訪客居庸山、海關、山寨、縱觀山川形勢。年十七。謁雙一齋。與論朱子格物大旨。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弘治己未。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抗疏劾之。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處萬山荒僻中。自爲棺槨以待盡。於是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釋。而死生一念皆泯。端居澄默。早夜參求。忽一夕大悟。曰。聖人之道。吾性固自足也。瑾誅。

累遷鴻臚寺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抵任。置二廨行臺前。榜曰求過民情。願聞已過。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池中容皆稱王。與陳日能、高快馬、龔福全等攻陷府縣。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守仁慮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時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南贛。年巨寇悉平。皆役不再籍。兵不挫刃。復編民開縣。置司立學。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虔吉人皆爲立生祠。晉右副都御史。十四年。江西寧王宸濠反。攻陷九江。南康、固安慶。守仁適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聞變。與豐城縣令顧秘、吉安知府伍文定等畫策。檄諸路兵擒之。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初。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至是。



果奏捷。會邊將江彬、太監張忠等導上親征，以勦捕宸濠餘黨爲名。軍至江西，誅殺良善，沒其貨財，故縱北軍呼守仁名嫖罵，或衝道挑釁。守仁務待以禮，復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病予藥，死予棺。每出逢北軍喪，必停輿慰問，厚恤咨嗟而去。北軍皆曰：王都堂待人以禮，安得犯之？張忠等閱射教場，強守仁射三發，三中。北軍同聲讚嘆。忠等不樂而罷，曰：我軍亦附彼耶？遂移軍去。嘉靖改元，詔錄平宸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卧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歸葬橫溪。門人周守益爲位哭，穆孔暉、錢德洪、王畿俱築室於場，終心喪三年。世稱陽明先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妻朱氏、張氏，子正億、嗣爵。守仁天姿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尚詞章。崇仙釋。中年體驗，悟從天啟，遂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議者或謂守仁與陳獻章各立門戶。夫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出於孟子，獻章官主靜，沿於宋儒，而謂之自立門戶，可乎？又謂其爲

禪家宗旨。夫禪家以虛無爲主，而氣節事業文章如守仁，孝友如獻章，其非禪可知矣。萬歷十二年，從祀。

薛氏瑄 按前明世次，似應在王守仁之前。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父貞，洪武初鄉薦。母齊氏，以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十日生瑄。瑄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怪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聖，非常兒也。乃舉之。六七歲時，教以小學、四書，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成人。羣兒見其坐，不敢過其前。十二能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等皆元耆儒，父延於家，與之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說，豁然大悟。曰：此孔孟正脉也。遂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從父司鐸郟陵，時以科貢多寡爲黜陟，乃補郟陵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其名，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瑄曰：某居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出監湖廣銀場，熱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心

將玩雪飄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昧。提督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誦育生徒先德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一時咸稱薛夫子云。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舉瑄遂得召爲大理寺少卿。及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語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造謝。瑄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復先餉瑄。瑄又却之。振曰。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却也固宜。乃改大理卿不謝如前。李文達所厚門人也。復強之。瑄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乎。振聞之不悅。一日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振益啣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督察院訊已誤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振嗾言官劾瑄受賄。放出人死罪下獄論死。瑄處之怡然。日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臨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泣於簾下。振問何爲。僕曰。薛夫子賢者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

因爲振備言瑄生平。振大感動。有詔赦之。放歸爲民。家居七年。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弟子來學者甚衆。振死。起爲大理寺丞。尋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興安無敢與抗禮者。瑄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瑄獨不往。英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言於帝。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居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瑄抗章辨之。乃得減。止誅爲首三人。英宗復辟。以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轉左。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瑄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意。命主考會試。首以正學復性爲問。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瑄曰。生平所學。惟此數字而已。會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雅敬瑄。欲爲瑄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瑄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何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亨嘆息而去。瑄爲學以復性爲本，以居敬爲要，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嘗謂朱子以來斯道大彰，無容著作，直須躬行爾。生平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違失，終夜反側不寐，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畧，寡小大，一以誠待之。教人循循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串鑿奇聞之說。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楊廉曰：本朝理學自文清始，洵非虛也。一夕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贈禮部尙書，諡文清，稱敬軒先生。所著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於世。妻寧氏，子四溥、淳濬治。明隆慶五年從祀。

羅氏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別號整菴，泰和人。父用俊，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生欽順，稟性端慤。初入塾，循守規矩，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之器。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遊。初見

解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書潛玩久之，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盡心知性之說，以庶幾乎不惑之域。陞國子監司業，釐正士習六館諸生肅如也。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宜一通意。欽順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大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累遷吏部左侍郎，甄別精慎，有黃緣內監媒進者論奏付法司治罪，銓政爲之一清。後屢遷吏部尙書，懇疏致仕，許之。欽順自以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驗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在是矣。卒於嘉靖二十六年，年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生平志趣恬淡，蹈履矜潔，身雖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每旦正衣冠，子弟入庠，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台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介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

童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論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既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爲無上妙道。乃敢竄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時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智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聞之。蓋當時守程朱不變者。惟推欽順云。所著有困知記。

黃氏道周

黃道周字幼平。明福建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崇禎二年。進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遭疾求去。瀕行上疏。意斥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不懌。斥爲民。九年召復故官。明年久旱修省。道周上言。又

指斥體仁招奸。搆東林復社之獄。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三罪。四恥。七不如。有坎珂磊落。不如鄭鄭語。時鄭方被杖。母大誦。帝嚴旨切責。公卿畏道周剛。亦多以是中之。道周乞休。不許。已遷少詹事。廷推閣臣。帝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嗣昌因復奏道周庇鄭事。道周與帝辨。諫不少阿。嗣昌復購人劾道周。帝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巡撫解學龍薦帝怒。杖謫戍永。後以諸臣言。又重其名。復故官。道周請假許之。福王監國。起爲吏部左侍郎。南都亡。見唐王於衢州。爲武英殿大學士。與鄭芝龍不協。請自往江西募兵。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寫易圖六十四象。正孝經。猶百二十餘本。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同死者數人。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以明道翼經。崇正黜邪爲仔。故學者稱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述四庫採



錄多至千卷。格價問業一書以致知格物爲第一要義。其大函經、三易洞璣等。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不爽。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年六十二。清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端。道光五年從祀。

湯氏斌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四年。補學官弟子。五年。舉於鄉。六年。會試中式。九年。成進士。授職詞垣。歷官潼關道。嶺北道。叅議。復由博學鴻儒。改授侍講。洊升內閣學士。江蘇巡撫。禮部。工部尚書。督詹事府事。生平崇定踐。勵清操。禁侈靡。興教化。舉善懲貪。興利除弊。官嶺時。巨寇李廷玉伏戎深山密箐中。設計擒獲。地方乃靖。撫江蘇。毀流俗不經之祀。化輕生好鬪之風。奏裕積年民欠。議減蘇松賦額。民心愛戴。歌頌不衰。奉 命詣還京。蘇民扳轅遮道。送者十餘萬人。諸奏疏忠言談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節。當官叅議。以終養回里。時有客城孫奇逢講學蘇門。猶折節執贄。著有湯子遺書十卷。生平事事謹

求寔用。居敬以立體。窮理以致用。乾隆元年。賜諡文正。道光三年從祀。

陸氏隴其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父元。邑庠生。母曹氏。以明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生隴其。隴其幼而粹清端靜。寡言笑。諸經史上口輒成誦。然每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而後及其餘。及長。慨然以聖賢爲必可師。而不以科舉奪其志。講學授徒。諸書悉折衷於朱子。登康熙庚戌進士第。初授嘉定尹。布衣赴任。以小舟載紡具。內子躬自紡織。以儉朴爲民率。先時有民告其子不孝者。爲之細詢。情由曉譬。娓娓至。爲之流涕。曰。吾德薄。無以化汝民。其子感悟。叩首號泣。乃慰而遣之。又一富人爲貧人所侮。以縣法爲輕。請憲牒治之。判其尾曰。富人體面固體面。貧人肌膚亦肌膚。富者悟而止。其以德化民類如此。被劾落職。卽送篆出署。所持無長物。惟來時所攜紡織數具。及破簾所貯舊讀書數千卷而已。嘉民號泣。送者溢於路。相謀刻木爲像以祀。四方文士競爲詩歌以傳之。彙爲公歸集。歸

里仍授徒自給。尋以督御史魏象樞疏薦得復職。在京補職時。有期服將滿未除。故相徐元文爲御史召集。隨其服所服以往。見者怪之。元文心特重之。補知靈壽縣。舉行鄉約。必擇通曉文義。素行端慤者居其任。親爲講解。孝弟姻睦之訓。申明鄉約保甲之法。並去其煩擾。使可施行。巡撫下其法於各屬。使通行之。又著有松陽講義。每五日集諸生講明四子之學。教化大行。歲大旱。民艱食。流離野死相屬。給同請賑。按邑之被災者。分爲三等。躬爲部署而均之。更做古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槩。賴全活者數萬人。嘗述其父平昔語子弟之言。以自儆。其言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人皆知惡之。若自視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效。禍不可言矣。故爲政尙寬厚。民皆便之。陞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請免畿輔被災錢糧。復極論捐納。及在任守制之非。尋罷職。天性孝友。令嘉定時。迎父至署。孝養備至。雖公事繁冗。而定省間視未嘗稍間。居父喪。寢苫枕塊二年。未嘗離柩旁。及塋啟所。卧苫翦髮。有蛇寢其下。仲弟有酒失。絕飲以勸。

之仲。遂終身不飲。隴其生平。容止端慤。言動皆有法度。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巨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情容。學以孔孟爲宗。以六經四子爲本。以仁義中正爲主。以居敬窮理爲功。以躬行寔踐爲獲。以程朱爲鄉導。需次里居。治政稍優。卽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挾其瑕疵。其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悉究其微。而燭其部。於是粹然一出於正。所著有三魚堂集。日抄問學錄。編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四書講義。困勉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松陽鈔存。評選國策。去毒行於世。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妻朱氏。子宸徵。國朝乾隆元年。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賜諡清獻。

學宮輯畧卷之四終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 彙梓 男文翰 校錄
余氏學宮輯畧 李元春 增輯 男來而 訂

西廡先儒列傳

穀梁氏赤

穀梁赤，尸子曰名假，字元始。顏師古曰名嘉，字子赤。周末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公申，公申授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立。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人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評公穀。

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朱顥、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內侍郎許廣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唐時從祀，宋贈襲匠伯，尋改睢陽伯。

伏氏勝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能言書。秦焚書時，伏生爲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大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不能言，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三。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尙書是也。勝作尙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漢書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

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墓在鄒平縣。唐時從祀宋贈乘氏伯。

后氏蒼

后蒼字近君。漢東海郯城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劉向考校經籍。因第而序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三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

傳者。散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從祀。

董氏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於園舍。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舉首。帝親策以古今治道。仲舒並條疏以對。其畧有云。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又曰。凡爲人君。事在勉強。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帝覽而異之。以爲江都相。江都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特敬重焉。王嘗以趙主勾踐與大夫



文種、范蠡滅吳爲三仁。對曰：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蓋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王聞而善之。居無何，廢爲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萊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帝謂其書有刺譏，於是下吏當死，尋詔赦之。是時方外懷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嘗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以爲相。王故聞其有學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乃以病免。武帝時，隆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至勸限民名田一疏，不泥井田陳迹，尤深得井田微意，惜當時無行之者。及去位，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每遣使者卽其家問之。後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顯。所著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薛瑄謂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洵非虛也。墓在西安府，或曰在東光。元至

順元年，從祀。洪武二十九年，追贈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廣川伯。

杜氏子春

杜子春字時元，東漢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因以教授鄉里。時鄭興、鄭眾、馬融、賈逵皆受業於子春，遂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也。唐時從祀。宋追贈緱氏伯。

范氏甯

范甯字武子，晉鄆陵人。少篤學，多所通覽。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道。補豫章太守，設庠序，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

學士謀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劾之遂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泰官至護軍將軍。孫暉著後漢書。著春秋穀梁集解。詞意精審。崇實論一篇。闡發仁義。推尊周孔。洙泗之教。賴以不墜。宋儒謂三傳之學。惟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惟范甯之論最善云。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從祀。

韓氏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代孫也。祖叡素。桂州長史。父仲卿。武昌令。終秘書郎。以大歷戊申三年生愈。三歲而孤。兄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益力學。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出是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德宗時。上疏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遷刑部侍郎。以諫佛骨貶潮州刺史。又改袁州刺史。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

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與學勸道。時有直講習三禮。而客貌甚陋。學官多捐之。不與共食。愈命吏召與共食。學官出此不敢賤直講。轉兵部侍郎。王廷湊反。鎮州。圓牛元翼於深州。穆宗召愈宣慰。衆皆危之。疾驅入廷。湊盛陳兵逆之。復羅甲士劫之。愈神氣端坐。反覆論以利害。順逆。遂解圍。轉吏部侍郎。年五十七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磨不詭隨。生平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爲已任。凡親友無後者。爲嫁遣其孤女。而恤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侄十二郎歿。撫孫湘成進士。妻盧氏。子昶。孫綰。哀皆舉進士。其他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衍奧宏深。以佐佑六經。與孟子相表裏。議者謂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愈歿後。其言大行。學者仰



之如太山北斗云。宋元豐七年從祀，贈昌黎伯。國朝乾隆五年，授後嗣世襲五經博士。

范氏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人。唐宰相履冰之後。生二歲而孤。隨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講誦，起居飲食人所不堪。仲淹益自刻苦。五年，盡通六經之旨。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始還姓。更今名。母喪去官。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遇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自五代以來，學校廢壞，晏殊知宣州，延仲淹教授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殊深器重之。薦爲秘閣校理。帝帥百官朝太后，仲淹上疏言：天子不可與百官同列北面。殊請以狂率，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辱公薦，每懼爲知己羞。不意反以忠直獲罪，門

下殊不能答。請太后還政，不報。太后崩，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訓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感其言，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郭皇后廢，率諫官伏闕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大興學校，建子陵祠，風起士習。歲餘召還，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又爲四論以獻，大抵皆譏切時弊。夷簡訴其越職言事，落職。康定元年，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時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直學士以副之。昊寇延州，以仲淹兼知延州。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念。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名可欺也。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且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接待，咸感德畏威，不敢犯邊。後爲叅知政事，上十事，帝悉採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與富弼同心輔政。當選監司時，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

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日夜謀慮，興致太平，而規模漸大。論者藉藉。仲淹遂請行邊。其去也，人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遂其先憂後樂之志。卒於皇祐四年五月。上輟朝一日，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薨，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墓在河南府萬安山下。仲淹爲人內剛外和，性至孝，好施予。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自奉嘗薄。又置義田義莊，以贍宗族，而妻子僅給衣食。子純仁，載麥五百斛次丹陽，聞石曼卿三喪未葬，卽盛與之。單騎至家，仲淹問曰：「東吳見故舊否？」純仁曰：「曼卿爲喪未舉，留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掌學睢陽秀才孫明復母老無以養，日汲汲於道路以索甘旨，因廢學。仲淹贈錢數十千，復補爲學職，使月得錢三千供養，授以春秋。明復讀書泰山下，十年不歸。由是道德高邁，被召。仲淹嘆曰：「貧之爲累大矣。」僦索遊至老，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狄青隸仲淹麾下，授以左氏春秋，由是精研經史，爲宋名將。張子厚好學，令讀中庸，遂爲一代名儒。布

衣胡瑗能定雅樂，教授吳中，仲淹薦之。學術遂爲世取法。爲政尙忠厚，所至民多立生祠肖像。及卒，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入仕，有茂績。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

胡氏瑗

胡瑗字翼之，宋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父納寧，海節度使，以淳化四年生瑗。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後當爲國家偉器。」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學，攻苦食淡，十年不歸。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時方尙詞賦，瑗倡明正學，一新故習。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所以經乎仁義禮樂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後擢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仍留主太學。從者凡千數。錢藻、孫寬、范純仁、錢公輔、劉夔諸子皆



出其門。禮部歲所得士，瑗弟子十嘗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瑗爲首稱焉。卒於嘉祐四年六月初六日。墓烏程何山。諡文昭。著五經口義、資聖集。子三：志康、進士。志寧，知寧州。志正。

楊氏時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宋將樂人。父殖，母陳氏。以皇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時。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廖氏尤謹。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程明道與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間，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懽。及歸，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歿，設位哭寢門，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伊川於洛。一日，伊川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憚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路允迪使高麗歸，言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張翥亦勸蔡京引舊德置左右，爲已亂計，召爲秘書郎。是時

年已七十有二矣。未幾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著三經義解，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時天資逸曠，濟以學問，故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羣居嗒然不言，而飲人以和。比臨事，不動聲色，而裁制井井，裕如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渡江，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猶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朱文公、張宜公得程氏之正，其源委亦出於時。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卒於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年八十三。諡文靖。墓將樂水南。妻余氏，子五人：迪、適、適、適。迪力學通經，亦嘗事伊川。宋士習以去不屑，就爲高潔。見時晚，以蔡京薦而起，皆論藉藉。然時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以斯世斯民爲急，裂裳裹足以從之，不俟屨可也。世以不屑去疑之，亦淺之乎其爲夫矣。明引治九年，追贈將樂

伯從祀。

羅氏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宋南劍人。諡文質。學者稱爲豫章先生。父神繼。以熙寧五年生從彥。少從吳國華學。後聞楊時得程氏之學。徒步從之。一見。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一生矣。一日。時以飢者甘食。章令之。思索累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何不及之。有時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從彥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洞見道體。因熙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作違堯錄八卷。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漸流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仕至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卒於官。子敦敘。早歿。門人墓於郡城東羅源黃際坑。著有春

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於世。朱子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請極者。仲素一人而已。明萬歷四十一年從祀。

李氏侗

李侗字愿中。宋延平人。父煥。朝奉郎。母饒氏。以元祐八年生侗。少遊鄉校。有聲。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上書仲素曰。先生得不傳之秘於千五百歲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滋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亦謂所學有大於利祿也。惟先生啟迪輔翼之。從學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講習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如是者久之。始融釋洞徹。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四十餘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樂。嘗言學問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命其子熹受學卒得其傳。鄧廼謂朱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朱子亦稱其氣象豪邁而充養純粹自然之中若有成法。晚年從學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聞而慕之。卒於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年七十有一。塋延平府東崇仁里。諡文肅。學者稱爲延平先生。妻吳氏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元至正中追贈越國公。明萬曆三十年從祀。

張氏枋

張枋字敬夫號南軒。宋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子也。母王氏以紹興三年生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信之實。長師胡五峯。五峯一見卽以聖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枋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枋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枋充寫機宜文字。枋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覈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尋以軍事入見上

異之除直秘閣。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要務。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枋簡州兵汰冗補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母相殺掠羣蠻帖服。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羣盜聞之皆遁去。且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加恤士伍勉以忠義。信陽守劉太辨位勢希賞枋累章劾之不報。枋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於淳熙七年。年僅四十有八。帝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枋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諸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德日新業日廣而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大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墓在寧鄉縣西楓林龍塘。

之原。妻常氏。宋末益王立。詔天下勤王。有張鑑起兵衡山。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勸之降。罵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耶。不屈而死。疑係斌之後云。嘉泰八年。賜諡宣。景定二年。追贈華陽伯。從祀。

黃氏幹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宋閩人。父瑀。爲監察御史。以爲行直道聞。幹有志學問。往見考亭。會考亭他出。遂留客邸。孤燈危坐。懸榻不設者三月。比旣見。益專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吾與處甚有益。遂以其子妻之。寧宗卽位。授迪功郎。母喪去官。廬於墓。學者從之甚衆。考亭竹林精舍成。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卽講席。及疾革。以深衣及所著授之。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無憾矣。幹持心喪加緦。三年而後歸。歷官臨川。漢陽。安慶。皆有聲。當其知安慶也。歲大旱。禱雨輒應。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潯山再拜。雨卽至。敵人破光山。民情震恐。幹請於朝。築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興工。城成。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詣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爲一郡生靈

謝爾太守之賜。非所與也。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閭。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及至制府。移書責之。言詞激切。同幕忌之。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知潮州俱辭不就。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致仕。幹剛介。洪毅。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而所至求士友共學。汲汲如饑渴。當官不違難。不憚事。撫摩凋瘵。如護肢體。錮強暴。安貧賤。如嗜慾。至設機制變。營衛守邊。備禦如宿將。嘗試也。比歸老。終寔且貧。烟火時不繼。日蔬食。餽客危坐講切。徹旦夜編禮著書不輟。相宅兆於北山。構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己。莞然曰。死便埋我。豈不快哉。卒數年。天子讀禮書。惻然文公之學。適傳者惟幹。改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厥後金華四子通行其傳。正學賴以不墜。議者謂濂洛閩閩而後。任斯道之統者。斷推黃勉齋云。

真氏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宋浦城人。父嵩以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生德秀。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喪父。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歷知大郡。惠政畢舉。能不愧其言。江東旱蝗。德秀爲轉運副使。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粟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亦相隨入於此矣。其知泉州也。迎者塞路。深材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召爲戶部尙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懷思。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逾年。拜叅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

爽不亂而卒。時端平二年五月一日也。年五十七。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葬孝弟里。子志道。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雜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正經等書。皆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贈浦城伯。

何氏基

何基字子恭。朱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會黃幹知縣事。因命基受學。幹告曰。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得聞淵源之懿。凡微詞奧義。皆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所讀書無不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又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從學者甚衆。而王柏其猶著也。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

尋改承務郎、皆力辭不受。卒年八十一、謚文定。所著解釋大學、中庸、書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以發揮爲名、蓋深得先儒理學之傳云。

趙氏復

趙復字仁甫、宋德安人、以儒學見重於世。元拔德安被獲、姚樞與之語、知爲奇士、留宿帳中。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見復被髮走、跣仰天大號、將欲投水。樞諭以徒死無益、強之至燕。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伐宋、卿可導之乎？對曰：朱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先是、南北路絕、載籍不通、復盡錄所記程朱諸經傳、註付樞。世祖聞、復議論悅其學、與樞建太極書院、延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述者、作傳道圖、伊洛發揮、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向慕。樞退隱蘇門、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尊信其書。北方知有程

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家江漢之上、因以爲號。學者稱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

金氏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宋蘭溪人。幼敏、父兄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以及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畢究。及壯、知慕濂洛之學、師同郡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之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方。及見何基、基謂曰：會之王栢字履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去、襄樊之圍日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朱莫能用。及宋改物、屏居金華山中、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不倦、而猶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傾貲贖之、使其完聚。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栢之喪、率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如



知師弟子繫於倫常。所著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註考證書表註及通鑑前編多發先儒未發之義。當時謂何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充於已者也。至正中賜諸文安居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陳氏滄

陳滄字可大宋都昌人。父大猷從學饒雙峯得紫陽正宗。註述書經集傳爲別慶名進士官至通直郎。母袁氏以景定庚辰十月生滄。幼受父書長值元革命隱居不仕潛心理學於本邑立雲住書院教授生徒。取白雲留住之意因以爲號人稱雲住先生。念道載於五經詩書易春秋俱有傳註獨禮經繁縟未有折衷學者無所適從爰纂鄭孔之註疏而析其謬採程朱之議論而擇其精會萃衆說附已微言著禮記集說明永樂時編之學宮與程朱蔡胡之易書詩春秋傳註並用以試士焉。至正辛巳十月巳丑滄年八十有一卒於家。墓雲住書院西。妻沈氏劉氏子五師元師亮師凱師堅師契師凱讀書本郡白鹿洞書院。

述書經蔡傳旁通人稱其家三世以經術羽翼聖道有功世教云。

吳氏澄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宋崇安人。幼穎悟絕人過目成誦。每夜讀書達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調適之。澄候母寢輒篝燈復讀遂博通經傳以斯文自任。宋末舉進士不第避地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等書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爲學之本爲學之序垂十數年日就月將自致於聖賢之道進學之勇近代無過之者。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強起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仁宗朝詔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浸失其舊澄繼志思有以作新之於是令諸生以次受業因其材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定講論每至夜分不倦。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召澄爲序。澄以

爲福田利益雖習彼教者且不言況儒臣乎持不進會帝崩而止。澄嘗有去志及修英宗實錄成稱疾不出自是累徵不起。澄氣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然冰釋所至士大夫皆迎請執業比家居四方負笈來學者恒千百人卒年八十有五。墓崇仁縣東南十三都贈臨川郡公謚文正。明正統八年從祀嘉靖九年以忘宋事元罷。國朝乾隆二年部議以澄有功正學宋世雖經鄉薦未膺一命之榮仕於元朝薦歷官階乃在三徵之後名節原無所虧復從祀。

陳氏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生宣德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父琮先一月卒母林氏抗節育之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於鄉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陽春臺坐卧其中足不出閤外者數年成化三年遊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服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四方從遊者日益衆給事中賀欽解官來學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新會

以師禮見出語人曰活孟子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自後屢徵不起事母至孝時或在外母念之輒心動亟歸果然或勸之著述不應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讀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此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論者謂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固已啟聖人之屬論矣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墓皂帽峯謚文恭學者稱白沙先生妻張氏羅氏子景雲景易萬歷十三年從祀。

胡氏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明餘千人父南俊母王氏以宣德九年生居仁幼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學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學於崇仁里



徒步往從之。以記誦辭章不足事而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築室梅溪山中。聚徒講習。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自孟子後。獨推尊程朱。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嘗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天性孝友。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兄每自外歸。必迂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貧。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學者或有間言。居仁閣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謂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於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年五十一。葬餘干縣。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歷十一年從祀。

蔡氏清

蔡清字介夫。明晉江人。少走候官。從林珙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卽乞假歸講學。後以母命謁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尙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吏部主事。因上管見二劄。一請振紀綱。一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刑部尙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其家。強之疏救。智得請官嶺南。丁內艱。服闋。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改南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終養。歸甫兩月而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初。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寧王宸濠方圖不軌。凡期望藩臬官皆先朝王。次日乃謁孔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王生日。令藩臬著朝服賀。清去蔽膝而入。王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嘲清曰。公乃不能詩。清佯對某生平與人無私。王益銜之。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誤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於天下古今。一以義理折

斷其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生平砥躬礪行不愧衿影嘗言朱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推朱子之意常帷燈卧榻旁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卽亟起疾書之議者謂羅欽順蔡清言行相顧學問醇正考述皆足講明心性辨析疑似有功於名教云仕終國子監祭酒萬歷中贈禮部侍郎諡文莊子存遠任推官

呂氏坤

呂坤字叔簡學者稱新吾先生明河南寧陵人萬歷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數千言切中時弊疏入不報坤遂乞休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閩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加十二人且製序重刊之戴士衡劾坤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閩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畧言坤

撰此取漢明德后因后由貴人進后以媚鄭貴妃坤言天下安危獨不及建儲意可見也帝寢其事不問坤剛介峭直留意聖學居家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尙書孫丕揚善後丕揚推薦天下三大賢一沈鯉一郭正域一坤又疏至二十條上皆不納福王封國賜莊田四萬頃上疏諫減其半卒於天啟初贈刑部尙書所著呻吟語摘夜氣鈔省心紀道脉圖四禮翼去偽齋集實政錄均能開明正學扶持倫常貫通古今實濟時用清道光六年祀

孫氏奇逢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與鹿忠節公繼善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奇逢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旗爲之鳩衆仗助生死禍福不少動其中時會拾遺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至辭不應入國朝以國子祭酒徵亦不起晚年攜家蘇門



自刊落生徒數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後稱再盛焉。九十時猶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情客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未嘗知倦。大抵奇逢於道慎擇而約守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谿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獨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所不取也。年九十卒人以久居夏峯稱夏峯先生。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指、尙書近指。清道光八年從祀。

劉氏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父坡爲諸生卒時母章姪宗周方五月。旣生以貧育外家。萬歷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以節聞於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爲行人上言右東林黨人大譁宗周請告歸。天啟初起儀制司主事上疏言魏忠賢奉聖夫人奪俸半年。尋請戮崔文昇等起李三沐用李朴等帝

切責之旣進官至大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之削籍。崇禎初召爲順天府尹上疏陳新政帝以爲迂然嘆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進馬騾宗周以爲必有以遷幸動上者詣午門叩頭諫得報乃退。時樞輔諸臣多下獄宗周言帝亦宜任咎又劾馬世龍等忤旨。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周延儒溫體仁不悅閹人亦多詬訕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歐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恤單丁下戶獨至居一年歸都人爲罷市。八年推闕臣吏部以孫慎行林釭名同上入都帝延問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大煩進退天下士大輕由此盜賊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帝迂其言命釭輔政宗周爲工部左侍郎因上痛憤時艱疏帝以歸過朝廷怒復獎其切直旋因劾溫體仁等以輸馬價免朝覲體仁嗾之請告至天津又劾體仁誤國帝怒斥爲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道中進一劄一曰明聖學



無敵

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明年擢左都御史。帝問都察職掌。曰在正己以正百察。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對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察則而象之。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冬十月。京師被兵。請贈死事盧象昇。追戮悞國楊嗣昌。逮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通津臨德以備南下。不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因議督撫去留。請先去范志完。且言上姑息。致此敗局。上變色。使言善後策。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又當以操守爲主。遂與帝辨姜埰。熊開元之獄。帝疑開元疏宗周主之。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兵。見不足與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等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言封疆諸臣奉朝謀

國不忠之臣各有當誅者二。詔納其言。宜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士英遣客刺之。客十輩往。不忍加害。於是澤清劾宗周陰懷恢復。劉良佐亦上疏言宗周倡議親征。謀危君父。且及姜曰廣吳甦等。疏入。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乃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士英益欲去宗周。而薦阮大鍼兵部侍郎。宗周爭之不得。即告歸。將行。陳五事。一曰修聖政。一曰振王綱。一曰明國是。一曰端治術。一曰固邦本。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諸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死。遂不食。出辭祖墓。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絕食二十三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三。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以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

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所著有聖學宗要、學言、人譜、菰山集諸編。學者稱念臺先生。清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介。道光二年從祀。

學宮輯畧卷之五終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

劉際清

余氏學官輯畧

朝邑李元春

男來南

崇聖殿五王列傳

按明嘉靖九年詔兩京國子監並天下學校各

建啓聖公祠國朝雍正元年追贈孔子五代

爲王改崇聖殿

木金父

木金父孔父嘉子孔子五世祖也

祈父

祈父孔子高祖也贈裕聖王

防叔

防叔孔子曾祖也贈貽聖王

伯夏

伯夏孔子祖也贈昌聖王

叔梁紇

叔梁紇正義云叔梁字紇名孔子父也天性嚴厲武力絕倫爲鄆邑大夫魯襄王十年春會諸侯於桓夏伐偃陽丙寅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戰士攻

其門焉偃陽人發懸門以閉攻門之士紇以手扶開

之攻門之士在內者乃得出甲午遂克偃陽宋大中

祥符元年贈齊國公妻顏氏贈魯國太夫人元至順

元年加贈啓聖王顏氏爲啓聖王夫人明嘉靖九年

改稱啓聖公國朝仍贈啓聖王

配享先賢列傳

顏氏無繇

顏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復聖回之父也孔

子始教而受學焉葬魯城東防山南三十里唐贈杞

伯從祀宋加贈曲阜侯元至順三年追贈杞國公諡

文裕妻齊姜氏贈杞國夫人諡端獻明嘉靖中以回

參偃坐堂上其父不應列食於廡下改配享啓聖祠

曾氏點

曾點字子皙史記作葢字皙宗聖參之父也疾時禮

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嘗焉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

翔于千仞之上又曰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

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又曰曾點氣象固是

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出程子亦謂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曹縣。唐贈宿伯從祀。宋加贈萊蕪侯。

孔氏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述聖伋之父也。生周景王十二年。時昭公賜鯉。孔子榮君之賜。故名鯉云。長學於家。孔子嘗謂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鯉聞之。遂除之。哀公嘗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歲卒。宋崇寧元年。贈泗水侯。咸淳三年。從祀。

孟孫氏激

孟孫激字公宜。魯公族孟孫氏之後。亞聖軻之父也。元至順三年。追贈鄒國公。妻仇氏。贈鄒國宣猷夫人。墓在鄒縣馬鞍山。

從祀先儒列傳

周氏輔成

周輔成字伯大。周子敦頤父也。父智強。生五子。輔成其次也。幼力學。登宋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爲賀州桂嶺令。多善政。操守高潔。解官歸。居營道縣之營樂鄉。卒。葬其鄉之鍾樂里。後以敦頤貴。累贈諫議大夫。妻唐氏。繼鄭氏。敦頤母也。贈仙居縣君。明萬歷二十三年。從祀。

張氏迪

張迪字吉甫。張子載之父也。世居大梁。宋仁宗時。爲殿中丞。出知涪州。居官廉直。多善政。卒後貧不能歸。因葬於鄆。

程氏珦

程珦字伯溫。二程父也。生於景德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始冠。諸父繼亡。無田園可依。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育弟妹。適朝廷錄舊臣之後。授郊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族兄文簡公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耐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皆嫁。乃赴調。授

吉州廬陵縣尉。時丞相劉沅子弟橫於鄉郡守以下皆爲之屈。珣獨不與接。再調潤州察使。侍禁曹元哲與人爭田。守囑珣右之。弗爲撓。以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前令以慘酷威之。益不服。珣告諭之。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旁邑有訟積十餘歲不能決者。部使者以委珣。訊之不數語。遂皆服。嘗假倅安南軍。獄掾周敦頤年甚少。不爲守所知。珣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命二子受學焉。珣後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逢遷授。輒力薦之。移知龔州。時宜州反。獠歐陽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立祠南海。於是迎其神以往。歷數州莫之禁。珣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令再投之人。皆畏之。莫敢前。珣杖不受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以爲妄。改知徐州。涪縣會久雨。平原水深數尺。珣謂俟耕而種。則時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俟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歸矣。是年遂不艱食。遷知鳳州事。漢中大饑。民自鬻

斜山谷而出。珣於路口爲粥以待之。所濟甚衆。改知磁州事。城東南隅水泉惡。不可用。民婦晨出遠汲。維艱。歷千餘歲。無爲慮者。珣度城曲去潦水不遠。漸漬既久。地脉當變。令穿二井。果美泉。人甚賴之。是歲瓦屋及潦水上冰。漸盤曲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以爲瑞。請以上聞。珣不從。改知漢州事。上謝表。命取竹爲筒。束吏持竹走白殺青。而文見其中。曰。君王萬歲。珣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騰踊不可禁。珣安坐不動。久之乃定。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珣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已。熙寧中。行新法。爲守令者奉行。恐後。獨珣抗議。指其不便。不報。乃移疾乞投代。得管勾西京嵩山宗福宮。歲滿。遷司農少卿。尋致仕。天性孝慈。二歲喪母。祖母崔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終身藏其鉢。令子孫寶之。奉繼母孝養無間。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子孫。年七十。自爲墓志。記歷履始終而已。以子貴。遷大中大夫。封永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國柱。卒於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先



居煖室、病革、命遷正寢。卒，年八十有五。葬伊川府店保。朱子謂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敏，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期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公知之，宜其生二程子也。

朱氏松

朱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父森，承事郎，以紹興四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生松。年二十，登進士第，授迪功郎，娶祝氏。二十七，爲尤溪尉，歷官司勳、吏部郎。松生有俊才，兒時出話驚人，詩文遠近傳誦。一日，喟然歎曰：「是則昌矣，其如去道愈遠何？」於是發憤折節，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期於有以發爲議論，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所爲。及從羅仲素遊，得聞楊時所傳伊洛之學，益自刻厲，用力於誠意致知，自以性褊急害道，因名齋曰韋，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又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者。靖康之變，建炎再造，無復有當世意，隱居養親者十餘年。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見而說之，曰：「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進既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泊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懸守一方，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世將奇其言，薦之，得召試。問中興事業之難易先後，以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爲對。高宗覽而異焉，再召入對。時上已用張忠獻之策，進次建康，計日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上意，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上悅其言。松以忠君愛國爲心，前後疏凡數上，皆中於理，而切於事情，惜未竟其學也。修哲宗實錄，分宣仁附傳，蔡卞所撰也。其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考訂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旣而金人請和，秦檜決議許之，松率同舍五六人合辭抗疏論之。檜力持其議，不少變，因數求引去。檜忌之，使言

者論之、出知饒州。未赴、請祠家居、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松天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之徒、與已異趣者、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卒於紹興十二年二月、年四十七、葬崇安縣寂歷山。所著羣書集十二卷、論者謂有忠獻而後有南軒、有韋翁而後有晦菴、道學之傳、蓋有自也。元至正二十二年、謚獻靖、贈齊國公。

蔡氏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父發、母詹氏、以紹興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生元定。八歲能詩、父授以程、張、邵氏諸書、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因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深涵其義。聞朱熹名、往師之。會韓侂胄攻僞學、逐熹及元定、遂謫道州。元定不辭家、卽就道。熹從遊數百人、餞別蕭寺、有泣下者。元定怡然賦詩、有執手歡相別、無勞兒女悲、句、遂杖屐與子沉徒步走三千里、跼爲流血、無幾微見色。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衆。

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聞三日卒。當初詣熹時、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令先從元定質正焉。其於圖書禮樂制度、無所不精、晰古今奇字秘義、有不可解、一過目輒解之。熹嘗言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其在貶所、講學不輟、愛之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吾何忍拒。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學者尊爲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大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朱熹爲之序。及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妻江氏子二、淵、著周易訓解。沉從祀孔廟。宋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諡文節。

附收祀罷祀諸人

註：此校注孟子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宋季孫廣其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

盧植字子幹、東漢涿郡人。



異而子叔心
癡惡之宋徽
宗政和五年
當議增季孫
魯城伯子叔
承陽伯元吳
榮立夫著孟
子弟子列傳
亦有二人見
朱熹孟子
弟子考然今
公案不列政
和之諸國未
行也。

服虔字子慎東漢滎陽人。以上三人俱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以季氏之黨愬于路沮夫子罷。

荀况字卿周末趙人以言性惡罷。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以仕王莽罷。以上二人俱

宋元豐八年從祀。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以賊吏罷。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以誦神仙方術罷。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以附會圖讖罷。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以黨附勢家罷。

何休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以註風角等書罷。

王肅字子雍魏東海郟人以爲司馬師畫策篡魏罷。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以宗旨老莊罷。

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以建短喪罷。以上八人

內陽雄明洪武二十九年罷餘俱嘉靖九年罷。

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崇寧三年罷享孔子位次

孟子。靖康元年罷祀享降居從祀。淳祐元年以奸

邪並罷祀。

王象宏字子叔和三年從祀。淳熙四年罷。

學宮雜錄卷之六終



校記

①國柱：當乙。

②韓侂胄：當作「韓侂冑」，見《宋史》卷四七四《姦臣傳》四。

③陽雄：當作「揚雄」，見前文。《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洪武）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學海類編本

清·郎廷極撰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一卷，清郎廷極撰，學海類編本。

郎廷極（一六六三——一七一五）字紫垣，一字紫衡，號北軒，奉天廣寧（今遼寧北鎮）人。隸漢軍鑲黃旗。康熙間以門蔭授江寧府同知，仕至漕運總督。任江西巡撫時，曾於景德鎮窑監造瓷器，被稱為「郎窑」。故宮博物院收藏有郎窑紅釉瓶多件，即為仿宣德寶石紅釉之作。江西多山，州縣運糧盤兌，民間津貼夫船耗米五斗三升，載賦役全書，歲分給如法。戶部初議駁減，總督范承勛以請，得如故。至是戶部復議停給，并追前已給者，廷極累疏爭之。尋兼理兩江總督。五十一年，擢漕運總督。卒，謚溫勤。著有《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勝飲編》、《北軒集》等。

孔門弟子，文獻記載不一。《孔子家語》作七十二賢，《史記》七十七賢，《通典》作八十三賢。而孔子本人說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至於弟子姓名，諸書所記亦多有不同。隋代之前，孔廟之中只有顏子一人配享。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但僅止於闕里。唐開元中加贈諸賢，悉從《史記》七十七人，又從《家語》、《文翁石室圖》增蘧瑗、林放、琴張、琴牢、申根六人，天下學宮并遵行之。到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惟除去琴牢，餘並如開元。明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刪重複，易舛訛，重定孔門從祀弟子七十六賢，其中祀正殿者十二人，祀兩廡者六十二人，祀啓聖祠者二人。舊時公、侯封爵皆不用，只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十哲而下概稱先賢。清朝沿襲明制，先師、先儒、先賢位號未改。郎廷極嘗歷官數省，每謁學宮，必展禮兩廡，見先賢位次率多舛誤，且東西多寡不齊，位次紊亂。又荒僻之處，諸賢姓名亦多互異。於是作《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釐正姓名、位次。至於先賢字籍，亦學者所宜熟曉，特系於姓名之下。先儒事迹之不甚顯著者，也節錄數語附於其後。計正殿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九十七人，啓聖祠從祀賢儒八人。

是書甚簡明，先賢姓名、位次一目瞭然，對於了解孔廟祭祀制度有所補益。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清 廣甯郎廷極纂衡著

世多稱孔門弟子七十二賢。祀於文廟。大都以家語有七十二弟子解一篇。又文翁石室圖亦列七十二人。遂相沿襲。然就家語篇中所敘述。悉數之。已有七十六人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因備次其名姓。今以此三書參考異同。如顏何、顏高、即家語顏何、顏高、秦冉、鄭國、鄭單、即家語鄭國、鄭單、公伯僚、論語公伯僚、申黨、顏祖、孔忠、即家語申黨、顏祖、孔忠、原亢籍、即家語原亢籍、桃、今祀原、亢。史記所有而家語所無也。琴牢、陳亢、顏刻、薛邦、懸直、申續、孔弗、原桃。則家語所有而史記所無也。其姓名字義微別者。如史記密不齊。家語密作宓。今祀密。下文不此。曾蒧。蒧作點。今祀南宮括。括作韜。今祀司馬耕。作司馬黎耕。顏無繇。作顏繇。巫馬施。施作期。顏幸。幸作辛。今祀公良孺。冉孺。孺並作儒。公孫龍。龍作寵。公祖句茲。作公祖茲。漆雕哆。哆作侈。漆雕徒父。作漆雕從。壤駟赤。壤作穰。石作蜀。作石子蜀。后處。后作石。公夏首。首作守。奚容蒧。作奚蒧。公堅定。作公肩。今祀公句井疆。句作句。罕

父黑。罕作宰。榮旂。旂作祈。縣成。縣作懸。樂欬。欬作欣。左人郢。作左郢。燕伋。伋作級。邾巽。巽作選。公西與。如作公西與。尤人所易曉。若文翁之圖。視家語多蘧瑗。林放。申枏。秦冉。顏何。五人。視史記多蘧瑗。林放。申枏。琴張。琴牢。陳亢。六人。而家語之多于文圖者。公西與。縣成。八人。史記之多於文圖者。肩。公夏守。句井疆。邾選。懸成。八人。史記之多於文圖者。公西與。如。鄭單。原亢籍。公堅定。公夏首。句井疆。邾巽。縣成。公伯僚。九人。考之隋以前。孔廟止顏子一人配享。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止于闕里。唐開元中。加贈諸賢。悉從史記七十七人。又從家語。文圖增蘧瑗。林放。琴張。琴牢。申枏。六人。天下學宮並遵行之。迨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惟除去琴牢。餘並如開元。元制不知何以獨遺鄭單一人。至明嘉靖九年。開釐正祀典。刪重複。易舛謬。以申黨。即申枏。存枏。去黨。家語作申續。又有作申舛。謬。以申黨。即申枏。存枏。去黨。家語作申續。又有作申續。而續又。顏何。即顏高。存高。去何。秦冉。即秦商。存商。去冉。二人並見史記琴張。本琴牢之子。從書名例。仍改牢。更補祀鄭單。公伯僚。以譏季路黜。蘧瑗。林放。本孔子弟子。改祀于其鄉。至是孔門從祀諸弟子乃定。合而計之。凡七十



儒藏

有六賢祀正殿者十二人、四配之顏、曾又十哲也。祀兩廡者六十

二人祀啓聖祠者二人。顏路、舊時公侯伯封爵皆不用

止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舊顏子稱褒國復聖公、曾子稱成國宗聖公。十哲

而下概稱先賢神主皆冠以此二字。啓聖祠者中祀孔

子父叔梁紇、曰啓聖公孔氏、而以顏曾思孟及程周蔡

朱之父從祀。議者蓋以子配食於殿、而父坐庭廡、非禮

特爲建立、亦嘉靖年間事。凡此之類、頗合禮法、儒者議

之未免太過。我

朝文治之隆、超邁千古、而膠鬲祀典亦遂因之。惟定鼎

初年、孔子曾復大成至聖文宣王舊號、旋即改稱、仍稱

至聖先師孔子。至于諸弟子名號、從無更易。余自弱冠

宦遊、經歷數省、每謁學宮、必展禮兩廡、見先賢位次率

多舛錯、且東西多寡不齊、至使先儒以次相接、遂躡出

孔門弟子之上、而諸先儒位次亦因之紊亂。揆厥由來、

蓋因從前釐正之時、如東廡去何顏、改曾哲、孔鯉止三

位、西廡則黜公伯寮、去秦冉、申黨、改蘧瑗、林放、顏路、其

六位司事者、即于本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而不知

合叙東西兩廡遞遷、則六十二賢東西正各得其半也。

又荒僻之處、諸賢姓名亦多互異、如后子處既定于後

矣、猶有作石者、邽子異既定於異矣、猶有作選者、凡此

不一而足。前人言、孔門弟子最多複姓、如公祖、公皙、公

肩、公夏、公良、叔仲、步叔、句井、壤駟、左人、石作、奚容、罕父

皆是。今神主尚有稱奚子、句子、石子、左子者、竝以上一

字爲姓矣。是皆宜改正者。因以嘉靖時釐正姓名位次、

備錄於左。昭大典、而妥先靈、司學官俎豆者、其可不加

意乎。至於先賢字藉、亦學士家所宜孰曉、特系于姓名

之下、更以事蹟之不甚顯著者、節錄數語附焉。再從祀

諸儒歷代遞增、亦皆有封號。至嘉靖除去、止稱述聖子

思子、亞聖孟子。舊子思稱沂國述聖公、孟子稱鄒國亞聖公。伯魚向祀於東

廡者、仍稱先賢、祀於啓聖祠。其餘概稱先儒。考舊時兩

廡從祀尚有荀況、劉向、楊雄、戴聖、鄭眾、馬融、鄭元、何休

服虔、盧植、賈逵、王肅、杜預、王弼、范甯、吳澄十六人。楊雄

之祀、當洪武時已黜之矣。嘉靖閒詳加考核、况以言性

惡黜、向以喜神仙黜、融以貪鄙附勢黜、休以黜周王魯

黜、達以附會議緯黜、肅以黨司馬氏黜、預以結貴要建

短喪黜、弼以旨宗老莊黜、澄以曾仕宋不應仕元黜、狀



儒藏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元、虔、植、寧改祀於其鄉。惟戴聖之黜、莫詳所以、豈爲其在九江行事多不法、又怨毀何武于朝、無儒者風歟。今計現在從祀者、共三十五人、依照舊式、兩廡對敘、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後有增益、皆如之、自無凌躐之失矣。余以鄭元箋釋、最有功經傳、而其行誼亦無可訾議、似宜仍歸從祀之列。而宋之謝良佐、明之吳與弼、皆得理學正傳、無媿廟中侑享者。幸遇

今上崇儒重道、竊有望於議禮之君子。

正殿四配十哲

凡字籍事蹟、史記與家語同者、便不注明何書。又諸賢之字見于論語正文者、亦不復註。

東

復聖顏子

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按孔門顏氏家語七人。史記八人。今史記之顏何罷祀、仍止七人。

述聖子思子

閔子損

魯人。史記少孔子十五歲。家語少孔子五十歲。

冉子雍

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伯牛之宗族。

端木子賜

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

仲子由

弁人。少孔子九歲。弁魯邑。

西

卜子商

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鄭元曰溫國人。今河南溫縣屬衛。

宗聖曾子

南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亞聖孟子

冉子耕

魯人。按史記家語孔門五冉。十哲居其三。

宰子子

魯人。字子我。

冉子求

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之宗族。

言子偃

吳人。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少孔子三十五歲。

顏孫子師

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兩廡先賢先儒

東

澹臺子滅明

武城人。字子羽。史記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家語作少孔子四十九歲。

原子憲

字子思。家語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孔子卒後。隱于衛。史記註魯人。

南宮子适

魯人。字子容。适左傳作說。

商子瞿

魯人。字子木。特好易。孔子傳之。

漆雕子開

家語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史記字子開。註作魯人。

司馬子耕

宋人。字子牛。

有子若

家語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註一字子若。史記少孔子十三歲。

巫馬子施

旗。註魯人。字子期。史記字子

顏子辛

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仲子卹

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子龍

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衛人。鄭元曰

秦子商

家語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蓋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按不慈左傳作丕茲。史記字子丕。鄭元曰楚人。

顏子高

史記字子驕。家語顏刻字同。

壤駟子赤

家語字子從。史記字子徒。註秦人。

石作子蜀

字子明。家語註成紀人。成紀秦地也。

公夏子首

史記字乘。家語字子乘。並註魯人。

后子處

史記字子里。齊人。家語字里之。

奚容子蒧

史記字子哲。註衛人。家語字子偕。

顏子祖

字襄。註魯人。家語顏相字子襄。

句井子疆

史記家語並註衛人。家語註字子疆。

秦子祖

字子南。鄭元曰秦人。

縣子成

史記字子祺。家語字子橫。並註魯人。

公祖子句茲

字子之。家語註魯人。

燕子伋

史記字思。家語字子思。註魯人。

樂子歆

字子聲。註魯人。

狄子黑

史記字哲。家語字哲之。註一作字子哲。衛人。

孔子忠

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家語孔弗字同。

公西子蒧

史記字子上。家語字子尙。並註魯人。

顏子之僕

史記字叔。家語字子叔。並註魯人。

施子之常

史記字子恒。

申子振

史記申黨字周。家語申續字子周。並註魯人。

左邱氏明

魯人。以下先儒。

穀梁氏赤

魯人。生周末。赤尸子作假。顏師古作喜。字元始。

高堂氏生

魯人。生秦漢間。索隱字伯。

孔氏安國

字安國。孔子十一世孫。

后氏蒼

字巨君。東海人。

王氏通

字仲淹。隋時龍門人。

胡氏瑗

字異之。海陵人。稱安定先生。

邵氏雍

字堯夫。范陽人。

司馬氏光

字君實。夏縣人。

程氏顥

字伯淳。洛陽人。稱明道先生。



儒藏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楊氏時 字中立，將樂人，稱龜山先生。

羅氏從彥 字仲素，南劍州人，稱豫章先生。明萬歷年祀。

朱氏熹 字元晦，婺源人。

呂氏祖謙 字伯恭，婺州人，稱東萊先生。

蔡氏沈 字仲默，建陽人。

許氏衡 字仲平，元時河內人，稱魯齋先生。

陳氏獻章 字公甫，新會人，稱白沙先生。明萬歷年祀。

王氏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稱陽明先生。萬歷年祀。

西

宓子不齊 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

公冶子長 字子長，家語魯人。史記齊人。

公皙子哀 家語齊人。字季沈。鄆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故未常屈節爲人臣。孔子特歎賞之。史記。

字季次。

高子柴 家語齊人。高氏之別族。註齊敬仲高侯十代孫也。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少居

魯，見知名，仕爲武城宰。史記少孔子三十歲。鄭元曰衛人。

樊子須 字子遲，家語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註弱，早年也。或曰早屈意仕季氏無多。史

記少孔子三十六歲。鄭元曰齊人。

商子澤 家語字子秀。史記註字子季。

梁子鯨 字叔魚，家語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米

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自以年長無子，夫子言四

十當有五子，瞿沮之。後二年果有子。史記少

孔子二十九歲。註鯨一作鯉。

冉子孺 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家語字子魚。史記字子魯。

伯子虔 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字子析。家語字楷。

漆雕子徒父 家語漆雕從字子文。

漆雕子哆 字子欣。史記註魯人。

公西子赤 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任子不齊 史記字選。家語字子選。註楚人。

公良子孺 陳人。字子正。家語賢而好勇。孔子周行，常以

家語五乘從。

公肩子定 家語公肩字子仲。史記字子中。註魯人。或曰

字子黑。

郭子單 史記字子家。家語懸直字子象。

榮子旂 字子祺。

左人子郢 家語左郢字子行。史記字行。註魯人。

鄭子國 史記字子徒。家語薛邦字子從。史以邦爲國者，蓋避漢高諱，而鄭乃薛字之誤也。今宜仍祀薛邦爲是。

廉子潔

家語字子曹。史記字肅。註衛人。

叔仲子會

字子期。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峻年相比。二孺子每執筆送侍夫子左右。鄭元

曰晉人。

公西子與如

字子上。家語公西與字同。

邾子貜

家語邾邾字子飲。史記字子斂。註魯人。

陳子亢

家語陳人。字子亢。少孔子四十歲。註一字子禽。

琴子牢

家語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步叔子乘

字子車。註齊人。

秦子非

字子之。註魯人。

顏子喟

字子聲。註魯人。

公羊氏高

齊人。生周末。以下先儒。

伏氏勝

字子賤。鄒平人。生秦漢間。

董氏仲舒

廣川人。

毛氏萇

趙人。大毛公享之子。

杜氏子春

河南人。

韓氏愈

字退之。修武人。

歐陽氏修

字永叔。廬陵人。

周氏敦頤

字茂叔。營道人。

張氏載

字子厚。郡人。稱橫渠先生。

程氏頤

字正叔。顯弟。稱伊川先生。楊龜山、羅豫章皆師之。

胡氏安國

字康侯。崇安人。

李氏侗

字愿中。劍浦人。稱延平先生。朱子受業師也。明萬歷年祀。

張氏枋

字敬夫。縣竹人。稱南軒先生。

陸氏九淵

字子靜。金谿人。稱象山先生。

眞氏德秀

字景元。一字希元。浦城人。稱西山先生。

薛氏瑄

字德溫。河津人。明隆慶年祀。

胡氏居仁

字叔心。餘干人。萬歷年祀。

按先賢姓名位次。今國子監同。惟琴子牢仍琴張。至先儒位次。考之闕里志所載。及直省學宮之整飭者。並以時代爲敘。乃監中左邱明而下。卽敘濂溪二程。張邵。朱子六人。且與左氏並稱先賢。未知始於何時。明宏治間。楊文貞廉居諫垣。建言周程張朱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爲識者所非。豈當嘉靖大釐政時。而亦行其議歟。成均首善之地。典禮相沿。自必有據。容再詳考焉。

啓聖祠從祀賢儒



東

顏子無繇少孔子六歲。史記、家語、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孔子鯉

程氏珦字伯溫。

蔡氏元定字季通。

西

曾子點史記、字皙。家語、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凡子善焉。

孟孫氏激公宜

朱氏松字喬年。

周氏輔成

校記

①藉：據下文，當作「籍」。

②賈達：當作「賈達」，為名儒。

③達：當作「達」，指賈達，其附會議緯事見《後漢

書》卷六六本傳、《文獻通考》卷四三。

④人：當作「八」，參《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

聖節會約

昭代叢書本
清·郭存會撰

《聖節會約》一篇，清郭存會撰，昭代叢書本。

存會，字聚五，黃州人。

是篇之作，意在尊孔。孔子生前不遇於時，身後則受尊崇、享厚祀。魯哀公十七年爲立廟於舊宅。自漢以來，孔廟祀典日盛。但時移世易，代有興革，配享、從祀亦有變化，然歷代皆甚重視。孔子誕節，春秋二時，皆有祀典。然普通學者，散處四方，無法親登闕里之堂，睹其車服禮器。孔廟雖遍天下，多在郡邑治所，遠難悉赴，讀書人甚至數十年未嘗一進拜孔子，幾乎忘記自己爲聖人之徒。故撰此《會約》，倡議學者宜隨其所籍之邑、所居之鄉，各約同志，共結一社，當孔子誕忌之日，祭拜孔子。至於孔子生卒年月日，說者紛紛，此則定以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於此二日，共同祭拜孔子，以示自己爲聖人之徒。



聖節會約

黃州郭存會聚五著

凡學者之於

孔子固貴乎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徒在崇奉之禮、拜奠之文也。然人心必有所敬、然後有所思、思則蹶焉以興其敬也。又不能無所因、或過其里、或入其廟、或值其生卒之辰、耳目所觸、於此心有戚戚焉。然後慢者以恭、怠者以警、其大較然矣。顧學者散處四方、其於東魯亦寥絕矣、安得人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而廟貌遍天下、多在郡邑治所、歲春秋二時、有司與學官主之、附近諸生與於執事者、數十人而已。其餘遠難悉赴、故有讀書數十年、未嘗一進拜、幾忘乎其爲。

孔子之徒者、何其疎也。至於其生其卒年月日時、尚可如期各致其敬、乃諸家紛紛紀載不一、其卒之

所爭者、正建之殊耳。若其生也、幾聚訟焉。公羊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年同日同、而月不同。司馬遷史記謂魯襄公二十二年、年亦不同。此三家去孔子未遠、宜其知之稔矣。乃淆訛若是。其後或主公、穀、或主遷。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遷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家改建、其十月卽夏之八月。有謂周家改建不改月、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卽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爲差。其謂改建不改月者、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爲証。有謂年七十三、有謂年七十四。其謂年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其爲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也。其謂七十四者、羅泌與宋濂也。以其爲襄公二十一年生、歲在己酉也。諸家之紀載不一如此、余則以其家斷之。其家事蹟所述、

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卒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十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其年與遷同。其月與穀梁同。其日與諸家同。其改建與羅泌同。其謂年七十三亦與遷同。鑒鑒不疑。而年譜世表亦然。夫年譜者。其家之所自譜也。世表者。其家之所自表也。焉有其家之所自譜自表。而反不足據乎。然則學者宜隨其所籍之邑。所居之鄉。各約同志。共結一社。每當此際。以爲聖節而致祭焉。其祭先期齋。以紅紙書神位。同人至。拜而安之。次蚤蚤起。鋪陳品物。從力所辦。其拜祇如弟子拜師之儀。拜獻畢。敘少長。相揖然後坐。少頃。執事者徹饌。徹畢。相與拜。徹神位而焚之。懼褻也。徹畢。以其餽餘燕。示神惠也。燕畢。揖而別。如此者。歲率以爲常。凡未祭前與既祭後。燕坐茶次。則相與揚搯經義。戒淫佚。飭廉隅。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亦在其中矣。昔沈道虔皈依釋氏。恒於四月八日設像慟哭。終墮異端。何益。而臧榮緒則於孔子誕辰。陳五經而拜之。卒成高士。有志者。吾知在

此不在彼。爰是秉筆虔製約文。其共聽之。可乎。

會約文

祭河先海。本原之義攸昭。事死如生。仁孝之情斯篤。師與君父而並重。禮緣節文以始申。粵若

先師孔子。躬備五德。何人不被薰陶。手刪六經。奕世俱叨化育。薪傳之弟子。皆其弟子。肩接之門牆。統屬門牆。顧

朝廷雖舉釋菜。分則難干。而草野全無辦香。意何以達。回思麒麟吐書之日。氣朗風清。及乎梁木感夢之年。天崩地裂。當斯際也。一榮一哀。有情誰遣。迨易時焉。以濯以暴。愈遠莫忘。合邀同心。共結一社。屆期而設位以奠。見於羹。見於牆。瞻座而潔枕以將。如在左。如在右。比諸寸草。猥云得報春暉。例以溪毛。亦或堪昭忠信。況乎儼容入望。顯肅神明。盛德當前。隱增慚愧。何異三千諸輩。共列杏壇。不殊七十二賢。同遊泗水。從此加厲。自然日新。斯文蔚起。有機名教。崇隆勿替。爰成短簡。用告同人。與其締會於佛老之區。馳思出位。何似同盟乎聖賢之域。勵志升堂。家尊上丁。一

洗樂陳之陋、里敬庚子、卽同鄒魯之風。謹約。



儒藏

聖節會約

文廟從祀位次考

清光緒刻本

清·陳錦撰

《文廟從祀位次考》一卷，清陳錦撰，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陳錦，號補勤，浙江紹興人，光緒中作過濟南鹽運使。

文廟從祀人物、位次，歷代有所升降變化。漢光和時，立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已有次序。自唐迄宋，從祀諸賢并列殿上。宋政和年間修新儀，始分兩廡。《朱子語類》卷九十二：「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卻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趨一位，次序都亂了。」可見宋時位次即已紊亂。明宣德三年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刪重複，易舛訛，重定孔門從祀弟子七十六賢，其中祀正殿者十二人，祀兩廡者六十二人，祀啓聖祠者二人。清雍正二年，命九卿等詳議增祀、復祀諸賢儒，並通行直省，悉依國子監序列。乾隆十八年復命廷臣考史傳，於先儒先賢分列之中，以年齒先後爲序，垂爲典章。自是從祀賢儒東西互列。但從道光二年以來，增祀者又不少，禮部隨時酌擬位次，不便因增祀一人而移易原來位次，僅止約其辭曰「位在某廡某人之次」，而於對待之序則不明確。同治二年重加釐定，兩廡先儒互易達三十餘位之多，皆遵乾隆十八年成例，以年齒先後爲定。但自唐宋以來，先儒先賢多有塑像，位置有定，各地艱於移易，文廟從祀位次往往以訛傳訛，不能盡改。同治中曲阜重修林廟，陳錦奉憲監修，有鑒於文廟從祀位次紊亂，遂照楚刻文廟位次重加編次，截至光緒三年宋儒輔廣從祀之日止，共得先儒六十八位。排列先後皆依年齒。凡有并世而生者，悉遵部例，詳考生年，以爲座次。間或未詳生卒，則附考其始仕終官，略推時世，務令東先而西後，東奇而西偶，以求所謂寓先後於對待之中者。編內附載事實，詳略不同，皆專爲座次而設，故無關於此者皆不錄。至於哲配、兩廡及崇聖祠祀位序次，則一成不變。

是書雖簡略，但對文廟從祀先後位次的考訂，有助於糾正舛訛。卷首自序對孔子及賢儒塑像沿革的考訂，對學者亦有參考價值。

文廟從祀位次考序

洪惟我

朝右文稽古孔門祀位職在學官。自乾隆十八年定年齒先後之序垂爲典章。同治二年重加釐正兩廡先儒互易至三十餘位之多。楚北湖西成書遞出家喻戶曉昭如日星矣。顧自唐宋已來誤崇塑繪泥於像設卽艱於轉移徵之志乘亦復修不勝修。大聖人桑梓之鄉猶不免治訛襲故補勤陳氏觀察是邦承修孔孟林廟久於其地博稽載籍援古證今記歷代諸儒附祀之由與累朝典禮因革之故重訂一編令後學知所遵守甚盛舉也。鳴鑾供職詞曹列官太學歷四年春秋釋奠凡八躬與盛典俎豆駿奔曾拜疏以漢儒許慎從祀兩廡得旨如所請既又奉

命視學三齊每按試必率諸生謁郡學並登闕里廟堂見車服禮器義當考訂祀典正其闕失爲多士先而補勤出是編見示受而讀之博贈詳明義嚴辭約足以舉括羣書因愆惠付梓以廣其授述而序緣起於簡端

光緒十有一年乙酉三月山東督學使者錢塘汪鳴鑾



儒藏

文廟從祀位次考

文廟祀位、當漢光、和時、立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已有序次。自唐迄宋、從祀諸賢並列殿上。至政和新儀成、始分兩廡。朱子語類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卻方自西頭排起。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禮部考正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國朝雍正二年、命九卿等詳議增祀復祀諸賢儒、並通行直省、悉依國子監序列。乾隆十八年、復命廷臣考史傳、於先賢先儒分列之中、按年序次、載在會典。自是從祀賢儒東西互列、寓先後於對待之中矣。乃自道光二年以來、增祀者不少、禮部隨時酌擬位次、未便以增祀一人移易多位、僅止約舉其詞、曰位在某廡某人之次、而於對待之序蓋略焉。積之又久、去原次益遠、乃始從而釐正之。同治二年、東西廡互移至三十餘位之多、皆遵乾隆十八年成例、按年齒爲序次、繪圖

欽定、通行各直省、謹遵辦理。顧移者踰時而一舉、而祀者相繼於方來、移不勝移、仍留遺憾。山左爲聖賢篤生之地、同治間重新林廟、凡八年。奉憲監修、因得知其一二。自乾隆十八年部定位次、先分時代、繼敘生年。同治初又復重加移定。鉅典皇皇、至今遵奉、而百家志述、當事文移、詳敘事實、仍或遺其生年。雖復坐次犂然、後學那

得知其故。用是不揣謏陋、照楚刻文廟祀位重加編次、截至光緒三年朱儒輔廣從祀之日止、先儒六十八位、凡有並世而生者、悉遵部例、詳攷生年、以爲坐次。間或未詳生卒、則附攷其始仕終官、約分時世、務令東先而西後、東奇而西耦、以求所謂寓先後於對待之中者。後有作者踵而增焉、又必有加一位於前、互移數位於後、若同治二年成案者、隨時更定、存乎其人矣。編內附載事實、詳略不同、皆專爲坐次而設、故無關於此者悉汰。其配哲兩廡及崇聖祠祀位序次、一成不易、昭如日星、則敬列於編、以備瞻仰。核與同治八年楚北所刻祀位大同小異、具載分註。若得當代通人詳加考訂、匡其不逮、則幸甚矣。

塑像之設、莫知所自始。先儒謂西方象教、污瀆聖賢、議去久矣。溯漢光、和鴻都門學初有畫像、唐元宗開元七年圖七十子及二十一賢於廟壁、宋太祖建隆元年國子監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仁宗明道元年重修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以本品衣冠圖之、類是者皆畫像。迨東魏興和三年、李仲璇始塑聖像。唐貞觀二十一年有曰、天下文廟皆塑孟子像配享孔子、其冠服悉同顏子、並畫荀况等像於從祀之列。開元八年、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曾參大孝、特爲塑像。此塑像所自始、而專指十哲、曾孟、則餘



儒藏

猶畫像也。是以明永樂八年正文廟塑繪衣冠令合古制。塑與繪猶並言之。顧成化間鄒幹則謂塑像十二旒。十二章爲元之舊制。洪武初宋濂又謂因開元八年之制而搏土以肖像。據此則塑像自魏唐迄元皆有之。唐封孔子爲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袞冕衣之。宋崇甯間議顏孟配位。有曰坐次少上而在文宣帳座之後。唐李元瓘亦曾言顏子不當立侍。曰衣曰座曰立。皆明指設像而非圖像之詞矣。邱濬曰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所謂像。彼異教用之不足怪。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此。明世宗正祀典說謂雕塑之像。孔子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元世祖至元間。并有更塑鄒國夫人於後寢之舉。子所見兗州府善張縣張秋鎮獨有孔廟內設石像。相傳像出黃河。又孟子石像。配祀宣獻夫人。相傳像出孟母墓。乃孟子自刻以殉者。世稱晚像。實證之各說。殆先有家廟塑像。亦坐像。此又石像之徵。後世就宅立廟。遂成朝廷祀典。不必盡始魏興和。唐開元。迨洪武初。宋濂創議去像。疏上不報。僅革去南京國學孔子塑像。易以神主。餘悉仍舊。日知錄載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直至嘉靖九年。張孚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敬議禮引朱子言。謂先聖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可設主。又引邱說。謂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而始有。於是撤像去爵。明文頒行天下。遂成百世不易之規。乃自有明迄今。又三百餘年。像之已撤與未撤。而自

撤者固多。而終於不撤且復從而新之者。亦正不少。子所見兗州曲阜。濟南及所屬各邑。像亦猶存。每值增祀一位。位增而像不可得。位易而像不可移。以致位東像西。位新像故。或一像而兩位。屬之。或此像而彼位。當之。顛倒錯亂。不可究詰。實足以褻瀆聖賢。顧既搏土而事爲神明。一旦毀棄而以爲泥滓。似乎不恭。則亦有說焉。明太祖洪武三年。毀郡邑城隍塑像。用水化其土。塗殿壁以繪雲山。事載鳳陽縣志。參用其意。或庶幾焉。至若添砌一牆。置之複壁。俟其自化。亦有司塞責之舉。子於浙省郡縣亦屢見之。何至以聖賢桑梓之邦。歷兩朝數百年。沿訛襲故而泥有舉無廢之說哉。附載於此。以俟君子。

光緒十二年十月。山陰陳錦謹誌于濟南離使署齋。

文廟從祀位次考

大成殿

正享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

至聖先師孔子

四配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高一尺五寸。闊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赤地黑書。稱聖。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十二哲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高一尺四寸。厚二寸。闊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黑書。先賢某子不名。國朝因之。

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耕

先賢冉子雍

先賢宰子

先賢端木子

先賢冉子求

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先賢顓孫子

先賢有子

先賢朱子

兩廡先賢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式同十哲。稱子而名。國朝不稱子而名。

先賢公孫僑

先賢蘧瑗

先賢林放

先賢澹臺滅明

先賢原憲

先賢宓不齊

先賢南宮适

先賢公冶長

先賢商瞿

先賢公皙哀

先賢漆雕開

先賢高柴

先賢司馬耕

先賢樊須

先賢梁鱣

先賢商澤

先賢冉孺

先賢巫馬施

先賢伯虔

先賢顏幸

先賢冉季

先賢曹卬

先賢漆雕徒父

先賢公孫龍

先賢漆雕哆

先賢秦商

先賢公西華

先賢顏高

先賢任不齊

先賢壤駟赤

先賢公良孺

先賢石作蜀

先賢公肩定

先賢公夏首

先賢鄒單

先賢后處

先賢罕父黑

先賢奚容蒧

先賢榮旂

先賢顏祖

先賢左人郢

先賢句井疆

先賢鄭國

先賢秦祖

先賢原亢

先賢縣成

先賢廉潔

先賢公祖句茲

先賢叔仲會

先賢燕伋

先賢公西與如

先賢樂歆



文廟從祀位次考

先賢邾巽	東十七	先賢狄黑	西十七
先賢陳亢	東十八	先賢孔忠	西十八
先賢琴張	東十九	先賢公西蒧	西十九
先賢步叔乘	東二十	先賢顏之僕	西二十
先賢秦非	東二十一	先賢施之常	西二十一
先賢顏噲	東二十二	先賢申根	西二十二
先賢顏何	東二十三	先賢左邱明	西二十三
先賢縣直	東二十四	先賢秦冉	西二十四
先賢牧皮	東二十五	先賢公明儀	西二十五
先賢樂正克	東二十六	先賢公都子	西二十六
先賢萬章	東二十七	先賢公孫丑	西二十七
先賢周敦頤	東二十八	先賢張載	西二十八
先賢程顥	東二十九	先賢程頤	西二十九
先賢邵雍	東三十		

兩廡先儒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高一尺四分闊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黑書先儒某子某國朝不稱子而名

先儒鄭康成	東七	先儒諸葛亮	西七
先儒范甯	東八	先儒王通	西八
先儒陸贄	東九	先儒韓愈	西九
先儒范仲淹	東十	先儒胡瑗	西十
先儒歐陽修	東十一	先儒韓琦	西十一
先儒司馬光	東十二	先儒楊時	西十二
先儒謝良佐	東十三	先儒尹焞	西十三
先儒羅從彥	東十四	先儒胡安國	西十四
先儒李綱	東十五	先儒李侗	西十五
先儒張栻	東十六	先儒呂祖謙	西十六
先儒陸九淵	東十七	先儒袁燮	西十七
先儒黃幹	東十八	先儒陳淳	西十八
先儒輔廣	東十九	先儒蔡沈	西十九
先儒眞德秀	東二十	先儒魏了翁	西二十
先儒何基	東二十一	先儒王柏	西二十一
先儒文天祥	東二十二	先儒陸秀夫	西二十二
先儒金履祥	東二十三	先儒趙復	西二十三
先儒許衡	東二十四	先儒吳澄	西二十四
先儒陳澧	東二十五	先儒許謙	西二十五
先儒方孝孺	東二十六	先儒曹端	西二十六
先儒薛瑄	東二十七	先儒陳獻章	西二十七
先儒胡居仁	東二十八	先儒蔡清	西二十八

先儒羅欽順	東二十九	先儒王守仁	西二十九
先儒呂柟	東三十	先儒呂坤	西三十
先儒劉宗周	東三十一	先儒孫奇逢	西三十一
先儒黃道周	東三十二	先儒陸世儀	西三十二
先儒張履祥	東三十三	先儒湯斌	西三十三
先儒陸隴其	東三十四	先儒張伯行	西三十四

以上諸儒坐次皆按生年先後合東西總計之。卽如西九韓子愈看似西八王子通之次實東九陸子贄之次也。若陸後韓前又增一位禮部省文或仍曰西廡王通之次是誤推韓子愈於西十而次范子仲淹矣。當先移韓位於東十遷移范位於西十。東西互移到底讓出西九以改位新增者。又如東十一歐陽子修看似東十范子仲淹之次實西十胡子瑗之次也。若胡後歐前又增一位禮部省文或徑曰西廡胡瑗之次又誤推韓子琦於西十二而次司馬子光矣。當先移歐位於西十一遷移韓位於東十二東西互移到底讓出東十一以改位新增者。東西互爲先後而次第秩然餘可類推。

崇聖祠	
正享	主式同大成殿正享哲某王某公
肇聖王木金父公	中
裕聖王祈父公	左
詒聖王防叔公	右
昌聖王伯夏公	次左
啟聖王叔梁公	次右
配位	主式同四配書先賢某氏不名惟孟皮名
先賢孔氏孟皮	東一
先賢曾氏	西一
先賢孟孫氏	西二
從祀	主式同兩廡書先儒某氏不名
先儒周氏	東一
先儒程氏	東二
先儒蔡氏	東三
先儒張氏	西一
先儒朱氏	西二

自古追崇之典莫隆於孔子。宋大中祥符元年始封聖父叔梁紇爲齊國公聖母顏氏爲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元年封齊國公爲啟聖王魯國太夫人爲啟聖王太夫人。明嘉靖九年改啟聖王爲啟聖公。國朝雍正元年復封啟聖王並追封四代曰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其錫類之典及於配享顏父無繇封杞國公諡文裕母姜氏爲杞國



端獻夫人。孟父激封邾國公母仇氏封邾國宣獻夫人。此外無聞。聖配之封始元官氏。封鄆國夫人。繼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此外惟顏配戴氏封兗國貞素夫人而已。今考祀位。孟氏獨建斷機堂。孟母祠。而於亞聖殿後建寢殿祀宣獻夫人。孔氏寢殿制同大成。祀元官氏。其主式曰至聖先師夫人。不著封號。其啟聖王太夫人附祀於今曲阜啟聖王祠後寢殿。主稱啟聖王夫人。此蓋家廟。若京外學宮。但設五王崇聖祠。不及夫人。禮也。

文廟從祀位次考

大成殿

正享

至聖先師孔子

諱口字仲尼。魯人。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春秋當周靈王之二十年。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十八日己丑。年七十有四。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誅之曰。尼父。即舊宅立廟以祀孔子。魯哀公十七年。始令世世以歲時祀孔子家。立廟祭。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帝王以太牢。始此。以顏子配享。平帝元始元年。追諡褒成宣尼公。始此。東漢明帝永平二年。命辟雍及郡縣學校皆祀孔子。國學郡縣祀。十五年。帝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弟子從。靈帝光和元年。立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畫像。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北齊之制。每歲春秋二仲釋奠及每月朔旦拜孔揖顏。春秋釋奠朔旦行禮始此。北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始此。隋文帝時。諡先師尼父。詔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周先師。孔子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郡縣春秋二仲上丁釋奠。始此。曲阜孔裔四仲上丁家祭。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有司立孔子廟。四時致祭。太宗貞觀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四年。詔

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州縣學立始此。十一年，尊爲宣父。二

十一年，詔天下文廟皆塑孟子像，與顏子同爲孔子

配享。望係始此。高宗乾封元年，詔贈太師。中宗嗣聖七年，

封隆道公。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文宣王。封王始此。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諡元聖文宣王，追封聖父爲

齊國公，聖母顏氏爲魯國太夫人，聖配元官氏爲鄆

國夫人。五年，以國諱改諡至聖文宣王。徽宗崇甯四

年，詔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大成殿始此。高宗紹興八年，

撥官田奉衢州南宗廟祀。浙江孔廟始此。十年秋，改文宣王

爲大祀。甯宗慶元元年，仍定文宣王爲中祀。元成宗

大德九年，始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國學建廟始此。武宗即位，

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祀以太牢。太牢始此。文宗至順三

年，封元官氏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明太祖洪武元

年，定期望行香。朔望行香始此。世宗嘉靖九年，撤塑像，易神

主，定號至聖先師孔子。去封號稱至聖先師孔子始此。按今曲阜廟制，大成殿

後獨有寢殿，亦黃屋九轡設祀位，曰至聖先師。國朝

太宗文皇帝崇德元年，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釋奠禮。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月期及進士釋褐釋菜禮。月望

行香儀。二年，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

仍改號至聖先師孔子。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幸魯，親釋奠，行三跪九叩禮。

三跪九叩禮始此。

四配

復聖顏子 東配一

名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以下先賢年齒悉遵顧沅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

子配享。歷代因之。唐貞觀二年，詔稱先師。總章元年，

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

贈兗公。宋大中祥符二年，進封兗國公。元至順元年，

加封兗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西配一

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六

歲。唐總章元年從祀，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贈太子

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贈鄆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瑕

邱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咸淳三年，封鄆國

公，與顏孟並配享。元至順元年，加封鄆國宗聖公。明

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東配二

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宋徽宗崇甯元年，封沂水侯。

大觀二年，從祀。端平二年，升十哲。咸淳三年，封沂國

公，與顏曾孟並配享。顏曾思孟自此不易。元至順元年，加封沂

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西配二

名軻，字子輿，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宋神宗元豐六

年、封鄒國公、立廟鄒縣。七年、配享文廟。元至順元年、封鄒國亞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十二哲

先賢閔子 東哲一

名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五歲。家語作五十。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費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瑯琊公。咸淳三年、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西哲一

名耕、字伯牛、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七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鄆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東平公。咸淳三年、封鄆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冉子 東哲二

名雍、字仲弓、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薛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下邳公。咸淳三年、封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西哲二

名子、字子我、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齊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公。咸淳三年、封齊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先賢端木子 東哲三

名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黎陽公。咸淳三年、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先賢冉子 西哲三

名求、字子有、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彭城公。咸淳三年、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東哲四

名由、字子路、魯之卞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九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衛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西哲四

名偃、字子游、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吳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丹陽公。咸淳三年、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東哲五

名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四歲。鄭康成作五。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開元八年、升十哲、二十



七年贈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河東公。咸清三年，封魏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先賢顓孫子 西哲五

名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宛邱侯。政和元年，改封潁川侯。咸清三年，封陳公。升十哲。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先賢有子 東哲六

名若，字子若，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三歲。家語作三，史記作四十三。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卞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平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國朝乾隆三年，升十二哲。

先賢朱子 西哲六

名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宋建炎四年生，慶元六年卒，年七十一。清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加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上。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十二哲，稱先賢朱子。

文廟從祀位次圖續考

兩廡

從祀先賢 明嘉靖稱子稱名，國朝不復稱子。

先賢公孫僑 東一

字子產，鄭大夫。左傳魯襄公八年始見事實，昭公二十年卒。國朝咸豐七年從祀，稱先賢。原列西一，楚北本移東一。

先賢蘧瑗 西一

字伯玉，衛大夫。左傳魯襄公十四年始見事實，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猶主其家。生卒雖無考，而後於公孫僑約三十餘年。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贈內黃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原列東一，楚北本移西一。

先賢林放 東二

字子邱，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清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長山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先賢澹臺滅明 西二

字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九歲。家語作四十九。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金鄉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原憲 東三

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六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任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宓不齊 西三

字子賤、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史記作四十。九家語作四十。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單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單父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南宮适 東四

字子容、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襲邱侯。政和元年、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冶長 西四

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莒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商瞿 東五

字子木、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蒙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須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皙哀 西五

字季次、齊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北海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賢。

先賢漆雕開 東六

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平輿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論語、孔子弟子皆字而不名、開當是字。漢書古今人表、開名啟、太史公誤。

公。

先賢高柴 西六

字子高、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其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其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司馬耕 東七

字子牛、宋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向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楚邱侯。政和元年、改封睢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樊須 西七

字子遲、齊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益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梁鱣 東八

字叔魚、齊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古本家語作三十九。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千乘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商澤 西八

字子季、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鄒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冉孺 東九

字子魯、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郃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沂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巫馬施 西九

字子期、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東阿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伯虔 東十

字子皙、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鄒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洮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辛 西十

字子柳、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蕭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陽穀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冉季 東十一

字子產、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東

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諸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曹卹 西十一

字子循、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豐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上蔡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漆雕徒父 東十二

字子有、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須句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宛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孫龍 西十二

字子石、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三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黃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枝江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漆雕哆 東十三

字子斂、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武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濮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秦商 西十三

字不慈、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秦商字不慈、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封馮翊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西赤 東十四

字子華、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二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鉅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高 西十四

字子驥、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瑯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雷澤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任不齊 東十五

字子選、楚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任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當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壤駟赤 西十五

字子徒、秦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北海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上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良孺 東十六

字子正、陳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東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牟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石作蜀 西十六

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贈邱邑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成紀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肩定 東十七

字子仲、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新田伯。宋大觀四年封梁父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夏首 西十七

字子乘、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亢父伯。宋大觀四年封鉅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鄭單 東十八

字子家、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銅鞮伯。宋大觀四年封聊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后處 西十八

字子里、齊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營邱伯。宋大觀四年封膠東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罕父黑 東十九

字子素、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乘邱伯。宋大觀四年封祁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奚容蒧 西十九

字子皙、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下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濟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 藏古點字。

先賢榮旂 東二十



字子旗、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魯
襄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厭次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

先賢顏祖 西二十

字子襄、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臨
沂伯。宋大觀四年，封富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左人郢 東二十一

字子行、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臨
淄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南華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

先賢句井疆 西二十一

字子疆、衛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淇
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滏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

先賢鄭國 東二十二

字子徒、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榮
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胸山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

先賢秦祖 西二十二

字子南、秦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少
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鄆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

先賢原亢 東二十三

字子籍、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萊
蕪伯。宋大觀四年，封樂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縣成 西二十三

字子祺、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鉅
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武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

先賢廉潔 東二十四

字子庸、衛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宮
父伯。宋大觀四年，封胙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祖句茲 西二十四

字子之、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期
思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卽墨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

先賢叔仲會 東二十五

字子期、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四歲。唐開元二
十七年從祀，贈瑕邱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博平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燕伋 西二十五

字子思、秦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漁
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汧源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

先賢公西與如 東二十六

字子上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重邱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胸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樂欬 西二十六

字子聲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昌平伯。宋大觀四年。封建成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邾巽 東二十七

字子斂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平陸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堂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邾音圭。

先賢狄黑 西二十七

字皙之衛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臨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林慮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陳亢 東二十八

字子禽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南頓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孔忠 西二十八

字子茂孔子兄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汝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鄆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琴張 東二十九

字子開一名牢衛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南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頓邱侯。政和元年。改封平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西蒧 西二十九

字子尙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祝阿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徐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步叔乘 東三十

字子車齊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淳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博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之僕 西三十

字子叔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東武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宛句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秦非 東三十一

字子之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汧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華亭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施之常 西三十一

字子恒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乘



氏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濮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噲 東三十二

字子聲，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朱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濟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申根 西三十二

字子周，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魯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文登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根音長。

先賢顏何 東三十三

字冉，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開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堂邑侯。明宏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秦冉顏何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祀。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先賢左邱明 西三十三

中都人，爲魯太史，作春秋傳。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瑕邱伯。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縣直 東三十四

字子象，魯人。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秦冉 西三十四

字開，蔡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彭衙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新息侯。明嘉靖九年釐正祀典，以不載家語弟子之數罷祀。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先賢牧皮 東三十五

原列西三十五，今與公明儀互易。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公明儀 西三十五

原列東三十五，今移此。

魯南武城人。按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鄭康成註：謂學殷禮於孔子。孔疏謂爲子張弟子。大戴禮亦有公明儀問孝於曾子之言，故孔疏云亦爲曾子弟子。國朝咸豐三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樂正克 東三十六

字子敖，魯人。孟子弟子。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公都子 西三十六

孟子弟子。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萬章 東三十七

孟子弟子。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公孫丑 西三十七

齊人。孟子弟子。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周敦頤 東三十八

字茂叔、道州人。宋天禧元年生。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諡曰元。世稱蓮溪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封汝南伯。元延祐三年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張載

西三十八

張子在二程之上者。以二程父表弟。且年亦長於二程也。

字子厚。大梁人。宋天禧四年生。熙寧十年卒。年五十八。諡曰明。世稱橫渠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封郿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程顥

東三十九

字伯淳。河南洛陽人。宋明道元年生。元豐八年卒。年五十四。諡曰純。世稱明道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封河南伯。元至順元年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程頤

西三十九

字正叔。明道之弟。宋明道二年生。大觀元年卒。年七十五。諡曰正。世稱伊川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封伊陽伯。元至順元年封洛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邵雍

東四十

邵子年最長。而列四子之下者。序齒之中。兼論道德也。

字堯夫。河南洛陽人。宋大中祥符四年生。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諡曰康節。咸淳三年從祀。封新安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從祀先儒 分註稱原列者。舊定位次也。稱原移者。同治二年部定位次也。稱新增者。二年後從祀位次也。

先儒公羊高

東一 原列東一今仍之。

子夏弟子。齊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案春秋公羊傳。先儒以爲高作。國朝四庫書目定爲公羊壽傳。提要云。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

先儒穀梁赤

西一 原列西一今仍之。

子夏弟子。魯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襲邱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顏師古漢書藝文志注。穀梁子名喜。國朝四庫書目。春秋穀梁傳。不著撰述人名氏。提要云。徐彥公羊傳疏。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



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引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

先儒伏勝

東二原列東二今仍之

濟南人、爲秦博士。至漢孝文帝時、年且百歲。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案四庫書目、尙書大傳提要云、舊本題漢伏勝傳。勝濟南人。考史記、漢書、但稱伏生、不云名勝。故說者稱其名爲後人所妄加。然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則相傳有自矣。

先儒高堂生

西二原列西二今仍之

秦末漢初人。禮部原定位次圖註前漢書本傳云、漢興、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先儒毛亨

東三原列東三今仍之

秦漢時人、所稱魯國大毛公是也。國朝同治二年、從祀。稱先儒。禮部原定位次圖註云、年無考、受詩於

荀卿、以授毛萇。案史記、楚考烈王二十五年、荀卿廢居蘭陵、距漢興三十二年。太平御覽引毛詩正義云、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今案四庫全書提要云、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隋志所云、殊爲舛誤。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並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

先儒毛萇

西三原列西四今擬移此

趙人、陸璣所稱趙國小毛公是也。受詩於大毛公亨、後爲河間獻王博士。正當武帝時。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樂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西廡董子仲舒、劉子德之次。禮部位次表然特

以其爲河間王博士耳。竊意小毛受詩於大毛，而大毛乃秦漢間人，其生至晚亦在惠帝高后之世。今擬仍列西廡，而在董、劉之前。互詳河間獻王註。

先儒董仲舒 東四 原移西三 今擬移此。

漢廣川人。景帝時已爲博士。武帝四年對策，爲江都相。又相膠西王，病免。年老，以壽終於家。元至順元年從祀。明成化二年封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而在東廡毛萇之前。案景帝在位十六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前後凡七十年。仲舒病免於武帝之世，已稱年老，則生年當在文景之間，不得位小毛公之前。今擬仍列東廡，而在毛萇之後。

先儒劉德 西四 增新

漢景帝子，河間王，諡曰獻。國朝光緒二年從祀，稱先儒。禮部原定位次在西廡董子仲舒之次，以東西對待計之，即在東廡毛子萇之前。案生年爲位次先後，則劉子德實景帝三子，景帝在位十六年，四十八歲而崩。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元年景帝甫九歲，十年亦只十九歲。獻王之生，總不逾此數年。即就獻王卒於武帝十一年元光五年入朝獻樂之歲而逆數之，其生亦斷在文帝十年前後，不得駕董、毛而上之。至獻王卒年不出五十，而見於楚元王傳者曰壽六

十餘，果爾則生於惠帝之世矣，更不敢信。今擬移毛董二儒之次，爲西廡第四。

先儒孔安國 東五 原移東四 今擬移此。

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少受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以諫議大夫事漢武爲侍中。年四十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卒年六十，亦當是漢文景時生。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后蒼 西五 原列東廡 今擬移此。

字近君，漢東海鄒人。宣帝時爲博士。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

先儒杜子春 東六 原移西五 今擬移此。

漢河南緱氏人。永平之初，年且九十，鄭眾、賈逵從受。周官說。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緱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許慎 西六 增新

字叔重，後漢汝南召陵人。官太尉、南閣祭酒，作說文。未詳生卒。按慎以和帝八年丁酉從賈逵受古學。十二年辛丑成說文解字十五篇，時年亦當受室。自辛丑上溯明帝在位十八年，正三十年，則慎當生明



帝之初。又二十一年。安帝十五年辛酉。建光元年。其子冲始上說文於朝。表曰故太尉。又曰今慎已病。故者舊仕之稱。病者去官之謂。又閏二十七年。始爲桓帝建和元年。而夜郎傳云桓帝時尹珍以生於荒裔。從慎受經書。則慎猶在。合前後計之。自和帝八年。至桓帝元年。已得五十有二歲。上溯明帝之初。慎年當八十餘矣。侯考。國朝光緒元年從祀。稱先儒。原定位在東廡先儒后子蒼之次。今擬移西廡六。

先儒鄭康成 東七 原移東六
今擬移此。

名玄。以字行。後漢北海高密人。永建二年生。建安五年卒。以下詳敘生卒。本禮部原定位次圖注。年七十四。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諸葛亮 西七 原移西六
今擬移此。

字孔明。後漢瑯琊人。光和四年生。建興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諡曰忠武。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范甯 東八 原移東七
今擬移此。

字武子。南陽順陽人。晉咸康五年生。隆安五年卒。年六十三。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

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王通 西八 原移西七
今擬移此。

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隋開皇二年生。大業十三年卒。年三十七。門人諡曰文中子。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一作陳至德二年卒。前二十五年。

先儒陸贄 東九 原列東八
今擬移此。

字敬輿。嘉興人。唐天寶十三年生。永貞元年卒。年五十二。諡曰宣。國朝道光六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韓愈 西九 原列西八
今擬移此。

字退之。南陽人。唐大曆三年生。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諡曰文。宋元豐七年從祀。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先儒范仲淹 東十 原列東九
今擬移此。

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端拱二年生。皇祐四年卒。年六十四。諡曰文正。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胡瑗 西十 原列西九
今擬移此。

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宋淳化四年生。嘉祐四年卒。年六十七。諡曰文昭。世稱安定先生。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歐陽修 東十一 原列東十
今擬移此。

字永叔、廬陵人。宋景德四年生、熙甯五年卒、年六十。六、諡曰文忠。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韓琦 西十一 原移西十、今擬移此。

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宋大中祥符元年生、熙甯八年卒、年六十八。諡曰忠敬。國朝咸豐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司馬光 東十二 原移東十一、今擬移此。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天禧三年生、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諡曰文正。咸淳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謝良佐 西十二 原移東十二、今擬移此。

字顯道、上蔡人。宋皇祐二年生、崇甯二年卒、年五十四。國朝道光二十九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楊時 東十三 原移西十一、今擬移此。

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宋皇祐五年生、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諡曰文靖。世稱龜山先生。明宏治九年從祀、封將樂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尹焞 西十三 原列西十二、今擬移此。

字彥明、洛人。宋熙甯四年生、紹興十二年卒、年七十二。賜號和靖處士。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羅從彥 東十四 原列東十三、今擬移此。

字仲素、南劍州羅源人。宋熙甯五年生、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諡曰文質。世稱豫章先生。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胡安國 西十四 原列西十三、今擬移此。

字康侯、建甯崇安人。宋熙甯七年生、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浙本作八十五。諡曰文定。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稱先儒。

先儒李綱 東十五 原移東十四、今擬移此。

字伯紀、邵武人。宋元豐六年生、紹興十年卒、年五十八。諡曰忠定。國朝咸豐元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李侗 西十五 原移西十四、今擬移此。

字愿中、延平人。宋元祐八年生、隆興元年卒、年七十一。諡曰文靖。世稱延平先生。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張栻 東十六 原移東十五、今擬移此。

字敬夫、漢州旌竹人。宋紹興三年生、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諡曰宣。世稱南軒先生。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呂祖謙 西十六 原移西十五、今擬移此。

字伯恭、婺州人。宋紹興七年生、淳熙八年卒、年四十



五、諡曰成。世稱東萊先生。景定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陸九淵 東十七 原列東十六，今擬移此。

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宋紹興九年生，紹熙三年卒，年五十四。諡文安。世稱象山先生。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袁燮 西十七 原列西十七，黃幹後，今擬移黃幹前。

字和叔，鄞縣人。宋紹興十五年 一作十四 生，嘉定十七年卒，年八十。世稱絜齋先生。國朝同治七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黃榦 東十八 原列西十六，今擬移此。

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宋紹興二十二年生，嘉定十四年卒，年七十。諡文肅。世稱勉齋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陳宥 西十八 原列東十七，今擬移此。

字安卿，漳州龍谿人。宋紹興二十三年生，嘉定十年卒，年六十五。世稱北溪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輔廣 東十九 新

字漢卿，號潛庵。生卒未詳。國朝光緒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定西廡黃子幹之次，合東西計之，實位在東廡陳子澹之次，蓋禮部亦照史傳為先後耳。今黃子

幹擬移東廡。陳子澹擬移西廡，則輔子廣位次即當遞移東廡。案宋元學案及石門邑志，稱公父遂以南渡從軍時生，公始從呂成公學。淳熙八年呂歿，乃從朱子。與黃勉齋並稱。黃生紹興二十二年，公尚當少於黃。慶元偽學之禁，正公盛年，故考亭謂其風力稍勁。至嘉定更化就衰，辭祿二十年。後西山謂其言皆驗。西山蓋卒於端平二年，則公卒必在其前。是必生於紹興而卒於嘉定寶慶之間。

先儒蔡沈 西十九 原列西十八，今擬移此。

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宋乾道三年生，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文正。世稱九峯先生。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真德秀 東二十 原列東十八，今擬移此。

字希元，浦城人。宋淳熙五年生，端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諡文忠。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魏了翁 西二十 原列西十九，今擬移此。

字華父，蒲江人。宋淳熙五年生，嘉熙元年卒，年六十。諡文靖。世稱鶴山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何基 東二十一 原列東十九，今擬移此。

字子恭，婺州金華人。宋淳熙十五年生，咸淳四年卒，

年八十一、諡文定。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王柏 西二十一 原移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宋慶元三年生、咸淳十年卒、年七十八、諡文憲。世稱魯齋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文天祥 東二十二 原移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宋瑞、吉水人。宋端平三年生、元至元十九年卒、年四十七。國朝道光二十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陸秀夫 西二十二 原列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君實、鹽城人。宋端平三年生、祥興二年卒、即元至元十六年四十四。國朝咸豐九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金履祥 東二十三 原移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吉父、號仁山、蘭谿人。宋紹定五年生、元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諡文安。世稱仁山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在元儒

趙子復之次。今案 四庫書目錄、金履祥尚書表注、

大學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證、通鑑全編、又仁山集諸書、俱題宋人、又嘗辨朱彝尊稱金履祥爲元儒之誤。蓋金雖卒於大德時、然入元隱居教授、未嘗就仕。元史以金、趙同列儒學傳、而趙生卒無考、禮部原定

位次、但謂當列元儒之首。今獨以金子履祥爲宋人、按其時代、當移位次於宋元之間、而趙子復以元儒居金之次。

先儒趙復 西二十三 原列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仁甫、德安人。世稱江漢先生。禮部原定位次圖註、云生卒年無考、以宋端平二年至北庭、與宋爲終始、本當居宋臣之列、而元史已列儒林、則位當次金、許之間。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許衡 東二十四 原列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平仲、河內人。宋嘉定二年生、元至元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諡文正。世稱魯齋先生。皇慶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

先儒吳澄 西二十四 原移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幼清、崇仁人。宋清祐九年生、元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世稱草廬先生。明正統八年從祀、嘉靖九年罷。國朝乾隆二年復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陳澧 東二十五 原移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可大、都昌人。宋景定二年生、元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世稱經歸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許謙 西二十五 原移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益之、金華人。元至元七年生、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諡文懿。世稱白雲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先儒方孝孺 東二十六 原列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希直、一字希古、天台人。元至正十七年生、明建文四年卒、年四十六。諡文正。世稱正學先生。國朝同治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曹端 西二十六 原移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正夫、號月川、渾池人。明洪武九年生、宣德九年卒、年五十九。諡靖修。世稱月川先生。國朝咸豐十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薛瑄 東二十七 原移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德溫、河津人。明洪武二十二年生、天順八年卒、年七十六。諡文清。世稱敬軒先生。隆慶五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陳獻章 西二十七 原列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公甫、新會人。明宣德三年生、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諡文恭。世稱白沙先生。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胡居仁 東二十八 原列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明宣德九年生、成化二十年卒、年五十一。諡文敬。世稱敬齋先生。萬曆十二年從

祀、稱先儒。

先儒蔡清 西二十八 原列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明景泰四年生、正德三年卒、年五十六。諡文莊。世稱虛齋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羅欽順 東二十九 原列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允升、泰和人。明成化元年生、嘉靖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三。諡文莊。世稱整菴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王守仁 西二十九 原移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伯安、餘姚人。明成化八年生、嘉靖七年卒、年五十七。諡文成。世稱陽明先生。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呂柟 東三十八 原移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明成化十五年生、嘉靖二十一年卒、年六十四。諡文簡。世稱涇野先生。國朝同治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移東廡。

先儒呂坤 西三十 原列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叔簡、甯陵人。明嘉靖十五年生、萬曆四十六年卒、年八十三。世稱沙隨夫子。國朝道光六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劉宗周 東三十一 原移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啟東、山陰人。明萬曆六年生。國朝順治二年卒。年六十八。諡忠介。世稱念臺先生。道光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黃道周 西三十一 原移西三十。今擬移此。

字幼平、漳浦人。明萬曆三十三年生。國朝順治三年卒。年六十二。諡忠烈。世稱石齋先生。道光五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孫奇逢 東三十二 原移東三十。今擬移此。

字啟泰、號鍾元、容城人。明萬曆十二年生。國朝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世稱兼山先生。道光八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今以孫爲

國朝徵士、先序時代、略變生年之例、次黃忠烈後。

先儒陸世儀 西三十二 增

字道成、號桴亭、太倉州人。明萬曆三十九年生。國朝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二。同治十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定位在西廡黃子道周之次、合東西并計、實卽次於孫子奇逢也。今仍之。

先儒張履祥 東三十三 增

字考甫、號念芝、桐鄉人。明萬曆三十九年生。國朝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楊園先生。同治十一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湯斌 西三十三 原移西三十。今擬移此。

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明天啟七年生。國朝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一。諡文正。道光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陸隴其 東三十四 原移東三十。今擬移此。

字稼書、平湖人。明崇禎三年生。國朝康熙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三。諡清獻。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張伯行 西三十四 增

字孝先、儀封人。國朝順治八年生。雍正三年卒。年七十五。光緒二年從祀。稱先儒。

文廟從祀位次考

崇聖祠

正享

肇聖王木金父公 中

宋孔父嘉之子、孔子五世祖。國朝雍正元年、追封

肇聖王、祀崇聖祠。

裕聖王祈父公 左

孔子高祖。國朝雍正元年、追封裕聖王、祀崇聖祠。

詒聖王防叔公 右

孔子曾祖。嘗爲防邑大夫、因號防叔。畏華氏之逼、奔

魯、故孔子爲魯人。國朝雍正元年、追封詒聖王、祀

崇聖祠。

昌聖王伯夏公 次左

孔子之祖。國朝雍正元年、追封昌聖王、祀崇聖祠。

啟聖王叔梁公 次右

孔子之父。諱紃。仕魯爲鄒邑大夫、有勇力。宋眞宗大

中祥符元年幸魯、謁文宣王廟、命官分奠、追封齊國

公、配顏氏封魯國太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封啟聖

王、顏氏封啟聖太夫人。明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

及天下學校通建啟聖祠、改稱啟聖公。國朝雍正

元年、仍封啟聖王、祠崇聖祠。

配位

先賢孔氏孟皮 東一之上

孔子之兄。國朝咸豐六年配享、稱先賢孔氏孟皮。

先賢顏氏 東一

顏子之父、名無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杞伯。宋大中祥符

二年、封曲阜侯。元至順三年、封杞國公、諡文裕、妻齊

姜氏、封杞國端獻夫人。明嘉靖九年配享、改稱先賢

顏氏。

先賢曾氏 西一

曾子之父、名點、字子皙。少孔子六歲。唐開元二十七

年從祀、贈宿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侯。明嘉靖

九年配享、改稱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東二

子思子之父、名鯉、字伯魚。年五十卒。宋徽宗崇寧元

年、追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配

享、稱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 西二

孟子之父、名激、字公宜。元仁宗延祐三年、封邾國公。

明嘉靖九年配享、稱先賢孟孫氏。

從祀

先儒周氏 東一

周敦頤之父、名輔成。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稱先儒

周氏。

先儒張氏 西一

張載之父名迪。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張氏。

先儒程氏 東二

二程之父名珦。字伯溫。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 西二

朱子之父名松。字喬年。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 東三

蔡沈之父名元定。字季通。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蔡氏。

附考

既祀而改於鄉者三人

鄭眾

字仲師。東漢開封人。從父受左氏春秋。兼通易。詩。知名當世。累官大司農。以清正稱。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中牟伯。

盧植

字子幹。東漢涿郡人。剛毅有大節。師事馬融。通今博古。官至尚書。稱內大儒。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良鄉伯。

服虔

字子慎。東漢滎陽人。作春秋左氏傳解。靈帝時官九江太守。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滎陽伯。以上三人俱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俱改祀於其鄉。

既祀而罷者十二人

申崇

字周。見史記。唐從祀。封召陵伯。宋封留川侯。明嘉靖九年。以申崇即申振罷。

公伯寮

字子周。見史記。弟子傳。唐從祀。封任伯。宋封壽張侯。明嘉靖九年。以季氏之黨。愬子路。阻夫子罷。

荀况



儒藏

文廟從祀位次考

字卿、周末趙人。仕楚爲蘭陵令，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有荀子傳於世。宋元豐七年封蘭陵侯。明嘉靖九年，以言性惡罷。

揚雄

字子雲，漢成都人。少好學而口乞。成帝時爲黃門給事，著法言、太元等書行世。宋元豐七年封成都伯。明洪武二十九年，以事王莽罷。

劉向

字子政，漢宗室。擢宗正，歷光祿大夫，校書天祿閣。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彭城伯。以雜神仙方術罷。

賈逵

字景伯，東漢平陵人。父徽，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尚書、毛詩，達悉傳其業。明帝時拜侍中，和帝時兼領秘書。所著有經傳義說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岐陽伯。以附會圖讖罷。

馬融

字季長，東漢茂陵人。博通經籍。永和間拜校書郎，桓帝時爲南郡太守，教養生徒數千。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扶風伯。以黨附權勢罷。

何休

字邵公，東漢任城人。精研六經，除北新城長，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勸講，儒化大行。註春秋公羊傳。宋

大中祥符二年，封任城伯。以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罷。

王肅

字子雍，魏東海郯人。官崇文殿祭酒，卒諡景侯。所著有諸經傳註。生前封蘭陵亭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司空，以爲司馬師畫策篡魏罷。

戴聖

字次君，漢梁人。與戴德同受禮於后蒼。德刪禮記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聖刪爲四十九篇，號小戴禮。官九江太守。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楚邱伯。以贖吏罷。

王弼

字輔嗣，魏山陽人。仕魏補臺郎，註周易。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偃師伯。以宗旨老莊罷。

杜預

字元凱，晉杜陵人。作春秋左氏傳集解。生前封當陽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司徒。以建議短喪罷。以上八人皆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罷祀。

以上改祀罷祀十五人，除申棠、公伯寮外，若鄭眾、盧植、服虔、荀爽、揚雄、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戴聖、王弼、杜預，本在唐貞觀二十一年二十二經師之列，與子夏、左邱明並祀。逮明洪武，首罷揚雄、嘉靖間張璁議禮，則盡歸改撤。雖名教之地，予奪綦

嚴而傳經之功各守師說嘉惠後人亦不可沒用
登姓氏以示後學此後尙有二三人叨竊盛名僭
亂祀典旋入旋斥其姓氏并不在予奪之數義不
濫登。

議准從祀而奉旨罷者一人

李順以避國朝廟諱今奏疏皆作李容

字中孚自號二曲陝西盩厔人。生明季入國初以
隱逸薦昌明關學以人心爲大根本以提醒天下人
心爲大肯綮。謂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
而必自靜坐觀心始。與孫夏峯黃梨洲稱三大儒。部
臣累舉辭疾不起。

聖祖西巡進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御書關中大儒四字
寵之。道光九年以御史牛鑑奏下部議准從祀仍奉
旨以著述家言闡明心性未有躬行實踐超越等
倫罷。

奏請從祀而未議准者五人

顏芝

河間人。始皇焚書芝藏孝經漢初其子貞出之凡十
八章。劉向校書以顏本比孔壁古文除其煩減以十
八章爲定。鄭眾馬融並爲之註。

楊繼盛

字叔山明容城人。以進士任兵部員外郎上疏言廷

臣議馬市帝謂其阻撓邊務訊杖貶狄道典史仇鸞
敗帝繼繼盛之疏皆驗乃遷知縣旋復職遷員外郎
疏嚴嵩專政誤國十大罪上怒引用二王命卽訊杖
一百論死臨刑浩氣丹心之詠與文天祥正氣歌衣
帶贊相埒實合孔門成仁取義之道以上二人皆同
治二年御史劉慶奏請未行。

來知德

字矣鮮號瞿塘四川梁山人本浙之蕭山人舉明嘉
靖壬子鄉試終養不仕至萬縣山中潛心力學三十
年所著有易經集註大學古本入聖工夫字義理學
辨疑諸書與程朱陽明互有發明萬曆壬寅司馬王
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授翰林院待詔光緒十年四
川總督丁寶楨學政邵積誠奏請從祀文廟兩廡
未行。

黃宗羲

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之子忠義性成
著述宏富國朝康熙間徵天下遺獻以衰老不赴
詔取所著書付史館采入四庫十有四種提要
稱其究心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編明儒學案矯
良知之說傳劉宗周誠意慎獨之教講學授徒國
史入儒林傳與顧炎武並登首列。

顧炎武



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明贊善顧紹芳之孫，家傳忠孝，經術湛深。四庫錄其書多至二十二種，提要稱其博贈通貫，學有根柢，與李光地相知，辨陸王之幾微，以紫陽爲的，深入宋學而能挾許鄭之精，判賈孔之誤，抱殘守缺而不蹈考據家流弊。國史儒林傳以之冠八十人之首。光緒十年，內閣學士、江西學政陳寶琛奏請與黃宗羲從祀天下文廟，旨下禮部議駁。又經尙書潘祖蔭奏請覆議，仍未准行。

奏請升祀而未議准者一人

韓愈

以詆排異端，讓斥佛老，比之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奏請升祀先賢，位次孟門弟子。與宋儒周程之閒，並配享孟廟。光緒五年，山東學政鈕玉庚奏請，部議未行。

擬祀而未奏請者一人

陳良

以說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學者未能或先，孟子稱爲豪傑之士，比之公明儀，姓氏僅見孟子書中，事實更著，擬請稱先賢從祀，位次孔門弟子之後，孟門弟子之前，並從祀孟廟。

呈請增祀而未行者二人

仲孫說

說亦作閱，卽南宮敬叔，爲魯大夫，以諡稱。孟懿子之弟，論語朱註作兄。孟僖子之子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事孔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嘗爲孔子請車馬，與俱至周。魯司鐸火，命周人出御書，從前與南宮卽南宮道混爲一人，容祀而說不得預。自陳可大、夏洪基、馬驥辨爲二人，迄今尙無請補祀者。

孔瑛

家語：叔仲會與孔瑛年相比。叔仲會少孔瑛五十四歲。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四書隨見錄云：家語孔瑛、叔仲會年相比，惟二人合傳，故不復別標瑛名。今會祀而瑛不預。○以上二人，光緒十二年，滕縣教諭鄭淑詹具呈禮部，請增祀，以應由巡撫學政奏請，未行。

鄒縣孟廟從祀位次考 附

亞聖殿

正享

亞聖孟子

諱軻字子輿鄒人生卒未詳。孟氏世譜謂生於周烈卒於報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山堂肆考謂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報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或又謂生於安王初年卒於報王元年者諸說紛紜俱無確徵未敢妄登。受業子思之門人。漢孝文帝時置孟子博士。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知兗州立廟於墓之西南立廟此。又設像祀於孔子廟西偏併楊荀王韓名曰五賢祠。設像祀於孔子廟西偏併楊荀王韓名曰五賢祠。始此。神宗元豐六年封孟子為鄒國公。始此。七年配享文廟。配享文廟。始此。哲宗元祐元年詔定鄒國公孟子服九旒衣九章。始此。徽宗大觀三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始此。政和四年詔賜錢三百萬重修孟子廟列一品戟於門。其明年遂封孟子弟子為侯伯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配享從祀。始此。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鄒國公父激為鄒國公母仇氏為鄒國宣獻夫人。文宗至順二年加贈孟子為鄒國亞聖公。亞聖。始此。明成祖永樂三年重修孟廟創建兩廡。兩廡。始此。孝宗宏治十年建啟聖祠於廟東前為鄒國公殿後為宣獻夫人殿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啟聖祠。始此。世宗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罷公爵。稱亞聖孟子。始此。國朝

高宗純皇帝乾隆三年追崇鄒國宣獻夫人為端範宣獻

夫人十五年詔頒亞聖廟祭器并兩廡各三龕。祭器始此。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回鑾過鄒縣親幸孟廟釋奠行一跪三叩禮。

配享主式照文廟稱子而不名。

先賢樂正子

名克字子敖魯人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利

國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賢樂正子。

兩廡

從祀先賢

主式應遵文廟稱先賢某某不稱子。

先賢公孫丑

東一

齊人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壽光侯。國朝

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萬章

西一

齊人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博興侯。國朝

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賢萬子。

先賢公都子

東二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平陰伯。國朝乾隆

二十一年改稱先賢公都子。

從祀先儒

主式亦應遵文廟稱先儒某某。

東一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蓬萊伯。國朝乾隆



二十一年、改稱先儒陳氏。

先儒陳代 西一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沂水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陳氏。

先儒屋廬連 東二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奉符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屋廬氏。

先儒高子 西二

齊人、嘗學於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泗水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高氏。

先儒孟仲子 東三

孟子之從弟。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新泰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孟氏。

先儒充虞 西三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昌樂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充氏。

先儒徐辟 東四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仙源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徐氏。

先儒彭更 西四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雷澤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彭氏。

先儒咸邱蒙 東五

齊人、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封須城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咸邱氏。

先儒桃應 西五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膠水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桃氏。

先儒季孫

東六以下從祀四人、有議之者、今從趙註、概稱弟子。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豐城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季孫氏。

先儒子叔 西六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承陽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子叔氏。

先儒浩生不害 東七

趙岐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宋政和間、原祀告子、封東阿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祀浩生不害、稱

先儒浩生氏。

先儒盆成括 西七

嘗欲學於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萊陽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盆成氏。

先儒韓愈 東八

字退之、唐南陽人。宋宣和四年、與楊雄並立祠於孟廟之西。元元貞初、因之升廡。明洪武二十九年、紹興

揚祀而韓獨留。國朝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孟廟配享從祀禮制內稱先儒韓氏。光緒五年、山東巡撫周恆祺學政鈕玉庚以孟子以後、宋儒以前、闡明聖學、傳授道統、所賴有公。奏請援朱子入十二哲例、升配亞聖殿、列樂正子配位之次、改稱先賢韓子。部議未行。

先儒孔道輔 西八

字原魯、宋曲阜人。孔子四十五代孫。從祀孟廟、未詳所始。國朝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禮制內稱先儒孔氏。按孔氏道輔性鯁挺、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官甯州軍推官、有蛇出天慶觀、州將以爲神、率官屬拜奠。道輔徑前、以笏碎蛇首。今笏存曲阜衍聖公府。曾知兗州、求得孟墓於鄒邑四基山、始立廟以祀孟子。至今與韓愈並祀孟廟兩廡。

附祀先儒

先儒錢唐

字惟明、明象山人。博學敦行、舉明經、授刑部尚書。洪武初、詔罷孟子孔廟配享、唐抗疏以死諫、旋予復祀。志載以有功亞聖、舊建報德祠祀公。祠圯主存。旋升兩廡、而主式題明光祿大夫刑部尚書錢公唐之位、不合祀典。國朝同治癸酉、山東巡撫丁寶楨重修孟廟、以廡祀有年、未敢廢撤、改稱先儒錢氏、位東廡。

末、當西廡孔道輔之次。勒石廟中、以紀其事。

復祀一人

告子

趙岐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學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東阿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祀浩生不害、罷告子祀。閻若璩曰、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篇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各自一人。趙氏岐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今按前祀告子、後祀浩生、祇因同名不害、疑爲一人、互有去留、實則二人同名、所在多有。趙氏兩註、必各有所據。且七篇所載告子事、於性心義理具有發明、是以趙氏稱其嘗學於孟子。今擬復祀、稱先儒。

擬祀四人

陳良

生於楚北、孟子謂其悅周公、仲尼之道、學者未能或先。其語陳相、又舉孔門弟子以相比例、可謂推重之至。迹其並生於時、聞道尤早、當不在弟子之列。實與林放、蘧瑗、公明儀、廡祀孔廟事同一例。擬從祀兩廡、稱先賢。

滕更

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公都子稱其在門也若



在所禮其爲受業弟子甚明。宋政和間祀孟門弟子，加封爵，而更獨見遺。擬補祀兩廡，稱先儒。

趙岐

字邠卿，漢京兆長陵人。官太常。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岐以爲周衰異端並起，孟子閔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沒，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靡所不載，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於是述其所聞，證以經傳，爲章句十四卷，有功孟子一書。擬從祀兩廡，稱先儒。

孫奭

字宗古，宋博州博陵人。後徙須城。官太子少傅，贈左僕射，諡曰宣。性方重，事親孝。所著有經典微言、崇祀錄、樂記圖諸書，而孟子音義尤爲學者所宗。故四庫書目言訓釋孟子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擬並祀兩廡，稱先儒。

山左爲聖賢篤生之地，孔門高弟至今廟祀者如曲阜顏子、嘉祥曾子、歷城閔子、荷澤冉子、泗水仲子、鉅野卜子、肥城冉子及有子，各設五經博士，世奉其祀。惟鄒縣亞聖廟，獨加配位兩廡，祀及門賢儒，並追崇聖父，祀啟聖祠及聖母宣獻夫人，禮數略與孔廟等。又以其師承有自，另立述聖子思

子廟，與三遷祠並列鄒縣。春秋致祭，豈不以亞聖守先待後，功德獨隆與？謹序其從祀位次，而附述舊聞於後。陳錦謹誌。

文廟賢儒功德錄

清刻本

清·張侯撰

《文廟賢儒功德錄》三卷，清張侯撰，清刻本。

張侯，蔚州人。

是書作於康熙年間，原本於《聖門禮樂統記》。作者自序稱孔子天縱之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參天地，贊化育，一貫傳心，六經垂教，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七十二人親炙聖教，各擅所長，以贊斯文。孟子生於戰國，正人心，述仲尼，拒詖行，闢楊墨。戰國而後，秦火炎炎，六經脫爛，諸儒繼出，發明聖教。自漢有董仲舒而正誼明道之言，一尊孔子先難後獲之訓，唐有韓愈，而佛骨投火之諫不啻孟子息邪拒墨之功。迨宋周、程、張、邵諸子出，義理之學復興。朱子出而釐正訛謬，探索深微，包千聖，統百家，集其大成。迄於元、明，代有大儒，羽翼聖道。聖賢迭出，前後相望，而源源不絕。故其始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始明。及其後也，孔子之道傳之顏、曾、思、孟，以及周、程、張、邵之學，至朱子而復明，迄於後世，禮樂明備，煥若日月經天，詩書爛陳，浩若江河行地。然而後世學者日讀聖賢之書，日周旋於孔廟俎豆之事，至叩其某賢某儒姓氏若何，謚號稱於何代，從祀起於何時，茫焉莫識其由來，是爲士林之羞。

是書之作，因《聖門禮樂統記》，刪其繁蕪，簡其精要，推往哲之端委，闡理學之薪傳，彰興朝隆師重道之制，以及歷代帝王褒封諸賢之典，詳其姓氏，悉其里居，述其制行、著作。以文廟位次爲序，始孔子，終胡居仁，後以啓聖祠先儒。每人皆考其生平、著作、歷代封贈、享祀沿革，後附前人贊詩。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爲孔子及四配、十哲、東廡先儒。中卷列文廟祀典，包括祭物、祭器、祝文、儀式等。下卷爲西廡先儒及啓聖祠先儒。上、下二卷皆爲孔廟人物，又在二卷之間插入文廟祀典一卷，未知何意。

其書簡明扼要，有助於了解孔廟享祀制度的沿革。

文廟賢儒功德錄敘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聖賢設教講學，著書立說，其事雖涉形下，而兢兢乎持世道，正人心，以嚴人禽幾希之介者，正以衛形上之道耳。我朝

聖天子雅意右文，崇儒重道，幸闕里祀孔林，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猗歟休哉！非至聖孰克當此乎？且闡揚理學，崇奉先儒，辟離鐘鼓之化，不獨收一時人材之用，更以衍百世斯道之傳。一時文治光被敷天，率土罔不喁喁嚮風。蔚羅爲古冀州之域，漢之代國，雖屈在邊隅而去京師首善之畿纔數百里，沐浴

聖人之德而覩

天子之光，更爲優渥。賢哲挺生，人文蔚起，駸駸乎比隆中土矣。辛丑夏杪，余自太原簪幕來守是邦，謁聖瞻拜之餘，覽其車服禮器，方期與多士奮興，以仰副菁莪棫樸之治，而明經張子侯蔚之篤學信道士也，其先世諱憲公爲前明壬子科解額成進士，歷官三秦兵備，嗣後以耕讀世守，蟬聯鵲起，蜚聲譽序者，累累指不勝屈。一日來謁，出其手輯文廟賢儒功德錄三冊，將付剞劂，可余爲敘。余受而讀之，見其原本聖門禮樂統記，推前聖之統序，闡後哲之薪傳，詳其姓氏，悉其里居，述其制行著作，去繁就簡，歸於允當，謂

之爲功德錄可也。卽謂之爲賢儒列傳，亦無不可。且俎豆之設，簠簋之制，考覈精詳，悉遵典式。按圖披閱，如登闕里之堂，其有功於庠序何如也。余知是書之行，海內之士當必欣然共賞，爲可以寓目警心，憂勤惕勵，以接存心之道統也。豈特爲形下之器哉？張子又出已貲，募省牲所三間，并諸祭器之類，是真爲好學深思，樂善不倦者。余喜而爲之序。

皆

雍正元年歲次癸卯春王望後一日，奉直大夫知蔚州事加二級金川沈紹祖衣德氏薰沐拜手撰。



傳道統賢儒功德敘

蓋聞天者萬物之祖、道之大原所自出也。人者萬物之靈、惟聖人又人中之至靈、繼天以立極、法天以行道也。自天開而後、聖聖相承、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更相授受、正三綱、敘九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世安而物治、道統自此相接矣。東周以後、王者之迹熄、而道術分裂、邪說誣民。時至春秋、天下又大亂焉。天不欲大道冥冥萬古在長夜也、東山泗水篤生一天縱之聖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參天地、贊化育、一貫傳心、六經垂教、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則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聖道扶持之功用也。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獨得其宗。曾子作大學、以授子思、子思作中庸、以授孟子、二書雖異而傳心則一。大學言格致誠正、卽戒懼慎獨之功也。中庸言中和位育、卽修齊治平之驗也。孟子生於戰國、正人心、述仲尼、詎諛行、闢楊墨、作孟子七篇、以傳道於後、則配享之功固非及門冉閔之徒所敢望。然七十二人親炙聖教、各擅所長、以贊斯文。如卜子夏之傳詩、商子瞿之傳易、公西赤之彬雅而習於禮容、公皙哀之潔清而終於蓬戶、先賢功德載在祀典、豈敢沒也。自戰國而後、秦火炎炎、六經脫爛。諸儒繼出、發明聖教。若左子、若公羊、若穀

梁三氏作傳、羽翼春秋、乃爲經學之冠。伏勝、孔國則功在書矣。高堂、后蒼則功在禮矣。毛萇守西河、卜氏之傳、而輯著雅頌、則功在詩矣。然猶以專門訓詁也。自漢有董子而正誼明道之言、一尊孔子、先難後獲之訓。唐有韓氏而佛骨投火之諫、不啻孟子息邪詎墨之功。二公相繼而尊述孔孟、以倡明絕學、豈專經之儒可比列乎。然而道體淵源、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於宋、周子首出、先著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奧、次作通書以達仁義中正之旨。上而洙泗接其統焉、下而河洛啓其傳焉。一時見知之士、有程氏二夫子、擴大推明、以發其道、而鄒魯文學之盛盡萃於河洛之淵深、則渙然而愈顯。他如張橫渠之西銘、本性善養氣之論、邵堯夫之經世、寓內聖外王之學、猗歟休哉、可謂盛矣。乃歷時未久、南宋復興、中原文獻浸失其真。朱子出而釐正訛謬、探索深微、包千聖、統百家、集其大成、以會通一原。綱目一書、繼獲麟而作史。語孟四註、發聖道而傳心。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故曰周道精也、邵道大也、程道正也。惟朱子盡其精、極其大而歸於正者也。自茲以後、蔡仲默承師言而著書傳、真希元進衍義而講大學、許魯齋德教煦煦、薛文清復性惓惓、陳白沙光風霽月、同陸象山



之法門。胡居仁主敬誠身。類尹和靖之學問。聖賢迭出。前後相望。而源源不絕。故其始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始明。及其後也。孔子之道傳之顏曾思孟。以及周程張邵之學。至朱子而復明。迄於今。禮樂明備。煥若日月。經天詩書燦陳。浩若江河行地。士生斯世。亦何幸乎。況聖明在上。宸眷斯文。尤加篤焉。兩幸闕里。親祀孔林。又念文公朱子功冠諸儒。詔由廡下而升之廊廟之上。蓋謂覺世大儒。固宜與親炙聖人之賢一堂食報。至於宋臣人物。第一如范文正公者。功並歐陽。詔同歐陽而從祀孔廟。此其崇德褒賢。可謂至矣。邇世之學者。日讀聖賢之書。日周旋於文廟俎豆之事。至叩其某賢某儒功德若何。謚號稱於何代。從祀起於何時。茫焉莫識其由來。母乃貽士林之羞乎。侯深有鑒於是。爰因聖門禮樂統記。刪其繁華。簡其精要。彙成一編。名曰賢儒功德錄。推往哲之端委。闡理學之薪傳。且以彰典朝隆師重道之制。及歷代帝王褒封諸賢之典。不沒於千載之後也。纂輯既成。將欲付諸剞劂。公之天下。以俟縉紳大人刻錄文廟。永垂不朽。茲所願焉。而自愧邊徼之士。荒野不文。語無倫次。願質諸海內淹雅君子。鑒而正之。

康熙壬寅夏五月既望。古代蔚羅後學張侯總論。

啓聖殿神位圖

啓聖公孔氏

先賢顏氏 先賢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子思氏

先儒朱氏
先儒周氏

先儒程氏
先儒蔡氏

正殿神位之圖

至聖先師孔子

復聖顏子 建聖子思子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先儒朱子
先儒朱子
先儒朱子
先儒朱子
先儒朱子

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先賢子思子

東廡先賢位次目錄

澹臺子 原子憲 南宮适 商子墨 漆雕開 樊子須 公西赤 梁子鱣
冉子孺 伯子虔 冉子季 漆雕多 漆雕焚 商子澤 梁子齊 公肩孺
奚子蒧 顏子祖 包子疆 秦子商 公祖竑 縣子成 燕子伋 顏子僕
樂子欬 邾子與 公西赤 公西蒧 陳子亢 琴子牢 蒧子乘
西廡先賢位次目錄

梁子齊 公冶子 公哲哀 高子柴 司馬牛 有子若 巫馬施 顏子幸
曹子邴 公孫龍 秦子祖 鄭子高 襄子赤 石子蜀 公肩音 后處
公肩定 鄭子單 罕父黑 榮子旂 左邱 鄭子國 厚子亢 廉潔
叔仲會 狄子黑 孔忠子 施之常 秦子非 申子棧 鄭子噲

東廡先儒位次目錄

左子丘明 穀梁赤 高子生 毛子萇 后子蒼 王子通
胡子瑗 范子仲淹 程子顥 司馬子光 程子頤 胡子安國
李子侗 張子栻 蔡子沉 許子衡 陳子獻章 王子守仁
西廡先儒位次目錄

公羊子羔 伏子勝 孔孟子齒 董子仲舒 杜子春 韓子愈
周子敦頤 歐陽子修 張子載 邵子雍 楊子時 羅子從彥
呂子祖謙 陸子九淵 真子德秀 薛子瑄 胡子居仁

蔚州後學張侯纂著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孔子人倫之至、斯文之宗、道高德厚、教化無窮。生於周末、歷聘諸邦、每思以道濟天下、而明王不作、莫能宗予、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序春秋、其道雖晦於一時、而其教澤已津乎萬世。及門之徒、頗受業者三千、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肇祀、而歷代因之。凡天子釋奠、皆以師禮祭拜、禮樂皆擬王者。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去塑像、易木主。至明世宗嘉靖始罷封爵、釐正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崇禎十四年、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定制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天子以太牢致祭孔子於太學、令司府州縣各提調官用少牢致祭本郡。迄於今、皇上兩幸闕里、親祀孔林、歲時視學、實祭闕里、隆師重道、無以加焉。

贊曰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儀範百王、師表萬世。統承義皇、源啓洙泗、報德報功、億禩崇祀。

復聖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邾國之後也。生而明睿、甫成童、即從孔子。天姿學力、未達聖人者僅一間、而其深潛純粹之

氣、渾然不露圭角、識者擬之和風慶雲。且聞道最早、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默識心通。故孔子平日每屬望以傳道之任、嘗私謂顏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足以供絲麻、鼓琴足以自娛、學於夫子、足以自樂、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孔子曰、善哉。貧如富、其知足無欲也。賤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回其至矣乎。卒、葬魯東防山之陽。歷漢唐宋元、封贈屢加無已。至明嘉靖、議去封爵、稱復聖顏子。國朝因之。

明陳鳳梧贊曰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邾國之後也。性至孝、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甘貧樂道、力食以養親。時孔子在楚、參奉父命之楚而受學焉。一日忽心動、即白夫子告歸拜見母。母曰、吾曩者思汝、遂齧其指、子知之乎。曾子以心動告。夫子聞之曰、至哉曾子之孝也。精感萬里、年二十、齊欲聘以



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耕於泰山，嘗雨雪不得行，思父母，作樂父吟焉。及其學於聖門，賦性椎魯，不及顏子，然日三省其身，於聖人之道身體力行，求至其極，故一貫之傳獨得其宗。又復潛心禮記，侍坐孔子，論辨明王七教三至之道，反覆詳詰，各得其義。因自設教於武城，著大學一書以授子思，而聖門之傳乃有統系。及其臨終，易簀而斃，死得其正矣。歷漢唐宋元，追贈屢盛，明嘉靖改稱宗聖曾子，國朝因之。

明陳鳳梧贊曰

守約以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父早卒，逮事王父。初就學，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平心。於是潛心力學，研究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後孔子卒，子思承父之重，服喪三年，遂受業於曾子。曾子謂曰：伋，吾執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君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焉。是其幼而知禮也。既而適衛，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

辭之不受，遂反乎魯。魯繆公以爲臣，因勸繆公行周公之政，終不能用。乃退而修講授之業，述父師之意，作爲中庸、愛筆之書，以授孟子，傳授心法，其味無窮。後復遊衛，薦衛人李音之賢，舉荀變干城之將，卒不能用。遂反魯，卒於家。葬先聖墓南數十步。宋封沂水侯，元贈述聖公，明嘉靖改稱述聖子思子，國朝因之。

明陳鳳梧贊曰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三歲喪父母，賢德挾其子三遷以居，斷織以教。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乃於魯請見子思，道性善言仁義。子思深悅而教之。因問於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致乎？子思曰：被^①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孟子曰：謹受教。悅道既通，乃應聘列國。初見梁惠王，道仁義，王以爲迂遠不能用。遂去魏適齊，見宣王，陳王道，王亦疑其迂濶。於是去齊反魯，未幾母卒，歸葬魯焉。自是之宋之滕之任，皆以國小不能行其道而爲客於齊。方是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天下方務於縱

橫以攻伐爲賢、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及門之徒序詩書、述仲尼、正人心、息邪說、作孟子七篇、以道援天下、而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世、其功不在禹下矣。年七十四、卒於家。宋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元贈亞聖公、明嘉靖改稱亞聖孟子。國朝因之。

明陳鳳梧贊曰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先賢閔子 東哲一位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天性純孝、爲人容貌端潔、而表裏洞然。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父令御車、體寒失轡、父責之、騫自引咎。既而父察知之、欲出後母、騫跪言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嘉其言、遂正。母亦悔悟、待三子如一焉。年甫弱冠、卽從事聖門、坦然樂道、而忘勢利、視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然。故終身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卒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唐開元從祀孔子、追封費侯。宋封瑯琊公、明嘉靖改稱先賢。

閔子。國朝因之。

宋王旦贊曰

子騫達者、闇闇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幾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先賢冉子 東哲二位

冉子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著名、其爲人寬洪簡重、而短於口才、或人以不佞少之。夫子獨許之、可使南面。嘗仕於魯、問孔子政事、凡刑禁之聽、訟獄之成、問之甚詳。孔子對之甚悉。雍再拜受教、故能優乎人君之度。子貢嘗稱之曰、在貧如客、使其民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夫子稱其賢曰、有土之君子也。唐開元從祀廟庭、追封薛侯。宋封下邳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國朝因之。

宋人贊曰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高輿、用之山川。代逢偃茸、禮畢升禋。錫以三壤、賁茲九泉。

先賢端木子 東哲三位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從事孔子、嘗鬻資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每有億度、輒中當世之務。所言無不應者。好揚人美、亦不匿人過。孔子化之。始從孔



子適齊。齊景公問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景公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臣終身戴天而不知天之高。終身踐地而不知地之厚。師事仲尼。譬猶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深乎。後從夫子遊衛。衛用以宰信陽。將行。辭於孔子。子曰。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君子慎之。子貢再拜受教以行。後因衛亂。乃從夫子復反於魯。蓋子貢爲人明敏才辨。亞於顏子。自受學聖門。結駟連騎。束帛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之名播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及其晚年。益自進德。親受一貫之傳。而嘆性與天道之奧。心服孔教。主喪廬墓。其見道深而信道篤也。豈僅居言語之科而已哉。唐封黎侯。詔從祀廟庭。宋加封黎陽公。明嘉靖改稱先賢端木子。國朝因之。

明張先贊曰

穎悟夙成。辨才絕世。深造晚年。性道斯契。學識之功。瑚璉之器。輝映聖門。揚休奕禩。

先賢仲子 東哲四位

仲子名由。字子路。魯之汴人也。性孝勇。志抗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豸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何待劍乎。由聞之。遂

儒服。請爲弟子。魯定公八年。孔子使子路爲宰。墮三都。收其甲兵。旣而隨孔子之衛。適宋。匡人圍之。子路奮戟欲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後隨孔子之楚。反衛。衛以爲蒲宰。治蒲三年。孔子過之。稱善者三。曰。恭敬以信也。忠信以寬也。明察以斷也。少年家貧。事親常食藜藿。爲親負米百里之外。後南遊楚。積粟萬種。願食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對夫子言之。泣下。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盡力。死盡哀矣。生平英斷果決。而勇於有爲。子貢以爲不侮寡。寡不畏強禦。及死於衛。孔子哭之。痛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賢矣哉。唐贈衛侯。宋封衛公。明嘉靖改稱先賢仲子。國朝因之。

宋陳堯叟贊曰

猗歟魯哲。義勇無侮。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先賢卜子 東哲五位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受業於夫子。篤信謹守。以文學著名。家貧不仕。衣若懸鶉。初登夫子之堂。見先王之仁義。則榮之。不移於紛華盛麗。故得道而肥。學詩於夫子。嘗讀之不厭。子問曰。爾何大於詩也。對曰。詩之於事。昭若日月。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而彈琴。



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子曰：「嚆，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後問喪禮於孔子，孔子具以告。詳見檀弓子夏習之及居喪既畢，見夫子，夫子與之琴，使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之禮，不敢不及。」孔子曰：「君子也，其哀既盡，能引之及禮。」年二十八，孔子卒，服心喪三年，歸教授於西河，於詩著爲爾雅，相傳毛詩一序皆子夏之遺說。或曰：子夏受周易，春秋於孔子，公羊穀梁皆從之學，春秋者也。蓋其氣象謹嚴，而能篤守聖道。子貢嘗稱之曰：「送迎必敬，上下交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唐貞觀從祀廟庭，明皇封魏侯，宋加封河東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卜子。國朝因之。

宋儒臣贊曰

詩動天地，起于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先儒朱子 東哲六位

朱子諱熹，字元晦，號晦菴，徽州婺源人也。自幼穎異，嘗從羣兒戲沙中，端坐畫八卦，父大奇之。年十四，從父知饒州，稟學於胡憲、劉勉之、鄧子羣三君子。十八登進士第，聞李侗得伊洛正宗，徒步往從之。侗授以中庸一書，公遂盡得其學。築室武夷山中，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宋孝宗三年，公訪張栻於長沙，因與栻論中庸大義。八年，

修資治通鑑綱目成。後以王淮薦，提舉浙東茶鹽司務。日訪民隱，修舉荒政，按行境內，所部肅然。帝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乃下其倉社法於諸路。光宗元年，撰大學或問章句成。寧宗卽位，復召熹爲煥章閣待制，進對時事，務格君非。時值韓侂胄姦邪蔽主，熹辭位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欲上之。蔡元定決之，著龜不吉，乃焚其藁。日與諸生講學，不輟。臨終，正坐整冠而逝。所著有易學啓蒙、學庸章句、語孟集註、孝經刊誤、小學家禮、近思錄、通鑑綱目。上集于聖之業，下開萬世之蒙，厥功火矣。宋封公，明嘉靖改稱先儒。今皇上崇禮有加，使子孫世襲五經博士。公復由廡升哲，非大有功於聖道者，孰能處百世而下而與親炙聖人之賢一堂食報哉。

國朝江浦張善贊曰

統承百王，功被萬世。燦然大成，道器一致。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賢冉子 西哲一位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定公十年辛丑，孔子爲司空，以伯牛爲中都宰，布教施化，四方則之。嘗從陋於陳蔡之間，餒甚，而儒服彈咏不輟。又設教於洛，終身不仕。其爲人也，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尸子曰：「仲尼志

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白虎通曰。冉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朱子曰。此乃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唐開元從祀廟庭。宋封東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國朝因之。

宋王旦贊曰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衮褒賢。生則命蹇。歿而道宣。

先賢宰子

西哲二位

宰子名子。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鬼神於孔子。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聖人因物制極。享祀鬼神。教民反始。不忘其本。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他日又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後又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見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如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以其言未盡夫子之美。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蓋宰子爲人。能言而或不達。故夫

子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子。然其智足以知聖。自有不可沒者。觀其賢夫子於堯舜。非信道之深。烏足以云之。嘗仕齊爲臨淄大夫。唐開元詔從祀。封齊侯。宋封臨淄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宰子。國朝因之。

宋馮拯贊曰

綽彼宰子。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先賢冉子

西哲三位

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嘗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門。其爲人也。多才藝而優於牧民。故夫子許其藝可從政。但其資稟謙退。見義或不能勇爲。然當此之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僭禮樂。夫子皆望求救正。而激厲切責之。乃求也。卒能承聖教。明大義。使季氏保其家。以事其國。而終不陷於大惡。則皆平日勸導之力也。故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無道極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勤已。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唐贈徐侯。宋加封任城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國朝因之。

宋陳堯叟贊曰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君。徽稱永錫、載揚清芬。

先賢言子

西哲四位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每侍側輒問禮。孔子曰：「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者也。」子游再拜受教。他日問喪之具。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旋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喪事貴哀有餘也、祭祀貴敬有餘也。」子游承教日久、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能以禮樂化民、又能甄識賢者、而澹臺滅明由是進於聖門、巍然爲羣弟子之冠。要其學道之效、自有不可及者。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哉？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美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唐贈吳侯、從祀廟庭。宋封丹陽公、明嘉靖改稱先賢言子。國朝因之。

宋趙安仁贊曰

魯堂登科、覩與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進上公、素風逾盛。

先賢顓孫子

西哲五位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也。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負、不屑屑於尺寸之行。初入聖門、猶志學于祿、求聞達於諸侯。及從遊夫子於蔡、問行而得忠信篤敬之教、敬書諸紳。自是心服聖訓、學能鞭辟近裏著已、故日進於高明、而執德欲弘、信道欲篤。問仁問政、夫子以心法授之、王道傳之。既而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矣。」他日喪既除、見於夫子、子之琴調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夫子曰：「君子哉！及其臨終、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宛然曾子易簣之命矣。他日子貢語衛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猶可能也、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唐封陳伯、從祀廟庭。宋封陳公、昇十哲位。明嘉靖改稱先賢顓孫子。國朝因之。

宋張齊賢贊曰

堂堂張也、商德與隣。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賄、道與名新。

先賢澹臺子

東廡一位



儒藏

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其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旣因子游之言受業於孔子，退而修行，益自砥礪，言動不苟，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後居於楚，友教士大夫，一時荆漢之俗皆斌斌爲北方之學焉。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唐開元封江伯，詔從祀。宋封金鄉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溫仲舒贊曰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旣勇，毀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先賢原子 東廡二位

原子名憲，字子思，宋人。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嘗居魯環堵之室，蓬戶甕牖，匡坐絃歌。子貢聞之，結駟連騎，入窮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整冠則纓絕，振衣則時見。納履則踣決。子貢曰：「先生何病也？」憲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憲不忍爲。」子貢面有慚色，不辭而去。憲乃徐步曳杖，行歌商頌，陶然自樂，終身無求於人焉。唐封伯，詔從祀。宋封侯，明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向敏中贊曰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先賢南宮子 東廡三位

南宮子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師事孔子，遂隨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老子送之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焉。孔子以其謹於言行，因妻以其兄之子。每誦之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容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唐封鄭伯，詔從祀。宋封汝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寇準贊曰

先覺旣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羿可慙，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先賢商子 東廡四位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嘗受易於孔子。年長無子，其母欲爲之再娶室，請之孔子。孔筮之曰：「無憂也。」瞿年四十後，嘗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性喜學易，孔子傳之，瞿志之。又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出，嗚呼！天之命也。其後瞿傳易於後人，傳受



儒藏

者不絕。至漢梁丘賀京房諸氏列於學宮。善言易者皆祖於瞿焉。唐封蒙伯。詔從祀。宋封須昌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晁迥贊曰

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受授。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

先賢漆雕子

東廡五位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習尚書。孔子嘗使之仕。開以未信對。子說之。嘗問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儒子容。三大夫孰賢。開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美也。隱而顯。言人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毋數卜乎。唐封滕伯。詔從祀。宋封平興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李宗諤贊曰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觀其奧。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先賢樊子

東廡六位

樊子名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也。學於聖門。屢以仁知

爲問。夫子皆詳語之。少仕於季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須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須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夫子聞之曰。義哉。唐封樊伯。詔從祀。宋封益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學優乃仕。齒於家陪。戎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知既該。建侯追策。垂裕方來。

先賢公西子

東廡七位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姿質斌雅。習於禮容。應對。子貢嘗語衛將軍彌牟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語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及孔子之喪。公西子爲志焉。飾棺槨。置罍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蓋用三王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也。唐封郈伯。詔從祀。宋封鉅野侯。明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王嗣宗贊曰

翊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

光榮佐佑禮法諸侯作程。

先賢梁子 東廡八位

梁子名鯁字叔魚齊人家語傳其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日子未也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欲爲吾更取室夫子曰無憂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其信友以全義叔魚之所存者厚矣唐封梁伯詔從祀宋封千乘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元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先賢冉子 東廡九位

冉子名孺字子魯魯人志稱勤學好問其爲人也聖學是務勵已斯約好問乃裕谷止可度唐封紀伯詔從祀宋封臨沂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李維贊曰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祉沂水之涓。

先賢伯子 東廡十位

伯子名虔字子楷史記字子析魯人儒行既成聊伯乃建

兢兢守道奕奕巍弁唐封聊伯詔從祀宋封沐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肅肅魯堂先先闕里伯氏達者兄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先賢冉子 東廡十一位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志稱姿性淵妙敏於問答唐封東平伯詔從祀宋封諸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李維贊曰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磨道義時邁乎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軌。

先賢漆彫子 東廡十二位

漆彫子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武城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濮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臺臺其間翩翩其英握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

先賢漆彫子 東廡十三位

漆彫子名徒父字子有家語字子文魯人嘗仕於魯有治



儒藏

術。唐開元追封須句伯。詔從祀。宋加封高苑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陳堯叟贊曰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像。鏤美金石。

先賢商子

東廡十四位

商子名澤。字子秀。史作子季。魯人。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同涉六籍。唐開元追封睢陽伯。詔從祀。宋真宗加封鄒子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刁衍贊曰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④關里垂名。同於達者。昔寵睢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薦臻純嘏。

先賢任子

東廡十五位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淑聞雅馳。才華清遠。兢辰力行。愛日黽勉。唐開元追封任城伯。宋加封當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國朝因之。

宋陳充贊曰

荆衡毓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通長坂。爵加素風。虔尊祀典。列仕儒宮。

先賢公良子

東廡十六位

公良子名孺。字子幼。陳人。賢而且勇。孔子周行。嘗以家車五乘從。他日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阻之。公良子曰。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今又遇難於此。命也。與其夫子遇難。仍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與之盟。而出之東門。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此要盟也。要盟非義。何負之有。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故公良子在聖門。隨從之功。蓋亞於仲氏云。唐封東牟伯。宋封牟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國朝因之。

宋張智贊曰

子幼真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敘。

先賢奚容子

東廡十七位

奚容子名蒧。字子偕。史記作子偕。魯人。奚仲之後也。唐開元追封下邳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濟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楊紳贊曰

雍容子哲。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效力彌。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先賢顏子

東廡十八位

顏子名祖字子襄魯人唐開元追封臨邑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加封富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明莊泉贊曰

聖門斌斌顏氏稱最。猗歟子襄儒雅是萃。服道既勤懷寶茲貴。侯封富陽芳軌如對。

先賢句子

東廡十九位

句子名井疆字子野衛人家語字子強山東志字子孟唐開元追封淇陽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滏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戚綸贊曰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單慶儒術攸先。徽侯疏爵關里之賢。

先賢秦子

東廡二十位

秦子名商字子丕魯人其父堇與孔子父叔梁大夫俱以力聞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唐開元追封上洛伯宋封高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國朝因之。

宋晁迥贊曰

惟聖享天陟於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兮清揚。式賁先烈錫諸文章。

先賢公祖子

東廡二十一位

公祖子名句茲字子之魯人得聖而師與賢俱進彬彬雅道翼翼令儀唐開元追封期思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卽墨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冠華贊曰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關里戔戔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先賢縣子

東廡二十二位

縣子名成字子祺魯人夙侍聖教擅譽魯邦偉矣風猷時哉用舍唐開元追封鉅野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武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石中立贊曰

果能之士孔徒實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憲稟天爵師聖成賢。追崇之典昨以侯藩。

先賢燕子

東廡二十三位

燕子名伋字子思山東兗州府人石室圖作秦地漁陽人能習聖道以賢達稱唐開元追封漁陽伯詔從祀宋加封汧源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陳知微贊曰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聖道不棄。鍾靈成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

先賢顏子 東廡二十四位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親承聖教而步趨皆依規矩東武有賢名唐開元追封東武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宛句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楊紳贊曰

洙泗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先賢樂子 東廡二十五位

樂子名欸字子聲魯人信道能篤見善克明引領高節載微思成唐開元追封昌平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建成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明呂維祺贊曰

翩翩樂子東山之英春風泗水劍佩隨行服膺師訓天開日晶千秋俎豆輝映庠贊

先賢邾子 東廡二十六位

邾子名異家語作選原姓邾避漢高諱改邾爲國又誤邾字子欽魯人牆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唐開元追封平陸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高唐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姜嶼贊曰

展矣子欽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通六藝斯謂達者顯於前世追封列侯流芳永祀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七位

公西子名與如字子上魯人親承聖教敬業樂羣居仁由義崇禮修文唐開元追封重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臨胸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范睢贊曰

鍾生魯邦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敷文德薦享侯封永光廟食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八位

公西子名藏字子上魯人係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聽師明友諒唐開元追封祝阿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徐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祝羸惟肖藏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封於徐用均天慶

先賢陳子 東廡二十九位

陳子名亢字子禽陳人性魯鈍少智慧兄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妾殉葬謀定而子禽至因以告曰夫子死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禽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



彼泉下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其敏折又如此。唐開元封穎伯詔從祀。宋加封南頓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實。德以位序。運屬封爵。爵崇介土。

先賢琴子 東廡三十位

琴子名牢。字子開。亦字子張。衛人。初與宗魯爲友。宗魯事衛公子孟縶。齊豹作亂殺公子。宗魯死之。琴張欲往弔。孔子曰。宗魯者。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蓋非義。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後與子桑戶。孟子反游。莫逆於心。相與爲友。及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琴張子反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曰。汝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子貢以臨尸而歌爲非禮。反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烏知死生先後哉。在聖門牆。稱爲狂者。唐封南陵伯。詔從祀。宋封陽平侯。明改先賢。國朝因之。

宋趙昌言贊曰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非義罷弔。遵聖知禮。銘嶽益封。用旌君子。

先賢步叔子 東廡三十一位

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學於孔子。親炙几席。唯喆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唐開元追封淳于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加封博昌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先儒左子 東廡三十二位

左子名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親受麟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皆發明聖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異。隨意而發。其例之所重。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淵。皆史之極也。孔子春秋托始於平。丘明身爲國史。又采錄平王以前。上自周穆。下訖魯悼。智伯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後孔子沒。丘明因盲失明。遂以春秋傳授魯申公。申公遞傳。後人授受不絕。至漢哀帝。劉歆言左氏春秋得其正傳。可立專門講肄。哀帝納之。左氏始得立於學宮。唐貞觀詔從祀孔廟。宋封瑕丘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

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先儒穀梁子

東廡三十三位

穀梁子名赤，字元始，魯人。昔孔子以春秋口授子夏，子夏以授穀梁赤，赤遂作春秋傳。羽翼麟經，微詞奧義，於聖道多所裨益。因授孫卿，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至漢武帝時，董仲舒宗公羊春秋傳，而穀梁之傳寢微。及漢宣帝卽位，丞相韋賢言穀梁本魯史正傳，公羊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唐貞觀詔從祀孔子，宋真宗封襲丘伯，徽宗以犯聖諱，改封睢陽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仲尼修經，威麟絕筆，亦也發揮奧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先儒高堂子

東廡三十四位

高堂子名生，字伯漢，魯人，齊公族也。系出齊卿高敬仲之後，以其食采於高堂，因氏焉。西漢初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爲最。生初不願仕，力舉爲博士，遂傳儀禮及博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惟高堂生能言之。生因以經授之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郊人后蒼。孝宣之世，后蒼最明

習禮儀，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宮。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至戴德、戴聖而禮大明矣。唐貞觀詔從祀孔子，宋封萊蕪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裕。

先儒毛子

東廡三十五位

毛子名萇，字長公，又字黔，漢時人，居趙地。大毛公享之子，人號爲小毛公。嘗爲河間獻王博士，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詩傳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魯齊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漢平地時，立于學官。馬融、賈逵、鄭成皆宗之。唐貞觀詔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樂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誰其嗣之。毛公興詩，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禎期。



儒藏

先儒后子 東廡三十六位

后子名蒼，字近君，漢時人，居東海郟地。少從同郡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戴聖，二戴又各集爲禮篇，刪其繁重，簡其精拔，號曰二戴禮，並立於學宮。而求其精粹深厚，雅馴近古者，必以曲臺記爲最宜。其典制詳明，質核不謬，可立於萬世也。漢宣帝時，蒼爲博士、官至少府，一時明經術者如蕭望之、梁丘賀，皆衍其傳。自唐貞觀以後，議祀典者多舉先儒，未及后氏。至明嘉靖九年，考古求禮，始以蒼爲禮之宗，詔從祀孔廟，序於漢儒董子之次，稱曰先儒后子。國朝因之。

明呂一經贊曰

曲臺唱禮，傳自后公。二戴樹幟，立之學宮。篇四十九，人推馬融。疇不宗下，少府之功。

先儒王子 東廡三十七位

王子名通，字仲淹，河津人。隨文帝仁壽三年，以布衣謁見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乃歸龍門，教授於河汾之間，潛心著書，蒐討六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如河東薛收、趙郡李靖、鉅鹿魏徵、太山姚義，皆北面師事之。受以王佐之道。越公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

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嘗語門弟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門人賈瓊問以息諍，曰：「無辨，問以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議之四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四去媒，謗佞遠矣。」門人共議謚曰文中子。明嘉靖九年，釐定祀典，詔從祀孔廟，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元善贊曰

綺靡之後，誰復知儒？普天不醒，獨立大呼。手續六經，世孰傳諸？自公而韓、脈、通、程、朱。

先儒胡子 東廡三十八位

胡子名瑗，字翼之，宋仁宗時人，居泰州海陵。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進退不苟。往泰山，與石守道、孫明復同讀書十年。景祐初，范仲淹力薦於朝，更定雅樂，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輒慨爲諸生言之。學徒數千，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又置經義制事二齋，因材施教。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也。是時宋運鼎盛，瑗獨能倡明道學，一新故習，故自河汾以後，端師範，造人材，必以瑗爲首。學者稱安定先生。其

門人最知名者則徐積、劉彝，表表稱賢達焉。程頤嘗言：「凡從安定先生學，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而可知也。」明嘉靖詔從祀孔廟，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張可紳贊曰

鄒魯既徂，孰司黨庠。經義制事，煥然成章。主敬存誠，禮經樂緯。師道真傳，人倫極軌。

先儒范子 東廡三十九位

范子名仲淹，字希文，宋時人。居江南吳縣。性至孝，樂善好施。初判河中，郡士子執經問難者無虛日。仁宗慶曆年間，與韓、富諸公內輔朝政，遇事敢言，欲成其先憂後樂之志。蓋自做秀才時，公即以天下為己任也。是時西夏侵宋邊鄙，常為國憂。公至，整飭軍政，料敵如神。西賊戒其軍士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可欺也。」其為敵人畏服又如此。厥後歸里，廣置義田以贍宗族，閭巷士民愛戴如父。書像以祀之。卒，謚文正。

國朝於康熙五十五年

詔從祀孔廟，稱先儒。

蔚州後學張僕附贊曰

龍圖老子，羌人愛稱。胸藏兵甲，西夏胆驚。功高韓富，教偏河汾。從祀孔廟，俎豆斯芬。

先儒程子 東廡四十位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珦之子，頤之兄。生而神爽，十歲能詩。受學於周茂叔，辨異端，闢邪說，崇孔孟正道。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及第。英宗四年，為澤州晉城令，專尚德化，民愛之如父母。神宗朝，為御史，勸帝正心窒慾，求言育才，務以誠意感動人主。一日被召赴中書議事，王安石議行新法，言者厲色以待。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也，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先儒謂先生一坐一立，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賢愚善惡，咸德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惜其道未行，乃著定性書、語錄、五經四書傳註、性理大全。學者稱明道先生。宋寧宗賜謚曰純，理宗封河南伯，從祀孔廟。明嘉靖改稱先儒，歷今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朱子贊曰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先儒司馬子 東廡四十一位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宋時人。居山西夏縣。仁宗朝舉進士第，授知諫院。英宗二年，詔議濮王典禮，舉朝莫敢發，公獨奮筆先發，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最得典禮之。」



正。神宗時以光爲御史中丞。光請編資治通鑑，乃編修上自周威烈王，下終五代，合三百五十四卷上之。後因新法切諫不聽，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直宰相。哲宗元祐，以光爲尚書僕射，革去新法，如救焚拯溺，時謂有旋乾轉坤之手。然欲身殉社稷，年六十八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莫非朝廷大事也。死之日，四方畫像以祀，詔封溫國公，謚文正。其平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未嘗妄語。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耳。其門人劉安世最著。子康、孫植，皆爲名臣。宋度宗詔從祀孔廟，明嘉靖稱先儒，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先儒程子

東廡四十二位

程子名頤，字正叔。年十四五，言動舉止便學聖人。宋仁宗時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元豐間，司馬光疏其行義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遂召爲崇政殿說書。時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厲，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惡其不近人情，目爲洛黨，遂罷講職。至紹聖年

間，章惇、蔡卞誅斥正類，詔削籍編管涪州。先生赴涪渡江，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人。問之曰：心存誠敬耳。生平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學庸語孟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所著書有易春秋傳，當世學者多出其門。如呂大臨、游酢、尹焞、楊時、成德尤著。號曰伊川先生。宋封伊陽伯，詔從祀孔廟。明嘉靖改稱先儒，今嫡孫世襲五經博士。

朱子贊曰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先儒胡子

東廡四十三位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宋時崇安人。少以朱震爲友，後又得之謝上蔡。宋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欽宗北狩，高宗紹興二年，以給事中召入對，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帝稱善。復進言春秋經世大典，天下事物具備，乃傳心之要典。先聖筆削以正綱常。自王安石廢之，人主不聞其講，學士不傳其書，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爲春秋傳以成其志。紹興八年上之。帝嘉其說，謂深得聖人之旨。生平強學力行，欲達其道以濟時艱，而見中原淪沒，痛切於身，雖以罪去，而愛君憂民之志遠而彌篤。朱子論之曰：公傳



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傳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矣謝上蔡稱其爲人如嚴冬大雪百草萎落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詔從祀成化封建寧伯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柟贊曰

仲尼憂世志在春秋發明奧義實維康侯致嚴褒貶功繼前修於皇錫命千古垂休

先儒李子

東廡四十四位

李子名侗字愿中宋時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居山田謝絕世故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何如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是矣由是操存涵養精明純一觸處洞然發必中節其接後學答問隨人淺深誘之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迪語及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遂命朱子就學於侗門以師事之所著有延年問答及語錄行於世學者稱延平先生宋理宗謚文靖明萬曆詔從祀孔廟稱先儒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精義造約窮深知微東解冰釋發於天機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先儒張子

東廡四十五位

張子名栻字敬夫四川綿竹人唐相九齡弟九臯之後也父浚宋高宗朝位兼將相中興之功居首生二子長曰栻次曰杓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自幼與朱子爲友長從胡五峰先生問河南程氏之學五峰一見稱之曰聖門有人矣益自奮勵著希顏錄以自警紹興中賊檜執和議沮公父被竄因置公閑散至孝宗朝召栻赴行在督軍治旅與父內贊畫謀區畫盡當屢應召對皆引君當道以志於仁生平天性忠孝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子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故題其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於析秋毫拳拳乎致主之功汲汲乎幹父之勞伋伋乎任道之重卓卓乎立心之高學者稱南軒先生宋詔從祀孔廟封華陽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羅倫贊曰

穎悟夙成進修不息大本卓然克躋道域傳註發揮四書羽翼義利之言後人矜式

先儒蔡子 東廡四十六位

蔡子名沉、字仲默、福建建寧人、西山先生第二子也。學悟夙成、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朱子遊。朱子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尚書未及傳、欲於及門求可付者、遂以屬沉。至於洪範之數、久失其傳、父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年甫三十、卽屏棄舉業、潛心反覆、恐負父師之托。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法治道。至洛誥、秦誓諸篇、集註詳明、皆先儒所未及。其於範數則窮神知化、變通象數、遂定洪範皇極內篇、克成父師之志。初從父謫道州、恬淡自適、安乎義命。父沒後、徒步護喪以歸、隱居九峰。名卿薦用、皆不屑就。世稱九峰先生。明太祖頒所著書、與朱子集註永定爲法。正統詔從祀孔廟、謚文正。成化封崇安伯、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原贊曰

帝王之書、治法斯存。猗歟仲默、傳釋微言。精一執中、萬世攸遵。聿從明祀、式表推恩。

先儒許子 東廡四十七位

許子名衡、字仲平、元時河南懷慶府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過目輒不忘。稍長、刻意墳典、一言一行必質之書。及遭

宋末元起、遂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子著書、默契於中。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元世祖至元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時所選蒙古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幼儀必謹。每說書、愜欵周折、必使通曉。久之、諸生皆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其後告老歸家、勤於自治、閨門之內整肅若朝廷然。凡喪祭行禮、一尊古制、不用佛老、鄉人化之。卒年七十三。卒之日、大雷電、懷慶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計祭奠、有自數千里來者。所著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學者稱魯齋先生。元封魏國公、謚文正。詔從祀孔廟。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本贊曰

氣和志剛、內員外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發揮聖經、微旨用彰。名登從祀、斯文有光。

先儒陳子 東廡四十八位

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明時廣東新會縣人。正統舉廣東鄉試、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遊、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游太學、邢祭酒欲求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句、先生卽援筆立就、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殷元羅倫、檢討莊泉、皆樂與之遊。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

寓居江浦、日與提學婁克讓檢討莊景分榻一室、研究性命宗旨、如是者垂十年。其後別歸廣南、督府藩臬交薦、皆以疾辭、杜門不出、求以入道。然日尋書冊、泛泛卒未有得。於是由博反約、靜坐沉思、恍然見此心之體呈露於外、常若有物、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各有頭緒、乃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友人林俊稱其學問得力在靜中坐養、故其德器完粹、脫落清瀟、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數書已啓聖賢之扇鑰。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詔從祀、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湛若水贊曰

覺世大儒、道開嶺粵。穎悟夙成、端倪自得。堯夫法門、象山學脉。魚躍鸞飛、光風霽月。

先儒王子 東廬四十九位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縣人。明弘治舉浙江鄉試、以禮經中會試第二、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誦經史。尋移病歸越、即陽明洞闢書屋、究仙經秘奧、所養益純。甲子、聘考山東鄉試、得人最盛。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乞誅瑾。瑾縛杖闕下幾斃。謫貴州、將於臨道殺之、公以計得脫。五年、逆瑾伏誅。陞南京刑部主事。七年、陞太僕少卿。

正事少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隨方而答、必暢本原。十一年、巡撫廣東湖南等處。時宸濠潛蓄逆志、劇盜劫掠、伯安用兵神秘、破賊巢穴、境內大治。及宸濠謀反、伯安百計討平。奸佞在朝、忌功不賞。逮嘉靖年間、詔錄其功、封新建伯。又平岑猛之亂、刻石立功、嶺南悉平。因以病致仕。先生平居體驗聖學、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嘗語門人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所著有文獻錄、傳習錄、行於世。人稱陽明先生。萬曆詔從祀、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兆祥贊曰

夔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濠戊、學幟虔吉。傳習有訓、斯文敷率。

康熙壬寅五月、

蔚州後學張侯纂集著。



儒藏

校記

①被：當作「彼」。

②種：當作「鍾」。

③臾：當作「叟」，見《宋史·陳堯叟傳》。

④關：當作「闕」，見《山左金石志》卷一五。

⑤智：當作「知白」，見右引書。

⑥迴：當作「迴」，見右引書。

⑦蜜：當作「密」。



儒藏

文廟賢儒功德錄

中卷

文廟祀典敘

一邑之大典在祀所以協幽明和上下也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如先聖孔子定綱常立名教修詩書以道淑天下後世其法施於人者遠矣故凡有功於道學之儒皆宜與從祀之列濂溪周子有云孔子作春秋誅亂臣賊子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況闕宮告虔上承

君命普天奉行名義凜然又非郡祀之可比自祭義不明而世之職司教化者虛應故事禮制廢而不修祭器荒而不問敬師之典無存尊君之義安在然猶曰不久習也一邑之文人學士亦嘗從事駿奔之末亦嘗周旋於俎豆之末至叩其祭具之何以森列品般之何以燦陳命之何名取之何義茫然莫識其由來無怪其隕越貽譏也侯忝列官牆惴惴焉隕越是懼因於康熙五十一年鳩工製器彷彿古圖辨名定數凡陳設之位次邊豆之等級彙集成編至今吾蔚一隅依是而行夫行之不過一隅邊徼之地爾今乃付之剗剗公之天下質諸縉紳先生同學共事之君子釐而正之增復古制以光俎豆而輝煌廊廟焉故爲敘

康熙壬寅五月

雲中蔚州後學張侯謹誌

物目

帛 酒 太羹 和羹 黍 稷 稻 梁
形鹽 棗 栗 榛仁 鹿脯 麥米 芡實 稿魚
菁菹 芹菹 兔醢 魚醢 韭菹 筍菹 醢醢 鹿醢
白餅 黑餅 脾析 豚胎 糗餌 粉餐 飽食 糝食

釋文

太羹 太牢之味和羹 牛羊雞魚之類雜黍謂黃梁謂梁鹿脯
肉切而乾稿魚 乾魚也北地菁菹 菁蔓菁也白菹 芹菜
之曰脯醢 醢以享魚爲之菁菹 和醢漬菜曰菹芹菜
兔醢 肉醬也凡作醢者必先脯乾其肉白餅 以白麵爲之加
黑餅 餅之難以鹽梅漬以美酒乃成也白餅 以白麵爲之加
黑餅 爲之脾析 切析其脾豚胎 胎者脊也即猪糗餌 糗者熬
磨之使碎屑也餅者粉餅屑粉餐 餐者粉稻黍米飽食 飽音池
以飴合粉爲食即糝食 糝者取牛羊豕之肉小切之米二肉
今楊麵果之類也

祭器目

簠盛帛、爵盛酒、登盛太羹、鉶和羹、簠盛黍稷、簠盛稻粱。

邊盛形鹽、棗果、榛鹿脯、菱米、芡實、藕魚。

豆盛鹿醢、菁菹、芹菹、兔醢、魚醢、韭菹、荀菹、醢醢。

木磔象豆者四、盛白餅、黑餅、煨餅、粉食、糝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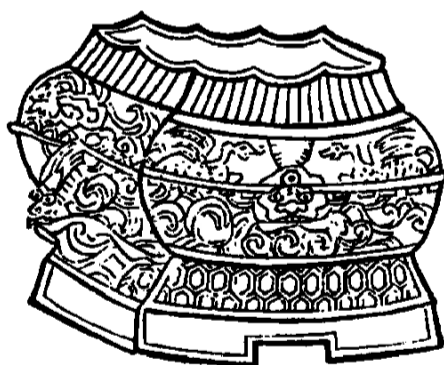
鼎爐、鐘鼓、酒尊、福爵、牲盤、胙盤。

燭臺、祝版、高照燈、庭燎、樂器、盟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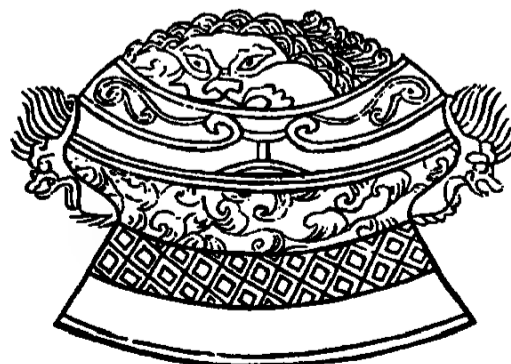
茅沙池、毛血盤、滌牲桶、齋戒牌。

列簠、爵、登、鉶、簠、簠、邊、豆圖式於後。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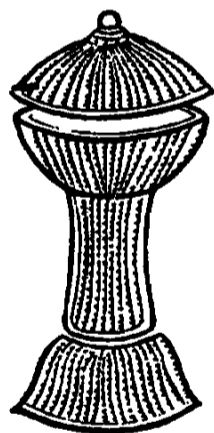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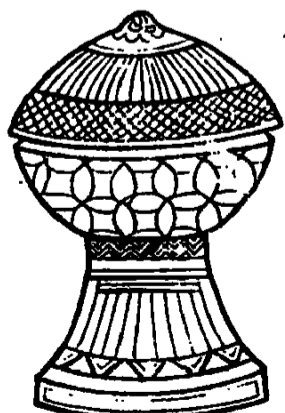


古制皆範金爲之。簠方而簠員。簠盛黍稷。簠盛稻粱。簠皆刻木爲之。髹以漆。

簠
之。竹器。蔚無竹。漆木爲。



豆
木器。



缺页

四配位共用祭器祭物

簠四 盛帛用一尺八寸

爵十二 盛酒

銅八 盛和羹

簋八 盛黍稷

簋八 盛稻粱

簋三十二

形鹽四 榛仁四 稿魚四 菱米四
棗四 芡實四 栗四 鹿脯四

豆三十二

韭菹四 芹菹四 醢醢四 兔醢四
菁菹四 荀四 鹿醢四 魚醢四

磔一十六

白餅四 黑餅四 充蓬器物
脾析四 豚胎四 充豆器物

四配祭品俱照聖位但遵豆各減二品又減太羹。

列圖於後

白餅 黑餅

榛仁 菱米 芡 鹿脯

爵 形鹽 稿魚 棗 栗仁

和羹 黍 稻 燭

羊

配位 簠 爵

香

和羹 稷 粱 豕 燭

爵 韭菹 醢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荀菹 魚醢 每位設此一壇

脾析 豚胎 四配共設四壇

十一哲位共用祭器祭物

簠十一 盛帛一尺八寸

爵十一

銅十一 盛和羹

簋二十二 盛黍稷

簋四十四

形鹽十一 棗十一 栗仁十一 鹿脯十一

豆四十四

菁菹十一 鹿醢十一 芹菹十一 兔醢十一

東西兩哲在昔十位今因朱子升哲又增一位每位一壇東六壇西五壇較配位每壇爵減二銅減二二簋不設遵豆各四。

列圖於後

栗仁 鹿脯 燭

形鹽 棗 獻爵

黍 獻燭

哲位 帛 爵 和羹 獻爵香

稷 獻燭

菁菹 鹿醢 獻爵

芹菹 兔醢 燭

每位設此一壇 十一位十一壇



儒藏

文廟賢儒功德錄

中卷

東西廡共用祭器祭物

簋二十四 盛帛一尺八寸

爵九十七

簋四十八 盛黍二十四
稷二十四

邊九十六 形鹽二十四 棗二十四 栗仁二十四
鹿脯二十四

豆九十六 菁菹二十四 鹿鹽二十四 芹菹二十四
兔醢二十四

豚二 羊二

東西兩廡賢儒九十七位四位一壇東十二壇西十二壇每四位享堂上一哲之祭又減和羹獨爵不減。

列圖於後

羊豕兩廡居一副餘皆胙盤

神位爵 栗仁 鹿脯 胙 燭

神位爵 形鹽 棗 胙 燭

兩廡 黍 稷 燭 帛香

神位爵 菁菹 鹿醢 胙 燭

神位爵 芹菹 兔醢 胙 燭

獻官拜位每廡三壇

啓聖公獨位用祭器祭物 俱照 先師

簋一 盛帛一尺八寸 爵三 盛酒

登一 盛太羹 釃二 盛和羹

簋二 盛黍稷 簋二 盛稻粱

籩八 形鹽 榛仁 稿魚 菱米 棗 芡實 栗
鹿脯

豆八 韭菹 芹菹 醢醢 兔醢 菁菹 苽菹 鹿醢
魚醢

碟八 白餅 黑餅 糗餌 粉餐 脾析 豚胎 飽食
糝食

豚一 羊一

列圖於後

白餅 黑餅 糗餌 粉餐

榛仁 菱米 芡實 鹿脯

形鹽 稿魚 棗 栗仁 豚

爵 釃 羹 燭

啓聖位 簋爵 登太羹 燭 香

簋稷 簋粱 燭

釃羹 韭菹 醢醢 菁菹 鹿醢 羊

芹菹 兔醢 苽菹 魚醢

脾析 豚胎 飽食 糝食

啓聖殿四配四從祀共用祭器祭物

簋八

爵八

簋十六

黍八 稷八

簋十六

稻八 粱八

簋三十二

形鹽八

棗八

栗仁八

鹿脯八

豆三十二

菁菹八

鹿醢八

芹菹八

兔醢八

四配四從祀照後圖每位設一壇八位共設八壇。

列圖於後

栗仁 鹿脯

黍 稻 燭

形鹽 棗 燭

菁菹 鹿醢 香

稷 粱 燭

芹菹 兔醢

祭器總數

簋四十九 大殷一十六 兩廡二十四 啓聖殿九

爵一百三十四 大殷二十六 兩廡九十七 啓聖殿二十一

登二 先師一 啓聖一

銅二十三 大殷二十一 啓聖二

簋九十八 大殷三十二 兩廡四十八 啓聖殿一十八

簋二十八 大聖殿一十 啓聖一十八

簋二百二十 大殷八十四 兩廡九十六 啓聖殿四十

豆二百二十 大殷八十四 兩廡九十六 啓聖殿四十

磬三十二 大殷二十四 啓聖八
磬亦簋豆之數非祭器別有磬。

祭物總數

帛四十九 副獨聖位一丈八尺太羹二和羹二十三 聖位

位八哲位十 黍四十九 聖位一 配位四哲位十 稷同 稻十四

聖位一 配位九 梁十四 同形鹽四十九 聖位一 配位四哲位十

四啓聖殿九 棗四十九 鹿脯四十九 俱照形 棗六 聖位一

啓聖 菱六 芡六 稿魚六 俱照榛 菁菹四十九 聖位一 配位四

二十四 啓聖 芹四十九 鹿醢四十九 兔醢四十九 俱照菁

聖殿九 韭菹六 聖位一 配位 醢醢六 荀菹六 魚醢六 俱照韭

餅六 聖位一 配位 黑餅六 同白餅 糗餌二 粉養二 聖位一 啓聖

邊 脾析六 聖位一 配位 豚胎六 同脾 飽食二 糝食二 聖位一 啓

充四
豆。

以上器物數目開列分明、禮儀頒胙俱依儀注。有品物非其土產者、如鹿脯、鹿醢、俱以牛羊代。菁菹、芹菹未有、以山藥、白菜代。器有不備、以磁器代。爵地僻處邊壤、器物雖製、每多不齊、兼以文廟供案狹小、不能照式辨祭。如配享陳設器物、禮宜四壇、今僅備二壇。兩哲十一壇、今僅備六壇、東三、西三。兩廡四位一壇、今並六位為一壇、東八、西八。俱錄其圖於後、或有地瘠人貧、如爵不能遵復禮制者、暫依爵而行之可也。

復聖顏子

帛酒

酒 白餅

黑餅

榛仁

菱米

芡實

鹿脯

形鹽

稿魚

棗

栗仁

燭

酒

和羹

黍稻

羊

香

酒

和羹

稷梁

豕

香

述聖子思子

帛酒

酒

脾析

豚胎

蕪州東配陳設式。二位

壇帛酒不減。西配倣此。

韭菹

醯醢

菁菹

鹿醢

燭

芹菹

兔醢

筍菹

魚醢

先賢閔子

筐

爵

和羹

黍

栗仁

鹿脯

先賢冉子

筐

爵

和羹

黍

栗仁

鹿脯

先賢端木子

筐

爵

和羹

黍

栗仁

鹿脯

先賢冉子

筐

爵

和羹

黍

栗仁

鹿脯

先賢卜子

筐

爵

和羹

黍

栗仁

鹿脯

先儒朱子

筐

爵

和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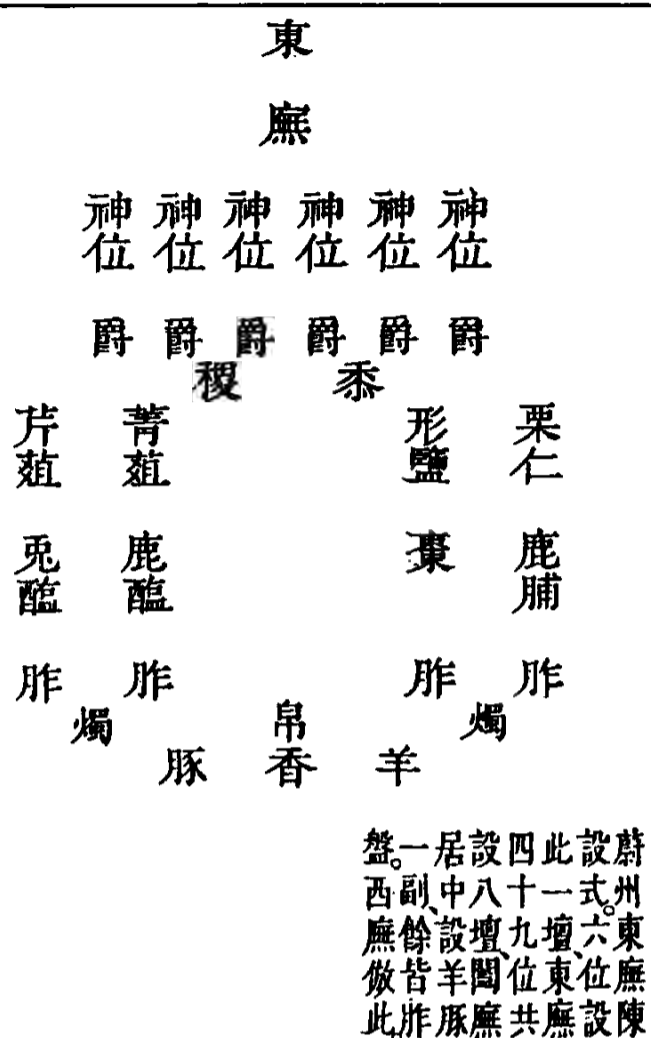
黍

栗仁

鹿脯

蕪州東哲陳設式。六位三壇。爵不減。西哲五位倣此。





啓聖獨位陳設蔚州亦照先聖不敢少減但四配四從祀照前圖每二位設一壇八位共設四壇

釋奠取義總論

先聖之祭別於郡祀名曰釋奠釋者散也奠者安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以酌奠也釋奠日必用上丁者何丁以象火火象文也先庚三日後甲三日值柔日而取陰火也丁祭前一日主祀者先詣省牲所設祭拜奠取義謂何此即古灌地降神求神於幽之義蓋既灌然後省牲所以迎神告廟而使聖賢諸儒早聞知也至於廟制神位之次序禮器俎豆之燦陳上下左右各有定式不得紊亂儀嘗徵諸載記一一繪圖庶幾乎名數等級瞭若

指掌易爲遵依焉。即如先師之別於配享者籩實則多二糗餌也粉養也豆實則多二飴食也糝食也太羹之登別衆祀而獨增其一義何取乎蓋以邊豆十二與太羹之味皆王者祀天享地之禮非德配天地者不克以當豈弟子諸賢可得而同耶若顏曾思孟親得聖人之傳以教萬世則非從祀諸賢所敢望故籩豆則加十稻粱則同聖次而十哲和羹則減一矣籩豆則用四矣二簋不及獻也至於兩廡賢儒四位一壇則是四位享一哲之祭而又減和羹其故何哉蓋以十哲係賢人之特達列於堂上更非堂下賢儒所敢望也且未祭先師先祭啓聖啓聖一位之祭必同先聖而不一其意謂何木本水源推聖人之意而行之爾斟酌以定制損益以就中而祭品之豐歉皆因乎聖賢大小之分古人議禮可謂詳且盡矣儀本塞外野人欲搜古制以修殘缺而規畫未能盡善不過因羊復禮徒存什一於千百焉如配享之四壇也僅備其二兩哲之十一壇也僅備其六兩廡之四位一壇也今並六位而設一蓋以祭器不備兼之供案狹隘固無以增增鬯之光而妥侑神人矣願繪其圖而質之大地名邦畱心祀典者採芻蕘而用之

諸州釋奠儀注 縣令倣此

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州牧率教職及諸生致祭先出齋戒牌致齋三日前一日演樂省牲查驗諸物務令豐潔諸生宿於齋



房名廚役烹牲辦祭。夜半掌饌者實祭器。職司陳設者各專一處。陳設齊備。學正先祭。啓聖行三獻禮。祝文曰。惟公德厚。流光誕生至聖。爲萬世帝王師。功德顯著。仰邇原本。欽奉無窮。牲帛粢醴。特用祭告。以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配。尚饗。禮儀一同大殿。惟不飲福受胙。兩從祀一時分獻祭畢。候州牧至。祭先聖。贊唱者先拜四拜。拜畢。先唱瘞毛血。執事者各司其事。然後唱禮四拜畢。行初獻禮。導引者引州牧至。先師神位前。獻帛獻爵。俯伏興。唱禮者唱讀祝文。皆跪。贊引者引州牧詣讀祝位。祝文曰。惟師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儀型百王。師表萬世。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尚饗。讀畢。唱禮。唱行分獻禮。贊引引州牧至四配位。獻帛獻爵。學正分獻東哲。訓導分獻西哲。然後復位。行亞獻禮。教職分獻兩廡。再行終獻禮。行畢。唱禮者唱飲福受胙。贊引者引州牧詣飲福位。飲福畢。復位。又四拜。然後詣望瘞所。焚祝文。煉帛。復位。揖。禮畢。嗟乎。儀註如此。誰曰不習。至於齋以滌志。幣以達誠。聖賢之克敬克饗。實視乎人心如在之敬焉。黍稷非馨。惟神之聽。薦修神明。庶幾昭格爾。

鄉賢名宦詞^①

同日祭按位設壇。每四位一壇。每壇祭物。籩四。豆四。籩一。豆一。簋四。形鹽。榛仁。棗。栗。豆四。韭菹。笋菹。鹿醢。魚醢。簋二。黍。稷。帛一。爵四。每一詞設。羊一。豕一。

主祭者教職代獻。或教職不得。諸生居齋長者代獻。

祝鄉賢文曰。於惟羣公。孕秀茲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茲值仲春秋謹以牲帛粢醴。用伸常祀。尚饗。

祝名宦文曰。卓哉諸公。懋脩厥職。澤被生靈。功垂社稷。茲值仲春秋謹以牲帛粢醴。用伸常祀。尚饗。

鄉賢論

鄉先生歿而祀於社。古禮也。按祀典所載。忠勤報國。孝友宜家。生有補於君民。死無愧於俎豆。宜入鄉祀。蓋其典型在望。實有可以重於桑梓。孚乎人心者。以其德非以其位也。今之人襲高爵者曰鄉賢。博浮名者曰鄉賢。鄉賢如此。尚足以明朝廷彰善之典。而昭古道之在人乎。謹著此論。以爲有其美而安享之者勸。無其美而妄祀之者戒也。

名宦論

古之稱循良吏者。名父也。杜母也。流風遺澤。百世而下猶可想見焉。今亦古也。今之人猶有未忘之古道。故凡州牧縣令。

有惠政及民者、民必尸而祝之、甘棠遺愛、豈敢泯沒、列祀俎豆、勃勃如生、固以慰士民尸祝之望、亦以昭往鑒而勸來茲也。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

壇在城外東南隅、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州牧率僚屬致祭。先齋戒三日、臨期設三神位牌於壇土、以矮桌盛頓祭物。風雲雷雨居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陳設圖列後。

帛爵 稻米飯 栗 鰯魚 猪一

帛爵 黃米飯 鹽 棗 燭

風雲雷雨神位 和羹 韭菹 猪肉 羊一

帛爵 糜米飯 韭菹 猪肉 燭

帛爵 粱米飯 菁菹 羊肉 雞一

左壇山川神位 帛二、爵二其餘照中壇設。

右壇城隍神位 帛一、爵一其餘亦照中壇。

以上三壇 帛七幅俱用白色。爵七 和羹三 黃米飯三

糜米飯三 稻米飯三 粱米飯三 鹽三 棗三 栗三

鰯魚三 韭菹三 菁菹三 猪肉三 羊肉三代鹿醢。燭六

豚三 羊三 雞三

行三獻禮、執事者先以毛血瘞於坎地、通贊不唱瘞毛血。初獻先詣風雲雷雨神位前、次詣山川神位前、次詣城隍神位前、次詣讀祝所。亞獻終獻畢、飲福受胙。其胙於風雲雷雨神位前取羊一脚、徹饌、送神、通贊唱詣燎所望燎。



祝文

維

康熙△△△年歲次△△△八月△△朔越△日△△山西△

△府△州知州△△儒學學正△△訓導△△吏目△△等

敢昭告于

風雲雷雨之神

境內山川之神

本州城隍之神曰惟

神廣用神功生育萬物莫我民居足我民食△等欽奉

上命忝職茲土今當仲春謹陳牲醴庶品用伸常祀尚享

社稷壇

壇在城外西北隅北向每歲二八月與風雲雷雨壇同日祭

西設州社之神東設州稷之神陳設圖列後

稻米飯

爵

栗

稿魚

猪一

黃米飯

鹽

棗

燭

州社之神 帛 爵 和羹

糜米飯

韭菹

猪鮮

羊一

梁米飯

菁菹

羊肉

雞一

州稷壇亦照此設

以上兩壇 帛二俱黑色各長一丈八尺 爵六 和羹二 黃米飯

二 糜米飯二 稻米飯二 梁米飯二 鹽二 棗二

栗二 稿魚二 韭菹二 菁菹二 猪肉二 羊肉二 鹿

燭四 豚二 羊二 雞二

行三獻禮先獻社壇次稷壇未祭迎神祭畢飲福受胙望遠俱

如文廟禮不唱送神

祝文

維 牛支獻官仝南壇

敢昭告于

州社之神

州稷之神曰惟

神品物資生忝民乃粒養育之功司土是賴惟茲仲春禮宜報

祀謹以牲帛醴齊柔盛庶品式陳明薦尚享

壇祀取義論

爰考周禮職長邦國之神能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載

諸祀典品式昭然春秋修舉一州一縣勢不能外風噓雨

潤而粒我忝民況壇祭大典上承

君命山川社稷城隍實式憑之官者民之主也神者民之依也

歲和年豐四民樂業思以報答神祇而總責於官官人士

者、一方之民命托之、一方之神祇鑒之。乃於春秋兩祀、委之僚屬、不顧祭品之豐嗇潔穢、而虛應故事、期以事神、神乃吐之、必爲民瘼矣。然事神之道、又非臨時急遽而可以克妥克侑也。平日臨馭百姓、心裏能潔、政治能和、時而事神、則神享而默佑之、一方百姓豈有不獲福者乎。

八蜡廟

廟在城外東南隅。按禮郊特牲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又蜡祭主先嗇、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防也、水庸也。祭必歲終、或以寅以臘。今州縣亦與風雲雷雨壇全日祭、照前祭品設一壇。

祝文

圩坊八蜡神位前曰、惟神靈應無方、功德浩大、佑我生民、護我稼穡。百凡品彙、惟神是賴。茲值△△、謹以牲帛粢醴、用伸常祀、尚享。

厲壇

厲者、鬼無所歸也。正命而死及不絕祀者、魂有所依、則享祀於後、無所歸則無以享祀。如人之餬口四方而乞食於國也。先王設厲壇之祀、體恤鬼魂無依無止、而命各州各縣隨地祭享、亦哀矜庶民、獨之意。故一歲之內、清明三月、七月望日、十月朔元、孤魂無依、則懸懸望祭。有司欽奉君命、固不可有負。朝廷且人鬼一道、憐其慘悽、一如惻恤。鰥寡故凡牲醴羹飯、必須如數先給、然後臨時查驗、務令豐足。先期一日齋戒潔誠、詣本處城隍、發咨告文、至期迎城隍位於壇上、設無祀鬼神位於壇下、左右行禮、一遵儀制。其祭物、牲用三豕三羊、飯米三石、香燭酒紙、物物皆齊、不致隕越。嗚呼、司人土者、明以治人、幽以格神、敬重厲祀、安侑神人、不惟承

上命而有忠於國、亦且神歆鬼享而陰陽默種矣。

祭厲壇文

維

年月日、某處某官奉禮部劄付、爲祭祀本州境內無祀鬼神等衆事。該欽奉

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



儒藏

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長之。府州縣又於每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領袖之。上下之職、紀綱不紊、此治民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橫傷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強奪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禍負屈而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爲猛獸蠹蟲所害者、有爲饑饉寒凍而死者、有因戰鬪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者、有因墻屋傾頽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者。此等鬼魂、或終於前、或沒於近、或兵戈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煙斷絕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滅於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魂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作爲妖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遇人間節令、心思陽世、魂渺渺以無歸、身墮沉淪、意懸懸而望祭。輿言及此、憐其慘悽故。

敕天下有司、依時祭享。在京都有太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之祭、在一里又有鄉厲之祭。期於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達禮、仍。

命本處

城隍以主此祭。欽奉如此。等不敢有違、謹設壇於城北以。時置備牲醴羹飯、專祭。

本州闔境無祀鬼神等。衆靈其不昧、來享此祭。凡一州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僞、不畏公法者、有抑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差避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於。

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刑。輕則笞決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徒流絞斬、不得生還鄉里。若未發露、必遭陰譴、使舉家並染瘟疫、六畜田產不和。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善良正直之人、神必達於。

城隍、陰加護佑、使其家道安和、農事順序、父母妻子保守鄉里。我等閩州官吏人等、如有上欺。

朝廷、下枉善良、貪財作孽、蠹政害民者、靈必不私、一體昭報。如此則鬼神有鑒察之明、官府非誦諛之祭。尚饗。

附土庶家祭

孝道論

夫孝、德之本也、萬善之首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信乎父母之恩、人子不能報其萬一矣。父母。

在堂子當少壯能以父母之年而時時記憶於心則喜懼交迫愛日之誠自不能已此惟純孝者能之人在少壯亦知父母之年而忽忽易過習於不覺迨至父母見背而飲恨終天痛苦摧裂不亦晚哉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曰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遠親存焉子路事親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食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枯魚啣索幾何不朽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嘗對夫子言之泣下夫子稱其孝焉故孝子之事親也生則盡力色養備至死則盡思祭享必誠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故曰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有百世之養焉丘墓之謂也故曰履霜降而增感瞻雨露而興悲洞洞乎屬屬乎孝敬之至永矢不忘乃爲得也

時祭

大夫之家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士庶富家亦宜如禮苟貧而無居甚有賃人房室者豈能以此繩之哉但祭於正寢可也

本朝時制士庶許祭四世正寢供案設高祖位於西邊其次曾祖又其次顯祖其東設顯考位蓋以西爲上者神道尚右

故也若夫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士庶祭此則僭斷斷不可若必不能忘亦只存之墓祭蓋墓祭不限以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至於無後耐食之位如伯叔父母當設於正寢之兩邊東向西向臨祭時正位奠獻畢使子弟分獻一酌

祧主法

祧主之法親喪大祥以後先祭告祖考奉遷主埋於墓側虞其位然後奉新主置於座如不祭告非禮也

支子不祭論

古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祖父祠堂定在適子之家庶子卑幼不敢徑祭若宗子有疾或有他故庶子承宗子命代攝亦可夫古人立宗子之義所以明普系收世族使人知尊祖重本子弟從父兄而不沒其一家之主也故支子必從宗子公祭後乃敢私祭已之祖父至于齋戒致誠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祠爲位與事而已今人如立宗子當從此義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職司得祭者既忘其本而卑幼者又因循惰傲而忽置其親不若使之祭猶愈于已也

何謂宗子

就一世而論父之嫡長子主父之祭就二世而論祖之嫡

長孫承重主祖之祭是祖之宗子也。三世曾祖則以嫡長門曾孫主曾祖之祭是曾祖之宗子也。四世高祖亦以世元孫主高祖之祭是高祖之宗子也。今人兄弟同居神主不異弟隨兄祭。如兄弟異居兄家立主卽兄主祭而弟與執事如兄不得祭而爲弟者於祭時設木牌位在本家正寢祭之或以紙榜標記四世祖考位祭畢焚之亦得禮之變。

父母稱謂

士庶稱父曰顯考有官則稱某官爲士則稱庠生俱曰府君。稱母曰顯妣有封則稱某封某氏無封則稱孀人某氏不宜稱夫人。

古人立春祭先祖 卽帝王禘祭

先祖者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祭先祖專爲合族以居者設凡其子姓在序拜奔走之列者其祖考皆在焉不分遠近親疎皆合享於一堂合祀死者所以萃衆生者也。士庶有大族累世共居者如家禮設五世並列圖然猶恐犯分況四世同居者自不必行。

古人冬至祭始祖 卽帝王禘祭

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宋儒程伊川先生起其義朱子於初年亦行之後覺得似僭亦不敢行。

古人季秋祭禘

禘卽考妣也。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古禮支子不得行然兄弟異居者正祭雖不敢行至於時節奉鮮之獻行之亦不爲過。

何謂時祭

蓋追遠報本薦其時食獻新登之蔬果告時序之推遷事亡如事存也。如新物初興未嘗薦于祖考則不忍先食。凡俗節元旦、清明、重午、中元、重陽、十月朔、臘日則獻以時食歲熟則薦新。凡鄉俗五穀新登及瓜果新熟皆薦之。

器物從時

古人祭器用蓬豆簠簋今人未必有但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蓋祖父平生所用亦爲得宜但時蔬時果皆不可少財力可及者自宜加豐或家貧不能辦集則隨鄉土所有可也。

時祭儀注

凡遇春夏秋冬仲月或丁或亥日前期齋戒沐浴更衣。前一日設位陳器省牲滌器具饌。古禮主婦親滌祭器親造祭饌以供祖考務令精潔。今人大家婦女驕倨不肯親入庖厨或使令之人亦不肯身親監視豈能精潔厥明設蔬果酒饌。祝曰孝孫某人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高祖



考府君、高祖妣某氏、曾祖考府君、曾祖妣某氏、祖

考府君、祖妣某氏、顯考府君、顯妣某氏、以某親

某府君某氏附食。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序立

主人以下、參神行四降神。執事者洗手上階、開瓶實酒于

序立位。次、參神行四降神。執事者洗手上階、開瓶實酒于

盤盞。主人受之。一人跪于主人之右、執注斟酒于盞。斟畢

二人俱起。主人左手執盞、右手執注、盡傾于茅沙上。隨以

盤盞授執事者、置香案上。然後俯伏、興、再拜、平身、復位。

進饌。主人升、主婦從、執事者一人以盤盛魚肉、一人以盤

奉米麵食、一人以盤奉羹飯。主人主婦逐位自進。子

初獻。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執事者一人執酒注斟酒于盞。

亞獻。主婦爲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如無主

終獻。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爲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

侑食。主人執注遍斟諸位前俱滿。乃分立香案、北向。

闔門。主人以下皆出、掩門或降簾。主人立于門東、衆男在

啓門。執事者當門北向、作效聲者三、乃啓門。主人主婦皆

飲福受胙。此義謂祖考酬主祭者之勞也。久已不行。今但

辭神。再拜焚祝文。送主。主人主婦各奉主納于櫃。

徹饌。主婦監祭酒在盞注者皆入于瓶、監禮畢。

祝文式。按古禮四代各一祝文、今併四世爲一文以從

維

○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孝孫某人

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府君、顯高祖妣某氏、

顯曾祖考府君、顯曾祖妣某氏、

顯祖考府君、顯祖妣某氏、

顯考府君、顯妣某氏。歲序流易、時維仲春、

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粢盛席品、祇薦歲事。以

某親某府君 某氏附食。尚饗。

忌日

前一日齋戒、設位。止一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素服。

奉主出就正寢。富家照時祭行三獻禮、貧家主人奠獻、

讀祝、子弟隨後拜跪。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思其飲食、思其居處、思

其志意思其臨終病篤之時、一如父母初終之日。故曰君子有

終身之喪、忌日是也。

祭考妣文。年月干支、孝子昭告照前文曰、歲序流易、謹日復

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改此句爲不勝永慕。旁

謹以香帛酒醴、粢盛席品、用伸奠尚饗。

墓祭

三月清明、七月望日、十日朔元、前一日齋戒、具饌。

肉食。厥明灑掃。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環繞坐。哀省三周。

米麴。厥明灑掃。或有草棘用斧斬芟。又除草于墓左。以備祀

神。布席陳饌。祭神一如時祭。行三獻禮。初獻詣某親墓前。

讀祝文。亞獻終獻又詣某親墓前。並以子弟親朋薦之。辭

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降神。祭神。三獻

讀祝。辭神乃徹而退。今士庶墓祭不必拘此。但焚香獻

帛奠酒讀祝哀思盡誠亦得禮意。

墓祭祝文

維

○○年○月朔日孝子某或孫曾孫敢昭告于

某親某府君某氏之墓。嗚呼。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

勝感慕。謹以潔牲醴齋祇薦歲事。尚饗。

后土祝文

年月日子支某省某府某州某職姓名敢昭告于

土地之神。某躬修歲事於某親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

神休。敢以酒饌敬申奠獻。尚饗。

祭土神論

祭土神所以事神實以寧親也。昔朱子嘗以書戒其子曰。今人

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公托體山林而祀

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陳饌以盡吾寧親事神

之意。

墓祭論

夫人死之後。葬形原野。與世隔絕。豈能飲享酒饌。但孝子追慕之心無有限極。當寒暑迭更之際。風木增悲。省謁墳墓。時思不忘。故上而薦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雖賤役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之丘隴。乞丐之魂皆得以受子孫之追養。所以祭祀品味宜稱家之有無。不貴豐盛。貴在修潔。整極誠懇而已。祭祀之時。事亡如存。此心誠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故曰君子有百世之養。丘墓是也。

祀竈

古者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或立竈。今禁淫祀。庶人惟得祀其先及歲暮祭竈。

祝文

歲云暮矣。一門康吉。享茲火食。皆賴

神庥。若時報事。罔敢弗虔。菲禮將誠。惟

神顧歆。尚饗。

喪戒浮屠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飯僧設道場。言為死者滅罪惡。入天堂。不為者入地獄。受到磨。不知人



生有此氣血，乃知痛癢。一死則形骸消滅，與木石等。其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往。借使到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與其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舉世滔滔信奉之至，較宋司馬溫公之時而更有甚焉。孝子追薦，僧衆徧街，號曰行香，夜放陸燈，銅器響動，市民爭看，爲者靡靡，聽者躍躍。流俗至此，士亦信之。安得有毀佛像而殺妖蛇，杖僧人以脫愚俗者乎。

喪戒鼓樂

古禮，虞殯送葬，歌聲哀切，遂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悽愴，終非經典所制。蓋孝子方在哀慕，豈宜以歌爲名。況君子居喪，聞樂不樂，曾論著之。夫聞樂者，聞人之樂而益增悲感，故不樂也。況自罹凶變，焚炙苦塊，肝腸欲裂，而復用鼓樂，將以喪事爲慶耶。或者曰：「達親友賻奠之情，非用鼓樂無以伸其敬。」不知親友之賻奠我者，矜憫我也。或見我顏色之戚，而彼亦戚焉；或聞我哭泣之哀，而彼亦哀焉。如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之，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蓋居喪者不哀，弔者尚復誰哀乎。今世俗喪家於親賓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夫

設席散帛，雖非古禮，然猶曰達桑梓愛親之情，體祖父夙交之好，衣服飲食，何足惜者。乃必爲之奏鼓樂，舍其哀而結賓之歡，在賓之知禮者且鄙棄之，以爲薄於親而厚於友。其不知禮者，醉飽歡譁，若視弔奠爲慶賀也，喪主喪賓尚可言乎。流俗至此，深可嘆惜。

葬求親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而斂而藏之，欲人之弗得見也。古者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士庶亦不可過三月。蓋死者以土爲安，親無所歸，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昔廉范家貧鄉遠，千里負喪，望望然，皇皇然，如有所失，誠憫親之無所歸也。奈世俗輕信術士，日擇風水，專爲子孫邀求福地，而踰月不決。蓋其心不以奉先爲計，而端以利後爲慮也。夫祖父子孫原係同氣，祖父安則子孫自盛，若樹之能培其根，而枝葉自茂。故古之卜地以葬者，擇其土色光潤，草木暢茂，能爲祖父貞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靈魂安，則祭祀不絕，子孫日盛，自然之理也。今人卜宅卜吉，欲發子孫之枝葉，而忘其祖父之大根，術士紛紛歷久不定，至有累年不葬，累世不葬者。自求其利而使其親尸臭腐暴露，忍心悖禮，無過於此，甚可慨也。

校記

①詞：當作「祠」。

②詞：當作「祠」。

③牛：當作「干」。

④照：疑當作「昭」。

⑤普：當作「譜」。

⑥災：當作「炙」。下行同。參見《家禮》卷五。

⑦紀：當作「絕」。



先賢宓子 西廡一位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爲單父宰，請其耆老賢者與之共治，遂不下堂而治。孔子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兄事五人可以教弟，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忠。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常師之而稟度焉。子曰：堯舜治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治者小也。唐封單父伯，從祀。宋加封侯，明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溫仲舒贊曰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煒。

先賢公冶子 西廡二位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遊於聖門，卓行宏度，高出尋常。內省不疚，罹災非罪。孔子以其子妻之。及後，魯君聞其賢，嘗使爲大夫，辭弗受。相傳姑蘇城北有治長湮，居民鑿井得石，題曰公冶長之墓，豈其依於言偃，遂僑居不返耶？唐封莒伯，從祀孔廟。宋封高密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向敏中贊曰

德行貞純，公治執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先賢公哲子 西廡三位

公哲子名哀，字季次，齊人。系出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爲人潔清不滓，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終身不肯屈節。孔子貴之，曰：天下無行，多爲人臣，惟季次賢，未嘗仕焉。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蓬戶褐衣蔬食，死而後已。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可以知其賢矣。唐封即伯，詔從祀孔廟。宋封北海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冠準贊曰

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嘆，式昭令名。封巒均慶，侯社疏榮。

先賢高子 西廡四位

高子名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侯十代孫也。爲人篤孝而有法，年少居魯，知名孔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夫子之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子以爲難，仕於衛，爲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則者守門焉。初示之徑，子羔不徑。次示之寶，子羔不寶。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將脫難而出，謂則者曰：吾則子足，今吾在難，正宜報

怨而反逃吾者三何也。則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見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何敢爲怨。孔子聞之曰：善哉，爲更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是時蒯聵爭國，子路赴難，夫子聞變，遂決之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唐封共城伯，詔從祀。宋封共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晁迥贊曰

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慎終泣血，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已。考古褒崇，於斯爲美。

先賢司馬子

西廡五位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與其弟子頤子車入於曹以叛宋。牛不能禁，時因兄弟濟惡，每懷憂懼。嘗自言獨亡兄弟，子夏以四海皆兄弟之語寬之。其後趙簡子鞅、陳成子恒知其賢，皆召之。頃卒於魯郭門之外，魯人葬諸丘輿。唐開元追封向伯，詔從祀孔廟。宋封綏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魋將爲亂，子乃脫去。在污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先賢有子

西廡六位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天姿清粹，而篤學不倦，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其言行氣象有似夫子，夫子門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乃止。蓋聖門弟子實見其表裏粹然，與聖相類，故敬服而師事之。觀其年三十四，卽能卓然自立於禮，言動可法，惜其不以壽終，卒之太早。故其喪也，悼公弔焉，子游損焉。唐開元追封汴伯，詔從祀。宋封平陰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江漢秋陽，皜皜未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先賢巫馬子

西廡七位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陳人。篤志好學，嘗爲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遑，以身親之。因問子賤鳴琴而理，不下堂而治，何逸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子其勞乎。後從孔子，孔子命從者持蓋，已而果雨。期間曰：旦旣無雲而夫子命持雨具，何以知之。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期益留心典籍，博學多識焉。唐封鄆伯，從祀廟庭。宋封東阿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趙昌言贊曰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剛克戴星，庇民爲



儒藏

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先賢顏子 西廡八位

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唐開元追封蕭伯，從祀孔子。宋真宗咸淳三年，加封陽穀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增封雪嶺，詔躋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概如挹，德音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

先賢曹子 西廡九位

曹子名卬，字子循，蔡人。今河南汝寧府。志稱樂道明義。唐開元中，追封曹伯，從祀孔廟。宋咸平初，加封上蔡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先賢公孫子 西廡十位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自楚來學，在及門年最幼。嘗登吳山四望，喟然嘆曰：嗚呼！世有明於事情，不合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事情者。弟子問其故，子石曰：昔吳王夫差，不聽子胥忠諫，抉目而辜。太宰嚭苟容以順夫差，而越伐吳後，頭懸越旗。費仲惡來順紂之心，身死牧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

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豈不悲哉！後返乎荆，南方之學賴其教焉。唐封伯從祀。宋封枝江侯。明改先賢。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型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先賢秦子 西廡十一位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志稱強立志學。唐開元追封少梁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郾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先賢顏子 西廡十二位

顏子名高，字子驕，魯之有力人也。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為次，遊過市。孔子恥之。顏高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後復御孔子過匡，高舉策指匡穿垣曰：住！與陽虎反，從彼缺也。匡人聞其言，告其君。簡子曰：往者陽虎復來矣。遂率徒圍之數日。孔子弦歌不絕，音曲甚哀。子路奮戟而舞。頃

之有暴風起、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去。唐封瑯琊伯、詔從祀。宋封雷澤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戚綸贊曰

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以宗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道編、人師往行。

先賢壤駟子

西廡十三位

壤駟子名赤、字子徒、秦人。學於聖門、執經請益、載道若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唐開元追封北徵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上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陳堯叟贊曰

猗歟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摠衣鄒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丘、追榮社土。

先賢石子

西廡十四位

石子名作蜀、字子明、秦人。學於聖門、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名揚里門。唐開元追封郕邑伯、宋真宗加封成紀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國朝因之。

宋陳克贊曰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粵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殊。

先賢公夏子

西廡十五位

公夏子名守、史記作首、字子乘、一字子元。唐開元追封元父伯、宋加封鉅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國朝因之。

明呂元善贊曰

及門之英、乃有公夏。容鬢如存、脈源難畫。泗月沂雲、春凝秋瀉。元父綸言、琤瑯聲價。

先賢后子

西廡十六位

后子名處、字里之、齊人。師事孔子、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闢域、不乖言行。唐開元追封營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膠東侯。今祀稱先賢。從史記、家語、俱作石子字子里。

明陳應元贊曰

宣聖宮牆、壁立千仞。於維石子、克從先進。服膺儒雅、道腴德潤。膠東之封、永錫祚胤。

先賢公肩子

西廡十七位

公肩子名定、字子中、魯人。唐開元追封新田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梁父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明呂本贊曰

英英子中、受教闕里。聖化存神、博文約禮。劒佩從容、入奉杖几。維王報功、侯爵是與。

先賢鄒子

西廡十八位

鄒子名單、字子家。家語作懸、衛人。史記稱鄒單鉅鹿鄒懸人目。



儒藏

今順德府有鉅鹿縣。唐封懸甕銅鞮伯。宋加封聊城侯。明嘉靖獨從史記改稱先賢鄒子。從祀廟庭。國朝因之。

明月中桂贊曰

聖門之英。乃有子象。冠劍肅然。入趨函丈。服道既堅。孔直且諒。追惟素風。俎豆斯尚。

先賢罕父子

西廡十九位

罕父子家語作罕父。字子黑。史記作子索。闕里按氏族通考。止有罕父。絕無罕父。恐罕父誤矣。魯人。唐開元追封乘丘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祁鄉侯。明嘉靖改稱先賢罕父子。國朝因之。

明張邦直贊曰

天縱聖師。至德妙道。罕父其賢。實親至教。優飫聖言。學由深造。皇皇褒封。輝映廊廟。

先賢榮子

西廡二十位

榮子名族。字子祺。家語作子期。魯人。學於聖門。匪善莫行。惟德乃據。唐開元追封雲樓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厭次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聖人之門。學者伉伉。彼美子祺。行脩志諄。異端斥闕。微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新。

先賢左子

西廡二十一位

左子名人郢。字子行。或曰復姓左人。名郢。魯人。唐開元追封臨淄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南華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伯彼臨淄。子行稱賢。希蹤千古。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鄭子

西廡二十二位

鄭子名國。古史名邦。字子徒。家語字子從。魯人。先儒嘗贊之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式。唐開元追封榮陽伯。詔從祀孔廟。宋加封胸山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陳彭年贊曰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受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疏爵胸山。式旌遺美。

先賢原子

西廡二十三位

原子名亢。字子籍。魯人。唐開元追封萊蕪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樂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明馬世奇贊曰

大哉聖道。學無能名。聞一斯貴。豈曰六經。矯哉原子。早進趣

庭。博通聖教。俎豆斯馨。

先賢廉子

西廡二十四位

廉子名潔，字子庸。家語字子曹。衛人。涵泳素教，揭昭儒宗。杏壇探頤，洙泗從容。唐開元，追封莒父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昨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明張可聞贊曰

天生至聖，大明中天。時維廉子，入室大賢。彈琴鼓篋，則古稱先。昔從闕里，馨祀几筵。

先賢叔仲子

西廡二十五位

叔仲子名會。史記作會。字子期，魯人。年最少，與孔璇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一孺子之幼也，子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開元，追封瑕丘伯，從祀孔廟。宋加封博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劉錯贊曰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北崇。少成習慣，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需澤儒宮。

先賢狄子

西廡二十六位

狄子名黑，字皙之，衛人。泳游聖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持教乃隆。唐開元，追封臨濟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林慮侯。明嘉靖

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陳克贊曰

矯矯子皙，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翼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先賢孔子蔑子

西廡二十七位

孔子蔑子名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孔子之姪也。親承家學，佩服聖訓。嘗為單父宰，勤於為治，政教大興。後子賤代焉。唐開元，追封汶陽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鄆陽侯。明嘉靖，以稱孔子無別先聖，改稱先賢孔忠子。國朝因之。

宋高宗贊曰

賢哉先生，宗學夫子。道貴承聖，聞斯行已。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先賢施子

西廡二十八位

施子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學於聖門，參稽百行。贊理王綱。唐開元，追封乘氏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臨濮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施子。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尚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

先賢秦子

西廡二十九位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學於聖門、樂善不倦、而傳道克正、執德以弘、而用心必剛。表黃業履、式贊素王。唐開元追封汧陽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華亭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先賢申子

西廡三十位

申子名枏、字子周、魯人。居嘗師孔子、其性介不苟合。冠佩既肅、言動皆直、故論語或人以剛目之。唐開元追封魯伯、詔從祀。宋真宗加封文登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洙泗之秀、橫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迴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先賢顏子

西廡三十一位

顏子名喟、字子聲、魯人。學於聖門、美才素蘊、而就師薰陶、以成其德。故列於七十二賢之內、非泛泛頗受業者、三千之徒可比也。唐開元追封朱虛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濟陰侯、明嘉靖改稱先賢顏子。國朝因之。

宋王旦贊曰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

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

先儒公羊子

西廡三十二位

公羊子名高、周末齊人。深慕春秋尊王討賊之義、遂喟然曰、天下大綱、凜然秋日。遂往西河、受春秋於卜子夏、盡得其學、作為春秋公羊氏傳、以授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其學遂大行於漢世、與左穀齊名。唐貞觀詔從祀孔廟、宋咸平加封臨淄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晁迥贊曰

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衆心允屬。闕里彌縫、斯文載郁。

先儒伏子

西廡三十三位

伏子名勝、字子賤、秦濟南人也。明經、爲秦博士。時下詔焚詩書、伏生乃壁藏之。厥後兵起流亡、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問伏生、賢而能治、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晁錯往受之。爰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是謂歐陽之學。自此以後、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是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又

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並立。皆祖於勝焉。子孫以儒術顯名。襲封最盛。唐貞觀詔從祀。宋封乘氏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伏子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毫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先儒孔國子

西廡三十四位

孔安國字子國。漢時人。先聖十一世孫也。父忠爲漢博士。封褒成侯。安國方少。曾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年四十仕武帝朝。爲諫議大夫。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所藏虞夏商周諸古書。皆蝌蚪文字。人莫能曉。悉還之安國。乃集諸門人。刻意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首。列爲篇次。立於學宮。斯時司馬遷亦從遊討問。故凡史遷所載堯典、禹貢、洪範、金縢、尚書古文之學。皆本之安國云。始由諫議遷侍中。博士。後遷臨淮太守。年六十卒於家。唐貞觀詔從祀。宋真宗封曲阜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錢惟演贊曰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朝廷。聿章善繼。東封受封。是膺褒異。

先儒董子

西廡三十五位

董子名仲舒。字寬夫。漢時人。居廣川。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發憤。潛心力學。三年不窺舍園。人罕見其面。一進一退。非禮不行。遠近之士負笈爭師之。漢武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仲舒對以天人三策。開陳王道。極言禮樂教化之功。武帝喜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素驕悍。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之。嘗語王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自孟子沒後。士鮮知尊尚孔子。而申韓蘊張之說橫行于世。獨至董子一出。推崇孔孟。崇尚仁義。正學始明。而申韓亂政之說始息。稱漢醇儒。所著有春秋繁露。皆傳于世。元文宗從祀孔子。明洪武追封江都伯。成化改封廣川伯。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調陽贊曰

漢繼絕學。孰專其門。惟子倡始。聖道斯尊。春秋繁露。議論淵源。正誼明道。萬世名言。

先儒杜子

西廡三十六位

杜子名子春。字時元。東漢時河南緱氏人。周公所制官政名曰周官。杜子通之。自秦始皇禁學。周官棄絕不傳。至西漢時有李氏得其書。獻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王莽時。置



儒藏

博士以行于世。子春受業劉歆，家於南山，教授鄉里。至漢明帝永平初，子春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有叩之者，盡能講習其義。時鄭眾、賈逵往受其業，二子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其後扶風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註，微言奧義，皆疏析闡發，炳若日星。蓋其說皆祖于春焉。唐貞觀詔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緱氏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查道贊曰

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肩比踪。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先儒韓子

西廡三十七位

韓子名愈，字退之，唐時南陽人。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唐憲宗時爲刑部侍郎，上遣中使迎佛骨入禁中，公上表切諫，乞付有司，投畀水火。上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力救之，乃貶潮州刺史。時潮人方患鱷魚，公至，爲文祝之，魚遠遁。既而移袁州，拜國子祭酒，乃日與生徒會講，倡明孔孟之道。至穆宗朝，鎮州作亂，殺成德節度田弘正而立王廷奏，上命愈宣慰其軍。愈至，陳說利害大義，責之，廷奏歸順。帝大悅，以愈爲京兆尹。既蒞事，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當是時，文章委靡，道德不競，而佛教誣民，韓子惡其蠹財惑衆，竭力排之。倡明絕學，尊述孔孟，著爲原道、讀篇，撥亂世而反之正，學者尊之若

泰山北斗，所謂功不在禹下者，良非誣也。宋元豐詔從祀，追封昌黎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儒王守仁贊曰

斯文在茲，不絕如髮。維公挺生，聖道勃發。異端既排，昏昧乃揭。億萬斯年，天地日月。

先儒周子

西廡三十八位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宋時營道縣人。父名輔成，嘗爲桂嶺縣令。敦頤早孤，依於舅氏鄭珣。仁宗慶曆四年，授洪州主簿。有獄久不決，茂叔一訊立判。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洛人程珣使其二子穎、頤往受學焉。每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至英宗治平四年，提點廣南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其麓有溪，潔清紺寒，茂叔築室其上，學者宗之，稱濂溪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會道有元，脉絡貫通，而其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不由師傳，反身而誠者也。故自孟氏之後，欲觀聖道，明陰陽五行之奧，達仁義中正之旨者，必自濂溪始。宋理宗封汝南伯，詔從祀。元封道國公，明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

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先儒歐陽子

西廡三十九位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宋時廬陵人。幼敏悟，讀書過目成誦。比舉進士，遊隨州，得韓退之遺藁，讀而心慕焉。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仁宗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忠諫忤呂夷簡，斥貶在外。脩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能救止。若訥怒，上其書，脩亦坐貶。至慶曆二年，召知諫院，上獎其忠直。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後召知貢舉。是時進士爭尚怪險，脩獨取詞義古質，文體自是少變矣。英宗朝，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號稱得人。神宗朝，諫止青苗法，王安石惡之，遂致仕。所著有新唐五代史及本論、文集。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乎孔子，以通今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宋時以脩有定策功，贈太子太師，謚文忠。明嘉靖詔從祀孔廟，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兆祥贊曰

文忠作相，聲高宋世。竒專百代，書分唐志。撰脉宗韓，藝雄天地。聖宮配祀，濮園特議。

先儒邵子

西廡四十位

邵子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隨父游河南，遂家焉。時有李之才祖陳搏，精易道，聞雍好學，卽造其廬，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才祖陳搏，精易道，聞雍好學，卽造其廬，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

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師事之，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象。雍伏而學之，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寢者數年。探賸拔根，妙悟神契，曠乎有所自得。布裘蔬食，躬糞以養父母，而居之裕如。不求人知，乃遠近嚮慕。就問者衆，時有富鄭公、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嚴敬重之。生平天性高邁，迥出千古。無書不讀，而必窮其本原，德氣純粹，坦易溫厚，不見圭角，而接物以誠。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程伯子嘗稱之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其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聞杜鵑鳴于洛陽，卽知天下多事。程叔子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所著有皇極、觀物、漁樵問對，傳于世。謚曰康節。宋度宗詔從祀，封新安伯。明稱先儒。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間中今古，靜裏乾坤。

先儒張子

西廡四十一位

張子名載，字子厚，宋時郿縣人。少孤，年十八，喜談兵。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誦其書，猶未以爲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衆。一夕，二程子至，載與論易，乃語門人曰：「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卽



儒藏

文廟賢儒功德錄

下卷

撤座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得、乃盡棄異學、醇如也。神宗朝與王安石論新政不合、遂退居橫渠、潛心造道。或有得則中夜起坐、取燭疾書。學者有問、則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冠婚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倡道講學、爲關中士人宗。所著有東西銘、正蒙、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宋賜諡曰明、詔從祀、封郕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西銘之旨、示我廣居。

先儒楊子

西廡四十二位

楊子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天性仁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後事繼母尤謹。比長、潛心經史。宋神宗九年、中進士第。見河南大程於潁昌、以師禮事之、相得甚歡。後又見二程於洛、一日程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程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久之、歷知三縣、皆有惠政。後得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多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至徽欽朝居諫垣、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關安石、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尤爲有功。已而告老、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

之道。史稱其腴于道德、明于進退、豈虛語哉。門人胡宏、羅從彥、李侗、張九成、皆克傳其道。上承程氏正宗、下啓朱子大成。云明弘治封將樂伯、詔從祀。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濬贊曰

志本雍熙、力排新學。雪立程門、霜飛館閣。抗復燕雲、氣雄萬里。龜山片青、照人不已。

先儒羅子

西廡四十三位

羅子名從彥、字仲素、宋時南劍沙縣人。少從吳國華學、官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從之。游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筇室山中、絕意仕進。謹守龜山之學、終日端坐、瞑目靜思、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操存嚴毅、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與人相接、不言而飲人以和、如春風動物、使人自化。莫知其所由然。間謁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朱子謂龜山先生其徒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羅公一人。朱徽宗時抱道隱居、著尊堯錄一篇行于世。卒傳其學于同郡李侗。侗又傳其學於朱子、其道始顯。學者稱豫章先生。明萬曆孫慎行、熊尚文交疏于朝、詔與李侗並從祀孔子、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陳協贊曰

有德有言、世隱君子。守道授徒、高山仰止。尊堯致君、惓惓獻
私。豈曰沮溺、隱怪之比。

先儒呂子

西廡四十四位

呂子名祖謙、南宋時金華人、呂夷簡六世孫也。夷簡生公著、公著生好問、好問生本中。呂本中生二子、長祖謙、次祖儉。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胡憲游、胡憲字原仲、係安國從子、朱子又與朱子、張敬夫為友、講索益精、遂纂成博議一書、論斷精嚴、宿儒信不及也。孝宗元年舉進士、授太學博士。至淳熙元年、類集宋中興以前事一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七年、作大事記、起于周敬王、上接春秋絕筆、下迄五代。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明年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議論純一、自有史冊未之有也。生平所學本中原文獻、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和氣平、教育英才、澤及數世。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生忿懣渙然冰釋、其能變化氣質如此。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所著有考定周易、閩範、官箴、辨字錄、春秋博議、行於世。學者稱東萊先生。宋寧宗賜諡曰成理、宗改諡忠亮、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按史書、祖謙弟祖儉在宋寧宗朝、以府丞抗疏顯斥韓侂胄、仲救趙汝愚、孤忠凜然、而晚年造道義、精仁熟、一如其兄、不可沒也。

明薛瑄贊曰

心平氣和、德優才博。友契閩中、學宗關洛。任道維堅、責人從

薄。具仰前賢、式欽著作。

先儒陸子

西廡四十五位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南宋時撫州金谿人。生而穎異、自幼靜重。嘗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孝宗八年登進士第、考官呂祖謙奇其文、謂九淵曰、一見足下之文、心開目明、知為江西陸子靜也。淳熙元年、授靖安縣主簿、因訪呂伯恭於衢。伯恭與汪應辰書云、陸君淳篤敬直、流輩中罕見其比。二年、與朱子約會鵝湖、其兄九齡皆在會、一時論辨所學、多不合。後改建寧府崇安縣、適朱子為南康守、九淵訪之。朱子與之泛舟而樂、遂偕至白鹿洞、請登講席。九淵為講君子喻義章、當時說得痛快、人聽之有泣下者。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其後還歸貴溪、有山其形如象、九淵登而樂之、名曰象山。聚徒講學、從遊者益眾。光宗元年、起知荆門、酌情決訟、軍民自化。脩城築壘、數旬而就。至今倚為金湯。學者稱象山先生。明嘉靖詔從祀、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逢時贊曰

子靜之學、別有天分。立地當場、每應必頓。紫陽對答、何翅壘陣。忽於窮際、自得其間。

先儒直子

西廡四十六位



真子名德秀，字希元，福建浦城人。宋寧宗五年登進士第，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嘉定八年，遷江東轉運副使，上疏奏請五事，皆宗社大計。十四年，上書切諫道學之禁。理宗朝，擢禮部侍郎。因經筵侍講，是時史彌遠誣殺濟王竑，德秀具三綱五常之理，切明其寃，益中彌遠之忌，乃落職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後彌遠死，理宗召爲戶部尚書。人見以大學衍義進，立朝不滿十載，奏疏數十萬言，皆洞中切要。自韓侂冑立偽學之禁，以錮善類，凡宋朝大儒之書皆顯棄絕之。德秀晚出，毅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行，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厥功大矣。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行于世。學者稱西山先生。明正統詔從祀，成化封浦城伯，嘉靖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蔡清贊曰

間世真儒，高山仰止。衍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遂明，斯文振起。功德在人，宜申從祀。

先儒薛子

西廡四十七位

薛子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之書，歎曰：「此吾道正脉也。」遂專心性命之學，至妄寢食，明永樂中進士第。宣德二年擢御史，正統六年召爲大理少卿。時王振擅權亂政，三楊希振旨，欲令公就見。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室者乎？」三楊愧屈，振遂生隙。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振姪王山，妻在禁妾不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獄，坐妻死罪。公辨其寃，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受賄棄律，竟坐公死罪。公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輟。將臨刑，王振有一蒼頭哭於厨下，振聞之，知公議不容，兼以大臣仲救，遂得免歸。天順復位，召入內閣，值石亨等竊弄威權，遂致仕。生平以聖賢爲師，終日衣冠危坐，雖燕閒不苟。一言一動，必循乎理。一取一予，必按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其教人惓惓以復性爲本。所著有讀書錄、河汾詩集，行於世。謚曰文清。隆慶詔從祀，稱先儒。國朝因之。

楊廉贊曰

本朝理學實始于公。求之于宋，若濂溪翁復性之教，最爲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太露天機，豁我顛蒙。

先儒胡子

西廡四十八位

胡子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縣人。幼而穎異，方六七歲時，學于家塾，言動不苟。年十八，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聞吳康齋講義理之學，往從之遊。於是厭記誦而端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隱微幽獨，省察益

密。其居家日以悅親爲事、色養備。至其敬兄也、兄每外歸、必躬迓門外、有疾亦躬調湯藥。居親喪則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小喪、悉遵古禮。至於篤宗族、訓子弟、家人化之。築書室於梅溪山中、聚徒講學、推尊程朱以爲正傳、至異端佛老、必深闢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行於世。明憲宗成化十二年卒於家。生平學問大類尹和靖先生、摠是一敬字、做工夫、端莊整肅是敬之入頭處、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處、清明精詳是敬之收效處。萬曆詔從祀孔子、稱先儒。國朝因之。

聖門志贊曰

翼翼叔心、絕俗高蹈。學則爲己、治則王道。泌之洋洋、從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效。

啓聖祠考

謹按孔廟之祀、配以諸賢、崇德報功、由來尚矣。然禮莫大於父子、祀莫重於倫次。顏曾思三子列配堂上、而其父致之廡下、在三賢仁孝之心、且無以常伸於萬古。況丁祭先聖而不推本先聖所自出、孔子固人倫之至、禮義之盡者、水源木本、寧無遺憾乎。明嘉靖、世宗特採輔臣張璁議、詔別立啓聖祠、祀叔梁大夫、稱啓聖公。孔氏以顏路、曾皙、孔伯魚、孟孫氏配享、稱先賢。程伯溫、朱喬年、蔡季通從祀、稱

先儒。至萬曆、神宗又詔周伯大從祀啓聖、亦稱先儒。迄於今、丁祭先聖、必先祭啓聖、如此則秩敘不紊、祀典允協、既可以曲體大聖尊親之意、且以慰賢儒在天之靈、此制真千古不沒也。

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三雲蔚州後學張侯謹識。



啓聖公孔氏

啓聖公諱叔梁紇，系出微子。自宋華督之亂，孔氏奔魯，遂世爲魯人。祖曰防叔氏，生伯夏，伯夏生紇，仕魯爲陬邑大夫。襄公十年春，公會諸侯於祖，夏伐偃陽，丙寅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戰士見門開，因攻其門，偃陽人發懸門以閉攻門之士。鄉人紇用手扶開之，以出戰士之在門內者。甲午，遂滅偃陽。其勇力若此。公先娶魯之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病，遂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季曰徵在。顏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爲氏，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人，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異，三子孰能事之？」徵在願往。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旣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遂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大夫卒，二十四歲而顏氏聖母卒，合葬於防山。宋真宗祥符元年，追封聖父齊國公，聖母爲魯國太夫人。元文宗加封啓聖王，啓聖王夫人明嘉靖因張璁議，詔天下學校各建啓聖祠，題稱啓聖公孔氏，春秋丁祭，國朝因之。

贊曰

水精慶胙，勇力長驅。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鳳，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先賢顏氏

祠配東一位

先賢顏氏諱無繇，字路，回之父也。昔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至八世而生伯顏。諱曰其子友別封于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于魯，世爲魯卿。魯國之族，顏氏最爲蕃衍。自顏友傳及顏鳴，皆上大夫。自顏鳴傳及顏箱，皆下大夫。自顏箱傳及顏求，又歷六世，皆司寇。求生父，父生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爲魯卿士，娶妻姜氏，生子回。唐開元追封杞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封杞國公，諡文裕。追封姜氏杞國夫人，諡端獻。明嘉靖改稱先賢顏氏，遷配啓聖祠。國朝因之。

宋高宗贊曰

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先賢曾氏

祠配西一位

先賢曾氏諱點，字子皙，少孔子六歲，南武城人。曾子參之父也。少從事孔子。當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獨倚其門而歌。孔子謂之狂。後侍坐，夫子誘使言志，點志在風浴詠歸之樂，夫子與之。先儒稱其動靜從容，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看其氣象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云。晚年疾世道衰微，禮教不行，欲修明之。孔子善焉。生子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卽命往楚受學。孔子十餘年卒，傳其道。點卒，葬南成山。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開元追

封宿伯從祀孔子。宋真宗加封萊蕪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曾氏。遷配啓聖祠。國朝因之。

宋王旦贊曰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沂水春風。詠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先賢孔氏

祠配東二位

先賢孔氏諱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歲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孔子嘗教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懈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則可以開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容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伯魚於是潛心深思。力志於學。年三十而髮早白。至於詩禮之訓。傳自過庭。終始念典。學古有獲。而賢德遠播。哀公嘗以幣召之。鯉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卒。是時孔子年六十九。宋封泗水侯。從祀孔子。明嘉靖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祠。國朝因之。

宋徽宗贊曰

商王啓祚。微子開先。周召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子述大

文倫。慶值奕葉萬年。

先賢孟孫氏

祠配西二位

先賢孟孫氏。激公宜。孟子軻之父。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事。無可考。孟母仇氏有賢德。生孟子。三歲而孤。挾之以居。嘗三遷其舍。以教孟子。孟子初學不成。母因以刀自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於是力學發憤。受業於子思之門。遂成大儒。今鄒縣北馬鞍山東北之麓。有孟父母墓。元仁宗封孟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明嘉靖改稱先賢孟孫氏。配享啓聖祠。國朝因之。

聖門人物志贊曰

命世亞聖。孕靈精純。三遷成教。聖善之親。崇報厥祀。禮稱明禋。巍然聖宮。萃乎天倫。

先儒程氏

祠配東一位

程氏諱珦。字伯溫。宋人。二程子顥頤之父也。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于程。遂以程爲姓。曾祖羽。在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京師。遂居河南。仁宗朝。錄舊臣後。授伯溫知冀州。神宗行新法。伯溫獨抗議。指其不便。當道者怒。卽移病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其爲人也。慈恕而剛斷。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恤孤愛寡。惟恐有傷。初見周茂叔。視其氣貌非常。知爲道學賢士。因與爲友。乃遣二子從遊。時二子年方十四五。便脫然欲學聖人。



儒藏

宗周子爲師焉。配壽安縣君侯氏。賢而內助。治家有法。伯淳兄弟在襁褓時。凡飲食衣服。不令擇美。常語人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及稍長。常使從良師友遊。其慈義兼至如此。大中公年八十五卒。宋元祐追封永年伯。明嘉靖從祀啓聖祠。稱先儒程氏。國朝因之。

聖門人物志贊曰

束身飭行。膏已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驥。清節表世。新法抗議。甲會熙恬。公參其四。

先儒朱氏

祠祀西一位

朱氏諱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徽之婺源人。幼讀六經子史。以求天下理亂興亡之故。遂慨然以行道濟時爲己任。宋高宗朝中進士第。大臣薦之。除度支員外郎。歷司勳。吏部郎。時秦檜和議誤國。喬年極言其害。檜怒。諷御史論其懷異自賢。乃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因師事羅豫章先生。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深得聖賢不傳之遺。於是益自刻勵。痛革浮華。以趨本實。自知其性褊急。恐其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儆。文章行義。皆可爲學者師。後居饒州。疾革。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老友也。學有淵源。汝父事之時。朱子年甫十四。卽稟學於三君子之門。元封齊國公。謚獻靖。明嘉靖

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國朝因之。

聖門人物志贊曰

早挾才思。尋酬道腴。追宗河洛。杭直權輿。授子三友。爲世大儒。標美父鵠。蔚然華萼。

先儒蔡氏

祠祀東二位

蔡氏諱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其父諱發。字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凡易象天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嘗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脉也。季通深涵其義。登建陽西山。忍饑啖齋。研析益精。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講諸經奧義。時韓侂胄設僞學之禁。臺諫排擊善類。遂謫道州。捕季通甚急。季通卽日就道。朱子與從遊。餞別。坐客興嘆。泣下。季通言笑如常。朱子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怨怒。行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衆。雖高才傲士。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尊爲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朱子集中。所著有律呂新書。皇極經世。洪範解。八陣圖。上承賢父蔡神與之志。下傳賢子淵沉之學。祖孫三世一轍。明嘉靖從祀啓聖祠。稱先儒蔡氏。國朝因之。

聖門人物贊曰

學嘗啖齋、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服膺百家情田
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先儒周氏 祠祀西二位

周氏輔成、字伯大。漢興、封周後于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
道、其族繁衍。祖名從遠、父名智強。智強生五子。輔成居四、即茂
叔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
道縣。累贈諫議大夫。明萬曆二十三年、湖廣撫按郭惟賢上本
言、周輔成宜從祀啓聖祠。奉旨依議。准從祀。稱先儒周氏。國
朝因之。

贊曰

周族繁衍、營道爲盛。昆友聯翩、諫議獨賢。六舉成名、花封試
政。篤生碩儒、俎豆啓聖。

蔚州後學張侯纂著

校記

- ①迴：當作「迴」，見《山左金石志》卷一五。
- ②咸淳：當作「咸平」。咸淳乃南宋度宗年號。
- ③朝：當作「廟」，見《山左金石志》卷一五。
- ④祖：當作「祖」，見《左傳·襄公十年》。



儒藏

文廟丁祭譜

清道光刻本
清·藍鍾瑞撰

《文廟丁祭譜》四卷，清藍鍾瑞撰，清道光刻本。

鍾瑞，湖南醴陵人，縣學廩生。

學校祭祀之制，起源甚古。《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玄注：「先聖謂周公若孔子。」又《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又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注以《夏小正》丁亥萬用人學證之。此於學祭先聖、先師之權輿。自漢初以太牢祠闕里，以後逐漸有廟祀。州郡學以春秋仲月釋奠，則始於隋。晉、宋迄隋，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惟唐初以孔子爲先師，後定爲先聖。明嘉靖間，稱孔子爲至聖先師，聖與師爲一，其尊益隆。於是變釋菜之薄禮，合樂用牲，天下郡縣皆得以太牢祀。清代沿襲明制，《大清會典》、《大清通禮》對孔廟禮樂器具、典禮儀式皆有規定。所謂丁祭，即每年春二月、秋八月第一個丁日（上丁）舉行祭孔儀式。《唐六典》卷四：「仲春上丁釋奠於孔宣父，以顏回配，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并從配。仲秋之月亦如之。」此制歷代相沿，後世海內外學校廟祀先師，以春秋上丁備牲牢、禮樂，其制一如國學。

《文廟丁祭譜》是清道光年間湖南醴陵縣士紳襄辦，具體由廩生藍鍾瑞、拔貢黃文鎮、增生羅文謙、附生鍾英、貢生賀之煊、舉人劉德瑛、職員易光焯、羅之壘、張存瀚、廩生史益謙、蔡運寅、附生袁家駒、監生鍾璞等編纂。是書分四卷。卷一爲典禮考，卷二爲源流考，卷三爲禮器圖考、樂器圖考，卷四雜錄學宮、祭器、犧牲、樂器、儀注、樂舞等內容，并附錄與本書編纂相關的往來公文。其中卷一多據《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二書。卷二考證自漢至清孔廟祭祀源流。卷三則圖文并茂，往往據朝廷頒布的定制、曲阜孔廟所藏原件以及其他文獻記載繪圖詳說。卷四雜錄欽頒禮樂全制、陳設舉行各儀節，并錄《聖門禮樂誌》叙丁祭全禮。附呈定譜本緣由終篇。

全書內容翔實，對孔廟禮樂制度記錄極細，對於研究歷代丁祭沿革，特別是清代丁祭制度有重要參考價值。



儒藏

文廟丁祭譜序

歲丙申朔是譜適陶文毅公假歸過醴舟次質正丁酉呈

上憲鑒定覆請官書核查南省舊乏藏本爰於己亥冬恭詣

闕里拜觀

欽頒各器尺寸謹摹全式併蒙聖公府給領各書歸取水道經揚城請鈔

文匯閣

御纂各編圖說於

國朝

文廟禮樂之制得悉其全近年重慎編校樂器各圖不敢輕授畫

工以工筆未易精諳律度用集同志殫心推算敬謹摹繪凡

十數易業而成務期按圖可以審度按度可以制器釐分絲

毫仰稽

欽定律分相符今乙巳歲全付剞劂幸蒞事謹識端委於簡

薄海內外學校廟祀

先師歲以春秋上丁備牲牢禮樂其制一如

國學

闕里

盛典商皇永昭令則顧其事學官董之庠序

之彥襄之則講明典禮固學者所有事也

己亥冬湖南醴陵藍生鍾瑞羅生文謙張

生澍申以其邑學宮新葺脩置祭器不遠

數千里恭來

闕里

廟廷敬觀

欽頒禮樂定制用昭慎重且以所輯丁祭譜四卷

呈覽夫湖南為先賢周子故鄉而長沙又

朱子講學之地意遠哲流風必有存者因

詢諸生乃知醴陵固朱子與東萊呂氏南

軒張氏會講之區今朱子遺像并親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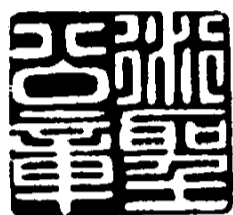
句猶存於石。諸生生長是邑，講求有素，茲復於禮樂各制詳加考訂，當無不脗合者。於以勒為成書，俾湘漢之間共知法守，庶幾禮明樂備，毋少缺憾，上以承

國家尊

師重道之意，下以樹儒生持躬淑世之型，豈獨為一邑之光哉。銘杏壇主宅，世爵欽承，四十餘年，疊逢

曠典方將舉

闕里舊志重為編纂之。茲讀是編，不禁欣然於生等之志有成，而嘉其足備採擇也。故樂為之序。道光十有九年己亥嘉平朔日，誥授光祿大夫襲封衍聖公孔慶鎔撰并書。



禮莫重於祭，今天下廟學丁祭，其尤重者也。蓋由

國家尊師重道，先後

頌中和韶樂，禮器圖式於

國學

闕里，以逮薄海學校，載在方冊，暉曜星日，所以崇德象功，振興庠序禮樂之教化也。余服官中外，躬襄

祀典，仰見禮明樂備，於古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祀先賢於西學，以垂教諸侯，風諭眾庶者，靡不畢具。師儒之官，率其俊髦，謹循成憲，以時舉事。然僅稽之令甲及志乘之中，學校皮藏，尚闕專籍。夫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固

先師之以禮樂設教也。而以之治躬治心，斯須不可去諸身，又儒生之所當切究也。矧其



藏書

文廟丁祭譜序

執事宮牆趨蹌殿廡而於俯仰詘伸之容貌綴兆舒疾之節奏不日肄而月習抑安望其進退合度從容中節乎。是丁祭譜之必不可無而醴邑之多士為足尚也。觀於是譜簋簠俎豆制度文章得以考禮之器與文。鐘鼓管磬羽籥干戚得以考樂之器與文。諸生不憚千里之跋涉十年之編纂成此專書可謂有志於學而重其事矣。不幾與三禮圖樂章譜諸書稱珍藝苑也哉。顧說者謂鋪席陳樽禮之末節也。考鐘伐鼓樂之末節也。故叔孫通制定禮儀猶見非於齊魯之士。制氏能紀樂之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班志譏之得無以為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者當更有進於是歟。願諸生勉之以服膺。

先師禮樂治躬治心之教而仰承

熙朝庠序作人之化是則余守土之心所殷殷

期望者已。故樂為一言以弁諸簡端。

道光二十六年夏四月望日

誥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

兼理糧餉裕泰譔



洪惟金聲玉振、道集羣聖之成。崇德報功、禮重百王之祀。漢祠太牢於闕里、隨增徽號以先師。制溯唐初、郡縣各崇廟貌、服隆王爵。開元晉謚文宣。宋漸備乎冕旒、明更詳於籩豆。及

國朝監于成憲、懷柔徧洽百神。維

文廟祇率彝章、春秋舉行兩祀、懸諸令甲、祭以上丁。顧尊崇散紀於史書、儀節略臚於志乘。從未有地則繫之一邑而祭、則勒為專書者。有之自丁祭譜始。楚南依五嶺、絡重湖、濂水分泗水之瀾、麓山衍尼山之脈。醴陵隸乎首郡、介在東偏。聖池瑞渌之名區、南昌洪都之比戶。亦有桃花古洞、不羨秦民。遙瞻紫鳳靈山、應生吉士。然而低徊車服、無非鄉校之英。摩撫尊壘、共習

本朝之禮。是禮也、掌於宗伯、頒在學宮、溥海

同欽、敷天共肆、其揆一也。何譜之為。蓋自醴邑

文廟、由趙宋歷朱明、瀕渌水之湄、峙東門之外。逮乾隆癸亥之遷建、因按察行臺之舊基。迄於道光丙戌、霖雨書恒、陽侯告祟、魚鼈沸波於郭郭、蛟龍肆虐於田廬。乃至素王之宅、亦付迴瀾。夫子之牆、幾成砥柱。豈非炎洲之小劫、樂土之偏灾也哉。斯時也、大吏方且輸洛口之倉、貸監河之粟、運稻脂於鷁首、籌菜色於鴻嗷。牂羊冀以更生、竹馬迎而待哺。如其禮樂未暇修明、而醴人士則曰、

國家熙皞二百年、醴邑生靈數十萬、服疇者食舊德、適飲者烝譽髦。澤洞方歎無鳩、平成庶其有多。烏有三老在學、一經傳家、坐視乎賢關聖域之就頽、罔求乎槐市芹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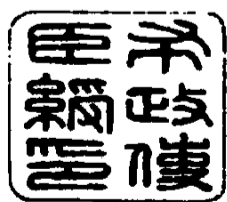
之玉振哉。是以集厥同志、宏此遠模。懷襄雖圯於几筵、營繕聿新其棟楠。無謂明倫堂後、尊經閣前、就祝釐之區、增丁祭之所。復慮年湮世遠、文獻無徵、禮蹟儀繁、見聞互異。於是採石渠之秘、攷金匱之藏、例翦繁蕪、辭歸體要。歷代追崇之典、貴以絲綸。皇朝尊奉之儀、輝如日月。奎文壁藻、式煥天章。珠觴璇題、宣昭

御翰。以至龍勺雞彝之古穆、鸞旂鼉鼓之聲明、旌麾齋翟之發揚、蓬實鉶羹之豐潔、罔不分門別類、按部就班。若網在綱、如枚數閭、可謂典而要核而詳矣。予維風俗之淳、基於學校、人才之茂、勵以聖賢。奉泮水之藻蘋、薦馨香於釋菜。聽壁中之絲竹、切嚮往於靈光。醴人士其知本矣。尤願讀聖人之書、反求心得。執夫子之禮、責以躬行。守明備

以永流傳、由景行而殷則儆。已幸涵濡聖澤、非誇赫濯於宮牆。行看蔚起英材、益篤栽培於杞梓。予實有厚望焉。是為序。

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仲冬月、

護理湖南巡撫布政使滇南龔綬謹序。



我

國家

列聖相承、以

文教治天下、所以重道崇儒、隆禮

先師者、至詳且備。歲春秋仲月上丁、

特行崇典、

皇上親詣釋奠。外自督撫、下逮守令、罔不祇肅

將事。舊

例惟

國學、

闕里祀以太牢。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

特詔天下郡縣、丁祭咸以太牢祀、

典至鉅也。第禮儀易習而樂舞多鮮師承、距

京師與省會稍遠之府州縣、往往闕而不備、

備而不舉、則以禮樂之為義甚宏、而非勤

於講習、斯因陋就簡、甚非所以上體

國家尊禮

聖人至意。道光丙申、予奉

命視學楚南、按臨諸郡、謁

廟視事、所接各學諸生率多彬彬雅、固知此為

文獻之邦、又未嘗不勗以服習勿諠也。會

差竣將北上、長沙屬邑醴陵藍生鍾瑞、黃

生文鎮、鍾生英、羅生文謙等、以所編

文廟丁祭譜四卷呈乞弁言。因進其書而觀之、

見其考据詳審、卷末所附裏辨祀規亦極

周密。蓋嘗論之、學校者敦本之地、文風之

盛衰係焉。入

俎豆之旁、肅然起敬、矧日從事乎趨蹌之節、

雍容之儀、於以涵濡漸漬、淑身淑世、從此

禮樂修明、其地有不文風丕振者乎。嘉生

等之有志於斯、曰弁一言於簡端、俾邑人

士益知獎勸。至

祀典源流所編已悉不贅。是為序。

時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孟冬中澣

欽命翰林院編修、上書房行走、湖南督學使者嶺南蔡錦泉譔。



蓋聞學校為王政之始基。禮樂為人材之根本。求治而不先於學校。非三代之政也。養士而不明之以禮樂。非賢俊之選也。按文王世子言。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先聖謂周公。若孔子。又引周禮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之類。又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注。以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證之。此於學祭先聖先師之權輿也。自漢初以太牢祠闕里。後乃漸有廟祀。州郡學以春秋仲月釋奠。則始於隋。晉宋迄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惟唐初以孔子為先師。後定為先聖。昔人以聖者君道。師者賢臣道也。等百世之王。生民所未有。是之謂聖。有道有德。祭於瞽宗。是之謂師。明嘉靖間。



儒藏

文廟丁祭譜序

稱孔子為至聖先師。聖與師為一，而其尊益隆。於是變釋菜之薄禮，合樂用牲，天下郡邑皆得以太牢祀。洎於我

朝

列聖相承，益誠益敬。復闡律呂之精義，繪彝器之全圖，上丁之儀，莘莘明備。遊庠校者，皆得觀禮樂之盛，有興起之心。且禮樂有其原，亦人心所固有也。無以動之，則敬愛不生；無以節之，則淫慝竝作。於是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儀，擇秀異之材，集智能之士，肅其神志，咸使駿奔。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濟濟翼翼，戔戔如也。導以中和之氣，戢其慢易之心，納一世於和平，為風氣所維繫，殆匪淺矣。始於京師而及於天下，始於太學而及於郡縣之學，皆當陳其器數，習其

禮容。既已合乎古而宜乎今，乃可將事而無悔。苟或不講，遂為虛文，流失敗壞，必且馴至，不可不慎也。余自宣湖南之三載，適長沙府屬之醴陵縣，諸生以所輯丁祭譜四卷來索弁言。其成書之端，未已備於舊序，茲閱所載祀典源流，亦頗周詳，而尊爵之制、鐘磬之規、禮之節文、樂之旋宮、舞列之容、冠裳之式，一遵

成典，圖以譜之。於尊王之義，寓攷古之情，而裏辦之勤，勸捐資之鉅細，靡不具載。其託思深遠，為法永久，豈徒為一邑而作乎？因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有其始則必有其終，詳其末要在求其本。彼容史能為槃辟折旋而不能言其義，樂家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貫其微，則亦曷貴？先儒謂禮器一篇有二義，其一為用禮樂者明制器之善，



儒藏

文廟丁祭譜 序

其一為學禮樂者使德器之成。吾知諸生
能以是淑其身心歸於學問為

國家用人之基。成鄉鄰風俗之美。庶於茲有
厚期焉。道光丙午立秋日。

欽命湖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萬貢珍
謹序。



文廟丁祭譜凡例

一、尊禮

先師至

國朝而極盛。所有典禮備載

欽頒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二書卷內。茲謹繕錄註明。敬升

卷首。譜典禮考卷第一。

一、

先聖之祀肇自漢高。過魯祀以太牢。厥後帝王遞有尊崇。

至

國朝

列聖相承、

盛典喬皇。尤爲度越千古。茲謹循照朝代編次。彙前代

爲一卷、

國朝爲一卷。譜祀典源流考卷第二之一、二。

一、禮樂爲祀事之本、

國朝頒有定制。自應遵照詳考。茲恭詣

闕里拜觀

欽頒各器制度。復恭詣

文匯閣敬請

御纂各書校對。繪圖詳說。以期明備。惟是卷簡帙繁重。用析

四卷。俾大綱細目。悉編無遺。譜禮樂圖器考卷第三

之一、二、三、四。

一、是譜原爲士紳裏辦

祀典緣起。茲謹詳

欽頒禮樂全制。陳設舉行各儀節。并錄 聖門禮樂志。敘定

丁祭全禮。庶入

廟裏事者得有程式。以資仿照。析爲二卷。至呈定譜本緣

由。彙附終編。譜裏辨祀規卷第四之一、二。

樂器圖考十 祝 致

樂器圖考十一 節 籥 羽

樂器圖考十二 冬冠 夏冠 樂生袍 舞生袍

卷第四之一 裏辦祀規講

學宮事宜

祭器全數

犧牲全數

樂器全數

釋奠儀注

合樂節奏

釋奠陳設圖 正位 配位 哲位 東西廡 崇聖祠 四祠附 祭品製造附

樂舞佾縣圖

樂舞進退班圖

中和韶樂樂聲譜 春秋二仲

中和韶樂舞容譜 二仲並同

宮保陶跋

卷第四之二 裏辦祀規講

聖門禮樂志序定丁祭全禮

裏辦丁祭條款 附

東院呈

院頒譜序札縣諭帖

東公府呈

學憲准公府咨行縣札

府奉藩轉奉院憲准公府咨行縣札

詳實祭譜併奉各上憲批發

藩憲轉奉督憲發給序文札

藩憲發給序文札

典禮譜卷第一

春秋釋奠

先師孔子之禮

大成殿內

至聖先師正位南向。

復聖顏子

謹案漢高帝初祀孔子以顏子配歷代因之明嘉靖九年定稱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謹案宋大觀二年從祀成淳三年升配明嘉靖九年定稱述聖子思子

右東位西向。

宗聖曾子

謹案唐總章元年從祀宋咸淳三年升配明嘉靖九年定稱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謹案宋元豐七年配享孔子明嘉靖九年定稱亞聖孟子

右西位東向。

兩序

先賢

東

閔子損

冉子雍

端木子賜

仲子由

謹案以上均唐開元八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卜子商

謹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有子若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國朝乾隆三年奉大成殿位卜子之次

右皆西向。

西

冉子耕

宰子予

冉子求

言子偃

謹案以上均唐開元八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顏孫子師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宋咸淳三年升配十哲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朱子熹

謹案宋徽宗崇寧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奉大成殿位十哲之次

右皆東向。

兩廡

先賢

東

蘧瑗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國朝雍正二年奉大成殿位



稱先賢。

澹臺滅明

原憲

南宮适

商瞿

漆雕開

司馬耕

梁鱣

冉孺

伯虔

冉季

漆雕徒父

漆雕哆

公西赤

任不齊

公良孺

公肩定

鄒單

罕父黑

榮旂

左人郢

鄭國

原亢

廉潔

叔仲會

公西與如

邾異

陳亢

琴張

步叔乘

秦非

顏噲

謹案以上均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顏何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宏治元年罷祀國朝雍正二年奉

賢。

自復祀稱先

縣亶

樂正克



萬章	謹案以上均國朝雍正二年奉旨
周敦頤	謹案宋道州人字茂叔濂溪官虞部郎中知南康軍諡曰元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程顥	謹案宋洛陽人字伯淳明道官知扶溝縣改承議郎諡曰純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邵雍	謹案宋河南人字堯夫諡康節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西	
林放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復祀
宓不齊	
公冶長	
公皙哀	
高柴	
樊須	
商澤	
巫馬施	
顏辛	

曹卹	
公孫龍	
秦商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奚容蒧	
顏祖	
句井疆	
秦祖	
縣成	
公祖句茲	
燕伋	
樂欬	
狄黑	
孔忠	

公西藏

顏之僕

施之常

申根

左邱明

秦冉

牧皮

公都子

公孫丑

張載

程頤

先儒

東

公羊高

伏勝

謹案：以上均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謹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復祀稱先賢。
謹案：以上均國朝雍正二年奉旨。
謹案：稱先賢。
謹案：宋邵陽人，字子厚，橫渠。官知大常禮院。謹案：日明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謹案：朱洛陽人，字正叔，伊川。官直秘閣。謹案：日正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謹案：周末齊人。
謹案：漢濟南人，字子賤。以上均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董仲舒

后蒼

杜子春

諸葛亮

王通

陸贄

范仲淹

歐陽修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呂祖謙

蔡沈

陳淳

謹案：漢廣川人，字寬夫。官江都相。元至順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漢東海郡人，字近君。官少府。明嘉靖九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漢河南緱氏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漢瑯琊陽都人，字孔明。相昭烈，封武鄉侯。謹案：忠武。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謹案：隋龍門人，字仲淹。私諡文中子。明嘉靖九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唐嘉興人，字敬輿。相德宗，諡曰宣。國朝道光五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謹案：宋蘇州人，字希文。官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謹案：文正。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謹案：宋廬陵人，字永叔。官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謹案：文忠。明嘉靖九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宋將樂人，字中立。龜山。官龍圖閣直學士。謹案：文靖。明宏治八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宋南劍人，字仲素。豫章。官博羅主簿。謹案：文質。
謹案：宋劍浦人，字愿中。延平。以上均明隆慶六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宋婺州人，字伯恭。東萊。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謹案：日成。改諡忠亮。景定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宋建陽人，字仲默。九峯。明正統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謹案：朱龍溪人，字安卿。北溪。官安溪主簿。



儒藏

魏了翁 謹案宋蒲江人字華父鶴山官福建安撫使

王柏 謹案宋金華人字會之魯齋諡文憲

趙復 謹案宋德安人字仁甫

許謙 謹案元金華人字益之白雲東陽諡文懿以上均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

吳澄 謹案元崇仁人字幼清草廬臨川官翰林學士諡文正明宣德十年從祀嘉靖九年罷祀國朝乾隆二年奉旨復祀稱先儒

胡居仁 謹案明餘干人字叔心敬齋萬歷十二年從祀諡文敬稱先儒

王守仁 謹案明餘姚人字伯安陽明姚江官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封新建伯諡文成萬歷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羅欽順 謹案明太和人字允昇整庵召補吏部尚書不拜諡文莊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黃道周 謹案明漳浦人字幼平石齋官唐王大學士殉國難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端

湯斌 謹案國朝睢州人字孔伯潛庵官工部尚書諡文正以上均道光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西

穀梁赤 謹案周末魯人一名喜

高堂生 謹案漢魯人

孔安國 謹案漢魯人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官臨淮太守

毛萇 謹案漢河間人字長公官博士以上均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鄭康成 謹案漢高密人名恭避聖祖廟諱上一字以字行徵大司農乞病還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復祀稱先儒

范甯 謹案晉順陽人字武子官豫章太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復祀稱先儒

韓愈 謹案唐南陽人字退之昌黎官吏部侍郎諡文忠元豐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胡瑗 謹案宋海陵人字翼之安定官天章閣侍講諡文昭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司馬光 謹案宋陝州人字君實涑水相哲宗諡文正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尹焞 謹案宋河南人字彥明一字德充和靖補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不拜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胡安國 謹案宋崇安人字康侯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文定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張栻 謹案宋綿竹人字敬夫南軒官右文殿修撰諡曰宣景定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陸九淵 謹案宋金谿人字子靜象山官知荆門軍諡文安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黃幹 謹案宋閩縣人字直卿勉齋歷知橫陽軍安慶府諡文肅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

從祀稱先儒。

真德秀 謹案宋蒲城人字景元一字希元西山官資政殿學士諡文忠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何基 謹案宋金華人字子恭諡文定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文天祥 謹案宋廬陵人字宋瑞一字履善文山官少保右丞相封信國公被執於元不屈死元諡忠武明追諡忠烈國朝道光二十三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陳結 謹案元都昌人字可大雲莊東匯。

金履祥 謹案元蘭谿人字吉甫仁山諡文安○以上均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許衡 謹案元河內人字平仲魯齋官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諡文正皇慶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薛瑄 謹案明河津人字德溫敬軒官禮部侍郎諡文清隆慶五年從祀稱先儒。

陳獻章 謹案明新會人字公甫白沙召授翰林院檢討諡文恭萬歷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蔡清 謹案明晉江人字介夫虛齋官江西提學副使諡文莊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呂坤 謹案明寧陵人字叔簡新吾官刑部侍郎國朝道光六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孫奇逢 謹案明容城人字啟泰鍾元夏峯國朝道光八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劉宗周 謹案明山陰人字起東念臺官左都御史殉國難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

介道光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陸隴其 謹案國朝平湖人字稼書當湖三魚官監察御史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清獻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均北上東西向。

崇聖祠殿內中

肇聖王木金父

左

裕聖王祈父

右

詒聖王防叔

次左

昌聖王伯夏

次右

啓聖王叔梁紇皆南向。

先賢

顏無繇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

孔鯉 謹案宋咸淳三年從祀○以上均明嘉靖九年改配啓聖祠定稱先賢。

右東位西向。



曾點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配啓聖祠定稱先賢

孟孫氏謹案明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稱先賢

右西位東向。

先儒

東廡

周輔成謹案宋人字伯大周子敦頤之父官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明萬歷二十三年從祀稱先儒

程珦謹案宋人字伯溫二程子之父官大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

蔡元定謹案宋人字季通西山沈之父諡文節。以上均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右西向。

西廡

張迪謹案宋人張子載之父官知涪州事贈尙書都官郎中。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朱松謹案宋人字喬年韋齋朱子熹之父官知饒州主管台州崇道觀元追諡獻靖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右東向。均北上。

歲以春秋仲月上丁遣官將事。

特行崇典則

皇帝親詣行禮。

皇帝親詣行禮。

皇帝親詣行禮。

先二日禮部尙書一人詣犧牲所舐牲如儀謹案舐牲儀所

牧豫設香案於庭中遣官補服詣案前牧人牽牲過案前導以旗仗所牧跪告牲畢引退。

右舐牲。

致齋謹案齋戒儀先二日昧爽太常寺進齋戒牌銅人至乾清門階下恭設於案大常寺卿行一跪三叩禮退。皇帝致齋於公署。

書祝版謹案書祝版儀先二日大常寺司祝恭送祝版於內閣授中書舍人敬書祝辭畢內閣典籍豫設黃案於政事堂中舍人奉祝版陳於案南向大學士詣案前立北面展祝文敬書御名俟翼日授司祝。

閱祝版謹案閱祝版儀前一日昧爽大常寺設黃案於中和殿中御座之南司祝由內閣奉祝版暫奉於中和殿內初昕皇帝龍袍袞服御中和殿司祝由中和殿奉祝版前列提鑪二大常寺贊禮郎引至中和殿階下止司祝奉祝版由中階進殿中門陳於案三叩與退大常寺卿展祝文皇帝詣案前恭閱畢大常寺卿詣祝版司祝進至案前三叩恭奉祝版與由殿中門出大常寺司祝送祝版奉安於大成殿。謹案舐牲致齋書祝版閱祝版原注儀均同

宰人王廟帝

先一日宰人豫鑿坎於宰牲亭之西國子監官設香案一於宰牲亭外光祿寺少卿一人朝服詣香案前上香遂及御史禮部祠祭司官國子監監丞朝服舐宰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右眡割牲。

將事前夕、國子監祭酒率屬潔蠲殿內外、藉以椶薦、拂拭。

神座、工部官張大次於

大成門外之左、夜分、大常寺卿、國子監祭酒各率其屬

入、具器陳

先師位前、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釧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

鍾一、鐙二。

四配位前各羊一、豕一、釧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鍾一、

鐙二。

十二哲位前、釧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東西各羊一、豕

一、鍾一、鐙二。殿中設一案、少西北向、供祝版。其南東

設一案、西向、陳禮神制帛九、色白香盤四、尊三、爵二十

有七。西設一案、東向、陳禮神制帛八、色白香盤三、尊三、

爵二十有四。凡牲陳於俎。凡帛

正位、

四配異簠。

十二哲東西共簠。凡尊實酒、承以舟、疏布幕勺具。東廡

二位同案、每位爵一、實酒、每案簠一、簋一、籩四、豆四。先賢案前羊二、豕二、香案一、鍾一、鐙二。

先儒案前羊一、豕一、香案一、鍾一、鐙二。設案一於南北

向、陳禮神制帛二、色白香盤二、尊三、虛爵六、俎簠幕勺

具。西廡陳設同。

崇聖祠

正位前各羊一、豕一、釧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八、鍾一、鐙二。

配位前簠一、簋一、籩四、豆四。東西羊豕各一、鍾一、鐙二。

中設一案、少西、供祝版。東設一案、陳禮神制帛五、色白

香盤五、尊四、爵十有五。西設一案、陳禮神制帛四、色白

香盤四、尊三、爵十有二。兩廡東二案、西一案。每位爵

一、實酒、每案陳設簠簋籩豆羊豕、鍾鐙如配位之數。

各南設一案、陳禮神制帛一、色白香盤一、尊一、虛爵三、

俎簠幕勺皆具。鑾儀衛官設洗於大次之外、樂部率

大常寺協律郎、設中和韶樂於殿外兩階。金鈸鐘一、

編鐘十有六、在東。玉特磬一、編磬十有六、在西。皆懸

以虞業。東應鼓一、祝一、麾一。西敔一。東西分列琴六、

瑟四、簫六、篴六、篪四、排簫二、壎二、笙六、搏拊二、旌二、

羽箭三十有六。太常寺官設洗於

崇聖祠階下之東如式。

右陳設。

陳設畢。大常寺博士引禮部侍郎一人入

廟恭詣

大成殿。周省盞盛及簋豆登餽之實。次詣兩廡省畢。引詣

崇聖祠正殿及兩廡。省既如儀。

右省盞。

辨行禮位。殿門內正中爲

皇帝拜位。北向。階下甬道左右爲分獻官拜位。正殿分獻官六人在前。兩廡分獻官四人在後。均北面。陪祀王公位階上。東西各二班。百官位階下。分獻官之南。東西各五班。重行異等。東位西上。西位東上。均北面。辨執事位。鑾儀衛司拜褥官二人立於

皇帝拜位之左稍後。大常寺司祝一人立祝案西。東面。司香四人。司帛四人。司爵九人立東案之東。西面。司香三人。司帛三人。司爵八人立西案之西。東面。侍儀禮

部尙書侍郎各一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各一人。樂部典樂一人。分立東西案之南。東西面。大常寺典儀一人立殿左門外。西面。司樂。協律郎。樂工。歌工。文德之舞。六佾。於階上。樂縣東西序立。記注官四人。於西階下序立。糾儀御史四人。禮部祠祭司官四人。引禮鴻臚寺官四人。分立王公百官拜位之次。掌燎官率燎人立於燎鑪之隅。兩廡國子生。司香。司帛。司爵。東西各二人序立。南案之南。均北面。承祭崇聖祠官拜位在階下。分獻官四人拜位在承祭官後。讀祝拜位在殿中門楹內。均北面。大常寺司祝。典儀。掌燎各一人。正殿國子官。司香九人。司帛九人。司爵九人。兩廡國子生。司香。司帛。司爵。每案各一人。立位與前儀同。

右辨位。

其日五鼓。步軍統領率所部清蹕除道。自

東華門至

廟門。

御道左右塗巷皆設布障。鑾儀衛陳



儒藏

法駕鹵簿詳北郊祭儀。不陪祀王公百官朝服咸會祇候送

駕如儀。日出前六刻司祝恭請祝版設於祝案。太常寺卿

赴

乾清門奏時。

皇帝御祭服乘禮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

駕發警蹕。

午門鳴鐘鼓。

駕出東華門導迎樂前引不作執鑪鉦官左右騎導如詣東郊之儀。

右鑾輿出宮。

駕將至太常寺贊禮郎豫引

四配兩序兩廡分獻官十人於

大成門西側門外序立鴻臚寺官豫引陪祀王公於左

右門外序立候

駕至隨入引陪祀百官入

大成門左右側門豫於行禮位稍南東西序立祇候。

駕至廟門外降輿右贊引左對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導

皇帝由中門入就大次少俟太常寺卿奏請行禮。

皇帝出次盥鑾儀衛官跪奉盥奉巾如儀司拜褥官豫布拜褥於殿門內正中贊引對引官恭導

皇帝入大成門中門升階進殿中門至拜位前北向立前引內大臣止立殿檐下提鑪官執鉦官侍衛均於階下止立後扈大臣隨侍贊禮郎引分獻官東西各五人於甬道左右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升東西階引百官於庭中左右均就拜位北面序立典儀贊樂舞生登歌執事官各供迺職文舞執羽籥進贊引奏就位。

皇帝就位立。

右就次盥洗就位。

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辭曰大哉

至聖德盛道隆生民未有百王是崇典則昭垂式茲辟雍

載虔簠簋載嚴鼓鐘協律郎舉麾工鼓祝樂作贊引

奏就上香位及對引官恭導

皇帝詣



先師香案前對引官至祝案前止立。司香跪進香贊引奏
上香、

皇帝上炷香三、上辦香畢、奏復位、及對引官恭導

皇帝復位、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進至

四配、

十二哲位前、兩廡分獻官各詣

先賢、

先儒位前上香畢、復位、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興、

謹案、惟

皇帝東巡、

親釋

神、行三跪

王公百官均隨行禮、協律郎偃麾、工戛鼓、

樂止、凡樂以舉麾、鼓祝作、

以偃麾戛鼓止、後同、

右迎

神。

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司樂贊舉初獻樂、奏宣平
之章、辭曰、覺我生民、陶鑄賢聖、巍巍泰山、實予景行。
禮備樂和、豆籩嘉靜、既述六經、爰斟三正、樂作、司樂
舉節、舞羽、籥之舞、凡舞以節、領之、導引進退、後同、有司揭尊、幕勺、挹
酒實爵、司帛一人奉篚、司爵一人奉爵、以次詣

先師位前、司帛跪獻篚、奠於案、三叩興、司爵獻爵、奠於墊
中、皆退、左右司帛奉篚、司爵進至

四配、

十二哲位前、兩廡司帛奉篚、司爵由南案前奉爵、各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如儀、畢、皆退復位、司祝至祝案前

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樂暫止、贊引奏跪、

皇帝跪、羣臣皆跪、贊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御名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茲當仲春祇奉舊章、謹

以牲帛酒果致祭、配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尙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先師位前篚內。三叩、興、退、樂作。贊引奏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三拜禮、興、樂止。

右初獻。

典儀贊行亞獻禮、司樂贊舉亞獻樂、奏秩平之章。辭

曰、至哉

聖師、克明明德、木鐸萬年、惟民之則、清酒既醕、言觀秉翟。

大和常流、英材斯植、樂作、舞同初獻、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左。

四配、

十二哲兩廡隨分獻如初、樂止。

右亞獻。

典儀贊行終獻禮、司樂贊舉終獻樂、奏敘平之章。辭

曰、猗歟

素王、示予物軌、瞻之在前、師表萬祀、酌彼金罍、我酒惟旨。

登獻雖終、弗遐有喜、樂作、舞同亞獻、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右。

四配、

十二哲兩廡均隨分獻如亞獻儀、樂止、文德之舞退。

右終獻。

典儀贊徹饌、司樂贊舉徹饌樂、奏懿平之章。辭曰、璧

水淵淵、芹芳藻潔、既歆

至聖、亦儀前哲、聲金振玉、告茲將徹、醴假有成、日月昭揭。

樂作、徹畢、樂止。

右徹饌。

典儀贊送

神、司樂贊舉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辭曰、煌煌辟雍、四方來宗、甄陶樂育、多

士景從、如土斯植、如金在鎔、佐予敷治、俗美時雍、樂

作、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興、樂暫止。

右送

神。

典儀贊奉祝帛饌送燎、司祝、司帛詣

先師位前、咸跪三叩、司祝奉祝、司帛奉篚、興、司香跪奉香、

司爵跪奉饌、興、以次由中道出、恭送燎所。

皇帝轉立拜位東旁、西向。司拜褥官、俟祝帛過、仍布

徹拜褥。

皇帝復位立。

四配、

十二哲兩廡香帛僕均送焚燎。大常寺贊禮郎引分獻官退。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百官退立拜位東西。樂作贊引奏禮成暨對引官恭導。

皇帝仍由大成門中門出升輿樂止。

法駕鹵簿前導導迎樂作奏祐平之章辭曰

先聖垂軌千載是祇虔奉師表景行行止奠兩楹

神降之啓後人文在茲不陪祀王公百官仍朝服祇候

駕至跪迎。

午門鳴鐘樂止王公隨

駕入至內金水橋恭候

皇帝還宮各退。大常寺官徹

乾清門齋戒牌銅人送寺。

右禮成回鑾。

崇聖祠同時遣官致祭贊引大常寺贊禮郎引承祭官入祠垣左門引分獻官隨入承祭官詣階下盥手典儀贊執事官各司其事贊禮郎贊就位引承祭官分

獻官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香奉香盤就各香案前立贊引官贊就上香位引承祭官升東階入殿左門贊詣

肇聖王位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贊上香司香跪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辦香跪行一叩禮興贊不次詣左右

正位前跪上香儀同降階復位贊禮郎引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分詣

配位前跪上香如儀降階復位引兩廡分獻官分詣兩廡

從位前跪上香復位均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中案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受篚拱舉奠於案司爵跪奉爵承祭官受爵拱舉奠於墊中跪行一叩禮興贊不以次詣左右案前跪奠帛獻爵儀同贊禮郎贊就讀祝位引承祭官詣拜位立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贊跪承祭官分獻官皆跪贊



儒藏

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木金父公

裕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啓聖王叔梁公曰惟

王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當仲春秋謹以

庶品之儀致祭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尙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肇聖王位前簋內三叩興退贊禮郎贊叩興承祭官分獻

官行三叩禮興贊復位引承祭官出降階復位贊禮

郎引正殿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配位前引兩廡分獻官分詣兩

從位前跪奠帛獻爵興復位均如正獻儀亞獻各獻爵

於左終獻各獻爵於右均如初儀典儀贊徹饌有司

徹饌畢贊送

神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典

儀贊奉祝帛饌送燎司祝司帛司香司爵各奉祝帛

香饌以次恭送燎位如儀承祭官避立西旁俟過復

位贊禮郎引詣燎所眡燎贊禮畢仍引由祠垣左門

出各退

右

崇聖祠祭儀

每歲遣官釋奠於

先師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致齋二日豫期眡牲眡

割牲皆如前儀先一日大常寺官具祝版送內閣恭

書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餘辭同前受而供詣殿內祝案行禮

如儀祭日陳設牲帛器數如前儀設福帑於殿內東

案尊爵之旁加爵一設洗於階下之東禮部侍郎省

盥如儀承祭官拜位親王郡王在階上大學士在階

下讀祝、受福胙、拜位在殿中門檻內。分獻官在甬道左右陪祀官在庭內左右均北面。司香、司帛、司爵、大成殿

正位

配位以國子監監丞、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充。兩廡、兩序

暨

崇聖祠殿廡均以國子生充。序位如前儀。奉福胙、國子生二人立於東案之東、西面。接福胙、國子生二人立於西案之西、東面。雞初鳴、承祭官、分獻官豫集於持敬門內致齋所。大常寺贊禮郎十有四人俟於持敬門內均朝服。昧爽、贊禮郎二人引承祭官入門。親王入大成門左門。大學士入左側門。又四人分引兩序分獻官、又八人分引兩廡分獻官由左側門入至階東。盥手畢、詣拜位前立。鴻臚寺官引陪祀官咸詣拜位序立。典儀贊樂舞生登歌執事官各供酒、文舞六佾進。贊禮郎贊就位、引承祭官、分獻官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樂辭見前。後仿此。樂作、贊禮郎贊就上香位、引

承祭官升東階、入殿左門。贊詣

先師香案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贊上香、司香跪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辨香、跪、行一叩禮、興。贊不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儀同。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初迎

神時、贊禮郎分引東西序分獻官各一人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退、降階復位。引兩廡分獻官東西各二人分詣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退、復位、均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奏宣平之章、舞羽籥之舞、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受篚、拱舉奠於塾中。跪、行一叩禮、興。贊禮郎贊就讀祝位、引



儒藏

承祭官至殿中拜位立。贊跪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皆跪。贊讀祝司祝跪讀祝。祝辭見前。如儀。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行三叩禮。興。贊禮郎引承祭官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奠帛獻爵儀同。退降階復位。贊禮郎分引

兩序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奠帛獻爵興退降階復位。均如儀。引兩

廡分獻官分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復位儀同。樂止。亞獻奏秩平之章。

舞同初獻。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暨

四配位前。奠爵於左如初。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

樂止。終獻奏敘平之章。舞同亞獻。樂作。引承祭官升階。奠

爵於右如亞獻儀。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

文德之舞退。典儀贊飲福受胙。贊禮郎贊詣受福胙

位。引承祭官至殿中拜位立。奉福胙二人自東案奉

福胙至

先師位前拱舉。退立於承祭官之右。接福胙二人自西案進。立於左。贊禮郎贊跪承祭官跪。贊飲福酒。右一人跪遞福酒。承祭官受爵拱舉以授於左。接以興。次受胙如飲福之儀。贊叩興承祭官三叩興。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徹饌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樂止。贊送

神。奏德平之章。樂作。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

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奉祝帛饌送

燎。有司各奉祝帛香饌恭送燎所如儀。承祭官避立

拜位西旁。俟過復位。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詣燎所

祇燎畢。仍引出門。親王郡王出大成門。大學士出左側門。樂止。陪祀

各官皆退。

崇聖祠正殿及兩廡陳設。承祭官分獻官行禮儀節同

前。

直省府州縣廟祀

先師孔子。皆以歲春秋仲月上丁行釋奠禮。省會正獻以

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兩序以道員各一人。兩廡以



知府同知各一人。既割牲省盞盛以道員各一人。糾

儀以教授訓導各一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司饌引

贊通贊引班以學弟子員嫺禮儀者執事。在城文武

官縣丞千總以上咸與祭。班與外朝會同。致齋二日。祭前一

日有司飭廟戶潔掃殿廡內外。既割牲官公服詣神

廚既割牲如儀。正獻官率執事人入學習儀。教官率

樂舞諸生入學習舞。習吹。祭之日陳設省盞祀官偕

執事人咸入就位。行禮儀節均與太學遣官釋奠同。

右直省

先師廟祭儀。

謹案直省府州縣設樂器惟無金鍾鐘玉特磬。

文廟陳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

屬

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咸恪薦於

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茲當仲春秋祇率彝章

肅展微忱聿將祀典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尙

饗。

右祝辭。

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辭曰大哉

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紱韻答金絲。

日月既揚乾坤清夷。無舞。

初獻樂奏宣平之章。辭曰予懷

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

清酒既載其香始升舞羽籥之舞。

亞獻樂奏秩平之章。辭曰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

養備誠乎嚮獻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

而善。舞如初獻。

終獻樂奏敘平之章。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

祭菜於論思樂惟

天鴈民惟

聖時若。藝倫攸序。至今木鐸。舞如初獻。

徹饌樂奏懿平之章。辭曰。

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養宮。時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

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菽。無舞。

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辭曰。鳧繹戕戕。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

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烝民。育我膠庠。無舞。

右樂章樂舞。

崇聖祠同時致祭。正獻以督學使者主之。若按試他郡。

則以布政使一人攝。分獻以教諭訓導。執事以學弟

子員。餘陳設行禮竝如大學 崇聖祠祭儀。

右直省

崇聖祠祭儀。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曰。惟

王奕葉鍾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後。積久彌昌。凡聲教所覃

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肅明禋之典。用申守土之忱。茲

屆仲春。聿修祀事。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尙

饗。

右祝辭。

監司分駐各府者。主其地

文廟之祭。他府州縣以長官爲正獻。其貳及所屬兩序分

獻。

崇聖祠皆教諭正獻。前後兩廡皆食餼學弟子員各一

人分獻。陳設器數。行禮儀節。與省會同。

右直省府州縣釋奠儀。

月朔釋菜之禮。正獻國子監祭酒。兩序兩廡以所屬

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分獻。司香。司爵。引贊。通贊。

以肄業諸生執事。其日夙興。國子監典簿啓殿門及東西廡門。率廟戶潔掃內外。展

神幄拂拭

神案。每案陳棗栗各一豆。鑪一。鐙二。設案一於殿內之東。陳香盤七。尊一。每位爵一。又設案於東西兩廡之南。各陳香盤三。尊一。每位爵一。凡尊實酒。冪勺具。司香司爵立於案旁。設洗於階下之東。通贊二人立於殿內東西楹。二人立於殿外東西階上。皆公服。質明。祭酒率屬朝服。諸生吉服。集於持敬門內。引贊引出大成門左側門入。及庭內。通贊贊就位。咸就位北面立。祭酒司業爲一班。師儒以位序。諸生以齒序。咸列於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以下行三跪九叩禮。興。贊行釋菜禮。引贊引祭酒詣階東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司香奉香盤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祭酒三上香。興。退詣尊案前。祇注酒。司爵舉冪酌酒實爵。引贊引祭酒復詣

先師位前。司爵執爵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獻爵。司

爵跪奉爵。祭酒受爵。拱舉以授司爵。興。獻於正中。退。祭酒興。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獻爵儀同。贊復位。引祭酒退。降階復位。初迎

神時。引贊引兩序分獻官二人盥手。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獻爵畢。降階復位。均如儀。兩廡引贊引分獻官二人盥手。詣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獻爵畢。復位。儀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率屬及諸生均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崇聖祠正獻國子監司業。兩廡以助教學正等官各一人分獻。執事以諸生行禮。儀節同。

右大學釋菜儀。

聖日上香之禮。國子監典簿拂

神案。然鐙。設香盤於殿內及兩廡各案。肄業生司香各一人立於案前。設洗於階東。質明。祭酒司業率屬朝服。諸生吉服。入



大成門左側門階下就位。如釋菜之儀。通贊贊行上香禮。引贊引司業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引贊贊跪。司業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司業三上香。與詣

四配位前。以次跪上香畢。贊復位。引司業退。降階復位。引贊引助教二人盥手。升階。分詣兩序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畢。降階復位。均如儀。引學正二人盥手。分詣兩廡。詣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畢。復位。儀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司業以上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崇聖祠正殿以助教一人上香。兩廡以典簿典籍各一人上香。儀同。

右大學上香儀。

直省府州縣月朔釋菜。望日上香。教授教諭訓導等官分班行禮。與大學同。

右直省府州縣釋菜上香儀。

直省府州縣附 廟左右各建

忠義孝弟、

節孝、

名宦、

鄉賢四祠。歲春秋釋奠禮畢。教諭一人公服詣祠致祭。是日清晨。廟戶啓祠門。拂拭神案。執事人入陳羊一豕。一簋四豆。四醴。一鐙。二陳祝文於案左。陳壺一爵。三帛。一香盤。一於案右。引贊二人引主祭官入詣案前北面立。禮生自右奉香盤。主祭官三上香。訖。引贊贊跪叩興。主祭官跪三叩興。禮生自右授帛。主祭官受帛拱舉。仍授禮生。獻於案上。禮生挈壺酌酒實爵。自右跪授爵。主祭官受爵拱舉。仍授禮生。與獻於正中。讀祝者取祝文跪案左。引贊贊跪。主祭官跪。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忠義孝弟之靈曰。惟

靈稟賦貞純。躬行篤實。忠誠奮發。貫金石而不渝。義問宣昭。表鄉閭而共式。祇事懋彝倫之大性。繫我蒿克恭念天顯之親。情殷棣萼。模楷咸推。夫懿德、

綸恩特闡其幽光。祠宇維隆。歲時式祀。用陳尊簋。來格凡

筵尚

饗讀畢、以祝文復於案、退。主祭官俯伏興、執事者酌酒獻於左、又酌酒獻於右、退。引贊贊跪叩興、主祭官跪三叩興、執事者以祝帛送燎、引贊引主祭官出、執事者徹皆退、各祠祭儀同。

節孝祠祝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節孝之靈曰、惟

靈純心皎潔、令德柔嘉、矢志完貞、全閭中之亮節、竭誠致敬、彰閭內之芳型、茹冰檠而彌堅、清操自勵、奉盤匱而匪懈、篤孝傳徽。

絲綸特沛乎殊恩、祠宇昭垂於令典、祇循歲祀、式薦尊膠

尚

謹案、通禮原註、名宦鄉賢二祠祝文、各省州縣所在異辭、不悉載。

附錄 醴陵舊志所載祝文

名宦祠祝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名宦之靈曰、卓哉

羣公、懋修厥職、澤被生靈、功垂社稷、今值仲春謹以

牲帛醴齊、用申明薦、尚

饗。

鄉賢祠祝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鄉賢之靈曰、於惟

羣公、孕秀茲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今值仲春謹以牲帛醴齊、用申明薦、尚

饗。

勅建節孝總祠祭儀與節孝祠同。歲春秋祭四祠禮畢、詣

祠致祭。

祝辭曰、惟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旌表貞孝節烈之靈曰、惟

靈純心皎潔、令德柔嘉、本清白以持躬、女史珍完、白璧服勤勞而奉養、婦職輝映形編、茹冰檠而勵志彌嚴、心堅金石、奮慷慨而捐軀弗惜、義重邱山、凡茲播乎風徽、胥有關於教化、欽

恩綸之特沛、總建坊祠、標姓氏以長留、式型邦國、霜林叢柏、同志偕三百九十餘人、潛德幽光、流芳合竝、傳數千萬祀、茲值仲春之吉、肇修歲祀之儀、潔爾牲牢、煥乎俎豆、爲坊爲表、美



儒藏

盛典之於昭。來格來歆。冀靈爽之不昧。尙
饗。

右忠義孝弟節孝名宦鄉賢祠祭儀附。

典禮譜卷第一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一十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78

SS号=12315548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 5614- 3051- 5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 d=n21&pi d=207B65F6D76BC92D5F96F138FB1A727DDCCF70748CBDD34FE3B62136D42F547B1B878E9B819CCF6601A0526353CE1E72715BA1A328E846FF6C1BE8CD2E24085229AAC3A50FA4D8691FF929CF0E20808BF77FA1A7385FE168D5DE4B94&jid=/>

PDG=